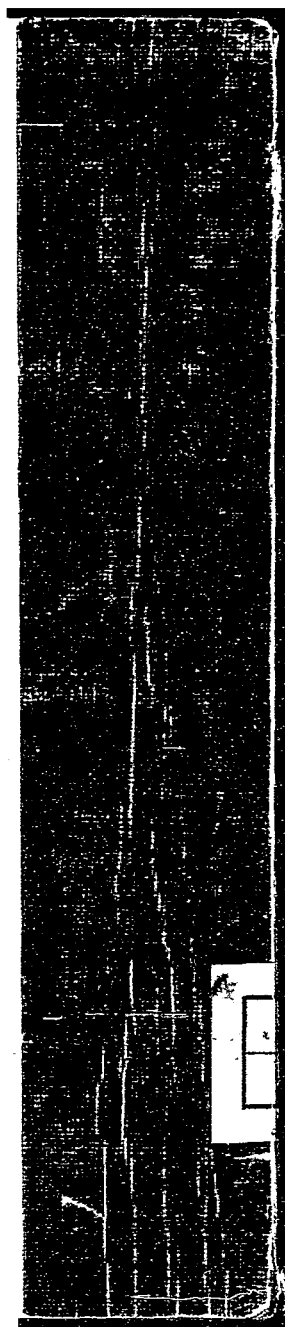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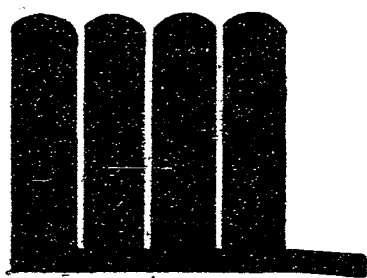


現代中國 小說選





現代中國小說選

胡適題



序

我國創作新小說的時期已經十年，而所出版的短篇小說集也有好幾百種，一個人要想遍覽這樣許多的書，不但時間不允許，就是經濟能力也有些不大大方便，所以我們都切盼有一種小說選之類的東西，使我們先能對於各作家略嘗一瓣，然後再從我們所歡喜的作家裏，把他們的原著都買來鑑賞，這是再便宜也沒有的事。現在 A. L. 社所編輯的這部書，便是適應這個要求的了。我很高興牠能滿足我的理想，因此樂於爲牠做序。

在這許多作家中，有各種不同的味道。例如看羅黑芷和王統照的小說，就好像喫橄欖，苦澀得很，慢慢兒的，甜味就來了；又如看張資平汪靜之許傑胡也頻凌叔華蕪南等的小說，就好像喫棉花糖，就是那用機器輪轆轉轆轉的，放下了糖，一下子就漲得很大的雪花似的，喫在嘴裏又鬆又甜，立刻溶化。前者近於爲藝術的藝術，略與「曖昧說」(Théorie de l'obscurité)相當；後者近於爲人生的藝術，略與「一語說」相當。

這些作家所編的短篇集，有些是很有系統的，或者說，是分類的編輯法。例如茅盾的野薔薇和孫席珍的女人的心，都是分析女人的心理到極隱微處；王以仁的孤雁，則都是寫給徑三的

信，訴他自己的身世；題目則一律用兩個字；張資平的資平小說集第一集是戀愛故事，也可說是「色」的故事，第二集是生活故事，也可說是「食」的故事，寫他自己當教員和謀生活的痛苦；施蟄存的綉子姑娘，以戀愛為題材，也以社會為題材，也是這樣的辦法。這猶之賴慈珂的短篇集戰中人，完全以戰爭為題材，確可給讀者，尤其是研究者，以許多便利。胡也頻在消磨的序上以不得分類編輯為憾，亦即為此。

在這些小說家中還有寫自己和別人的分別。附會一點說，寫自己的可說是浪漫派，而寫別人的又可說是寫實派。例如郭沫若的橄欖鄭振鐸的家庭的故事，王以仁的孤雁，郁達夫的鷓鴣集，趙景深的梔子花，朱自清的兩篇小說別和笑的歷史，差不多都是寫自己的，許欽文孫席珍黎錦明徐霞村許傑魯迅滕固羅疇嵐等，却大半是寫別人的。自然也不能全般的來說，像孫席珍的到大連去，金鞭，女人的心雖是大半寫的別人，但花環就很多寫的是他自己了。

從時人的批評文章看來，有人說郁達夫是浪漫主義者，因為他的作品是感傷的，頹廢的，他所喜歡的作家是道生（Dowson）和黃仲則。葉鼎洛和王以仁多少又受了郁達夫一些影響。張定璜把魯迅看作自然主義者，便拿自然主義一般的特徵都拿來加在魯迅身上；劉大杰則說吶喊彷徨時代的魯迅是自然主義，野草時代的魯迅是新浪漫主義。這些話都很有道理——自然，

你不能死心眼，一篇一篇的來考察。人的心理是與波浪一樣，一起一伏，沒有一定。小說既是表現人生的，人如果不是機器，一定不會永遠朝着一個方向走。我們說他有什麼什麼特徵，或是屬於某派某派，都只是到現在為止，看來大約如此罷了。有了這句話，那麼我說話也就不妨大膽一點。

在友誼上有許多作家常使我們引起聯想。例如沈從文、丁玲和胡也頻，許傑、王以仁和王任叔，杜衡和施蛰存，倪貽德、周全平和葉靈鳳。

在作風上也各有不同，我們看見這本小說選，就好像到了莊嚴的大千世界，顯現出一切的形象，使我們目眩心喜。魯迅又幽默，又諷刺，又辛又辣，說的話多麼痛快。葉紹鈞不慌不忙，細琢細磨，文筆又是多麼的細膩，他比羅黑芷要暢達一些，但比汪靜之却又要深遠一些，他的文筆是介乎羅汪二氏之間的，既不十分晦澀，也不十分流暢，在流利中總帶一點凝重。許地山是以環境著名的，充滿了異國情調，和佛家香花的氣息。許傑的文字很有魔力，在結構方面很注意，常有出其不意的結束。徐霞村善寫人物，客觀而帶肉感，頗似莫泊桑。彭家煌的小說總是那麼大刀闊斧的，他毫無顧忌，要說什麼就說什麼，他的小說很真實，有時在雄壯的男性美中，略帶一點膩媚，是愈加令人感到可愛的。葉靈鳳的小說美麗而且飄逸，杜衡的則著墨不多，已能給人愉快的印象。冰冷的小說多含哲理，在題材上，誰都知道，是小孩，是母親，是海、李健吾的私情，特別在北平的方言

上用工夫，一個兵士和他的妻，也是用北方方言寫的，朱自清的序也來那麼一套，得呀得的，說得怪別致，怪流麗，怪好聽得——不好，我也給染上啦。馮文炳（尤其是桃園裏的一些篇以及別署廢名的著作）和沈從文的小說故意把文法弄得不完全，但他們的好處，即在於此，他們特創了一種作風，使人知道這是他們的，不是別人的。陶晶孫好像不是故意的，大約中國話不大會說，所以寫來的小說，也極別致，頗多日本風味。白采常以小說來闡明藝術與喫飯的衝突。許志行的小說很沈鬱。萬曼的小說有時頗刻畫，有時則極輕倩。廬隱多寫戀愛，恰與冰心相反。胡雪翼的小說寫得很明淨。總之，各人的作風都是不大相同的，各人有各人的趣味。

AL社同人選得真不錯，據他們說，每人只選一篇，或取其最著名者，或取其最能代表作風者，或取其藝術極佳者，但只是就各人自己的作品選，並不是說一切作品都是同樣在水平線上的某點的；說明白一點，有時某人的作品也許比別人更好或更壞，但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他們總盡力選擇。有些篇是固定的，著名的，比方魯迅的阿Q，正傳，許地山（即落華生）的命命鳥，朱自清的別，王魯彥的黃金，黎錦明的出閣，陶晶孫的木犀，是許多人稱讚過的，幾乎成了大家的公意。其中魯迅的阿Q，正傳，並有敬隱漁的法譯，華西禮的俄譯，梁社乾的英譯，郁達夫的過去，是經閱作人讀為有俄國作風的，因之他自己很是得意，也就很歡喜這一篇，他們大約因此也就選了這

一篇沉君的隔絕和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自在創造週報和小說明報發表以後，即震驚一世，因為是女子的作品，又是大胆的描寫，便更加爲人所注意。以上這些篇，恐怕無論誰都要這樣的選罷？這些幾乎成了不可更易的名作了。至於王以仁的落魄，王統照的山道之側，冰心的寂寞，李健吾的私情，沈從文的柚子，徐霞村的愛人，鄭振鐸的風波，葉紹鈞的夜，葉靈鳳的曇花庵的春風等等，大半是取其最能代表風而選的。還有些便選藝術最佳的。據我看來，他們是這樣的選法。聽說他們選時必經好幾個人商酌，而有些篇還徵求過原作者的意見，可見他們選擇的謹慎和細心。他們能夠不側重偶像，選了四十五人之多，也是值得佩服的。

最早刊登新小說的，恐怕是新青年，上魯迅的作品，和新潮，上葉紹鈞的作品罷？做小說的也做了有十幾個年頭了，現在回顧起來，自然比初創時進步了許多。舊小說（指紅玫瑰，禮拜六一類的小說）最大的毛病就在於只敘事實，沒有細膩的描寫；只能算是記流水賬，不能算是文學作品。但是初創時的新小說，除了幾位特出的作家外，並不比禮拜六，派好多少。當時寫車夫工人甚多，每易陷入公式，每篇極短，有時甚至只有五六百字，描寫的地方也很粗疏。後來慢慢的小說愈做愈長，心理描寫也愈寫愈細。試拿很短的寂寞與後來很長的莎菲女士的日記一比，便知道現在的小說確比從前進步。你看，現在幾乎是長篇小說的時代，以前的長篇只有一葉芝蘭與萊

新沖積期、化石等三五種充充場面，現在二十萬字的長篇已經很容易找到，至於五六萬字一本的恐怕觸目皆是，在百種左右罷？我猜想，這是因為以前的作家沒有寫長篇的能力，慢慢的培養到現在，小說愈做愈長，有了能力，便成爲現在的長篇小說的時代了。在這長篇小說盛行的時候，A.L.同人能夠編出一本這樣的現代中國小說，選來做一個劃時期的小結束，也是一件很有益的事情。

但在這十餘年來的小說裏，或者說在這四十五篇小說裏，看來，似乎沒有什麼新鮮的花樣。像愛倫坡或是范爾哈倫那樣神秘的小說，在這本選集裏是看不到的，在一切中國現代小說裏也是看不到的。至於未來派，超寫實派，普羅派的作風，也沒有感染上中國的小說家。中國現在似乎還是把西洋一些舊作家奉爲主臬，最進步的只走到自然主義爲止，比西洋文藝要落後半世紀，比日本文藝至少也要落後二十年。不，日本的小說趨勢差不多快要趕上西洋了，有時比英國和斯干底那維亞還要激進，只有中國還在後面老趕。這一本選集也許可以警惕我們，使我們的小說界不要以藝術細膩爲滿足，還要再求思想上的充實，更進一步罷？昨日的小說是事實，事實，事實；今日的小說是事實，事實，再加上藝術；將來的小說是事實加上藝術，還要再加上思想，不十分淺薄的思想。

不過，中國新小說只有十年的歷史，這十年來能夠把幾千年傳統的記賬小說和『小姐贈金後花園，公子落難中狀元』的體裁完全打破，另創現在新的形式，究竟是難能可貴的。別看改革容易，現在的一般人不還是在信仰鬼神麼？現在看新小說的人是一天天的多了，介紹西洋新與文學的譯者也是一天天的多了，大約將來總有更光輝燦爛的小說轉變時代的。我且爲這將來的胚胎慶賀罷！以短短的年限看來，我們的短篇小說有這樣的成績，已經夠滿足了。

一九二九，七，一八，吳伯燾。

857.61

123

21

目次

(以作者姓氏筆畫繁簡爲序)

上卷

丁玲·莎菲女士日記·····	一——五〇
王以仁·落魄·····	五一——六七
王任叔·暴風雨下·····	六八——七五
王統照·山道之側·····	七六——八八
王魯彥·黃金·····	八九——一二二
白采·一個白瓷大土像·····	一二三——一九
冰心·寂寞·····	二〇——三四
朱自清·別·····	三五——四三
沅君·隔絕·····	四四——五六
李健吾·私情·····	五七——六二

沈從文·柏子·····	一六三—一七二
汪靜之·人肉·····	一七三—二一一
杜 衡·石榴花·····	二二二—二二三
周全平·守舊的農人·····	二二四—二三〇
郁達夫·過去·····	二三一—二五二
茅 盾·泥濘·····	二五三—二六一
胡也頻·北風裏·····	二六二—二七五
胡雲翼·支那婦人·····	二七六—二七八
施蛰存·娟子姑娘·····	二七九—三二五
郭沫若·葉羅提之墓·····	三一六—三二三
凌叔華·等·····	三二四—三三〇
孫席珍·阿娥·····	三三一—三五九
陶晶孫·木犀·····	三六〇—三七三
倪貽德·零落·····	三七四—四一〇

下卷

徐蔚南·谷潤·····	四一一—四二〇
徐霞村·愛人·····	四二一—四三二
許志行·一個青年·····	四三三—四六四
許欽文·毀棄·····	四六五—四六八
許傑·鄰居·····	四六九—五〇三
張資平·惹拉梭·····	五〇四—五四七
馮文炳·竹林的故事·····	五四八—五五五
彭家煌·父親·····	五五六—五六八
萬曼·淡霞·····	五六九—五七九
落華生·命命鳥·····	五八〇—六〇一
鄭振鐸·風波·····	六〇二—六一一
趙景深·燒餅·····	六一二—六一九
葉紹鈞·夜·····	六二〇—六三二

葉鼎洛·妓女的歸家·····	六三三—六四九
葉靈鳳·曇花庵的春風·····	六五〇—六六七
魯迅·阿Q正傳·····	六六八—七一七
滕固·百足蟲·····	七一八—七三九
黎錦明·出關·····	七四〇—七四五
羅黑芷·醉裏·····	七四六—七五〇
羅隱嵐·來客·····	七五一—七六四
廌隱·徬徨·····	七六五—七七八

莎菲女士日記

丁玲

十二月二十四

今天又颶風！天還沒亮，就被風颶醒了。伙計又跑進來生爐。我知道，這是那樣都不能再睡得着了。我也知道，不起來，便會頭昏。睡在被窩裏是太愛想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上去。醫生說頂好能多睡，多吃，莫看書，莫想事，偏這就不能，夜晚總得到兩三點才能睡着，天不亮又醒了。像這樣颶風天，真不能不令人想到許多使人焦躁的事。並且一颶風，就不能出去玩，關在屋子裏沒有書看，還能做些什麼？一個人能呆呆的坐着，等時間的過去嗎？我是每天都在等着，挨着，只想這冬天快點過去，天氣一暖和我咳嗽總可好些，那時間要回南便回南，要進學校便進學校，但這冬天可太長了。

太陽照到紙窗上時，我是在煨第三次的牛奶。昨天煨了四次。次數雖煨得多，卻不定是要吃，這祇不過是一個人，在颶風天爲免除煩惱的養氣。這固然可以混去一小點時間，但有時卻又不能不令人更加生氣，所以星期整整的有七天沒玩牠，不過在沒有想出別的法子時，是又不能不借重牠來像一個老年人耐心着消磨時間。

報來了，便看報，順着次序看那大號字標題的國內新聞，然後又看國外要聞，本埠瑣聞……把教育界，黨化教育，經濟界，九六公債懸價……全看完，還要再去溫習一次昨天前天已看熟了的那些招男女，編級新生的廣告，那些爲分家產起訴的啓事，連那些什麼六〇六，百靈機，美容藥水，開明戲，真光電影……都熱習了過後才懶懶的丟開報紙，自然有時是會發現點新的廣告，但也除不了是些綢緞舖五年六年紀念的減價，恕計不週的訃聞之類。

報看完，想不出能找點什麼事做，只好一人坐在火爐傍生氣的事，也是天天氣慣了的。天一聽到從窗外走廊上傳來的那些住客們喊伙計的聲音，便頭痛，那聲音真是又粗，又大，又嘎，又單調，「伙計，開壺！」或是「臉水，伙計！」這是誰也可以想像出來的一種難聽的聲音。還有那樓下電話也是不斷的有人在那電機旁大聲的說話。沒有一些聲息時，又會感到寂沈沈的可怕，尤其是那四堵粉聖的牆。牠們呆呆的把你眼睛擋住，無論你坐在那方，逃到床上躺着吧，那同樣的白聖的天花板，便沈沈的把你壓住。真找不出一件能令人不生嫌厭的心，如同那麻臉伙計那有抹布味的飯菜，那掃不乾淨的窗格上的沙土，那洗臉檯上的鏡子——這是一面可以把你的臉拖到一尺多長的鏡子，不過只要你肯稍微一偏你的頭，那你的臉又會扁的使你自己也害怕——……這都是可以令人生氣了，又生氣。也許這些只我一人如是，但我卻寧肯能找到些新的

不快活，不滿足；只是新的，無論好壞，似乎都隔得我太遠了。

吃過午飯，葦弟便來了。我一聽到他那特有的急遽的皮鞋聲已從走廊的那端傳來時，我的心似乎便從一種窒息中透出一口氣來的感到舒適。但我卻不會表示，所以當葦弟進來時，我只能默默的望着他；他反以為我又在煩惱，握緊我一雙手，「姊姊，姊姊，」那樣不斷的叫着。我自自然然笑了！我笑的什麼呢？我知道！在那兩顆只望到我眼睛下面的跳動的脖子中，我確懂得那收藏在眼簾下面，不願給人知道的是些什麼東西！這是有麼久，你，葦弟，你在愛我！但他捉住過我嗎？自然，我是不能負一點責，一個女人是應當這樣。其實，我算夠忠厚了；我不相信會有第二個女人這樣不捉弄他的，並且我還在確確實實的可憐他，竟有時忍不住想去指點他：「葦弟，你不可以換個方法嗎？這樣是只能反使我不高興的……」對的，假使葦弟能夠再聰明一點，我是可以比較喜歡他些，但他卻只能如此忠實的去表現他的真摯！

葦弟看見我笑了，便很滿足。跳過床頭去脫大氅，還脫下他那頂大皮帽來。假使他這時再掉過頭來望我一下，我想他一定可以從我的眼睛裏得些不快活去。爲什麼他不可以再多的懂得我些呢？

我總願意有那末一個人能了解我得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愛，那些體貼做

什麼？偏偏我的父親，我的姊姊，我的朋友都能如此盲目的愛惜我，我真不知他們所愛惜我的是一些什麼；愛我的驕縱，愛我的皮氣，愛我的肺病嗎？有時我爲這些生氣，傷心，但他們卻都更容讓我，更愛我，說一些錯到更使我打他們的一些安慰話，我真願意在這種時候會有人懂得我，便罵我，我也可以快樂而驕傲了。

沒有人來理我，看我，我是會想念人家，或憎恨人家，但有人來後，我不覺得又會給人一些難堪，這也是無法的事，近來爲要磨練自己，常常話到口邊便嚥住，怕又在無意中竟刺着了別人的隱處，雖說是開玩笑。因爲如此，所以這是可以想像出來的，我是拿一種什麼樣的心情在陪韋弟坐。但韋弟若站起身來喊走時，我是又會因怕寂寞而感到悵惘，而恨起他來。這個韋弟是早就知道了的，所以他一直到晚上十點鐘才回去。不過我卻不騙人，並騙自己，我清白，韋弟不走，不特於他沒有益處，反只能讓我更覺得他太容易支使，或竟更可憐他的太不會愛的技巧了。

十二月二十八

今天我請毓芳同雲霖看電影。毓芳卻邀了劍如來。我氣得只想哭，但我卻縱聲的笑了。劍如她是夠多麼可以損害我自尊之心的，我因爲她的容貌，舉止，無一不像我幼時所最投洽的一個朋友，所以我竟不覺的時常在追隨她，她又特意給了我許多敢於親近她的勇氣，但後來，我卻遭

受了一種不可忍耐的待遇，無論什麼時候想起，我都會痛恨我那過去的，已不可追悔的無賴行為；在一個星期中我會足足的給了她八封長信，而未曾給人理睬過。毓芳真不知想的那一股勁，明知我已不願再別起從前的事，卻故意要邀着她來，像有心要挑逗我的憤恨一樣，我真氣了。

我的笑，毓芳和雲霖是不會留意這有什麼變異，但劍如她是能感覺得；可是她會裝，裝糊塗，同我毫無芥蒂的說話。我預備罵她幾句，不過話只到口邊便想到我爲自己定下的戒條。並且做得太認真，怕越令人得意。所以我又忍下心去同她們玩。

到真光時，還很早，在門口又遇着一羣同鄉的小姐們，我真厭惡那些慣做的笑靨，我不去理她們，並且我無緣無故的生氣到那許多去看電影的人。我乘毓芳同她們說到熱鬧中，我丟下我所請的客，悄悄回來了。

除了我自己，是沒有人會原諒我的。誰也在批評我，誰也不知道我在人前所忍受的一些人們給我的感觸，別人說我怪僻，他們哪裏知道我都時常在討人好，討人歡喜，不過人們太不肯鼓勵我去說那大違我心的話，常常給我機會，讓我反省到我自己的行爲，讓我離人們卻更遠了。

夜深時，全公寓都靜靜的，我躺在床上好久了。我清清白白的想透了一些事，我還能傷心什麼呢？

一早毓芳就來電話。毓芳是好人，她不會扯謊，大約劍如是真病。毓芳說，起病是爲我，要我去，劍如將向我解釋毓芳錯了，劍如也錯了，莎菲不是歡喜聽人解釋的人。根本我就否認宇宙間要解釋。朋友們好，便好；合不來時，給別人點苦頭喫，也是正大光明的事。我還以爲我夠大量，大沒報復人了。劍如既爲我病，我倒快活，我不會拒絕聽別人爲我而病的消息。並且劍如病，還可以減少點我從前自怨自艾的煩惱。

我真不知應怎樣才能分析出我自己來。有時爲一朵被風吹散了的白雲，會感到一種渺茫的不可捉摸的難過，但看到一個二十多的男子（韋弟其實還大我四歲）把眼淚一顆一顆掉到我手背時，卻像野人一樣的在得意的笑了。韋弟是從東城買了許多信紙信封來我這裏玩，爲了他很快樂，在笑，我便故意去捉弄，看到他哭了，我卻快意起來，並且說：「請珍重點你的眼淚吧，不要以爲姊姊是像別的女人一樣脆弱得受不起一顆眼淚……」『還要哭，請你轉家去哭，我看見眼淚就討厭……』自然，他不走，不分辯，不負氣，只蜷在椅角邊，老老實實無聲的去流那不知從那裏得來的那末多的眼淚。我，自然，得意夠了，是又會慚愧起來，於是用着姊姊的態度去喊他洗臉，撫撫他的頭髮。他含着淚珠又笑了。

在一個老實人面前，我是已盡自己的殘酷天性去磨折了他，但當他走後，我真又想能抓回他來，只請求他一句：『我知道自己的罪過，請不要再愛這樣一個不配承受那真摯的愛的女人了吧！』

一月一號

我不知道那些熱鬧的人們是怎樣的過年法，我是只在牛奶中加了一個雞蛋，雞蛋還是昨天葦弟拿來的，一共是二十個，昨天煨了七個茶滷蛋，剩下的十三個，大約總夠我兩星期來喫牠，若喫午飯時，葦弟會來，則一定有兩個罐頭的希望。我真希望他來。因為想到葦弟來，所以我便上單牌樓去買了四盒糖，兩包點心，一雙橘子和蘋果，是預備他來時給他喫的。我是准斷定在今天只有他才能來。

但午飯喫過了，葦弟卻沒來。

我一共寫了五封信，都是用前幾天葦弟買來的好紙好筆。但我想能接得幾個美麗的畫片，卻不能。連幾個最愛弄這個玩藝兒的姊妹們都把我這應得的一份兒忘了。不得畫片，不希望，單只忘了我，卻是可氣的事。不過爲了自己從不曾給人拜過一次年，算了，這也是應該的。

晚飯還是我一人獨喫。我煩惱透了。

夜晚毓芳、雲霖卻來了，還引來一個高個兒少年，我只想他們才真算幸福；毓芳有雲霖愛她，她滿意，他也滿意。幸福不是在有愛人，是在兩人都無更大的慾望，商量量量平和的過日子。自然，也有人將不屑於這平庸，但那只是另外那人的，卻與我的毓芳無關。

毓芝是好人，因為她有雲霖，所以她「願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屬。」她去年曾替瑪麗作過一次戀愛婚姻介紹者。她又希望我能同輩弟好。因此她一來便問輩弟。但她卻和雲霖及那高個兒把我給輩弟買的東西喫完了。

那高個兒可真漂亮，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男人的美上面，從來我是沒有留心到。只以為一個男人的本行是在會說話，會看眼色，會小心就夠了。今天我看了這高個兒，才懂得男人是另註有一種高貴的模型，我看出那襯在他面前的雲霖顯得多麼委瑣，多麼呆拙……我真要可憐雲霖，假使他知道他在這大人前所襯出的不幸時，他將怎樣傷心他那些所有的粗醜的眼神，舉止。我更不知當毓芳拿着這一高一矮的男人相比時，是會起一種什麼情感！

他，這生人，我將怎樣去形容他的美呢？固然，他的頰長的身軀，白嫩的面龐，薄薄的小嘴唇，柔軟的頭髮，都足以閃耀人的眼睛，但他卻還另外有一種說不出，捉不到的丰儀來煽動你的心。如同，當我請問他的名字時，他是會用那種我想不到的不急遽的態度遞過那隻擎有名片的手來。

我擡起頭去，呀，我看見那兩個鮮紅的，嫩膩的，深深的凹進嘴角了。我能告訴人嗎？我是用一種小兒耍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的兩個小東西，但我知道在這個社會裏面是不會准許任我去取得我所要的來滿足我的衝動，我的慾望，無論這是於人並不損害的事；所以我只得忍耐着，低下頭去，默默的去念那名片上的字：

「凌吉士，新加坡……」

凌吉士，他是能那樣毫無拘束的在我這兒談笑，像是在一個很熟的朋友處，難道我能說他這是有意來捉弄一個膽小的人？我是爲要強迫的去拒絕引誘，從不敢把眼光抬平去一望那可愛慕的火爐的一角。並且害得兩隻從不知羞慚的破爛拖鞋，也逼着我不准走到桌前的燈光處。我並且生氣我自己；怎麼我只會那樣拘束，不調皮的在應對？平日看不起別人的交際法，今天才知道自己是還只能顯得又呆，又獸，又傻氣。唉，他一定以爲我是一個鄉下才出來的姑娘了！

雲霖同毓芳兩人看見我木木的，以爲我不歡喜這生人，常常去打斷他的說話，不久帶着他又走了。這個我也能感激他們的好意嗎？我望着那一高兩矮的影子在樓下院子中消失時我真不願再回到這留得有那人的靴印，那人的聲音，和那人喫剩的餅屑的屋子。

一月三號

這兩夜通宵通宵的咳嗽，對於藥，簡直就不會有信仰。藥與病不是已毫無關係嗎？我明明已厭煩了那苦水，但卻又按時去喫牠，假使連藥也不喫，我更能拿什麼來希望我的病呢？神要人忍耐着生活，便安排許多痛苦在死的前面，使人不敢走擁死去。我呢，我是更爲了我這短促的不久的一生，所以我越求生的利害；不是我怕死，是我總覺得我還沒享有得我生的一切。我要，我要使我快樂。無論在白天，在夜晚，我都是在夢想，可以使我沒有什麼遺憾在我死的時候的一些事情。我想我能睡在一間極精緻的臥房的睡榻上，有我的姊姊們跪在榻前的熊皮氈子上爲我祈禱，父親悄悄的朝着窗外嘆息，我讀着許多封從那些愛我的人兒們寄來的長信，朋友們都紀念我流着忠實的眼淚……我迫切的需要這人間的感情，想佔有許多不可能的東西。但人們給我的是什麼呢？整整又兩天，又一人幽囚在公寓裏，沒有一個人來，也沒有一封信來，我躺在床上咳嗽，坐在火爐旁咳嗽，走到桌子前也咳嗽，還想念這些可恨的人們……其實是還收到一封信的，不過這除了更加我一些不快外，也只不過是加我不快，這是在一年前曾騷擾過我的一個安徽粗壯男人所寄來，我沒看完就扯了。我真肉麻那滿紙的『愛呀愛的！』我厭恨我不喜歡的人們的蠢獻……

我，我能說得出我真實的需要是些什麼呢？

一月四號

事情不知錯到什麼地方去了。我為什麼會想到搬家，並且在糊裏糊塗中欺騙了雲霖，好像扯謊也是本能一樣，所以在今天能毫不費力的便使用了。假使雲霖知道了莎菲也會哄騙他，他不知應如何傷心，莎菲是他們那樣愛惜的一個小妹妹。自然我不是安心的，並且我現在在後悔。但我能決定嗎，搬呢，還是不搬？

我是不能不向我自己說：『你是在想念那高個兒的影子呢！』是的，這幾天幾夜我是無時不神往到那些足以誘惑的。為什麼他不在這幾天中單獨來會我呢？他應當知道他是不該讓我不如思去思慕他。他應當來看我，說他也想念我才對。假使他來，我是不會拒絕聽聽他所說的一些愛慕我的話，我還將令他知道我所要的是些什麼。但他卻不來。我估定這像傳奇中的事是難實現了。難道我去找他嗎？一個女人這樣放肆，是不會得好結果的。何況還要別人能尊敬我呢。我想不出好法子來，只好先去到雲霖處試一試，所以喫過午飯，我便冒風向東城去。

雲霖是京都大學的學生，他的住房便租在一家間於京大一院和二院之間青年胡同裏。我到他那裏時，幸好他沒出去，毓芳也沒來。雲霖當然很詫異我在大風天出來，我說是到德國醫院看病，順便來這裏。他就毫不疑感的，又來問我的病狀，我卻把話頭故意引到那天晚上不

費一點氣力，我便已打探得那人兒是住在第四寄宿舍位置是在京都大學二院隔壁的，不久，我於是又嘆起氣來，我用了許多言辭把在西城公寓裏的生活，描摹得怎樣的寂寞，黯淡，我又扯謊。說我唯一只想能貼近毓芳（我已知道毓芳已預備搬來雲霖處。）我要求雲霖同我往近處找房。雲霖是當然高興這差事，不會遲疑的。

在找房的時候，湊巧竟碰着了凌吉士。他也陪着我們。我真高興，高興使我膽大了，我狠狠的望了他幾次。他沒有覺得，他問我的病，我說全好了，他不信似的在笑。

我看上一間又低，又小，又霧的東房，這是在雲霖的隔壁一家叫大元的公寓裏。他和雲霖都說太濕，我卻執意要在第二天便搬來，理由是那邊太使我厭倦，而我急切的又要依着毓芳。雲霖無法，也就答應了。還說好第二天一早他和毓芳便過來替我幫忙。

我能告訴人，我單單選上這房子的用意嗎？牠是位置在第四寄宿舍和雲霖住所之間的。

他不會向我告別，所以我又轉雲霖處，我盡所有的大膽在談笑。我把他什麼細小處都審視遍了。我覺得都有我嘴唇放上去的需要。他不會也想到我是在打量他，盤算他嗎？後來我特意說我想請他替我補英文，雲霖笑，他聽後卻受窘了，不好意思的在含糊糊糊的回答，於是我向心裏說，這還不是一個壞蛋呢，那樣高大的一個男人卻還會紅臉？因此我的狂熱更熾熾了。但我不願

讓人懂得我，看得我，所以我就驅遣我自己，很早的就回來了。

現在仔細一想，我唯恐我的任性，將把我送到更壞的地方去，暫時且住在這有洋爐的房裏吧，難道我能說得上我是愛上了那南洋人嗎？我還一絲一毫都不知道他呢。什麼那嘴唇，那眉梢，那眼角，那指尖……多無意識！這並不是一個人所應須的，我着魔了，會想到那上面。我決計不撒一心一意來養病。

我決定了。我懊悔，我懊悔我白天所做的一些不是，一個正經女人所做不出來的。

一月六號

都奇怪我，聽說我搬了家，南城的金英，西城的江周，都來到我這低濕的小屋裏。我笑着，有時在床上打滾，她們都說我越小孩氣了，我更大笑起來，我只想告訴她們我想的是什麼。下午韋弟也來了。韋弟最不快活我搬家，因為我未曾同他商量，並且離他更遠了。他見着雲霖時，竟不理他。雲霖摸不着他為什麼生氣，望着他。他卻更板起臉孔。我好笑，我對自己說：『可憐，冤枉他了，一個好人！』

毓芳不再向我說劍如。她決定兩三天便搬來雲霖處，因為她覺得我既這樣想傍着她住，她不能讓我一人寂寂寞寞的住在這裏。她和雲霖待我更比以前親熱。

一月十號

這幾天我都見着凌吉士，但我從沒同他多說過幾句話，我是決不先提到補英文事。我看見他一天要兩次的往雲霖處跑，我發笑，我準斷定他以前一定不會同雲霖如此親密的。我沒有一次邀請他來我那兒去玩，雖說他問了幾次搬了家如何，我都裝出不懂的樣兒笑一下便算回答。我是把所有的心計都放在這上面用，好像同着什麼東西搏鬥一樣。我要着那樣東西，我還不願去取得，我務必想方設計的讓他自己送來。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過是一個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是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們身上。我要佔有他，我要他無條件的獻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賜給他的吻呢。我簡直癡了，反反覆覆的只想着我所要施行的手段的步驟，我簡直癡了，

毓芳雲霖看不出我的興奮來，只說我病快好了。我也正不願他們知道，說我病好，我就假裝着高興。

一月十二

毓芳已搬來，雲霖却又搬走了。宇宙間竟會生出這樣一對人來，爲怕生小孩，便不肯住在一起。我猜想他們是連自己也不敢斷定。當兩人抱在一床時是不會另外又幹出些別的事來，所以只好預先防範，不給那肉體接觸的機會。至於那單獨在一房時的擁抱和親嘴，是不會發生危險，

所以悄悄來表演幾次，便不在禁止之列。我忍不住嘲笑他了，這禁慾主義者！爲什麼會不須要擁抱那愛人的裸露的身體？爲什麼要壓制住這愛的表現？爲什麼在兩人還沒睡在一個被窩裏以前，會想到那些不相干足以擔心的事？我不相信戀愛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學！

他倆不生氣我的嘲笑，他倆還驕傲着他們的純潔，而笑我小孩氣呢。我體會得出他們的心情，但我不能解釋宇宙間所發生的許許多多奇怪的事。

這夜我在雲霖處（現在要說毓芳處了）坐到夜晚十點鐘才回來，說了許多關於鬼怪的故事。

鬼怪這東西，我是在一點點大的時候，坐在姨媽懷裏聽姨爹講聊齋是常事，並且一到夜裏就愛聽。至於怕，又是另外一件不願告人的。因爲一說怕，準就聽不成，姨爹便會踱過對面書房去，小孩就不准下床了。到進了學校，又從先生口裏得知點科學常識，爲了信服我們那位周麻子二先生，所以連書本也信服，從此鬼怪，便不屑於害怕了。近來人是更在長高長大，說起來，總是否認有鬼怪的，但雞粟卻不肯因爲不信便不出來，毛孔一個個也會空起的。不過每次同人一說到鬼怪時，別人是不知道我正在想拗開些說到別的閒話上去，爲的怕夜裏一個人睡在被窩裏時想到死去了的姨爹姨媽就傷心。

回來時，我看到那黑魃魃的小胡同，真有點膽慄。我想，假使在那個角落裏露出一個大黃臉，或伸來一隻毛手，又是在這樣像凍住了的冷巷裏，我不會以為是意外。但看到身邊的這高大漢子（凌吉士）做鏢手，大約總可靠，所以當毓芳問我時，我只答應「不怕，不怕。」

雲霖也同我們出來，他回他的新房子去，他向南，我們向北，所以只走了三四步，便聽不清那橡皮的鞋底在泥板上發出的聲音。

他伸來一隻手，攔住了我的腰：

「莎菲，你一定怕嚇！」

我想掙，但掙不掉。

我的頭停在他的脅前，我想，如若在亮處看起來，我會像個什麼東西，被挾在比我高一個頭還多的人的腕中。

我把身一蹲，便竄出來了，他也鬆了手陪我站在大門邊打門。

小胡同裏是黑極了，但他的眼睛是望到何處，我卻能很清白的看見。心微微有點跳，等着開門。

「莎菲，你怕嚇！」

門門已在響，是伙計在問誰。我朝他說：

「再——」

他猛的卻握住我的手，我也無力再說下去。

伙計看到我身後的大人，露着詫異。

到單獨只剩兩人在一房時，我的大膽，已經是變得毫無用處了。想故意說幾句客套話，也不會，只說：「請坐吧！」自己便去洗臉。

鬼怪的事，已不知忘掉到什麼地方去了。

「莎菲！你還高興讀英文嗎？」他忽然問。

這是他來找我，提頭到英文，自然他未必歡喜白白犧牲時間去替人補課，這意思，在一個二十歲的女人面前，怎能瞞過，我笑了（這是只在心裏笑。）我說：

「蠢得很，怕讀不好，丟人。」

他不說話，把我桌上擺的照片拿來玩弄着，這照片是我姊姊的一個剛滿一歲的女兒的。

我洗完臉，坐在桌子那頭。

他望望我，便又去望那小女孩，然後又望我。是的，這小女孩長的真像我，於是我問他：

「好玩嗎？你說像我不像！」

「她，誰呀？」顯然，這聲音就表示着非常之認真。

「你說可愛不可愛？」

他只追問着是誰。

忽的，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又想扯慌了。

「我的，」於是我把像片搶過來吻着。

他信了，我竟愚弄了他，我得意我的不誠實。

這得意，似乎便能減少他的嫵媚，他的英爽。要是不，為什麼當他顯出那天真的詫愕時，我會忽略了他那眼睛，我會忘掉了他那嘴唇？否則，這得意一定將冷淡下我的熱情來。

然而當他走後，我卻懊悔了。那不是明明安放着許多機會嗎？我只要在他按住我手的當兒，另做出一種眼色，讓他懂得他是不会遭拒絕，那他一定可以還做出一些比較大膽的事。這種兩性間的大膽，我想只要不厭煩那人，是也會像把肉體來融化了的感到快樂，是無疑。但我為什麼要給人一些嚴厲，一些端莊呢？唉，我搬到我破房子裏來，到底爲的是些什麼呢？

一月十五

近來我是不算寂寞了，白天便在隔壁玩，晚上又有一個新鮮的朋友陪我談話。但我的病却越深了。這真不能不令我灰心我要什麼呢？什麼也於我無益，難道我有所眷戀嗎？一切又是多麼的可笑，但死卻不期然的會讓我一想到便傷心。每次看見那克利大夫的臉色，我便想：是的，我懂得，你儘管說吧。是不是我已沒希望了？但我却拿笑代替了我的哭。誰能知道我在夜深流出的眼淚的分量！

幾夜，凌吉士都接着接着來，他告人說是在替我補英文，雲霧問我，我只好不答應。晚上我拿一本 *"Poor People"* 放在他面前，他真個便教起我來。我只好又把書丟開，我說：「以後你不要再向人說在替我補英文吧，我病，誰也不會相信這事的。」他趕忙便說：「莎菲，我不可以等你病好些就教你嗎？莎菲，只要你喜歡。」

這新朋友似乎是來得如此夠人愛，但我却不知怎的，反而懶於注意到這些事。我每夜看到他，絲毫得不着高興的出去，心裏總覺得有點歉仄。我只好在他穿大氅的當兒向他說：「原諒我吧，我是有病！」他會錯了我的意思，以為我同他客氣。「病有什麼要緊呢，我是不怕傳染的。」後來我仔細一想，也許這話是另含得別的意思，我真不敢斷定人的所作所為是像可以想像出來的樣子。單純。

一月十六

今天接到蘊姊從上海來的信，更把我引到百無可望的境地。我那裏還能找得幾句話去安慰她呢？她信裏說：『我的生命，我的愛，都於我無益了……』那她是更不必須要到我的安慰，我爲她而流的眼淚了。唉！但從她信中，我可以揣想得出她婚後的生活，雖說她未肯明明的表白出來。神爲什麼要去捉弄這些在愛中的人兒？蘊姊是最神經質，最熱情的人，自然她是更受不住那漸漸的冷淡，那已遮飾不住的虛情……我想要蘊姊來北京，不過這是做得到的嗎！這還是疑問。蘊弟來的時候，我把蘊姊的信給他看，他真難過，因爲那使我蘊姊感到生之無趣的人，不幸便是蘊弟的哥哥。於是我又向他說了我許多新得的「人生哲學」的意義；他又盡他唯一的本能在哭。我只是很冷靜的去看他怎樣使眼睛變紅，怎樣拿手去擦乾，並且我在他那些舉動中，加上許多殘酷的解釋。我未曾想到在人世中，他是一個例外的老實人，不久，我一個人悄悄的跑出去了。

爲要躲避一切的熟人，深夜我才獨自從冷寂寂的公園裏轉來，我不知怎樣的度過那些時
間：我只想「多無意義啊！倒不如早死了乾淨……」

一月十七

我想：也許我是發狂了！假使是真發狂，我倒願意。我想，能夠得到那地步，我總可以不會再感這人生的麻煩了吧……

足足有半年爲病而禁絕了的酒，今天又開始痛飲了。明明看到那吐出來的是比酒還紅的血。但我心却像有什麼別的東西主宰一樣，似乎這酒便可在今晚致死我一樣，我是不願再去細想到那些糾糾葛葛的事……

一月十八

現在我還睡在這牀上，但不久就將與這屋分別了，也許是永別，我斷得定我還有那樣能再親我這枕頭，這棉被……的幸福嗎？毓芳，雲霖，葦弟，金夏都保守着一種沉默圍繞着我坐着，焦急的等着天明了好送我進醫院去。我是在他們憂愁的低語中醒來的，我不願說話，我細想昨天上午的事，我聞到屋子中所遺留下來的酒氣和腥氣，才覺得心是正在劇烈的痛，於是眼淚便洶湧了，困了他們的沉默，困了他們臉上所顯現出來的淒慘和黯淡，我似乎感到，這便是我死的預兆。假使我便如此長睡不醒了呢，是不是他們也將是如此的沉默的圍繞着我僵硬的屍體？他們看見我醒了，便都走攏來問我。這時我真感到了那可怖的死別！我握着他們，仔細望着他們每個的臉，似乎要將這記憶永遠保存着。他們便都把眼淚滴到我手上，好像覺我就要長遠的離開他們

而走向死之國一樣。尤其是華弟，哭得現出醜的臉。唉，我想：朋友呵，請給我一點快樂吧……於是——我反而笑了。我請他們替我清理一下東西，他們便在牀鋪底下拖出那口大藤箱來，在箱子裏有幾細花手絹的小包，我說：『這我要的，隨着我進「協和」吧。』他們便遞給我，我又給他們看，原來都滿滿是信札，我又向他們笑：『這，你們的也在內！』他們才似乎也快樂些了。華弟又忙着從抽屜裏遞給我一本照片，是要我也帶去的樣子，我更笑了。這裏面有七八張是華弟的單像。我又特容許了華弟接吻在我手上，並握着我的手在他臉上摩擦，於是這屋子才不至於像真的有個殭屍停着的一樣，天光這時也慢慢顯出了魚肚白。他們又忙亂了，慌着在各處找洋車於是我病院的生活便開始了。

三月四號

接蘊姊死電是二十天以前的事，而我的病卻又一天有希望一天了。所以在一號又由送我進院的幾人把我送轉公寓來，房子已打掃得乾乾淨淨。又因為怕我冷，特生了一個小小的洋爐。我真不知應怎樣才能表示我的感謝，尤其是華弟和毓芳。金和周又在我這兒住了兩夜才走，都充當我的看護，我是每日都躺着，簡直舒服得不像住公寓，同在家裏也差不了什麼了。毓芳還決定再陪我住幾天，等天氣還暖 and 點便替我上西山去找房子，我便好專心養病，我也想真能離開

北京，可恨陽曆三月了，還如是之冷！毓芳硬要住在這兒，我也不好十分拒絕，所以前兩天爲金和周搭的一個小鋪又不能撤了。

近來在病院卻把我自己的心又醫轉了，這實實在在卻是這些朋友們的溫情把牠又重暖了起來，又覺得這宇宙還充滿着愛呢。尤其是凌吉士，當他走到醫院去看我時，我便覺得很驕傲，我想他那種風儀才夠去看一個在病院的女友的病，並且我也懂得，那些看護婦都在羨慕着我呢。有一天，那個很漂亮的密司楊問我：

「那高個兒，是你的什麼人呢？」

「朋友，」我是忽略了她問的無禮。

「同鄉嗎？」

「不，他是南洋的華僑，」

「那末是同學？」

「也不是。」

於是她狡滑的笑了，「就僅是朋友嗎？」

自然，我可以不必臉紅，並且還可以警訓她幾句，但我卻慚愧了。她看到我閉着眼裝要瞞的

狠模樣兒，便很得意的笑着走去。後來我一直都惱着她。並且爲了躲避麻煩，有人問起輩弟時，我便扯謊說是我的哥哥。有一個同周很好的小夥子，我便說是同鄉，或是親戚的亂扯。

當毓芳上課去後，我一人留在房裏時，我就去翻在一月多中所收到的信，我又很快活，很滿足，還有許多人在記念我呢。我是須要別人記念的，總覺得能多得點好意就好。父親是更不必說，又寄了一張像來，只是白頭髮似乎又多了幾根。姊姊們都好，可惜就爲小孩們忙得很，不能多替我寫信。

信還沒看完，凌吉士又來了。我想站起來，但他卻把我按住。他握着我的手時，我快活得真想哭了。我說：

「你想沒想到我又會回轉這屋子呢？」

他只瞅着那側面的小鋪，表示一種不高興的樣子，於是，我告訴他從前的那兩位客已走了，這是特爲毓芳預備的。

他聽了便向我說他今晚不願再來，怕毓芳會厭煩他。於是我的心裏更充滿樂意了，「難道你就不怕我厭煩嗎？」

他坐在牀頭，更長篇的述說他這一月多中的生活，還怎樣和雲霖衝突，鬧意見，因爲他贊成

我早些出院，而雲霖執着說不能出來。毓芳也附着雲霖，他懂得他認識我的時間太少，說話自然不會起影響，所以以後他都不管這事了，並且在院中一和雲霖碰見，自己便先回來了。

我懂得他的意思，但我卻裝着說：「你還說雲霖不是雲霖，我還不會出院呢，住在裏面真舒服多了。」於是我又看見他默默的把頭掉一邊去，不答應我的話。

他算着毓芳快來時，便走了，還悄悄告訴我，說等明天再來。果然，不久毓芳便回來了。毓芳不會問，我也不告她，並且她爲我的病，不願同我多說話，怕我費神，我更樂得藉此可以多去想些另外的閒事。

三月六號

當毓芳上課去後，把我一人擡在房裏時，我便會想起這所謂男女間的怪事；其實，在這上面，不是我愛自誇，我所受的訓練，至少也有我幾個朋友們的相加或相乘，但近來我卻非常之不能了解了。獨自同着那高個兒時，我的心便會跳起來，又是羞慚，又是害怕，而他呢，他只是那樣隨便的坐着，類乎天真的講他過去的歷史，有時是握着我的手，但這也不過是非常之自然，然而我的手便不會很安靜的被握在那大手中，是慢慢的會發燒，並且一當他站起身預備走時，不由的我心便慌張了，好像我將跌入那可怖的不安中，於是我釘着他看，真說不清那眼光是求憐，還是怨。

恨；但他卻忽略了我這眼光，偶爾懂得了，也只說：「毓芳要來了喲！」我應當怎樣說呢？他是在怕毓芳自然，我也曾不願有人知道我暗地一人所想的一些不近情理的事，不過近來我又感得我有別人了解我感情的必要；幾次我向毓芳含糊的說起我的心境，她還是只那樣忠實的替我蓋被子，留心到我的藥，我真不能不有點煩悶了。

三月八號

毓芳已搬回去，葦弟卻又想代替那看護的差事。我知道，如若葦弟來，一定比毓芳還好，夜晚若想茶喫時，總不至於因聽到那濃睡中的鼾聲而不願擾攪人而把頭縮進被窩裏算了；但我自然拒絕他這好意，他又固執着，我只好說：「你在這裏，我有許多不方便，並且病呢也好了。」他還要證明間壁的房子是空着，他可以住間壁。我正在無法時，凌吉士卻來了，我以為他們還不認識，而凌吉士已握着葦弟的手，說是在醫院見過兩次，葦弟只冷冷的不理他，我笑着向凌吉士說：「這是我的弟弟，小孩子，不懂交際，你常來同他玩罷。」葦弟真的變成了小孩子，喪着臉站起身就走了。我因為有人在面前，便感得不快，也只好掩藏住，並且覺得有點對凌吉士不住，但他卻毫沒意，反問我：「不是他性白嗎，怎會變成你的弟弟？」於是我笑了：「那末你是只准姓凌的人叫你做哥哥弟弟的。」於是他也笑了。

近來青年人在一處時，便老喜歡研究到這一個「愛」字，雖說有時我也似乎懂得點，不過終究還是不很說得清。至於男女間的一些小動作，似乎我又太看得明白了。也許便是因為我懂得了這些小動作，而於「愛」才反迷糊，才沒有勇氣鼓吹戀愛，才不敢相信自己還是一個純粹的夠人愛的小女子，並且才會懷疑到世人所謂的「愛」以及我所接受的「愛」……

在我剛稍微有點懂事的時候，便給愛我的人把我苦夠了，給許多無事的人以誣蔑我，凌辱我的機會，以至我頂親密的小伴侶們也疏遠了。後來又爲了愛的脅迫，使我害怕得離開了我的學校。以後，人雖說一天天大了，但總常常感到那些無味的糾纏，因此有時不特懷疑到所謂「愛」竟會不屑於這種親密。韋弟他說他愛我，爲什麼他只會常常給我一些難過呢？譬如今晚，他又來了，來了便哭，並且似乎帶了很濃的興味來哭一樣，無論我說：「你怎麼了。說呀！」「我求你，說話呀，韋弟……」他都不理會。這是從未有的事，我盡我的腦力也猜想不出他所驟遭的這災禍。我應當把不幸朝那一方去揣測呢？後來，大約他是哭夠了，於是才大聲說：「我不喜歡他！」「這又是誰欺侮了你呢，這樣大嚷大鬧的？」「我不喜歡那高個子！那同你好的！」哦，我這才知道原來還是嘔我的氣。我不覺得會笑了。這種無味的嫉妬，這種自私的佔有，便是所謂愛嗎？我發笑，而這笑，自然不會安慰到那有野心的男人的。並且因了我不屑的態度，更激起他那不可抑制的怒

氣。我看着他那放亮的眼光，我以為他要噬人了，我想：「來吧！」但他卻又低下頭去哭了，還揩着眼淚，踉蹌的又走出去。

這種表示，也許是稱爲狂熱的，真率的愛的表現吧，但輩弟卻毫不加思索地來使用在我面前，自然是只會失敗；並不是我願意別人虛僞點，做作點在愛上，我只覺得想靠這種小孩般舉動來打動我的心，是全無用。或者這因爲我的心是生來便如此硬；那我之種種不愜於人意而得來煩惱和傷心，也是應該的。

輩弟一走，自自然然我把我自己的心意去揣摩，去仔細回憶到那一種溫柔的，大方的，坦白而又多情的態度上去，光這態度已夠人欣賞得像喫醉一般的感到那融融的蜜意，於是我拿了一張畫片，寫了幾個字，命伙計即刻送到第四寄宿舍去。

三月九號

我看見安安閒閒坐在我房裏的凌吉士，不禁又可憐到輩弟，我祝禱世人不要像我一樣，忽略了蔑視了那可貴的真誠而把自己陷到那不可拔的渺茫的悲境裏；我更願有那末一個真誠純潔的女郎去飽領輩弟的愛；並填實輩弟所感得的空虛啊！

三月十三

好幾天又不提筆，不知還是因為我心情不好，或是找不出所謂的情緒。我只知道，從昨天來我是更只想哭了。別人看到我哭，便以為我在想家，想到病，看見我笑呢，又以為我快樂了，還欣慶着這健康的光芒……但所謂朋友皆如是，我能告誰以我的不屑流淚，而又無力笑出的癡騷心境，並且因我看清了自己在人間的一種不願捨棄的熱望以及每次追求而得來的懊喪，所以連自己也不願再同情這未能悟澈所引起的傷心。更哪能捉住一管筆去詳細寫出自怨和自恨呢！

是的，我好像又在發牢騷了。但這只是隱忍着在心頭而反覆向自己說，似乎還無礙。因為我並未曾有過那種膽量，給人看我的蹙緊眉頭，和聽我的嘆氣，雖說人們早已無條件的贈送過我以「狷傲」「怪僻」等等好字眼。其實，我並不是要發牢騷，我只想哭，想有那末一個人來讓我倒在他懷裏哭，並告訴他：「我又糟塌我自己了！」不過誰能了解我，抱我，撫慰我呢？是以我只能，在笑聲中咽住「我又糟塌我自己了」的哭聲。

我到底又爲了什麼呢，這真好難說！自然我是未曾有過一刻私自承認我是愛戀上那高個兒了的，但他之在我的心心念念中怎地又蘊蓄着一種分析不清的意義，雖說他那頎長的身軀，嫩玫瑰般的臉龐，柔軟的眼波，惹人的嘴角，是可以誘惑許多愛美的女子，並以其那嬌貴的態度傾倒那些還有情愛的。但我豈肯爲了這些無意識的引誘而迷戀到一個十足的南洋人真的，在

他最近的談話中，我懂得了他的可憐的思想；他需要的是什麼？是金錢，是在客廳中能應酬他買賣中朋友們的年青太太，是幾個穿得很標緻的白肥兒子，他的愛情是什麼？是拿金錢在妓院中，去揮霍而得來的一時肉感的享受，和坐在軟軟的沙發上，擁着香噴噴的肉體，嘴抽着烟捲，同朋友們任意談笑，還把左腿疊壓在右膝上；不高興時，便拉倒，回到家裏老婆那裏去。熱心於演講辯論會，網球比賽，留學哈佛，做外交官，公使大臣，或繼承父親的職業，做橡樹生意，成資本公司……這便是他的志趣！他除了不滿於他父親未曾給他過多的錢以外，便什麼都是可使他在一夜不會做夢的睡覺；如有，便也只是嫌北京好看的女人太少，讓他有時也會厭膩起遊戲園，戲場，電影院，公園來……唉，我能說什麼呢！當我明白了那使我愛慕的一個高貴的美型，真是安置着如此的一個卑劣靈魂，並且無緣無故還接受過他的許多親密，這親密自然是還值不了在他從妓院中揮霍裏剩餘下的一半多！想起那落在我髮際的吻來，真又使我悔恨到想哭了！我豈不是把我獻給他任他來玩弄我來比擬到賣笑的姊妹中去！然而這又都只能把責備來加上我自己使我更難受的，因為假設只要我自己肯，肯把嚴厲的拒絕放到我眸子中去，我敢相信他不會那樣大膽，並且我也敢相信他之所以不會那樣大膽，是由於他還未曾有過那戀愛的火焰燃熾……唉！我應該怎樣來咀咒我自己了！

三月十四

這是愛嗎，也許要愛才具有如此的魔力，不是，爲什麼一個人的思想會變幻得如此不可測！當我睡去的時候，我看不起那美人，但剛從夢裏醒來，一揉開睡眼，便又思念那市儈了。我想：他今天會來嗎？什麼時候呢？早晨，過午，晚上？於是我跳下牀來，急忙忙的洗臉，鋪牀，還把昨夜丟在地下的一本大書檢起，不住的在邊緣處摩挲着，這是凌吉士昨夜遺忘在這兒的一本威爾遜演說錄。

三月十四晚上

我是有如此一個美的夢想，這夢想是凌吉士所給我的。然而同時又爲他而破滅。所以我凶了他才能滿飲着青春的醇酒，在愛情的微笑中度過了清晨，但因了他，我認識了「人生」這玩意，而灰心而又想到死；至於痛恨到自己甘於墮落，所招來的，簡直只是最輕的刑罰，真的，有時我爲願遍存我所愛的，我竟想到「我有沒有力去殺死一個人呢？」

我想遍了，我覺得爲了保存我的美夢，爲了免除使我生活的力一天天減少，頂好是即刻下西山去，但毓芳告訴我，說她所託找房子的那位住在西山的朋友還沒有回信來，我又怎好再去詢問或催促呢？不過我決心了，我決心讓那高小子來嘗一嘗我的不柔順，不近情理的倨傲和侮弄。

三月十七

那天晚上葦弟賭着氣回去，今天又小小心的自己來和解，我不覺笑了。並感到他的可愛，如若一個女人只要能找得一個忠實的男伴，做一身的歸落，我想誰也沒有我葦弟可靠。我笑問：葦弟，還恨姊姊不呢？」於是他羞慚的說：「不敢。姊姊，你了解我罷！我是除了希望你會不棄我以外不敢有別的念頭的。一切只要你好，你快樂就夠了！」這還不真摯嗎？這還不動人嗎？比起那白臉龐紅嘴唇的如何？但是後來我說：「葦弟，你好，你將來一定是一切都會很滿你意的。」他却露出悽然的一笑。「永世也不會！——但願如你所說……」這又是什麼呢？又是給我難受一下！我恨不得跪在他面前求他只賜我以弟弟或朋友的愛能！單單爲了我的自私，我願我少些糾葛，多快樂點。葦弟愛我，並會說那樣好聽的話，但他忽略了第一他應當真的減少他的慾望，第二他也應隱藏起他的愛來。我爲了這一個老實的男人，所感到無窮的抱歉，真也夠受了。

三月十八

我又託夏在替我往西山找房了。

三月十九

凌吉士居然已幾日不來我這裏了。自然，我不會打扮，不會應酬，不會治理家事，我有肺病，無

錢，他來這我裏做什麼！我本無須乎要他來，但他真的不來了却又更令我傷心，更證實他以前的輕薄。難道他也是如輩弟一樣老實，當他看到我寫給他的字條：『我有病，請不要再來擾我，』就會信是真話，竟不可違背，而果真不來麼？這又使我只想再見他一面，到底審看一下這高大的怪物是怎樣的在觀看我。

三月二十

今天我在雲霖處跑了三次，都未曾遇見我想見的人，似乎雲霖也有點疑惑，所以他問我這幾天見着凌吉士沒有，我只好又悵悵的跑回來。我實在焦煩得很，我敢自己欺自己說我這幾日沒有思念到他嗎？

晚上七點鐘的時候，毓芳和雲霖來邀我到京都大學第三院去聽英語辯論會，並且乙組的組長便是凌吉士。我一聽到這消息，心就立刻碎碎的跳起來。我只得拿病來推辭了這善意的邀請。我這無用的弱者我沒有膽量去承受那激動，我還是希望我能不見着他。不過在他倆走時，我却又請他倆致意到凌吉士，說我問候他，唉，這又是多無意識啊。

三月二十一

在我剛喫過雞子牛奶，一種熟習的叩門聲便響着，在紙格上還印上一個頗長的黑影。我只

想跳過去開門，但不知爲一種什麼情感所支使，我暗着氣，低下頭去了。

「莎菲，起來沒有？」這聲音是如此柔嫩，令我一聽到會想哭。

爲了知道我已坐在椅子上嗎？爲了知道我無能發氣和拒絕嗎？他輕輕的托開門，便走進來了。我不敢仰起我滋潤的眼皮來。

「病好些沒有，剛起來嗎？」

我答不出一句話。

「你真在生我的氣啊。莎菲，你厭煩我，我只好走了。莎菲！」

他走，於我自然很合適，但我又猛然抬起頭，拿眼光止住了他開門的手。

誰說他不是一個壞蛋呢，他懂得了。他敢於把我的雙手握得緊緊的。他說：

「莎菲，你捉弄我了。每天我走你門前過，都不敢進來，不是雲霖告訴我說你不會生我氣，那

我今天還不敢來，你，莎菲，你厭煩我不呢？」

誰都可以體會得出來，假使他這時敢於擁抱住我，狂亂的吻我，我一定會倒在他手腕上哭了出來。「我愛你呵！我愛你呵！」但他却如此的冷淡，冷淡得使我又恨他了。然而我心裏又在想：「來呀，抱我，我要接吻在你臉上咧！」自然，他依舊還握着我的手，把眼光緊釘在我臉上，然而我

掉遍了，在他的各種表示中，我得不着我所等待於他的賜與，爲什麼他僅僅只懂得我的無用，我的可輕侮，而不夠瞭解他之在我心中所占的是一種怎樣的地位！我恨不得用脚尖踢出他去。不過我又爲了另一種情緒所支配，我向他搖了頭，表示是不厭煩他的來到。

於是我又很柔順的接受了他許多淺薄的情意，聽他也說着那些使他津津有回味的卑劣享樂，以及「賺錢和花錢」的人生意義，並承他暗示我許多做女人的本分。這些又使我看不起他，暗罵他，嘲笑他，我拿我的拳頭，隱隱痛擊我的心，但當他揚揚地走出我房時，我受逼得又想哭了，因爲我壓制住我那狂熱的慾念，我未曾請求他多留一會兒。

唉，他走了！

三月二十一夜

在去年這時候，我過的是一種什麼生活！爲了有蘊姊千依百順的疼我，我便裝病躺在牀上不肯起來。爲了想受蘊姊撫摩我，便因那着急無以安慰我而流淚的滋味，我伏在桌上想到一些小不滿意的事而哼唧唧的哭。便有時因在整日靜寂的沈思裏得了點哀感，但這種淡淡的淒涼，却更令我捨不得去擾亂這情調，似乎在這裏面我也可以味出一縷甜意一樣的。至於在夜深了的法國公園，總躺在草地上的蘊姊唱牡丹亭，那又是更不願想到的事了。假使牠不會被神捉

弄般的去愛上那蒼白臉色的男人，她一定不會死去的這樣快，我當然不會一人漂流到北京，無親無愛的在病中掙扎，雖說有幾個朋友，他們也很體惜我，但在我所感應得出的我和他們的關係能和蘊姊的愛在一個天平上相秤嗎？想起蘊姊，我是真應當像從前在蘊姊面前撒嬌一樣的縱聲大哭，不過這一年來，因為多懂得了一些事，雖說時時想哭卻又咽住了，怕讓人知道了厭煩，近來呢，我更是不知爲了什麼只能焦急。而想得點空閒去思慮一下我所做的，我所想的，關於我的身體，我的名譽，我的前途的好處和歹處的時間也沒有，整天把紊亂的腦筋只放到一個我不願想到的去處，因爲便是我想逃避的，所以越把我弄成焦煩苦惱得不堪言說！但是我除了說「死了也活該！」是不能再希冀什麼了。我能求得一些同情和慰藉嗎？然而我們似乎在向人乞憐了。

晚飯一喫過，毓芳便和雲霖來我這兒坐，到九點我還不肯放他倆走，我知道，毓芳礙住面子祇好又坐下來，雲霖藉口要預備明天的課，執意一人走回去了。於是我隱隱的向毓芳吐露我近來所感得的窘狀，我只想她能懂得這事，並且能硬自作主來把我的生活改變一下，做我自己所不能勝任的。但她完全把話聽到反面去了，她忠實的告誡我：「莎菲，我覺得你太不老實，自然你不是有意，你可太不留心的眼波了。你要知道，凌吉士他們比不得在上海同我們玩耍的那羣

孩子，他們很少機會同女人接近，受不起一點好意的，你不要令他將來感到失望和痛苦。我知道，你那裏會愛到他呢？」這錯誤是不是又該歸到我，假使我不想求助於她而向她饒舌，是不是她不會說出這更令我生氣，更令我傷心的話來？我噙着氣又笑了：「芳姊，不要把我說得太壞了呀！」

毓芳願意留下住一夜時，我又趕着她走了。

像那些才女們，因得了一點點不很受用，便能「我是多愁善感呀，」「悲哀呀我的心……」「……」做出許多新舊的詩。我呢，沒出息的，白白被這些詩境困着，連想以哭代替詩句來表現一下我的情感的搏鬥都不能。光在這上面，爲了不如人，也應捫開一切去努力做人，才對，使還退一千步說，爲了自己的熱鬧，得一羣淺薄眼光之讚頌，我總也不該不拿起筆或鎗來，真的便把自己陷到比死還難忍的苦境裏，單單爲了那男人的柔髮，紅脣……

我又夢想到歐洲中古的騎士風度，這拿來比擬是不會有錯，如其是有人看到凌吉士過的。他又能把那東方特長的溫柔保留着。神把什麼好的，都慨然賜給他了，但神爲什麼不再給他一點聰明呢？他還不懂得真的愛情呢，他確是不懂得，雖說他有了妻（今夜毓芳告我的）雖說他，曾在新加坡乘着腳踏車追趕坐洋車的女人，因而戀愛過一小段時間，雖說他曾在「韓家潭」

住過夜。但他真得到一個女人的愛過麼？他愛過一個女人麼？我不敢說不會！

一種奇怪的思想又在我腦中燃熾了。我決定來教教這大學生。這宇宙並不是像他所懂的那樣簡單的啊！

三月二十二

在心的忙亂中，我勉強竟寫了這些日記了。早先是因為蘊姊寫信來要，再三再四的，我只好開始來寫。現在是蘊姊又死了好久，我還捨不得不繼續下去，心想便爲了蘊姊在世時所諄諄向我說的一些話而便永遠寫下去做紀念蘊姊也好。所以無論我那樣不願提筆，也只得胡亂畫下一頁半頁的字來。本來是睡了，但望到掛在壁上蘊姊的像，忍不住又爬起，爲免掉想念蘊姊的難受而提筆了。自然，這日記，我總是覺得除了蘊姊我不願給任何人看。第一是因爲這是特爲了蘊姊要知道我的生活而記下的一些瑣瑣碎碎的事，二來我也怕別人給一些理智的面孔給我看。好更刺透我的心，似乎我自己也會因了別人所尊崇的道德而真的也感到像犯了罪一樣的難受。所以這黑皮的小本子我是許久以來都安放在枕頭底下的墊被的下層。今天不幸我却違背我的初意了，然而也是不得已，雖說似乎是出於毫末思考。原因是輩弟近來非常誤解我，以致常常使得他自己不安，而又常常波及我。我相信在我平日的一舉一動中，我都很能表示出我的

態度來，爲什麼他懂不了我的意思呢？難道我能直捷的說明，和阻止他的愛嗎？我常常想，假使這不是葦弟而是另外一人，我將會知道應該怎樣處置是最合法的。偏偏又是如此能令我忍不下心去的一個好人！我無法了，我只好把我的日記給他看。讓他知道他之在我的心裏是怎樣的無希望，並知道我是如何涼薄的反反覆覆的不足愛的女人。假使葦弟知道我，我自然是會將他當做我唯一可訴心肺的朋友，我會熱誠的擁着他同他接吻。我將替他願望那世界上最可愛，最美的女人……日記，葦弟是看過一遍，又一遍了，雖說他曾經哭過，但態度非常鎮靜，是出我意料之外的。我說：

「懂得了姊姊嗎？」

他點頭。

「相信姊姊嗎？」

「關於那方面的？」

於是我懂得那點頭的意義。誰能懂得我呢，便能懂得了這只能表現我萬分之一的日記，也只能令我看到這有限的而傷心喲！何況，希求人了解，而以想方設計用文字來反覆說明的日記給人看，已夠是多麼可傷心的事！並且，後來葦弟還怕我以爲他未曾懂得我，於是不住的說：

『你愛他！你愛他！我不配你！』

我真想一賭氣扯了這日記。我能說我沒有糟塌這日記嗎？我只好向韋弟說，『我要睡了，明天再來罷。』

在人裏面，真不必求什麼！這不是頂可怕嗎？假設蘊姊在，看見我這日記，我知道，她是會抱着我哭：『莎菲，我的莎菲！我爲什麼不再變得偉大點，讓我的莎菲不至於這樣苦啊……』但蘊姊已死了，我拿着這日記應怎樣的來痛哭才對！

三月二十三

凌吉士向我說：『莎菲！你真是一個奇怪的女子。』我了解這並不是懂得了我的什麼而說出的。一句讚嘆，他所以爲奇怪的，無非是看見我的破爛了的手套，搜不出香水的抽屜，無緣無故扯碎了的新棉袍，保存着一些舊的小玩具……還有什麼？聽見些不常的笑聲，至於別的，他便無能去體會了，我也從未向他說過一句我自己的話。譬如他說：『我以後要努力賺錢呀。』我便笑。他說到邀起幾個朋友在公園追着女學生時，『莎菲，那真有趣。』我也笑。自然，他所說的奇怪，只是一種在他習慣上不常的奇怪。並且我也很傷心，我無能使他了解我而敬重我。我是什麼也不希求了，除了往西山去。我想到我過去的一切妄想，我好笑！

三月二十四

一當他單獨在我面前時，我覷着那臉龐，聆着那音樂般的聲音，我心便在忍受那感情的鞭打！爲什麼不撲過去吻住他的嘴唇，他的眉梢，他的……無論什麼地方？真的，有時話都到口邊了：「我的王，准許我親一下吧！」但又受理智，不，我就從沒有過理智，是受另一種自尊的情感所裁制而又咽住了。唉，無論他的思想是怎樣壞，而他使我如此癡狂的動情，是曾有過而無疑，那爲什麼不承認我是愛上了他呢？並且，我敢斷定，假使他能把緊緊的擁抱着，讓我吻遍他全身，然後他把我丟下海去，丟下火去，我都會快樂的閉着眼睛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那愛情的死的來到。唉！我竟愛他了，我要他給我一個好好的死就夠了……

三月二十四夜深

我決心了。我爲拯救我自己被一種色的誘惑而墮落，我明早便會到夏那兒去，以免看見了凌吉士又痛苦，這痛苦已纏縛我如是之久了！

三月二十六

爲了一種糾纏而去，但又遭逢着另一種糾纏，使我不得不又急速的轉來了。在我去夏那兒的第二天，夢如便也去了。雖說她是看另一人去的，但使我很感到不快活，夜晚，她大發其對感情

的一種新近所獲得的議論，隱隱的含着譏刺向我，我默然。爲不願讓她更得意，我閉着眼，睡在夏的床上等到了天明，我才又忍着氣轉來……

毓芳告訴我，說西山房子已找好了，並且又另外替我邀了一個女伴，也是養病的，而這女伴同毓芳又算是一個很好的朋友。聽到這消息，應該是很歡喜吧，但我剛剛在眉頭舒展了一點喜色，而一種黯然的淒涼便罩上了。雖說我從小便離開家，在外面混，但都有我的親戚朋友隨着我，這次上西山，固然說起來離城只有幾十里，但在我，一個活了二十歲的人，開始一人跑到陌生的地方去，還是第一次，假使我竟無聲息的死在那山上，誰是第一個發現我死屍的？我能擔保我不會死在那裏嗎？也許別人會笑我擔憂到這些小事，而我卻真的哭過，當我問毓芳捨不得捨得我時，而毓芳卻笑笑，笑我問小孩話，說是這一點點路有什麼捨不得，直到毓芳准許了我每禮拜上山一次，我才不好意思的揩乾眼淚。

下午我到輩弟那兒去了，輩弟也說他一禮拜上山一次，填毓芳不去的空日。

回來已夜了，我一人寂寂寞寞的在收拾東西，想到我要離開北京的這些朋友們，我又哭了，但一想到朋友們都未曾向我流淚，我又擦去我臉上的痕淚。我是將一人寂寂寞寞的又離開這古城了。

在寂寞裏，我又想到凌吉士了，其實，話不是這樣說，凌吉士簡直不能說「想起」，「又想起」完全是整天都在繫念到他，只能說：「又來講我的凌吉士吧。」這幾天我故意造成的離別，在我是不可計的損失，我本想放鬆了他。而我把他捏得更緊了。我既不能把他從我心裏壓根兒拔去，我爲什麼要躲避着不見他的面呢？這真使我懊惱，我不能便如此同他離別，這樣寂寂寞寞的走上西山……

三月二十七

一早毓芳便上西山去了，去替我佈置房子，說好明天我便去。我爲她這番盛情，我應怎樣去，我得那些沒有的字來表示我的感謝。我本想再默一天在城裏，便也不好說出了。

我正焦急的時候，凌吉士才來，我握緊他雙手，他說：

「莎菲！幾天沒見你了！」

我很願意在這時我能哭得出來，抱着他哭，他眼淚只能含在眼裏，我只好又笑了。他聽見明天我要上山時，他顯出的那驚訝和一種嘆嘆，又很安慰到我，於是我真的笑了。他見到我笑，便把我的手反捏得緊緊的，緊得使我生痛。他怨恨似的說：

「你笑！你笑！」

刺痛，是我從未有過的舒適，好像心裏也正錐下去一個什麼東西，我很想倒下他的手腕去，而這時葦弟卻來了。

葦弟知道我恨他來，而他偏不走。我向着凌吉士使眼色，我說：「這點鐘有課吧？」於是我送凌吉士出來。他問我明早什麼時候走，我告他；我問他還來不來呢，他說回頭便來；於是我望着他快樂了，我忘了他是怎樣可鄙的人格，和美的相貌了，這時他在我的眼裏，是一個傳奇中的情人，哈，莎菲有了一個情人了……

三月二十七晚

自從我趕走葦弟到這時已是整整五個鐘頭了。在這五點鐘裏，我應怎樣才想得出一個恰合的名字來稱呼牠？像熱鍋上的螞蟻在這小房子裏不安的坐下，又站起，又跑到門縫邊瞧，但是——他一定不來了，他一定不來了，於是我又想哭，哭我走得這樣淒涼，北京城就沒有一個人陪我一哭嗎？是的，我是應該離開這冷酷的北京的，爲什麼我要捨不得這板床，這油膩的書桌，這三條腿的椅子……是的，明早我就要走了，北京的朋友們不會再膩煩莎菲的病。爲了朋友們輕快的舒適，莎菲便爲朋友們死在西山也是該的！但都能如此的讓莎菲一人得不着一點熱情孤孤寂寂的上山去，想來莎菲便不死，也不會有損害或激動於人心吧……不想！不想！有什麼可想

的假使莎菲不如此貪心在攫取感情，那莎菲不是便很可滿足於那些眉目間的同情了嗎……

關於朋友我不說了。我知道永世也不會使莎菲感到滿足這人間的友誼的！

但我能滿足些什麼呢，凌吉士答應我來，而這時已晚上九點了。縱是他來了，我便會很快樂嗎？他會給我所須要的吗……

想起他不來，我又該痛恨我自己了！在很早的從前，我懂得對付那一種男人便應用那一種態度，而到現在反蠢了。當我問他還來不來時，我怎能顯露出那希求的眼光，在一個漂亮人面前，是不應老實，讓人瞧不起……但我愛他，爲什麼我要使用技巧？我不能直接向他表明我的愛嗎？並且我覺得只要於人無損，便吻人一百下，爲什麼便不可以被准許呢？

他既答應來，而又失信，顯見得是在戲弄我。朋友，留點好意在莎菲走時，總不至於像是一種損失吧。

今夜我簡直狂了。語言，文字是怎樣在這時顯得無用！我心像被許多小老鼠啃着一樣，又像一盆火在心裏燃燒。我想把什麼東西都摔破，又想冒着夜氣在外面亂跑去，我無法制止我在熱的感情的激蕩，我便躺在這熱情的針氈上，反過去也刺着，翻過來也刺着，似乎我又是在油鍋裏聽到那油沸的響聲，感到渾身的灼熱……爲什麼我不跑出去呢，我等着一種渺茫的無意義的

希望到來哈……想到那紅脣，我又癡了！假使這希望是可能的話——我獨自又忍不住笑，我再三再四反覆問我自己：『愛他嗎？』我更笑了。莎菲不會傻到如此地步去愛上那南洋人。難道因了我不承認我的愛，便不可以被人准許做一點兒於人也無損的事？

假使今夜他竟不來，我怎能甘心便忽然上西山去……

唉！九點半了！

九點四十分了！

三月二十八晨三時

莎菲生活在世上，所要人們的了解她體會她的心太熱烈太懇切了，所以長遠的沉溺在失望的苦腦中，但除了自己，誰能夠知道她所流出的眼淚的分量？

在這本日記裏，與其說是莎菲生活的一段記錄，不如直接算爲莎菲眼淚的每一個點滴，是在莎菲心上，才覺得更切實。然而這本日記現在是要收束了。因爲莎菲已無須乎此——用眼淚來洩憤和安慰，這原因是對於一切都覺得無意識，流淚更是這無意識的極深的表白。可是在這最後一頁的日記上，莎菲應該用快樂的心情來慶祝，她是從最大的那失望中，驀然得到了滿足，這滿足似乎要使人快樂得到死才對。但是我，我只從那滿足中感到勝利，從這勝利中得到淒涼，

而更深的認識我自己的可憐處，可笑處，因此把我這幾月來所縈縈於夢想的一點「美」反飄渺了，——這個美便是那高個兒的丰儀！

我應該怎樣來解釋呢？一個完全癡狂於男人儀表上的女人的心理！自然我不會愛他，這不會愛，很容易說明，就是在他丰儀的裏面是躲着一個何等卑醜的靈魂！可是我又傾慕他，思念他，甚至於沒有他，我就失掉一切生活意義的保障了；並且我常常想，假使有那末一日，我和他的嘴唇合攏來，密密的，那我的身體就從這心的狂笑中瓦解去，也願意。其實，單單能獲得騎士一般的那人兒的溫柔的一撫摩，隨便他的指尖觸到我身上的任何部分，因此就犧牲一切，我也肯。

我應當發癡因為像這些幻想中的異跡夢似的，終於毫無困難的都給我得到了，但是從這中間，我所感得的是我所想像的那些會醉我靈魂的幸福麼？不啊！

當他——凌吉士……在晚間十點鐘來到時候，開始向我嗚嗚的表白，說他是如何的在想我……還使我心動過好幾次；但不久我看到他那被情慾在燃燒的眼睛，我就害怕了。於是從他那卑劣的思想中所發出的更醜的誓語，又振起我的自尊心來！假使他把這串淺薄肉麻的情話去對別個女人說，一定是很動聽的，可以得一個所謂的愛的心吧。但他卻向我，就由這些話語的力，把我推得隔他更遠了。唉，可憐的男子！神既然賦與你這樣的一副美形，卻又暗暗的捉弄你，把

那樣一個毫不相稱的靈魂放到你人生的頂上！你以為我所希望的是「家庭」嗎？我所歡喜的是「金錢」嗎？我所驕傲的是「地位」嗎？「你，在我面前，是顯得多麼可憐的一個男子啊，」我真要為他不幸而痛哭，然而他依樣把眼光鎖住我臉上，是被情慾之火燃燒得如何的怕人！倘若他只限於肉感的滿足，那末他倒可以用他的色來摧殘我的心；但他卻哭聲的向我說：「莎菲，你信我，我是不會負你的！」啊，可憐的人！他還不知道在他面前的這女人，是用如何的輕蔑去可憐他的使用這些做作，這些話！我竟忍不住而笑出聲來，說他也知道愛，會愛我，這只是近於開玩笑！那情慾之火的巢穴——那兩隻灼閃的眼睛，不正在宣佈他除了可鄙的淺薄的須要，別的一切都不知道麼？

「喂，聰明一點，走開吧，」韓家潭「那個地方才是你尋樂的場所！」我既然認清他，我就應該這樣說，教這個人類中最劣種的人兒滾出去。然而，雖說我暗暗地在嘲笑他，但當他大膽地貿然伸開手臂來擁我時，算竟又忘記了一切，我臨時失掉了我所有的一些自尊和驕傲，我是完全被那僅有的一副好手儀迷住了，在我心中，我只想「緊緊些多抱我一會兒吧，明早我便走了！」假使我那時還有一點自制力，我該會想到他的美形以外的那東西，而把他像一塊石頭般，弄到房外去。

唉！我能用什麼言語或心情來痛悔他，凌吉士，這樣一個可鄙的人，吻我了！我靜靜默默的承受着！但那時，在一個溫潤的軟熱的東西放到我臉上，我心中得到的是些什麼呢？我不能像別的女人一樣會暈倒在她那愛人的臂膀裏！我是張大着眼睛望他，我想「我勝利了！我勝利了！」因為他所以使我迷戀的那東西，在吻我時，已知道是如何的滋味——我同時鄙夷我自己了！於是，我忽然傷心起來，我把他用力推開，我哭了。

他也許忽略了我的眼淚，以為他的嘴唇是給我如何的溫軟，如何的嫩膩，是把我的心融醉到發迷的狀態裏吧，所以他又換我坐着，繼續的說了許多所謂愛情表白的肉麻話。

「何必把你那人憫惜處暴露得無餘呢？」我真這樣的又可憐起他來。

我說：「不要亂想吧，說不定明天我便死去了！」

他聽着，誰知道他對於這話是得到怎樣的感觸？他又吻我，但我躲開了，於是那嘴唇便落到我手上……

我決心了。因為這時我有的是充足的清晰的腦力，我要他走，他帶點抱怨顏色。纏着我。我想，「為什麼你也是這樣優勁呢？」他於是直接到夜十二點半鐘才走。

他走後我想起適間的事情，我就用所有的力量，來痛擊我的心，為什麼呢，給一個如此我看

不起的男人接吻？既不愛他，還嘲笑他，又讓他來擁抱？真的，單憑了一種騎士般的手度，就能使我墮落到如此地步麼？

總之，我是給我自己糟塌了，凡一個人的仇敵就是自己，我的天。這有什麼法子去報復而償還一切的損失？

好在在這宇宙間。我的生命只是我自己的玩品，我已浪費得儘夠了，那末因這一番經歷而使我更陷到極深的悲境裏去，似乎也不成一個重大的事件。

但是我不願留在北京，西山更不願去了，我決計搭車南下，在無人認識的地方，浪費我生命的餘剩；因此我的心從傷痛中又興奮起來，我狂笑的憐惜我自己：

「悄悄地活下來，悄悄地死去，啊！我可憐你，莎菲！」

（選自在黑暗中）

落 魄

王以仁

徑三：

時間是這般悠長而又是這般飛快的，剛纔過了桂子飄香的中秋月夜，轉眼間又到了重陽時節了，在這樣良辰美景的佳節，正是人家快樂的時候，而我却獨自一人在荒漠的馬路上徘徊踽踽，若不是我前生作下來的冤孽，何至於在萬家享樂時却要使我處在這淒涼的境地過着這樣飄流而無歸宿的生活呢。

計算我到上海的日子，足足有一個多月了。我記得從那天初到時寄出了一封在輪船中寫好的長信給你以後，我便沒有和你通過一回信；幾次從F君處轉來了你詢我近况的信，我都一一收藏在那隻破碎的籐籃裏，也沒有一封信來覆你；我現在若在這裏寫了滿紙的浮詞來向你深深的抱歉，也補不了已往的過失，而且我想你也一定要厭聽這種廢話。徑三我如今拿着一枝斷了頭的毛筆，倚在一隻破壞不堪的玻璃窗下，在一本書局中拿的書目的空縫中間，吞聲忍淚的寫了這一封給你，我的近狀你也可想而知了。

那天輪船抵埠的時候，已是十一句鐘，不知費了幾許唇舌和那些苦力爭長論短的辯了半

點多鐘，纔說好了，拿出一角四個銅元的力錢雇一個人把我的行李進了埠近埠頭的一個小客棧。當時那個苦力把我的箱子先搬上岸，我深恐他趁我不見時私自把我的箱子負去，便拔腳想隨在他的後面去看管；一面又想到鋪蓋若放在船中而無人照顧，也不免要遭了同樣的危險；我心便如油煎一般的焦沸起來。我奮出小孩一般的勇氣，兩手勉強的把鋪蓋隨在苦力的後面拖着，走出統艙，兩足踏上了跳板，猛力俯身把鋪蓋一拖，檢些兒左足插入了水中。啊！我那時若能墮入水中而殞命，現在也可以不用過這樣愁苦的生活了。

徑三，我從搬進了那間小客棧的時候直到現在，中間的事情又經過許多波折。這一個多月的艱窘生活，非但是你所夢想不到，就是起初預備着過飄流生活的我，也何曾夢想到竟有這樣貧苦難堪的日子呢？徑三，這一個月中間的飄零生活，使我的瘦弱的身體，更加瘦弱；我拿起鏡來一看，鏡裏映着這副鬼臉，直瘦得和我的祖母臨死時的臉色一樣，真不信這是我自己的小影了！徑三，你知道處在這樣境地過着難堪日子，我肉體的受迫，是不容再說；我心頭起伏不平的思潮是多麼澎湃而洶湧呀！我滿腔的悲憤，真要塞宇宙而蔽日月了！我的母親若知道了我的情形，她定要親自追到上海，要我回家同過着貧苦而安靜的日子；啊！我那裏敢使她知道我這樣窘迫的情形呢！我那裏敢使她知道我窘迫的情形而爲我終日憂愁，爲我終日哭泣，而終於要傷心的

追到上海來催我回家呢！F君也會勸我回家，唉！徑三像這狼狽而歸，且不必去理外人的笑話，自己回家的勇氣早已不知消失在何處了！——寫到這裏，不知不覺的滴下了幾點眼淚在筆上，使我所寫出的字，也變成了黯淡的顏色；我心頭起了一陣不可言宣的痛苦，幾使暈倒了。

和我同住在抽斗一般大的亭子間上，有一個木匠，還有一個雙手和竈突一樣黑的鐵廠工人。我住在這裏還不到一個禮拜，在這一一個禮拜之內，除了出去買幾個燒餅或饅頭來充飢外，每天只呆坐在牀上出神。——啊！我那裏還有所謂床呢！木頭做的可以掛布帳的床架固然沒有，就是幾根竹竿穿成像凳子一樣的床架也無從可得；一條穿了幾個大孔的棕蓆放在樓板上，恰已佔了三分之一的地位；還有三分之二的地方便是那兩工人的床鋪。我的鋪位幸而在靠着窗子的一面，所以這一條棕蓆和一條從房東那面租來的六個銅元一月的破蓆還不用每天去舒卷；在這破蓆上面堆着的僅僅只有一條變成灰黑了的舊線毯和一條晚上用以禦寒的眠褥；這樣簡單而孤寒的一堆破物，便是我朝夕寢臥其中的臥具了。在我到上海的第三天，首先當了一頂布帳，因為蚊子的光顧，差不多累得我害了一次瘧疾；我母親替我一針一線縫好的那條布被，也早藏在典押舖中的高櫃內了。秋風瑟瑟的隨着紛飛的落葉一天大似一天，太陽的光線射在背上，已經沒有可憎的刺人的強熱，漸漸的變成與人親近的樣子；我房內那扇朝西的玻璃窗上，當

那夕陽西下以後，淒其的秋風便是這冷落的室內的惟一顧客；每夜從睡夢中醒來，身體只是索索的打戰；路上的電燈光線和秋風同時射入這黯淡的室內，令人感到無窮的遺恨，那兩個工人你一呼我一吸的鼾聲，只能增加我的心在頻頻的急跳；在這樣的深夜寒宵，我恨不能使我的呼吸即時停止，我的血液即時凍結成冰；我又恨不得把我身體橫臥在馬路之中讓汽車電車把我碾成粉碎，到也死得爽快。我想到了這裏，心中不禁熱火中燒；然而又沒有毅然自決的勇氣；這樣矛盾的思想，大概是我一生最大的弱點了。

西風一陣陣的吹來，開閉不定的窗子打在壁上，發出乒乓乒乓的怪響；硯中的墨水也吹得乾涸了。我下樓去取來了一滴清水，俯首走進門內時，天花板上懸掛着的塵埃，剛被西風吹了下來，墮入我的頸內；我伸手向頸上一摸，我的手變成了和我同住的那個鐵工一樣的颜色；我只得又延長了寫信的時刻，拿臉盆去盛水洗臉。待我洗好了臉時，那本代信紙用的書目已經被風從窗檻上吹落了不知去向。我慢慢的先磨好了墨再把牠從亂堆着許多雜物和書籍的床內找了出來重寫。我翻到了剛纔在寫着的那頁，又被西風吹翻轉來；同時俯在窗口的頭，又被風吹關攔來的窗子重重的敲了一下，雖則沒有出血，左頂上的亂髮中，已突了一座小山，山上的草木正在隨風而搖擺；我真感到笑不出哭不出的痛苦了。

我在未搬到這裏以前，也會在外面露宿過幾夜。徑三，多難受呀！一個人忍饑忍凍的臥在衙堂門口的鐵門脚，真是人家的鷄犬不如的人了！我如今在這裏向你重述時，我的心中還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寒戰。我在到上海的第二天，便到我上學期在那邊任事過的學校中去訪問，誰知在這人口浮於飯碗的時候，我的職任已經被一個穿西裝的少年奪去了。這種二十元一個月的地方，而任事又如牛馬一般的吃力，本來也用不着留意；但是在我這樣的人看起來，不能不視為無上的美缺。當我聽到了那西裝少年奪去我的職任時，我正如驟然聽到了一個懸空的霹靂，我的心差不多被牠震碎了。我在那邊呆了幾十分鐘。我的兩腳酸軟得和繫着千鈞一般的重量，我的手儼垂在兩旁，拾也拾不起來，我的頭涔涔而汗下，耳鼓如在劇場之中一樣的在隆隆作響，喉頭像炙熱的湯圓塞住一樣，不能吐出半句語音，呼吸氣也幾乎被牠裏絕。「啊！我將怎樣好呢！只有這樣一個念頭在我的胸中旋繞。我不覺的想到了我離開台州的情形；我從台州出來，雖則因為川資的缺乏而忍饑捱餓，但我想若是到了上海以後總還有一點希望，唉！那知這一點希望又被人家侵奪去了；我真如從高山之上墮入了千仞的深淵，我真如提着一盞燈籠在沙漠覓路，又被狂風吹滅燭火的一樣。徑三，我不想我命運的乖舛，竟乖舛到這種地步！我一面又想那邊的職任既然被人奪去，當然沒有逗留的餘地；我抑制着欲流未流的眼淚，勉勉強強的辭了出

來，我從此變成了一個無職業的閑人了。

這一天的夜間，差不多沒有熟睡的時候；雙眼纔闔下片時，心頭便猛然的一跳又被不安靜的思想所驚醒了。徑三，你知道我這夜的心緒是多麼忐忑不寧呀！我的眼前正如千點流螢在閃閃的飛舞着，心上如放着一塊重大的石板，壓得幾乎沒有氣息；恍惚的精神，如像放了龍頭的自來水管一樣，儘量的向外潰射，只留下一陣陣錯亂無章的胡思亂想，永遠沒有清理和停止的一刻。當思想達到最高潮的時候，我竟赤膊起來在房內搓手打旋；兩足來往的盤旋着竟像跌在熱水內的螞蟻。我想起日間的經過，又想起了往昔的舊事，啊！在我的家庭未破以前，我前途的希望多燦爛而偉大呀！我滿期望我在中學畢了業以後，挨次的升入了大學，滿足我求知若渴的心願；我滿期望着我能研求一種高深的學問有所發明以爲千萬人的福利；我又滿期望着投身入社會的核心，爲社會盡個人的能力以貢獻其所得；總而言之我滿期望着我能盡我個人的職務；而今竟然出於我的期望之外了！自從家中破產以後，升學的願望無從說起，其餘的各種願望也都烟消雲滅了！我而今竟然要嘗着飄流的苦痛，而且陷入了無職業的境地了！徑三！我不知道這是不肯投身於社會呢？還是社會不容我有插足的餘地呢？我那時想到了這裏，竟無力的頹然倒在床上；當時我身體重壓在床板，發出砰然的聲音，把同居的那個似富非富的商人驚醒，他便喃喃

的罵了幾句，轉身朝壁睡着了。我斜臥在床上臥了一回，心頭的跳躍和以前一樣的亢進；又坐起來脫了鞋重睡，頭已溼漉欲裂，身體和釜底的燒紅的木炭一樣炙熱，頻頻的滴下幾點眼淚印在枕上。昏蒙的腦裏，又憶起囊裏的金錢，啊！我這時的錢，除了二三十個銅子以外，真是一空如洗了。我一面在憂慮着無錢可用，一面又在憶起這幾天的船上的情形；我在途中忍餓忍了幾天，到今日依然袋中只剩下二三十個銅子，不知我這四元錢的川資，除付了船錢和小帳以外竟用在什麼地方？啊！三其實這四元錢已經支持了四五天工夫，也不能算是賒化，而且已有二元付了船錢和小帳呢！我素來不肯在這些問題上用過一點思索，這夜的下半夜却竟成了我的思想的中心問題。「我將怎樣維持我的生活呢？」我自己這樣的問了一句，我的心竟如刀割一般的慘痛。回家嗎？固然沒有生活可尋，而且也不願去尋那種怪人的生活！在上海飄流着吧！但是經費何從而來呢？怎樣能夠謀到了一樁職業呢？啊！三那時我的心真是已經被牠分裂了！我還有何話可說！我還有何法可想！我只能直僵僵的等着死之來臨了！直到稀微的晨光從窗上射入，我的心漸漸由急跳而趨於平靜，總慢慢的闔着眼入睡了。

觸景傷懷，本是人類的常情；何況於過着這樣飄流生活的我呢！更何況於我獨自一人在異鄉過這重陽佳節呢！「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偏插茱萸少一人！」

我每當夜深人靜時，一想到這幾句詩，已不禁有淒然之感；今天却一人倚在小樓之上，憑窗向西遙望，只有一片清朗的碧天映入我的目中，我內心的悲感，也正如淒涼的秋氣一樣，漸漸向空中散布；啊！徑！三！懷抱着這樣的一層情緒，又恰當是孤潔的重陽佳節，却提起筆來寫了這幾句詩，我的心裏將何以爲情呢！我在此地懸想着你此時也許正携朋喝酒共醉於北高峯；你也許正當爛醉的時候翹首向北望着在沙漠中飄流着的朋友，你正在爲他悲歌而下淚；你也許正想此時我若能翩然而至和你同飲於北高峯上，兩人相對而擊節悲歌。啊！徑！三！我又想到你故鄉的巾子山頭徘徊觀望的你的弟弟；我又想到了我的弟弟現在也許正在我故鄉的赤城山頂在遙遙的望着我；啊！我的母親現在也許正在吃重陽糕想着她的大兒而淚下，或者她感到家中家破人散的慘境，正在痛哭我的祖母。啊！徑！三！那瑟瑟悲鳴的秋風，大概是我母親嘆息的聲音。啊啊！我却只有立在這斗大的樓上算是登高；我沒那些雅人的興致去作賦，我只能在這本書目上七來八去的寫些雜亂無章的文字，聊以代歌代哭！

我寫了半本的書目，身體已經累得非常疲倦了；但我要同你說的話還沒有說完。我臥在牀上休息了片刻，和我同居的木匠也剛在這時回來。他的年紀不過是三十多歲；但是他臉色受了憂愁和勞苦的壓迫，已經變成五十多歲的模樣了。我看他走進來時他身上穿着一件短的夾

襖，不禁使我想到了我身上穿着這件油布似的粗布小衫，已經不能抵禦外界的寒氣；我的身體隨時起了一個寒噤。啊！徑三我的夾襖丟在家中沒帶來，夾袍早已和布帳一同的放在當舖的櫃內了。現在我的箱內留着的只有幾件洋布的小衫褲和一件棉袍，其餘只有幾本當不了賣不了的書籍。木匠問我爲什麼這樣整日的幽閉在這樓上不去散步；我只能說身體有點不爽快不願意出去；其實我何嘗不願意出去呢？不過袋裏無錢在上海是不能出去行的呀！

木匠出去了。室內依然空空的留着我一個人；我站起來伸了一個懶腰，依舊繼續下了我未完的工作。徑三，人類的感情是隨着金錢的多寡而改移，你想我這句話大概也未必會說錯了罷！不用去旁徵別引，只就我個人經過的事實，已足證明我的話是千真萬確的了。我上半年在這裏有錢時，L也曾從我處借去了幾元，那時他對我非常和藹，非常的知己；如今我已經沒有職業，前幾天曾跑去看他，他一聽到我自述我的苦況時，他不但沒有同情的表示，而且還要裝腔作態的把出一副難堪的臉孔給我；看，徑三，不是我借他的錢，是向他要還我自己的錢，他却這樣對待我；若是我要問他借錢，他真不知要待我怎樣了！他近來袋裏不是沒有錢；誰不知道他是在一個公司裏當書記，每月能夠拿到二三十元錢的薪水呀！後來我還聽見F君向我說，L在怪我不該爲了這幾元錢而向他索還；更不該爲這幾元錢而走到他的公司中去索討，使他在許多同事的

面前丟了他的面子。徑三，你想我若不是艱窘到這種地步，我從也不肯向他啓齒。我真不信人類的心有比獸類的心更污濁的存在了！

偶然從窗外飄進了一陣桂花的香氣，頓時令我停筆而凝想；我不由自得的靠着窗口俯身向馬路上觀望；我看見了一對青年的男女在我的窗下走過。那女人手上執着一枝桂花，那黃色的細花襯貼濃綠的粗葉，顯出和那如花的人兒一樣嫵媚。身穿西裝的男子靠在女人的右面走着；皮鞋閣閣的聲音，在我的前面露出分外的驕氣！要是平常的時候，我已不知發出了多少欣羨和嫉妬的感想；但是我今天的心裏好像風平浪靜的湖面，一點也引不起微微的細波；徑三，大槪此時我對於懷慕女子的思想已經被我的生活問題阻遏到下意識中去了。徑三！現代社會的生活除了金錢和資格以外，是沒有別的條件了。我心想我的學問也未必多遜讓於一般的人，但是我的職務竟被人奪去而且謀不到旁的位畧啊！其實我穿起這樣襤褸的衣衫的人，原不該跑到都會中來和那些身穿西裝履聲閣閣的少年來爭衣奪食；我只好退隱在深山和那些赤足的樵夫作伴，我只好拖泥帶水的作個牽牛的農人。啊！徑三！我自討些苦痛來享受，我還能怨誰呢！我又想起徘徊曠野去尋死的情形了。我從客棧中被主人驅逐了出來，我千求萬懇的要求他允許我再宿一宵，可是沒有錢的人是和卑劣的狗一樣微賤的，那裏會得到別人的哀憐，那裏會得到

別人容留呢！總還算是客棧主人的恩典，他允許我把我的盛着幾本殘書的箱子暫時的寄存在那邊。我隻身從客棧中飄了出來，我的兩腳覺得和枯木一樣的枯槁，路旁擁擠着的男男女女，好像在縐眉努嘴的向我譏笑，我的枯黃如鬼的臉色，也現出一層波霞似的微紅，我也顧不得我枯槁的兩腳的酸痛，俯首拚命的向前奔走。啊！三！那天所受的恥辱，真是我有生以來所沒有受過的奇辱；我還有何面目可以生存在人間；即使我後來有重振聲譽的一日，也難以洗淨我這一點莫大的污點！三！那時我身旁馳過了一輛電車，車上的乘客都在指手劃腳的好像已經知道我被逐的情形在譏笑我；偶然衝來了一乘人力車擦着我的身旁經過，他喃喃的罵了幾聲，好像在我說我這一個無家可歸的浪子，如今連每天的三餐飯都沒得吃了；啊！尤其使我難堪的是那些履聲閉關的西裝少年，顯出一種昂藏的無限驕人的氣概，在努目的監視着我；我一面在猛烈的痛恨他們，胸中在洶旋着復仇的計劃；一面又在很這堅固的地面爲何不裂成一道大縫，讓我墮入其中，也好將我的恥辱和我的屍體回歸於盡！啊！三！大地平沉，火山噴裂，此恨何已！……

我寫到這裏，重想起來，愈覺得無限悲涼，不免停筆嗚咽了十幾分鐘。現在大概已經是四點鐘的光景；太陽的光線，斜射着我的房子，房影倒在馬路上，正和我那日被逐出客棧外在馬路上飄流時的影子有一樣傾斜的角度。暮秋的空氣，高曠晶朗，正和我此時的情緒一樣，包孕着悲痛

沉沉的說不出的淒涼！徑三！在這樣風急天高的秋氣環繞着的宇宙，正當夕陽的光芒漸漸向西山收斂餘威的時分，平時的我已我感到十分難受，何況於現在處在求生不得欲死不可的境地，怎不心如中毒一般的沉迷呢！我那天在馬路走了一回，便一直向着西南面奔跑，地心的吸力儘管竭力把我的兩足千鈞一般的向下吸引，我分裂了的心兒却不容我有一刻駐留，不容我有一些遲緩。我一氣跑上了斜橋外面的人跡稀少的曠野，我的兩腿如已被利刃割斷了的一樣再也不能行動半步，便頹然的臥倒在枯黃的草地之上；一片夕陽照在黃落的樹上，已剩得垂死一般的奄奄一息；遠近聒噪着的歸鴉的聲音，不知是在譏笑着我，還是在爲我的不幸的命運而哀悼。一陣狂風吹過，我的鬆鬆的亂髮在隨着枯黃的草瓣飛舞；我內心的悲傷也正和拔地而起的泥沙一樣的在漫天飄揚。我倦臥了片時，我的腦筋纔有恢復思想的能力。我的肚子在隆隆的發出一陣怪響，我便回想我今天的中飯還不會吃過；如今已是人家晚飯的時候了，我却還倦臥在這裏忍饑；我一面把我袋裏的餘錢拿出來一數，已經只得十五個的銅子，另外再也找不出多餘的一個。我在這幾天之內我曾經從當舖中拿來八元五角錢，還有一篇稿子賣來的五元都已用得精光；我所積下來的以只有三四張塗着黑字的當票啊！徑三！我處在這樣的境地，我還有生活的可能嗎？我還有生存在地上的權利嗎？於是我的腦髓裏泛出了一層解救的方法，啊！徑三！我除

了自殺以外，我再沒有別的解決的方法了！毀滅毀滅！我將隨着西下的夕陽去毀滅了！我將隨着枯黃的衰草去毀滅了！尖銳的汽笛和隆隆的車輪的聲音刺醒了我啊！那鐵軌的道旁，便是我葬身的所在了！旋轉着的車輪，便是解救我的最好的良友了！我先去喝了幾杯酒，再去在這無盡藏的夜海裏毀滅我的身體吧！讓那閃閃的流螢伴着我給我一線的光明；讓那瞿瞿的蟋蟀做我永久的朋友啊！那聒噪着的鴉聲，正在爲我奏着最後的樂曲了！徑三！我那天便這樣的決計去自殺了！

我從一間小小的酒館中渴醉了酒出來。平時我喝酒時只須五六個銅子的酒已經使我的兩頰在熏薰的發熱了；那天是我生的最後解脫的日子，所以更多喝了幾杯。我越過了點着幾盞疎朗的電燈的馬路，走上了高低不平的田塍；黑暗的夜幕緊緊的攏罩下來，在地上只有狂怒的風聲間時衝破了無限的沉寂。我眼前的空氣似乎現出了幾個怪臉的鬼靈；在旋轉着的一層層紅色和綠色的光暈之中，我不知不覺的和立在黑暗中搖動着的老樹撞了一個滿懷，便頹然的坐在草地之上。我無力的仰眼透過層層的雜色去看那空中閃爍的繁星，星星下射的光芒，似乎拖着幾條長尾；沉默的天空和海面一樣的呈出蔚藍的色彩，令我想到了那夜獨立在輪船甲板上所看到的天景和海景。啊！我當時若加了一點勇氣，我的遺骸早已葬在大魚的腹內了。」我真

不該這樣懦弱連死都不敢去死呀！」我在狂風中這樣喊了一句，一片黃落的葉子剛離開了樹枝打在我的頭上，我順手向頭上一掠，把樹拿下放在口中咀嚼；那乾燥帶苦的氣味使我想到我生活的味道，也正如這飄下來的黃葉一樣的淒楚；啊！徑！三！實在說起來我的生活，未免太覺難堪太無意義了！在短短二十三年之中，竟然遭了如許挫折，言之令人痛哭三日。我坐在草地上過了一點多鐘，覺得迎面的西風吹來，微微有點寒意，這時胸中的酒力已退去了幾分；我仍然堅持着非自殺不足以解救的念頭，我便站起來向着鐵道方面進行。無邊的夜海裏所充滿着的大概都是我的悲傷的情調了。在鐵道的枕木上又來回的走了一回，時間將近十一點鐘，杭州的夜快車不久要抵南站，我的死期也不久的要降臨到我的身上，啊！徑！三！我那時的心緒真是糾亂萬分；千頭萬緒的悲思直紛擾得和亂絲一樣的整理不清。我仰觀着蒼蒼的碧天，嚴厲的顏色直和死神一樣的幽冷；瑟瑟的西風吹過好像利刃刺入了我的胸膛，又如惡鬼的聲音在呼嘯着叫我永遠隨他爲伴。我又想我死後的靈魂若能不滅，我將在靜夜中穿着玄如夜幕的舞衣，曳着波霞一般的長裙，戴着流螢和繁星組成的冠冕，在這一廣漠無邊的曠野中跳舞，西風在爲我奏起音樂，秋蟲在爲我唱着和歌，那時我將長忘我一生所受的苦惱，我的苦惱已隨我的屍骸沉沉的埋葬在沙土之下；我想到這裏時，臉上又現出一層笑形。瑟瑟的風聲中夾着一種尖銳而清脆的汽笛聲，

大概快車已經到龍華了。啊！我此時只須將身體向鐵軌上面橫臥着，讓火車的輪盤，輕輕的走過我的身上，我一生的悲苦也將從此了局。我又想到了我的母親，啊！我將和我的母親永別了！我向南跪拜，眼中的淚珠，不禁連珠般的向下流墜；在模糊的淚光中彷彿看見了我的母親在抱着我，向我痛哭，心頭不禁起了一陣慘痛，我想起母親送我時對我流淚囑咐的情形，他囑咐我的言語猶在我的耳畔作響；我便從枕木上走到了鐵道的兩旁，呆呆的坐着不動。汽笛的聲音漸漸隨着風聲吹近了我的耳鼓，一陣陣日間所受的悲痛，又增加了我無限的勇氣；我又決然的站了起來，準備着把我的頭顱橫架在鐵軌之上受決。母親的枯槁含淚的形容，在蒼茫的夜海中出現在我的眼前；晶瑩的淚珠一顆顆陸續的滴上了我的心頭；我眼中的淚濤，潮水一般涵湧下來。啊！啊！三我的心真如商君一樣的被五車分裂了！我的頭上猛然的受了一下重大的打擊，不期然而然的身體向道旁的田內倒下，我便這樣暈過去了。

陣陣的西風掠過了我的髮際，二寸長的頭髮在不住的壓着我的額角，我暫時拋筆呆坐了十幾分鐘。馬路上橫臥着的房屋的影子，又向西高了幾尺。沉默着的我忽然發出幾聲狂嘯，和風聲相互應和。日暮的空氣漸漸有凝結起來的樣子。啊！三我那天自殺的計劃，已被我自己所破壞；我繼續着忍餓過了兩天；我無可奈何重走上了客棧取出一件夏布小衫去當來了五角小洋，

我抽緊得和西洋婦人的細腰一樣的肚皮，到那時足足的把褲帶放寬了半尺有餘。徑三金錢的勢力真壓得我不能喘氣了。牆外偶然傳進一聲叫賣的聲音，我伸首向窗觀望，看見牆下走過一個賣花生米的小販；我喉頭不禁在顫顫的作癢。啊！我的沉痛建筆在悲慘的命運之上。不知上帝與我何怨何仇，竟使我的命運陷入這悲苦的境遇。徑三！人類的公平竟有這樣使人難堪！我恨不得使我的身體竟能和落葉一樣的向下飄墜。啊！徑三！請你不要笑我，也不要為我下淚，我矛盾的思想，是我致命的傷痕；我一面呢咀着生之苦痛，一面又為我柔弱的母親吞聲忍淚而偷活，我真不知我到怎樣了局呀！

像這樣的寫下去，不知寫到什麼時可以終止。太陽的光線將要沉入了西山，房內已罩上一層微弱的黑幕；漫漫的長夜將要光臨到地上了。我心內要向你盡量傾吐的話還沒有說完。徑三！我這幾天雖然仗着從君那邊借來的幾元錢維持着我暫時的生活，今天袋裏已沒有餘錢；一元二角錢一月的房費雖然已經付過，可是每日的飯食，必須上小館子或粥店裏去零買。徑三！秋風儘管日緊似一日，天氣已隨着短促的日影一天寒似一天；我身上穿着的只是一件粗布的短衫，和一件穿了幾個洞的灰布單袍；我一向馬路上走時，我的身體迎風戰抖。啊啊！放在當舖裏的夾袍，不知到何日纔能贖了回來。啊！徑三！我不料我的家庭既是如秋後的枯樹，日夕凋零；而我個

人的生涯又陷入了魚蝦處在酒池的境地！照我現在的情形我只好餐西風而飲白露，我的生涯已如嚴霜中的枯枝，身體已如埋在荒塚中間的觸體。啊！我青春的時期竟有這般衰退的現象，不知今生有沒有恢復的希望，我只能忍淚偷待着。啊！三！可憐我只能長此忍淚偷生着了！西風瑟瑟，善自珍重。

(選自孤雁)

暴風雨下

王任叔

抱着一腔的苦悶到上海來流浪的我，所希望的只求能安然的一天天過度着去。無所謂快樂，也無所謂不快，只要能漠然——漠然地活着，夠了。

故鄉的消息也久矣，夫不曾聽到了，流浪的心情竟能使我漠然於流浪，澹淡的，飄飄的，如已遠別了人間。

偏又在這一天的晚上，在四馬路碰到了新從故鄉出來的運錢哥。

從驚惶中迎了上去，不曾開口問話，已覺心頭酸痛了。運錢哥似乎有點意外的歡喜，兩唇露着笑痕，但不曾說什麼。

總覺得還是吃酒爲是，我就邀他走進「豫豐泰」。

第一次從我矜持的口中問出來的話，就是「運根哥現在怎麼樣了？」這一句。

上年，我在N地的某中學裏教書。那時運根哥是在我們故鄉F縣縣黨部裏做差役的。

我因爲有某一樁事件要回到家裏去一趟，學校裏的功課，就請早戈代庖。待我事畢返到N埠來的時候，N埠的政局又是一次大變動，真使人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感。

早戈出去打牌去了。我找着了，他便問我有沒有收到他的信，我回說他沒有，他說：「組織文學研究會的事情有希望了，孫、陳、蔣都已來這兒了。」我懶懶的沒有什麼話說，他便繼續打下牌去。而我當然也還是返校繼續教下書去。

第三天，將兆從縣來。

已經是夜霧朦朧的時候了，初夏的天氣漸漸使人感到悶熱。我們打開了窗門，迎接習習的夜風。淡黃的電燈無力似地吐着光焰，我們對坐着閒談。

接着早戈和茵汀也來了。將兆突然叫了起來：

「啊！你們竟作孽了！」

早戈和茵汀弄得莫名其妙，瞪着眼，連反問的話都說不出來了。我也茫然，但還微笑着。最後還是早戈問我什麼事。將兆於是在我搖頭作答時又自己放聲笑了起來。

過後還是由將兆說明，運根是因爲早戈寫給我這一封信受了禍了。

早戈因爲我的二哥在教育局裏，知道給我的信從二哥處轉較爲快速。他從茵汀處打聽得來，又知道二哥的另一名字叫做運錚，却不料茵汀竟也記錯，把錚字記作根字，所以那封信中所應得的罪，都由真個有其人的這個運根頂了去了。其實那信裏也沒有說什麼，祇因早戈筆頭懶，

僅僅寫上：「陳也來了，孫也來了，蔣也來了，請劍影來，」幾個意義不大明瞭的字；於是，警察所方面便算作是有嫌疑的鐵證了。

我們聽了相互大笑起來。

「最說得有趣的要算運根的族弟運錢了。」蔣兆接着又說了下去。「運錢這時好好的在中學裏掃地，聽到這個消息，便跑了出去，過後，跑了轉來說：『什麼蔣來陳來……他實在是不知道的，這大概是先前在教育局裏包飯的運根，在府裏有許多拚頭，叫他去會會吧！……』」

於是我們更笑得兇了。——我們全不會想到有一個苦惱的幽靈從此墮入在不可抗拒的黑暗的運命裏了。

此後，關於運根的消息，我們便非常注意的打聽；旱戈當然時時表示抱歉。

最初，知道他終於無罪釋放了。接着，又知道他在一天晚上從黨部裏逃出去了。最後，我的大哥從家裏出來，又知道他逃了一夜一天才逃到了家。

「他是已經嚇癩了！」我的大哥哀婉的說，「他逃到家裏的時候，全身都是泥漿，面上條條血痕，真是個可憐的人，但他似乎安心了。他說，他自從警察所放出來的時候，雖則所長叫他仍舊好好的到黨部裏去工作，但他知道所長是故意騙他的，好讓他吃的胖一點。那一天他剛剛從會

讓應裏沖了茶回來，他就聽到門外有人在密語，他知道這一定是在商量捉他了。所以他就連夜的逃了出來。他又說，幸虧他的識見好，不往大路跑，沒有被他們捉去，但走到廣渡相近的地方，他看到有一隊兵從路上迎面走來，他知道這就是來捕他的，便躲向田隴間去，他明明白白的見到一個個兵士背着雪亮雪亮的槍向他身邊行過，他又明明白白的聽到一個個兵在大聲笑語：『這個人到那兒去了，這個人到那兒去了！』……他又說，黨部裏的人現在大概總多已捉了去了。』我知道這明明是顯話，但母親因之終非常不安心，要我叫你們兄弟歸去……

我總以為爲教書生活，沒有什麼關係，回絕了大哥的好意。但那里知道偏偏會有出乎人意料之外的事發生。

在暑假裏，萬幸還得歸家，母親已經跌斷了腰骨臥床不起了。驚喜中，又復傷心。問起了運根，也不見有什麼起色。第二天我在母親的屋外碰到了他，他拿了一根旱烟管，只是默笑。臉黃黃的有點虛腫了，瞳神淡淡的沒了光了。我問他何必這樣虛驚，他却嚴正的對我說：『你那里知道那一夜我坐了三小時鐵練，手銬都已經拿出了。可是，所長放我時，却又笑了。我又不識字，誰寫信給我，所裏又沒有我認識的朋友。都是所長的捏造，他不過要把我養得胖一點……』

他突然停下了下來，接着，猙獰的一笑，把旱烟管背在肩上，走了。我想對他解釋一番也不可能。

了。旱煙管袋的小小的黑影在他的頭後搖擺。

過了幾天，村裏來了七八十兵士，和團長，參謀長之類。說是勦匪路過；村裏的事，我是向來不管的；這時，也還是自己做自己的事。上山眺望。

驕陽筆直地照着，村裏發出了穢臭的燥氣。的又不耐煩的爬上後山竹林中去。涼颼拂拂，清幽宜人；鴉雀也悄悄地在竹蔭裏，間隔的撲着翼。我感到十分閒適。

突然有一隻灰色的兔子，從竹林深處跑了出來，我像着了魔似的追蹤過去。我竟被引入在松林下的荆棘叢中。

兔子逃出在我視線外了，他又映入在我視線裏了。他蹣跚地解棘着，睜大着眼看住我。我凄然了。

「怎麼你會潛匿在這兒？」我又見到了他虛黃的臉上，手上，都是條條的血痕了。「怎麼你要潛匿在這兒？」

「他們兵士在查問我嗎？你也是逃過來的嗎？……」

他問着，他的眼睜似乎更睜的大了，恐怖在淡黃的眼光中跳躍。不住的看着我，看着我，大概他已看出人類的滑稽把我也當作懷着惡意的人了。

我勸他返到家裏去，兵士是不會捉他的，但他終於不信；而且貓惡的笑。我擔負不起心的重載，快快的回家。

下午，天氣更其鬱悶，黑雲重重的從山頭吐出，浮到中天；大地漸漸的黑下來，閃電與雷聲，接腳的到了。最後，是傾峽似的大雨。

年老了的運根的母親在我們斜對面的自己的屋簷下坐着，從矮牆上透過來她的一聲聲的歎聲：『我的運根怎麼還不回來喃？我的運根怎麼還不回來呀！』

暴風也起來了。後山的樹林嘩啦啦的作響。急雨終於沒有息，打着屋頂鐵啦鐵啦的跳。坐在屋裏的我似乎覺得屋在搖搖了。『我的運根怎麼還不回來呀！我的運根怎麼還不回來呀？』的聲音又不時在我耳際盪漾。我的心重了！繼而又迷迷糊糊的，像全部神經都麻痺了。

我見到暴風雨下顛抖着的生命……

兵士去了後第二天的晴朗的晚上，他才從山上回來了。

十天後的夜晚，我們已經睡了。但我終於無論如何睡不着。

臨山的樓上，夏夜所聽到的是清幽的蟲聲與蕭蕭的竹聲，竟把我們的一室送入更大的沉默裏，我的心的淒涼呵！

突然的，在暗空中盪漾出一種聲音：「運根呀歸來！天夜了！運根呀歸來！天夜了！」

天夜了！我想，我的心也夜了！

我從床上起來。打開窗子來看滿天的繁星在黑海中沉浮，應不是萬千的怨魂？後山上萬點
篝火，浮漾上下；一個炎炎的竹火把，火龍似的在吐舌。撞撞的黑影在火把的光暈中凝住。「運根
呀歸來！天夜了！運根呀歸來！天夜了！」的喊聲在夜空中更顫動得凄緊。

我又閉上了窗，蟲聲壓的低了，竹都瀉着水了，一個老婦人的喊聲也漸漸的隱了！遠了！

「他又怎麼了？」我透不出氣來似的問着妻。

「大概又因為日間這一件事，嚇壞了他，逃上山去了吧。」

「日間又鬧了怎麼事了？」

「日間，有一個人，在帶着駐兵捉人呀！那個人，先前是做強盜的。二三月裏，村裏有了農會，會
經想把他去捉來。現在他當了偵探，所以來報仇了。村裏的農會會員，給他捉了鷄飛狗上屋呢！」

妻說了後，笑了一笑接下去說：「你躲在樓上看看書，踱踱方步，多安閒呀！」

我悵然了！我默默地連呼吸都不敢了！但後山的喊聲，却又從遠而近，漸喊漸凄緊了。

「運根呀歸來！天夜了……」

不久我就來到上海了。

「現在嗎？他是死了！」

運錢哥不會坐下，便傷感地回答了我的問話。接着，我們都陷入在無邊的沉默裏；室外的人聲車聲，擾擾的哄鬧着，然而，填不滿我們的心的空虛呵。

噫！了幾碟菜，我們開始喝酒。我又請運錢哥說明他致死的原因。

「有什麼原因呢？時勢是這麼不太平，他的癩病那里會好呢？」

「前一個月，你不知道嗎？桐剛剛在做親，拘捕的兵到了。他於是又逃到山上去。他從後門山橫過王窰山，想再翻過孔屏去，却不料掉在翻龍潭坑裏，跌死了。」

「哦！跌死了！」我說，「喝吧！這是上好的酒！」

(選自破屋)

山道之側

王統照

當我們由南口早行的時候：四月的早晨，東方向漸明着春夜之星，不過清冷的風吹在面上，尙留下些夜中的寒氣，北望無際重疊的山嶺，都似蒙上了一層朦朧的晨霧，從輕細的感覺中，在空氣裏還沾潤的，似有些清露濕在我們的面上，但却不能看見。

這個早的旅行，是我們來這個地方之前，就預定好的，本來由南口往八達嶺，可以乘火車到靠近八達嶺的青龍橋車站下來，因為窄狹的山道，便可到八達嶺最高峯。不過我們因為那太安逸了，且不能從容的將山中游覽的興趣擷取下來，所以我們便約明於那一日絕早，雇來驢子，與奮的去爬山去。因為由南口到八達嶺，須要騎在驢子背上走多半日的山道，沒有人願這樣辦的，但在條艱苦的道中，可以細聽鳴琴峽的流泉，與游覽居庸關與偉大的殘跡，於是更不遲回，而且當我們騎在驢背上的時候，將大衣也置在驢背上，彷彿是可以表示我們的勇氣。這樣便就啓行了。

越過京綏路的軌道，向東北行去。即時就入了山裏。淺澗中多是如鵝卵大的石子，驢子走起來一顛一簸都很吃力。我這時心中浮滿着快樂與新的希望，回望從南來的白色之煙下的火車

的巨影，知道這個活動的軌道上，或者又載了一些和我們有同等情感的夥伴們來了。

潤爽的朝氣，已將無量數的山峯籠住。我在驢子背上，無意中嗅着山中的清香細妙的香氣，想是由萌發的草木，與流泉上蒸發出來的啊。前看見重峯疊嶂，與突兀的石壁，都分開在這條向上彎曲不平的小道兩旁，教人怎樣的慰悅與留戀啊。我們同行的是我同來的同學，和一個跛足的驢夫。他有四十多歲，穿件粗藍棉布短襖，腰間却用黃色草繩鬆緩的束住。雖在春日的時候，他還帶一頂青色已露出黃色的毡帽。光着腳，套雙污穢的草薦子。但因他的左足的踝骨，向外突出了一塊，因此使他走起路來，便一拐一掖的了，更是山道難走，即連健於走山道的驢子，也是慢慢的放他們蹄聲。他雖走的費力，却已減少了他的許多著急辛苦的了。

初入山的道，尙在山的下盤旋，後來越走越往上去，而兩面高的青灰的大石，積成的石壁，却越發窄狹了。驢蹄踐在細石下的細流濺濺的響，因一上一下的顛頓，我的大衣在驢背上掉下好幾次來。多是跛腳的驢夫，由地下檢起再交與我，而且他還精細的打去衣上沾着的微塵，我心中慚愧與不安的接過來，仍舊放在驢背上。他却的確的沒有發覺得到，只是半揚着他手中半段的皮鞭，口中喊出特異的聲音來，催動他的驢子的速度。即時他喃喃的又唱起山歌來了，但我不能完全懂得他半段的句子中的意義。山中沒得鳥鳴，他這個歌聲，却伴着驢項上沉重的鐵鈴的聲，

來破我們與空山的寂寞。

設你到過居庸關邊的山，你便知道那些山巒是怎樣的偉大與奇異。都山上沒有多的樹木，而蒼老的苔痕與奇突的石塊，却已經值得使你驚慕了，不是不可思議嗎？我獨愛山上的蒼苔，與小的澗中的細流，聽着那些微細的水音，迸在石子上，潺潺的水聲，真如將我的靈魂也在其中洗滌一樣。我正自想着，且是忙碌的走着，一個意外的事發生，原來我那位年輕的同學騎的那匹褐色的驢子，被一塊大石絆倒，於是那位同學便跌到驢子的頭上去了。但並沒有傷破皮膚。我忍不住笑了，及至我下了驢背以後，他已起立，怒說驢夫的驢子太壞，並且將要不合他干休。誠實怯弱的驢夫，呆立在一邊，合攏了厚重的嘴唇，忽然他拭着眼淚，嗚咽起來。我驚訝問他，他說：「我生平沒有被人打過啊……哇……」我笑了，那位同學也笑了，我便拍他道：「打甚麼呢……你沒看見那位先在早走了哩！」他一看，果然他那匹頑強褐色的驢子，早駝着那個好弄的同學，走在前面去了，於是他又呆呆的微笑着，他的嘴角的鬆散的垂紋，重行墜下了，寸于地，跟在後面粗獷的歌聲，又聽得出來。

陽光由最遠的山峯升起，我們已可看柳葉上浮着閃動的金光了。溫軟的光明，將山中罩遍，許多澗底下的小草，蒙在夜露裏的小草，似乎也都舉起頭來，來歡迎這個四月之晨的日光了。我

們這時已走入鳴琴峽了。我覺得這時比地平線已經高了許多，可是連亘的高的山峯，還沒有窮處。我看看這個早晨山中的景象，偉壯的巖壁，嬌柔的野花日光，金光的柳葉，以及跛足的驢夫，與他的聳了耳朵步步往前走上走去的驢子，由我靈魂中愉悅的深處，吸受着無邊的安靜與美化的光景，我似乎將全部的心神，在大自然的溫水之流中一般！

「嘎！」前面的一個語聲，由我那位同學的口中發出。他在道旁一塊三稜的大石前面，我的驢子也到了。看他對石的一個側邊，注視着，我自然也俯着身子看。哦！原來是用鉛筆，寫在凹凸的石面上的一行字：是「某年某日，程正民來游過。」我不意的喜樂與思索了！怪不得他曾說他可_以作我游這個地方時的引導啊！原來他已來過……思想的霎時，跛足的驢夫，已催着驢子往前走。我於是記起我的一句詩來，是「痕啊！是人間萬事的跡象。」我在這個山道上，便不由得不咀嚼這句話了。到底是跡象的人間！我又想在這條道上，又多了一層遊蹤了！鳴琴峽的水流之聲的是令人懣悅與想念的！那在剎那中便過去了！那時陽光已將全山照遍，約計走了有二十多里的山道，我們都覺得有點疲勞了！而跛足的驢夫，仍照常的一拐一拖跟在驢子後面。我們走上一個山崗的陂陀中，即刻又看見鐵道在山的下面，沿着石壁之緣附着。遠望白色的蒸汽，從半天中散下來，陂陀中凹的地方，却有小小的山村，也不過十幾家人家，一間隨着陡崖的屋子，門前在大

石塊下放了幾條木凳，我們知道是山中小店了。便到那裏住下。下了驢子，坐在木凳上問他們要了些鷄子，白水，並且取出帶來的餅乾吃着，也分給了跛足的驢夫一些，他異常的喜悅！一邊吃着一邊吃吃的打着鄉談，同山店的店主婦人說起來。

我們先前沒曾留意到那邊石塊上早有一個人斜坐在那裏，看去正是個壯年的男子。衣服却不合這些山村人一樣。穿了樸素的長衫，銜着一支香煙，沉鬱的面貌，從煙氣中露出：是很沉靜而和平的。不過却有一種說不出來，與難於描敘的態度。我突然的奇異！不知是那等的一個人了。

……

但跛足的驢夫，常時時用眼偷看他，有時驢夫走的近前幾步，似要同他招呼的態度，而終於止住。

野餐以後，我們都覺得春日的煖氣襲人，加上半天的疲勞，有點困倦的思想。黃蜂也懶懶地在山坡前的亂花上飛。兩匹小的驢子，也將他們大的眼睛，些微閉起來。山店的主婦，蓬着黃的頭髮，敞開懷在茅屋的門檻上坐着，乳她的幼孩。孩子起初還嗚嗚的索乳吃，後來也沒得聲息，極安靜的睡在主婦的胸前，她也有點倦意了，及至我回頭看對面坐的那個壯年的男子，正自在草地上面徘徊的走着。眼望着山下的軌道。跛脚的驢夫，遠正在一株大的樹陰下細嚼一片餅乾。而呆

鈍的眼光，終不離開壯年的男子，我極爲疑惑了！知道其中似乎有點祕密，或詭異的事情。後來壯年的男子，見我疑惑的態度，便直率的走來，向我道了一聲晨安。多麼奇怪啊！他說的還是英語呢！這個地方像他這樣人，能說英語嗎，我思想上略一遲回，他從沉鬱的面容上，微笑了。他說：

「你以我說外國話見笑嗎！我看你們是從北京來的學生，所以我隨意說這一句，不甚通的英語啊！可是我是在北京住過幾年而且伺候密斯史吉司的……」

密斯史吉司，必是他的主人了。這句話足以證明他在都市中的職務。但他以爲如他的主人——外國的主人，我們當然知曉的，然而我却沒有知道。他說完幾句話以後，便問我們那山裏的事。這時跛足的驢夫，同半睡的店主婦，都驚愕且帶有嘲笑的态度立起來了，但壯年的男子，忽然不經意的向我們告別了。臨走時他從慘淡中微笑着道：

「你們是有幸福而且是可羨慕的……唉……」

他不再等待我的答音，也不向跛足的驢夫與黃髮的店主婦告別，懶散無力地走下斜高的山坡去。直到他高大的影子，漸漸遠了，我的目光才收了回來。驢夫也歎口氣，將兩匹驢子牽好，催促我們騎上。這時我遠遠地見日光照在山下的鐵軌上，有種燦爛的明光。

春日上午的旅行，最容易使人倦懶，况且是在崎嶇的山道上；與顛頓的驢背上面。這時雖有

溫煦的日光；與山色水聲，却已不似在冷清的清晨，能引動我們的興趣了。一切事都是如此啊，我也開始有點力軟而懶困了！轉過山坡；又下至一條深澗，細石越多，而可走的道却越彎曲了。跛脚的驢夫，一拐一拖的跟在後面，他仍是如同我們初啓行的常態，既沒見他分外的喜樂；也不見他疲憊，他這種一切如常的姿勢，已經使我自慚且驚歎了！我這樣想着，那位年輕的同學，又早將彎頭一緊，往前面走去。

跛脚的驢夫，一道上沉默的他，忽然惋歎的道：「少年的人，都是好往前跑，吃得虧了，又要埋怨自己了……」他正癡癡的任着那匹驢子自由疎散的走去，他突然說這兩句話，禁不住我心中微動了一動！他在後面，一面喊出奇怪的聲，催他的驢子，一面却又道：

「人最好要一輩子在山裏過活，想我們吧，這條山道，從十幾歲趕驢子走到現在，我的娃娃也同我那時一樣的高大了。但若將我用火車載着京城裏去，我想着那些彎彎折折的道路，比這個地方難走得多了呢！」他的舌音，原有些不清，又加上幾句土語，我就僅答了他一個哦字。不過他很興奮的揚起了鞭子，照着自己拍了一下道：

「就像他吧，就像方才在店旁的伙伴吧……」

「誰……」我不意的問他：

「誰？那個壯實的小夥子！在店前走的那個，如他，若在家裏，種幾畝山地，到冬天吃些白薯，也夠消受的了。不知怎麼從小時候，跑到京城去，還給洋鬼子當差事，每次回家來說些怪話，人家都願意去問他，我獨沒有聽得起。果然……自上年回家過節，竟將魔鬼帶在身上……差事壞了，再也沒有了，只剩下魔鬼在他身上早晚就吞下他去……我可不是咀咒他……終有那一天的自己，要找受罪的地方罷了……」

他興奮的講，他的跛脚已似乎增加了許多健強的力量。已走到驢子的身側。但我雖沒有知道是怎樣的事，而因此竟將我的疲倦戰勝了！我一手執着粗繩的轡繩，一面看着他，似是請求宣布這這段事蹟一轆。他果然不等得我再問他，他就繼續着道：

「那魔鬼是什麼一回事？我也不明白。不過我相信是從京城帶來的。是從洋鬼子那裏帶來的。不然的時候，何以在我們這幾個鄰近的山村中，沒從聽見過的事，也會出現了……他每到年除夕的前幾天，就回來度歲。他任的山村，就離我們那個地方，不過隔着一條溝，也是隔那個山店不遠的。他每年回來，到了正月的初上，就迅速的回去了。可是自從去年他來家，却穿得格外漂亮了，他本來很儉樸的，去年冬天，也穿了發明的帶顏色的襪子，頭髮也分得平整而且光滑了，也分外得愛與我們說話……在山村有經驗的人們，都說他現在學得乖了啊，即如我也很奇怪，不過

我每每在山道上遇見他，總覺得他的臉上，另外有種令人奇異的顏色。哼，別人說他學得乖，我却說他學得壞了！……後來果然出了岔子了，却不到常在京裏混的人，倒爲一個山村的婦人制住了，我常聽得你們來游山的人，好說甚麼敲竹槓啊，可憐的小夥子，被那可敲得苦了！……

「原來是這麼樣的一回事：在他那裏鄰村裏，有個女神婆的老婦人。她最是學會得把式極多。能咒小孩子，被魔祟；能用香和水，給婦人們治奇怪的病；能用桃木條子驅鬼，她的能力足以使得人人恐懼，而且信用……可是一個狡猾的老婦人，禿的頭髮，與晶利的眼光，我每每遇見她，就得想急速逃去好。在她也不理我呢……他：勇壯的少年，自從去年冬天，因他有病到神女婆家去求治病。於是生出這段笑話來。本來他不是願意去的，還是被他的鄰人慫恿着去的，有甚麼病呢？不過是忽冷忽熱，彷彿發瘧子一般。這樣他就在她家中住了六七天，這是去年初冬在十一月以前的事了。後來他又回京城一次，沒有二十天的工夫，便又跑回來，帶了些吃的玩的東西，都送與那奇怪的老婦人的女兒了。」

跛脚的驢夫，斷斷續續說了這段話，以後我心中已經有些明瞭了，因爲我聽到末一句的緣故。這時我們因說話走得慢了許多。我那位同伴，早轉過一個山峯去了。驢夫將襖子脫下，肩在上，又從腰袋中取出粗竹的旱煙筒來吸着，於是他的談興便又催迫他繼續地說：

「唉！那個女孩子，也是魔鬼的化身，竟然與他帶來的魔鬼化合了，實在那是個俊而和平的女孩子。我自她五六歲時，就知道她只有她那奇怪的母親，可是她已二十歲了，從不知她母親的技術。她一樣常在樹林子裏掃葉子，與在家中紡績，與平常的女孩子一樣。自從認識了他以後，迴是兩個人了。時常坐在山脚下的石上哭泣。他呢，有多日沒會回京城去，只是終天長在神女婆家中！那不可知的老婦人，誰能明白她是何等的神奇？她從他手裏也不知用過若干錢？既不拒絕他在她的家中，可是他託人去說找她女兒作親，她却永久沒有應允過……」

「以後怎麼樣呢？」我忍不住了，就追問一句。

「事情果然變幻了，且是大的變幻了！後來……」

「就是今年的三月吧，先生，你想從去年冬天到現在，可憐的小夥子，不到京城去，也不做事，格外要供給女神婆的化消，大約有幾個錢，全都用淨了吧。於是那狡猾的老婦人，竟要擺佈他了。可憐他沉醉在夢中，何曾知覺。然而那和平女孩子，只是成日的哭……忽然有一天，距現在不遠的日子吧，女神婆將我們隣村的老人，全數請了去，說以神的意旨的示，她應到大的地方去了，並且教我們應該共湊一點盤費。我們聽了，都十分的驚異！東村的教書先生，更引用些書上的話來挽留她。婦女們甚至於哭泣，但末後她說那是神的意思，若背違了，要使得這幾村中一條狗也

不得好死。那些聽得的人們，終須不敢說話了，總得照了她的吩咐作去。我當時也明知道，因為我是直率的，向來不信她的，可是我焉敢說破的……壯年的小夥子，他覺得實在太出意外了！他要求他同她們一同到京城去，但那時他僅有一身不好的衣服了，她拒絕，她並且申斥他不應該到她家裏來的……那女孩子呢，也終於與女神婆決裂了，並且說她已有身孕，情願跟着他過活的話……哦！這是何等出奇與重大的事，於是魔鬼的效力見了。女神婆却沒有想到，將那女孩子打得幾乎沒有死去……這樣鬧得過了幾天以後，甚麼事情都完了。我終不知道女神婆是那天走的。但是聽說那女孩子肚腹中的小的，已經被她奇怪的母親打下來，丟在山澗裏了……這樣；一切是這樣，他終於被遺棄了！終於與那和平的女孩子分開了！直到現在，女神婆與她的女兒的去處，沒有一個人知道。並且也沒人敢於探聽的！這是十幾天以前的事，他教奎元。他從事情決裂之後，大約吧，每天總來在那個山店前，來看下山火車的來往……」

我靜靜的在驢子背上，驢夫一拐一拖的走在石道上，在山道之側，他這篇故事，說完以後，他不言語了，我也更沒再啓問，便暫時的沉默了。我只是尋思這事的結局。忽然驢夫又嘆口氣說：

「誰能明白呀？……但我想總是奎元帶了魔鬼在身上，才作這樣的壞事，不過終於自己被遺棄了！大家都恨神女婆走的不幸，對於他呢，也都說已經受過適當的降罰了！因為他這事，已使

他不能再有好的生活了！即死時恐也沒有好結果的……但是婦女們，却都有言論，不曉得她們是恐怕呀，還是怎樣……」

我聽他說完，就要詳細的問他。

「奎元也有兄弟嗎？」

「不，他連父母都沒有了！只有一個叔叔是安分的農人。」

「這事出了以後，他叔叔怎樣？」

「只常常倚在鋤耨上歎息！」

「奎元不願意再到京城去了嗎？」

驢夫微哂了，道：「誰會知道？」

這時我不問了，更覺得無可再問了。而驢夫吃吃的口舌，說了多時，自然也就不言語了。一陣濶風，吹來好些柳絮撲在面上，我於是慨嘆輕浮飄蕩的物質，正如生命運一般的。任着空中之風的吹來吹去。

那一日的山游以後，到了第二天，正在十二點鐘，我們又由南口上了往北京來的車，忽然聽車中人都紛紛說，昨晚車到六郎像的石壁下，竟軋死了一個人。穿着布的長衫，與藍絲線襪子，

草到的時候，他恰好從石壁滾下來。這樣就完結了！我心裏便悲切的疑惑！而且記起昨天在山道之側，跛脚的驢夫那許多話。忽然聽見同車中一位留了白的鬚子的老先生道：「年輕的人竟這樣不留神啊……」一個少年的人，帶了卑夷之態度說：「嘗嘗這等死法倒也是一樁新鮮的經驗……」旁邊有個十歲左右的童子，突然問那位老人道：「他的血痕要常留在鐵道上嗎……」

「老人並沒有答覆他。」

(選自《春雨之夜》)

黃金

王魯齋

陳四橋雖然是一個偏僻冷靜的鄉村，四面圍着山，不通輪船，不通火車，村裏的人不大往城裏去，城裏的人也不大到村裏來，但每一家人家却是設着無線電話的，關於村中和附近地方的消息，無論大小，他們立刻就會知道，而且，這樣的詳細，這樣的清楚，彷彿是他們自己做的一般。例如，一天清晨，桂生婦提着一籃衣服到河邊去洗滌，走到大門口，遇見如史伯伯由一家小店裏出來，一眼瞥去，看見他手中拿着一個白色的信封，她就知道如史伯伯的兒子來了信了，眼光轉到他的臉上去，看見如史伯伯低着头一聲不響的走着，她就知道他的兒子在外面不很如意了，倘若她再叫一聲說，「如史伯伯，近來羅賬很便宜，今天我和你合買一擔來，好不好？」如史伯伯搖一搖頭，微笑着說，「今天不買，我家裏還有菜吃。」於是她就知道如史伯伯的兒子最近沒有錢寄來，他家裏的錢快要用完，快要……快要……了。

不到半天，這消息便會由他們自設的無線電話傳遍陳四橋，由家家戶戶的門縫裏窗隙裏鑽了進去，彷彿陽光似的，風似的。

的確，如史伯伯手裏拿的是他兒子的信；一封不很如意的信，最近，信中說，不能寄錢來；的確，

如史伯伯的錢快要用完了，快要……快要……

如史伯伯很憂鬱，他一回到家裏便倒在藤椅上，躺了許久，隨後便在房子裏踱來踱去，苦惱地默想着。

「悔不該把這些重擔完全交給了伊明，把自己的職務辭去，現在……」他想，「現在不到二年便難以維持，便要搖動，便要撐持不來原先的門面了……悔不該——但這有什麼法子想呢？我自己已是這樣的老，這樣的衰，講了話馬上就忘記，算算賬常常算錯，走路又踉踉蹌蹌，誰喜歡我去做賬房，誰喜歡我去做跑街，誰喜歡我……誰喜歡我呢？」

如史伯伯想到這裏，憂鬱地舉起兩手往頭上去抓，但一觸着頭髮，脫了頂的光滑的頭皮，他立刻就縮回了手，嘆了一口氣。這顯然是悲哀侵佔了他的心，覺得自己老得不堪了。

「你總是這樣的不快樂，」如史伯母忽然由廚房裏走出來，說。她還沒有像如史伯伯那麼老，很有精神，一個肥胖的女人，但頭髮也有幾莖白了。「你父母留給我們的祇有一間破屋，一口破衣櫥，一張舊牀，幾條板凳，沒有田，沒有多的屋，現在，我們已把家庭弄得安穩穩，有了十幾畝田，有了幾間新屋，一切應用的東西都有，不必再向人家去借，只有人家向我們借，兒子讀書知禮，又很勤苦——弄到這步田地，也夠滿意了，你還只是這樣憂鬱的做什麼！」

「我沒有什麼不滿意，」如史伯伯假裝出笑容，說，「也沒有什麼不快樂，只是在外面做事慣了，有吃有笑有看，住在家裏冷清清的，沒有趣味，所以常常想，最好是再出去做幾年事，而且，兒子書雖然讀了多年，畢竟年紀還輕，我不妨再幫他幾年。」

「你總是這樣的想法，兒子夠能幹了，放心罷。——哦，我昨晚做了一個夢，忘記告訴你：我看見伊明帶了一頂五光十色的帽子，搖搖擺擺的走進門來，後面七八個人抬着一口沉重的棺材，我嚇了一跳，醒來了。但是醒後一想，這是一個好夢：伊明帶着五光十色的帽子，顯然是做了官了；沉重的棺材，明明就是做官得來的大財。這幾天，伊明一定有銀信寄到的了。」如史伯母說着，不知不覺地眉飛目舞的歡喜起來。

聽了這個，如史伯伯的臉上也現出了一陣微笑，他相信這帽子確是官帽，棺材確是財。但忽然想到剛纔接得的信，不由得又憂鬱起來，臉上的笑容又飛散了。

「這幾天一定有錢寄到的，這是一個好夢。」他又勉強裝出笑容，說。

剛纔接到了兒子一封信，他沒有告訴她。

第二天午後，如史伯母坐在家裏寂寞不過，便走到阿彩婦家裏去。阿彩婦平日和她最談得來，時常來往，她們兩家在陳四橋都算是第二等的人家。但今天不知怎的，如史伯母一進門，便覺

得有點異樣：那時阿彩正側面的立在街子那一頭，忽然轉過身去，往裏走了。

「阿彩，午飯吃過嗎？」如史伯母叫着說。

阿彩很慢很慢的轉過頭來，說：「啊，原來是如史伯母，你坐一坐，我到裏間去去就來。」說着就進去了。

如史伯母是一個聰明人，她立刻又感到了一種異樣：阿彩平日看見她來了，總是搬凳拿茶，嘻嘻哈哈的說個不休，做衣的時候，放下針線，吃飯的時候，放下碗筷，今天只隔幾步路側着面立着，竟會不曾看見，感她時，她只掉過頭來，說你坐一坐就走了進去，這顯然是對她冷淡了。

她悶悶地獨自坐了約莫十五分鐘，阿彩總從裏面慢慢的走了出來。

「真該死！他平信也不來，銀信也不來，家裏的錢快要用完了也不管！」阿彩劈頭就是這樣說。「他們男子都是這樣，一出門，便任你是父親母親，老婆子女，都丟開了！」

「不要着急，阿彩叔不是這樣一個人。」如史伯母安慰着她說。但同時，她又覺得奇怪了：十天以前，阿彩總會親自對她說過，她還有五百元錢存在裕生木行裏，家裏還有一百幾十元，怎的今天忽然說快要用完了呢……

過了一天，這消息又因無線電話傳遍陳四橋了：如史伯伯接到兒子的信後，愁苦得不得了，

要如史伯母跑到阿彩那裏去借錢，但被阿彩拒絕了。

有一天是裕生木行老板陳雲廷的第三個兒子結婚的日子，滿屋都掛着燈結着彩，到的客非常之多。陳四橋的男男女女都穿得紅紅綠綠，不是綢的便是緞的，對着外來的客，他們常露着一種驕矜的神氣，彷彿說：你看，裕生老板是四近首屈一指的富翁，而我們，就是他的同族！

如史伯伯也到了。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湖縐棉袍，玄色大花的花緞馬褂。他在陳四橋的名聲本是很好的，而且年紀都比別人大，除了一個七十歲的阿瑚先生。因此，平日無論走到那裏，都受族人的尊敬。但這一天不知怎的，他覺得別人對他冷淡了，尤其是當大家笑嘻嘻地議論他灰色湖縐棉袍的時候。

「阿，如史伯伯，你這件袍子變了色了，黃了！」一個三十來歲的人說。

「真是，這樣舊的袍子還穿着，也太儉省了，如史伯伯！」綽號叫做小耳朵的珊貴說，接着便是一陣冷笑。

「年紀老了還要什麼好看，隨隨便便算了，還做什麼新的，知道我還罷活……」如史伯伯想到今天是人家的喜期，說到「活」字便停了口。

「老年人都是這樣想，但兒子總應該做幾件新的給爹娘穿。」

「你聽，這個人專門說些不懂世事的話，阿凌哥！」如史伯伯聽見背後稍遠一點的地方有人這樣說：「現在的世界，祇有老子養兒子，還有兒子養老子的嗎？你去打聽打聽，他兒子出門了一年多，寄了幾個錢給他了！年輕的人一有了錢，不是賭就是嫖，還管什麼爹娘！」接着就是一陣冷笑。

如史伯伯非常苦惱，也非常生氣，這是他第一次聽見人家的奚落的確，他想，兒子出門一年多，不會寄了多少錢回家，但他是一個勤苦的孩子，沒有一刻忘記過爹娘，誰說他是喜歡賭喜歡嫖的呢？

他生着氣，踱到別一間房子裏去了。

喜酒開始，大家嚷着「坐，坐，」便都一一的坐在桌邊，沒有誰提到如史伯伯。待他走到，爲老年人而設，地位最尊敬，也是他常坐的第一二桌已坐滿了人，次一點的第三第五桌也已坐滿，只有第四桌的下位還空着一位。

「我坐到這一桌來，」如史伯伯說着，沒有往凳上坐。他想，坐在上位的品生看見他來了，一定會讓給他的。但是品生看見他要坐到這桌來，便假裝着不注意，和別個談話了。

「我坐到這一桌來，」他重又說了一次，看有人讓位子給他沒有。

「我讓給你。」坐在旁邊，比上位卑一點地方的阿琴，看見品生故意裝做不注意，過意不去，站起來，坐到下位去，說。

如史伯伯只得坐下了。但這侮辱是這樣的難以忍受，他幾乎要舉起拳頭敲碗盞了。

「品生是什麼東西！」他憤怒的想，「三十幾歲的木匠！他應該叫我伯伯！平常對我那樣的恭敬，而今天，竟敢坐在我的上位狗……」

他覺得隔座的人都詫異的望着他，便低下了頭。

平常，大家總要談到他，當面稱讚他的兒子如何的能幹，如何的孝順，他的福氣如何的好，名譽如何的好，又有田又有錢；但今天座上的人都彷彿沒有看見他似的，只是講些別的話。

沒有終席，如史伯伯便推說已經吃飽，鬱鬱的起身回家。甚至沒有走得幾步，他還聽見背後一陣冷笑，彷彿正是對他而發的。

「品生這狗！我有一天總得報復他！」回到家裏，他氣憤憤的對如史伯母說，

如史伯母聽見他坐在品生的下面，幾乎氣得要哭了。

「他們明明是有意欺侮我們！」她噤着聲說，「咳，運氣不好，兒子沒有錢寄家，人家就看不起我們，欺侮我們了！你看，這班人多麼會造謠言：不知那一天我到阿彩嬸那裏去了一次，竟說我

是向她借錢去的，怪不得她許久不到我這里來了，見面時總是冷淡的。」

「伊明再不寄錢來，真是要倒霉了！你知道，家裏只有十幾元錢了，天天要買菜買東西，如何混得下去！」

如史伯伯說着，又憂鬱起來，他知道這十幾元錢用完時，是沒有地方去借的，雖然陳四桶儘多有錢的人家，但他們都像蟲一樣的小器，你還沒有開口，他們就先說他們怎樣的窮了。

三天過去，第四天晚上，如史伯伯最愛的十五歲小女兒放學回來，把書包一丟，忍不住大哭了。如史伯伯和如史伯母好不傷心，看見最鍾愛的女兒哭了起來，他們連忙撫慰着她，問她什麼過了許久，幾乎如史伯母也要流淚了，她纔停止啼哭，嗚嗚咽咽地說：

「在學校裏，天天有人問我，我的哥哥寫信來了沒有，寄錢回來了沒有。許多同學，原先都是和我很要好的，但自從聽見哥哥沒有寄錢來，都和我冷淡了，而且還不時的譏笑地對我說，你明年不能讀書了，你們要倒霉了，你爹娘生了一個這樣的兒子……先生對我也不和氣了，他總是天天罵我愚蠢……我沒有做錯的功課，他也說我做錯……今天，他出了一個題目，叫做『冬天的鄉野』，我做好交給他看，他起初稱讚說，做得很好，但忽然發起氣來，說我是抄的！我問他從什麼地方抄來，有沒有證據，他回答不出來，反而愈加氣怒，不由分說，拖去打了二十下手心，還叫我

面壁一點鐘……」她說到這里又哭了，「他這樣冤枉我……我不願意再到那里讀書去了……」。

如史伯伯氣得呆了，如史伯母也只會跟着哭。他們都知道那位先生的脾氣：對於有錢人家的孩子一向和氣，對於沒有錢人家的孩子只是罵打的，無論他錯了沒有。

「什麼東西！一個連中學也沒有進過的光蛋！」如史伯伯拍着桌子說，「只認得錢，不認得人，配做先生！」

「說來說去，又是自己窮了，兒子沒有寄錢來，咳，咳！」如史伯母指着女兒的眼淚說，「明年讓你到縣裏去讀，但願你哥哥在外面弄得好！」

一塊極其沉重的石頭壓在如史伯伯夫妻的心上似的，他們都幾乎透不過氣來了。真的窮了嗎？當然不窮，屋子比人家精緻，田比人家多，器用什物比人家齊備。誰說窮了呢？但是，這一切不能拿去當賣！四周的人都睜着眼睛看着你，如果你給他們知道，那麼你真的窮了，比討飯的還要窮了！討飯的，人家是不敢欺侮的；但是你，一家中等人家，如果給了他們一點點，只要一點點，窮的預兆，那麼什麼人都要欺侮你了，比對於討飯的，對於狗，還利害……

過去了幾天憂鬱的時日，如史伯伯的不幸又來了。

他們夫妻兩個只生了一個兒子，兩個女兒。兒子出了門，大女兒出了嫁，現在住在家裏的只有三個人。如果說此外還有，那便只有那頭年輕的黑狗了。來法這是黑狗的名字。牠生得這樣的伶俐，這樣的可愛；牠日夜只是躺在門口，不常到外面去找情人，或去偷別人的東西吃。遇見熟人或人或是面貌和善的生人，牠仍躺着讓他進來，但如果遇見一個壞人，無論他是生人或熟人，他遠遠的就噥了起來；如果沒有得到主人的許可，他就想進來，那麼牠就會跳過去咬那人的衣服或腳跟。的確奇怪，牠不曉得是怎樣辨別的，好人或壞人，而牠的辨別，又竟和主人所知道的無異。夜裏，如果有什麼聲響，牠便站起來四處巡行，直至遇見了什麼意外，牠纔噥，否則是不做聲的。如史伯伯一家人是這樣的愛牠，與愛一個二三歲的小孩一般。

一年以前，如史伯伯做六十歲生辰那一天，來了許多客。有一家人家差了一個曾經偷過東西的人來送禮，一到門邊，來法就一聲不響的跳過去，在他的腳骨上咬了一口。如史伯伯覺得牠這一天太兇了，在牠頭上打了一下，用繩子套了牠的頭，把牠牽到花園裏拴着，一面又連忙向那個人陪罪，拿藥給他敷。來法起初噥着，掙扎着，但後來就躺下了。酒席散後，有的是殘肉殘魚，伊雲，如史伯伯的小女兒，拿去放在來法的面前喂牠吃，牠一點也不吃，只是躺着。伊雲知道牠生氣了，連忙解了牠的繩子。但牠仍舊躺着，不想吃。牠起來，推牠出去，牠也不出去。如史伯伯知道了，非

常的感動，覺得這懲罰的確太重了，走過去撫摩着牠，叫牠出去吃一點東西，牠這纔搖着尾巴走了。

「牠比人還可愛！」如史伯伯常常這樣的說。

然而不知怎的，牠這次遇了害了。

約莫在上午十點鐘光景，有人來告訴如史伯伯，說是來法跑到屠坊去捨肉骨吃，肚子上被屠戶阿灰砍了一刀，現在躺在大門口暈着。如史伯伯和如史伯母聽見都嚇了一跳，急急忙忙跑出去看，果然牠躺在那里，渾身發着抖，流了一地的血。看見主人去了，牠掉轉頭來望着如史伯伯的眼睛。牠的目光是這樣的淒慘動人，彷彿知道自己就將永久離開主人，再也看不見主人，眼淚要湧了出來似的。如史伯伯看着心酸，如史伯母流淚了。他們檢查牠的肚子，割破了一尺多長的地方，腸都拖出來了。

「你回去，來法，我馬上給你醫好，我去買藥來。」如史伯伯推着牠說，但來法只是望着暈着，不能起來。

如史伯伯沒法，急忙忙地跑到藥店裏，買了一點藥回來，給牠敷上，包上。隔了幾分鐘，他們夫妻倆出去看牠一次，隔了幾分鐘又出去看牠一次。吃中飯時，伊雲從學校裏回來了。她哭着撫摩

着牠很久很久，如同親生的兄弟遇了害一般的傷心，看見的人也都心酸。看看牠哼得好一些，她又去拿了肉和飯給牠吃，但牠不想吃，只是望着伊雲。

下午二點鐘，牠哼着進來了，肚上還滴着血。如史伯母忙找了一點舊棉花舊布和草，給牠做了一個柔軟的窩的窩，推牠去躺著，但牠不肯躺。牠一直踱進屋後，滿房走了一遍，又出去了，怎樣留牠也留不住。如史伯母哭了。她說牠明明是自己不能活了，捨不得主人和主人的家，所以又最後來走了一次，不願意自己骯髒地死在主人的家裏，又到大門口去躺著等死了，雖然已走不動。

果然，來法是這樣的，第二天早晨，他們看見牠吐着舌頭死在大門口，地上還流了一地的血。「我必須爲來法報仇！叫阿灰一樣的死法！」伊雲哭着，咒咀說。

「咳！不要做聲，伊雲，他是一個惡棍，沒有辦法的。受他欺侮的人何至數個！說來說去，又是我們窮了，不然他怎敢做這事情……」說着，如史伯母也哭了起來。

聽見「窮」字，如史伯伯臉色漸漸青白了，他的心撞得這樣的利害，猶如雷雨在至時，一個過路的客人用着全力急急地敲一家不相識者的門，恨不得立刻衝進門去的一般。

在他的賬簿上，已只有十二元另幾角存款。而三天後，是他們遠祖的死忌，必須做兩桌羹飯，

供過後，給親房的人吃，這里就須化六元錢。離開小年，十二月二十四，只有十幾天，在這十幾天內，店鋪都要來收賬，每一個收賬的人都將說，「中秋沒有付清，年底是必須完全付清的，現在……」現在，現在怎麼辦呢？伊明不是來信說，年底不限定能夠張羅一點錢，在二十四以前寄到家嗎？……他幾乎也急得流淚了。

三天過去，便是做羹飯的日子。如史伯伯一清早便提着籃子到三里外的林家塘去買菜。籃子上寫着，這一天羹飯的魚，必須是支魚。但尋遍魚攤，如史伯伯看不見一條支魚，不得已，他買了一條米魚代替。米魚的價錢比支魚大，味道也比支魚好，吃的人一定滿意的，他想。

晚間，羹飯供在祠堂中的時候，親房的人都來拜了。大房這一天沒有人在家，他們知道二房輪着吃的是阿安，他的叔伯兄弟阿黑今年輪不到吃，便派阿黑來代大房。

阿黑是一個駝背的泥水匠，從前曾經有過不名譽的事，被人家在屋柱上綁了半天。他平常對如史伯伯是很恭敬的。這一天不知怎樣，他有點異樣。拜過後，他睜着眼睛，繞着桌子看了一遍，像在那里尋找什麼似的。如史伯母很注意他。隨後，他拖着阿安走到屋角裏，低低的說了一些什麼。

酒纔一巡，阿黑便先動筷筍魚吃。嘗了一嘗，便大聲的說：

「這是什麼魚？米魚？籐子上明明寫的是支魚！做不起羹飯，不做還要好些……」

如史伯伯氣得跳了起來，說：

「阿黑！支魚買不到，用米魚代還不好嗎？那種貴？那種便宜？那種好吃？那種不好吃？」

「支魚貴！支魚好吃！」

「米魚便宜！米魚不好吃！」阿安突然地站了起來說。

如史伯伯氣得呆了。別的人都停了筷，憤怒地看着阿黑和阿安，顯然覺得他們是無理的。但

因為阿黑這個人不好惹，都只得不做聲。

「人家兒子也有，却沒有看見過連羹飯錢也不寄給爹娘的兒子！米魚代支魚！這樣不好吃！

」阿黑左手拍着桌子，右手却只是籐魚吃。

「你說什麼話！畜生！」如史伯母從房裏跳了出來，氣得臉色青白。「沒有良心的東西！你

靠了誰，纔有今天？綁在屋柱上，是誰把你保釋的？你今天有沒有資格說話？今天輪到你吃飯嗎？

……」

「從前管從前，今天管今天……我是代表大房……明年輪到我當辦，我用鯉魚來代替鴨

蛋代鷄蛋！小碗代大碗……」阿黑似乎不會生氣，這話彷彿並不是由他口裏出來，由另一個傳

聲機裏出來一般。他只是喝一口酒，拚一筷魚，慢吞吞地吃着。如史伯伯還在罵他，如史伯伯在和別人談論他不是，他彷彿都不會聽見。

幾天之後，陳四橋的人都知道如史伯伯的確窮了：別人家忙着買過年的東西，他沒有買一點，而且沒有錢給收賬的人，總是約他們二十三，而且，連做羹飯也沒有錢，反而給阿黑罵了一頓，而且，有一天跑到裕生木行那裏去借錢沒有借到，而且，跑到女婿家裏去借錢，沒有借到，坐着船回來，船錢也不夠，而且……而且……

的確，如史伯伯着急得沒法，會到他女婿家裏去借過錢。女婿不在家裏，和女兒說着說着，他哭了。女兒哭得更利害。伊光，他的大女兒，最懂得陳四橋人的性格：你有錢了，他們都來了，對神似的恭敬你；你窮了，他們轉過背去，冷笑着你，誹謗你，盡力的欺侮你沒有一點人心。她小時，不曉得在陳四橋受了多少的氣，看見了多少這一類的事情。現在，想不到竟轉到老年的父母身上了。她越想越傷心起來。

「最好是不住在那里，搬到別的地方去。」她哭着說，「那里的人比畜生還不如……」
「別的地方就不是這樣嗎？咳！」老年的如史伯伯嘆着氣，說他顯然知道生在這世間的人都是一樣的。

伊光答應由她具名打一個電報給弟弟，叫他趕快電匯一點錢來，同時她又叫丈夫設法，最後給了父親三十元錢，安慰着，含着淚送她父親到船邊。

但這三十元錢有什麼用呢？當天付了兩家店鋪就沒有了。店賬還欠着五十幾元。過年不敬神是不行的，這里還需十幾元。

在他的賬簿上，只有三元另幾個銅子的存款了！

收賬的人天天來，他約他們二十三那一天一定付清。

十二月十六日，賬簿上只有二元八角的存款……

「這樣羞恥的發抖的日子，我還不會遇到過……」如史伯伯顫動着語音，說。

如史伯母含着淚，低着頭坐着，不時在沉寂中發出沉重的長聲的嘆息。

「啊啊，多福多壽，發財發財！」忽然有人在門外叫着說。

隔着玻璃窗一望，如史伯伯看見強討飯的阿水來了。

他不由得顫動着站了起來。「這個人來沒有好結果，」他想着走了出去。

「啊，發財發財，恭喜恭喜！喜財神菩薩！多化一點！」

「好好，你等一等，我去拿來。」如史伯伯又走了進來。

他知道阿水回來是要比別的討飯的拿得多的，於是就滿滿的盛了一碗米出去。

「不行，不行，老板，這是今年最末的一次！」阿水遠遠的就叫了起來。

「那末你拿了，我再去盛一碗來。」如史伯伯知道，如果阿水說「不行」是真的不行的。

「差得遠，差得遠！像你們這樣的人家，米是不要的。」

「你要什麼呢？」

「我嗎？現洋！」阿水睜着兩隻兇惡的眼睛說。

「不要說笑話，阿水，像我們這樣的人家，那里……」

「哼！你們這樣的人家！你們這樣的人家！我不知道嗎？到這幾天，過年貨也還不買，藏着錢做

什麼！一點給討飯的！」阿水帶着冷笑，惡狠狠地說。

「今年實在……」如史伯伯憂鬱地說，但阿水立刻把他的話打斷了。

「不必多說，快去拿現洋來，不要攔我的工夫！」

如史伯伯沒法，慢慢地進去了。從櫃子裏，他拿了四角錢。正要出去，如史伯母急得跳了起來，

叫着說：

「你發瘋了嗎？一個討飯的，給他這許多錢！」

「沒有辦法，沒有辦法！」如史伯伯低聲的說着，又走了出去。

「四角嗎？看也沒有看見。我又不是小討飯的，哼！」阿水忿然的說，偏着頭，看着門外。「一千多畝田，二萬元現金的人家，竟拿出這一點點來哄小孩子！誰要你的！」

「你去打聽打聽，阿水我那里有這許多……」

「不要多說！快去拿來！」阿水不耐煩的說。

如史伯伯又進去了。他又拿了兩角錢。

「六角總該夠了罷，阿水我的確沒有……」

「不上一元，用不着拿出來！錢，我看得多了！」阿水仍偏着頭說。

這顯然是沒有辦法的。如史伯伯又進去了。

在櫃子裏，只有兩元另兩角……

「把這角子統統給了他算了，罷，罷，罷！」如史伯伯嘆着氣說。

「天呀！你要我們的命嗎？一個討飯的要這許多錢！」如史伯母氣得臉色青白，叫着跳了出

去。

「哼！又是兩角！又是兩角！」阿水冷笑地說。

「好了，好了，阿水！明年多給你一點，兒子的錢的確還沒有寄到，家裏的錢已經用完了……」
「再要多，我同你到林家塘警察所去拚老命！看有沒有這種規矩！」如史伯母暴躁的說。

「好好去就去……」

「她是女人家，阿水，原諒她。我明年多給你一點就是了。」如史伯伯忍氣吞聲的說，在他的靈魂中，這是第一次充滿了羞辱。

「既這樣說，我就拿着走了，到底是男人家。哼！我是一個討飯的，要知道，一個窮光蛋，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的……」他拿了錢，喃喃的說着，走了。

走進房裏，如史伯母哭了。如史伯伯也只會陪着眼淚。

「阿水這東西，就是這樣的壞！」如史伯伯非常氣忿的說。「真正有錢的人家，他是決不敢這樣的，給他多少，他就拿多少。今天，他知道我們窮了，故意來敲詐。」

忽然，他想到櫃子裏只有兩元，只有兩元了……

他點了一炷香，跑到廚房裏，對着灶神跪下了……不一會，如史伯母也跑進去在旁邊跪下了……

……兩個人口裏喃喃的禱祝着，面上流着淚……

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清晨，如史伯伯捧着賬簿，失了魂似的呆呆地望着簿子上很清楚的寫着：尙存小洋八角。

「啊，這是一個好夢！」如史伯母由後房叫着說，走了出來。她的臉上露着希望的微笑。

「又講夢話了！日前不是做了不少的好夢嗎？但是錢呢？」如史伯伯縲着眉頭說。

「自然會應驗的。昨夜，」如史伯母堅決地相信着，開始敘述她的夢了，「不知在什麼地方，我看見地上潑着一堆飯，『罪過，飯潑了一地，』我說着用手去拾，却不知怎的，到手就爛了，像漿糊似的，仔細一看，却是黃色的糞。『啊，這怎麼辦呢，滿手都是糞了，』我說着，便用衣服去揩手，那知揩來揩去，只是揩不乾淨，反而愈揩愈多，滿身都是糞了。『用水去洗罷，』我正想着要走的時，忽然伊明和幾個朋友進來了。『啊！慢一點！慢一點進來！』我慌慌張張叫着說，着急了，看着自己滿身都是糞，滿地都是糞。『不要緊的，媽媽，都是熟人，』他說着向我走來，我慌慌張張的往別處跑，跑着跑着，好像伊明和他的朋友追了來似的。『怎麼辦呢，怎麼辦呢，滿身都是糞！』我叫着醒來了。你說，糞不就是黃金嗎？呵，這許多……」

「不見得應驗，」如史伯伯說。但想到夢書上寫着「夢糞染身，主得黃金，」確也有點相信了。

然而這不過是一陣清爽的微風，牠過去後，苦惱重又充滿了老年人的心。來了幾個收賬的人，嚴重的聲明，如果明天再不給他們的錢，他們只得對不住他，坐索了：

時日在如史伯伯夫妻是這樣的艱苦，這樣的沉重，他們倆都消瘦了，尤其是如史伯伯，他覺得自己彷彿是一匹拖重載的騾子，挨着餓，耐着苦，忍着叱咤的鞭子，顛蹶着在雨後泥途中行走。但前途又是這樣的渺茫，沒有一線光明，沒有一點希望。時光留着罷，不要走近年底！但牠並不留住，牠一天一天的向這個難關上走着，迅速地跨過這難關罷！但牠却有意延宕，要走不走的徘徊着，咳，咳……

夜上來了。他們睡得很遲。他近來常常咳嗽，彷彿有什麼梗在他的喉嚨裏一般。時鐘警告地敲了十二下。四周非常的沉寂。如史伯伯也已沉入在睡眠裏。

鐘敲二下，如史伯伯又醒了。他記得櫃子裏只有小洋八角，他預算二十四那一天就要用完了。伊明爲什麼這幾天連信也沒有呢？伊光打去的電報沒有收到嗎？來不及了，來不及了，現在已是二十三，最末的一天，一切店鋪裏的收賬人都將來坐索了！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恥辱！六十年來沒有遇到過！不幸！不幸！……

忽然，他傾着耳朵細聽了，彷彿有誰在房子裏輕着脚步走動似的。

「誰呀？」

但沒有誰回答，輕微的脚步出去了。

「啊！伊雲的娘！伊雲的娘！起來！起來！」他一面叫着，一面翻起身點燈。

如史伯母和伊雲都嚇了一驚，發着抖起來了。

衣櫥門開着，櫃子門也開着，地上放着兩隻箱子，外面還丟着幾件衣服。

「有賊！有賊！」如史伯伯敲着板壁，叫着說。

住在隔壁的是南貨店老板松生，他好像沒有聽見。

如史伯母抬起頭來看，衣櫥旁少了四隻箱子，兩隻在地上，兩隻不見了。

「打！打！打！打！打！」如史伯伯大聲的喊着，但他不敢出去。如史伯母和伊雲都牽着他的衣服，發着抖。

約莫過去了十五分鐘，聽聽沒有動靜，大家漸漸鎮靜了。如史伯伯拿着燈，四處的照，從臥房裏照起，直照到廚房。他看見房門上燒了一個洞，廚房的磚牆挖了一個大洞。

如史伯母檢查一遍，哭着說把她冬季的衣服都偷去了。此外還有許多衣服，她一時也記不

清楚。

「如果，」她哭着說，「來法在這里，決不會讓賊進來的……彷彿他們把來法砍死了，就是爲的這個……阿灰不是好人，你記得。我已經好幾次聽人家說他的手脚靠不住……明天，我們到林家塘警察所去報告，而且叫他們注意阿灰。」

「沒有錢，你提起警察！」如史伯伯狠狠的說，「而且，你知道，明天如果兒子沒有錢寄來，不要對人家說我們來了賊，不然，就會有更不好的名聲加到我們的頭上，一班人一定會說這是我們的計策，假裝出來了賊，可以賴錢。你想，你想……在這樣的世界，最好是不要活着……」

如史伯伯嘆了一口氣，躺倒在藤椅上，昏過去了。

但過了一會，他的青白的臉色漸漸緋紅起來，微笑顯露在上面了。

他看見陽光已經上昇，充滿着希望和歡樂的景象。阿黑拿着一個極大的信封，駝背一聳一聳地顛了進來，滿面露着笑容，嘴裏哼着恭喜，喜恭。信封上印着紅色的大字，什麼司令部什麼處。紅字上蓋着黑筆字，「是清清楚楚的陳伊明。」如史伯伯喜歡得跳了起來。拆開信，以下這些字眼就飛進他的眼裏：

……兒已在……任秘書主任……茲先匯上大洋二千元，新正……再當親解價值三十萬

元之黃金來家……

「呵！呵！……」如史伯伯喜歡得說不出話了。

門外走進來許多人，齊聲大叫「老太爺！老太太！恭喜恭喜！」
阿黑，阿灰，阿水都跪在他們的前面，磕着頭……

（獨自黃金）

一個白瓷大士像

白采

我緊貼在靠背的牀欄上，久久不願睡下；正陷在無頭緒的悲端裏，不知改換了幾個思考方式，而漸漸入於朦朧的狀態了。極有刺激的電燈光，也像擠出了我底眼簾以外；只有遠處車站和江邊船上一聲兩聲的汽號，還隱隱地傳到我的耳朵裏，好像說：人生就是這樣的永不聊貫，一個個都要在這黑夜裏撒手了。

經過很久的沉澱，我忽然想起一件尤其重要的事，在我脆弱的心裏，委實解決不下。我想這一個白瓷大士像，算是我所有的物品裏最重要的一種了！當我同着密友，在一家大瓷器店裏天天去看的時候，每回都覺不肯釋手；終於動了我盡量流注的愛，便從我極窘澀的景況裏，把伊買了。我也想到後來我預定的漂泊生活，是不能常時供奉伊在一處的；但我惟恐一時交臂失之，日後錯過機會的懊悔，是最難受的！這便成了我孤獨的室中惟一的美術品了。如今我正要展開我的漂泊生活的路，什麼都已不願，更無一物是可以累身的；只有這一尺多高的一個白瓷大士像，久受過我所有底愛流注，我實覺有不可分離之勢。但防伊底容易損毀，斷不宜相伴着轉徙無定的我；我到底又不能割愛，那末，要怎樣尋一個寄藏的方法才好呢。

想到這裏，我底眼縫微微張開，伊莊嚴而美麗的法相，便從我惺忪的瞳人裏，閃進了我底心靈最深密處；我急把眼膜闔緊，像是防伊逃到我底裏，於是，我重複較量着寄藏伊的地方，這定然要覓安定和保守最關心的人，才能使我放心。我先就立定一個選擇的標準，要是曾經真心愛過我的人，才能願意負擔這重要的責任；而且要細心慈善的人，恆久不變，才不致有意外的疏忽。按照這種限定，我便決意最好非由婦女保管不可。

可是，我想了許久許久，在我偏僻的心中，沖澹簡短的生活裏，恹恹的記憶中，實在找不出一個切當的婦女。我繼續審慎着，始給旋置在我心上的，只有我的母親，伊是敏捷健爽，又富情感的婦女，伊常使自己立於有餘力救濟別人，和應付各專的地位；伊是惟一完全愛我的人，對於我是無纖毫的隔閡，爲着憂慮我底僻性和猖傲，至不惜伊自己底生命，這樣伊正當絕未露出半點衰老的年紀，便死了。伊所遺給我的，只是使我底心從此感出許多人無母的悲哀；使明晰自己許多偏激的思想裏，對於所引起無論若何人的誤解，皆從我底痛悔裏，而見出真理一致的妥協。現在我爲了這貴重的付託，却只有死去的母親，是我覺得可靠的人，不幸伊是死了，這夠使我蘊藏着不堪的哀痛！我竟想大膽去從新將伊底墳墓掘開，把我所心愛的大士像——我母親尚未見過的大士像，悄悄地寄藏在那棺角上，接近我母親死後微溫的心；那末，伊定然像保護伊底兒子一

樣的去保護我底大士像，因為這正是伊的兒子所心愛的。無奈這究竟是一個忘想，已經是不能的了！

於是再推想到我母親的女友，伊是一個很伶俐機警的婦女，伊曾用十分體貼和器重的心愛過我，尤其是在我母親死了以後。伊底智巧，常常使人讚歎，在我初期無愛的心裏，伊是我第一信仰的人，而且伊悲涼的命運，恰配做我少年時的保傅。所接受伊的，便是觸動我許多靈感，發生我許多雅趣，并增助我慧性的長成。現在伊定然允許我這極貴重的付託，這是最妥當沒有的了！我心裏正無限欣慰，差不多要發狂。但我不知從什麼時候，早就看出伊被了世慮的紛擾，飽受過閱歷的震恐，如同禁詛的巫術，反使伊超拔不出；本質的美，漸漸消失在一切枯燥乏味的應付裏；而且額上的縐痕，又逼迫着伊，將永得不着覺醒。伊底病根，像是太重，視傳說和成見，而沒有新的要求；這就是凡過了中年底聰明人，最易陷落的一個深窟。關於我極願付託的事，便不免有些疑慮起來了。

我實在再想不出什麼結果，因為在我心上的人，究竟是有限。正在沉吟不快的時候，引起我一個柔曼無比的回憶了！那正是我全生命中，極跌宕瀟灑的一個時代，正遇着伊這般意外使我驚動的人。我不能判定這是緣於伊底懷感，或是我底情調，該有了這麼一段甜蜜詭祕的事實？但

伊確是處在重重樊籠閉錮中，用了反抗的勇氣，從沉抑困瘁裏而傾心愛過我。伊底血液，曾浸透了伊底靈魂；在伊照發的光裏，我永潛泳在青春之流！伊底言語動作，都佔據了我一心底官感上思考上美的意味；伊能使我底生命有了不移拔的意念，和對一切充滿了偉大諧和的詩意。但伊是在那喪亂流離裏，離開我走了。伊終於屈伏在伊不幸的命運之下，雖同我一般的流落，而使我不能追蹤。伊是何等的可憐，我盼待伊如同那廣漠的岸上失期的旅客；而伊贈給我種種愛的遺影，使我不能解脫這個現世，恰同不思去避免風浪，只緊靠這拴着的船纜。伊只用了極短促的歡愉，博給我這永續的痛楚，我却甘心接受了這不願避免的創痕。伊是由許多人證明了的完善，既然我永遠所追求的，那末，現在我除是再去徧尋着伊，是斷無復第二人足以受這重大的付託！但在偉大的宇宙裏所賦給我們人生局部底無可奈何的圈套裏，就膚淺的事實上，誰都找不着顯豁的救濟方法；我也只有一直渺茫到現在，永得不到伊的消息。

在我鄰村有了這樣一個沉靜而端麗的女孩，憑了我的臆想，確定伊是愛過我的。伊有不易壓抑和融釋的性情，在伊底柔順裏，伊孱弱的神態，越足證明伊比旁人反較近真理；伊顯不出什麼使人見重的，正如也尋不出伊有什麼壞處，伊真可以代表一種平常人的模型。但我總覺憂愁的徵塵，早已潛進伊嫩弱的心苗；這常使我担心，而且對伊不免有些蔑視，因為這便夠把伊底純

真消失了！伊慣喜聽我講說許多故事，并常替我搜集那村裏鄙俗的童話，這正是我格外需要伊的地方，也正是我們認識的原故。當伊受了什麼委屈，總是跑到我這裏來，一面摩弄伊底玩具，一面躲在我懷裏，時而哭着，時而又唱起來了。在我們村口的潭邊和山脚下，伊竟成了我一個依附者！但這不免惹起一些人懷了嫉妬，日甚一日，造出許多流言，常要阻止伊底歸路，爭着把手指戳在伊底小臉上，訕笑伊是一個女孩子，不該常接近一個不相干的男人。那些人方自鳴得意，並不明白這是完全無效的暴行。伊受了這樣的刺激之後，反而增添了伊心裏提防的警覺，越是遭人非難，越是使伊不明瞭地專注到我；這正是庸衆所常忽略的一種反應。現在我正有了這樣重要的付託，竟使我勢不能不掄擠到這隣村的女孩身上了！我不但暗暗滴下了幾點眼淚，但我終不免許多疑慮，立速取消了我底計劃。伊對於我只有無甚理解的信仰，這正是我早已見出應該決絕的。我以為伊所處是四面壓力最重的地位；淺見的議論，日夜正向伊身旁夾攻；年光也會使伊澆忘一切，青春正張着幻幕去迎候伊。我又從不肯對伊說過什麼高深的話，我的真意，未必是伊所能完全領會。而且憂愁的塵翳，終必把伊底心靈窒塞！我并是一個年長的人，如果把重要的責任，好像被逼迫着失望的，僅僅付託在一個女孩身上，不當是笑話嗎？

我底心血已用盡了，腦力已疲乏了，僅有了急促的喘息！只爲仍有這生命垂絕一念不散的

牽掛，沉頓便憑了精誠的排去。不覺另得着一個自己很滿意的希望：還是自己起來立定志願，帶着這可愛的大士像，無論度過荒山遠海，遇見驚濤駭浪，我決不捨棄，一同去過漂泊的生活罷。我并起誓，便是發生什麼危險，寧可先犧牲我自己，只要保全我這惟一心愛的美術品，務須使伊得着我生命以上的永存。主意已定，我反覺心裏平靜多了！我底神思漸漸回復而凝聚，全身覺有了氣力。我想：像這麼重大的一件事，正好是不必付託人；如果一個人是由自己承擔自己的責任，這所要的，才算是真的可以屬我了。我正非常愉快，試推想着怎樣預備去照料；只覺我底白盜大士像，已開始在我心靈的邊沿上旋轉躍動，伊真是處處使吾可愛極了！忽聽那慣載離別的輪船火車的放汽聲，又遠遠傳到我底耳朵裏，我便從朦朧裏扶起身來，一手像舉開一幅柔軟的繡幔，一手便搭伏在一個堅冷的玻璃龕上，這時眼睛陡然被雪亮的電燈燦開了，正看見自己一些詩歌的稿子，——從未輕給人看的稿子，亂壘在書桌上；筆與墨壺都尚未關好，旁邊僅有一個瓦酒瓶，和一隻大的酒瓢；此外便沒有什麼。而我所計慮一夜的美麗可愛的白盜大士像，却早已蹤影全無了！

怔了一怔，我才明白，原來是在做夢；而那個惟一心愛的白盜大士像，確是我十年前不曾真個買得的一件美術品，至今老是惋惜着。這時我醒了的空虛的心，正感着荒渺的前途，從此只把

這一個白盜大十像，還存在我嚴閉的想像裏，一直向我永遠漂泊的路上。

(選自白采的小說)

寂寞

冰心

小小在課室裏考着國文。他心裏有事，匆匆的綴完了幾個句子，便去交卷。剛遞了上去，先生抬頭看着他，說：「你自己再看一遍，有錯字沒有，還沒有放學呢，忙甚麼的！」他只得回到位上來，眼光注在卷上，却呆呆的出神。

好不容易放學了，趙媽來接他。他一見就問，「嬌嬌和妹妹來了麼？」趙媽笑說，「來了，快些家去罷，你那妹妹好極了。」他聽見便自己向前跑了，趙媽在後面連連的喚他，他只當沒聽見。

到家便跑上臺階去，聽母親在屋裏喚說，「小小快來，見一見嬌嬌罷。」他掀開竹簾子進去，母親和一個年輕的婦人一同坐着。他連忙上去鞠了躬，嬌嬌將他攬在懷裏，沒有說什麼，眼淚却落了下來。母親便說，「讓嬌嬌歇一歇，你先出去和妹妹玩，她在後院看魚呢。」小小便又出來，繞過廊子，看見妹妹穿着一身淡青色的衣裳，一頭的黑髮散垂着，結着一條很寬的淡青緞帶，和趙媽站在魚缸邊，說着話兒。

趙媽推她說，「哥哥來了。」她回頭一看，只拉着趙媽的手笑着。趙媽說，「小小哥你們一起玩罷，我還有事呢。」小小便過去，趙媽自己走了。

小小說：「妹妹看我這幾條魚好不好？都是後面溪裏釣來的。」妹妹只看着他笑着。小小見她不答，也便伏在缸邊，各自看魚，再不說話。

飯桌上母親、嬸嬸和他兄妹兩個人，很親熱的說着話兒，妹妹和他也漸漸的熟了。飯後母親和嬸嬸在廊外乘涼，小小和妹妹却在屋裏玩。小小搬出許多玩具來，燈下兩個人玩着。小小的話最多，說說這個，說說那個，妹妹只笑着看着他。

母親隔窗喚道：「你們早些睡罷，明天……」小小連忙應道：「不要緊的，我考完了書了，明天便放假不上學去了。」妹妹却有了倦意，自己下了椅子，要睡覺去。小小只得也回到屋裏，——牀上他想明天一早和妹妹釣魚去。

絕早他就起來，趙媽不讓他去攪妹妹，他只得在院子裏自己玩。一會兒纔聽得嬸嬸和母親在屋裏說話，又聽得妹妹也起來了，便推門進去。妹妹正站在窗前，嬸嬸替她梳着頭。看見小小進來，嬸嬸說：「小小真是個好學生，起的這樣早！」他笑着上前道了晨安。

早飯後兩人便要出去。母親囑咐小小說：「好生照顧着妹，溪水深了，掉下去不是玩的，也小心不要濺溼了衣裳！」小小忙答應着，便和妹妹去了。

開了後門，一道清溪橫在面前，夾溪兩行的垂柳，倒影在水裏，非常的青翠，兩個人先走着，揀

着石子，最後便在水邊揀一塊大石頭坐下，談着話兒。

妹妹說：「我們那里沒有溪水，開了門只是大街道，許多的車馬，走來走去的。晚上滿街的電燈，比這里熱鬧多了，只不如這里涼快。」小小說：「我最喜歡熱鬧，但我在這里好釣魚，也有螞蟻。秋天看農夫們割麥子，都用大車拉着。夏天的晚上，母親和我更常常坐在這裏樹下，聽水流和蟬叫。」一面說着，小小便站起來，跳到水中一塊大溪石上去。

那石塊微微的動搖。妹妹說：「小心要掉下去了。」小小笑道：「我不怕，我掉下好幾次了，你看我腿上的疤痕。」說着便褪下襪子，指着小腿給妹妹看。妹妹搖頭笑說：「我怕，我最怕晃搖的東西。在學校裏我打秋千都不敢打的太高。」小小說：「那自然，你是個女孩子。」妹妹道：「那也未必，我的同學都打得很高，她們都不怕。」小小笑道：「所以你更是一個怯弱的女孩子了。」妹妹笑了一笑，無話可說。

小小四下裏望着，忽然問道：「昨天嬌嬌爲什麼落淚？」妹妹說：「萱哥死了，你不知道麼？若不是爲母親儘着難受，我們還不到這裏來呢。」小小說：「我母親寫信給叔叔，說要接嬌嬌和你來玩，我聽見了——到底萱哥是爲什麼死的？」妹妹用柳枝輕輕的打着溪水，說：「也不知道是什麼病，頭幾天放學回來，還好好的，我們一塊兒玩着。後來他晚上睡着便昏迷了。到醫院裏，不幾

天就死了。那天母親從醫院裏回來，眼睛都紅腫了，我纔知道的。父親去把他葬了，回來便把他的東西都鎖了起來，不叫母親看見——有一天我因為找一本教科書，又翻出來了，母親哭了，我也哭了半天……」妹妹說到這裏，眼圈兒便紅了。小小兩手放在膀袋裏，凝視着她，過了半天，「說不要緊的，我也是你的哥哥。」妹妹微笑說，「但你不是我母親生的，不是我的親哥哥。」小小無可說，又道：「橫豎都是一樣，你不要難過了。你看那邊水上飛着好些蜻蜓，一會兒要下雨了，我捉幾個給你玩。」

下午果然下雨，他們只在餐室裏，找了好幾條長線，兩頭都繫上蜻蜓，放了手，蜻蜓便滿屋裏飛着，却因彼此牽來扯去的，只飛得不高。妹妹站在椅上，喜得拍手笑了。忽然有一個蜻蜓，飛到妹妹臉上，那頭的一個便垂在袖子旁邊，不住的鼓着翅兒。妹妹嚇得只管喊叫，小小却只看着，不住的笑。妹妹急了，自己跳下椅子來。小小連忙上去，替她捉了下來；看妹妹似乎生氣，便一面哄着她，一面開了門，扯斷了線，把蜻蜓都放了。

一連下了幾天的雨，不能出去，小小和妹妹只坐在廊上，看雨又說故事，小小將聽過的故事——都說完了，自己只得編了一段，想好了，便說：「有一個老太太，有兩個兒子，小的名叫豬八戒，大的名叫土行孫……」妹妹笑道：「不對了，豬八戒沒有母親，他的哥哥不叫什麼土行孫，是孫行者；

你當我沒有聽過西遊記呢！」小小也笑道：「我說的這是另一個猪八戒，不是西遊記上的猪八戒。」妹妹搖頭笑道：「不用圓謊了，我知道你是胡騙的。」小小無聊，便道：「那麼你說一個我聽。」妹妹也想了會兒，說：「從前……從前有一個國王，他有一個女兒，叫雪花公主，長的非常好，看……。」小小道：「以後有人來害她是不是？」妹妹看着他道：「是的，你聽見過，我就不說了。」小小忙道：「沒有聽過，我猜着是那樣子，往下說罷！」妹妹又說：「以後國王的王后死了，又娶了一個王后，名叫……那名字我忘記了……這新王后看雪花公主比自己好看，就生氣了，將她送到空山裏去，叫一個老太太拿有毒的蘋果哄她吃……。」小小連忙問：「以後有人來救她沒有？」妹妹笑道：「你別忙，——後來也不知道怎樣，雪花公主也沒有死。那國王知道新王后不好，便攆她出去，把雪花公主仍接了回來，大家很快樂的過日子。」妹妹停住了，小小還問：「往後呢？」妹妹說：「往後就是這樣了，沒有了。」

小小站了起來，伸一伸腰，說：「我聽故事，最怕聽到快樂的時候，一快樂就完了。每次趙媽說故事，一說到做財主了，或是做官了，就是快完了，真沒意思！」妹妹說：「故事總是有完的時候，沒有不完的一——反不如那結局不好的故事，能使我在心裏想好幾天……。」小小忽然想起一段，便說：「我有一個說不完的故事——有一個國王……。」他張開兩臂比着：「蓋了一間比天還

大的倉房，攢了比天還多的米在裏面。有一天有一陣麻雀經過，那麻雀多極了，成羣結隊的飛着，連太陽都遮住了。他們看見那些米粒，便尋出了一個小孔穴，一隻一隻的飛進去……」妹妹連忙笑道：「我知道了！第一個麻雀進去，啣出一個米粒來；第二個麻雀又進去，又啣出一個米粒來；這樣一隻一隻儘著說，不是我聽見，豈哥說過了。」小小道：「是的，編這故事的人真巧，果是一段說不完的。」妹妹說：「我就不信！我想比天還多的米，也不過有幾萬萬粒，若黑夜白日不住的說，說幾年也就完了。」小小正要答應，屋裏母親喚着，便止住了，一同進去。

夜裏的雨更大了，還時時的聽見輕雷。小小非常的懷喪：後門的小溪，是好幾天沒有去了。故事說盡了，家裏沒有什麼好玩的。想來想去，漸漸入夢——夢見帶着妹妹，走進很深的樹林子裏，林中有一個大湖。湖邊迎面走來一個白衣的女子，似乎是雪花公主，她手裏提着一個大籠子，裏面有許多麻雀。正要上前，眼前一亮，便不見了。

開了眼，陽光滿室，天晴了！他還不信，起來一看，天青得很，枝上的小鳥不住的叫着，庭中注着很深的雨水，風吹得飄飄的。他心裏喜歡，連忙穿起衣裳，匆匆的走出去——夢也忘了。

妹妹自己坐在廊上，揉着眼睛發怔，看見他便笑說：「哥哥，天晴了！」小小拍手笑道：「可不是！你看院子裏這些雨水，——我敢下去。」妹妹笑着看他，他便脫鞋和襪子，輕輕的走入水裏，一

面笑道：「涼快極了，只是底下有青苔，滑得很。」他漸漸的跑起來，只聽見脚下水響。妹妹走到廊邊道：「真好玩，我也下去。」小小俯着身子，撩起褲腳，說：「你敢你就下來，我們在水裏跳盪兒。」妹妹笑着便坐在廊上，剛脫下一隻襪子，母親從屋裏出來看見，便道：「可了不得！小小快上來罷，你只管帶着妹妹淘氣！」妹妹連忙又將襪子穿上。小小却笑着從廊上拿了鞋襪，赤着脚跑到浴室裏去。

飯後母親說大家出去散散心，嬌嬌只懶懶的，禁不住妹妹和小小的攛掇勸說，只得隨同出去——先到了公園，母親和嬌嬌進了一處「售品所」。小小和妹妹却遠遠的跑開去，在水邊看了一會子的浴鴨，又上了小山。雨後的小山和樹林都青潤極了；山後籬內的野菜，開得蘗蘗，望去好似彩雲一般。池裏荷花也開遍了，水邊繫着一隻小船。兩個人商量着，要上船去玩；正往下走，只見母親在山下亭中招手叫他。

到了亭前，只見嬌嬌無力的倚着亭柱坐着，眼中似有淚痕。妹妹連忙走過去，一聲兒不響的倚在嬌嬌懷裏。母親悄聲說：「我們回去罷，嬌嬌又不好過了。」小小只得啞啞的隨着一同出來。車上小小輕輕的問：「嬌嬌爲什麼又哭了？」母親道：「嬌嬌看見我替你買了一頂小草帽，看那式樣很好，也想買一頂給萱哥，忽然想起萱哥死了，便又落淚，我們轉身就出來了——你看

母親愛子的心，是何等的深刻！母親說着深深的歎了一口氣，小小也默然無語。

前面嬌嬌的車，停在糖菓公司門口。嬌嬌給妹妹買了兩瓶糖，又給他兩瓶，小小連忙謝了嬌嬌，自己又買了一瓶香蕉油。妹妹問：「買這個作甚麼？」小小笑道：「回家做冰激凌去！」

到家嬌嬌又只懶懶的，妹妹便跟嬌嬌睡覺去了。小小自己一人跑來跑去，尋出冰激凌的桶子來，預備着明天要做。

黃昏時妹妹醒了，睡得滿臉是汗，只說熱；母親打發她洗澡去，又替她洗了頭髮。小小便拿過一把大扇子，站在廊上用力的替她搨着。妹妹一面撩開拂在臉上的頭髮，一面笑說：「不要搨了，我覺得冷。」小小道：「如此我們便到門外去，樹下有風，吹一會兒就乾了。」兩個人便出來，坐在樹根上。

暮色裏，新月掛在柳梢——遠遠地走來一個綠衣的郵差。小小看見便放下扇子，跑着迎上去，接過兩封信來。妹妹忙問：「誰來的信？」小小看了道：「一封是父親的，一封許是叔叔的。你等着，我先送去了。」說着便進門去了。

一轉身便又出來；妹妹說：「我父親來信，一定是要接我們走了。」小小說：「我不知道——你如走了，我一定寫信給你，我寫着『宋妹妹先生，』好不好？」妹妹笑說：「我的學名也不是叫

妹妹，而且我最不喜歡人稱我先生，我喜歡人稱「女士」，平日父親從南邊來信，都是寄給我，也是稱我「女士」。小小說，「那也好，你的學名是什麼？」妹妹不答。

小小兩手弄着扇子的邊兒，說：「我父親到英國去了一年多了，差不多兩個禮拜就有一封信，有時好幾封信一齊送來，信面上寫着外國字，我不認得，但母親說，上面也都是我的名字。」妹妹道：「你爲什麼不跟伯伯到英國去？」小小搖頭道：「母親不去，我也不去。我只愛我的國，又有樹，又有水。我不愛英國，他們那裏盡是些黃頭髮藍眼睛的孩子！」妹妹說：「我們的先生常常說，我們也應當愛外國，我想那是合理的。」小小道：「你要愛你就愛，橫豎我只有一個心，愛了我的國，就沒有心再去愛別國。」妹妹一面撫着頭髮，說：「一個心也可以分作多少份兒，就如我的一個心，愛了父親，又愛了母親，又愛了許多的……」這時小小忽然指着天上說：「妹妹！快看！妹妹止住了，擡頭看時，一個很小的星，拖着一片光輝，橫過天空，直飛向天末去了。

天漸漸的黑了，他們便進去。搬過兩張矮凳子，和一張大椅子，在院子裏吃着晚飯。母親在後面替妹妹通開了頭髮，鬆鬆的編了兩個辮子。小小便道：「有頭髮多麼麻煩！我天早起就不用梳頭，就是洗頭也不費工夫。」妹妹一面吃飯，說：「但母親說頭髮有一種溫柔的美。」小小點頭說：「也是，不過我這樣子，即或是有頭髮，也不美的。」說得嬌嬌也笑了。

第二天早起，小小便忙着打發趙媽洗那桶子，買冰和鹽要做冰激凌。母親替他們調好了材料，兩個人便在院裏樹下搖着。

小小一會一會的便揭開蓋子看看，說：「好了！」一看仍是稀的。妹妹笑道：「你不要性急，還沒有凝上呢，儘着開蓋，把鹽都漏進去了！」小小又舀出一點來，嘗了嘗說：「沒有味兒，太淡了，不如把我的糖，也拿幾塊來放上。」妹妹說好，於是小小放上好些的橘子糖，又把那一瓶香蕉油都倒了進去。末了又怕太甜，便又對上些開水。

妹妹扎煞着兩隻濕手，用袖子拭了臉上的汗，便說：「熱得很，我不搖了！」小小說：「等我來，你先坐在一邊歇着。」

搖了半天，小小也乏了，便說：「一定好了，我們舀出來吃罷。」妹妹便盛了出來，嘗了一口，半天不言語，小小也嘗着，却問妹妹說：「好吃不好吃？」妹妹笑道：「不像我們平常吃的那味兒，帶點酸又有些鹹。」小小放下杯子，拍手笑道：「什麼酸鹹？簡直是不好吃！算了罷，送給趙媽吃。」

胡亂的收拾起來，小小用衣襟自己扇着，說：「還是釣螃蟹去有意思，我們搖了這半天的冰激凌，也熱了，正好樹陰底下涼快去。」妹妹便拿了釣竿，挑上了餌，出到門外。小小說：「你看那邊樹下水裏那一塊大石頭，正好坐着，水深也好釣；你如害怕，我扶你過去。」妹妹說：「我不怕。」說

着便從水邊踏着一塊一塊的石頭，扶着釣竿，慢慢的走了上去。

雨後溪水漲了，石上好像小船一般，微風吹着流水，又吹着柳葉；蟬聲聒耳；田隴和村舍一望無際。妹妹很快樂，便道：「這裏真好，我不回去！」小小道：「這塊石頭就是我們的國，我做總統，你做兵丁。」妹妹道：「我不做兵丁，我不會放槍，也怕那響聲。」小小說：「那麼你做總統，我做兵丁——以後這石頭隨水飄到大海上去，就另成了一個世界。」妹妹道：「那不好，我要母親，我自己不會梳頭。」小小道：「不會梳頭不要緊，把頭髮翦了去，和我一樣。」妹妹道：「不但爲梳頭，另一個世界也不能沒有母親，沒有了母親就不成世界。」小小道：「既這樣，我也要母親，但這塊石頭上容不下。」妹妹站了起來，用釣竿指着說：「我們可以再搬過那塊來……」

上面說着，不隄防雨後石上的青苔滑得很，妹妹沒有站穩，一交跌了下去。小小趕緊起來拉住，妹妹已坐在水裏，釣竿也跌折了。好容易扶着上來，衣裳已經溼透，兩個人都嚇住了。小小連忙問：「碰痛了那裏沒有？」妹妹看着手腕說：「這邊手上擦去了一塊皮，這倒不要緊，只是衣裳都溼了，怎麼好？」小小看她驚惶欲涕，便連忙安慰她說：「你別怕，我這里有手巾，你先擦一擦；我們到太陽底下曬着，一會子就乾了。如回家換去，嬌嬌一定要說你的。」妹妹想了一想，只得隨着他到岸上來。

小小站在樹陰下，看妹妹的臉，曬得通紅。妹妹說：「我熱極，頭都昏了。」小小說：「你的衣裳乾了沒有？」妹妹接着便說：「那能這麼快就乾了！」小小道：「我回家拿傘去，上面遮着，下面曬着就好了。」妹妹點一點頭，小小趕緊又跑了回來。

四下裏找不着傘，趙媽看見便說：「小小哥，你找什麼？媽媽和嬸嬸都睡着午覺，你不要亂翻了！」小小只得悄悄的說與趙媽，趙媽驚道：「你出的好主意！曬出病來還了得呢！」說着便連忙出來，抱回妹妹去，找出衣裳來給她換上。摸她額上火熱，便沖一杯綠豆湯給她喝了，挑些「解暑丹」給她聞了，抱着她在廊下靜靜的坐着，一面不住的抱怨小小，妹妹疲乏的倚在趙媽肩上，說：「不干哥哥的事，是我自己摔下去的。」小小這時只呆着。

晚上妹妹只是吐，也不吃飯。嬸嬸十分着急，母親說一定是中了暑，明天一早請大夫去。趙媽沒有說什麼，小小自己害怕。——明天早上，妹妹好了出來，小小方放了心。

他們不敢出去了，只在家裏玩。將扶着牽牛花的小竹桿兒，都拔了出來，先紮成幾面長方的籬子。然後一面一面的合了來，在樹下牆陰裏，蓋了一個小竹棚，也安上個小門。兩個人忙了一天，直到上了燈，趙媽催吃晚飯，纔放下一齊到屋裏來。

母親笑說：「妹妹來，小小可有伴兒了，連飯也顧不得吃，看明天叔叔來接了妹妹去，你可

怎麼辦？」小小只笑着，桌上兩個人還不住的商議作棚子的事。

第二天恰好小小的學校裏開了一個「成績展覽會」，早晨先有本校師生的會集，還練習唱歌。許多同學來找小小，要和他一塊兒去。小小慚着要和妹妹蓋那棚子，不肯去，同學一定要拉他走。他只是囑咐了妹妹幾句。又說：「午後我就回來，你先把頂子編上。」妹妹答應着，他便和同學去了。

好容易先生們來了，唱過歌，又亂了半天，小小不等開完會，自己就溜了出來。從書店經過，便買了一把綢製的小國旗，興興頭頭的舉着，進門就喚：「妹妹！我買了國旗來了，我們好插在棚子上！」趙媽從自己屋裏出來，笑道：「妹妹走了。」小小說：「你不必哄我！」一面跑上廊去，只見母親自己坐在窗下寫信，小小連忙問：「妹妹呢？」母親放下筆說：「早晨叔叔自己來接，十點鐘的車，嬌嬌和妹妹就走了。」小小呆了，說：「怎麼先頭我沒聽見說？」母親說：「昨晚不是告訴你了麼？前幾天叔叔來信，就說已經告了五天的假，要來把家搬到南邊去——我也想不到他們走的這麼快，妹妹原是不願意走的，嬌嬌說日子太短促了，他們還得回去收拾去，我也留他們不住。」小小說：「怎麼趙媽也不到學校裏去叫我回來？」母親說：「那時大家都忙着，誰還想起這些事！」說着仍自去寫信。小小站了半天，無話可說，只得自己出來，呆呆的在廊下拿着國旗坐着。

下午小小睡了一下午的覺，晚上纔起來，胡亂吃過飯，自己悶悶的坐在燈下——趙媽進來問：「我的那把剪刀呢？」小小道：「我沒有看見！」趙媽說：「不是昨天你和妹妹編籬子，拿去剪繩子麼？」小小想起來，就說：「在那邊牆角的樹枝上掛着呢，你自己去拿罷！」趙媽出去了，母親便說：「也沒見你這樣的淘氣！不論什麼東西，拿起來就走。怪道昨天那些牽牛花東倒西歪的，原來竹子都被你拔去了，再淘氣連房子還都拆了呢！妹妹走了，你該溫習溫習功課了，整天裏只顧玩，也不是事！」小小滿心裏惆悵抑鬱，正無處着落，聽了母親這一番話，便借此伏在桌上哭了，母親也不理他。

自己哭了一會，覺得無味，便起來要睡覺。母親跟他過來，替他收拾好了，便溫和的撫着他說：「好好的睡罷，明天早起，我教你寫一封信給妹妹，請她過年再來。」他勉強抑住抽咽，答應着，便自己臥下。母親在牀邊坐了一會，想他睡着，便捻暗了燈，自己出去。

他重新又坐了起來——窗外好亮的月光呵！照見庭院，照見滿地的牽牛花，也照見了牆隅未成功的棚。小門還半開着，頂子已經編上了，是妹妹的工作……

他無聊的掩過窗簾，重行臥下——隱隱地聽見屋後溪水的流聲淙淙，樹葉兒也響着，他想起好些事。枕着手腕……看見自己的睡衣和衾枕，都被月光映得潔白如雪，微風吹來，他不禁又

伏在枕上哭了。

這時月也沒有了，水也沒有了，妹妹也沒有了，竹棚也沒有了。這一切都不是——只宇宙中寂寞的悲哀，瀰漫在他孱弱的心靈裏。

(選自《超人》)

別

朱自清

他長久沒有想到伊和八兒了；倘使想到累人的他們，怕只招些煩厭罷。

這一天，他母親寄信給他，說家裏光景不好，已叫人送伊和八兒來了。他吃了一驚，想「可麻煩哩！」但這是不可避免的，他只得等着。一直幾天，他們沒來，他不由有些焦躁——不屑的焦躁；那藏在煩厭中的期待底情開始搖撼他柔弱的心了。

晚上他接着伊父親信，說他們明天準來。可是颳了一夜底北風，接着便是紛紛的大雪。他早起從樓上外望迷迷茫茫的，像一張潔白的絨氈兒將大地裹着；大地怕寒便整個兒縮在氈裏去了。天空靜蕩蕩的，不見一隻鳥兒，只有整千整萬的雪花，鵝毛片似的「白戰着」。他默默地看，心裏盤算，「只怕又來不成了哩！該詛咒的雪，你早不好落，遲不好落，偏選在今天落；不是故意欺負我，不給我做美麼？」——但是信上說來，他們必曉得我在車站接，會教我白跑麼？——我若不去，豈不叫他們失望……」

午飯後雪落得愈緊；他匆匆乘車上車站去。在沒遮攔的月台上，足足喫夠一點多鐘底風，火車纔來了。客人們紛紛地上下，小工們忙忙地搬運；一種低緩而嘈雜的聲浪在稠密的空氣中浮

沈着他立在月台上，目不轉睛地看着每個走過他面前的人。走過的都走過了，那里有伊和八兒底影兒？——連有些像的也無。他不信，走到月台那頭去看，又到出口去看確是沒有——他想他們一定搭下一班車來了。

一切都如前了他——祇有他——只在月台上徘徊，警察走過，釘了他一眼，他却不理會，車來時，他照樣熱心地去看每個下車的搭客。但他的努力顯然又落了空。

晚上最後一班車來了，他們終於沒有來。他可惱了；沒精打彩地衝寒冒雪而回——一路上想，「再不接他們了，也別望他們了！」但到了屋裏，便自回心轉意：「這麼大的雪，也難怪他們；……得知幾時晴哩？雪住了便可來了罷？落得小些也可動身了罷！」

兩天匆匆過去，雪是一直沒有止。那晚上自在房裏坐，僕人走來說，有人送了一個女人和孩子來了。他詫異地聽着；這於他確是意外——窗外的雪還在落呵。他下樓和他們相見，伊推着八兒說，「看——誰來了？」八兒回頭道，「唔……爸爸……爸爸。」他沒有說話，只低低叫了聲，「跟我來罷。」

他們到樓上，安頓了東西。伊說前天大雪，伊父親怕八兒凍着，所以沒有來；他教等天晴再走罷。但伊看了兩天，天是一時不會晴的了，老等着，誰耐煩？所以決然動身。他聽了，不開口。他們暫歇了一會。那時他的朋友們都已曉得他的喜事，——他住的一所房子原是公寓之類，樓上有好幾個朋友們同住——圍着來看伊。他逐一介紹了，伊微低着頭向他們鞠躬。他們坐了一會，彼此談著，問了伊些話。伊只用簡單的句子低低地，緩緩地答復。他想，伊大約怕「蠢生」的，這時他忽然感著一種隱藏的不安？那不安底情原從他母親信裏捎來，可是他到現在才明白地覺了。——其實那時的屋裏所有的於誰都是「蠢生」的；誰底生命流裏不會被丟了瓦礫，掀起不安底波痕呢？但丟給他倆的大些，波動自然也有力些；所以便分外感着了。於是他們坐坐無聊，都告辭了。他倆顯然覺得有些異樣；這箇異樣，教他倆不能即時聯合——他們不會說話，電燈底光確和往日不同，光裏一切，自然也都變化。在他倆眼裏，包圍着他們的，都是偶力底漩渦；坐的椅子，面前的桌子，桌上的墨水瓶，瓶裏墨水底每一滴，像都由那些漩渦支持着；漩渦呢，自然是不安和歡樂底交流了。

電燈滅了，一切都寂靜，他們也自睡下。漸漸有些唧唧嚶嚶底聲音……半夜底話終於將那不安「消毒」了；歡樂瀰漫着他倆間；他倆便這般聯合了，和他們最近的分別前的一秒時一樣。

第二天，他們雇定一個女僕。第三天清早便打發那送的人回去。簡陋而甜蜜的家這樣在那鬆舖着的沙上築起來了。他照常教他的書。伊願意給他燒飯；伊不歡喜喫公寓裏的飯，也不歡喜他喫；他倆商量底結果，只有由伊自己在房裏燒了。但伊並未做慣這事，孩子又只磨着伊；新地方市場底情形，伊也不熟悉。所以幾天過後，便自懊惱着；但爲他的緣故，終於耐著心，習慣自然了。他有時也嫌房裏充滿廚竈的空氣，又不耐聽孩子慵懶的聲音，教他不能讀書；便著了急，只繞著桌子打旋，但走過幾轉，看看正在工作的伊，也只好嘆口氣，諒解伊了。有時他倆却也會因這些事反目；可是照例不能堅持——不是伊，便是他，忍不住先道歉了，那一個也就笑笑。他倆這樣愛着過活，——雖不十分自然——轉眼已是一年多了。

但是有一件可厭的，而不可避的事；伊一個月後便要生產。他倆從不曾細想過這個，現在却都愁着。公寓不用說是不便的。他母親信上說，「可以入醫院有我來照料；」父親却甯願伊和八兒回家。他曉得母親是愛遊逛，愛買東西的，來去又要人送——所費必不得少；倘伊家也有人來監產，——一定會有的——那可怎麼辦呢？非百元不可了！其實家裏若能來一女僕，和八兒親熱的，領領他，伊便可安然到醫院去。但他怎好和母親說，不要伊來呢？又怎好禁止岳家底人呢？他不得不想到怎樣急切地湊着一百元了？可以想到的都已想到；最後——最後了，他的心只能戰

戰地答道：「否！」——於是一切都完了；他鄭重地告訴伊：「現在只有回去了！」爲一百元底緣故，他倆不得不暫時賤賣那愛底生活了。

伊忽然一噤，像被鍼刺了那裏，掩着面坐下哭了。八兒正在玩耍，回頭看見，忙跑近伊，搖着伊膝頭，懇求似地望着伊說：「娘，不淌眼淚！」伊毫不理會；孩子臉一苦，哭嚷道：「看不見娘，看不見娘了！」——他呢，却懵騰騰的，只想搜出些有力的話安慰伊；話可是說那一句好？便默默地看伊的手搗着的，和八兒淚洗着的臉上；半晌，才啞啞着掙出三個字道：「別哭罷！」以下可再說不上來了！正窘着，恰好想起一件事；就撇開了伊們，尋出紙筆，寫信給家裏，叫那回送伊來的再來接伊去。寫好，走出交女僕去發。伊早住了哭癡癡地想：八兒倚着伊不作聲，他悄悄走近前，拍伊肩頭一下，伊大喫一嚇；看了看是他，微笑說：「剛才真無謂哩！」

第三天晚上，孩子睡下了，接的人走進房裏。伊像觸着閃電似的，一縷酸意立時淪浹了周身底纖維；伊的眼一眨，掌不住要哭了。伊趕快別過臉去，竭力忍住，小聲兒抽咽着；半晌，才好了。他問那人底話，伊只仔仔細細端詳着。那人喉底一發聲，頭底一轉動，都能增加伊思想底力量，教伊能夠明明白白記起一直以以前的事；婆婆怎樣慫恿伊走；伊怎樣忙着整裝；怎樣由那人伴上輪船，火車，八兒怎樣會淘氣；伊怎樣見着父親，最後——怎樣見了他……伊尋着已失的鎖鑰，打開塵封

着的記憶底箱，滿眼都流着快樂呵！伊的確忘記了。現在，直到他問完話，那人走出去了。於是伊凝一凝神，回復了伊現在的伊；現在使攔着伊的淚幾伊可再禁不住，祇好聽他橫流了他也只躺在床；上，不敢起來，全不能安慰伊。等到曉得伊確已不哭了，才拿了那半濕的手帕，走過去給伊揩拭在臉上的淚；又悄悄他說：「後天走罷，明天街上買點東西帶着……」伊嘆口氣，含着淚微微地點頭。那時接的人已經鼾睡；他倆也祇有睡下。

第二天他倆有說有笑的，和平常一樣；但他要伊同出去時，伊却回說：「心裏不好，不去了。」他晚上回來，伊早將行李整好；孩子也已睡了。伊教他看了行李，指點着和他說：「你的東西，我也給你收拾了。皮袍在大箱裏；天氣熱起來，也可叫聽差拿去晒晒，別讓牠霉了——霉了就可惜了。小衫褲和襪子，帕兒，都在小提箱裏；剪刀，線板，也放在裏面。那邊抽屜裏還贖下些豬油和鹽；我給你買了十個雞蛋，放在這罐裏，你餓時自在煤油爐上燉燉罷。今天飯菜吃不了，也拿來放在抽屜裏；你明天好獨自吃兩餐安穩飯。」——孩子在這里，到底吵着你——「後天再和他們一桌喫不遲。」……伊聲音有些岔了，他也聽得呆了，竟不知身子在那里。他的淚不和他商議。熱滾滾直瀉下來了。他趕緊趁伊不見，掏出帕兒揩乾。伊可也再說不出甚麼；只坐在一旁出神。他叫送的人進來，將伊的帳子卸下。鋪蓋捲了——便省得明早忙了。於是伊僅剩的感安從伊心裏榨出；伊覺兩

手都空着了。四面光景逼迫着伊，叫伊拿甚麼抵禦呢？伊只得由自己躺下，被蒙在伊流淚如水的臉上。那時他眼見伊睡了一年多的床漸漸異樣了，只微微地噓氣，像要將他血裏所有愁底種子藉着肺力一粒粒地呼出一般。床是空了。他忽然詫異地看着；一年前空着的床，爲甚支了帳子，放了鋪蓋呢？支了，放了，又爲甚卸了，捲了呢？這確有些奇怪，他躊躇了一會；——忽然想起來了，「伊呢？」伊已是淚人兒了，他可怎麼辦呢？他親親切切地安慰伊些話，但是毫不着力，而且不自然；他終於徬徨無措，嗚嗚咽咽哭了。伊却又給他揩淚，帶着鼻音說：「我心裏像被凌遲一般！」一會，又抽咽着說：「我走後，你別傷心！晚上早些睡；躺下總得自己將被蓋上——着了涼誰問你呢？」……他一面拭淚，一面聽着；可是不甚明白伊的意思，只覺他的心絃和伊的聲音帶合奏着不可辨認的微妙的悲調，神經也便律動着罷了。那時睡神可憐他們，漸漸誘他們入夢。但伊這瞬間的心，是世界上最不容易被誘惑的東西之一，所以伊不久便又從夢中哭醒，他也驚覺。大黑暗微睜開惺忪的兩眼，告訴朝陽便將到來了。

他們躺了一會，起來，孩子也醒了；天光已是大亮。他叫起那接的人。大家胡亂洗了臉。他倆不想喫甚麼，只拿些點心給八兒和那人喫了。那人出去雇好車子。他倆叫女僕來，算清工錢，打發伊走路，將伊的行李搬完，他們便鎖門下去。女僕抱着八兒送到門口，將他遞給車上的伊；他忽然不

肯傾着身大張開兩脣，哭着喊着要女僕抱：「家家……家家！」伊臉上不由也流露寂寞底顏色。他母親只得狠狠心，輕拍了他兩下，硬抱過去，車子便拉動了。他看見街上熱鬧光景，高高興興指點着，全忘記剛才的悲哀。他們到了車站，黑壓壓滿都是人，哄哄的聲音攪渾了腦子。他讓伊和八兒在一張靠椅上坐下，交接的人去買車票，寫行李票。他便一面看着行李，一面盼着票子——這樣迫切的盼着，旅客們信步的躑躅，惶急的問訊在他都模模糊糊的，無甚意義了。但這些却全看在伊的眼聽在伊的耳塞在伊的腦裏，伊再沒有自由思想底餘地；伊的身子好像浮着在雲霧裏一般。那時接的人已在行李房門前墊着腳，伸着頭，向裏張着。房裏滿擠着人，房外亂攤着箱，籃，蓋之類。大家都搶着將自己的東西從人縫裏往裏塞；寒時人們底行列微微屈曲，塞了便又依然。他這時走過去，幫接的人將伊的行李也容易也擡到房裏，寫了票子，才放了心。他們便都走到月台上候車，八兒已經睡着。伊癡着眼不說話；他只盤旋着，時時探着頭，看軌道盡處，火車來否？——嗚嗚……，來了！人們波一般暫時退下，靜着，傾斜了身子，預備上去。眩人眼的列車懶懶地停住。乘客如潮地湧上。他抱了八兒，一手遮着伊，掙扎了幾次，才上了車。匆忙裏找了一個坐位，讓伊歇下。伊抱過八兒；他上車時哼了哼，便又睡着了。接的人也走來。他囑咐他些話：「你去罷。」他說等一會不要緊，可也只能立着，說不出話。但是警笛響了再不能延遲！伊默默地將八兒抱近他；他噙淚

低頭在他紅着的小頰上輕輕地親了一下。用力睜着眼，沙聲說，「我去了！」便頭也不回，下車匆匆走了！伊從窗裏望着，直到眼裏沒有一些他的影子，伊才發見兩行熱淚早已流在伊的臉上了。伊掏出帕兒揩乾。火車已經開動，微風從伊最後見他的窗裏吹來，伊像做夢一般……

他回來緊閉了門，躺在床上空想；他坐不住，所以躺了。他細味他倆最近的幾頁可愛的歷史。想一節傷一回心；但他甯願這樣甜蜜的傷心，他又想起伊怎樣無微不至地愛他，他痛苦時伊又怎樣安慰他。但他怎樣待伊呢？他不曾容忍過伊僅有的，微細的譴謫，他常用語言壓迫伊，伊的心受了傷，伊便因此哭了！他是怎樣「酷虐」，他該怎樣對伊抱歉呵！他將向誰懺悔呢？他所會施的壓迫將轉而壓迫他能！

他似乎全被伊佔領了；那晚沒有喫飯。電燈快滅時，他懶懶地起來，脫了衣服，便重又睡下。他忽然覺着，屋裏是大獸了！被兒，褥兒，枕兒，帳兒，都板板向他，也這樣彼此向着寒心的嚴霜似的裹着他的周圍。——「虛幻的，朋友們，你們會有的，伊和我同在時，你們會有的，狂醉，在那里了呢？」

唉！累人想到的伊呵！

隔絕

沅君

士軫！再想不到我們計劃得那樣周密，竟被我們的反動的勢力戰敗了。固然我們的精神是絕對融洽的，然形式上竟被隔絕了。這是何等的厄運，對於我們的神聖的愛情！你現在也許悲悲切切的爲我們的不幸的命運痛哭，也許在籌劃救我出去的方法，如果你是個有爲的青年，你就走第二條路。

從車站回來就披幽謔在還間小屋內，這間屋內有床，有棹，有茶几，有椅子，茶碗面盆之類都也粗備。只是連張破紙一椀秃筆都尋不到。若不是昨晚我求我的表妹給我偷偷的送來幾張紙和枝自來水鋼筆，恐怕我真是寂寞死了。死了你還不知道我是怎樣死的！

今天已是我被幽禁的第二天！我在這小屋內已經孤另另的過了一夜。我的哥哥姐姐雖然很和我表同情，屢次諫我的母親不要這般執拗，可是都失敗了。她說我們這種行爲直同姘識一樣，我不但已經丟盡她的面子，並且使祖宗在九泉下爲我氣憤，爲我含羞。假如她們要再幫我，她就不活了。士軫！怎的愛情在我們看來是神聖的，高尚的，純潔的，而他們却看得這樣卑鄙污濁！

生命可以犧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犧牲，不得自由我甯死。人們要不知道爭戀愛自由，則所有

的一切都不必提了。這是我的宣言，也是你常常聽見的。我又屢次說道：我們的愛憎是絕對的，無限的，萬一我們不能抵抗外來的阻力時，我們就同走去，看海去。你現在看我已到了這樣境地，還是這樣偷安苟活着，或者以爲我背前約了。唉，若然，你是完全錯誤了。

世界原是個大牢獄，人生的途中又偏生許多荆棘，我們還留戀些什麼。況且萬一有了什麼意外的變動，你是必殉情的，那末我怎能獨生！我所以不在我母親捉我回來的時候，就往火車軌道中一跳，只待車輪子一動我就和這個惡濁世界長別的原因，就是這樣。此刻離那可怖的日子（這我做劉家的媳婦的日子）還有三天，劉慕漢現尚未到家，我現在運動我的表妹和姐姐設法救我出去。假如愛神憐我們的至誠，保佑我們成功，則我們日後或逃往這個世界的別個空間，或逕往別個世界去，仍然是相互攙扶着。不然，我怕我現在縱然消滅了，我的母親或許仍把我這付皮囊送葬在劉家墳內，那是多麼可恥的事。

我的姐姐責備我，說我不該回此地來看母親，不然則鴻飛冥冥，弋人何慕？我雖不會同她深辯，我原諒她爲我計劃的苦心，可是，士軫！我承認她是錯了。我愛你，我也愛我的媽媽，世界上的愛情都是神聖的，無論是男女之愛，母子之愛。試想想六十多歲的老母六七年不得見面了，現在有了可以親近她老人家的機會，而還是一點歸志沒有，這算人嗎？我此次冒險歸來的目的是要使

愛情在各方面的都滿足。不想愛情的根本是只一個，但因為表現出來的方面不同就矛盾得不能兩立了。

當我剛被送進這間小屋子的時候，我曾爲我不幸的命運痛哭，哭得我的淚也枯了，喉也啞了。我的母親向來是何等慈善的性質，此刻不知怎樣變得這樣慘酷，不但不來安慰我，還在隔壁對我的哥哥數我的罪狀，說我們的愛情是大逆不道的。我聽了更氣，氣了更哭，哭得倦了，呵！七軫呵！真奇怪，我不知幾時室內的一切都變了，都變得和我們在京時一樣！彷彿是熱天，河中的荷葉密密的將水面蓋了起來，好像一面翠色的毯子。紅的花兒紅得像我的雙唇，白的更是清妍。在微波清淺的地方可以看得見游魚嘍嚙萍藻，垂柳的條兒因風結了許多不同樣的結子，風過處遠遠的送來陣陣清香，大概是梔子之類。又似乎是早上，荷葉，荷花，柳枝，道旁的小草都滿帶着滾滾的零露。天邊殘月的光輝映得白色的荷花更顯清麗絕倫。我們都穿着極薄的白色衣服，因景風過涼，相互擁抱着，坐在個石磯上邊。你伸手折了個荷葉，當頂帽子往我頭上戴。我登時抓了下來放在你的頭上時，你奪去丟在一邊。我生氣了，你來陪罪，把我手緊緊握着，對我微笑。我也就順勢倚在你的懷裏，一切自然的美景頃刻都已忘了，只覺愛的甜蜜神妙。天邊起塊黑雲漸漸的長大起來，接着就落下青銅錢大的雨點子，更加着雷聲隆隆，電光閃灼，忽然間你失了蹤跡，我急得仰

天大叫，「我的愛人那裏去了……」一急醒來，方知我是方才哭得太狠了，精神虛弱，因有此似夢非夢的幻覺，士軫過去的一段玫瑰路上的光景比這好的多呢，世間的一切都是夢，也都是真。夢與真究有什麼分別，我們暫且多作幾個好夢吧！

晚上沒有月，星是極稠密的。十一點鐘後人都睡了，四圍真寂靜呵，恐怕是個繡花針兒落在地上也可以聽得出聲音。黑洞的天空中點綴着的繁星，其間有堆不知叫作什麼名字，手扯手作成了個大圓圈，看去同項圈上嵌的一夥明珠寶石相彷彿。我此刻真不能睡了，我披衣下牀來到窗前默默的對天空望着。歷亂的星光，沈寂的夜景，假如加上個如眉的新月，不和去年冬天我們游中央公園那夜的景色一般嗎？

就在這樣的夜裏：

月瘦如眉，

星光歷亂，

一切喧囂的聲音，

都被摒在別個世界了。

就在這樣的夜裏：

我們相攙扶着，

一會佇立在社稷^①的西側，

一會散步在小河邊的老柏樹下，

踏碎了柏子，

驚醒了宿鴉，

聽得河冰夜裂的聲音。

就在這樣的夜裏：

我們相擁抱着，

說了平日合羞不敢說的話，

拌了嘴，

又陪了罪，

更深的了解了彼此的心際。

就在這樣的夜裏：

我們回想到初次見面的情況，

說着想着，

最後是相視而笑了。

愛的神秘，

夜的神秘，

這時節並在一起！

「！軫這不是我們去年的履跡嗎？這不是你所稱為極好的寫實詩嗎？朋友們讀了這首詩不
是都很羨慕我們的甜蜜的生活嗎？當我望着黑而無際的天空，低低的含淚念着的時候，我覺得
那天晚上的情景都在我的眼前再現了。但是……但是情形的再現終究和真的差得遠，牠來得
越甜蜜，我的心越覺得酸苦，越覺得痛楚。現在想使我得安慰，除非你把我擁抱在你的懷裏，然而

事實上怎樣能夠呢！

「士軫記得嗎？在會館我們初次見面的時候，你從人縫中鑽了出來，什麼話都不說，先問別人那位是繙華女士。你記得嗎？初秋天氣，一個很清爽的早晨，我們趁着「鬼東西」在考試，去遊三貝子花園。剛進動物園門，陣陣涼風吹來，樹林間都發出一種沙刺的聲音，我那時因為穿得過少，支持不了這涼風的勢力，就緊緊的靠着你走。你開始敢於握我的手，待走到了暢觀樓旁綠樹叢裏，你左手抱着我的右肩，右手拉着我的左手，在那裏踱來踱去，幾次試着要接吻，終歸不敢。現在老實告訴你吧，士軫那時我的心神也已經不能自持了，同維特的脚和綠蒂的脚接觸時所感受的一樣。你記得嗎？因為在你室裏你抱了我，把臉緊緊貼着我的右腮，我生氣了回去，寫信罵你，你約我在東便門外河沿上道歉。剛相逢的時候，兩人都是默默無言，雖肚裏裝了千言萬語，眼裏充滿了熱淚。後來還是你勉強囁嚅的說：「我明知道對於異性的愛戀的本能不應該在你身上發展，你的問題是能解決的，我的問題是不能解決……但是我明白為什麼對於我不愛的人非教我親近不可，而對於我的愛人略親近點，他們就視為大逆不道……」那時我雖然有些害怕，很詫異你怎的為愛情迷到這步田地，怕我們這段愛史得不着幸福的歸結，但是聽了你的「假如你承認這種舉動對於你是失禮的，我只有自沈在這小河裏；只要我們能永久這樣，以後我聽

信你的話，好好讀書，」教我心軟了，我犧牲自己完成別人的情感，春草似的生循了我的心田。我彷彿受了什麼尊嚴的天命，立刻就允許了你的要求。你記得嗎？在這樁事發生後，不久我們又去逛二鬧，踏遍了秋郊，尋不到個人們的眼光注射不到的地方。後來還是你借事支開了舟子，躲在蘆花深處擁抱了一會，Früh了幾下，那時太陽已快要落了，紅光與遠山的黛色相映，燦染出片紫色的晚霞來。林頭水邊也還有他的餘光依戀着。滿目秋色顯出一片無限的蕭瑟和悲壯的美，更襯得我們的行爲的藝術化了。無何蒼茫的暮色自遠而來，水上的波紋也辨不清悉，雪白的鴨兒更早已被人家喚了回去，我們不得不舍陸登舟，重尋來時的途徑。我們並肩坐在船板上，我半身都靠在你的懷裏，小舟過處，槳兒撥水的聲音和蘆荻的葉子發出的聲音相和，宛如人們嘆息的聲音，但是我們心中的愉快，並不爲外物所移。我們偎倚得更緊些，有時我想到前途的艱難，我幾乎要倒在你懷裏哭。你說，「我們的愛情是這樣神聖純潔，你還難受嗎？」你說，「我們立志要實現 Ibsen Tolstoy 所不敢實現的……」你記得嗎？就在那年冬天，萬牲園內宴春樓上，你在我的面前哭着，說除我而外你什麼都不信仰……我就是你的上帝……實行××的請求。我回答你：自此而後我除了你，而外不再愛任何一個人，我們永久是這樣，待有了相當時機我們再……你的目的達到了，溫柔的微笑立時在你那還含着餘淚的眼上湧現出來，你先用手按着我的

雙肩，低低的叫我聲姐姐。並說我們是……，後來你拉我坐在你的懷裏。我手摸着你的頸子，你的頭部低低垂着，恰恰當我的胸前。你哭訴了你在這個世界上所經歷的，所遭逢的，最末一句是：『我自略知人事以來，沒有碰到一椿滿意的事，只有在我的愛人跟前不曾受過一次委曲……』往事怎堪回首呵！愛的種子何嘗痛苦煩惱的源泉，在人們未生之前，造物主已把甜蜜的花和痛苦的刺鬪得均勻的散佈在人生的路上。造物主在造愛的糖菓的時候，已將其中摻了痛苦的汁兒呵。不說了吧……我們的甜蜜生活豈是鉅迹得盡的？這種情景的回憶，已經將我的心撕碎了，怎忍再教牠們撕你的心呢……愛的人兒啊……

士軫！我的唯一的愛人！不要爲我傷心！*Oh my*！說，『只要我的軀殼屬我的時候，我終是你』我可以對你說，只要我的靈魂還有一星半點兒知覺，我終不負你。

糊裏糊塗地昨天給你寫了兩大張，此後無論我的精神怎樣錯亂，我總努力將我每天在這小屋內發生的感想寫出來，這種辦法我認爲是於人無損，於我却有莫大的利益的。因爲萬一我今生不出這個樊籠，就到別個世界去了，你也可以由此得略知我被拘後的生活情況。我的表妹已自矢奮勇，說將來無論如何總使你看到我這點血淚。唉，我的淚又流了！世間最慘的事，還有過

於一個連死在那裏的自由都被剝奪了的嗎？我現在還不及個已判決死刑而又將就法場的囚徒，因為他可以預先知道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死，好教他的親人看他咽臨終一口氣。我呢，也許當我咽這口氣的時候，在我跟前的是我的不共戴天的仇人。

昨晚從給你寫了那幾句話後，我就勉強躲在床上，打算平心靜氣的想法兒逃走，誰知我們的過去的生活——甜蜜的生活，好像水被地心的吸力吸得不能不就下似的，在我心中湧出來了。呵，可惜人類的心太污濁了，最愛拿他們那卑鄙不堪的心，來推測別人。不然我怕沒有一個人，只要他們會聽見過我們這回事，不相信並且羨慕我們的愛情的純潔神聖的。試想以兩個愛到生命可以為他們的愛情犧牲的男女青年，相處十幾天而除了擁抱和接吻密談外，沒有絲毫其他的關係，算不算古今中外愛史中所僅見的愛的人兒，我願我們永久別忘了××旅館中的最神聖的一夜。我們倆第一次上最甜蜜的愛的功課的一夜。呵，牠的神祕和美妙！我含羞的默默的坐在床沿上不肯去睡，你來給我解衣服解到最裏的一層，你代我把已解開的衣服掩了起來，低低的說道：「請你自己解吧……」說罷就遠遠的站在一邊，像有什麼尊嚴的什麼監督着似的……當你抱我在你的懷裏的時候，我雖說會想到將來家庭會用再強橫沒有手段壓迫我們，破壞我們，社會上會怎樣非難我們，伏在你懷裏哭，可是我覺得置身在個四無人烟，荊棘塞

際，豺虎咆哮的山谷中一樣，只有你是可依託的，你真愛我，能救我……由此我深的永久的承認人們的靈魂的確是純潔的。這種純潔只在絕對的無限的實用時方才表現出來。人之所以能爲人也就在這點靈魂的純潔。

當我這樣想時，天忽然下了雨了，浙浙濕濕打在窗外的芭蕉葉上，如怨如慕，如泣如訴。我會竭誠默然的祝道：快下吧，雨呀，下大了把被人類踐踏了的地面，好好洗淨，從新播自由，高尚，純潔的愛的種子。

我的一生可說爲愛情播弄夠了。因爲母親的愛，所以不敢毅然解除和劉家的婚約，所以冒險回來看她老人家。因爲情人的愛，所以寧願犧牲社會上的名譽，天倫的樂趣。這幕慘劇的作者是愛情，扮演給大家看的是我。我真要對上帝起交涉了。以後假如他不能使愛情在各方面都是調和的，我誓要他種一顆愛子，我拔一顆愛苗，決不讓愛字在這個世界再發現一次。索性讓他們殘酷得同野獸一樣，你食我的肉，我寢你的皮，倒也痛快。

兩天不自由的生活使我對於人間的一切明白了許多。我發現人類是自私的，縱然物質上可以犧牲自己以爲別人，而精神上不妨因爲要實現自己由歷史環境得來的成見，置別人於不顧。母女可算是世間最親愛的了，然而她們也不能逃出這個公例。其他更不用說了。又發現

人間的關係無論是誰，你受他的栽培，就要受他的裁制。你說對嗎？

今晨天忽晴了，陽光射在我的牀上，屋內的一切似乎也都添了些生意，可是我的表妹同我的嫂嫂來看我時，都很驚異的說我比昨天憔悴得更多了。我的表妹的大而有光的眼裏，更裝滿了清淚，這也是不足為怪的好生原是人類的本能，人生的徑途中也不盡是毒蛇猛獸，我們這樣輕生的心理原是變態的。

她們因為慰藉我的無聊起見，送了一瓶花來，嫣紅嫣紫，清香撲鼻。不過我心中的難受由此更加幾倍。我想到你送我的海棠花映着燈光嬌豔的樣兒，想到你在你的小花園內海棠樹下讀書的情形。花原是愛的象徵，你送我的花我都用從心坎上流出來的津液浸潤着。當你在花下讀書的時候，我會用我的靈魂擁護你。現在呢，送花的人，愛花的人，都為造化小兒播弄到這步田地，眼看愛的花已經快要枯萎了，還說甚麼慰藉呢？

下午我又聽見我的母親在對我姐姐談我們去年春天規定的計劃，並且痛痛的罵我們：

……「士稔呵，Ivins說每種關於愛情的計劃都是可以原諒的，他們的見解怎的却和Ivins相反呢？……」

謝天謝地！我的表妹把我們的消息傳通了，不然，我怕我們連死在一處的希望也沒有了。可

是再告訴你個怕人的消息，就是劉家的兒子今晚十二點就到家了，（我的表妹說的。）我若不於今晚設法脫離此地，一定要像我說的看我咽最後一口氣的人就是我的不共戴天之仇的人。但是事實上……不寫明白，你總可猜得到。

士軫，雖然我們相見的希望還有一絲存在，但是我覺得穿黑衣的神已來我身旁了，我們的愛史的末一葉怕就翻到了。我們統共都只活了念四五年，學問上不能對於社會有所貢獻，但是我們的歷史確是我們自己應該珍重的。我們的精神我們自己應該佩服的。無論如何我們總未向過我們良心上所不信任的勢力乞憐。我們開了爲要求戀愛自由而死的血路。我們應將此路的情形指示給青年們，希望他們成功。不遭人忌是庸才，我也不必難受了。我能跑出去同你搬家到大海中住，聽悲壯的濤聲，看神祕的月色更好，萬一不幸我是死了，你千萬不要短氣，你可以將我們的愛史的前前後後詳細寫出，六百封信，也將牠們整好發表……

我的表妹來了，她願將此信送給你，並告訴我這間房的窗子只隔道牆就是一條僻巷，很可以踰越。今晚十二時你可在牆外候我。

私情

李健吾

我跳過去，冷不防給了他一個鍋貼，又退回來，罵道——

「你忘八羔子！這話是你講的，他媽的有錢還賤，難莫賴我一輩子老蝨涎——」我轉過身向茶館裏勸架底人們道：「諸位試評一評這理，去年臘月欠底債，到而今說話也有一年了，他媽的誰見過一個制錢？剛纔催緊了，老蝨涎效會了血口噴人，說我同他女兒不乾不淨，要他媽的賠償名譽——」

「前天你自己向我——」老頭子唧噥着。

「我別裝孫子了！」我掄起拳頭要跳過去，幸虧人多給攔住，不然怕打不毀那老同行；「就是你那位街頭賣騷底千金，鼻頭發紅，一臉黑雀斑，小名叫做葉子，別臭美了，大太爺娶上十個八個的，也輪不到她！閒言少叙，他媽的還賬！」

「看我們大家面子，寬他兩天——」

「不行！血口噴人！他媽的非打官司不成，有他老頭子玩兒樂底日子！」

「看你們多年老街坊的面子——」

「街坊他媽的造咱家謠言，說我偷他姑娘，這官司吃定了！」大衆推推搡搡，做好做歹，把我從茶館勸出來。「他媽的姑娘，那閻婆惜，問我睜眼看過沒有——」茶館裏頭有一個喊倒好的，要不是大家攔住，我真要進去，問「誰？」但是我仍然嚷道：「好小子，要幫場就出來，別躲在裏頭唱小旦——媽的我甯可偷他姑娘，也不要你！」

我悻悻然地，搖擺到後街小胡同口，靠在拐灣處的石頭上。

不瞞衆位說，我和那老頭子都在老爺廟擺估衣攤子。他的在殿階下的左面，我的在右面。我們是老同行，又是緊隣，時常鬥嘴是免不掉的。可是我的生意一天旺似一天，招上老骨頭的窄心眼，暗地裏不知自己搞了多少鬼。可是要不是——話又說回來了，他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兒，叫做葉子，往來給他送取貨色，總要從我的攤子前過來過去。小風騷樣子，說壞罷，也還有三分斌媚，流水有意地向着我時笑時怒。對天鳴誓，小子我他媽的要從來看上她一眼，算我洩了氣。自然我們常要說話，高興起來我也許開她個玩笑——這又算什麼？人非草木，孰能無情？過了眼前的新年，我纔二十三歲，自己也攢了點貼己錢，正是成家立業底好時光。

我家裏還有一位老娘，早就盼我娶一房親，給她老人家抱孫子，然而那如何能行。咱雖說不上文明哪，自由結婚哪，可總也得經過咱的親眼挑剔，弄個好相知——話又說回來了，我所見過

的只有他這個女兒；稍爲中我意的，您別笑話，也只有這黑裏帶俏底葉子！我心裏也早明白她不會不願意，瞧她那份兒神情，眉來眼去的，也就猜得出；不過咱究竟男兒漢，話豈是輕易開得口？我也明白她爹那老胡塗的小心眼兒，願意讓他女兒搭上我，好把兩家買賣併成一處，讓他來個獨佔鰲頭。瞧我也不胡塗！他試着向咱借錢，我立即扔把他；瞧我老催他，他老不還，活像諸葛門周郎——今天在茶館裏，媽的他居然會說出那樣不要臉底話，真虧他！讓人想着怎能

……

不過，有人在背後向我笑哪，他媽的是誰？——一團糟！剛說曹操，曹操便到。

我抬頭望着天：今天怪，一個在東，一個在西，月亮和太陽會了面。

「喂，怎麼不睬人，從那裏學來了大爺氣？」她跳到我面前，也斜着小蛤蟆的眼睛，嘴圈上還留着笑了半截底笑勁兒。

「不怎麼，走你娘的路！」

「好呵，我偏不走，不走，不走了！」

「少懶氣！回家找你爹賣俏去，這兒用不着。」

「放屁，什麼話！正因為你用不着，我纔不走得啦，你不是剛同我爹吵過嘴嗎？哼，你真英雄，我還看見你打了他一個耳刮子，打的他半天喘不上氣，聽你在茶館裏吹嘴——嘿，多麼英雄呀！」

我從石頭上站起來，向她打了一個「匪仔」，傲然道：「對不起，雞不與狗鬥，咱不與你鬥！你不走，我走！」

「不行，今天我替爹報定了仇！」她伸出一對白胳膊，跳跳躍躍地攔住我，眼睛露出凶光，向四旁閃着：「隨便你罷！要不我叫巡警，就說你——」

「說我怎麼？」

「我知道什麼！」她的臉黑中透血，那嬌樣子真像要吞了天，吞了地，媽的要吞了我！」

「哈哈，我却知道哩！哈哈，我却知道哩！」

她扭身貼在牆角，臉藏在臂裏，抽抽噎噎哭起來。小狐狸精在布天羅地網——噲，什麼我不明白呀！可是我這時也真迷了，把幾年的心事傾筐都倒在她面前。

「媽的別哭了，聽我說。」

「走開！少懶氣！」

「不聽我說！」成天成夜在心頭滾滾去底計劃，我真驚訝這樣一句話能說得盡：「我決

定要娶你做老婆——」

她的淚眼睜得活賽龍睛魚。

「聽我說！這是真的，我早就這樣打算。你看，我現在已經攢了三十串錢，娶你總行了——」

「嘻嘻嘻嘻打翁爹！」

「你也愛我——」

「別亂拉扯！嘻嘻嘻嘻！」

「什麼？」

「昨天我給爹講，決不嫁你販估衣的，寧可嫁給——」

「誰？」

「寧可嫁給——」胡同口外走過一個老頭子。「寧可嫁給他！」

「孟掌櫃，那老傢伙你給他做三姨太太？」

「比嫁估衣郎強！」

「我攢了三十串錢——」

「你？」

「你爹我娘也不會不願意，咱們又——」

「少拉扯！哎呀，天黑了，我得回家——是呀，看我爹讓你打掉幾多虎牙！」

這時天真黑了，胡同裏也沒有人來往，我向前一跳，冷不防伸手向她腰下一攬——你看，他媽的我真愛她！但是出乎意外底意外，猛地抽出右手，她在我左頰上給了一個鍋貼，向我笑罵道：

「你忘八羔子！」

（選自《西出陽關》）

柏子

沈從文

把船停到岸邊，岸是辰州的河岸。

於是客人可以上岸了，從一塊跳板走過去。跳板是一端固定在碼頭石級上，一端在船舷，一個人從跳板走過時，搖搖蕩蕩不可免。凡是要上岸的全是那麼搖搖蕩蕩上岸了。

泊定的船是太多了，沿岸泊，桅子數不清大大小小隨意的盪到空中，桅子上的繩索像糾紛到成一團，然而却并不。

每一個船頭船尾全站得有人。穿青布藍布短汗褂，口裏噙了長長的旱煙杆，手脚露在外面讓風吹，——毛茸茸的像一種小孩子想像中的妖洞中嘍囉毛脚毛手。看到這些手脚，很容易記到「飛毛腿」一類英雄名稱，可不是，這些人正是桅子上的繩索指着活車，拖拉全無從，看這些飛毛腿的本領，有得是機會顯露！毛脚毛手所有的不單是毛，還有類乎鈎子的東西，光溜溜的桅，只要一貼身，便飛快的上去了。爲表示這上下全是兒戲，一面整理繩索一面還在上面唱歌。那一邊桅上，也有這樣人，則歌是來回唱，更有勁。

昂了頭看這把戲的，是各個船上的夥計。看着還在下面喊着，不拘要誰一個試上去，全是容

易之至！只是不得老拉手吩咐，則不敢放肆而已。看的人全是心中發癢，又不能隨便爬上桅子頂去唱歌，逗他船上媳婦笑，便罵了。

「我的兒，摔死你！」

「我的孫，摔死了你看你還唱！」

「……」

仍然唱，且可以說更起勁。但可以把歌唱到下面罵人的人聽，當先若是唱「一枝花，一這時唱的便是「衆兒郎」了。「衆兒郎」却依然是笑嘻嘻嘻昂了頭看這唱歌人，照例生氣是不能的。

可是在這情形中，有些船，却有無數黑漢子，用他的毛手毛腳，盤着大的圓的黑鐵桶，從艙中滾出，也是那麼搖搖蕩蕩跌到岸邊泥灘上了。還有方形用鐵皮束腰的洋布，有海帶，有魷魚，有藥材……這些東西同搭客一樣，在船上艙中緊擠着臥了二十天或十二天，如今是應當登岸了。登岸的人各自還家，各自找客棧，各自吃喝，這些貨物則各自爲一些大脚婆子來抱之負之送到各堆棧裏去。

在各樣匆忙情形中，便正有聞之又聞的一類人在。這些人耳朵能超然於一切嘈雜聲音以

上聽出桅子上人的歌聲——可是心也正忙着，歌聲一停止，在唱歌地方代替了一盞紅風燈以後，那唱歌的人便已到這聽歌人的身邊了。桅上用紅燈，則不消說是夜裏了；夜裏世界不是平常的，你們看。

落着雨，刮着風，各船上了篷，人在篷下聽雨聲風聲，江波吼哮如顛子，船纜是互相牽連互相依靠，也簸動不止，這一種情景是常有的。坐船人對此決無奇怪，不歡喜，不厭惡，因為凡是在船上生活，這些平常人的愛憎便不及在心上滋生了，有月亮又是一種趣味，同晚日，與早露，全各有不同。然而他們全不會注意。但船上人心情若必須勉強分成兩種，或三種，這分類方法得另作估計。吃牛肉與吃酸菜，這是能左右一般水手心的一件事。泊半途與灣口岸，這於水手們情形又變。不必問，牛肉比酸菜為合這類「飛毛腿」胃口，船在碼頭他們也歡喜多了！

如今是說夜裏，又正落小雨，泥灘頭滑人，使人無從立定，還有人上岸到河街去的。

這是其中之一個，名柏子，日裏爬桅子唱歌，不知倦，到夜來，還不知道倦，所以如其他許多水手一樣，在腰邊板帶中塞滿了銅錢，小心的走過跳板到岸了。先是在泥灘上走，沒有月，沒有星，細毛毛雨在頭上落，兩隻脚在泥裏慢慢翻——成泥腿，快也無從了——目的是河街小樓紅紅的燈光，燈光下有極柏子心開一朵花的東西在。

燈光多無數，每一小點燈光便有一個或一羣水手在，燈光還不及塞滿此小房，快樂却將水手們胸中塞緊，——居然是歡喜在胸中湧，一定得打嘔，所以沙喉嚨的歌聲笑聲從樓中溢出，與燈光同樣，溢進上岸無錢的水手耳中眼中，便如其他世界一樣，反應着歡喜的是詛咒。他們詛咒着，然而一顆心也搖搖蕩蕩上了岸，且不必冒險的危險，全各以經驗為標準，把心飛到所熱過的樓上去了。

酒與煙與女人，一個浪漫派的文人非此不能誇耀於世人三樣事，這些嘍囉却很平常的享受着。雖然酒是醞冽的酒，煙是平常煙，女人則更……然而各個心是同樣的跳，頭腦是同樣的發迷，口——我們全明白這些只是吃酸菜南瓜臭牛肉以及說下流話的口，可是口於這時也粘粘穢穢，也能找出所蓄於心各樣對女人的諂諛言語獻及面前的婦人，也能粗粗鹵鹵的把牠放到婦人的臉上去，脚上去，以及……他們把自己沈在這空氣中，忘了世界也忘了自己的過去與未來。女人幫助這些可憐人，把一切勞苦一切期望從這些人心中趕去，放進的是類乎煙酒的興奮與醉麻，在一個婦人身上，一羣水手同樣作着那頂切實的夢，預備將這一月貯蓄的金錢與精力全傾之於這婦人身上，他們却不會預備要人憐憫，也不知道可憐自己。

他們的生活，若說這生活還有使他們在另一時反省的機會，仍然是快樂的罷。這些人，缺少

眼淚，却并不缺少歡樂的承受！

其中之一的柏子，爲了上岸去找他的幸福，終於到一個地方了。

先打門，用一個水手通常的章法，且吹着哨子。

門開了，一隻泥腿在門裏，一隻泥腿在門外，身子便爲兩條臂纏緊了，在那新刮過的日子，雨淋粗糙的臉上，就貼緊了一個寬寬的溫暖的臉子。

這種頭香油是他所熟習的。這種抱人的章法，先雖說不出，這時一上身却也熟習之至。還有臉，那麼軟軟的，混着粉的香，用口可以吮。到後是他把嘴一歪，便找到了一個溼的舌子了，他咬着。

「悻時的！我以爲到常德，被婊子尿衝你到洞庭湖了！」

「老子把你舌子咬斷！」

「我正要咬斷你……」

進到裏面的柏子，在一盞滿堂紅燈下立定。婦人望他笑。這一對是并肩立。他比她高一個頭，他蹲下，像整理檣繩那樣扳了婦人的腰，婦人身便朝前傾。

「老子是搖檣搖厭了，要推車。」

「推你媽！」婦人說，一旁便搜索柏子的身上東西。搜出的東西往床上丟，又數着東西的名

字。「一瓶雪花膏，一卷紙，一條手巾，一個罐子——這罐子裝甚麼？」

「猜呀！」

「猜你媽，忘了爲我帶的粉嗎？」

「你看那罐子是甚麼招牌！打開看！」

婦人把罐子在燈前打開，放鼻子邊聞，便打嚏。柏子可樂了，不顧婦人如何，把罐子搶來放在一條白木桌上，便揹了婦人的腰，倒向床邊去。

燈是很明的，照了一堆泥腳跡在黃色樓板上。

外面雨大了。

張耳聽，還是歌聲與笑罵聲音。房子相間多只一層薄薄白木板子，比吸煙聲音還低，一點聲音也可以聽出，然而人全無開心聽隔壁。

柏子的縱橫腳跡漸乾了，在地板上也更其分明。燈則依然光明，將一對橫擱在床上的人照得清清楚楚。

「柏子，我講你是一個牛。」

「我不是這樣，你就相信我在下頭是怎麼規矩！」

「你規矩！你賭咒你乾淨得可以進天王廟！」進天王廟這是說像豬。

「我賭咒。」

「賭咒也只有你媽去信，我不信。」

柏子只有如婦人所說，索性像牛。牛到後是喘息了，鬆弛了，像一堆帶泥的吊船棕繩，散漫的在床上。

肥肥的奶子兩手抓緊，且用口去咬。他又咬她的下唇，咬她的膀子，咬她的腿……我們記得這時柏子是日裏爬梳子的柏子，則明白這時柏子縱是牛，也是將近死去的牛了。

婦人望到他笑，婦人是翻天騎的。

過一陣，兩人用一個煙盤作長城，各據長城一邊，燒煙吃。

婦人一旁燒煙一旁唱孟姜女給柏子聽，在這樣情形下的柏子，喝一口茶且吸一泡煙，像是作皇帝。

「婊子我告你聽，近來下頭媳婦才標得要命！」

「你命怎麼不要去，又跟船到這地方來！」

「我這命送她們，她們也不要。」

「不要的命才輪到我。」

「輪到你，你這……好久才輪到我！我問你，到底有多少……？」

婦人把嘴一扁，把一個燒好的烟泡裝上，就將烟槍送過去塞了柏子的嘴。

柏子吸了一口烟，又說，「我問你，昨天有人來？」

「來你媽！別人早就等你，我算到日子，我還算到你這屍……」

「老子若是真在青浪灘上泡壞了，你才樂！」

「是，我才樂！」婦人說着便稍稍生了氣。

柏子是正要婦人生氣才歡喜的。他見婦人把臉放下，便把烟盤移到床頭去。長城一去情形全變了，一分鐘內局面成了新樣子，柏子的泥腿從床沿下垂，繞了這腿的上部的是用紅綢作鞋套鞋的小脚。

一種醜的努力，是繼續，是開始。

柏子冒了大的雨在河岸的泥灘上慢慢的走着，手中拿的是一段燃着火頭的廢繩子，光旺

旺的照到周圍三尺遠近，光照前面的雨成無數返光的線，柏子全無所遮蔽的從這些線林穿過，一雙腳浸在泥水裏面——他回船上去。

雨雖大，也不忙。一面怕滑倒，一面有能防雨——或者不如說忘雨的東西罷。

他想起眼前的事心是熱的。想起眼前的一切，則頭上的雨與脚下的泥，全成了無須置意的事了。

這時婦人是睡，是陪別一個水手又來在那大白木床上作某種事情，誰知道。柏子也不去想這個。他把婦人的身體，記得極其熟習：一些轉彎抹角地方，一些幽僻地方，一些墳起與一些窟窿，即如離開婦人身邊一千里，也像可以用手摸，說得出尺寸。婦人的笑，婦人的動，這也死死的像螞蟻一樣釘在心上。他的所得抵得過一個月的一切勞苦，抵得過船隻來去路上的風雨太陽，抵得過打牌輸錢的損失，抵得過……他還把以後下行日子的快樂預支了，這一去又是半月或一月，他很明白的。以後也將高高興興的作工，高高興興的吃飯睡覺，因為今夜已得了前前後後的希望，今天所「吃」的足夠兩個月咀嚼，不到兩月他可又回來了。

他的板帶錢是完了，這樣花費是很好的一種花費。并且他也并不是全無計算，他預先留下了一小部分錢，作為在船上玩牌用的。花了錢，得到些甚麼，他是不去追究的。錢是在甚麼情形下

得來，又在甚麼情形下失去，柏子不能拿這個來比較。總之比較有時像也比較過了，但結果不消說還是「合算」。

輕輕的唱着孟姜女，唱着打牙牌，到得跳板邊時，柏子小心翼翼的走過去，所以預定的十八摸便不敢唱了——因為老板娘還在喂小船老板的奶，聽到哄孩子聲音，聽到吮奶聲音。

辰州河岸的船各歸各幫，泊船原有一定地方，不相混。可是每一隻船，把貨一起就得到另一處去裝貨，因此柏子從跳板上搖搖蕩蕩上過兩次岸，船就開了。

(選自雨後)

人肉

汪靜之

白虎嶺上的白虎亭，是縣西鄉的一個險要。右邊是萬丈巖巖，峻拔峭絕，深不見底，下面有一條山溪，因為高低懸隔，聽不見潺湲之聲。左邊雖不是垂直線一般的絕壁，但山勢陡走，聳然矗立，也幾幾乎有壁立之概；山巔又有許多巍巍然的山石，好像古代的巨獸一般，猙獰地怒目下視，令人望而生畏。左右都不能走，只有當中一面向東斜下的崎嶇的山路是上下的通道。

同治二年的初冬，「長毛」第三次蹂躪縣的時候，白虎嶺之東汪村，胡村，曹村，王家寨等大小十幾個村莊的婦女老幼都躲到白虎嶺進去的深山裏，少壯的男子便在白虎嶺據險抵抗。這白虎亭是鄉民的第一道防線，亭裏和亭後駐紮了兩百多人，離亭上去不到半里路，因為山勢微凹，有一塊平地，那里駐了八九百人算是後備軍。鄉民們都是打髮辮的，有的把髮辮纏在頭上打一個箍，有的把髮辮打一個結堆在後腦，好像婦人的頭髻。天王定都南京，曾下令禁雜髮，可是鄉民們都不聽命，他們覺得不打這條祖傳的辮是比殺頭更可怕的。他們每人身上都有一

把尖刀，尖刀以外的拿一把大刀，有的拿一條長矛，——大刀長矛一共不過五六十件，是前兩次「長毛」蹂躪本鄉被官兵驅逐時遺失下來的——其餘的人拿的是斧頭，鋤頭，木槓。白虎亭門口靠牆站着四把打鳥鎗是當做神聖一般供奉着的，好像要用牠們向「長毛」示威說：「當心我們也有鎗。」但這些都不是他們的重要武器，他們所以有恃無恐的並且也是「長毛」最懼怕的武器，乃是石頭，樹木和毛竹。他們把十幾根樹枝已劈去根端已削尖的杉樹，松樹，毛竹，又拿十幾塊稍帶圓形的大小如農家穀籬的石頭放在白虎亭口；幾十個人站在亭口預備着，「長毛」如上來時，他們便把石頭向下滾，把樹木毛竹向下衝。白虎亭以下這一段的白虎嶺，特別傾斜得利害，近乎豎直了，樹木疾速地衝，石頭飛快地滾，那氣勢比較千兵萬馬還要猛不可當。

白虎亭下來約二三十丈遠的路邊上有半塊從山壁中露出的石塔，可以做屏障躲幾個人，而白虎嶺剛好在石塔邊向南略微轉了一個彎，兩百多個「長毛」便利用地勢在此停留——只能說是停留，因為山路狹窄無從佈陣。

這天上午「長毛」初到白虎嶺的時候，毫不遲疑的越過石塔而上，不提防樹木石頭立刻飛到跟前，連忙回頭逃已來不及，有幾個被樹木衝倒連同樹木一起墜落到右邊的巖巖下去了，有幾個被石頭滾倒頭顱壓碎睡在路上，石頭也墜下了巖巖。接着白虎亭口又有十幾根樹木毛

竹，十幾塊石頭預備在那裏，亭後面還堆着許多備用的樹木和石頭，上去半里路白虎嶺頭上還有八九百人在那裏伐木砍竹開山石，繼續抬到白虎亭來。

「長毛」不敢再嘗試，只得站在石塔邊咬牙切齒地望着白虎亭的鄉民，有時舉起大刀來向空砍幾刀，有時舉起矛來，向空刺幾刺。上面白虎亭的鄉民露着勝利的笑，也舉起大刀長矛來砍着刺着，於是雪白明亮的刀光矛影時時上下交相輝映。

鄉民們有時又指着「長毛」恨入骨髓地惡罵着，其實「長毛」聽不懂他們的土音：

「大清天子派會國籙帶官兵來了，把你們殺個乾淨！」

「你們這些狗日的，殺了我的爹媽！」

「你們這些陰司地府裏出來的惡鬼呀！」

「你們這些十惡不赦的，都死個精光呀！」

「南蠻子，我□死你的娘！」

他們罵「長毛」爲南蠻子，是他們的總司令汪村的一個舉人汪舜臣告訴他們的，他曾自炫地說：

「洪秀全是廣東人，廣東是南蠻之地，他們便是南蠻子。從前黃帝和蚩尤打過仗，洪秀全一

定是蚩尤的後裔，多半還是蚩尤投胎來的。」

汪舉人是這一鄉最爲博古通今的紳士，又是汪村的首富，他有三百畝田，又有許多現銀，但最緊要的還在他是這一鄉一世紀以來獨一無二的舉人，所以鄉人都尊敬他。他爲人清正，向來以道德爲帽，以禮教爲鞋，以天理爲馬褂，以良心爲長袍。他那方頭大耳，再加上不斜視的銳利的目光和自鼻孔拖到兩邊嘴角的兩條八字形的深陷的威嚴的紋路，完全是一副天生的正人君子高等紳士的相貌。

兩年前，咸豐十一年，官軍克安慶，敗退的「長毛」有一部分竄擾了縣，沿途奸殺劫擄，汪村曹莊等十幾村的壯丁數千人會到東邊的一個口子龜蛇關外去抵抗。這一鄉十幾個村子向來依照大小排成第一，第二……常因爭執次序的前後而械鬪，鬪勝者居前一級，敗者則居其次。械鬪時都極有勇氣，往往死傷數十人甚至數百人。可是見了「長毛」勇氣便完全嚇跑了，他們對於「長毛」都有一種極難鎮定的畏懼心，遠遠望見「長毛」還在半里路之外大家便「我去小便」「我去大便」地在後面溜了許多，前面的人看見後面有人偷回去，心裏更加恐慌起來，便也向後轉，退到龜蛇關上大家又站着憑關而守；不多一忽，「長毛」距離龜蛇關較近一些的時候，看得清楚「長毛」頭上包着紅布和白光閃閃的大刀了，大家又回頭飛奔；奔到象鼻嶺打

算佈起陣來，陣沒有佈好，大家又拚命地跑；跑到紫氣橋回頭望一望，更加跑得快。結果各人跑回本村去。各村的婦女老幼都在村口上疊着兩三張八仙桌，站在桌上瞭望，這是伊（？）們探望前敵消息的僅有的方法。

「打敗了，「長毛」來了！」

婦女們更是恐怖得很，伊們覺得「長毛」兩字裏含有不可思議的恐怖，伊們不以為「長毛」也是人類，只覺得那是一羣惡鬼鬼神——比吃人的妖怪和僵屍還要可怕。伊們恐怖到發瘋發狂的程度，有許多便投塘自盡；投八卦塘的人最多，滿塘的水都浮着死屍，後來的人竟沒有空位置了，於是用兩手把死屍分開從兩個死屍之間的空隙裏鑽到水裏去。婦女被殺的很少，一部分是投塘了，一部分是逃到深山裏去了，一部分是被「長毛」擄去了。

咸豐十一年同治元年「長毛」到了縣來了兩次，鄉民都只知道逃避，而今年這一次鄉民竟敢於抵抗了，這是因為舉人汪舜臣的緣故。原來舉人有一個年輕而標致的妾，太平天國雖有不許畜妾的禁令，但舉人卻能夠安然納妾，一來是天王禁令沒有實行到這萬山中的窮鄉僻壤，二來是堂堂一個舉人老爺納個把妾，誰曰不宜，鄉民們讚美之不暇，再也不會去報官。

舉人把愛妾藏在深山草舍中，咸豐十一年那一次倒還無恙，同治元年那一次，「長毛」尋

到深山裏尋着了舉人的草舍，舉人幸而逃脫，愛妾卻被擄去了。舉人說不出的心痛，憤恨，欲得「長毛」之肉而甘心，所幸舉人的父母也於去年被「長毛」殺掉了，今年「長毛」第三次來時，舉人便有一個正大光明的名義：爲雙親報仇！這一鄉十餘村男女老幼原有一萬人之譜，經「長毛」兩次的殺與擄，只剩三千人左右了，這三千人也附和着舉人說「報父仇」或「報母仇」。

既有大衆的附和，社會上一般人的意見都尊重有功名的人，汪舉人便成了當然的首領。他看過列國志、三國志，又看過兵書，鄉人都說他是足智多謀的，都願聽他的指揮。舉人便發號施令，教各村婦女老幼各人自己背一小袋米（天王有禁纏足的命令，可是不發生效力，因爲不纏足便不成其爲女人，所以仍舊是三寸或四寸的金蓮，只能背一小袋米）趕快向西逃到離汪村有三十里要翻過許多重山複嶺的深山裏去，有的到黃頂山，有的到金銀山。又命令壯丁到汪村與黃頂山、金銀山之間的白虎嶺去，白虎嶺西去汪村十里，離黃頂山、金銀山二十里，是各山的入口。至於分配壯丁於白虎亭和白虎嶺頭兩處，用杉林、松樹、毛竹、石頭等爲武器，也都是舉人想出來的法門。

「長毛」從東邊來，到各村一看都沒有，只捉着一個逃不動落後了的爛腳告化子，便威逼他帶路，派了兩百多人向西追趕，直追到白虎嶺。他們所以要追有四個原因：一是要擄些女人

來發洩；二是要擄些男子來挑水，燒飯，搬運刀槍物件；三是要搶逃難者隨身帶走的銀錢首飾；四是他們在鄒縣被官兵打敗了，竄走到這里來，找些人來殺殺好出氣。

在這不過，白虎亭的，白虎嶺的半路上，「長毛」在那裏想方設計。

天漸漸黑暗下來了，汪舉人得意揚揚地下命令說：

「只要一百個人守夜便夠了，其餘的人都可以睡，到了後半夜另外換一百人守，前半夜的一班去睡。」李太白詩蜀道難裏說：「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這白虎亭也差不多是這樣一個天險，有一百個人守，「長毛」除非長鳥翅勝決不能上來。這個口子守得好，山裏面便可平安無事。

白虎亭除了守夜的一百人外都在亭內或露天的地上和衣睡了，白虎嶺頭上的人也都在露天地，舉人自己不曉得究竟睡在那裏好，睡在嶺頭固然穩妥一點，但是露天太冷，睡在亭內雖可以避風，然而離「長毛」太近，他站在亭內躊躇着沒決定。

這天是陰歷十月初二，晚上沒有月亮，頗黑，但眼睛在黑暗內習慣之後也能夠隱隱約約看得出兩丈以外的人，因為是晴爽的天氣，天空裏密密的繁星非常燦爛，細微的黃光減低了黑暗的濃度，黑暗已比較稀薄的緣故。

「長毛」已想出了暗襲白虎亭的計策：路左的山壁雖然很陡峻，但並非垂直的絕壁，在山壁上開步走是辦不到，攀援而上卻是可以的。五十個「長毛」向路左山壁爬上去，爬到離路約三丈高的地方向西斜行，與嶺路成一平行線。大家左手攀援着茅草，小木及樹枝，右手拿着刀柄，把刀尖矛頭插着山泥支持身體的重量，待左手另外攀着一樣東西時，右手也把刀矛另換一個位置。這樣偷偷地緩慢地走着，大家都輕手輕腳不發出什麼聲音，人家聽不出一點響動。

走到白虎亭背後，一些站在亭後牆腳邊，一些站在亭以上靠山壁堆在路邊的許多略帶圓形的石頭和樹木堆上，大家把大刀長矛舉起一齊大聲喊着「殺！殺！殺！殺！」留在白虎亭下原地方的一百多個「長毛」也同時響應，叫破喉嚨地喊着「殺！殺！殺！殺！」並且打着戰鼓助威，鬧得震天動地，頓時打破了黑夜的山中的沉寂。亭裏守夜的一百人都駭得目瞪口呆，睡着的人也從夢中驚醒，大家不曉得怎麼半空中忽然落下許多「長毛」，各人連忙拿了大刀，長矛，斧頭，鋤頭，木棍，沒命地向嶺上奔跑；一邊與路旁靠山壁的石堆樹堆上砍下來的大刀及刺下來的長矛招架，一邊閃避逃走。「長毛」的地位站得高，大刀長矛砍在鄉民的頭上或刺在肩部，鄉民站得低，使用大刀橫砍「長毛」的腳，或用長矛刺「長毛」的肚腹。一場肉搏，「長毛」只死了十幾人，而鄉民死了四五十，還有幾個鄉民，為躲避長矛大刀，失腳墜落到路右的高深險峻的峭巖下去了。在

舜臣卻依然無恙，因為他是「舉人」，鄉民都保證他，他半爬半跑地躲在正和「長毛」接戰的鄉民的屁股後向嶺上逃去。

他們用全身的氣力逃跑，走過白虎嶺頭有八九百人睡着的地方並不停步，也不喊醒睡着的人起來逃命，因為喊一聲便要浪費一分寶貴的氣力，便要減少一點速度，尾追在後面的「長毛」和自己的距離便要縮短一步，所以誰都不肯輕易地喊一聲。那八九百人都睡得正濃，只有一小半被這一隊近二百人的飛快的脚步声所擾醒，因而縱身跳起加入奔逃的隊伍，其餘一大半都仍睡着。

兩百多「長毛」趕到嶺頭上，因為鄉民的頑強抵抗，殺死了二十幾個「長毛」，非常痛恨，便用大刀長矛向地上深入睡鄉的幾百鄉民亂砍亂刺，算是報仇。手續非常迅速，不多時候幾乎殺完了，僅僅少數人接受了刀砍矛刺卻沒有馬上斃命的同伴的呼痛聲所驚醒，因而逃脫了。

「長毛」因為山路不熟，這天夜裏沒有窮追，便睡在幾百個尸身的旁邊。第二天早晨太陽照着這片尸首縱橫，血流遍地的黑夜裏的屠場的時候，他們仍命爛脚乞丐領路向深山裏探尋去。

汪舉人當夜和鄉民們一道奔逃，到黃頂山已是半夜時分。黃頂山山陽的坡上有一千畝左右的茶地，這裏的茶是縣產品中最好的高山茶，茶地裏本有幾十個爲了每年茶忙時往山採茶而設的草舍，今年又新蓋了幾十個預備逃難時居住，幾家合蓋一個，幾家的人便合住在那個草舍裏。這種草舍是很簡單的，在茶地左近砍些樹木搭一個架子，割些長及胸際的茅草蓋上，再破些竹片夾着茅草，便成了，從正面望去好像一個A字。

舉人走到他自己的大塊茶地當中的草舍前，開了竹片和茅草編成的門進去。他的太太媳婦和其餘十來個本家親戚都睡着，他把大家喊醒報告了「長毛」已經攻入白虎亭的消息。那些婦人都驚駭得哭起來。同時隔鄰幾個草舍裏大概也得到男子帶來的惡消息，因而發出婦人的哭聲。哭聲馬上成了一種傳染病，一忽兒全山坡一百來個草舍裏都有哭聲了，彷彿深夜裏一隻狗叫了一聲引得遠近許多狗都響應一樣，悽慘無助的哭聲像山霧般罩了這黑暗裏的寒冷沉寂的山坡。

「你們不要哭，」長毛」人生路不熟，那裏找得到這裏來？前年去年「長毛」別的山上都找到了，黃頂山也沒有來過。」

舉人用這同樣的話勸慰了幾次，大家才算止了哭。他便在黑暗裏摸索着要睡下去，一邊用

一種平常對他太太說話的口氣問：

「我睡在那裏？」

「這里，你把手伸過來。」

他的太太懂得他的話是問她的，伸手握着他的手扶他睡下。地上鋪的是乾枯的茅草，一家蓋一條棉被，舉人和他的太太媳婦睡在一條被裏。他太太要他和她睡在一頭，但兩人中間隔着一個睡在另一頭的媳婦，以為用媳婦的腳來隔開了，比較夫妻兩人緊貼着要不難為情些。但舉人以爲不可，他的意思是公公和媳婦睡在一條棉被裏已經幾幾乎是亂倫了，同被而還要緊貼着睡那還了得！所以他要太太睡在中間做他和媳婦之間的牆壁，如此總算不是亂倫了，他纔放心睡下。

他背着他的太太睡，忽然襲來一陣婦人頭髻上的氣味，——菜油和頭髮混合的氣味，不能說他是香，也不能說他是臭，但因為是婦人頭髻上特有的氣味，所以舉人覺得與其說他是無臭寧說他是香，嗅了很舒服的。照這氣味濃烈的程度推想發出這氣味的髮髻離他是很近的，只要把臉向前移幾寸，他的鼻尖大概便可以觸着那髮髻，這草舍裏睡十多個人，所以擠得很緊，他想起剛纔睡下來的時候，他的右手觸着另一條和他緊握着的棉被，他便知道這髮髻的主人是和

他頭並頭睡着的。

「髮髻上搽着菜油，大概年紀還輕，無論如何不是老太婆，這是可以斷定的。」

但這髮髻的主人到底是誰呢？三舅娘嗎？已經老了，不會再搽菜油。大表妹麼？可惜是麻子。內姪女麼？臉兒太黑。妹夫的妹子嗎？真是俏皮，但願這髮髻的主人便是妹夫的妹子。他想着他的兩個兒子都在去年「長毛」來時失蹤了，等太平的時候，可以後嗣爲由把妹夫的妹子娶了過來。

全草舍的人都打着鼾聲了，他還不能入睡，而且那髮髻的香氣更加濃烈了，裏邊夾着極強的女性的魅惑的力，由他的鼻官輸送到全身，他的血脈很奮興地跳着。那發出香氣的地方有一種吸引力要把他的手吸去，但是一個體面的尊嚴的紳士，向女人伸出手去的事是未免失身分的，所以他的手依然在自己的被裏。他想拿出打火刀和打火石來，打個火吸筒旱煙，利用紙捻的火光看看是否妹夫的妹子，但怕打火的響聲驚醒了別人，這時他更加恨「長毛」了，假使不在逃難的時候，有這樣的豔遇，那便不管三七廿一……

他的手無意之間摸着藏在身邊的一百多張田地契，因而想起金條來，便翻身朝着他的太太，把伊搖醒湊在伊耳朵邊低低地問：

「你帶來的幾根金條窖了沒有？」

「我不曉得窩在那裏好，你去窰吧，門口有把鋤頭。」

他接了伊塞過來的指頭般粗半尺長的六根金條，輕手輕腳地爬起，到舍門口拿了鋤頭走去。走到一棵特別大的茶樹邊際下，用鋤頭輕輕緩緩地掘地，使鋤落地不發出很響的聲音，免被草舍裏的人們聽見。掘了兩鋤頭便停下來，猶疑起來覺得這裏不妥，於是走到茶地邊上一株大松樹底下，又開始輕輕地掘。他忽然後悔了，覺得金條不該帶到山上來，還是和窩在家裏豬欄底下的幾十隻銀元寶一道窩着穩當些。不過這後悔馬上便打消而轉為焦急，怕「長毛」已經發現豬欄裏的元寶了。

掘了二尺多深的洞，把裹着幾層舊布的金條放下去，蓋上泥土一層層地踏得結實，再加上枯黃的野草使人家看不出新掘的痕跡。這樣弄得如意了，他纔回到草舍裏，一睡下去，那髮髻的香氣又使他想起和他頭並頭睡着的一準是妹夫的妹子。但他這回馬上便「君子不可不慎其獨，何況草舍裏有這許多人並不是獨呢？」這樣自己警戒着，聳了聳從鼻孔拖到嘴角的兩條八字形的威嚴的紋路睡去了。假使不在黑夜裏，人家見了這威嚴的八字紋沒有不必恭必敬，規規矩矩地對他，縱使心裏有百種邪思惡念，見了他也即刻要嚇跑的。

第二天他睡得很遲纔醒，一睜開眼便去看誰是那髮香的主人，但他右邊的位置空着，原來

大家都早已起身了。他起身捲好棉被之後，他的太太從小口袋裏掏了一把米給他。

「這一小袋米在家裏我們三個人只夠吃半個多月，『長毛』這一來曉得要幾時去，我們只好分做三個月吃，少吃點勉強止止餓。這裏毛竹也不少，再過一個月便可找些冬筍來添添，明年春天有了嫩草野菜便沒有米也不怕了。」

接着伊又遞給他一個用本山的大毛竹做的竹筒。

「這是昨天三叔公替我們做的茶筒，水也是他幫忙到山洞裏去打來的。」

他嚼完了一把生米，喝了幾口冰冷的山水，便走出草舍到幾個男子聚在一塊談天的地方去。那些人看見他走去都會敬地招呼他，把鋪得最厚的茅草坐位讓他坐。他們談着「長毛」的本領非凡，談着昨夜沒有到黃頂山來的被殺的人，舉人的長工也是被殺之中的一個。他們談到前年去年逃難的情形，被殺被擄的男女，被燒去的屋宇村舍，他們痛罵「長毛」的惡毒，「長毛」頭洪秀全的兇頑。有的說這是因為世上人太多了，糧食不夠吃了，所以要收人，「長毛」是天上放下來的好多惡星宿。有的說不是糧食不夠吃的緣故，是因為世上作孽的罪人太多了，譬如奸臣逆子，欺凌了聖君慈父，悍婦惡媳，欺凌了良夫賢姑，虎奴鱷僕，欺凌了恩主東家，悖妾兇婢，欺凌了老爺太太，地痞流氓，欺凌了正人君子，強盜竊賊，欺凌了財主富翁，因此一股冤氣衝天，玉

皇帝勃然大怒，便降下這駭人的天災；原是懲罰有罪的人，卻連他們善良的好人都殃及了。這都是天意。

汪舉人和人談話時常常監視他昨夜在下面簷了六根金條的大松樹，但也不敢多看，怕被人覺察。這時他聳了聳口鼻之間的威嚴的八字紋說：

「我道光三十年庚戌中舉，再中個把進士自信是有把握的，並非很難的事，偏偏那年洪秀全便反了，害得我不能上京去會試。洪秀全在南京雖然也定國都，開科取士，但我是大清百姓，我的舉人也是大清皇帝治下中的，忠臣不事二主，誰願到「長毛」頭那裏去考試！」

大家更替他可惜，歎氣，因為這一百年來唯一的舉人在他們這一鄉已是了不得的大人物，假使再中進士做京官，那樣闊氣的功名真是這一鄉最高的光榮了。

他們的目光睜了近前向東遠眺去了。這黃頂山是非常高的，他們的視線可以跨過如在腳下的許多起伏的岡巒望到三十里以外的大村小莊，那些村莊只看見縮小了幾十倍的白牆黑瓦，東一堆西一塊好像魚鱗似的。他們由過去兩次的經驗，知道「長毛」臨走時是要放火燒屋舍的，他們在高山上遠遠望見村中火起，便飛跑回到村裏救火，跑到時「長毛」雖然去了，但屋舍也已燒去了不少。今天他們在那里指點某村某莊，希望村莊上起火，他們便好回家。

因爲昨夜辛苦，今天纔薄暮大家便睡了。汪舉人正在打開棉被的時候，忽然聽得沸起一陣驚叫號哭之聲，聲音來得太突然太奇異，立刻跑到草舍門口去看，見有一羣人逃來，「長毛」來了！四字嚇得舉人敏捷異常，一轉身進了草舍，挾了棉被便和哭着的太太媳婦向外逃，沿着山坡向西跑去。

舉人太太和媳婦因爲是財主人家的婦女，一雙脚比平常農家婦女小得多的，確只有三寸幾分長，又加之眼淚鼻涕地掛着，只是跑不快。舉人跑跑等等，焦急萬分。跑到一個山坡很陡峻的地方，看看「長毛」已追在後面不遠了，舉人用悲悽的聲調很快地對太太媳婦說：

「已經來不及了，保全名節要緊，你們被他們擄去污辱，不如便在這里滾下去自盡了吧。這是沒法的，我們今生分別，來生再相會。太平時我到這山坡下來替你們收屍。」

太太受他的從父從夫從子和貞操節烈的教訓已經很久，已經成爲一個可爲坤範的很通達很知禮節的太太，所以聽了丈夫的話毫不抗拒，馬上便預備跳下去。但當伊用了很大的力量做起跳的姿勢正要跳時，丈夫卻忽然想起一件極重大的要事似的，用力一把攔住伊的臂：

「你袋裏的珍珠——險些兒忘了！」

太太很快地從袋裏掏出一包珍珠交給丈夫，一聲不響，臉上絕對沒有怨恨畏懼的表示，連

忙閉了貞潔正派的眼睛向陡坡跳了下去，跳得這樣快，好像怕要耽擱時候的樣子。

媳婦看見婆婆跳在兩丈多之下的山坡上，因為山坡頗陡，剛一着地立刻便又向下滾，身軀滾得像一個大的球一般；而那寬大的長及膝頭之下的衣裙衣袖和更寬大的掩至腳背的百褶裙，因為滾得快的緣故在昏黃的暮色中翻飛着。媳婦心裏想着婆婆的頭顱一定給石頭碰破了，婆婆的骨頭一定給石頭碰斷了，這樣一想使伊戰慄起來，從手指戰慄到腳尖。伊不願死，伊無論如何鼓不起婆婆這樣的勇氣。

「長毛」追到了，快快快！

舉人這樣急急地催促，不斜視的深銳的眼光和口鼻之間的威嚴的八字紋都露出一種令人懾服的莊嚴鄭重的正氣。但是媳婦還是猶疑着，低頭呆立只是戰慄。舉人心裏焦急萬分，看看時機非常迫促，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便用手很命把媳婦向下一推，同時嘴裏迸出這樣的話：

「你的鬼魂不要怨恨我，我是爲你好！」

但媳婦已經沿着剛纔婆婆所經過的路線，和婆婆同樣的姿勢，同樣的形狀，同樣的動作：

——這樣地滾下去了，並沒有聽見公公安慰伊的好話。

舉人如釋重負，把棉被馱在肩上拔腳就跑。

汪舉人由黃頂山向西南跑到另一座山，這是一座荒山，鄉民還沒有替牠取名字。鄉民們種茶，種玉蜀黍，砍樹，掘筍，都以黃頂山爲止境，沒有到過這座更深的荒山，所以這座山沒有山名，土地沒有開墾過，樹木沒有砍伐過，山陰這一面滿山都是繁茂稠密的樹林。

披荆帶棘，攀樹扯藤地在樹林裏跑上山的汪舉人，實在疲乏透頂了，手臂和腳腿也酸得僵硬了，而且知道「長毛」早已放棄了他們，並沒有固執地追蹤，所以便把肩上的一條棉被放下，預備在這山腰的樹林裏過夜。

樹林裏比空曠的地方更加黑暗，真可以用「伸手不見五指」這句話來形容。他用腳和手摸索出一塊不十分傾斜的比較平一些的地方，把棉被鋪在地上連人帶衣一起裹在棉被裏，頭在較高的上面，腳在較低的下面，好像睡在籐榻上面那樣的姿勢。

一種不知什麼聲響忽然帶來一陣恐懼，他怕這荒山裏有老虎，但一轉念便知道不是老虎，因爲據傳說老虎來往都走山脊不走山腰。他屏住呼吸諦聽，那聲音又來了，好像因槓枝的震搖而發出的樹葉的聲音。這使他馬上想到山魃，他腦中的山魃的形狀是由傳說和書本兩方歸納

而成的形體和人一樣，青紅色的很鬼的臉，手指像鳥的腳爪，只有一隻脚，住在高樹上。因此他聽見樹葉搖動的聲音，便以爲是山魃在樹上動。

不但樹葉響而且聽見地上有柴草的響聲了，好像有什麼東西在不遠的左近走動。汪舉人必裏想着這陰荒森森的荒山的樹林裏確是有鬼氣的，自己覺得驚駭到毛髮都豎起來了，暗道：

「莫非山魃爬下樹來吃我了嗎？」

忽然他想着抱朴子裏說：

「山精，一曰跋，一曰超空，一曰禪，一曰飛龍，呼其名不敢爲害。」

他爲了學神仙術讀過的抱朴子，現在正用得着了。但是這幾個名字呼那一個好呢？

「山魃——山精——跋——超空——禪——飛龍——」

他把每個名字喊出很大的聲來，但他立刻聽見——

「喂！誰在那裏喊山魃？」

這分明是人類的聲音，但舉人嚇得不敢答覆，以爲是山魃聽見他的喊叫要來捕捉他了，因爲他沒有聽見說過山魃說話的聲音和人類不同。

「大哥，你到底是那個？你總是人吧？是汪村人還是胡村人？」

一根根豎着的毛髮這纔倒了下來，舉人知道這並不是山魃，便說：

「阿呀！你幾乎把我唬死。你是那一村的人？我是汪舜臣。」這個名字人家聽起來是很響亮的。

「原來是舉人老爺。我那裏不嚇？我聽見你喊了一聲山魃，接着便是什麼雞！——刀弓！——裙！——尿桶！我一句也不懂，這道是什麼惡鬼和山魃在那裏說鬼話了。你是說的咒語呢還是念的經書，聽說念起經書來鬼聽了就怕，可惜我不會念。」

「你這呆鳥！我那里是喊雞，刀弓，裙，尿桶？我喊的是跋，超空，揮，飛龍，這都是山魃的名字，書上說喊着山魃的名字，牠便不敢來了。——我問你是那個？」

「我是石村人，名叫石金萬。」

「你過來一點和我在一塊過夜吧，我們好膽壯一點。」

陪伴舉人是多麼光榮的事，石金萬自然便把他的破棉被搬過來在舉人身旁睡了。

早晨醒來的時候，因為山陰的樹林裏太陰森，晒不着太陽，寒氣很重，他們便翻山到山陽去。滿是太陽光，茅草最多，樹林也有，但很稀，不像山陰那樣滿山擠滿了樹。他們想這樣無路的荒山「長毛」總找不到了，而且他們也不敢更深去冒險，怕太深的無人跡的荒山裏有老虎，所以便

打算在這山岡久住，等「長毛」離去再回家。

他們看見一個巖石底下的石洞，洞口的高可以容人出入，他們想這里沒有草舍，或者便在這石洞裏居住，但他們走進洞內便打了一個寒噤，沒有陽光的黑暗的洞內太陰冷了。他們由洞裏出來，看見山陰樹林裏走出許多也是從黃頂山來的人，他們便迎上去。於是大家十人一組二十人一幫地伐木，蓋了幾十個A字式的草舍。

黃頂山的人逃到這里來的約佔一小半，其餘除被殺被擄者外逃到別的荒山裏去了。大家從黃頂山匆促逃走時都想着冬天棉被最要緊，只帶了棉被沒有帶米糧，於是餓的恐慌佈滿了全山坡。草都枯了，樹葉也都落了，冬天不落的樹葉又太粗硬，即使咀嚼得很久，也還是要刺破喉嚨的；有冬筍是好的，但這里大多是小的金竹苦竹，毛竹很少，當然經不起幾百人吃；可以使他們的生命苟延殘喘的只有飛禽和走獸。但他們沒有帶着打鳥鎗，用竹做了弓箭也不容易射着，只好夜裏的時候，爬上樹伸手到巢裏去摸。至於野獸，用手捕獲是不可能的，但他們也有獵取的法子：用竹做一把大弓放在地上，樹皮搓成繩索做的弓弦的一端穿過一尺長的竹筒，竹筒口有一個活動機關，弓弦在那裏做成一個圓圈，上面用草遮蓋着，野獸誤踏這圓圈時，牠的脚便被縛着了。但獵得的次數也很少，而且只能獵得小野獸，如兔子，鼠，狼，狐狸，狗獾……之類，大野獸野豬熊

之類便獵不着了。

他們過的生活宛如太古漁獵時代的原人生活，永遠不洗的臉上堆滿了烏黑的積垢，鬚髮也不修，一日到夜只忙着獵取鳥獸。大家完全不相往來，各人自己獵得的東西各人自己吃，如果一隻兔子吃了半隻剩下半隻留到明天吃，夜間怕被人偷去，就抱在胸前睡。便是對於他們素常最恭敬的汪舉人，也不肯分贈一個鳥頭一隻獸爪了。汪舉人暗中很有些憤然，埋怨大家竟一點東西也不孝敬他。

這山陽因很少樹林可以藏匿，沒有什麼鳥獸，他們天天早起沒夜到對面另一座山的山陰樹林裏去獵取。但不知是鳥獸有意遷徙了呢還是被他們獵完了，一個多月之後差不多便極少有獵獲的事了。

這時有人發現了一種延命的寶貝：有一塊大巖石，顏色白如石灰，石質非常疎鬆，用指甲一挖便麵粉似的碎落下來，雖是澆的沒有味道，但也不難吞嚥，大家便都去挖來充飢。於是起了一種傳說，說是大慈大悲的觀音菩薩作了仙術把巖石變成仙粉來救苦救難的，汪舉人便把這巖石取了個名字叫觀音巖，這粉便名觀音粉。

但是這觀音粉吃了三四天，大家都覺得肚裏阻滯梗塞，如有硬塊非常氣悶，甚至有時腹痛，

而且大便閉結，屎毒萬分困難，於是有人發明了一種耙屎器，把竹片做成一個比挖耳朶大些的耙子，男的找男對手，女的找女對手，你替我，我替你地交換耙着，這就把糞音粉凝成的糞耙出。

接着便下大雪了，一連下了兩三天，他們不能再去找東西吃，而且氣候又奇冷，手足都生了凍瘡，只得關起草舍門不分日夜在棉被裏睡，口渴時便到舍門口抓幾把雪來吃。

在凍餓夾攻的痛苦裏，他們臥着回想，都覺得今年比前兩次逃難的情形更壞。去年「長毛」來是夏天，夏天鳥獸一樣，還有年幼的野獸和巢中的鳥卵容易獲得，還有蛇——山中多的是——也是很好的食品，此外山中野生的水菓，和青翠肥嫩的野菜，烏綠的青草，綠油油的樹葉，更是取之不盡的。前年「長毛」來時也在冬天，但前年「長毛」殺人最多，常常有機會遇着人肉，而且是剛殺死的或者是殺而未死還在痛苦呻吟的新鮮人肉。今年沒有這樣的好機會了，這山上人雖有好幾百，但「長毛」不來代殺仍是無用的，你假使自己拿尖刀或斧頭去下那個人手，他也要下你的手，決鬪的結果誰勝誰敗是沒有把握的，恐怕你沒有嘗着他的肉倒把你自己的肉去果了他的肚腹了。所以這山上的幾百人雖然大家都是我看想你的肉，你中意我的肉，却只能望梅止渴，想不到口，吃不下肚。

四

雪停止後接連出了兩天太陽，還有很多殘雪沒有化盡，大家便到對面南邊山上去尋獵鳥獸。汪舉人走到南邊山腰樹林裏他九天之前埋伏在那里的大竹弓旁邊，見那竹弓依然埋在枯草枯葉之下，沒有野獸來觸動過。當他失望的時候忽見前面有一隻兔向山上逃，他明知人追兔是徒然的，但他還是沒命地追上去，追了幾丈路便不見了，仍不肯放過這唯一的野味，只是不停地上山去。

不覺直追到山巔，出了樹林，忽然約二十里路之外有很多白牆黑瓦的村莊呈現到他眼前，使他出於意外地驚喜。

「這絕人跡的荒山裏怎麼會有人家？難道是桃花源記裏說的桃源洞那樣的仙境麼？」

但想到T縣S縣是在J縣的西南，便馬上明白這大概是兩縣之一。

「這縣分假使沒有「長毛」便好了。」

他向西南走去，翻了幾個較低的山岡，約走了十多里路，在一條平坦的山路上遇着四個人，三個男的和一個女的。他看見那四個人，都餓得鳩形鵠面，像個病鬼似的。其實他自己原來是方頭大耳的，也餓得頭不方而耳不大了。臉上有菜色，額骨突起，兩腮的肥肉好像被刀削去，把威嚴的八字紋也瘦掉了，不過鼻孔到兩邊嘴角還有八字紋的餘威，而且由那餘威可以認出八字

紋的遺跡。

「我餓得東南西北也分不清了。」

這句S縣口音的話是那四人之中的一個身架較大的壯年男子說的，汪舉人聽了便明白這地方是S縣。但另外兩男一女的話卻是J縣的口音。

「晦氣！總找不着新鮮的米肉。」

「我餓透了，一定要吃些米肉才好。」

「我做了鬼也要吃一頓米肉做個飽鬼。」

因為人肉二字聽來觸耳，所以他們諱言人肉，而用米肉來替代。他們也有一個理由來解釋這名詞，便是：人是吃米的，所以叫做米肉。

汪舉也想去弄點米肉，但他走到那裏看見兩個無頭的尸首衣服已被人剝去，皮膚浮腫帶點烏青，腹部已經有腐潰之勢，發出一股尸臭。另外找着一個，皮肉雖現死色，卻不十分難看，也沒有尸臭，但他彎下腰去仔細看看，覺得吃或者還勉強可吃吃，而新鮮實在是不新鮮了。

這時他抬起頭來忽然發現那四個人不知去向，只望見約三十丈路之外有兩個人向這邊奔跑過來，那種情形一望而知有「長毛」。緊追在後面，他倉卒間不知到那裏去藏匿好，瞥眼

看見幾個尸首，想起真正好藉以保護自己。他立刻把尸首聚在一堆，自己仰臥在路旁，把有點腐潰的兩個尸首蓋在下身，把沒有腐潰的五個放兩個在胸部腹部，放一個在頭頂，還有兩個架空擱在胸部和頭部的兩個尸首上，蓋着他的頭面。

一忽兒便有脚步声傳來，他的耳朵接近地面，脚步声就很響很清楚，還聽得出不止兩人的脚步声。

「大人饒命！」是男子的，S縣的口音，好像是被「長毛」追着了。

「饒命呀！大人呀！」是婦人的帶哭的S縣口音。

「殺！」是外路的男子口音，接着這聲音只一剎那便有一個身軀倒下來的聲音，地上有什麼東西掙扎的聲音，和剛才同一婦人的「天呀！我的天呀！」痛哭的淒慘的聲音。汪舉人聽了這「天呀」的哭聲，心裏想：「倒是夫妻兩口兒，可憐！」

「這位堂客……您家哭……麼事？」是湖北男子的口音。

「大哥，你先請，我第二，他第三，他第四。」是蕪湖南京一帶的男子的口音。汪舉人鄉試時到過南京，蕪湖，安慶，所以懂得南京官話，湖北語也約略懂些。另外還有兩個廣西男子的話他便聽不懂了。

「天呀！天呀！——大人饒了我吧！我不……」婦人好像要拒絕。

「賤婦！你看看這把刀，強一強，和剛才這漢子一樣！」

於是舉人聽見在他身邊有幾個人忙手忙腳的聲音，又好像有什麼東西輕輕放在地上的聲音，衣裙繚繚的聲音，男性的呼吸急促的聲音……

舉人壓在僵硬冰冷的尸首底下，一般死的寒氣侵入他的身體，使他發起冷來，臉面和手更加冰冷，惡毒的尸臭又一陣陣繼續向他暗襲，毫不客氣地纏繞着他。但因為恐怖，這些他都忍着，他一直到這時都閉着眼睛，屏住呼吸裝做死人一樣。他爲了使呼吸不發出一絲的聲音，把嘴張開給呼吸一條自由出入通暢無阻的大道。然而這時忽然有兩滴冰冷的水先後滴入他的口腔，他大吃一驚，慢慢睜開眼來看是什麼。眼睛睜開一看更把他嚇壞了，原來他的嘴唇之上隔空一寸多一點的地方有一撮結水的毛，他口裏呼出來的熱氣剛好打着那撮毛，毛上的水便爲熱氣所融化而滴下水來。這尸首本是仆倒臥在地上的，胸前、腹部、腿縫裏前兩天下雪時結的冰因爲見不着太陽光沒有消融，在舉人剛才在最緊急的關頭，保全生命要緊，用了極敏捷的手段把尸首匆忙蓋上，那有功夫細看，何況這又是個女尸；他愁：「倒運！要晦氣一生了。」他雖覺得這比殺頭還要怕，但終不敢動一動，張着的嘴也不敢閉攏來，怕鼻子裏發出呼吸的聲音。

耳朵裏來了活像洗衣服時肥皂泡兒的咬察咬察的聲音……嘴裏又來一滴冰水，而且壓着他的前額的女尸肚臍下的冰，因為他的前額的熱度，漸有融解的冰水浸到他的兩鬢了。

耳朵裏來了婦人喊痛的聲音……嘴裏冰水來了第四滴。

「可惜死了，本當帶了去還可以——肥了，我們把狐皮襖剝去吧。」

半點多鐘之後，一個男子的聲音這樣說，接着便是衣服扯動的聲音，四個人的漸遠漸杳的腳步聲……於是死一樣的沉寂。

汪舉人臥着還不敢響動，再過一刻聽見先起那個S縣人和三個J縣人的漸漸走近來的語聲，他總憤怒地用力把尸首推開了跳起身。第一件事便是把含着的已經溫熱了的半口冰水吐了，找了些石頭陰面的未融化的殘雪含在口裏，一遍又一遍地漱着，——不是漱齷齪，是要洗晦氣。

「恭喜恭喜！新鮮的米肉來了。」

那四個人開心地說着走到那男尸邊把衣解開了看，是個枯瘦的老頭子，便不滿足的謾罵說：

「瘦骨如柴的癆病鬼，老鬼！」

「好容易有了新鮮米肉，卻是鴉片煙鬼，餓死鬼！」

「你娘同我，爲什麼不[！]生得肥一點[？]該死[！]」

「豈有此理！皮包老骨頭教人吃。」

「滾！」一個中等身材的男人報仇似的把地上的男頭用勁踢了一腳，那男頭便像西瓜似的滾到剛纔哭他爲「天」的胖婦尸體的右腿邊。

「囉！好貨在那邊。」一個尖臉的男人隨着滾去的人頭望去，看見下半身裸着的非常肥胖的婦人的尸體，這樣驚喜地說着。大家便爭先向那邊走去。

舉人還在那裏鄭重其事地洗晦氣，這時看見四個人向胖婦尸體走，頓然醒悟，也連忙趕過去，一邊走一邊吐掉口裏的雪水。

五個人差不多同時趕到，唯有舉人比較先一步，他趕快蹲在肥婦尸體的右腿旁邊，屁股幾乎騎在那個男頭上，伸出兩手去捧着兩隻雪白的肥大腿，口裏喊急道：

「你們不要來，是我的。」

「是你的？是你的老婆？女兒？」和其餘三人同來的臉上有許多皺紋的婦人問。

「我先到。」這是舉人的理由。但沒有人聽他的話，大家都蹲下來要搶肥大腿和肥屁股，五

個人擠在一塊，十隻手互相推打。

「這應該是我的，S縣的米肉應該S縣人吃。」身架較大的S縣人說。

「S縣的米肉，有什麼證據？」舉人問。

「這是我們北鄉程村的一個大財主的小老婆，我認得。」大個兒答。

「照道理是我的，女人的米肉應該給女人吃。」皺紋臉的婦人說。

「我只要兩條大腿和屁股，其餘你們分去。」

聽了舉人這樣的話，大個兒跳起來一邊從套袴裏拿出尖刀，一邊怒視着舉人大聲說：

「你祖宗十八代！我給你點利害看看，看到底是誰吃大腿屁股。不要弄得我冒火起來，哼！

小心你自己的大腿和屁股……」

看見大個兒拿出尖刀，大家都伸手到套袴裏去握着刀柄準備。這裏五個人要算大個兒體力最強是可以從外表看得出的，其餘四個人都不敢做他的敵手，舉人自然也有些畏怯，所以擺出紳士的斯文架子用溫和的聲氣說：

「你這不懂禮數的粗人，客客氣氣，有話好說，怎麼罵人家的祖宗？還要吃好好的活人，天理

良心——」

因為這時大家面面相對，而且舉人有擺出他從前固有的斯文的紳士態度那個尖臉的，縣人纔認出了舉人，便打斷舉人的話頭說：

「阿呀！你原來是汪舉人，我餓得眼花了，連舉人老爺都不認得了。真是有眼不識泰山。不過你實在也瘦得大大變了樣子了。」

「原來是汪舉人。」其餘兩個縣人也恍然地說。

「你是胡村的——名字我想不起來了。」舉人向前走一步。

「胡銀寶。」他的尖臉又轉向大個兒的S縣人，「這位大哥，他是舉人，體面的紳士，請你客氣一點。」

S縣人看見四個縣人認了同鄉，覺得有點勢孤了，而且對於「舉人」二字也生了敬重之念。『雖然是亂世，但舉人究竟是舉人呀！一支筆桿好比千鈞鼎哩，種田人隨便怎樣大力氣也拿不起的。』他這樣想了便恭敬地對舉人說：

「汪舉人，這樣吧，你得右邊的大腿帶半個屁股，我得左邊的，總算公平了吧？」

他們兩人一個有功名，一個有氣力，其餘三人當然沒有異議。他們三人依體力的大小而分配，中等身材的人得自兩肩到腰間的背部，尖臉的人得胸部和兩手兩腿，皺臉的婦人最壞得膝

頭以下的兩脚。照伊的本分伊只能得這一份，但因伊喊着說太吃虧了，舉人和那大個兒爲了可憐伊起見便每人把膝頭以上讓一寸給伊，而且允伊獨得胖婦尸身上的緊身棉襖和墊在屁股下的棉袴。

分配妥當之後大家拿了尖刀上前，舉人一脚踢開胖婦尸體右腿邊的男頭，中等身材的人和尖臉的人先把胖婦的大紅湖縐的緊身棉襖脫掉，解開鈕扣露出白嫩豐肥的兩乳，尖臉的摸了一把說：

「還是溫熱的，恐怕沒有斷氣呢。」

「身體棉軟的，還沒有僵硬。」中等身材的人加上一句報告。

當緊身棉襖脫掉那胖婦的裸露的肥圓茁壯的身軀就完全顯出來，舉人震驚於這身軀的豐腴光艷，而沉入默想。他讚美，他陶醉，他現出豔羨的顏色……

當那裸體的上身復又臥下之後，卻復活起來了，伊睜開了眼睛「哎……」地嘆了一口長氣。這一來真使大家掃興，——幸而不過掃興而已，於進行上並無甚妨礙。

「好死不死，怎麼又活了轉來？」皺臉婦人恨不得胖婦馬上再死去。

「哎……」胖婦還是歎氣，好像沒有聽見。

「活轉來有什麼要緊？活靈活跳的米肉不更好吃麼？」聽了尖臉的人說的這句話的肥胖驟然一驚，神志也清楚了，精力也提起來了；伊立刻感到自身地位的危險，想要爬起逃避，可是四肢癱了般翻不動，何況有人按着伊的手足。伊只得乞憐：

「你們做做好事，可憐可憐吧！」

「不要多嘴，貓嘴裏挖不出中用的。」肥胖望見說這話的大個兒是伊認得的，哀悽的臉上露出「有救了」的帶點慶幸的容色向他哀告：

「應天安（一頓）老爺（這兩字加得極不自然）我們認識的，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吧！」

「不相干，我餓透了，現在只認得米肉。」大個兒帶點滑稽的笑。

肥胖覺得好像置身虎口之中，好像週身被千條毒蛇纏繞着，好像沉溺在駭浪驚濤的海洋裏，伊僅僅能悽慘地哀哭，另外想不出別的法子。

在大家說話的時候，舉人心裏盤算：如果他救了伊，將來太平時他便有一個很好的妾來替代去年被「長毛」擄去的那一個，而且剛纔這大個兒不是說伊是大財主麼？他也是一個大財主，兩人的資產合併起來那份家私便更可觀了。但他知道伊已是這一羣餓鬼的口邊食，要救是

不可能的，除非以他自己的肉來代替，其實他的瘦肉便是肯代替，也沒有人要。他想與其說出犯衆怒的話，弄得不好連己到手的肥大腿都要犧牲掉，不如飽了眼前的餓肚妥當。他便對胖婦說：

「大嫂，我們都要餓死了，你就吃點虧救救我們吧，也算做好事。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現在救人五命，勝造三十五級浮屠哩。」

「老爺們，饑我的命吧！」胖婦還希望能得到伊的食主的憐憫，用慘然的語來說着，臉上縱橫着眼淚，「我舍不得死，我有好幾百畝田的家私，我後半世還要享享福哩！我的男人兒女都死了，家私也沒人管……」

「這不用你操心，」大個兒有點不耐煩，「有我管，你的田地我大多記得。」

「我也有幾百畝田，我也還要享享福呀！」舉人的銳利的眼睛豔羨地看着裸婦的肥大的雙乳，「大嫂，你不要學楊朱爲我，一毛不拔，你該學墨子兼愛，舍己救人，磨頂放踵而爲之。」

「養豬餓餓，（楊朱爲我）是的，我的爹娘是養了我這隻豬來——」憤憤然說到這里忽然截止，伊想說「餓你們這些餓鬼！」但怕得罪人不敢說出。停了一剎那，伊忽有所悟似的說：「路旁邊有一堆尸首，你們還怕不夠吃，怎麼一定要吃我？」

「你這位大嫂也太不懂事了，」中等身材的人微笑着，「你叫我們去吃臭死尸的肉麼？」

「我的男人是剛纔殺死的，」胖婦不好意思說出似的，「很新鮮；不過請你們吃了肉把骨頭還我，讓我好替他埋葬。」

「大姊，」皺臉婦人手指着纔死的男尸，「那瘦得不像人樣的鴉片煙鬼就是你們當家的麼？我們齷齪，虧你說得出口。」

「你們饒了我，」胖婦悽苦地說，「我送你們每人五隻銀元寶，一百顆大珍珠。」

但回答是：「這種世界，一顆珍珠不如一粒白米。」

「每人再加一根六寸長的金條。」胖婦的聲音更加悽苦了。

但回答仍是：「一根金條買不來你這樣肥嫩的一塊米肉。」

胖婦全然失望了，無助了，又哀慘地哭着。

「大嫂，你們當家的死了，」舉人臉上現出紳士們常有的溫和態度，用勸誨的語氣說，「你現在這樣死法比餓死——烈婦卻是餓死的——還難得，也可以算得烈婦，將來天下太平的時候，任任縣官都和我有來往，我託縣官替你請個聖旨，造個節烈牌坊，流芳百世。」他說到這里臉上換了教訓的嚴正的態度，「被「長毛」強奸過的女人，還有什麼臉面活着？多少不知廉恥呀！」又換了鼓動的口氣，「生而辱不如死而榮——這話你不懂，就是說：活在世上獻醜，不如死了——」

體面。」

「不過我總不願死哩！」胖婦有了羞愧之色，含着滿眼眶的淚，睫毛也完全被眼淚弄溼了。

「替你請聖旨的事我決不忘記。」舉人的表情幾乎是仁慈了。

「管他願意不願意，」大個兒忍耐不住了，冒起火來，「嘮嘮叨叨和伊說什麼哩！我老子不高興等了，我們動手吧。」他手中的尖刀便跟着聲音切下去，切在胖婦左腿膝頭之上一寸的地方。

「呃唷！……」胖婦痛得肉都跳起來沒命地喊叫，同時四肢抽縮抖動着。伊知道無論如何終歸要做人家的肚中物了，便說，「那麼請你們……先用……先用繩子……把……把我絞死，再割罷！……這樣……活活地……割……痛……痛死了！」嗚嗚咽咽斷斷續續的語調裏有無限的悲酸。

「不行，不行，活靈活跳的米肉味道好得多，誰要吃死肉！」

「絞死的米肉血沒有放掉，更加不好吃。」

「你反正要死了，便忍一忍痛吧，君子成人之美，讓我們嘗點好味道吧，真是難得的。」

第二刀切下去，胖婦忽然有氣力了，翻身亂滾着，嘴裏連喊着「呃唷，痛死了！」聲音非常慘

悽非常，響，非常尖銳，殺豬似地。

「銀寶，先把頭割下來，滾得討厭！」舉人好像下命令一般。

尖臉的人使用尖刀在胖婦頸項上狠命切下去——

「呃——」這短促尖銳的裂帛般的嘶叫，本意好像是要喊「呃啞！」但因咽喉已斷氣已絕，所以只喊出半聲便截然而止了，然而這半聲嘶叫裏卻不知藏了多少的哀怨，多少的憤怒，多少的仇恨……

頭切下之後，手足略微抽動了一下，便不動彈了。頸口裏鮮紅的血有力地噴出來，尖臉的人伏下就喝。舉人「見人吃飯肚腸漲」也伏下湊着血流如注的頸口狂飲。

「真受用！」飽飲一頓之後，抬起已噴上很多血的臉的舉人滿足地笑着，「又像有點鹹，又像又點甜，好鮮的味道！」

於是五刀齊下，照他們各人分內的界域切着。十隻眼睛貪婪地垂涎地俯視着，剛纔有血色的光潤滑膩生動柔和的肉，因為放了血，已變成白慘慘黃鬆鬆硬僵僵冷冰冰的死肉了。

舉人看見當中墳起處黑黑的一撮毛，便想起剛纔他臥在尸堆裏看見的那一撮毛，他想不到要那近旁的肉，但偏偏那處是特別肥嫩的所在，真是費躊躇的問題。沉吟了片晌之後，結果他毅

然決然犧牲了近毛處半寸地位的肉。

切開了肉，刀砍着骨頭發出一種聲音，你到豬肉店裏去買肉時從屠戶的刀下可以聽到這同樣的聲音。

「你們『懸逃難』的時候怎麼還有這樣肥的米肉？」舉人一邊切肉一邊問大個兒。

「『長毛』沒有來，伊家便教幾個長工挑了許多糧食豬肉，先自到臥龍山去躲起來了，聽說前幾天『長毛』找到了臥龍山，想必是——」

大個兒沒有說完，中等身材的人說：

「我真餓狠了，便是『長毛』把刀擱在我頭頸上，我也要吃一頓纔行。」

「便是閻王派陰差小鬼來捉我去，」尖臉的人帶點滑稽意味，「我也要吃一頓再動身。」

「我好像不曉得多少年沒有吃過東西，」皺臉婦人說，「怎麼吃法也快要忘記了。」

「囉！我教你吃。」大個兒切下一小塊肉用刀尖送到嘴裏。

「吾自食米肉以來，」舉人搖頭擺腦地哼起他讀古文時的調兒來，「如此肥嫩之米肉，未之見也。昔易牙蒸其首子，而獻之齊桓，恐亦不過此耳。」

「舉人老爺好興致，念經書了。」皺臉婦人說。

「眼睛睜開做什麼？」尖臉的人很怕女頭上的半開的淚痕猶在的悲楚的眼，「閉下去。」
「用刀尖把每隻眼睛戳了一刀。」

「哦。」大個兒猛然憶起了什麼，「一件要緊事忘了，伊家的田地我是知道的，但傳聞伊家有許多金條，元寶，珍珠首飾，不知窖在那里，忘了問伊一聲。」說着不勝惋惜。

肉切好了，各人拿了自己的一份去，只剩下一張肚皮，一堆夾血夾糞的肚腸，一個副去了腮肉的頭顱，做烏鴉的糧食。

舉人捧着一隻連帶屁股的大腿向山上走去。到一個樹林裏找了些不溼的柴草集在一堆，把大腿屁股放在柴草上，拿出打火刀打火石來取了火燒着柴草。火旺旺地燒着，火腿一般黃的光亮的人皮上的人油炙得滋滋地叫。舉人饑饉地眼看着這老黃的人皮燒成焦炭色，知道已經熟了，便熄了火用尖刀切下來饕餮地吃。吃好之後心裏獨自想道：

「這米肉是頂好的貨色，真是佳肴美味！美中不足的是淡了點，假使有鹽，那便刮刮叫了。」

(選自《次與女》)

石榴花

杜衡

青士：

爲了這個稱呼，我會換好多張的信箋；也想和往時一樣地仍稱你「我的——」，但是仔細想起了這幾天的情形，我實在沒有勇氣寫下去；此外呢？你想罷，「弟弟」——「弟弟」——「君」——「先生」……這些稱呼，可適宜於我現在應用嗎？我想來想去總覺得不能用。遲疑了半晌，還是用了最普通的稱呼罷！——唉，青士啊，在半年前，我再也想不到會有今日；就是你，你怕也想不到我會有今日；想起了這些種種，真使我不得不怨你了！

算起我倆的母親，允許我們同居之後，以至今日剛只有一年的樣子；但是就是在這一年中，我卻從最高的幸福的王宮中，墮落到最低的失望的深淵裏去。今年寒假開學之後，我看你已不如從前了，但是我知道多疑是我們女子的弱點，所以不敢斷定你的態度；但是，最近兩星期來，我卻完全知道了你，明白了你的心事。

老實和你說，在我的日記上，從前是只拿一個「他」字代你的，現在卻用你的名字了；這你不能怪我，因爲你先絕了我，卻叫我如何呢？

寫這封最後的信給你，我是很心痛的，——我要告訴你，我們的婚約，家長替我們訂的婚約，並不是不可解除的，你放心罷！說到這些事，真難受的；但是，讓我去悲痛，讓我去愁悶好了。我再也不會來纏住你了，也不再來怨你；我只把你最近兩星期的事，記在這裏，給你個回想的機會，一切聽你自己裁判罷！

六十四。

玉甫六二四。

一早起來，知道你已進校去了，心裏很不快樂；懶洋洋地，打算不去上課，想到你書桌旁來尋你的日記看，因為我已多時不見你的日記。那知你乖覺得很，已早將那本日記隨身帶着，我一隻隻抽屜都看過，終尋不着。要是在往日，我早已向你開口討了，但是這幾天，已發現你的態度有點奇特，便不敢明白地問你，因為怕要多起一場無謂的吵鬧。

心裏越想越沉悶，越想越懷疑，便決意到校裏來尋你了。我到校裏，正是上第一課的時候；在教室外望了望，卻尋不着你，同時發現吳筠也不在那裏。你想啊，以一個氣量狹仄的女子，處這一種不幸的境地，是何等地難堪！我便再也無心上課，本預備回去，卻聽得人說你是在閱報室，尋到了那裏，又不曾尋見，使一人沉沉地離校去了。

在寓所裏等你，好久好久不見你回來；直到十一點鐘的樣子，才聽得我們的房主開了後門，繼續着便是沉着的脚步聲走上樓來。我故意不來看，只悶悶地坐在自己房裏。同你上來的，還有你的新朋友李君；他和我雖是相識的，但是我和你的關係，他卻還不會知道。你們在外面那間房裏談話，我卻在細細地偷聽着。你們先是在批評校中的教授，後來聽得李君說：

「那位 Miss 程——？」

知道他是問起我了，於是便格外提心地諦聽。——在往時，你每逢別人問起我，你總又溫和又驕傲地說着：「我的 fiancée。」但是這一回我聽不見你這樣一聲能給我慰安的答語。我只覺得——不能說是聽見——覺得你用最輕的，輕得使我聽不出的聲音答着，你們便模模糊糊地說到其他的問題去了。我想來想去，總猜度不出你說了些什麼話。

李君去了，你便走進我室中來；我不來理你，只假作在看我的書。你走了過來，推着我的手臂說，好像是十分心虛地說：

「什麼！你不曾進校嗎？」

「……」我還是不響。

「啊，不來理我了！」

「誰不來理你！」我回轉頭來，「爲什麼你一早不叫我一同進校去？」

「爲了這一點事！我因爲昨天我們都遲了，怕你起不得早，所以不來叫醒你。」

「倒也會強辯！」我冷笑了。「爲什麼我剛才校裏尋不見你？」

「我去買了本書。」你坐在我桌旁的凳上，你安靜地說。我的懷疑，因此稍稍消失了些兒。

下半年，我們一齊進校去。在路上，我看你有時現出局促不安的樣子，你沒有什麼話和我說，

我也只茫茫地望着路旁的樹木。雖然在一塊兒走，卻好像是兩個不相識者在一塊兒走的樣子。

在校裏問同學，知道你上午一課也不會到。

「七點半到十一點！……買書的時間！……」我腦中又是這些零亂的思緒。我整個下午沉

吟的狀態，你終不曾注意到似的。

六十五

晨間你叫我同到校去，我實在覺得太沒意思，便推說頭昏，不進校了。那時我很留心地看着你的態度，只聽得你淡淡地問了一聲：「什麼又頭昏了？」問着並不十分誠意地等我的回答，卻忽忽地拿了帽子走了。我整整地悶了半天，午飯的時候，才見你回來。看你手中拿着一叢的野花野草，紅紅綠綠地倒也十分鮮豔。你先拿進我房裏來，問我歡喜不歡喜。我心上覺得愉快起來，含笑

地前來迎你——

「很有趣的花！是什麼花？那裏採來的？」

你微笑不答。我過來很滿意地將花草都裝在我的花瓶裏，卻將瓶裏的一枝早已枯了的花枝取了出來。你正要將那枝枯花丟了，我卻阻住你。

「不要丟了她，她也曾有過榮華的一日的！」

你聽了這句話，向我很驚異地看了一眼，隨後那驚異的情形，卻被微笑掩了。你握着我的手——不是，你是用兩隻手掌合着我的手指，臉上現出萬分柔和的表情，像要向我說什麼話；但是，你不會說，柔和中現着幾分極不自然的神色。

飯後，你要我出去散步，我便依了你；一路上我們雖是相依緊緊的，但沒有什麼話可說，好像各人都在想自己的心事。我注意你目光常不穩定地向四面流轉着，一種遊移的神情，溢乎顏色。不用說，與致是沒有的；我們只淡淡地走進了一家冰店，用了些冷食就回去了。

這一次是我和你最後一次的散步！

六十六。

一早上學是同去的。我因為上午只有兩課，所以早就回來了。我是和我的朋友某君同回寓。

所。她向我說了些校裏新發生的事，一件件都使我受了很深的感觸，最後我又引起了自己的心事。

「沉悶得很，」我說，「我覺得生活竟完全沒有意味！」

「你也——」她覺得十分驚異，「你也說這些話了！」

我們的言談這樣開了端，便說起你來。她告訴我，有人昨天看見你在S園；誰是你的遊伴，現在我也不用說，你自己總還記得罷！我聽了她這般的報告，回想起昨天你採花來的一回事，愈想愈真，簡直是無庸懷疑了。送了那位朋友去了之後，自然是很沉悶，只悵然躺在床上，望着那瓶裏的野花，聊以遣懷。

因為是星期六，下午我們都不進校。你來和我周旋了一回，看見我這般冷冷的神色，卻並不和昨天那樣的虛偽，向我來裝出殷勤的樣子。你只走到了自己室中去，失了神似的踱着，又茫然地坐了。我正在窗前修髮，時時地看着你的神色，你也常目不轉睛地看着我；這神祕的視線，我終不了解牠是什麼意思。好一會，你又走進我室中來，你那時的臉色，十分愁悶而可憐，好像你雖然是厭我的，但不忍就和我決裂。你先開口向我說：

「什麼的，你這幾天這種不快！」

「問你自己好了！」

你聽了似乎很驚異，嘴裏喃喃地，不十分清晰地在說着，我卻十之八九不會聽清楚。正這時候，房東的孩子送了封信上來給你，一封粉紅面子的信，你拿着急急地塞在袋裏，臉上好像很羞慚的樣子。我也不很願看你這種不自然的姿態，便自己去取衣裳了。

我獨自出去看我的朋友，直到五點鐘才回來；回來的時候，發現你不在寓所裏。

六十七。

一早你就整裝出去了，并且整天地不回來，直到下午的六點鐘。

六十八。

一夜的懷疑，使我欲不問你而不能了。起身時，就望見你已俯在窗口寫着什麼——好像是日記，但是我不能斷定。你很用心地寫着，並不會發現我在廂房裏窗口偷偷地望你。心想就過來和你開始談判，但又想不要太突然，只要很自然地問起你已夠了，因此我只是等着你，直看你擱了筆。你先將那寫成的東西放在案頭，稍稍沉吟了一會之後，又將牠放在身邊。我看你沒有事了，才走了出來，面上是努力維持着和往日一樣的容態；你看見我，一半漠然，一半畏縮地向我一笑，此外便默默地不作一聲。我知道這是你精神上最痛苦的一刻；我心上忽地想起了往日，不敢向

你動問——不瞞你說，我幾乎流下淚來；但是，我一想起你近幾日的情形，實在不能原諒你啊！

「你昨天去玩，爲什麼不採點花來給我？」故意這般問。

「昨天沒有好的花看見。——無錫的來信，你可曾覆了？」你也很聰明，想用別的話打斷了這可怕的題目。

「已經覆了，昨天覆了的。——我要問你：你昨天在那裏玩S園嗎？」

「是的，」淡漠的神情。

「在那裏吃的中飯？」

「在一個朋友家裏，」你已經不耐了。

「誰啊？」

「告訴了你，你仍是不認得！」

「我——不過高興問罷了，也不用這樣的口氣！」

我們的說話，漸漸地難堪起來；最後我們竟相關了。雖然我們從前也鬧過幾回，但次次是不傷脾胃的，都沒有這一次這樣各自存着深刻的意見的爭吵。原知道，這是於我們很不幸的事，但

我以爲是始終不可避免的。我便多說了幾句露骨的話，你卻再也不回答我，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走了。爲了這件事，我還流了許多的眼淚。

一天之內，你來向我說了兩次話，我卻兩次憤憤地不會理你。

六十九。

細細地想起來，愈覺得是沒有疑意的了。

下午爲下了幾點雨，你便在寓所裏，不會出去；我只裝作在預備考試的功課，整半天不會向你說一句話。

六十。

下午又發現你不在校裏。心裏很想捉到你一點真實的證據，便約了我最近的朋友于君和張君出去散步。馬路上很可怕的光，使我心中斷定你不會在別處，定是在S園或L園，因爲那兩個地方人又少，又有很美麗的樹蔭。一路上我們又談起了你，她們都勸我應當注意；其實我的懷疑，或許比她們早不少，而我又比她們更確定這一回事，我將前天和你吵鬧這一回事，暫時不和她們說起，先到S園四面都走遍了，尋不出一些兒踪跡；我們略坐了一回，便向L園來，那園裏是深深的綠樹，環繞着一個美麗的草坪。我們先沿着樹蔭，走了半圈，便在一處樹蔭下坐了；那

時起了幾陣風，坐在草地上很覺得涼爽；心想這地方，真是最適於你們的幽會。但是望來望去，不見一個人影；日兒已慢慢斜去，看看已三點鐘光景。以爲是不會發現什麼了，正想起身來，張君眼快，看見那面沿樹蔭走過一個女子來。

「看那邊一個 foreign fashion 的女子！」

我們的視線跟着她手指移了過去。

「那不是吳——？」于君不確定地說。

空氣就緊張起來；好像有件恐怖的事快來了似的，我很提心地看着。

「是的，是吳筠！」我說着，看她果然走近來了。她的年青，她的妖豔，使我看了很不高興，我們看她走過了，看她走進了那面的樹蔭裏去；重重的樹葉，一會兒就將她掩住了。我正心裏想着，她不會一個人單身到這裏來的，張君卻和我同意地說了出來，並且自告奮勇，願意去做偵探。我一聲不響地看她走了過去，在那裏樹蔭下張望了好一會，才一人慢步地回轉來。

「怎樣？」好奇心驅使着于君，使她急急地問。

「奇得很，那邊沒有人。」

「不錯的，那邊正可走到房子裏去，」我說。

「其實證據已有了，草地上剩着頂男子的草帽。」

「可有甚麼特有的記號？」于君又問。

「這我卻不會留心。」

「你再去看！」

「不去了，給別人看見算什麼！」

「你不去，我去。」

這一回于君走了。回來的時候，她告訴我們，說那草帽裏面有D，S，兩個字。我心想這一定無疑了，這明明是你的帽子，我記得清清楚楚，你帽上寫的是D，S，兩字。我的心便死寂似的沉了下去。

過了好一會，我還看見有兩個人——當然是你們——在花園的西北角走過，並肩地走過。當然的，你們是不會看見我們的。

六，二十一。

徬徨了好久，我決意要離開上海回來了。我不能再在這可怕的境地中受這些閒氣。以我這樣的人——這樣的年齡，又不能像她們那樣媚你們男子——要和別人爭奪嗎？——大可不必了！

上午整理了些物件，便向你說：「我家裏有要事，快信來叫我回去，你起先聽了愕然似的，後來好像就猜到了我的心理，便慢吞吞地說：

「既然家裏來叫你，你只得回去——今天下午要考，我又不能送你。」

真的，下午你確實有考試，不過就是沒有考試，料你也不會來送我，我也不願你來送的。
六，二十四。

一天，兩天，三天，等不到你一封信。

心想這一回事是免不掉的了；與其讓你來開始，還是我開始了吧！

(譯自石燭花)

守舊的農人

周全平

祇好這樣說：「東方農科大學的校長，是關心民瘼的教育家兼農學家。」因為他自從那一年從美國回來，就查出國勢的貧與弱，是由於農民的守舊而不肯改良。他常常說：「中國的農民太舊了！死守着四千年來遺下的古法子，一些不肯改良；以致農產的品質惡劣，收穫減少。農民自己的生計當然艱難了，社會上也直接或間接受其影響。現在我們第一個重要職務，是要改良中國固有的耕作法，參以科學的法則。實行以後，當然產量增加，供求相應，社會的秩序也就安甯，農民生計也就富裕了。」

省議會通過了「加徵畝捐補助東方農科大學附設稻麥研究所經費」的議案。雖然有人反對說：「農民生計已艱，何能再行加徵。」但想到這事是完全有益於農民的，不比帶徵軍餉。並且第二個兒子暑假要畢業了，他學的是農業，或可在這機關裏得一位置……

稻麥增收的新方法，已刊成一本六十面的小冊子。裏面把稻麥增收的原理和方法，以及歷年試驗的成績，收穫的統計，比較等，都說得十分詳細。並且方法簡易，文字通俗，最適於農民的閱覽和應用。省長也是熱心實業的，便從附加稅裏提出一宗整款，把小冊子印了五千冊，分送各機

關，各團體，以備參考。並且通令各縣知事，籌款翻印，贈送鄉民，以便改良農法，而裕歲收。並且咨文大學校長，請派專員到鄉村巡迴講演，以增農民之信仰，而收推廣之效……

農夫盤根正帶着笠，赤着腳，執着長柄的鐮，彎着腰在田裏割稻，突然間，他的簡單的腦子裏，想着一件奇事——很奇怪的奇事！他便立起來，伸了伸腰，重重的吁了一口氣，回頭看着阿彭——同來的農夫說：

「現在的世界，真個無奇不有！昨天周二官同我說……」

「那個周二官？中年的阿彭搶着問：

「就是我隔壁的周二官。」

「噢！就是在省城內洋學堂裏讀書的周二官麼？那不是好人！他把他爹娘辛苦得來的血汗錢，在省城瞎用，聽說一雙皮鞋要十五塊錢，一根什麼棒又是三塊錢，又是什麼托力克咧，皮手套咧……一時也說不清。等到放假回來，更是什麼清潔咧，衛生咧，野蠻咧，自由權咧……把爹娘的頭都噪得脹起來。真是忤逆兒子……他說什麼咧？」阿彭氣憤憤地說：

「周二官同我說：『省城裏有一隻大學堂……叫什麼咧……忘了！裏面的房子像皇宮一般大，毛廁遠比我們的住屋好呢！許多先生都是從外國回來的，肚裏什麼都曉得。他們也會種田。有

一本外國書，種田的法子都在裏面，照了法子做，又省力，又多收。還有種田的機器，自己曾在田裏動。」阿彭，你想這話可信麼？」

「理他呢！種田總是這樣的，靠天罷了！有什麼取巧呢？況且，學堂裏的先生都有錢，肯去種田麼？你看！二官不過做了二年學生，田裏也不肯來了。」

「我也這樣想。先生怎會種田呢？享福還來不及，倒來尋苦吃！」

「對咧！天生吃苦的祇能吃苦，一些都不能強。這都是注定的啊！」

「不差！是注定的。」盤根默默地在想：「割稻也是注定的！」

鐺鐺……的鈴聲，又從村西搖過來。土地廟前的廣場上，已擁聚了許多鄉民，輕微的互語，變成嘈雜的喧聲，從人圍裏發散出來。現在廟門是閉着，緊靠着門，有一座比戲臺稍低的木板平台，上面有一張白木方桌，罩了一塊白綠毯，六只竹靠椅，一順的排在方桌後面。地保朱蘭卿站在台的左角上，不住的吆喝着，「不要噪，董老爺事也在這裏，」但並不生效力。

「今天有什麼事情？敢是唱灘簧麼？」

「胡說灘簧可是白日唱的？」

「董事來做什麼事呢？今年已是第二趟了。」

「我聽說，是來講種田的法子的。」

「奇怪！城裏先生也會種田麼？」

「確的！我親看見前河灣着一只美麗的洋油船，就是他們坐來的。篷頂上放着許多的東西，好些都不認識，也有鋤頭，鏟……在內。並且看見一個用人抗着一包穀到廟裏去的。總共三個先生，董事陪着他們，也到廟裏去了。他們都說是來講多收麥穀的法子的。」

「不差了！昨天朱蘭脚不是拿了許多洋書，一家家的送麼？他說，照了這本書就會多收麥子，要我出一塊錢買牠。但我買了牠有什麼用呢？又不識字！」

「前天我就拿到的，出了一塊錢。這本書叫稻麥增收法，你沒買麼？」

「哼！不買！他說一塊，你不能給他九角九！」

「我也出了一塊錢。不曉又是那個興的花樣，挑他發筆財！」

「你道他一個人會獨吞麼？董事也有份的啊！」

「無論什麼事，他們總有好處。不過苦了我……」

土地廟門開了，六個人魚貫着走上台來，坐在竹靠椅上。一個董事，一個廟裏小學堂裏的方

先生，一個周二官，都是盤根認識的。還有三個不認識，都長得很好看，當中的一個穿了外國衣裳，是個胖子。

董事站起來了。明亮的繖子和胸前的金表鍊，射得盤根的眼睛發花。他很莊重的把頭向左移動成一個半圓，威嚴的目光，把鄉民的喧聲都壓住了。

「今天是一個演講會。」董事老爺慢慢的沉着聲音說：「很有益於你們的演講！這裏三位先生是省裏來的，對於農作很有研究。今天是講怎樣種稻，怎樣種麥的法子，要比你們的法子好得多。你們要細細的聽，記清楚。朱蘭卿的書，想你們都已收到，裏面也講怎樣種稻，種麥。聽完了，回去細細的看，包你可以得着好處。將來不要忘了三位先生恩德！」演說完了，董事老爺回身笑着臉，先請穿西裝的胖先生講……

鐘鐸……鈴聲又響起來了。嘈雜的喧聲，又從人圍裏漸漸擴大。同時靜止的羣衆，慢慢的搖動起來，向四面散去，恰像投石水中而散出波紋一樣。

盤根同着阿彭，從人叢中擠出來，慢慢的向家中走去。太陽已躲在西面高大的樹梢背後，閃閃的射出金黃色的光輝，把一切都鍍了金似的。大半的田裏，稻都割完了；祇留着一叢叢的短稻根，很齊整的排在已經乾涸的水田裏。割下的稻，有的已拿回場上，有的還堆在田的中央，像小小

的金塔。這樣的金塔，恐怕數不清吧！從這邊到那邊——看不見的地方，都是一個個的堆着。

「阿彭！你還不信麼？今天可講得明白了，一畝田可以多收二斗米子，或是三斗穀。讓我算算看……二畝三分田可以多收六斗麥子……六六三千六百文，明年稻種可不要借債來買了！」

盤根笑嘻嘻的和阿彭說。

「哼！理他呢！種田總是這樣的，總要靠天。我們不過照着做罷了！你真相信他們講的話麼？」

「爲甚不相信講的是董事，省裏的先生，多是上等人，他們會騙人嗎？他還說有個試驗場在省裏，這是有憑有據的！」

「呸！越是上等人，越會騙人。你忘了麼？前回董事來，說省裏要築鐵路，正經過我們的村，要我搭股份。拿了一本簿子，硬寫了五元大洋去。如今鐵路呢？五年了，泥路也不會看見半條！至於試驗場，我早聽人說過。他們人多錢多，又不靠田吃飯，整塊的豆餅望田裏推，天天叫小工拔草找蟲，這樣化錢費功夫，收成自然多了。我們用那一樣比他？今年的豆餅錢還沒有付清哩！」

「你不要噓嘍，他今天並沒有這樣講。他說祇要把麥子在熱湯裏浸一浸再種，便不會生灰麥子（黑穗病）再用鹽水去選出輕的，長的麥子就都沉了。」

「我怎會不聽見！不要說這種話難叫我相信，就是的確了，那裏有這種閑錢去買鹽？還有什

麼溫熱表咧，比重表咧，你買得起麼？況且字又不識，也不懂他的用法，要是不靈呢，種已浸透了，鹹壞了，芽也發不出。明年你去吃西風！我勸你不用做夢了！祇要天幫忙，收成總不會壞的。」

阿彭的宏論，把盤根的歡喜完全打消。他立刻承認那些是夢想，一家的性命，安可輕於嘗試呢？這總是注定的。同時想到：稻還未打，李鄉紳已來要豆餅債了……預備買棉花的一塊錢，又被地保拿去，祇好先當些當頭再說……稻價現在這樣賤，糶了不是太吃虧麼……這都是注定的！靠天幫忙就是了……

暮色蒼茫中，氣油船載着董事和三位省裏先生到前村去了。地保朱蘭卿，督着兩個鄉民在那裏拆臺。他滿面笑容，心裏想：「……還有十七本，明日定把牠送完。七三扣，三七……五元一角……共總三百本，三三見九……九十塊！這差使倒不差……」

(邊自顯的稿)

過去

郁達夫

空中起了涼風，樹葉噉噉的同鴛片似的飛掉下來，雖然是南方的一個小港市裏，然而也很能夠使人感到冬晚的悲哀的一天晚上，我和她，在臨海的一間高樓上喫晚飯。

這一天的早晨，天氣很好，中午的時候，只穿得住一件夾衫，但到了午後三四點鐘，忽而由北面飛來了幾片灰色的層雲，把太陽遮住，接着就括起風來了。

這時候我爲療養呼吸器病的緣故，只在南方的各港市裏流寓。十月中旬，由北方南下，十一月初到了C省城，却巧遇着了C省的政變，東路在打仗，省城也不穩，所以遷到H港去住了幾天。後來又因爲H港的生活費太昂貴，便又坐了汽船，一直的到了這M港市。

說起這M港，大約是大家所知道的，是中國人應許外國人來互市的最初的地方的一個，所以這港市的建築，還帶着些當時的時代性，很有一點中古的遺意。前面左右是碧油油的海灣，港市中，也有一條小山，三面濱海的通衢裏，建築着許多顏色很沈鬱的洋房。商務已經不如從前的一盛了。然而富室和賭場很多。所以處處有庭園。處處有別墅。沿港的街上，有兩列大的榕樹排列在那裏。在榕樹下的長椅上休息着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都帶有些舒徐的態度。正因爲商務不盛

的原因，這些南歐的流人，寄寓在此地的，也沒有那一種殖民地的商人的緊張橫暴的樣子。一種衰頹的美感，一種使人可以安居下去，於不知不覺的中間消沈下去的美感，在這港市的無論那一角地方，都感覺得出來。我到此港不久，心裏頭就暗暗地決定，「以後不再遷徙了，以後就在此地住下去罷。」誰知住不上幾天，却又偏偏遇見了她。

實在是出乎意想以外的奇遇。一天細雨濛濛的日暮，我從西面小山上的一家小旅館內走下山來，想到市上喫晚飯去。經過行人很少的那條P街的時候，臨街的一間小洋房的柵門口，忽而從裏面慢慢的走出一個女人來。她身上穿着灰色的雨衣，上面張着洋傘，所以她的臉我看見。大約是在柵門內，她已經看見了我了——因為這一天我並不帶傘——所以我在她前頭走了幾步，她忽而問我：

「前面走的是不是李先生，李白時先生！」

我一聽了她叫我的聲音，彷彿是很熟，但記不起是那一個人了，同觸了電氣似的急忙回轉頭來一看，看見了襯映在黑洋傘上的一張灰白的小臉，已經是夜色矇矓的時候了，我看不清她的顏面全部的組織，不過她的兩隻大眼睛，却閃爍得厲害，並且不知從何處來的，和一陣冷風似的一種電力，把我的精神搖動了一下。

「你……？」我半吞半吐地問她。

「大約認不清了罷！上海民德里的那一年新年，李先生可還記得？」

「噢！你是老三麼？你何以會到這裏來的。這真奇怪！這真奇怪極了！」

說話的中間，我不知不覺的轉過身來逼進了一步，并且伸出手來把她那隻帶輕皮手套的左手握住了。

「你上什麼地方去？幾時來此地的？」她問。

「我打算到市上去喫晚飯去，來了好幾天了，你呢？你上什麼地方去？」

她經我一問，一時間回答不出來，只把嘴唇往前面一指，我想起了在上海的時候的她的怪脾氣，就不再追問，和她一路的向前邊慢慢地走去。兩人並着默走了幾分鐘，她纔幽幽的告訴我說：

「我是上一位朋友家去打牌去的，真想不到此地會和你相見。李先生這兩三年的分離，把你的容貌變得極老了，你看我怎麼樣？也完全變過了吧？」

「你倒沒有什麼，唉，老三，我吓，我真可憐，這兩三年來……」

「這兩三年來的你的消息，我也知道一點。有的時候，在報紙上也看見過一二回你的行踪。」

不過李先生，你怎麼會到此地來的呢？這真太奇怪了。」

「那麼你呢？你何以會到此地來的呢？」

「前生注定是喫苦的人，譬如一條水草，浮來浮去，總生不着根，我的到此地來，說奇怪也是奇怪，說應該也是應該的。李先生，住在民德里樓上的那一位胖子，你可還記得？」

「嗯……是那一位南洋商人不是？」

「哈，你的記性真好！」

「他現在怎麼樣了？」

「是他和我一道來此地的呀！」

「噢！這也是奇怪。」

「還有更奇怪的事情哩！」

「什麼？」

「他已經死了！」

「這……這麼說起來，你現在只剩了一個人了啦？」

「可不是麼！」

「唉！」

兩人又默默地走了一段，走到去大市街不遠的三叉路口了，她問我住在什麼地方，打算明天午後來看我。我說還是我去訪她，她却很急促的警告我說：

「那可不成，那可不成，你不能上我那裏去。」出了「街」以後，街上的燈火，已經很多，并且行人也繁雜起來了，所以兩個人沒有握一握手，笑一臉的機會。到了分別的時候，她只約略點了一點頭，就向南面的一條長街上跑了進去。

經了這一回奇遇的挑撥，我的平穩得同山中的靜水湖似的心裏，又起了些波紋。回想起來，已經是三年前的舊事了，那時候她的年紀還不到二十歲，住在上海民德里在我寄寓着的對門的一間洋房裏。這一間洋房裏，除了她一家的三四個年輕女子以外，還有二樓上的一家華僑的家族住在。當時我也不曉得誰是房東，誰是房客，更不曉得她們幾個姊妹的生計是如何維持的。只有一次，是我和她們的老二認識以後，約有兩個月的時候，我在她們的廂房裏打牌，忽而來了一位穿得很闊綽的中老紳士，她們爲我介紹，說這一位是她們的大姊夫。老大見他來了，果然就拋棄了我們，到對面的廂房裏去和他攀談去了，於是老四就坐下來替了她的缺。聽她們說，她們都是江西人，而大姊夫的故鄉却是湖北。他和她們大姊的結合，是當他在九江當行長的時候。

我當時剛從鄉下出來，在一家報館裏當編輯。民德里的房子，是報館總經理友人陳君的住宅。當時因為我上海情形不熟，不能另外去租房子住，所以就寄住在陳君的家裏。陳家和她們對門而居，時常往來，因此我也於無意之中，和她們中間最活潑的老二認識了。

聽陳家的底下人說：「她們的老二，彷彿是那位銀行經理的小，她們一家四口的生活費，和她們一位弟弟的學費，都由這位銀行經理負擔的。」

她們姊妹四個，都生得很美，尤其活潑可愛的，是她們的老二。大約因為生得太美的原因，自老二以下，她們姊妹三個，全已到了結婚的年齡，而仍找不到一個適當的配偶者。

我一邊在回想這些過去的事情，一邊已經走到了長街的中心，最熱鬧的那一家百貨店的門口了。在這一箇黃昏細雨裏，只有這一段街上的行人，還沒有減少。兩旁店家的燈火，照耀得很明亮，反照出了些離人的孤獨的情懷。向東走盡了這條街，朝南一轉，右手矗立着一家名叫望海的大酒樓。這一家的三四層樓上，一間一間的小室很多，開窗看去，看得見海裏的帆檣，是我到港後，去得次數最多的一家酒館。

我慢慢的走到樓上坐下，叫好了酒菜，點着煙捲，朝電燈光呆看的時候，民德里的事情，又重新開展在我的眼前。

她們姊妹中間，當時我最愛的是老二。老大已經有了主顧，對她當然更不能生出什麼邪念來，老三有點陰鬱，不像一個年輕的少女，老四年紀和我相差太遠——她當時只有十六歲——自然不能發生相互的情感，所以當時我所熱心崇拜的，只有老二。

她們的臉形，都是長方，眼睛都是很大，鼻樑都是很高，皮色都是很細白，以外貌來看，本來都是一樣的可愛的。可是各人的性格，却相差得很遠。老大和鶻，老二活潑，老三陰鬱，老四——說不出什麼，因為當時我並沒有對老四注意。

老二的活潑，在她的行動，言語，嬉笑上，處處都在表現。凡當時在民德里住的年紀在二十七上下的男子，和老二見過一面的人，沒有一個不受她的播弄的。

她的身材雖則不高，然而也夠得上我們一般男子的肩頭，若穿着高底鞋的時候，走路簡直比西洋女子要快一倍。說話不顧什麼忌諱，比我們男子的同學中間的日常言語還要直率。若有可笑的事情，被她看見，或在談話的時候，聽到一句笑話，不管在她面前的是生人不是生人，她總是露出她的兩列可愛的細白牙齒，彎腰捧肚，笑個不了，有時候竟會把身體側倒，撲椅上你的身來。陳家有幾次請客，我因為受她的這一種態度的壓迫受不了，每有中途逃席，逃上報館去的事情，因此我在民德里住不上半年，陳家的大小上下，却為我取了一個別號，叫我作老二的鷄娘。因

爲老二像一隻雄雞，有什麼可笑的事情發生的時候，總要我做他的倚柱，撲上身來笑個痛快。并且平時她總拿我來開玩笑，在衆人的面前，老喜歡把我的不靈敏的動作和說錯的言語重述出來作哄笑的資料。不過說也奇怪，她像這樣的玩弄我，輕視我，我當時不但沒有恨她的心思，并且還時時以爲榮耀，快樂。我當十個人在默想的時候，每把這些瑣事回想出來，心裏倒反非常感激她，愛慕她。後來甚至於打牌的時候，她要什麼牌，我就非打什麼牌給她不可。萬一我有違反她命令的時候，她竟毫不客氣地舉起她那隻肥嫩的手，拍拍的打上我的臉來。而我呢，受了她的痛責之後，心裏反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滿足，有時候因爲想受她這一種施與的原因，故意地違反她的命令，要她來打，或用了她那一隻尖長的皮鞋腳來踢我的腰部。若打得不夠踢得不夠，我就故意的說：『不痛！不痛！再踢一下！再打一下！』她也就不客氣地，再舉起手或腳來踢打。我被打得兩頰緋紅，或腰部感到酸痛的時候，纔柔柔順順地服從她的命令，再來做她想我做的事情。像這樣的時候，倒是老二或老三每在旁邊嚇止她，教她不要太過分了，而我這被打責的，反而要很誠懇的央告她們，不要出來干涉。

記得有一次，她要出門去和一位朋友喫午飯，我正在她們家裏坐着閑談，她要我去上她姊姊房裏把一雙新買的皮鞋拿來替他穿上。這一雙皮鞋，似乎太小了一點，我捏了她的腳替她穿。

了半天，才穿上了一隻。她氣得急了，就舉起手來，向我的伏在她小腹前的臉上，頭上脖子上亂打起來。我替她穿好第二隻的時候，脖子上已經有幾處被她打得青腫了。到我站起來，對她微笑着，問她「穿得怎麼樣？」的時候，她說「右腳尖有點痛！」我就挺了身子，很正經地對她說，「踢兩腳罷！踢得寬一點，或者可以好些！」

說到她那雙腳，實在沒有人不愛。她已經有二十多歲了，而那雙肥小的腳，還同十二三歲的小女孩的一樣。我也曾爲她穿過絲襪，所以她那雙肥嫩雪白，腳尖很細，後跟很厚的肉腳，時常作我幻想的中心。從這一雙腳，我能夠想出許多離奇的夢境來。譬如在喫飯的時候，我一見了粉白油潤的香稻米飯，就會聯想到她那雙腳上去。「萬一這碗裏，」我想，「萬一這碗裏盛着的，是她那雙嫩腳，那麼我這樣的在這裏咀嚼，她必感到一種奇怪的癢痛。假如她橫躺着身體，把這一雙肉腳伸出來任我咀嚼的時候，從她那兩條很曲的口脣線裏，必要發出許多真不真假不假的喊聲來。或者轉起身來，也許狠命的在頭上打我一下的……」我一想到此地飯就要多喫一碗。

像這樣活潑放達的老二，像這樣柔順蠢笨的我，這兩人中間的關係，在半年裏發生出來的這兩人中間的關係，當然可以想見得到了。況我當時，還未滿二十七歲，還沒有取親，對於將來的

希望，還很有自負心哩！

當在陳家起坐室裏說笑話的時候，我的那位友人的太太，也會向我們說起過：「老，李先生，先生若做了你的男人，那他就天天可以替你穿鞋着襪了，并且還可以做你的出氣洞，白天晚上，都可以受你踢打，豈不是很好麼？」老二聽到這些話，總老是笑着，對我斜視一眼說：「李先生不行，太笨，他不會伺候人。我倒很願意受人家的踢打，只教有一位能夠命令我，教我心服的男子就好了。」在這樣的笑談之後，我心裏總滿感着憂鬱，要一個人跑上馬路去走半天，才能把胸中的鬱悶遣散。

有一天禮拜六的晚上，我和她在大馬路市政廳聽音樂出來。老大老三都跟了一位她們大姊夫的朋友看電影去了。我們走到一家酒館的門口，忽而吹來了兩陣冷風，這時候正是九十月之交的秋晚的時候，我就拉住了她的手，顫抖着說：「老二！我們上去喫一點熱的東西再回去罷！」她也笑了一笑說：「去喫點熱酒罷！」我在酒樓上喫了兩杯熱酒之後，把平時的那一種木訥怕羞的態度除掉了，向前後左右看了一眼，看見空洞的樓上，一個人也沒有，就靠近了她的身邊，對她媚視着，一邊發着顫聲，一句一逗的對她說：「老二！我……我的心，你可能了解我，我很想……很想和你長在一塊兒！」她舉起眼睛來看了我一眼，又曲了嘴唇的兩條線在口角上含着

播弄人的微笑，回問我說：「長在一塊便怎麼啦？」我大了膽，便擺過嘴去和她親了一個嘴，她竟劈面的打了我一個嘴把。樓下的伙計，聽了拍的這一聲大響聲，就急忙的跑了上來，問我們「還要什麼酒菜？」我忍着眼淚，還是微微地笑着對伙計說：「不要了，打手巾來！」等到伙計下去的時候，她仍舊是不改常態的對我說：「李先生！不要這樣，下回你若再幹這些事情，我還要打得兇哩！」我也只好當作了一場笑話，很不自然地把我的感情壓住了。

凡我對她的這些感情，和這些感情所催發出來的行爲動作，旁人大約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老三雖則是一個很沉鬱，脾氣很特別，平時說話老是陰陽怪氣的女子，對我與老二中間的事情，有時却很出力爲我們拉攏。有時見了老二那一種打得太狠，或者嘲弄得我太難堪的動作，也着實爲我打過幾次抱不平，極婉曲周到的說出話來非難老二。而我這不識好醜的笨伯，當這些時候心裏頭非但不感謝老三，還要以爲她是多事，出來干涉人家的自由行動。

在這一種情形之下，我和她們四姊妹，對門而住，來往交際了半年多。那一年的冬天，老二忽然與一個新自北京來的大學生訂婚了。

這一年舊歷過年前後的我的心境，當然是惑亂得不堪，悲痛得非常。當沈悶的時候，邀我去喫飯，邀我去打牌，有時候也和我兩人去看電影的，倒是平時我所不大喜歡，常和老二兩人叫她

做陰私鬼的老三。而這一個老三，今天却突然的在這個南方的港市裏，在這一個人細雨朦朧的秋天的晚上，偶然遇見了。

想到了這裏，我手裏拿着的那枝紙煙，已經燒剩了半寸的灰燼，面前杯中倒上的酒，也已經冷了。糊裏糊塗的喝了幾口酒，喫了兩三筷菜，伙計又把一盤生翅湯送了上來。我喫完了晚飯，慢慢的冒雨走回旅館來，洗了手臉，換了衣服，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終於一夜沒有合眼。我想起了那一年的正月初二，老三和我兩人上蘇州去的一夜旅行。我想起了那一年晚上，兩人默默的在電燈下相對的情形。我想起了第二天早晨起來，她在她的帳子裏叫我過去，爲她把掉在地下的衣服檢起來的聲氣。然而我當時終於忘不了老二，對於她的這種種好意的表示，非但沒有回報她一二，並且簡直沒有接受她的餘裕。兩個人終於白旅行了一次，感情終於沒有接近起來。那一天午後，就匆匆的依舊同兄妹似的回到上海來了。過了元宵節，我因爲胸中苦悶不過，便在報館裏辭了職，和她們姊妹四人，也沒有告別，一個人連行李也不帶一件，跑上北京的冰天雪地裏去，想去把我的過去的一切忘了，把我的全部的煩悶葬了。嗣後兩三年來，東飄西泊，却還沒有在一處住過半年以上。無聊之極，也學學時髦，把我的苦悶寫出來，做點小說賣。然而於不知不覺中間，終於得了呼吸器的病症。現在飄流到了這極南的一角，誰想得到再會和這老三相見於黃昏

的路上的呢！啊，這世界雖說很大，實在也是很小的，兩個流人在這樣的天涯海角，也居然再能重見，你說奇也不奇。我想前想後，想了一夜，到天色有點微明，窗下有早起的工人經過的時候，方纔昏昏地睡着。也不知睡了幾久，在夢裏忽而聽到了幾聲咯咯的扣門聲。急忙夾着被條，坐起來一看，夜來的細雨，已經晴了，南窗裏有兩條太陽光線，灰黃黃的灑在那裏。我含糊地叫了一聲『進來！』房門老是不往裏開。再等了幾分鐘，房門還是不向裏開，我纔覺得奇怪了，就披上衣服，走下床來。等我兩腳剛立定的時候，房門却慢慢的開了。跟着門進來的，一點兒也不錯，依舊是陰陽怪氣，合着半臉神秘的微笑的老三。

「啊，老三！你怎麼來得這樣早？」我驚喜地問她。

「還早麼？你看太陽都斜了囉！」

說着，她就慢慢地走進了房來，向我的上下看了一眼，笑了一臉，就彷彿害羞似的去窗面前站住，望向窗外去了。窗外頭夾一道走廊，遙遙望去，底下就是一家富室的庭園，太陽很柔和的灑在那些未凋落的槐花樹和雜樹的枝葉上。

她的裝束和從前不同了。一件芝蔴呢的女外套裏，露出了一條黑白花絲的圍巾來，上面穿的是半西式的八分短襪，裙子係黑印度縐的長套裙。一頂淡黃綢的女帽，深蓋在額上，帽子的捲

邊下，就是那一雙迷人的大眼，瞳人很黑，老在凝視着什麼似的大眼。本來是長方的臉，因為有那頂帽子深覆在眼上，所以看去彷彿是帶點圓味的樣子。兩三年的歲月，又把她那兩條從鼻角斜拖向口角去的紋路刻深了。蒼白的臉色，想是昨夜來打牌辛苦了的原因。本來是中等身材不肥不瘦的軀體，大約是我自家的身體縮矮了罷，看起來彷彿比從前高了一點。她背着我呆立在窗前。我看看她的肩背，覺得是比從前瘦了。

「老三！你站在那裏幹什麼？」我和好了衣裳，向前推近了一步，一邊把右手拍上她的肩去，勸她脫外套，一邊就這樣問她。她也前進了半尺，把我的右手輕輕地避脫，朝過來笑着說：

「我在這裏算賬。」

「一清早起來就算賬？什麼賬？」

「昨晚上的贏賬。」

「你贏了麼？」

「我那一回不贏？只有和你來的那一回却輸了。」

「噢，你還記得那麼清？輸了多少給我那一回？」

「險些兒輸了我的性命！」

「老三」

「……」

「你這脾氣還沒有改過，還愛講這些死話。」

以後她只是笑着不說話，我拿了一把椅子，請她坐了，就上西角上的水盆裏去漱口洗臉。
一會兒她又叫我說：

「李先生！你的脾氣，也還沒有改過，老愛吸這些紙煙。」

「老三」

「……」

「幸虧你還沒有改過，還能上這裏來。要是昨天遇見的是老三，怕她是不肯來了。」

「李先生！你還沒有忘記老三麼？」

「彷彿還有一點記得。」

「你的情義真好！」

「誰說不好來着？」

「老三！真有福分！」

「她現在在什麼地方？」

「我也不知道，好久不通信了，前二三個月，聽說還在上海。」

「老大老四哩？」

「也還是那麼個樣子，仍復在民德里。變化最多的，就是我吓！」

「不錯，不錯，你昨天說不要我上你那裏去，這又爲什麼來着？」

「我不是不要你去，怕人家要說閒話。你應該知道，阿陸的家裏，人是很多的。」

「是的，是的，那一位華僑姓陸，老三，你何以又會看中了這一位胖先生的呢？」

「像我這樣的人，那裏有看中看不中的好說，總算是做了一個怪夢。」

「這夢好麼？」

「又有什麼好不好，連我自己都莫名其妙。」

「你莫名其妙，怎麼又會和他結婚的呢？」

「什麼叫結婚呀。我不過當了一個禮物，當了一個老大和大姊夫的禮物。」

「老三！」

「……」

「他怎麼會這樣的早死的呢？」

「誰知道他，害人的。」

因為她說話的聲氣消沈下去了，我也不敢再問。等衣服換好，手臉洗畢的時候，從衣袋裏拿出表來一看，已經是二點過了三個字了。我點上一枝煙捲，在她的對面坐下，偷眼向她一看，她那臉神祕的笑容，已經看不見一點踪影。下沈的雙眼，口角的深紋，和兩頰的蒼白，完全把她畫成了一個新寡的婦人。我知道她在追懷往事，所以不敢打斷她的思路。默默地吸了半刻鐘煙，她忽而站起來說：「我要去了！」她說話的時候，身體已經走到了門口。我追上去留她，她臉也不回轉來看我一眼。竟匆匆地出門去了。我又追上扶梯根前叫她等一等，她到了扶梯底下，纔把那雙黑漆漆的眼睛向我看了一眼，並且輕輕地說：「明天再來吧！」

自從這一回之後，她每天差不多總抽空上我那裏來。兩人的感情，也漸漸的融洽起來了。可是無論如何，到了我向再逼進一步的時候，她總馬上設法逃避，或築起城堡來防我。到我遇見她之後，約莫將十幾天的時候，我的頭腦心想，完全被她攪亂了。聽說有呼吸器病的人，慾情最容易一發興，這大約是真的。那時候我實在再也不能忍耐了，所以那一天的午後，我怎麼也不放她回去，一定要她和我同去喫晚飯。

那一天早晨，天氣很好。午後她來的時候，却熱得厲害。到了三四點鐘，天上起了雲障，太陽下山之後，空中括起風來了。她彷彿也受了這天氣變化的影響，看她只是一陣陣的消沈下去，她說了幾次要去，我拚命的強留着她。末了她似乎也覺得無可奈何，就俯伏了頭，儘坐在那裏冥想。

太陽下山了。房角落裏，陰影爬了出來。南窗外看得見的暮天半角，還帶着些微紫色。同舊棉花似的一塊灰黑的浮雲，靜靜地壓到了窗前。風聲烏烏的從玻璃窗裏傳透過來，兩人默坐在這將黑未黑的世界裏，覺得我們以外的人類萬有，都已經死滅盡了。在這個沈默的，向晚的，闇闇的悲哀海裏，不知沈浸了幾久，忽而電燈像雷擊似了放光亮了。我站起了身，拿了一件我的黑呢舊斗篷，從後邊替她披上；再伏下身去，用了兩手，向她的胛下一抱，想乘勢從她的右側，把頭靠向她的頰上去的，她却同夢中醒來似的驀地站了起來，用力把我一推。我生怕她要再跑出門，跑回家去，所以馬上就跑上房門口去攔住。她看了我這一種混亂的態度，却笑起來了。雖則兀立在燈下的姿勢還是嚴不可犯的樣子，然而她的眼睛在笑了，臉上的筋肉的緊張也鬆懈了，口角上也有笑容了。因此我就大了膽，再走近她的身邊，用一隻手夾斗篷的圍抱住她，輕輕的在她耳邊說：

『老三！你怕麼？你怕我麼？我以後不敢了，不再敢了，我們一道上外面去喫晚飯去吧！』

她雖是不響，一面身體却很柔順地由我圍抱着。我挽她出了房門，就放開了手。由她走在前

頭，走下扶梯，走出到街上去。

我們兩人，在日暮的街道上走，繞遠了道，避開那條P街，一直到那條M港最熱鬧的長街的中心止，不敢並着步講一句話。街上的燈火，全都燦爛地在放寒冷的光，天風還是烏烏的吹着，街路樹的葉子，息索息索很零亂的散落下來，我們兩人走了半天，纔走到望海酒樓的三樓上一間濱海的小室裏坐下。

坐下來一看，她的頭髮已經爲涼風吹亂。瘦削的雙頰，尤顯得蒼白，她要把斗篷脫下來，我勸她不必，并且教伙計馬上倒了一杯白蘭地來給她喝。她把熱茶和白蘭地喝了，又用毛巾在頭上臉上擦了一擦，靜坐了幾分鐘，才把常態恢復，那一臉神秘的笑和炯炯的兩道眼光，又在寒冷的空氣裏散放起電力來了。

「今天看有點冷啊！」我開口對她說。

「你也覺得冷的麼？」

「怎麼我會不覺得冷的呢？」

「我以爲你是比天氣還要冷些！」

「老三！」

「……」

「那一年在蘇州的晚上，比今天怎麼樣？」

「我想問你來着！」

「老三！那是我的不好，是我的不好。」

「……」

她儘是沈默着不響，所以我也不能多說。在喫晚飯的中間，我只是獻着媚，低着聲，訴說當時在民德里的時候的情形。她到喫完飯的時候止，總共不過說了十幾句話，我想把她的記憶喚起，把當時她對我的舊情復燃起來，然而看她臉上的表情，終於不爲我所動。到末了我被她弄得沒法了，就半用暴力，半用含淚的央告，一定要她不要回去，接着就同拖也似的把她夾上了望海酒樓間壁的一家外國旅館的樓上。

夜深了，外面的風還在蕭騷地吹着。五十枝的電光，到了後半夜加起亮來，反照得我心裏異常的寂寞。室內的空氣，也增加了寒冷，她還是穿了衣服，隔着一條被，朝裏床躺在那裏。我撲過去了幾次，總被她推翻下來，到最後的一次她却哭起來了。一邊哭，一邊又斷斷續續的說：

「李先生！我們的……我們的事情，早已……早已經結束了。那一年，要是那一年……你能

……你能夠像現在一樣的愛我，那我……我也……不會……不會喫這一種苦的我……我……你曉得……我……我這兩三年來……」

說到這裏，她抽咽得更加厲害，把被窩蒙上頭去，索性任情哭了一個痛快。我想想她的身世，想想她目下的狀態，想想過去她對我的情節，更想想我自家的淪落的半生，也被她的哀泣所感動，雖則滴不下眼淚來，但心裏也儘在酸一陣痛一陣的難過。她哭了半點多鐘，我在床上默坐了半點多鐘，覺得她的眼淚，已經把我的邪念洗清，心裏頭什麼也不想。又靜坐了幾分鐘，我聽聽她的哭聲，也已經停止，就又伏過身去，誠懇懇地對她說：

「老三！今天晚上，又是我不好，我對你不起，我把你的真意誤會了。我們的時期，的確已經過去了。我今晚上對你的要求，的確是卑劣得很。請你饒了我，噢，請你饒了我！我以後永也不再幹這一種卑劣的事情了，噢，請你饒了我！請你把你的頭伸出來，朝轉來，對我說一聲，說一聲饒了我吧！讓我們把過去的一切忘了，請你把今晚上的我的這一種卑劣的情事忘了。噢，老三！」

我斜伏在她的枕頭邊上，含淚的把這些話說完之後，她的頭還是儘朝着裏床，身子一動也不肯動。我靜候了好久，她纔把頭朝轉來，舉起一雙淚眼，好像是在憐惜我，又好像是在怨恨我。她看了我一眼，得到了她這淚眼的一瞥，我心裏也不曉怎麼的起了一種比死刑囚遇赦的時候還

要感激的心思。她仍復把頭朝了轉去，我也在她的被外頭躺下了。躺下之後，兩人雖然都沒有睡着，然而我的心裏却很舒暢的，默默的直躺到了天明。

早晨起來，約略梳洗了一番，她又同平時一樣的和我不微笑了，而我哩，臉上雖在笑着，心裏頭却儘是一滴苦淚一滴苦淚的在往喉頭鼻裏咽送。

兩人從旅館出來，東方只有幾點紅雲罩着，夜來的風勢，把一碧的長天掃盡了。太陽已出了海，淡薄的陽光曬着的幾條冷靜的街上，除了些被風吹墮的樹葉和幾堆灰土之外，也比平時潔淨得多。轉過了長街送她到了上她自家的門口，將要分別的時候，我只緊握了她一雙冰冷的手，輕輕地對她說：

『老三！請你自家珍重一點，我們以後見面的機會，恐怕很少了。』我說出了這句話之後，心裏不曉怎麼的忽兒綫割了起來，兩隻眼睛裏同霧天似的起了一層霧障。她彷彿也深深地朝我看了一眼，就很急促地抽去了她的兩手，飛跑的奔向屋後去了。

這一天的晚上，海上有一灣眉毛似的新月照着，我和許多言語不通的南省人雜處在一艘裏吸煙。艙外的風聲浪聲很大，大家只在電燈下計算着這海船航行的速度，和到日港的時刻。

泥 瀆

茅 盾

機關槍叫了一夜，像狼嗥。天快發白的時候，村裏土地廟的什麼司令部前到了三輛裝鐵板的汽車，跳出幾個穿軍裝的人，氣急敗喪地跑進廟去。隨後便是十幾個穿軍衣的人一窩蜂湧出來，把兩隻笨重的木箱弄上車子，他們也擠了上去，汽車便軋軋地去了。以後便是潮水一般退回來，來的灰色衣服的兵，在村裏通過。卜卜地斷續的槍聲。火光。到早上七點鐘先景，什麼都平靜了。大路上躺著雨三個死人，雜貨鋪的茅草頂還在冒白煙，門外有一具赤條條的女屍，臉色像豬肝，一雙小腳已經剝落。

又過了半點鐘光景，又是灰色衣服的兵從村裏三條出路灌進來。他們比先前退去的那些兵更污穢，更疲倦，而且矮小得多。他們像風一般通過了村子，只留下一小隊把守着出路。有幾個騎馬的人也找到了土地廟，將原先粘在廟門上的紙條撕去，換一條新的寫着紅字的白紙。四個荷槍的兵便站在廟門口。

於是新的事情便發生了。一些不帶槍的灰軍衣的人們在村裏發傳單，貼標語，挨戶敲着門，喚村裏人出來。一個白臉圓眼睛的青年，也穿着灰軍衣，拿了洋鐵的傳聲筒站在路中間吆喝。漸

漸地從茅屋的小木窗裏鑽出了幾個帶辮子的焦黃臉，都睜大眼睛瞪視。看見敲門的人雖然也穿「老虎皮」，可是都還文縷縷，又沒有槍，那些焦黃臉漸漸地便走出來，看把戲似的遠遠地圍住了那個拿傳聲筒的青年。

傳聲筒咕咕地發聲了，像是說夢話，焦黃臉的人們不懂得。但也有一件事懂得很明白：不用怕傳單和五彩印的花紙也塞到他們手裏了。他們拿着，隨後是傳聲筒不響了，灰衣人四散。焦黃臉的村民也回到茅屋裏納罕。

黃老爹和他的兩個兒子也蹲在泥罐子旁悄悄地說話。

黃老爹自言自語地說：什麼民國還是皇帝爺好！民國十六年了，年年有仗打。今年，更不用說哪！春頭是吳大帥的兵，後來是奉軍，現在……他有一句話想罵出來。但到底縮住了，光着眼向四下裏瞧。拿來的兩張花紙已經貼在土牆上。黃老爹瞧着花紙上的字。四十年前他趕過小考，後來又「訓蒙」，花紙上的字都識得，可是意義不明白。老三摹仿父親，也看那花紙；「農」字是認識的，「合」字也認識。早上被燒的雜貨鋪正叫做「合盛」。老七從小就幹的放牛割草的生活，却只愛看花紙中間那個細細的腰肢，短短的衣袖，揚起一雙白臂膊的姑娘。

「他媽的！準是共妻啦！」黃老爹忘其所以地罵了。他也發見那個白臂膀的姑娘笑嘻嘻地夾在四五個男子漢中間，左右手還各挽着一個。老三也變了臉色，心裏却慶幸自己的老婆幸而在春間死了。」

「爹說得輕些！防他們聽得！」

「哼，共也是好；反正咱家沒有女的！」

黃老爹狠狠地瞪了老七一，眼，想起孔夫子的話來。爺兒三個譚不下去了。三個都在苦苦地思索。碎碎！三個立即慌張起來。往地坑裏躲罷？黃老爹正在這麼想，外邊門上又有人打着了。老七過去張望，就拔開了門。進來一個灰衣人和本村的李麻子。灰衣人的白面孔上有笑影。

「這位黃老爹，只他會寫會念。」

「好了，就一同去罷。」

黃老爹抖着嘴唇說不出話來。李麻子加以說明了。是這位老總要村裏人立個會，辦村裏的事，要一個會看會寫的。他拍着自己腋下的一大包紙，說是也要把這些紙上的「告示」講給村裏人聽。

「我老了老了，眼花，幹不下啦！」

黃老爹惶恐地推辭，心裏感得不妙，這回落了圈套了。但是無效，終於被挾着走了。老三蹲在門邊發默。老七想看熱鬧，却限了去。

農民協會成立了。黃老爹終天提心吊膽地害怕。他的事情是寫「花名冊」。同辦事的是十七八歲的一位少年，也穿灰衣服。黃老爹當他是上司，新花樣都是「上司」想出來的。村裏的小夥子趕來趕去尋土豪，找出躲在家裏的人要他們入會。老七覺得很有趣，但微感不足的是竟不會「共妻」——原來共妻是騙人的，他媽的！他想。

機關槍聲和大炮聲離他們更遠了；守村裏路口的一小隊兵也早已向前去了；只有土地廟門口還有四個兵。廟裏還有十來個罷也。許沒有槍的灰衣人也似乎少些。一切是更見平靜了。村裏鬧烘烘地嚷着「入會」，婆子們和姑娘們也敢在路上露臉了。

忽然一天又到了些沒有槍的灰衣人。五個或六個。那一定是「孩子兵」了。嗓音還沒有變成大人樣呢！可是「孩子兵」一到後就闖進那些茅屋拉着婆子們和姑娘們攀譚了。呼喊，恐怖，震動着全村。後來方知道「孩子兵」原來是「女兵」。村裏的婆子和姑娘兒也得立會。「女兵」是專辦這個來的。

黃老爹回到家裏便埋怨老三和老七。

「都是李麻子那亡八多事，你們兩個也攛恁着要你老子去，這就好哪！娘兒們也要立會，不是共妻是什麼！早晚是要共的啦！壞了良心天雷打的好好地咱也掛了一腿泥！老天爺肯饒我，村裏人肯！」

老三張着嘴說不出半個字。老七却歪着頭，瞅着牆上的白臂膊姑娘。他心裏盤算的是：他們怎樣共？那一夜，他做了許多夢。

村裏的空氣緊張了。單身的小夥子又趕來趕去，私下裏忙着一些新的事。老七整天價跟在那些「女兵」後面，貪婪地等待新花樣的發展。

李麻子家裏擠着七八個粗男子，咬緊牙齒罵：「亡八的好哪！你說不共，巴結出好處來哪！你沒有媳婦兒，咱先來共你的李麻子，確有一個不麻的老婆，抖索索地躲在豬棚裏。」

到下午，黃老爹的「上司」知道了，立刻召集村民開一個會。他直頓子嘆了半點鐘，要大家不要多疑。有一個「女兵」也出來演說。村民們不作聲，心裏不相信。他們回去把門關得緊緊地。婆子和姑娘們又躲起來。

十幾個粗漢聚在村前的樹林裏。太陽把地面晒得火熱，風捲來的黃泥堆像癩狗似的到處蹲着。粗漢中間的一個，有一張狹長臉，著名叫做「活無常」的，坐在一棵大樹根上，翻起了眼睛，

憤憤地咕嚕着：

「說得好聽，都是哄人的。咱連一片泥也沒見面，說什麼田狗養的亡八來來去去的還不是一樣的貨？多了些新把戲——開會他媽的！大熱天叫咱老子蹲在火日頭下邊出汗！這就算咱們的好處啦！」

「狗養的小亡八纔不是人！他們在土地廟裏倒樂哪！老七親眼看見來，可不是現哄着咱們說不誰信哪！」

年青些的一個說，眯着眼。

「也得讓咱們樂一下，咱們也要樂一下！」

又一個說。

「說是不共妻。嘿！新來的五六個幹什麼的？只准他們自己共，咱們先去其他的！不去的不是人他媽的！」

「還用你說！那個長條兒的，走起路來屁股扭扭兒的，真叫人嘴饞！」

大家哄然笑了，忍不住都嚥一口唾沫。

「幹罷！一輩子熬油鍋，受得夠啦！好容易守到這一遭。不幹，纔是狗養的亡八！」

活無常跳起來喊。一陣狂風將活無常的後半截語吹斷。黃泥着地捲起來，旋成了塵障，一衆人都給裹在裏面。

大概從老七嘴裏走了消息，村路上從此不見那幾個「女兵」的踪跡。黃老爹也有好幾天不看見他的「上司」。空氣是鬆懈下來了，活無常那班人却陡然活動起來。先是李麻子挨打了。這也有好幾種猜測：有的說是他說話「不小心」，有的說是他的不麻的老婆的招禍殃，張家藏在地坑的幾石麥子也被搶散了。誰幹的，張家的老頭子不敢說。黃老爹出去，人們都遠遠地避開，拿半邊臉對他笑。

忽然一天人們發見土地廟門前的四個兵也沒有了。這是一件重要的事。許多風聲跟着起來。許多行動又跟着風聲起來。一天內發生了幾次的凶鬪。也弄不明白誰同誰打，為什麼打。活無常負傷了，不見了。另一邊也傷了幾個。夜間，火起來了。有人跑到門外張望着火起的地方，滿意地微笑着，便縮進屋裏。火燒的就是那土地廟。

第二天早上，一枝兵隊開到了村的北口。派人到村裏，說是要找鄉董去說話。沒有鄉董。上次那些分傳單的灰衣人到時，鄉董和保正都逃走了。仍舊去找黃老爹。但是他躺在破榻上生病。最

後只好是張老頭子去了，村裏人懷着不安的心情等着。

兵隊隨後也進來了，在露天支了篷帳。同樣是灰色軍隊，只是身材高大，而且是北方音；同樣也帶着些傳單和花紙，只是並沒分發。

咱在破榻上說是生病的黃老爹被拉起來。又找到了老三，一齊押到篷帳裏問話。黃老爹全身抖索着，感到情景不好。但到了篷帳前，他看見插在泥土裏的一桿大旗，心裏倒反輕鬆些。他認識那旗幟，他也看明旗邊的一行字，都和他的「上司」的兵隊一樣，不過號數不同罷了。

「你幹過一些什麼？」

有兩撇八字鬚的兵官模樣的人問。

黃老爹據實都告訴了。

「這是你的兒子？還有一個小兒子呢？」

「老七從昨晚起就沒回家。」

兵官微笑點頭，向旁邊的匣子砲手看了一眼，就有兩個兵把黃老爹和老三帶出去，在篷帳外邊鎗斃了。下午，帳篷裏的人出來向村民徵發了。李麻子家還有一頭豬，張老頭還有藏在地坑裏的穀，某某家還有什麼什麼，都徵發去了。村裏人覺得這才是慣常的老樣子，並沒不可懂的新

的恐怖，都鬆一口氣。一切復歸原狀。

老七蹲在村外的樹林裏，他的衣服上有幾處血污。他的頭髮重，他的身體往上浮，他的嘴裏乾苦。時時有一個幻象在他眼前現，那就是張開了兩條白臂膊的花紙上的標緻姑娘。昏迷中他的嘴唇翕動，似乎在說：

「原來是哄入他媽的！」

(選自小說月報)

北風裏

胡也頻

紙窗上沙沙沙沙的響，照經驗，這是又颳風了。

這風是從昨夜裏颳起的，我彷彿知道。颳起風來，天氣又變了。我剛剛露出頭去，就覺得有一種冰涼的東西，溼溼的貼到臉上來；棉被裏面是暖和得多了。

「這樣的天氣，怕要凍死人呢！」我想，便縮下頭去。

在平日，我有一種習慣，是醒來就穿衣，就下床，然後看報的。這時却異樣了，搥緊一下周身的棉被，讓整個身體在小小區域的溫暖中，多挨一會兒；而這樣，在這樣天氣奇冷的北風哮喘時候，可算是一種幸福罷。

因為掛念着自己的文章被登載了沒有，想看一看太陽報的副刊，便又露出頭來，喊伙計：「……可是趕緊的就把這聲音拉住了，這是忽然想到，欠了送報的兩個月報費，前天的報就給停送了。」

沒有報看，眼睛便往別處去溜，却發現那牆上的一個小窟窿，圓圓的，忽露出一個尖形的小小的嘴，那嘴上，又閃出兩小點黑色的光。

「哈哈，這原來就是牠們的窠！」我想到無論在白天或燈光底下，無意中常見到的那些黑毛柔軟的小動物，胆怯地四顧，悄悄地走，張着弱小却伶俐的眼，遊行在我的書架和桌上，就是躲藏在這個小窟窿裏的。

於是又照樣，一個兩個，連續地出來了，最後的那個是更小而更機靈的；牠們是彼此觀顧，把翹起的長鬚去表示本能的作用，大家賊似的，慢慢地走，成爲一個極安靜的又滑稽又可憐愛的小小的行列。

發現着這些耗子，這獨寢的客舍，便顯得更寂寞。

「該剩一個饅頭來……」我想；然而因怕冷，我的頭又縮到被裏去了。

那一小羣的耗子也許還在覓食而遊行，而終於感到失望吧，但我不去想這事了。我這時填滿在心頭的，依舊又是那天氣的冷。

天氣冷，冷極了，可以生起大的火爐來，憑那火，熊熊的，把房子裏面變成了春末天氣，人只要穿夾衣，——這樣的過着冬，冬天似乎也並不可怕了。我想。

然而我忽然覺得，從上海晨曦書店寄來的稿費，用到昨天，所剩在衣袋裏的只是兩張（或三張）二十枚的銅子票，和幾個銅子了，火爐雖然可由公寓裏按月租價一元的代安下來，但是

煤，這煤的來處却難了。煤，至少要買二十五斤吧，倘若一百斤是九毛，也得兩毛又十枚，而這數目我就無法湊足了，而且——生火還得要劈柴呢。

常常被兩三毛錢所困住，這真可惱。但這窮，雖說可惱，却因為是常事，隨着也就爽然了。且覺得在這個時代裏，燄火是人心追逐或欣慕的寶貝，一個著作者被人漠視，正是應該的。其實，即有了那麼太平的時候，在一切都比別個民族沉寂和冷淡的國度裏，著作者能得到什麼人都應得的兩種生活的享受，也不見得。

「那末，你改途好了！」我又向自己嘲笑。

改途，這或者能攪得較好的生活，並且要遠離艱苦，似乎也只有這改途的一端了。但是我，雖說會常常對於著作者生涯的慘澹而生過強烈的反抗，而轉到悲觀去，却究竟是生平的嗜好，無法革掉了。由是，那所遭遇的窮况，不正是分所應得的麼？

然而事實到底是事實，每因窮，把一切的憤怒都歸到稿紙上去，而且扯碎了，團掉，丟到濫紙簍裏，是常事。

可是，要生活，終須盡住那稿紙填上藍色或黑色的字去換錢的；因而在許多時候，稿紙變成生命似的頂可愛的東西，而且對於那些扯碎的又生起很歉仄的慚愧了。

「如果命運有分做幸與不幸，那末，像這樣生活的著作者，便是屬於那不幸的！」我常常想。今天因為沒有錢買煤，我所想的又是這些事。

開頭想這些事的時候，是苦惱，而且帶點憤憤的，到最後，這惡劣的情緒却安靜了，於是我又平心的向事實去着想：

躺在被窩裏，溫暖固然是溫暖了，而想就這樣的儘挨下去，不喫飯，不看書，也不寫文章，這究竟是不很妥當的事，因為天氣既然驟冷起來，說不定是延長的更冷下去了。那末，火是必須生，煤也就應當買，是無疑的。

「那只有這辦法……」我想，決定了，便露出頭來，並且把整個的身體離開那小小的溫暖的世界，下床去了。

風還在窗外亂叫，可憐愛的小動物的行列却不見了，但在房子裏，是依樣充滿着冷氣和寂寞。

我從床下拖出一隻舊的黑色的木箱來，輕飄飄的，而這感觸，猛然就使我惘然了。我知道，在這箱裏面，所餘剩的，只是一件爛了袖口和脫了鈕子的竹布長衫，和兩三條舊的或破舊的短褂，以及幾雙通底的麻紗襪子，還有的，那就是空氣了。

我無方的把箱蓋蓋下來，眼光從這滿了灰塵的木箱上面，遲緩地望到牆上去：那裏是一張放大的雪菜的像，在下面，偏左些，便是那個頗深的圓圓的鼠穴。

「這洞，這樣圓，和洋錢差不多……」

眼光從這窟窿上轉移到別處去，全是黯澹的紙糊的壁。

我躊躇了。對於這唯一的計劃的失敗，是出乎意外的；但這時，既下了床，又不願再滾進被窩去，那自然要想出一個法子。

在這種的情形底下，最方便的，自然是抽出屜子來，或伸手到衣袋裏，忽然發現到在什麼時候忘却的一張鈔票或一塊洋錢，——然而這無望。其次呢，就是向附近的朋友處去拿，而這，又艱難，因為較闊的像官僚氣派的朋友是從來沒有，就少爺模樣的朋友也難得，而光棍的朋友其情形當不會兩樣，或許是更窘了。又其次，是想來一個恩人似的不速之客，這却是，頗乎很滑稽的可笑的夢了，更難實現的。

各種從模糊思想中出來的希望全無用，這使我更費躊躇了。

眼睛又不自主的向四處去溜，慢慢地就光顧到單薄的那兩條棉被和一隻丁玲送給我的鴨絨枕頭。

「那只有這辦法……」我又想。

這枕頭買來是花八元錢，要是當，兩元至少一元總可以吧，可是當舖的先生們不要這東西；棉被在冬天裏放到當舖的櫃檯上，這差不多是奇貨，是很可以抬價的，但一想，這樣的冷天，到夜深時，一個不是粗壯的身體只蓋着一床棉被，而且是又舊又仄又單薄的，倘因此受了涼，病了，不是更壞的事麼？

在眼睛裏是絕望的光，却轉動了，於是又看見那清秀的詩人雪萊的像，以及那個像洋鏡形狀的鼠穴。

這時有一種希罕的感覺通過我的腦，我心想，却笑了起來。但接着就黯然了，——是想把這詩人的遺像去解決我的難題！

詩人的像在放大時是花了四元，鑲在一個價值二元的一隻木框上，從數目算來，共是六元錢，那末，變賣了，至少總可以得一半的價，是三元。我想。

然而我的心，立刻就浮上罪惡似的，非常的慚愧了。但在我的眼睛裏，年青的詩人，依樣是英俊的，且帶着女性的美，靜默着。

一陣更大的風把紙窗打得急促的響，我便抖了一下。

「真無法……」

於是我跳上桌子，從牆上，拔出一寸多長的鐵釘，連着很長的白色棉紗繩，把雪菜的俊傘拿了來，在手上，木槓是冰塊一般的冷。

抹去了玻璃上的灰塵，很歡仄的挾着詩人的像，出去了。

北河沿的淺水已凍成堅實的冰。柳樹脫去了餘留的殘葉，剩着赤裸的灰色的枝，像無數鞭條，受風的指揮向空中亂打。很遠處都不見一隻鳥兒。昏濁的土灰從地上結羣的飛起，雜着許多爛紙碎片，在人家的門前和屋上盤旋。行人都低着頭，翹着屁股，彎着腰，掩着臉，在掙扎模樣的困難的邁步。洋車夫抖抖地扶着車把，現出憂鬱和徬徨的神色。發威一般，響在四周的，是北風的哮喘，却反把這平常熱鬧的街道，顯得更蕭條冷落了。

包圍在瀾漫的灰塵之中，是不可開口，一開口，準灌滿灰塵的，於是洋車也不敢叫，只是順着河沿，前進似退的努力的走。

這樣盲目的走路，我非常担心，說不定絆上了石頭，磚塊或樹根，跌倒了，碰壞了玻璃和木槓，那我的希望就被滅了。

幸而好，很平安的走到了東安門，轉向西，便到了一家收買舊傢伙的雜貨店。這店裏的東西

確是雜貨了，自紅木的桌椅至於缺口破痕的盤碗，又有破舊的清朝三品官所代表的珊瑚頂和紅纓，以及最新式的開花礮的彈壳，……滿屋是雜亂無章的，看着，會使人的意識變成散漫了。

但是我只注意着有沒有類乎挾在我臂下的這東西。

在兩枝鹿角交叉的放着，和一隻藍花碎礮的花瓶底下，我隱隱了，一個木櫃，裏面鑲着一張油印的外國風景畫，使我就歡喜起來，因為在路上，我是非常擔憂人家不要這類東西的。

從那很厚的藍大布棉門簾旁邊，擠出一個人來，是粗壯，奸滑，一臉麻子，只瞋這模樣，確鑿的，便認出是這店的掌櫃了。

他用淡淡的眼光看我。

我想向他說明我們的買賣，但是想，而眼睛又做出像剔選什麼舊貨一般，笨拙的，向雜亂的貨物去不住的巡視。我不禁的就猶豫起來，心慢慢地起了波動了，不敢把臉轉過去，好像在我背後的是一個魔鬼，我覺得對着這些不類的東西，我也成爲其中的一件貨物了。

我非常納悶，一個人和當舖成了相熟，已很久了，常常是爽然的把包袱向櫃檯上一推，坦然的說：

「要三塊」或是「你瞧得了。」

倘若那當舖的先生無所用意的來打招呼，說：「你來呀……」我也會很自然的點一下頭。並且，因此，我會想，只要把進當舖去的那付厚臉皮，拿去和社會上一切人交際，必定是非常老練。而這樣，踏進官場和簾子中去，是容易而且不會受窘受苦的。

爲什麼一到了這雜貨店，臉皮又嫩了，惶惶若有所失，竟不敢乾乾脆脆的把像櫃從臂下拿出來呢？這奇怪。

「你要什麼？」突然這聲音在我的腦後響了。

這問話真給我更大的拘束！我全然苦悶了。我想說出一句答話，但這話又給許多莫明的力牽制着，只在我的喉嚨裏旋轉。

「看看。」這聲音響出來，雖說是很勉強，很澀瑟的，我心上却彷彿減去了什麼，輕鬆的好多了。

在我的腦裏便衝突着兩種思想：回去呢，還是賣？

「要什麼？」那掌櫃又問。

我的心便顫顫地跳着，沉重的轉過身，想做出老成樣子，却覺得一團火氣已滾到臉上了。

「這，」我從臂下拿出那像櫃，用力的說，而聲音，反變成啞了。「這賣——賣給你。」但這

樣，我已經得到說不出的無限大的輕鬆。

那淡淡的眼光射過來，我覺得臉上是潑了一盆冷水。

像框在粗黑的手上，翻轉了一下。

他又看我一眼，便帶點鄙薄的笑意說：

「要賣多少錢？這像片是外國的鑿子麼？」

「不是！」我擺一下頭，簡捷的回答，同時覺得這鑿子兩個字，是一條皮鞭，我的心就印上這皮鞭的傷痕了。

「是戲子麼？」

「不是！」

「那末，是什麼人的太太吧，是總統的太太麼？」

「不——這是一個詩人。」

「一個詩人？」他驚訝了，又現出鄙薄的笑意，把像框翻看了一下。

「要賣多少錢？」

「三塊！」說出這話來，我彷彿是在當舖裏了，胆子便無端的大了起來。

「什麼，」那掌櫃又驚詫的說，「要三塊？這差遠了。」便冷冷的把像框遞過來。

接過這像框，對於詩人的抱歉的心情似乎輕減了一些，但忽然又感到空虛了，好像一個人走出這雜貨店，就無着落似的。

我終於忍耐的問他：

「你說，到底給多少錢？」

「差太遠了。三塊！」

「你說一個價好了。」

「差太遠。」

「你知道，光是這木料，也得兩塊錢。」

「那不能這樣說。買來自然是貴的，賣出就不值價了，普通是這樣的。假使那像片是個鑿子，那還可以多賣些。」

聽到又說「鑿子」，我憤然無端的把羞辱加到已死的詩人上面，這未免太敷衍，而且是太可傷心的事了。本來在市檯面前，說出詩人這名稱來，已是自取其辱了，何況還當這被視為小偷之類的時候，然而我還得忍耐，我不能就這樣氣憤而走開，因為別處有無收買舊傢伙的雜貨店，

是很難說；縱是有，我也不知道。於是我又開口了，却是說：

「這像片不賣，只賣像框，你說給多少錢？」

「那咱們不要。」他懶懶地說。

「真可惡！」我想，「這種東西會如此倨傲，簡直是夢想不到的。」便挾上了像框，走出這雜貨店。

剛走出店門口，迎面就飛來狂風，混混沌沌的昏濁的灰塵，像猛獸想吃人一般，撲過來，我的頭便趕緊的低下了。在風中走着，我的心是堆着比風還凶的紛亂的情緒。

心想：倘若我有權力，憑我這時的心境，我是很可以殺死許多人的。

自己以為可靠的買賣既然弄壞，而且反招了氣憤，另一面對這詩人的像又覺得很抱歉，我就完全沉默到苦惱中去了。

我忽然想起俄國現代的一個作家了，他在著作方面雖享了頗大的名，却是凍餓死的，因了這，我以前常對自己的嘲笑，就又來了，說：「那末，你改途好了！」然而這却是——嘲笑而已。

現實的生活是像一面鏡子，十分光明十分親切的照在心上，使我又想到，到了獨寢的客舍，又得孤另另的躲到被窩裏去；至於煤，縱是只要二十五斤，那也只能在希望中算是滿足了。

踉踉跄跄地低頭走去，彷彿是到了橋邊；風力更大了；這因為我向北轉，風就是從北面吹來的。我的衣袖差不多是整個的遮掩在臉上，但走了兩三步，又得停住，勉強的張開眼來，看一看前面的路。

幾乎是兩種力相擊的形勢，我和風，不斷的抵抗着，奮勇而終於艱難的邁步；橫在我胸前的，不像風，却是有力的冰涼的水。在我衣袖掩不及的地方——額上，頸邊，和耳朵，便時時有許多細小的沙粒或磚瓦的微末，打着，發出燒熱的，帶點癢意的痛楚。牙縫間也滿了咬得響的沙之類。

在路上可憐我自己鉛一般的灰色的黯澹生活，和厭惡這北風的揚威，和那掌櫃的倨傲，是具有平均的力。

到了寓所，並不發氣，却也用力的推開房門，那黑毛光滑而柔軟的一羣小動物就受了這震動，徬徨地，逃命到牆上的那個小窟窿去。

把雪菜的像放到桌上時，驟然見到那蛋形的鏡子裏面，是現着一個年青的，但是憂鬱，滿着灰塵，像煤舖伙計的污濁的臉。

我毫無意識的把眼睛看到周圍，除了那小小的鼠穴，到處是幽黯的紙糊的壁。

紙窗上雖是不斷的沙沙沙沙的響，但是房子裏，依樣是荒野一般的寒冷的寂寞。

(選自詩稿)

支那婦人

胡雲翼

克羅河的戰線，延長到一千三百里了。兩邊射擊的炮聲，都城已經隱隱聽到。從都門到克羅河附近的火車，每日夜開二十七班。沿途只聽着汽笛的轟叫，往來如梭。開去的一列列車，裝滿了少年和壯年的兵，在這些滿載的兵士裏面，有的是農人，有的是工人，學生，商人和教員，現在都開到克羅河去防守邊疆的第三道戰線了。他們都笑嘻嘻地連袂上車，似乎不曾了解戰爭的恐怖，樹上的黃鶯兒都已嚇住不敢調舌了，他們却儘唱着「祈戰死」的悲壯的軍歌。幾個新聞記者等在車站探詢前線的消息，只見列列的回車，滿載傷兵回來，預備醫好瘡口，第二次上戰場去。

大元帥下令從十八歲到五十歲的男子，一律開赴前敵，婦女担任警察和看護，小孩和老頭子守家。所以在火車上，除了壯丁和稀有的紅十字婦女救護隊外，絕沒有看見一個老人和孩子。第一千零三十七次的軍車，只差五分鐘便要離開都城車站了。一個龍鐘老婦人挾着她的瘦削而年輕的兒，負着鎗走上車來，逗引起全車箱人的注視，都集中到咕嚕着口裏歎氣的奇異老婦人的動作。

老婦人的動作的確是有些失了常態，幾點嗷嗷的枯淚在她的臉上滾下來了。全車箱的人

大譁。

「支那婦人！支那婦人！」全車箱都嚷起來。

「老姆，你不是不應流下這極不是德意志民族的眼淚嗎？你應該知道你的兒子爲國戰死，是你母親無上的光榮喲！」一個白衣紅條子的看護婦過來不層似的挽勸這位神經失常的老婦人下車。她忽地站起來，瞪着白眼，緊握着她兒子的手，注視車內苦笑着，歎口氣：

「支那婦人嗎？實在太酷了，太酷了，唉，若是諸位年輕人知道我爲什麼流淚以後，總不會這樣酷視我吧！我最大的兒子奉密令去謀炸魯堡兵工廠被敵人投到鍋鏟裏骨化成灰了。第二個兒子在飛機上負傷跌下來成了粉碎。第三四個兒子都葬在第一道戰壕裏了。昨天我剛送他六十歲的爸爸冒着壯丁去葬送在第二道戰線，今天我又送我病後還未復原的第五個兒子，最末的一個兒子防守第三道戰線了。我恨我沒有第六個第七個兒子去防守以後的戰線，我恨我是不中用的老婦人了，我沒有愛子再送赴前敵的光榮了，老淚不期然的掉了下來！」

「老姆，老姆，德意志民族的老姆！」看護婦抱着她，吻着她慈祥的臉，全箱的少年兵士都脫下帽來，高呼「德意志民族的老姆！」

汽笛一叫，幾千可愛的健兒又送到克羅河戰場去了。只剩下老婦人呆站在車站，冥想改扮

男装應募去防守第三道戰壕邊的烏沙嶺炮台

(譯自《西冷攝》)

娟子姑娘

施登存

(一)

傍晚時候，燕村教授從電車站歸來，因為心中納悶着一件新的事情，雖則兩三條街，也如十多里路一般，慢慢地走着覺得很遙遠，但終於走到了家的門前，捩着自己的門鈴。

妻子出來開了門，含笑着迎接他。他帶着煩惱的神情第一句便問：「娟子在家嗎？」

「出去了，」妻答着話，開了門一同走進了書室。

「到那裏去了？什麼時候出去的？今天下午她沒有課呀。」燕村教授忽忽地除下了帽子，解了外衣，從公事包裹整理出他的講義和書本來。

「不知道她到那裏去，你爲了什麼事，問得很奇怪呀？」妻從桌上替他呢帽子掛上了衣架，睜着大眼睛瞧着她丈夫異常的神態。

「這幾天有什麼人來訪娟子嗎？」

「左右不過幾個大學裏的朋友。」

「朱英這兩天來不來？」

「唔，不錯，朱英來得最勤了，大約和娟子最親熱吧。」

「親熱嗎？快要訂婚了，你還沒知道嗎？」

蕪村教授兩手搓揉着頭髮，瞧着妻驚異的臉，一聲也不響的等待她的答話。

妻果然驚呆了，她沉默了一會說：「真的還不會知道，却被他們瞞住了。我想他們交際的時候還不多，不會到這個程度吧。然而如果真的有這回事，我想也可賀呀，朱英君也是大學裏的學生，娟子也有了家，比起寄養在我們這裏，不是自由得多嗎？」

蕪村教授聽着妻這般的嘖嘖叨叨的說了這一番話，眼睛凝向着她噤的冷笑了一聲，他說：

「娟子嫁了朱英，可賀嗎？」

「不可賀嗎？」妻笑着問，似乎很驚異着他的懷疑於朱英，「你不滿意朱英嗎？」

「難道你滿意於他嗎？」蕪村很無聊地把手指敲擊着書桌的邊緣，也不抬頭向他的妻看一眼，似乎是在自言自語似的。

「我們對於娟子難道沒有一些兒責任嗎？難道隨她胡亂的受了人家的欺騙，嫁給一個平庸的人嗎？」他又說。

「喲！我不是對於娟子不負責任，但是既然你說她和朱英的愛情已經成熟了，那麼，我也不妨隨着她的意志去決定，好在朱英也是一個紳士，決不會得如你所說的欺騙人的平庸的人。」

「是一個紳士嗎？」

到此她才知道他是如何的深恨着朱英，但同時她又深深的奇怪着，因為從前朱英初次來會見他於文學的事業上有所請益的時候，他曾很稱讚過朱英的學問。他稱許他為後起之秀，將來可以成爲一個作家，這時却這般的輕蔑他了。她真不明白他的心理。她便問：「你竟不把他當做一個紳士看待了嗎，你從前曾稱讚過的你的學生？」

「我看他是墮落了，他在欺騙娟子。我爲着我的舅父的囑咐，我爲着師長的地位，我不應當救他們嗎？」

他說着，隨手燃起一支紙烟，吞吐着，看着壁上的時鐘，已過了六點了，外面餐室裏廚娘已經把電燈揷亮了，準備着夜飯，但娟子還沒有回來。

在書室裏，他們都沉默着，各人都似有思想似的佔據了一個椅子。好久好久，妻抬起頭來剛想和他繼續着談話，門鈴響了，便迅步的跑了出去。

娟子回來了，在書室門前望見了蕪村教授，招呼了一聲，便搖曳着腕下的錢囊飛步的上樓去。

夜飯的時候，在燈光下，蕪村瞧着娟子，似乎她的容貌從沒有這樣的美麗過。他似乎從前沒有看見她過。他如初見的時候那樣的仔細鑑賞着，覺得她真如古詩賦中所描寫的美人一樣，朱紅的嘴唇，雪白的牙齒，象牙似的面頰，淺笑的時候還低低的露出一個渦兒；眼睛裏似乎藏着一顆火星，當顧盼着人時閃爍着勾人的光彩。凡是他平日所寫的小說和詩歌裏所憑着冥想所描述的美貌，全都來證實在他眼底了。他吃着飯心中思想着從胡亂的思想——正當的，不正當的，他自己歸納一個主要的主意，那即是：『爲了舅父的囑咐，爲了師長的地位，他應當救他們。』

飯後，依着每天的習慣，三個人都到書室裏來茶話。娟子依舊如平時一樣的在蕪村書桌上或書架上翻檢當日新到的雜誌書報。蕪村教授却不如往日的有閑興的講述當日的政事，社會上的新聞，或關於文學的漫話。他只是默默地手把着紫砂茶杯，端坐在一個圈椅上。在他的左旁一個椅子上，坐着他的妻，也靜靜地祇有呼吸的聲音。

娟子翻檢了一陣書報，轉身也坐了下來，在一個圈椅上接近着蕪村。她覺察到蕪村的沉默，坐了片刻，瞧他老是不則一聲，便不耐煩起來道：『蕪哥爲什麼今天不講話了？』

「講什麼話呀？」燕村轉向她問，臉上裝了勉强的笑容。

「如同昨夜一樣的講些白朗甯和巴列德的戀愛史也好。」她嬌笑着說，閃耀着勾人的情火的眼睛緊凝住在燕村瘦白的臉上，使他感覺到全身肌肉的震動。

「那不是已經講完了嗎？炒冷飯豈不乏味得很。我看今晚應當輪到你來講一個戀愛史了。」

「輪到我來講嗎？叫我講誰的戀愛史呢，我可沒有你那樣淵博的肚子。」她笑着說，兩足從

椅子邊緣下伸展了出來，緊接着燕村的皮鞋。

燕村將腳向裏稍微縮進了一些，打了個呵欠，似真非真的說道：「我看就這些現現成成的你自己的戀愛史講給我們聽聽不好嗎？」

妻在旁邊抿着嘴笑將起來。

娟子紅暈着臉道：「燕哥不是喝醉了酒嗎，你知道我幾曾有過戀愛史來？」

「快不要再瞞人了，誰個不知道你和朱英已經到了訂婚的程度了，難道還想瞞着我們去結婚嗎？」

娟子臉上越發紅得如蘋果一般，眼睛裏的火燄也越發燃燒得猛烈，她掏出手帕用力的擦

着臉兒，笑音也已經有些兒顫啞了，但還想分辯着道：

「誰說的，這話你從那裏聽了這些謠言來？」

「謠言嗎？我想決不會是謠言。你難道到今天還要當我們是外人，不願意告訴我們嗎？娟子，你要知道你的父親當初如何把你託付給我，我也對於你有了相當的責任，你難道對於這事情想不容我的參酌和指導，竟預備獨斷獨行嗎？」

娟子聽他提到了她的父親，不覺得引起了一些兒傷感。但隨即抹拭着眼睛說：「我本沒有一件事情瞞着蕪哥做的。我本來無論什麼事情都要蕪哥的指導。不過真的我雖則和朱英近來感情很好，但並未到了訂婚的時期，如哥所會聽說的謠言那樣，那都是啣恨我的人放的誑話。」

「然則至少你和朱英是現在有了愛情了？」

娟子沉默着。

「恐怕免不了要訂婚了？」

「此刻却決不會如此。」她輕輕說。

「此刻不會如此，然則將來終是免不了要的。」

他獨自說着，微微地嘆了口氣。有心沒心地舉起茶杯儘飲着。隨後便很振刷起精神似的帶

着嚴肅的口吻向着娟子道：「娟子，這個不是一件些小的事情，你要自己留意些，用長久的時間替自己打算。別要胡亂的受了人家的欺騙。爲了舅父的囑咐，我對於你負着一個很重的責任呢。」

娟子依然沉默着，俯下了頭，耳畔的兩縷細髮披垂了下來，障住了臉。

他又道：「畢竟你是不是已經選定了朱英爲你終身的伴侶呢？不要害羞，也希望你不瞞住我。娟子說實話罷。」

「曾經有這樣的思想過。」

她依舊俯着頭，羞怯地說。

「那麼你也以爲朱英是值得你戀愛的人麼？」

「怎麼你以爲……」娟子迅速地抬起頭來，似驍勇的女英雄一般，眼睛緊釘着燕村，很懷疑地問着。

「我嗎？我以爲朱英……」他站了起來，兩手插在褲袋裏，徐徐的說，搖着頭表示他對於朱英的輕蔑。

「啣啣」她也站了起來。「你懷疑了朱英的人格嗎？」

說着她眼珠都潤溼了，很忿怒似的走出室外去。

他看着她直到羅裙之一角閃過了門邊，慢慢地叫着：『不是使性子的事呀！留心受了欺騙！』

(二)

兩三天後，正是星期日的午飯之後，蕪村教授獨自坐在書室裏，深悔着那天夜裏對待娟子的嚴厲態度。這兩天之中，他和娟子離則見面依舊如往日的招呼，雖則依舊一處吃飯，但兩人之間，彼此都不願意先說話，夜飯後，娟子總逕自到樓上臥室裏去，茶語是取消了，這樣如絕交了的朋友似的過日子，蕪村覺得十分寂寞，他愈想愈悔自己脾氣的暴躁。拈起筆來想把未寫完的一篇小說寫完了，才寫了三四行便又沒了興致，一丟筆，推開椅子，大步的跨向庭院中，繞着桂樹散步。

散步在庭院中的蕪村不知不覺走入室內，上了扶梯，信步向娟子的臥室走去。他把脚步放得輕輕的在她門外靜聽了一會，覺得裏面並沒有什麼響動。便在門上輕輕的叩了。

「誰呀？」

「我。」

「進來，」隔了幾秒鐘才聽得她說。

他便開了門走進她的臥室。她穿着件紅色的絨衫，坐在梳粧臺邊一個沙發上，手裏正拿着一本書看，看見他走進來，便站了起來，勉強的招呼着他，神色之間很奇怪他這種行動似的。

「燕哥有什麼事？」她問。

「沒有什麼，飯後沒有事做，來望望你是在做什麼事。」

「我做什麼事嗎？我總是這樣的，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左右總不過看看閑書罷了……你坐呀，」她拿了一只椅子給燕村。自己退坐在沙發上去。

「下午不預備出去嗎？」燕村坐下了說。

「不預備出去，外邊還很冷，雖則已經是春天了。」

「你在看什麼書呀？」

「曼殊斐兒的小說集，你看過嗎？」說着將手中的一本書遞了過來。

「是一位時髦的女作家呢。」燕村接着書隨手翻弄了一會說。

「你爲什麼老是看小說，自己何不也做幾篇起來步武曼殊斐兒呢？」

「你要我步武曼殊斐兒做短命鬼嗎？」她笑着說。

「不啊！我的意思是說步武她文學的事業呢。」

「我雖則有時也想寫幾篇來耍耍，但實在又不敢動筆啊！」

「那有什麼不敢動筆，一張紙向桌上一擲，聽聽聽的馬上就是兩三千字了。我想你不妨閒的時候寫幾篇，這個事業我以為於你是有些兒意思的。」

「好！那麼便試試看，做好了之後煩勞蕪哥把牠改削改削好不好？」

「好！下樓去，到我書室裏去做罷，我也正有半篇小說要寫完了。你伴着我去做罷，我寂寞得很呢。」他催促着她，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做着急於要她同走的樣子。

「不，此刻不做，我還是在這裏看書好。明兒再動手做小說。」

「無論你看書或是做小說，你還是下去陪伴我罷，你在這裏，兩個人都寂寞。」

「你寂寞嗎？那麼請嫂子你，你就是，何必要我呢。」她抿着嘴儘是笑着說。

「嫂子此刻正像一頭蠢牛般的在午睡，伴不了我的寂寞。你下去伴我，你也可以不寂寞。否則誰在這裏伴你，今天來……」

「好了！不用說下去了。總而言之我不願意到你書室裏去！」她站了起來用很嚴肅的口吻說。

「呀！娟子，你可是真的怨恨了我嗎？可是在見怪我那天晚上得罪了你？」他十分躊躇似的說，但顏色是顯然很謙卑的向着她。

「不，並不是。我祇是以為在這裏坐坐讀讀小說比較得安靜些。我不願意下樓子。你的恬靜，並且那天晚上你也並沒有得罪我，雖則……」

「雖則怎麼？是否因為我批評了朱英使你不快活？」

「雖則是如此，但我也並沒有怪你。」

她很和平的說。

「在我原是爲了責任的關係，不得不和你說那些話。但你既然覺得不滿意，那麼我儘可以不說，祇要你自己能夠明白。」

「但是我却也不得不請問蕪哥，朱英不是從前曾受蕪哥的青眼麼？爲什麼現在蕪哥忽然批評得他不值一文呢？這不是個矛盾麼？」

「至於朱英從前確是一個好學生，但現在成績也不見得佳了，舉止也浮躁了，性格也粗暴了。況且還聽說他在外面的生涯也太頹廢了。」

娟子正待答話，外面女傭遞上一個紙條來，說是一個公寓裏的當差交來的，馬上要等回話，

蕪村接來一看，却是朱英致娟子的便條兒，上面寥寥幾個字道：

娟子，有要事請即來寓一談。

朱英

蕪村看罷隨手遞給娟子，娟子一看，便想下樓去。蕪村一把攔住了道：「想不想去呀？」

「當然要去的。」她爽快地答着，推開了蕪村的手要走。

「但是我不願意你去，我不願意聽憑你在男同學的公寓裏進出。」他忽又很嚴肅地說。

這種舉止在娟子眼裏是很可驚愕的。「蕪哥竟還有這種舊思想嗎？我要去，誰也攔我不住，請尊重我的自由呀。」

「便是舊思想也祇得舊一回！你的自由祇得不尊重一回。爲了我的責任，我不願意你去見朱英。但我還可以很寬恕的請他自己到這裏來見你一回。」蕪村很忿怒地說，聲音很高的把午睡的妻都驚醒了趕着過來。

「好讓他來談一談也好，橫豎總有這麼一幕的。」娟子很氣忿地說着，跑到桌子邊寫了一個字條兒交給女傭下樓去轉給公寓裏的當差拿了去。

三個人一齊下了樓。在書室裏等待着朱英。

自從蕪村教授覺察了娟子和朱英的愛情行將成熟，他便忘却了自己比娟子年紀大了十五歲，忘却了自己是一個受舅父的遺囑的娟子的保護人，忘却了自己已經是有了妻的人，忘却了自己尊榮的聲望，忘却了自己的人格，從深夢中覺醒轉來似的對於娟子有了一重新的希冀。雖則娟子的容顏和從前仍是一樣，他却覺得她格外如花一般的明艷了；雖則妻的儀態和從前仍是一樣，他却覺得很有些可厭。他悔着三年前不應當隨便的結婚，他怨艾着從前爲什麼對於娟子沒有這一種覺悟。種種所曾潛藏着在他意識中的思想此時是透露了，有着絕大的權力要他去執行。

女傭應着電鈴去開了門，朱英進來了。

「蕪村先生，」朱英很恭敬的脫帽向蕪村鞠躬着，當他走進書室見着蕪村教授的時候。轉身來又向蕪村的妻行了禮，最後走到娟子的面前。娟子伸出手來，他們倆正想握着手，蕪村喝道：「慢着，你們似乎還不應當握手呢！」

朱英很驚駭的轉身向蕪村瞧着，很不安似的。娟子把手垂了下去，眼淚便迸落下來了。

「蕪村先生，請問這是什麼意思？」朱英很囁囁的問着。

「什麼意思！你以爲你已經愛了她嗎？」

「不敢瞞蕪村先生，對於娟子女士已經是愛着了。」朱英很謙恭地答。

「你可知道我對於娟子也有相當的責任？」

「知道的，但這於我們的戀愛沒有什麼關係。」

「哼！沒有關係嗎？因為我的責任……甚至對於你，我也有着師長的責任，我可以禁止你們的戀愛。朱英！你把你對於娟子的希望取消了罷，這是對於兩方面都不利的事。」他大聲地說。怒氣已經不能自己抑制了。

但朱英却依然很謙和地鞠躬着向蕪村道：「但是，蕪村先生，請注意着娟子女士的自由呀！

「向着謬誤的路上去的自由是要被禁止的！」

「呀！蕪村先生，這是向着謬誤的路上去的嗎？蕪村先生難道以為娟子女士定要隨着先生走才是不謬誤了嗎？朱英抑制住了忿怒，冷笑着答他，很安閑地坐下一個圈椅上。

蕪村看着朱英疲白的藝術家的容顏，一頭細長的黑髮，兩個眸子炯炯然四下裏發出光亮來，態度又異常之鎮靜地有着大學生的尊嚴。對照着自己的暴戾，良心上也似乎覺得有些歉然了。他想朱英和娟子真是一對佳偶。自己便向壁上掛着的一面圓鏡中窺望了一下。啊！怎樣的一

副蒼老的容顏啊！

但是他心中的魔鬼把他的眼蒙住了，把他的良心藏匿了。使他又打起精神來喝問朱英道：

「今天你爲什麼事要找娟子？」

「因爲家裏來了電報，說大哥去世了，須得回去一趟，我將乘晚車回去，特地要找娟子女士一別，並且要請先生在大學裏代爲告個假，因爲我時間來不及了。」朱英依然很和藹地說。

「你要回去嗎？好，你本來這幾天應當離開這裏。我勸你靜着心思量一番，把對於娟子的愛情收藏了起來罷。否則，如你這樣的大學生，恕我要在大學裏把你在我的講堂上的學籍開除了。這個在你似乎是不名譽的。」

「蕪村先生！我已經不能自己收回我已經拋出的情愛了。名譽對於我已經不值什麼錢，先生要開除我的學籍，請便罷。但這個，在先生是一種卑下的手段！」朱英盛怒地向蕪村如此說，一手抓起娟子，轉向娟子道：

「娟子女士，我不能在此多坐一刻了，今晚我要回去，大約至多二個星期，便要出來，那時候再詳談罷。」

「真對不起呀！」娟子站起身來送他到門邊，輕輕的說，

「燕村先生，驚擾了！」朱英回頭向着燕村，道了一聲驚擾，他便這樣用着大學生的步履昂然地走了。

(三)

從這一次燕村教授公然表白了他對娟子和朱英的愛情事件的態度之後，娟子是每日除了到大學去上課聽講之外，總是獨自個靜坐在自己的房間裏，雖然進食的時候依然和燕村教授及他的妻同席，但是沒有說閑話的感情了。燕村教授，同時也感受了很深的苦悶，除了爲着生活和責任的關係每日依舊到大學裏去演講兩小時外，每天都是呆坐在書室裏閉想着消磨時間。儘抽着一支捲烟。把一雙中年人憂鬱的眼睛隨意地注視着座前一大堆書本，書桌上每日爲這位作家而兼教授的燕村先生服勞的一支毛筆也已經乾枯得如一支死狗子的尾巴了。

這一天，距離朱英歸家的日子，已經有五天了。下午，正是滿天裏漲遍了粉紅色的嫩霞的時候，燕村教授依然獨坐在書室中，苦悶而乾瘦的臉兒上給霞彩的映照渲染得也儼然很帶着紅色了。

他，如依舊慣例似的，從捲烟的鼻繞着的輕霧的幕裏，透過了一片稍微蒙上了些灰塵的窗玻璃，睨視着這天井角上的嬌豔的紅雲。他想這些紅雲，恰如披放在桌面上的那件娟子的絨衫

一般。當紅雲變幻了牠的形式的時候，他獨自微笑着想：娟子已經把紅衫穿上了。

妻走進書室裏來，身上也穿着一件紅色的絨衫，緊裹得身體很瘦削似的。

他一眼瞧着這件紅衫，站起身來，脫口便問他的妻：「你穿了娟子的衣裳嗎？」

「沒啊！我穿了娟子什麼衣裳呀？」妻驚訝地說。

他才想起妻原來也自己織成了一件紅色的絨衫，平時是穿在襖子的裏面的。頗覺得剛纔是失言了。便搭趣着道：「我記錯了，忘了你也有一件絨衫。但是你這樣穿着不好看啊。」

妻很不悅意的道：「不好看也由牠罷，我只因為今天熱了，所以沒把外襖披上。」

他垂下了眼睫，又沉思自己覺醒了之後的甜夢了。

妻獨自就坐在一旁，好不心中感覺到煩悶啊。她說：「蕪村，你這兩天太無聊了啊。你如此沉思着有什麼益處呢？娟子的事，也祇好由着她自己去解決了。」

他突然張大了他的眼，很驚異似的道：「怎麼！娟子的事，不能挽回了嗎？太遲了嗎？你知道她已經肉體和着靈魂都被朱英那小惡棍扇到了手嗎？」

妻也很驚怪着他的問題：「啣！你說的什麼意思，我是在說她既經很愛了他，那麼雖然可以用相當的方法禁止她，但總是於她的精神上有重大的襲擊的，所以或者會發生可怕的危險

來，——娟子和他兩方面。但是，你說的什麼意思呀？你不是疑心他們……」

「我正疑着呢……」

「你莫要侮辱了她呀！蠢，她雖然和他幾乎每天都同去散步和遊耍，但是每天晚上都回家的呀，你難道沒有覺得嗎？」妻正色地說。

「在樓上嗎？」他努着嘴向樓上，輕聲地問他的妻。

「在樓上。」她也輕聲地答。「你要說什麼？」

他垂着頭又沉靜了下去，似乎有話要說而又不想說似的。

「你的意思怎樣？」妻湊過身子來，輕輕地，好奇地問他。

「我想晚上雖然回家，但日裏不也有很好的時候和地方嗎？」

妻紅着臉睜了他一口道：「你不要侮辱了人呢？我想娟子不會如此吧。」

他依然很嚴肅地，不像他的妻一樣以為這是說着玩的。他用嫌厭的目光瞧着他的妻，呆望了半晌，說：「你出去罷，讓我獨自思想一會兒，我還要寫一篇小說呢。」

「你真有些異樣了呀。」妻說着慢步的走出了書室，把室門很猛力的帶上了，顯然是含着很高的怒意了。

他還是凝眼向着窗玻璃外的天上，冥想著，很靜默地。

好久好久，他絲毫沒有移動過他的身子，直到女傭遞進了一封信來。

他從椅子上直站起來，很興奮地隨手拿了一把小刀將信封剖開了。因為他一瞧信封外面，便知道是朱英的來信。

蕪村先生爲了和娟子女士的愛情，在回家之前，我似乎在先生面前有過粗狂的舉止，這是使我，你的順從的學生，到今日還是不安的。請讓我在這裏向先生表示一個至誠的道歉，恕罪了罷。

但是，此外，還有些話似乎適宜於在書面上用純粹的謙恭的態度向先生分說一下，當先生或者還不會減去一些怒氣的時候，但這或許是我的神經過敏處，因為如先生那樣以柔和待人的品性，怕現在已經對於我恢復了第一次會我的訪問時候的感情了。

似乎覺得先生在發覺我和娟子女士的愛情的時候，先生會深深地鄙棄過我，以爲我是欺騙了娟子女士，把我看做一個浮華的 *Galate*，這些，雖然不知道先生現在會否從我身上移去了憎厭的目光，但我戰戰兢兢的願意在先生座前用了千萬的小心來辯訴的。恕我僭妄地說，我也曾是先生自己所稱許的學生，我自審對於學業，沒有不如人的處所，而我

對於向婦人的愛情的行爲，娟子女士實在的，是我第一個愛人也卽是末一個愛人。我不會一如別的青年人那樣的有過許多愛情的經驗，也不願意，我可以在這裏立一個誓，把從娟子女士那裏得到的經驗移用到別一個婦人身上去。先生，我難道真是欺騙娟子女士的 Court 嗎？

因爲我不曾有過其他愛情的經驗，所以當聽到先生有禁止我和娟子女士的愛情的意思的話的時候，我是不自覺的起了戰慄。我萬分的憂愁着，因爲我和娟子女士雖則未曾訂了婚約，但已經是不能被槌擊了。先生，假如你以爲我並不是絕對不配和娟子女士發生戀愛的，那麼請寬容了罷。我願意和娟子女士在先生座下從着先生從事於文學的事業，如先生從前所會說過的，我或者也可以僥倖成爲一個作家，想也不會侮辱了先生吧。

此外，還有一封信，請先生替我轉交給娟子女士，想必然能得到先生的允許的。

你順從的朱英

蘇村教授讀着朱英的信，兩種力在他心中衝擊着，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發熱。呆望了片刻，把手裏的信紙望桌上一丟，從信封中一看檢出一封朱英託他代交娟子的信。他拿着那封信，心中很想拆開來先讀一遍，但才想動手，忽地又覺得不妥。如此三五次，他拿着朱英的信上樓來到

娟子房裏。

娟子正在縫綴她的衣服，瞧着蕪村進來，很勉強的從牆邊的沙發上站起身子，隨手把衣服放下了，咬嚼着嘴唇，很痛苦似的。

『有信。』蕪村很冷淡很簡單的向她說，隨即把信遞過去。

她把信拆開來看了。收摺好了剛剛想放到抽屜裏去。

『我不能看一看嗎？』蕪村說。

娟子拾起澄清而微帶着憂鬱的眼睛看了他一眼，不得已屈服於他的威嚴之下似的把朱英的信遞給他。

蕪村看那信，只是寥寥的幾句話：

娟子：

我不想在這裏多說話，因為我可以於下一個水曜日的傍晚回校，那時候我們依舊可以以有樂意的會晤，一切的話不是比筆墨能更講得詳盡嗎？

蕪村先生對我的意見近來不知如何，爲了這事件，我無一日不在煩惱呢。

大哥過世了，昨天我很傷心的去替他行了葬禮。但請你先寬恕我不要說我沒有骨肉

之情，大哥的去世，對於我却有了好處。就是大哥名下的產業，都也歸併了給我。我計算着我每年的進款，現在已經足夠在都市裏生活了。

因此，我在癡心地想，你如能如了我的願望，那麼即使讓蕪村先生開除了我的學籍，——一科或全部都不妨，我們依然可以住在都市裏，我們可以依然從事於我們的文學事業，培養我們自己，使我們能成爲一個著作家。

娟子，我們現在是不必長懼什麼阻力了。報告你財產的事情，似乎是欠高潔了。但情形却真是如此，我以為也應當讓你曉得一些些的。

水曜日如果你能夠在車站等我，是十分祈望着的。

朱英

蕪村摺疊好了信紙，交還了娟子，很顯着輕鄙的顏色道：

「卑賤啊，拿錢財欺哄女人的人！」

娟子接着朱英的信，聽着蕪村這般輕視着他的話，陡然眼眶兒又紅潤了。她含着淚珠很淒然而很熾烈的凝望着蕪村道：「蕪哥，你爲什麼這樣看不起他啊？」

「祇因為這是個使人瞧不起的人啊！」燕村淡淡地說。

娟子更含不住她的眼淚了，她低聲的哭泣着，也不願燕村留在她房裏，她從枕邊檢取了一條手帕，拭着淚，一手取了錢囊獨自很迅速的走了出去。

燕村目送着她走，很憐惜着她的傷心，很悔恨他狂暴的態度，他自己也覺得他對於娟子是過分了，但他不會從狂暴的興奮中抑制他自己。他心中不願意娟子如此傷心着出外，但他不會得用柔和些的話招呼她回來。

他獨自留在娟子房裏，這是從娟子生長得這樣的美麗以來第一次，他瞧房裏各種秀雅的陳設，似乎每件物上都放散出娟子的香味，都奏出娟子的美音，甚至都在轉動着娟子的妙目。他收斂盡了幾日來的狂暴，一個新的力使他如暴躁的時候一樣的奮興着。他走近娟子的眠床，在黃綾的綿被上瞧見了娟子紅色的絨衫。

如失去了知覺似的，如夢一般的他把娟子的紅衫擁抱在懷裏，把頭低低的俯下去，壓住着如吻着他的妻似的。

(四)

水曜日的下午，燕村教授忽忽的走出了講堂挾着他那半新的皮包，直到車站前面的一所

茶樓，上泡了一壺茶坐下。

五分鐘之後，他在走進車站去的行人中瞧見了娟子。

汽笛鳴了，不多時，車站中便起了一陣騷動的現象，隨即有那些下車的旅客們蜂擁地出來，步行的步行，雇車兒的雇車兒，清冷而安靜的車站前面頓時熱鬧起來。蕪村教授注目在這紛亂的人羣中，用他飢餓似的眼光，一人也不放他遺漏。終於他急急的付了茶錢，奔下樓去，混在人叢中，緊緊的遠隨着那一對他的目的物了。

在蕪村教授的本意，這一次來監視娟子的迎接朱英，却並不含有多大重要的意味，他只因為這幾天上爲了娟子的事件，心神也愈覺得不舒泰，於是影響到了他的行止，往往一轉到意念便做，絕不思索一下。所以他這一次監視娟子和朱英的目的，也只是止於監視一番而已。心中對於娟子依然是沒有些兒怒意，雖然對於朱英還有些不願意饒恕似的。

他緊隨着那年青的一對，却也時時防着被他們或其他熟人們瞧見，對於他這種舉動，要諷笑他太失了紳士的品格。他一路上看他們兩人緩步的，很親熱的笑語着，心中雖也間歇地湧上些不稱意的感覺來，但他却同時也觀照着這一對年青的情人，感覺到自己的蒼老，他不自覺地會把右手向領下按摩，覺得自己已是有些兒於思於思了。因此，很像一個仁慈的善士似的，他也

有時完全消失了以前的拘執，在心的深處，隱藏著一陣對於娟子和朱英戀愛的事件的喜悅。在這些剎那間，他想自己儼然是一個歌頌青春底享樂的詩人了。

但是不幸啊！當娟子和朱英走進了那高大的 Palais Oriental 的時候，他便完全消失了。他那詩人的心緒的萌芽。他依然恢復了他的怒意，或是較適宜的一些說，他恢復了他忘却了自已的妒意。

已是黃昏了，街上的燈光人影，組織成了黃色的交響樂。他在 Palais Oriental 的門外略略的遲疑了一會，下了決心進去追蹤個究竟。但進去了後，却無從尋找他們。看看餐室裏還沒有到晚飯的時間，便獨自個到茶點室去略略的進些茶點。

他想娟子和朱英準已開了房間。他如在噩夢之中似的，思想着。頭俯到了咖啡杯邊，咖啡的熱氣一直上，蒸得濕透了他的鼻子，但他不覺得，如在噩夢中似的，思想着：

「啊！遲了！」

怒意從心底湧上來。他隨即掣出了紙筆，在草地寫了一個字條：

學生朱英，荒棄學業，屢戒不悛，難期造就，即日起凡本教授所主講各科均停止其學籍，此佈。

寫好了，又斟酌了一遍，便摺起揣在衣袋裏，付了錢，匆匆的出了 Palais Oriental。

他的本意是想到大學裏，把條子交給教務處，當夜貼出的。但當他走出門時，他才覺得時候已很遲了，距離大學又很遙遠，況且這時教務處也早已沒有人在那裏辦公。於是祇得很納悶的獨自僱了一乘洋車回家。

晚飯後，他不看書，也不和妻談話，獨自癡呆地思想着，坐在椅兒上，等待着，等待着娟子。

「啊！遲了！」當妻不在室內的時候，他有幾次也自己向自己很輕聲地幾乎只辦出唇吻翕動地說。

過了十點鐘，過了午夜，巷中擊着木梆，叫留心火燭的人也來過了。妻已經自去房裏安歇，燕村教授還是這樣的癡呆地思想着，坐在椅兒上，等待着，等待着娟子。

「啊！遲了！」有時候說。

.....

門鈴響了，燕村教授如同一頭獵犬似的從椅兒上一躍而起，跑到外面去開了門。

「回來了！」他說。

「回來了，」娟子紅着臉，低着頭很輕聲地說。似乎已經覺得了燕村教授的語中包含着的意味了。

娟子隨即謝了燕村替她開門，一逕走上樓去到她自己的房間裏去歇。燕村教授依舊懶洋洋的回了他那孤寂的書室裏。在那裏，沒有一些聲息，只有桌上的小時鐘的聲音，沒有一些美觀的顏色，只有灰暗色的各種書面書脊，沒有一些兒情感，只有一枚小小的石膏女像裝點着一副不自然的微笑。是個幽沉的書室，尤其是在夜深的時候。

燕村教授坐了一會兒，便站起身來，一股至高的力授於他一個意志，他蹣手蹣腳地上樓來，在娟子臥室的窗外悄悄地站立了幾分鐘，聽裏面兀自還有聲息，知道娟子尚未安歇。他便叩着娟子的房門。

「誰？」裏面低聲地問。

「我。」

娟子把房門開了。說：「燕哥還不會睡嗎？時候已經很遲了。」

燕村含糊地答應了兩聲，看娟子外衣已經卸去，身上披着那件紅絨衫，好似剛要上床的模樣。燕村瞧着她，眼睛凝住了，許久不做聲息，只是一步一步的走進她的臥室。娟子也一步一步的

當蕪村走進的時候往後退，直到了臥室的中間，她的眠床旁邊一隻桌子的右方。

娟子很驚異地睜大了她兩隻具有魔力的眼睛道：「蕪哥有什麼事？」

蕪村忽然轉變了臉色，很嚴厲地道：「沒有什麼事，來問你……」

「問我什麼？」娟子異常驚駭，她爲蕪村這樣疾言厲色所恐嚇，眼眶兒紅紅地說。

「你今天去接了朱英嗎？」

「是的。」

「你又送他到旅館？」

「是的，」娟子很奇怪看蕪村這般問，她沒有知道蕪村會追蹤着他們。

「後來又到那裏？」

「沒有出去。」

「沒有出去，那麼在旅館裏？」

「是。」

「到這時候回來，從旅館裏？」

「是。」

「好，你們是恐怕我破壞，所以趕這個機會的，是不是？」

「燕哥，這是什麼意思呀？」娟子很詫異的問。

「什麼意思！就是說你已經給了了朱英，不止精神一方面了。」

「啣呀……」娟子才懂得了燕村的意思，她哭泣了。「燕哥，你不怕侮辱了人嗎？」

「我真的侮辱了人嗎？……我不過要問你一個明白，我並不沒有道德的輕視或批判，對於你，你們喜歡如此，除了你們自己之外，沒有第三個人可能抑制。但……」

「但是我並不會如你所臆料，只因爲和他談話多了，所以回來得遲了些。我們還是保守着絕對的純潔，我可以對燕哥立誓……」娟子很慷慨地說。

「不用立誓，這事情於我也沒有什麼關係。」燕村淡淡地說着，便在桌旁一個長椅上坐下。燈光下，他四顧室內，梅花很雅韻的安插在膽瓶內，精妙的油畫掛在壁上，書桌整齊地堆着幾冊雜誌，斜置着幾枚照片。妝臺上陳列着好些化妝品，滿屋子放散消魂的香味。

「真是一間美人的臥室啊！」燕村微微的嘆息着想。

在同一的燈光下，他又看娟子披着紅衫，愈顯得臉上紅潤，頗有些卓絕的豐度地斜倚着桌子，手裏拈弄着桌上的小陳設物，時常很驚疑似的斜溜過眼光來看燕村，頗覺得對於他的沈默

無言地聽她有些羞羞澀澀的。

「來，娟妹，請坐到這邊來，我和你講。」終於燕村放下了嚴肅的臉色，和顏地向娟子說，手拍着長椅的空着的一端。

娟子很懷疑地，但又似中了燕村的說話中含着的魔力似的，不期慢步走了過來，和燕村並坐在那長椅上，張大了兩眼呆望着燕村。

「娟妹，我問你，我和你究竟有什麼關係？」燕村裝着一種癡軟的神情，完全消逝了大學教授的尊嚴。

娟子不覺得微笑着輕輕地道：「誰不知道我們是表兄妹。」

「那麼我和朱英究竟有什麼關係？」燕村教授又問。

「師生罷了。」

「那麼你和他有什麼關係？」

「……………」

娟子臉紅着，凝視着燕村，頗怪他語無倫次似的。

「娟妹。」他叫着她，將身子近了她些。「你看我比朱英如何？」

娟子逐漸的有些領會得燕村教授的意旨，她對於他這時的變態，頗覺得發生了恐慌。她站起身來離開了燕村。

「燕哥，你莫不是患病了嗎？我看你應當早些安歇了。」她戰顫着聲音很憐惜他似的說。

但燕村教授却依然很興奮地拍着長椅一端道：「你不要怕，你爲什麼離開這裏，你怕我嗎？來，你來坐在這裏。你聽我講……」

娟子是極度的窘迫了，她走向房門邊，想開門出去。

燕村迅速的站了起來，擋住了她，不讓她出去。

「燕哥，怎麼呀……」她兩眼含着眼淚，異常恐怖地望着他。

「你不懂白嗎？娟子，我這樣的……」如狂獅一般的燕村很沈重的在他口中吐出這半句話之後，便搶一步上前把娟子抱住了。伸手便去解她的紅絨線衫，從那裏透出來魔網似的一股香味和熱氣。

她竭力的掙扎着，不得不高聲地呼叫了。當紅絨衫給燕村解了的時候，她從他手臂中滑了出去，逃出了房門。燕村神經完全錯亂的了，當她用全力脫逃的時候，抱着她的紅絨衫直撲上她的臥床。他把紅絨衫裹住了頭躺在她的床上。

立起來時，娟子已不見了。膽瓶裏，梅花零落了滿地。妻兩眼朦朧，但是盛怒地站在床前。

毀滅

(選自娟子結婚)

朱自清

六月間在杭州，因湖上三夜的暢遊，教我覺得飄飄然如輕煙，如浮雲，絲毫立不定脚。當時頗以誘惑底糾纏爲苦，而亟亟求毀滅。情思既涌，心想留些跡痕，但人事忙忙，總難下筆。暑假回家，却寫了一節；時日遷移，與致已不及從前好了。九月間到此，續寫成初稿；相隔更久，意態又差。直到今日，才算寫定，自然是沒甚氣力。只心思尙不會大變，當日意境，還能竭力追摹，不至很有出入罷了。姑存此稿，備自己的印證。

一九二二年，一三月九日，記於台州。

躑躅在半路裏，垂頭喪氣的，是我！五光吧，十色吧，羅羅在咫尺之間：這好看的呀！那好聽的呀！聞着的是濃濃的香，嘗着的是膩膩的味；况手所觸的，身所依的，都是滑澤的，都是鬆軟的！靡靡然！奈何這靡靡然！——被推着，被挽着，長只在俯俯仰仰間，何曾做得一分半分兒主？在了夢裏，在了病裏；只差清醒白醒底時候！白雲中有我，天風底飄飄；深淵裏有我，伏流底滔滔；只在青青的，青青的泥土上，不曾印着淺淺的，隱隱約約的，我的足跡！我流離轉徙，我流離轉徙；脚尖兒踏呀，

却踏不上自己的國土！在風塵裏老了，在風塵裏衰了，僅存的一個懶懶的身子，幾堆黑簇簇的影子！幻滅底開場，我儘思儘想：「親親的，雖渺渺的，我的故鄉——我的故鄉！回去！回去！」

雖有茫茫的淡月，籠着靜悄悄的湖面，霧露濛濛的，霧露濛濛的；髻髮鬆鬆的，羣山，正安排着睡了。螢火蟲在霧裏找不着路，只一閃一閃地亂飛。誰却放荷花燈哩？「哈哈……」「嚇嚇嚇……」夾着一縷低低的簫聲，近處的青蛙也便響起來了。是被搖蕩着，是被牽惹着，說已睡在「月姊姊底臂膊」裏了；真的，誰能不飄飄然而去呢？但月兒其實是寂寂的，螢火蟲也不會和我親近，歡笑更顯然是他們的了。只有簫聲，會引起幾番的惆悵；但也是全不相干的，簫聲只是簫聲罷了。搖蕩是你的，牽惹是你的，他們各走各的道兒，誰理睬你來？橫豎做不成朋友，纏纏綿綿，有些什麼！孤另另的，冷清清的，沒味兒，沒味兒！還是掉轉頭，走你自家的路。回去！回去！

雖有雪樣的衣裙，現已翻翻地散了，髻髻清明日子燒贖的白的紙錢灰。那活活像小河般流着的雙眼，含蓄過多少意思，蘊藏過多少話句的，也乾涸了，乾到像烈日下的沙漠。漆黑的髮成了蓬蓬的秋草；吹彈得破的面孔，也只賸一張褐色的蠟型。泥花一般的笑是不見一痕兒，珠子一般的歌喉是不透一絲兒！眼前是光光的了，總只有光光的了。撇開吧，還撇開些什麼！回去！回去！

雖有如雲的朋友，互相誇耀着，互相安慰着。高談大笑裏，透了多少的時日；而啖啖底豪邁，遊

蹤底密切，豈不像繁茂的花枝，赤熱的火焰哩！這樣被說在許多心裏的，誰還能相忘呢？但一丟開手，事情便不同了：翻來是雲，覆去是雨，別過臉，掉轉身，認不得當年的你！——原只是一時遣着興吧了，誰當真將你放在心頭呢？於是祇賸了些淡淡的名字——莽莽蒼蒼裏，便留下你獨個四圍都是空氣吧了，四圍都是空氣吧了！還是摸索着回去吧；那里倒許有自己的弟兄姊妹，切切地盼望着你。回去！回去！

雖有巧妙的玄言，像天花的紛墜；在我雙眼底前頭，展示渺渺如輕紗的憧憬——引着我飄呀，飄呀，直到三十三天之上。我擁在五色雲裏，灰色的世間在我的脚下——小了，更小了，遠了，幾乎想也想不到了。但是下界的罡風總歸呼呼地倒旋着；吹入我絲絲的肌裏！搖搖蕩蕩的我倘是跌下去呵，將像洩着氣的輕氣球，被人踐踏着頑兒，祇餘嗤嗤底聲響！況倒捲的罡風，也將像三尖兩刃刀，劈分我的肌裏呢？——我將被肢解在五色雲裏；甚至化一陣煙，鼻鼻地散了。我戰慄着，「念天地之悠悠，……回去！回去！」

雖有餓着的肚子，拘攣着的手，亂蓬蓬秋草般長着的頭髮，回進的雙眼，和輕輕的脚，尤其是虛弱的心，都引着我下去，直向底裏去，教我抽煙，教我喝酒，教我看女人。但我在迷迷戀戀裏，雖然混過了多少的時刻，只不讓步的是我的現在，他不容你不理他！況我也終於不能支持那迷戀人

的，祇覺肢體的衰頹，心神的飄忽，便在迷戀底中間，也潛滋暗長着哩！真不成人樣的我，就這般輕輕地速朽了麼？不！趁你未成殘廢的時候，還可用你僅有的力量！回去！回去！

雖有死鬚髯像白衣的小姑娘，提着燈籠在前面等我，又鬚髯像黑衣的力士，擎着鐵錘在後面逼我——在我煩憂着就將降臨的敗家底凶慘，和一年來骨肉間的仇視，（互以血眼相看着）底時候；在我爲兩肩上的人生底擔子，壓到不能喘氣，又眼見我的收穫渺渺如遠處的雲煙底時候；在我對着黑魃魃又白漠漠的將來，不知取怎樣的道路，却儘徘徊於迷悟之糾紛裏底時候；那時候，她和他便隱隱顯現了，像有些什麼，又像沒有——憑這樣的不可捉摸的神氣，真夠教我向往了。去，去，去到她的，他的懷裏吧。——好了，她望我招手了，他也望我點頭了……但是，她和他正都是生客，教我有些放心不下；他們的手飄浮在空氣裏，也太渺茫了，太難把握了，教我怎好和他們相接呢？泥死之國又是異鄉，知道牠什麼土宜喲！只有在生之原上，我是熟悉的；我的故鄉在記憶裏的，雖然有些模糊了，但牠的輪廓，我還是透熟的！——哎呀！故鄉牠不正張着兩臂迎我麼？瓜果是熟的有味，地方和朋友也是熟的有味；小姑娘呀，黑衣的力士呀，我寧願回我的故鄉，我寧願回我的故鄉！回去！回去！

歸來的我掙扎，掙扎，撥煙塵而見自己的國土！什麼影像都泯沒了，什麼光芒都收斂了；擺脫

掉糾纏，還原了一個平平常常的我！從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頭看白水，只謹慎着我雙雙
的腳步；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腳印！雖然這些印跡是極微細的，且必將磨滅的，雖
然這遲遲的行步，不稱那迢迢無盡的程途，但現在的平常而渺小的我，只看到一個個分明的腳
步，便有十分的欣悅——那些遠遠遠遠的，是再不能，也不想理會的了。別耽擱吧，走走！走！

(選自小說月報)

葉羅提之墓

郭沫若

葉羅提七歲的時候還在家塾裏讀書。

有一天他往後園裏去，看見他一位新婚的堂嫂，背着手立在竹林底下。

嫂嫂的手就像象牙的雕刻，嫂嫂的手掌就像粉紅的玫瑰，嫂嫂的無名指上帶着一個金色的抵針。

竹筍已經伸高了，籜葉落在地上，被輕暖的春風吹弄作響。

嫂嫂很有幾分慵倦的樣子——到底是在思索甚麼呢？

他起了一個奇怪的慾望：他很想去捫觸他嫂嫂的手，但又不敢去捫她。

他的心機就好像被風吹着的竹尾一樣，不斷地在乳色的空中搖盪。

每年春秋二季全家上山去掃墓的時候，

葉羅提的母親和嫂嫂們因為腳太小了，在山路的崎嶇上行步是很艱難的。

他爲要親近她的手，遇着上坡下坡，過溪過澗，便挨次地去牽引她們。

中。

牽到她的手上的時候，他要加緊地握着她，加緊地。他小小的拇指埋在她右手的柔嫩的掌

——嫂嫂，你當心些呀。

——多謝你呀，弟弟。

（啊，崎嶇的山路可惜還嫌少了呀！）

這樣的幸福在葉羅提十三歲以後便失去了，他在十三歲的時候便進了省城的中學。

（感謝上帝呀，嫂嫂已經生了兒子了。）

年暑假回家從嫂嫂手中接抱她的兒子，他的手背總愛擦着她的手心。

那一種剎那的如像電氣一樣的溫柔的感觸！

——嫂嫂，孩子又洒了尿了。

——哦呀，又打濕了叔叔的衣裳。

嫂嫂用自己的手巾去替他揩拭的時候，他故意要表示謙遜，緊握着她的手和她爭執。

葉羅提讀了不少的小說了。

堂兄不在家，他到嫂嫂房裏閑談的時候，嫂嫂要叫他說書。

他起初說些「伊索寓言」，說些「天方夜譚」，漸漸地漸漸地說到「茄茵小傳」，說到「茶花女遺事」，說到「撒喀遜劫後英雄略」了。

說到愛憐濃蜜的地方，嫂嫂也不怪他。

有一次嫂嫂在做針指的時候，他又看見嫂嫂的抵針。

——嫂嫂，你的抵針真是發亮呢。

——我當心地用了好幾年。眼子都穿了許多了。

——嫂嫂，你肯把這個抵針給我麼？

——你真癡，男子家要抵針來做甚麼呢？

——你給我罷，嫂嫂。

嫂嫂瞪着眼睛看他，看了一會又把頭埋下去了。

——好，我便給你。但你要還我一個新的。

「我遠遠聽着你的脚步的聲音便曉得你來了，我的心子便要跳躍得不能忍耐。」

「你的聲音怎那麼中聽呢？我再也形容不出呀！甜得就和甘蔗一樣的。」

「從前我在人面前嘴是很硬的，現在漸漸軟起來了，我聽見人家在說不真的女子的話，我的耳朵便要發燒了。」

「我怕睡了談夢話喚出了你的名字來。」

「我恨我比你多活了十年呀！」

.....

葉羅提從他嫂嫂的口中漸漸地漸漸地聽出了這些話來了。

十年後的春天，同是在後園裏的竹林下面。

嫂嫂懷着第三次的孕身，葉羅提也從中學畢了業了。

十五夜滿月高朗地照着他們。

——我希望這回的小孩子能夠像你呢。

——怎麼會像得起來呢？

——古人說：心裏想着甚麼，生的孩子便要像甚麼的。

——真果像了，你倒要遭不白之冤呢。

——唉，別人的心總愛猜疑到那些上去……你今晚上怎麼總不愛說話呢？你要走了，你還

有甚麼話對我說的麼？

——我沒有甚麼話可說，但是……你假如是肯的時候，我只想……

——你想甚麼呢？

——我想你把你的右手給我……

——給你做甚麼？

——給我……親吻。

——啊，那是使不得的，使不得的！

——你不肯麼？連這一點也不肯麼？……

兩人沉默着了。

——你明天是定要走的麼？

——不得不走了。

——怎麼呢？

——考期已經近了。

——啊，還要進甚麼大學呢？

——不是願意進，是受着逼迫呀？

——受着甚麼人逼迫？

——世間上的一切都好，像在逼迫着我，我自己也在逼迫着我，我好像遭了飢荒的一樣。

——你去了也好，不過……唉，我們……怕沒有再見的機會了。

——那有那樣的事情呢？……

兩人又沉默着了。

嫂嫂像要想說甚麼話，但又停止着沒有說出口來。

——你想要說甚麼？怎麼想說又不說呢？

——唉……我……我……我肯呢。嫂嫂說了，臉色在月光之下暈紅起來，紅到了耳畔了。

她徐徐地把右手伸給葉羅提。

葉羅提跪在地下，捧着嫂嫂的右手深深地深深地吻吸起來。嫂嫂立着把左手緊攏着他的右肩，把頭垂着半面。她的眼睛是緊閉着的，他也是緊閉着的。他們都在戰慄，在感着熱的交流，在暖蒸蒸地發些微汗，在發出無可奈何的喘息的聲音……

如此十五分鐘過後，嫂嫂扶着葉羅提推起來，緊緊擁抱着他的頸子，顫聲地說道：

——啊啊，我比從前更愛你了。

葉羅提被猛烈的搶啞喀醒轉來的時候，抵針已經不在他的口裏了。

他在那天晚上接着他堂兄從家裏寄來的一封信。信裏說，他的嫂嫂就在那年的夏天在產褥中死了！死的臨時還在思念着他，謔語中竟說他回到了家裏。

他讀完了信，索性去買了一瓶白蘭地回來，一面喝，一面眼淚潏潏地把他嫂嫂的抵針在燈

下玩弄。他時而把眼睛閉着，淚珠便一點一滴地排落在他的酒杯裏。他把一瓶酒喝得快要完的時候，索性把抵針丟在口中，倒在床上去睡……

看護婦把手伸去替他省脈，意識昏迷的他却在叫道：

——啊，多謝你呀，嫂嫂。

看護婦又把手伸去插體溫計在他的右脇窩下，他又在叫道：

——啊，多謝你呀，嫂嫂。

他病不兩天，終竟被嫂嫂的手把他牽引去了。

因。

醫生的死亡證上寫的是「急性肺炎，」但沒有行屍體解剖，誰也不會知道他的真正的死

(還自塔)

等

凌叔華

「阿秋，這麼早起來做什麼？夜裏你做完了坎肩恐怕也有兩點多了，那裏睡得夠，回頭又要頭痛了。」三奶奶伸出一隻瘦削的手，攀着帳子，望着她的愛女緩緩的說，接著咳嗽一陣，吐了口痰。

「我睡不着了……怎麼，媽媽今兒又有些咳嗽了，別是昨晚着了涼了吧？」阿秋正在屋裏挽起袖子洗臉，很關切的說。「回頭我上市給您再買兩個雅兒梨燉着吃，好吧？」

三奶奶擁着被窩坐在床上，阿秋趕緊走過來掛起帳子，把一枝烟袋放在床前小棹上。

「別買鴉兒梨了，這是老毛病，那裏就吃得好的？况且……」她忽然又咳嗽起來，吐了痰方止住，「况且，現在鮮貨多貴，一片雅兒梨就夠買兩斤多麵。去年我那場病已經花了不少錢，眼瞧還有兩個月便是你的好日子，現在連一件新衣料還沒買。你爹爹一個錢沒有剩下，從前我接些零活兒做，還可以添補家用，這兩年我的眼差了，吃的穿的還不是全靠你一雙手……」她說着聲音啞下去，摸出枕頭底下一條手帕擦眼。

「媽媽，您的好好又難過起來？您咋兒同二孀子談的多快活！您穿好衣服抽兩袋煙吧。」阿

秋陪着笑過去劃著了洋火，點着紙捻，遞到她媽手裏，低聲問，

「媽媽，你猜他今天會不會來？」

「誰？」三奶奶今早上似乎思路異常遲鈍的問道。

「他？」阿秋說着微笑的走回臉盆前面，低了頭挽上袖子去洗臂膊。三奶奶望着愛女的初浴後帶着羞暈的雙頰，迎著晨曦，顯得格外細嫩滑膩，最是那不深不淺的笑渦，半睜不睜的嬌眼，覺得比自己十七八歲時候鏗裏的容顏更加俊俏。她呆呆的望著她的女兒，忽覺一種似粉臉奶的香味充滿了鼻孔，頓使她渾身舒暢。阿秋洗完了手臂，正在開一瓶像粉的東西。

「我想他來，前天他不說今天大概要來嗎？這瓶粉又是他送你的吧？氣味真好。」三奶奶拿起烟袋紙捻，面上平和多了。

「他送的，我自己那裏捨得賣好粉？」阿秋說着露出少女嬌矜的笑容。「外頭打門是送信的吧？一定有他的。」她走去一會兒，手中拿着信跑進來，一邊笑說，

「媽媽，今天下課就來。明天還要我們同他出去好好的樂一天呢。」

「我，明天別是他的生日吧？」三奶奶問。

「不是，也是，他說明天是他的第二個生日。」

「怎叫做第二個生日？」

「媽媽，」阿秋撒嬌的順勢爬在她媽身上細聲道，「我不信你不懂。」

「我頭髮都快白了，那曉得這些新鮮話？」

「難道媽媽也不記得去年我們倆什麼時候認識的？」

「這樣說我倒明白了。秋兒，我們還不如今天先請他吃頓好飯吧。遞那件棉襖給我，等我弄兩樣他愛吃的菜等他來。」三奶奶說着立刻精神上來，也不咳嗽了。

她穿鞋的時候還在自言自語，

「這孩子真個兒得人疼，什麼人情物理都懂得，說話總陪着笑。」她腦子裏立刻顯出一個身段瀟灑，滿面笑容的可愛少年，傍邊站着自己的女兒，穿得光豔俊俏。心裏貪戀着這快樂的影子，手裏縛鞋帶子倒非常慢起來，一會兒忽嘆道，

「要是你爹爹見到他，該怎樣樂呢！」

「見到誰呀，媽媽？」阿秋坐在窗戶口的棹子梳頭，似乎不懂她媽所指的他，臉上得意的神情却掩不住，薄薄的小紅嘴唇的角兒已微微翹起，俏眼那邊已起了一道彎彎的可愛痕子，襯上新擦的胭脂更現嬌媚。

三奶奶那會不明白女兒的心事？因為她現在心裏高興，不期然的想同她開玩笑，說：「我也真不信你不懂！」這聲音嫩了十年似的，從丈夫死後這是她第一次說玩笑話。

她踱到女兒身邊，雙眼裏滿浮着慈和的光，奪過一枝骨頭簪子來，說：

「我替你分，你瞧你分的頭髮多亂呵！這樣好的頭髮，總不捨得擦油。只是你不打扮，你要打扮起來，哼，不是自己誇嘴，王太太的三位小姐都沒有這樣標致。」她的手很愛惜的捏着阿秋的髮輕輕的梳：一次一次的眼却望着小鏡裏阿秋的脸。

「媽媽，我自己通吧。我的頭髮太亂，像您這樣細心通，什麼時候纔完得了？」阿秋覺得她媽的樣子有點好笑，心裏也急了。

「你放心讓我梳吧，現在離他來還早呢。」她的手緊握着那千萬縷光滑細軟的頭髮，臉上現出好似嬰兒不放乳瓶的神色。

兩母女收拾這樣，買那樣的忙了一早上，吃過午飯，三奶奶便躲在狹小的廚房裏剝肉，切菜，和麵，她今天又不許阿秋在廚房幫忙。

「去吧，你收拾屋子去，別在這裏把身子都薰上油腥味兒，怪難聞的。」她向她女兒說。

「媽媽忙不過來，累壞了可怎好？」阿秋站在廚房不肯走。

「怎會忙不過來？你去吧！」一把推她女兒，「再做四樣菜都忙得過來。你爹爹活着我還常下廚房弄菜請客，他沒了後一年，我們家裏便用不起廚子，我自己作飯。說起來正好已經二十一年了。你爹爹死時，你才三歲，……唉！我想到你的爹爹，心裏難過，哭的時候，你姥姥總是勸我，說：『你不要那麼傷心，女兒也和兒子一樣的好女婿還比兒子好呢。』現在想想她老人家的話，倒真說着了。前天他還同你二孀子說讓你們早些辦完事，他就可以同我們住在一起。他在大學堂畢了業就做事，現在已有人聘定了他，每個月可以得一百多塊錢的薪水。那時大家住一塊兒，咳，這是做夢也做不到的喜事！自然那時也用不到自己忙了。」

「那時自然有兩個人伺候你老人家了！」阿秋恃寵生嬌，學着她媽媽的聲調說。

「快去洗洗臉，擦過粉，你看你臉上油烘烘的！」

「油烘烘的怕什麼？」阿秋倚在廚房門口說。

「別叫人家瞧着像個毛丫頭便罷了。這樣子他現在不會挑剔你的，將來慣了，見了婆婆大姑子也這樣，還不叫人家笑話！」

「他的母親同姐姐都不是愛挑眼的人。他說，她們住在鄉下快三十年了，從來沒有同誰拌過嘴，鬧過氣。」阿秋就勢閃進廚房內。

「盼望這是真的吧！」三奶奶放了白菜，切肉塊。「我天天拜神念佛，祝禱這件事。秋兒，你也看出來我從來就沒有像前天你下定时那樣開心說笑。隔壁的張大嫂纔會損人呢；她說我不但面上發紅光像要添福，還說我像嫩了好幾年呢。」她提起菜刀削薑。阿秋走過去想拿過來削，她死也不放手緊拴着。阿秋又說，

「媽媽，我怕累壞了你！」

「叫你出去就出去，好不好？」人逢喜事精神爽，「那裏會累出病了呢？去吧！別多說了。」

三奶奶忙得頭筋都露了，她還不肯說累。阿秋趕緊收拾屋子，預備出他愛吃愛用的東西。

到了兩點半鐘，三奶奶已把菜肴打點好，只等他下學時，趁熱便吃了。又走到堂屋看阿秋擺棹位。

「多擺一張椅子，請請四叔叔，看他來不來。若沒有四叔叔，那選得上這樣好女婿？」

三奶奶後來攏攏頭，洗洗臉，已經是三點半了。阿秋從堂屋走進臥房，從臥房走到堂屋，一回兒曬天氣熱，便脫了新做得的坎肩，忽然有陣小風吹動小院子種的一顆垂柳，枝條輕擺晃着，她看了便說冷，又把坎肩穿上。她的心這時是煩燥死了。

到了五點她們倆都急起來。阿秋滿心委屈，淚漬了眼眶，祇抱着頭嚷痛。

「還是我到大學堂去打聽吧，」三奶奶等的疑心起來。「他說了來一定來，別是他碰了什麼事來不了吧？方才張大娘告訴我，今兒學生們又上執政府請願，想必他也混在那大羣人裏裏面。」

母女商議了好一會子，三奶奶決意到學校查問去。方走到大街上，便聽見街上人說衛隊開鎗打死了許多學生。她心裏猛吃一驚，趕快跑到學堂打聽，門房說他們學校裏死了三個人，有一個是他。

她耳朵聽着覺得有些費力，口中只咕噥着：「我……我的秋兒……」說着眼都直了。

趕到慈善機關的人把她送回家的时候，阿秋已經等的發急，哭過幾次了。看到她媽這個樣子，她倒又急的哭不出來，跑過去抱着她媽急問道：「媽媽，媽媽，你怎麼的了他呢？」說着瞪着兩個大眼冒火似的望着她母親。這時慈善機關的人早溜了出去。阿秋等了半晌，她媽才睜開眼望着阿秋，嘴裏細弱斷續的聲音：「我……我的秋兒……」底下再也接不上了。

阿娥

孫席珍

第一

一

這一天，阿娥姑娘整天躲在那間黑暗的小房中。她將自己的身體蜷曲成一團，蹲在牀腳下；動也不動一動，甚至咳嗽都不敢咳一聲。

是循植着青松和苦子樹的紫紅山的面前，有一帶清溪環流着，溪的那邊，是一望的阡陌和坵壑；溪的這邊，山脚下，並列着七幢破落的瓦房。地名雖然叫陶家隴，卻並未住着一家姓陶的人家；只是西端的一幢是祠堂不算，四家姓陳，一幢比較新的，是十八年前建造的，住着姓金的財主，東端便是王家。這王家，是一字式的破屋五間。大前年王老爹去世的時候，已經以四十千錢的代價將一半賣與金財主的了；金財主有新屋住，不在乎，空着那買來的敗屋；此外的更破敗的一半，王家便自己住着。這天，阿娥姑娘是躲在廚房之西堂屋之東的那破房的後半間裏；她蹲着身子在牀腳下，整天整天不敢出來。

堂屋裏可是異乎尋常地熱鬧。廳和龕依然靜靜地佔住屋角，四隻盛穀的籬不聲不響地倚在龕的旁邊。然而，此外，堂屋的正中，便多了四張方板桌，又多了一十六張條凳。條凳上坐滿了人，陶家隴全村的男人都來了，三里路外的禹港，五里路外的紅牆下，也到了幾個代表。都是赤手赤腳，穿着藍布衫，白布衫；鈕扣雖然鬆着，卻從來沒有用過，只是腰間都胡亂地圍着錢搭——但自然也有例外的，金財主，知書識理的建信店王，和年高德厚的毛頭太公，穿的却都是竹布大衫。他們都是不輕易肯到這里來坐坐的，今天居然也惠然來臨，坐在上首，螃蟹一般懶散，然而，也自然，然而令人覺得他們之威嚴。只有甸園裏的富有店王，却始終沒有來。

他們分頭圍着方板桌，喫酒和喫肉。肉是大塊的，酒也是大盃的；此外便是蘿蔔，便是魚。堂屋裏一片盞筷聲，從每個人的嘴裏，同時又發出一種共同的用舌頭答着味道的咕咕咕咕的聲音。這酒菜，說來也真是簡單得很，每桌一共只有四大盤，但喫完了又得添，添起來又馬上就喫完，這樣一來一回，計算起來也就不省了。晚上還須請女客，開銷也差不多。就是財主請客也不過如此罷，現在却是王家……

在王家，這酒菜是費去了他們財產的大半，所以，小一哥心裏總是好不痛快；但人命關天，不這樣又怎樣呢？前天下午，他還親自噙着眼淚到金財主家去叩過頭，要他開開恩，把贖下的一半

房子抵押三十千錢；昨天，他到甸圍裏去了兩次，一次買了二十幾斤肉和十來尾胖頭魚，一次是挑回來一擔蘿蔔。王老太也眼淚漣漣，燒肉洗魚，蒸糯米做酒，從昨天起一直忙到現在，沒有息下過一刻。

好容易今天請到這一大班客人，忙着端菜端酒，等於端出自己的血和肉來一般，奉獻這些在平時原是一文不值在今日却是天之驕子的赤手赤脚的貴客；一壁還要勉強陪笑臉，說好話……但得來的却是如死的冷淡。

「根瑞哥，不要客氣呀！這酒是白喫的，又不要送禮，樂得多喫些！」

「是呵，不多喫些待怎麼，白喫的酒肉是難得到口的，村坊上能有幾個像我們這樣標標兒的阿娥！」

「我卻只希望多出幾個阿娥……」

「罷呀，老發，你也用不着說嘴，你自稱色中好漢，但眼前這樣一株小白菜，却叫別村的人先拈去喫了！」

「老發，哈哈……」

「哈哈，老發……」

客人們這樣你一句我一句地肆意說笑着。小一哥只把眉頭皺了皺；要是在平時，他早已被口大罵了，但現在，他臉上却即刻又堆起了笑容。王老太不動聲色，好像在聽別人的事情一般，自始至終陪着那副滿是皺紋的笑臉，隨着眼睛望着他們，只等大家把肉喫完了她好去添。只有在房裏的阿娥姑娘，她聽到這些話時，混身抽搐。她並不是羞愧，也不是悲傷，更不是恐懼；只是覺得有一塊笨重的石頭，壓住了她的身體，又覺得有一根燒得通紅的鐵棍，刺穿了她的心。她手足顫抖着，拚命望牀底下鑽。其實，她如果有功夫想一想自己的舉動，難免不會笑出來；望牀底下鑽能夠避免什麼嗎？而且，幾天以來，她也早已有了一萬一如此那就如此的決心，把一切都置之度外的了。但她這時那有功夫想這些，她只是本能地望牀底下鑽，鑽……

終於，毛頭太公慢慢地，氣都接不過來地開口了：「本來呢，這也算不得一回，什麼事。女大，嫁，這也是理所當然。但是，像這樣，不三，不四，究竟也，太不像個話！」

「真是哩，」建信店王說，他是讀過聖賢之書的人，却最會打順風鑼。「王老太，你生了這樣的不肖子女，也真是前世不修今世報！你要曉得，你們的阿娥，做出這樣的事來，敗壞你們自己的門風還不算，連附近三四一十二村的名譽也給她攪壞了！論理，這種兒女，就該打死！是三四年前的事情了，石門趙家便打死過這樣一個不知廉恥的東西，打死了，連棺材都不准給一口，誰叫她

做這種傷風敗俗的事呢？你們總還記得罷？這種人，便是死，也是死有餘辜！唔，是的，死有餘辜！

「死有餘辜，這也是確實的。但一半，也還是由於做娘的管教不嚴；前世少積了陰德。」王老太，我說，今生，你該多修修……」

毛頭太公的這番話，分明很寬容地給了王老太插嘴的機會；於是，王老太便走前幾步，抖抖衣衫，先支持起苦笑的脸，向着大家喃喃地說：「是的，毛頭太公，千錯萬錯，總怪我不好！我也不曉得在前世作了什麼孽，這世菩薩罰我生出這樣一個不爭氣的畜生來！這種畜生，打死是應該的，還只怕大家不屑動手呢。但是……（她終于忍不住嗚咽起來）我也沒有臉向各位訴說了，只望各位慈悲，饒她這畜生一條狗命……」

這樣大膽的話，從王老太的口裏說出來，倘若是在喫酒之前，那早該有人如勇士一般地衝上前去堵住她的嘴的了；幸而這是正喫着酒的現在。大家既然肯來喫酒，那便是承認准許了她以寬恕的了；不用說，這當中，自然也還是全憑着金財主，毛頭太公和建信店王的斡旋和疏通的力量。所以，王老太竟敢於開口說話，別人對她也可以沒有舉動，只是報之以零零落落的幾聲冷笑罷了。

「建信店王說得好，」一直沒開過口的金財主說罷了，冷笑聲便也即刻在他的語聲中煞

住。「死有餘辜，誰說不該呢！但是，真的把她弄死，我們也犯不着。既然王老太這般說，看王老爹生前的面子，就饒她一條狗命罷！不過，我們村坊上，却也決不能再讓這種傷風敗俗的人住下去了，該叫她趕快滾走才是！」

「也說得是，事已如此，打死她，還不是徒然；還是叫她趕快滾走罷！」毛頭太公一壁咳着一壁說。接着，建信店王又打了一回順風鑼。

既然是金財主說了，大家自然不敢再道半個不字；雖仍肆無忌憚地說笑着，但比剛纔確乎要收斂些了。王老太臉上這時才現出死過去而活轉來似的神色，連連向金財主、毛頭太公和建信店王叩過頭，又向大眾謝罪……

然而，躲在房裏的，儘望牀底下鑽的阿娥姑娘，聽到這是赦免她了，却也並不快活。她知道，否則應該死的，現在是可以不死了。死許是可怕的事情，但她沒有領略過死的滋味，所以她也終於不明白死的究竟，只覺得是那樣的渺茫的……可是，她想到，她馬上須得離開這裏，離開母親，離開一切，而須被帶到大海一樣陌生的不知那裏去，於是，她更加顫悚了。

她把頭略略望床外伸一伸，是在探索着什麼，是希望能在這十幾年來生活着的家裏，找出一個可以暫時給她存身的地方。但她立刻知道這是錯了，她很有自知之明，她想到，現在的她，是

已經和從前的她成爲截然不同的兩個了。

二

兩個月以前，還是早春。雖然是早春，天氣却是那樣醉醺醺，彷彿天地都伸開了臂膀，要將世界上的一切都攔入牠們的懷抱內，請他們去喝一杯葡萄酒一般。

是下午，她從禹港回來。她從來不會見過這樣的好天氣。枯草已吐出了綠意，多年的老樹即今又着了芽，太陽光裏的小麻雀，比人們的講神聖戀愛還要露骨地，各自在選擇着配偶，親嘴調情。眼前的一切都是向上的，滋長的，眼前的一切都透露出新的生機。在這大氣的陶冶中，她也想做些什麼了。這什麼倒底是什麼，是怎樣，是好呢還是壞呢，她完全不知道。她只覺得，她也想做些什麼了；然而，她終於又想不起該做些什麼；只是好像被遺忘了的，忽忽的，那般不可捉摸……

她這樣想着，脚步便自然而然地放慢下來，臉上覺得一陣熱刺刺。她不懂這熱刺刺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然而，她便趕緊低了頭，加速度望前走，恍惚地，下意識地覺得，後面似乎跟着一隻狼一類的東西。

「阿娥——姑娘，」那邊發出清脆的一聲。

她更加慌張了，但一雙腳，却不由自主地站住了一下。四邊都是山，山上滿生着常青樹，找

不出聲音的來源；抬頭望望天，天上飛着兩隻繞日的鶴。她這時略略明白自己之所以慌張的緣故了，抹抹臉上，也還是熱刺刺的；她猜想這是她自己的疑心，其實是什麼都沒有，便仍復低了頭望前走。

「阿娥——姑娘，」那聲音却更加來得清晰了，彷彿就在她面前；她站住，四邊一顧，可是，依然什麼都沒有。

她正想繼續望前走的時候，聽到背後又是一「阿娥姑娘，是我！」的一聲。她回過頭去，定睛看，只見那常青樹蔭中，枝葉動了動，慢慢地露出一個人的半身，又慢慢地露出全身來；是穿着新的條紋布長袍，元青馬褂，戴着紅頂小帽的二十歲左右的城市風的鄉下美少年。她認識這是甸圃裏富有店王的兒子，因為生下來時候五行中缺了金，所以取名字叫做阿鑫的。

「阿呀呀，是你呀？可真把我嚇壞了——你是從那裏來的呢？」

「我嗎？」阿鑫笑：「剛從鎮上回來，遠遠望見你在這裏，故意試你一試……」

「你這促狹鬼！把人家嚇死了怎麼辦？」她舉起手，裝出要打他的模樣，說：

「嚇死嗎，賠命！」說時樣子突然規矩起來。「阿娥姑娘，我有一句要緊話告訴你……」

「你說。」她斜瞅着他。

但他似乎反而羞澀了，啞啞地說了半天，只說出一個「我……」字，却姪妮地伸過手去拉住她的手。

「你這做什麼？」她急忙掙開他的手。然而，從他手裏傳過來的一道電流，已迅速地傳佈到她的全身，她頓時混身覺得發熱，四肢似乎麻痺了，要想離開他，却又不能離開他。

阿鑫忽然勇敢起來，緊緊地把她摟住，鑽進樹林中去。她這時隱約覺得剛纔想做些什麼的，那什麼快要來了，但自己却已失了支持和抵抗的能力，不做聲，一切聽憑於他。

他在樹蔭中坐下，她的頭恰好倒在他的懷裏。她閉着眼睛，氣喘得很急。讓他的手伸進她的衣服中，探察她心跳的速度。她仍然不做聲。閉着的眼睛裏，這時一陣一陣地幻出七色的彩虹來，使她頭腦暈漲，但她仍然不做聲。

突然，烏鴉「×Y——」的叫了一聲。阿鑫的手恰好停在她的褲腰邊，似乎也受着震動，微微顫悚了一下。

「阿鑫，這個使不得……媽知道了會打死我的呵！」她說。眼皮稍稍展開了一點，又昏昏沈沈地閉攏了。

「不要緊，有我呢！」他的語聲分明也有些發抖，但又分明潛蓄着一種力量。他擰下頭來，將

嘴唇貼着她的嘴唇，又貼到她的臉上，她的頸間……

她無力抵抗，她並不掙扎，她由他，她都接受。

樹蔭中一陣斷斷續續的，秋風打着蘆葦似的，嚶嚶嗶嗶的聲音。

……

約摸一刻鐘，阿鑫起來，又替她扣好衣服。她疼痛，她昏沈，她如剛從夢幻的仙境中出來一般，不可解脫地迷醉地升沈在那裏面；似乎有一種偉大而又堅強的力量，把她緊緊地縛住，使她甘願屈伏，做俘虜，做奴隸……

「阿娥，怎麼了？」回到家裏，王老太一見她的神情，慌張地問；又伸出那隻被風吹乾了似的手來，摸摸她的覆着零亂的短髮的前額。「頭上發燒，敢是受了寒？」

「有些難過……」她含糊地說着，一直走進房裏，便爬上了床。

三

在她意想之中的，隨時可以發生，但又不知在何時發生的事情，終於發生了。這以前，她每次從他那里得到了些滿足以後，她必提心弔膽地等待着，雖是等待着却又不希望其來，而明知道這是總有一天要來的那事情，終於來到了。

這事情是一件災禍，阿娥姑娘是早已這樣認定了的；但她同時又相信，在這災禍臨頭的時候，馬上也必定會有一個勇敢的壯士挺身出來，將災禍的重担完全放在自己身上，而把她從災禍的海中拯救出來。倘若如此，那是爲她所不願意的，她情願各分災禍的一半。因此，她希望這災禍還是不要來的好。

然而，災禍也終於來了。事情是發生在喫酒之前的三天的下午，可是和她所懸揣的又恰恰相反。

是在那不很高的紫紅山的背後，還有一坵山；這山的名字是早已被人們遺忘的了，只是半山腰上有一座山神廟，長年總是躲在斜陽影裏，獨自冷冷清清地站着。路是羊腸一般，到處鋪滿着淺草。除到石門去的人可以由這里走，比較走大路少兩里以外，平時總不大見行人；樹木雖很茂密，但因所有權的關係，不是任何人可以來採伐的，所以便是樵夫也很少到這里來。經過這里，往往令人感到陰森，但同時在別一意義上，也自有另外的好處，這里一言難盡。

……
這天，一向只在附近山上砍柴的麻子老德，忽然與致大發，壯着膽子，獨自爬進叢谷深山裏去砍柴。他回來的時候，恰好太陽向西，正對照着山神廟前的紅牆；他把柴担放下，就在廟門檻上

坐下，拿出潮煙管，燃着火絨，便嘶嘶地吸起煙來。

他忽然似乎寒顫了一下，趕緊把潮煙管塞入腰間，取出鏢刀在手，擺好步勢。他聽背後的樹林中，隱約傳來瑟瑟的響動，猜想許是豺狗，預備和牠奮鬥。

但等了好久，豺狗還不見出來，樹葉却還在顫動。他想此刻即使趕緊挑起担子回去，也難免被牠尾追在後面而遭襲擊的罷，既然如此，倒不如取進攻的形勢，逗引牠出來，和牠拚一個你死我活的來得直截了當。他籌思着，便從山徑上檢起一塊鵝卵石，放在手掌上丟了兩丟，便向着廟背後的樹林中擲去。

豺狗還不見出來，他心裏可真有些看惱了，但過了一回，却見一個人望樹林那邊飛奔着竄去了；看神情，頗有些像阿鑫。他立刻明白豺狗之所以不即刻出來的原因了，其所以不出來者，當然是因為正好抓着了阿鑫；現在經他這一下，救出了阿鑫了，明天豈不還可以到富有店王面前去邀功呢？這樣盤算着，索興一不做二不休，便鼓起精神，却又特別謹慎，蹣蹣跚跚地夜行軍似地向樹林中前進。

他大喫一驚，至於連手裏緊捏着的鏢刀都幾乎掉在地上了，他瞥見衣履不整，零亂的髮髻上還沾着細碎的落葉，懶散地躺在地上的，是阿娥姑娘。一切疑慮完全消釋，他以為樹蔭中藏着

的是凶惡的豺狗，不料却是一隻伏罪的羔羊！

憤火即刻望頭頂上直沖出來了，他瞪住眼，劈臉便向她兩個巴掌打過去。他冷笑：「哈，阿娥，你做得好事！」

她跟踉了一下，但又掙扎住；她不做聲，但眼光裏又明明含着哀求和乞憐的成分。

「好不要臉，竟在這里勾引野男人！」她的臉上又受着清脆的一掌……

此後的事，阿娥姑娘便完全模糊了；不知怎麼一來，她便順順從從地在麻子老德的監視下跟着回村坊去，又是怎麼一來，村坊上便全局擾亂起來，四邊即刻圍攏許多眼睛，除外母親的眼光是悲哀和憤怒，她分明地記得外，此外是些什麼，是冷刻，是鄙夷，是熱罵，是憎恨……她一概都辯不清。竹枝和木棍接連和她的肌肉接觸着，但她完全麻木了，她不覺得疼痛，更不用說羞媿和傷心。她昏沉，她只想鑽進土裏去，如果土裏有讓她鑽進去的可能的話。

要來的事情便這樣來了，她明知決不是偶然的；遲早總不能避免，又何必一定要避免牠呢？反正人總有一死，而這個，最了不起也不過死罷，她這樣想着，便一切都承担了……

清醒過來後，她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了，却是因為事情之來竟完全出於她所懸揣的以外這一點，反而使她若有所失。她是這樣地奇妙莫測呵！她原以為他定會把災禍的重擔完全挑去，這

是她絕對不願意的，她定要從他那里搶回一半；但是，現在，他不但將一半還給她，還將另一半也送給她了。本來，她宜乎應該就此滿足了，但她却反而因此若有所失起來。

於是，她想掙脫這若有所失。然而，她連這也不能。似有一塊笨重的石頭，壓住了她的身體；又似有一根燒得通紅的鐵棍，刺穿了她的心。

四

三天的時光也終於糊裏糊塗地過去。阿娥姑娘是昏沉，是想避免人們的種種惡毒的眼光，是若有所失，但她却不願自動的去死——除非人們要置她於死地，那麼，她自然也只有毫無反抗地俯首接受。

現在，大家可是赦免她了，但她也並不快活。所有戀舊的心情雖已明知無望，便是現在，她即使想在這一向住着的自己的家裏如意地起來走一回，也已是不可能。男賓還沒有散盡，女賓又接着來補上空位了；而況，肚裏又非常地饑餓起來，廚房雖就在間壁，但她知道，決沒有一個人會替她送飯來的。

款待女賓，直到黃昏上了東山頂上的時候，纔完事，她們也陸陸續續地散開，各自回家。這當中，也和上午請男賓一樣，一切的笑罵都依舊。只是，女賓席上富有媽媽也來了，使她的原先已是

若有所失的心窩上，又平添一番難受。

富有店王是怎樣一個人，只要聽了他的名字，也可以想像得一點出來的罷。無疑的，他是禿頭，大肚子，短腿，走起路來好像陀螺一般地團團打滾。如果有人說他是一隻公豬，那麼，富有媽媽便可以說是豬婆。她和富有店王是，無獨有偶，一模二樣。這種恩愛夫妻，纔真不愧爲五百年前結下的良緣。

當王老太遠遠望見山坡上，糯米湯團似的她的影子向着這邊移動過來的時候，手裏早已捏住了兩把汗。但影子一點一點地近來，富有媽媽的青緞襖，青緞裙，一臉橫生的肌肉上所表現出來的怒容也漸漸看得清晰的時候，却又立刻露出一口烏黑的牙齒，掀起上唇，鼻子可是緊緊地有人捏着一般，這分明是勉強的陪笑。她這樣迎上去。

富有媽媽一過石橋，便在屋前的空場上，望前衝兩步，後望退一步地，搭着手掌，插一插腰，又指着王老太，張開了嘴，大罵起來：

「你這不要臉的下作娼婦，有了你這樣的娘，才會生出這種不要臉的女兒來！你這老婊子自己是偷不着人的了，賤不過，還要指使小婊子沿路拉人——哈哈，虧你還有臉見我——我說你們既然生得這樣賤，爲什麼不到石頭上去磨磨？我的兒子是清白身子，是拜了孔夫子讀過書——

來的，你們却想盡方法去勾引他！騙了他的錢還不算，還要作踐他，我今天非要和你拚這一條老命不可……」說着便用全力將生着雙下巴的闊腦袋猛撞了過去……

鄰人以及來賓們，圍成一個不整齊的圓圈，好像看把戲一般，心裏一半是痛快，一半是緊張。從中自然也有好心腸的人，看不過，便假意勸着富有媽媽；富有媽媽一看全家奶奶也在裏頭，仗了他的面子，這纔算被勸進堂屋裏坐下，但嘴裏依然「糟蹋了我的兒子，從此他一世不得出山了，我一定要和這老畜生拚命！」的罵個不休。

本來已是若有所失的阿娥姑娘，躲在牀底下，腰骨背筋早已痛得難堪，這時聽到富有媽媽的怒罵，簡直要昏厥了。她在夢似的境地中，即刻理會得，男人之所以爲男人，男人之所以值得珍貴，卽此也可以看出一斑了。世界上任何事情，男人們做了原都是平淡的，倘若一涉及女人，那麼這女人便是大逆不道了！「總之不該做女人，」每當左鄰右舍的兩口子們吵架以後，這句話是時常可以從喫虧的一方面的口裏聽得見的。她知道自己也是女人之一，所以自己現在正做着罪犯這件事，她倒也並不怨恨，她很明白，女人是應當到處喫點虧的。但是，想到阿鑫，他實在太沒有出息呵！他是男人，他是如此地值得尊貴，倘若他來把這罪惡的擔子完全挑去，什麼大不了的，事都該完了罷？阿鑫是個自私的男子，她把他確切地認定了，又轉恨起阿鑫來。但是，男子都是

自私的，自私的男子決不至阿鑫一個；而且，即使偶爾有一兩個除了自私以外也願以些微的慈悲心賜給他所玩弄的女人，要來從女人身上挑去罪惡的擔子，那也決計不能爲社會所允許的這一層，阿娥姑娘是絕對不會想到。

於是，她想，對於阿鑫，倒不如將來尋個機會報復報復他罷，別的男子，大概都不至於像阿鑫似的祇知道自私；她要盡終身的精力，去尋覓一個忠心的男子，倒在她的懷裏，把平生所遭遇的苦痛，通通都訴說給他……她的胸襟忽然又開展了些，外間富有媽媽和別的女人的笑罵聲在她好像隔得很遠了。

但思潮是這樣地起伏無定，她即刻又轉了念頭：這一去，眼前一個親人也沒有，飄來飄去總只一個人，蒼蠅一樣亂鑽，能夠在那里很容易地找到落脚處嗎？所有聽到的，見到的，將都是不習慣的事物，這些，對於她，將會懷着什麼感想呢？「四海爲家」這句話，阿娥姑娘是從未聽說過的，即使聽說過，她也決不能懂得這古雅的話裏所含的意義。她只是無舵的孤舟在日暮的海上浮泛着一般，驚惶地，又是希望地，漫無歸宿地胡思亂想……

王老太拿了青油燈，蹣跚進這黑暗的房中來，叫她喫飯，她纔興奮了些。整整蟄伏了一天的身體，這時似乎失卻了一切的本能，連站起來都費盡了大勁。肚子剛纔是飢餓的，却因餓得太過了，

反而什麼東西也喫不下；慢慢地咀嚼着，也終於嚼不出飯的味道來。

屋後的樹林中，怪鳥吱吱地叫起來，其中還有貓頭鷹，時候已經到了半夜。王老太還不睡，替她捲好被褥，又把包裹摺疊定當。想了一想，還忘記放進兩雙襪子，便又把包裹打開；過一會，又從破廚裏找出一件布衫，於是，重又打開了包裹……

春天的夜，本來不很長。遠處的雄雞開始叫第一聲，第二聲，第三聲，四圍的也跟着轟動了。王老太叫醒了小一哥，喫了湯飯，便一壁點起燈籠，一壁悄悄地叫阿娥姑娘坐上小車。

「阿娥，你要知道，這不是我做娘的狠心，是你自己弄壞了……」王老太哭着說；似乎後面正有着許多凶惡的臉追趕着一般，她不敢放聲，只是哽咽。「你這一去，諸般事情要小心；此後只要自己爭氣，做娘的也可以放心了。你也用不着記挂我，只當我已經死了罷！這一世見不着，下世或許還有相覓的一日……」

王老太哭着一路送到樟樹下，也便是大路口。離家約摸已經半里多，她終於只有硬一硬心站住，癡癡地望着獨輪的唧唧聲逐漸遠去；黃豆似的燈籠的火光，帶去了她的祝福和想念，在夾道的黃泥崗裏消失了。

至於坐在車上的阿娥姑娘，她也低着頭哭泣，直到泣不成聲。天上片片零落的野雲，恰似她

的割碎的心，在渺茫中飛舞……

第二

阿娥姑娘心裏七上八下地懸揣着的那些事情，又都錯了，這在她到了城裏以後，才知道。

一路上盡是油棗花黃和芥花的香。除了村坊上的幾隻狗，間或向他們狂吠幾聲以外，路邊擺攤的老頭子和老婆子們，個個都笑嘻嘻地向他們打着招呼。她想這些人大概都是和小一哥相識的，便也不很介意。但到了城門口的小茶館裏，歪嘴茶博士居然也是那麼和氣地，對着他們說「辛苦了，坐一下去！」並且絞了兩把手巾，很輕快地沖上茶來。尤其是城裏衙前街開飯店兼做荐頭的吉品家的，生得尖尖的臉，兩排牙齒一齊露出在唇外，看去是一副凶相，却是說起話來和款待他們的時候，真是說不出地殷勤可親。人們並不如她一向所懸揣的那麼可怕，她這樣籌思着，便把心事略略放下了些，嘴角裏也便自然而然地洩漏出笑影來。吉品家的端出裝得尖登登的飯來，她竟一連喫了五碗。

下午，小一哥回去了，她便被留住住在吉品家的那飯店的樓上。掌燈以後，吉品家的還陪着她

那麼和靄而又懇切地說了半夜的話。她忽然覺察到，這人和母親有很多相像的地方，不禁又傷心起來。於是，吉品家的又來非常委婉地勸慰着她。對於吉品家的心裏確乎也很感動，但眼淚反而越流越多，好一回纔算哭完……

這夜裏，大概她已經很疲倦了罷，睡得倒很平安；但第二天，便被帶到磨子巷鄭公館裏去了。

那樣高的牆，那樣漆黑的門，黃銅的門環在太陽光裏特別射眼地發着亮，在她都是初次經歷。剛走上階道，至於使她的脚有些發起抖來。但她立刻記起昨夜裏吉品家的教她的「態度要大方，神情要恭敬，說話要和氣，做事要謹慎」的話來，便又把身體勉強支撐住，懷抱着一顆戰戰兢兢的心，低着頭，跟着吉品家的跨進了大門。

「太太，這一向沒來給您請安，又發福了！——您這邊可要添人，這孩子，阿娥，是剛從鄉下來的，人倒是很誠實，也勤快；只是命生得太苦了，爲此，她娘只得把她送上城來，想在那裏賺口飯喫。我想，太太是很慈悲的，所以敢帶了來；您可憐她，留着侍候您罷……」吉品家的側着身子坐在矮檯上，（是鄭太太命她坐的，）擰着兩隻肩膀，似哭非哭地詔笑着，望着鄭太太說。

鄭太太是個不高不矮，身材八分豐滿，四十多歲，梳着燒餅髻的有錢人家的女人；她的一舉一動，都顯得很闊綽，但同時從無論什麼地方看過去，也可以看出她是一個心裏很有見識很有

計算的女人。她不即答話，只向着阿娥姑娘打量了幾眼；阿娥姑娘的臉立刻被看得通紅，似乎有些坐立不安起來了，吉品家的連連暗地裏向她丟眼色，但她也仍然是那麼惶恐萬狀似的。

「我這里本來也用不着添人……現在，既然這樣說，就留下罷。」鄭太太看出她真是一個天真而必能耐勞的鄉下女子，便把留下呢還是回絕呢的心決定了。

阿娥姑娘做事很勤快，而且很認真，起初幾天，她只是活動機械一般，命她做什麼，她便做什麼，羞澀澀地，一天總是低着頭，很能合主人的心意，所以鄭太太頗表示歡喜她。她自己對於這種生活，屈着指頭算了算，也確實算不出什麼不滿意的地方。零碎事情雖然很多，但都甚輕鬆，絲毫不覺得煩難，並且很樂意去做；物質方面，比較在家裏或者還好些。但不知怎的，（這個連她自己也不明白）她總感到生活太陌生了，於她頗不熟習，反而覺得還沒有在家裏時的來得自由舒服。因此，每夜睡覺後，在那四塊板湊成的床上，便會不自主地懷念到母親，紫紅山上的苦子樹，破屋，菜園裏的青菜，和隔年的陳關雞……

但日子很快地過去，陌生的也終於逐漸變為熟習的了；她開始對於這種生活感到興趣，並且開始去尋求對於這自己生活着的環境的認識與了解。她細細地研究起每個主人的性格來。研究的結果，她相信，太太是很另眼對她的，不大叫她做很勞苦的事情，一方面却又少不了她似

地，常常要使喚她；大少奶奶是靜穆而又忠厚的人，一天到晚總不做聲，也不常笑，不像三小姐那樣，高興時笑得口都合不攏，不高興時又隨便指着她或者另外的女僕亂罵一頓。最好自然要算二少爺，她覺得他很美，臉上是那樣地白淨得非常，走起路來一幌一幌；每次看到她時總含着微笑，上眼皮便也輕輕望上升一升；是令人可親的性情，既不似三小姐喜怒無常，也不似大少奶奶成天儘板着呆滯的臉孔。他把無限的春氣帶來，灌澆在阿娥姑娘的心苗上，使她將死的生命又將要復蘇了。

二

是在太太，大少奶奶和三小姐都去聽戲去了，只留下幾個僕役，樓上下都冷清清地那一天的午後。阿娥姑娘因了太太的吩咐，獨自守候在樓上，太太的房門口。

她正在冥想，冥想太太們是怎樣的幸福呵！她們自己可以絕對不用動手，便自然有人會在一旁侍候着；她們在家裏享樂得不夠，還要想盡方法到外頭去尋快活。這是爲什麼呢？她立刻自己解答着說，因爲她們都已經跨進幸福的國土了。她並且相信，那裏和她自己原也相距不遠，所不同者只是因爲少了一道引渡過去的階梯……

然而，揹着引渡過去的階梯的責任的，是那一個呢？她又想或者就是二少爺罷……於是，她

又從二少爺身上去搜求，想起二少爺曾經特地要她盥洗臉水，曾經特地差她去買過點心，這時似乎以為，二少爺的一舉一動，對她都是含有深意的了。

一想到「二少爺許是很愛我的罷」的時候，立刻覺得幸福就在眼前了。她看見自己穿着魚鱗一般鮮艷的綺霞綢的衣裳，長裙，鞋跟高到一寸多，坐在三小姐的對面，和大少奶奶，表奶奶一同又着二十塊錢一底的麻雀牌。這時，王媽便倒上茶，周媽遞過金龍牌的香烟來。香煙這東西，自己雖不嗜吸，但也該捏一枝，裝裝手勢才好；看着嘴裏吐出來的烟霧，藉此留下該打那一張牌該對那一張牌的思索的時間，那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罷……她把她兩個月來所有經歷過的事物，都湊合在這冥想上去，作為她冥想的根據。她確乎很滿足地將要入睡了。

忽然，覺得肩膀上輕輕地受了手掌的一擊，她驚醒過來，從迷迷糊糊的眼裏望過去，含着些路躇腴腆而又微笑着地站在她面前的，分明正是二少爺。她心裏突然緊張了一下，但又即刻站起身子來，樣子也變成恭敬和肅然了。

「坐罷，——阿娥你在做什麼？」二少爺把脚尖點了兩點，眼睛細成一條線，望着她說。

「太太叫我在這里等着，該死的，不知怎麼發起昏來，竟睡着了。」她呐呐地說。雖然明知二少爺一向和藹，決不至責備她；但為免意外，仍然始終保持着恭敬的態度，不敢隨便一下。至於剛

纔的冥想，早已不知被驅逐到那里去了。

「誰叫你在這里睡？」二少爺假裝發怒，在她手上扭了一把，却又格格地笑起來了。

「二少爺，您放正經些；您是爺們，隨便一點不緊要，我們底下人可不行……」她嘴裏雖這樣說，但從眼角和態度上所表示的，又明明是鼓勵他的意思，於是，二少爺反而更加放肆了。

「誰和你說這些？」二少爺不由分說，便伸手抱住她的頭，用勁地在她臉上親了又親。

任他調逗，任他玩弄，阿娥姑娘方面，只有萬分的好處，沒有半分不好處。這肉體上所感到的單純，需要男性的撫慰的天天培養着的那愛情，都可以在這上頭得着滿足。這物質生活，比在家裏是要好些了，但比起太太，大少奶奶和三小姐們，仍然差得太多；倘若她不會看到過這些，那也決不會引起她的羨慕的，她原可以渾然自得地過着她的日子；然而，現在，天天所接觸的都是珍貴和豪華，在這種環境中，自然而然會提高她的幸福的享受的欲望了；但要怎樣纔能夠達到那一步呢？恐怕也非此不能罷。而況，一想到自私的男子的那阿鑫，這正是給他以嚴厲的報復的機會，她勇敢地吧承受的心決下了。

「二少爺，不行呵，太太馬上會回來的……」她含糊地開口了，但說出來的，又明明是一句准許他可以在她身上隨便一下的話。

「不要緊，還早哩，太太夜裏纔得來……」

於是，二少爺便牽着她的手，走進那間套間，也便是他的臥房，反手扣上了門。

.....

三

愛情這東西，是一件不能拿秤來秤也不能拿斗來量的古怪東西；在愛情的公式上，二加三有時可以等於八，或者九；但同時也可以等於一，乃至零。再湊上時間的數目一乘，那得來答數的差異，是更不可以道里計的了。

阿娥姑娘不明白這個道理；她只知道一加一等於二，愛情是隨着時間的數目正比例地增加的。因此，她苦惱着了。

昨夜的事情，她清清楚楚地完全記得；她自己營解着說，但願他是夢罷。然而，僅僅是這句話，難道就能寬慰她的心了嗎？

獨自坐呆在那間小房中，房裏是絲毫光線也沒有，在平時，她是很希望着光明的，此時却但願其黑暗坐在那里，好像連手脚都沒處安置一般，懊惱的情緒泉水似地湧上來。

她怨恨阿鑫。那個自私的男子，自從一度把她蹂躪過後，她便永遠成爲他的犧牲者了。這得

來的結果，在她現在的眼裏看來，是必然的，應該的，她不知道其中還有習慣道德這個怪東西在那里作祟，所以只是怨恨着阿鑫。同時，她又椎胸責問着自己，爲什麼當初竟會那樣順從地承受他的引誘的呢？倘若那一次她不會允許他，現在該已經如何地幸福了罷……但是，她又即刻想到，如果沒有那一次的事情，現在怎麼能夠到城裏來呢？世界上的事情似乎都是預定了的，每每因爲一點微末之事，有時可以使你升到天堂，有時也可以使你降入地獄……

然而，歸根還得怨恨自己。那回事是過去了，誰能那樣詳盡地追問她的根究呢？總之，她不該如此誠實的，拿誠實給人，得來的却是空虛，是失望，是悲哀。人們應該互相欺騙，互相隱瞞，互相說謊；因爲否則便不能維持這個世界。

這是昨夜放肆過後的事情了，她將全裸的身體偎倚在二少爺的身旁；將他的手臂作了枕頭，睜圓着一雙眼睛望住他的臉。

「阿娥，我問你，」二少爺還喘息着，左手在她胸前一抓一抓。「你怎麼這樣在行呢？你一定……」

「放狗屁！除非你自己……」照着他的臉直呸過去。

「還賴哩，要不然嗎，怎能件件事都懂得？」他是笑着。

「是你自己教壞我的！」

「哼，」二少爺在她腿上用勁扭了一下。「那麼，那件東西呢？」

「……………」

「一定偷過人！」

「偷過人，便怎樣？女人都是婊子，又怎樣？」她假裝怒了，一手把他推開，背過臉去，望裏睡了。本來，事情到這裏也未始不可以告一個結束的，但阿娥姑娘終究是老實人，經不起他的嘴唇雨點一般在她頸上親，髮上親，經不起他的手在她全身上游行徧，更經不起他的縣絮似的溫柔的話語。又回過身子來，頭仍復倒在他懷裏了。

「阿娥……」二少爺又提起了那個話。

「不要再提罷，否則我便叫起來！」

「叫是叫不得的……」他笑。「但說說又何妨呢？你既已同我……，便當告訴我。」

聽了這話，她非常地驚喜了，他不是有意要娶她了嗎？她便把過去的事完全告訴了他；莊重的，嚴肅的，希望能從此得到更堅定的愛情，希望他對她往日的不幸，予以濃厚的同情。而且，天天所盼想着的，對於阿鑫的報復，自身的幸福的打算，也似乎可以由此得到多少把握了。

然而，世界上有許多奇妙的事情，是非人們所能臆想的。譬如二少爺，自己那樣熱心地追問着她，自然是希望她的答話的，但這答話，又決不能如他之所願望；她如一味推諉，是會使他不快的，他願其說真話；可是，待她把真話告訴他時，所得到的却又是比不快更不快的不快。那麼，他倒底希望從這當中得到什麼呢？

這好像是自尋苦惱罷，却也並不然。總之，他對於這愛情是厭倦了。把女人當作玩物的男子，是不能在時間上有些許的忍耐的；阿娥姑娘把愛情看得太簡單，又不明白自己在二少爺眼中所處的地位，結果自然免不了失望。

二少爺即刻離開她，罵了一聲「賤奴！」穿上衣裳，冷笑着下去了。

現在她一切都不完了嗎？……

她在苦痛和懊惱中掙扎着，等待二少爺去報告太太，說她太嫻，或者是偷了東西，打發她走。她這樣等待着。

她明白了，男人都是自私的。到處都一樣，決不只阿鑫一個。人們也都是可怕的利害計較的動物，她當初的懸揣並沒有錯；那些偶然遇着的事情，如初上城時的歪嘴茶博士和吉品家的那種只是臉上和氣肚裏卻藏着尖刀的招呼 and 笑容之類，又算得什麼呢？

.....

打發她走的命令，終於來了。是周媽帶着冷冷的神情過來告訴她的。

三個月的工錢，不過六元，數目很有限；此外就只有二少爺在第一次的相會中送給她的一枚一錢多重的金約指。僅僅是這些便能維持她的此後的長久的生活嗎？她明白決不能。那麼，應該怎樣呢？她用手摩挲着金約指；那東西，在黑暗中是分外地發着光。她又比較清醒些了。

記起了母親的哭聲，同時也記起「要爭氣」的吩咐。背起包袱和被捲，離開這高的牆和漆黑的門，心裏已打定了誓遵母親的吩咐的主意。母親的吩咐是「要爭氣」，這「要爭氣」便是做人的大道；實行的手段是欺騙，是隱瞞，是說謊。

她決意拿這些去獲得男子的信仰，抵制人們的可怕，報復他們一切自私的行爲……

(選自《女人之心》)

木犀

陶晶孫

到底是鄉間，一座古廟雖然寬敞，卻只呆呆地立着；廟前已通電車，過往的行人頗也不少。

鄉間也應有鄉間的風味，此處又多少兼帶了些都會的要素，究竟鄉不鄉，市不市——鄉則太俗，市則冷落了。

素威，乃此地大學生中的一位青年，也夾雜在行人之中經過。不知是從何處飄來的一陣香潮，愈漸濃烈了起來，纔突然喚醒了他的意識：啊啊，木犀！

四望都是初秋的濃綠，幾株蒼蒼的古樹，在廟內日本式的庭園中繁茂着。

木犀的香潮——

這怕是什麼人也聞到的了？

但是，各人總會有各人的感觸——

馬車馬的生活——這是素威自道；他這個感嘆中，也有一種因緣在內。

他難忘的少年時代是在東京過活的，他是無論如何想留在東京的了。即使不能的時候，也想往京都去，那兒是他所愛慕的一位先生的鄉梓。連這一層希望也沒有達到，淒淒涼涼地流

到九州來，過着漫無目的的生活，這是何等悲慘的呢！

在下宿店中過難過的日子是最難熬受的。雖然有願為醫生的打算，然又嫌厭與病院的空氣相接觸。藉此便進了校中的音樂會把幼時所學習得的比牙琴，一天到晚籠在練習室中彈奏

——雖是受着鄰室的助手們的厭嫌，迫害，他就這麼開始了他的「馬車馬的生活。」

除吃飯和就寢而外，他沒有回去的時候，現刻他是要回下宿店去吃午飯的。偶然的這陣花香，把素威從無悲無喜的生活中解卸了下來。

就譬如那紐變黑了的紅條，那繫在那小得可憐的錶上的，不怕就在人面前害羞着羞不肯拿出來，但因爲是先生贈他的原故，他連那紅條也不想改換的一樣——

這陣木犀花的香潮——在此中有熱烈欲燃的歡愛存在——

那是素威的幼時。

那是歡樂也遺——只好說「還」——沒有失掉，還在希望與目的中輝發着的時候的往事。

校服的短褲換成了長褲，往學校去時，說是不好意思坐電車，把他母親苦了一陣，纔坐起人力車去的時候，終竟遲了刻。

點名的時候的體操先生——名叫「老虎」的那體操先生！因為怕見他，便縮縮瑟瑟地，終久把腳移向了舊來走慣了的小學校門走去。

金輝燦爛的斜下的欄杆，階段下有棕櫚竹，那兒假如母親携着他的手兒登上去的時候會是怎樣地美好呢！無端地正在空想，突然——

「啊，素威？」

叫了一聲，從前面出來的纔是女先生 Miss.，她是小學校裏的英文先生。

「啊，許久不見了呢，你已經進了中學了，我每天都在想着素威君……」

「哦呀，在發號了！已經上了課麼？你學校裏是幾點鐘點名？」

「八點鐘，」勉強強強地素威答應了一聲。

「那麼，你是遲了刻了。中學校遲了刻，聽說是很麻煩的呢。——素威君，你來有什麼事情？」

「先生，你看今天洋服做好了。」

「唉——？」

「唉，因為長褲腳真不好意思。」

「哦，那麼——」

「我便坐了人力車來，所以遲了刻。」

「因此你現刻去，是不好去的麼？」

「沒有什麼不好，只是呢，那「老虎」他太兇了。」

Tomiko 先生便笑了起來，不再說話，把右手放在素威的肩上，便走起來。走到了的是有白色的花邊窗帷，掉上有一瓶白菊花的房間——先生的居室。

「先生，但是我不去也不好。」

先生此時從腰帶中把小錶取出來看了一下。

「到開課還有五分鐘呢。此刻你就在我房間裏耍一下罷。」

——在沙發上坐是坐了，先生也高興地把手和衣袖放在素威的肩上，一同看了書櫥，看了書架，看了畫額，看了聖母瑪利的像，但是素威心中總忘不了遲刻的事情——

不一陣，先生便和素威兩人走到了中學部的——那「老虎」先生之前。

「先生，素威君是我把他留在我房間裏了，所以遲了刻。」

這麼說了的時候，老虎便恭敬地向 Tomiko 先生行一舉手禮。

茫然無措地，素威立在老虎之前。

好像從頭部以下完全沒有血的一樣，實在是沒有血液了，在害怕得發抖。

「呢，開課了，到教室去！」

聽了這一句話，沒有血的素威，好像雲的一樣，漫無目的地離開了那兒。

就在那天的晚上，素威靠在早晨登過的金色的欄杆上，在思索着不知道怎樣的好。Toshi先生的房間是曉得了，先生也叫過他去要，但是害羞得很，比今早晨的那件事情，短褲腳換成了長褲腳的還要害羞得不知道多少倍。

我要想鑽進壁頭裏面去了！發明這句話的人，怕也是過看了這類害羞的事情——

金色的欄杆不倦地璀璨着。素威時而把嘴唇去親牠一下，時而又把面龐去挨牠一下。

「怎麼做呢？」他只是這麼想——應該要去謝謝先生——但是這是怎麼害羞的一種道謝呢！

但是就這麼回去，也很寂寞。他在金色的欄杆上用手指畫寫着「Toshiko」「先生」等字。

最初先生到這學校裏來的時候，

「我是 Toshiko——」

說了，隨後纔說出姓來，所以什麼人都不叫她的姓的，細長而清爽，萬事精明的——此外沒有字可以來形容的美的 Toshiko 先生！

想了一陣，突然想到的是：雖是無聊，但是也要從遠處把先生的房間的內容望一下——這麼一下決心，他便滑着欄杆從石階走下來。剛走到最後一段，上面有人叫他：

「素威！」

這正是先生的聲音，素威太吃驚了，發了一跳，竟至戰顫起來。兩手被先生抱着，坐在房中的沙發上，還在發顫。

「我啊，我現刻又在管理寄宿舍的事情了，所以在校裏寄宿。素威呀，你回家的時候，你時常到我這裏來耍，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要緊呢。」

素威已經歡喜得不可名狀了。——曉得是這樣的時候，我早跑來倒好了——

「先生，今朝你救了我，我以後不至再要那樣受先生的援助了。」

「但是呢，我不想把我的素威被什麼老虎呀獅子呀的人書譴，你不要介意呢，我們兩人一同做了不好的事來……但是呢，素威，我援助你的恐只有這一次，今後怕該你援助我了呢，總有那個時候，你不得不援助我的罷。」

說了之後，Toshio 先生現出一種忽然沉思了一下的樣子——自從那天起，素威 每天放學回去的時候，定要到鄰接的初等科的寄宿舍去了。

把胸中的激動制伏着在先生的房門前叩門的時候，那時候的快樂，在一生之中怕是空前絕後的了。

每日素威所做的事情除此而外什麼都沒有了。無論在家裏或在學校裏，只把 Toshio 先生——這音樂的響亮的單語，反復着想，今天見面時該說什麼話。

有一天晚上，太遲了，怕先生一定等着在的，他這麼想着走去的時候，房門微微開着，先生靠在沙發上，穿着純白的寢衣。

先生默默地立起來，立地擁抱着素威。

「啊啊，我等了你好一陣了呀！」

把房門閉了的時候，素威感覺着一股不知道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香氣。

「你曉得是什麼香麼？木犀呢！」

幽幽地亮着的電燈，古風的棹子的脚，軟軟地陷在坐褥中的先生——就好像在那小孩子時所想像的夢裏的王國中徬徨着一樣。

美的那晚夕，素威是不能忘記的。

其後兩三日內，素威便移住在只有一徑相隔的中學的寄宿舍了。就此——過了許多美的晚夕。

赤磚砌成的堅固的校舍，校舍之後碧綠的美的小學寄宿舍——沿此寄宿舍之下，素威在草地與花壇之間行過時，先生每肯從上面俯瞰下來。

.....

素威與 Toshiro 先生的情誼，什麼人都知道了。

有一天，素威走着平時常走的道路，遇着在小學校時寄宿舍的寮母的 Tanisan。

「素威君，是往 Tora-ko 先生那裏去的麼？——真是熱心啦！——趕急得很？——是那麼——

——哦，每天你們做些什麼玩兒呢？——種種的談話？——像很有趣啦！——啊——哦，素威君，你

Toshiro 先生的事情，大家都在談論呢。你還年輕，倒很泰然；但是先生和你不同呢，你曉得麼？她

無晷無夜都在掛念着你，在你看來，怕只當是先生待得你好；但是在我們旁人看來，我們是很明

白的呢。女人想的事情，我們女人立地是曉得的。唉，你同 Toshiro 先生年齡要差十歲。但是年齡

相差又有什麼呢，戀愛到底還是戀愛。」

盡性地說了就走了——也不恨那 *Faigán*。她的面孔好像從古以來不會有過少女的美好的時代，美雖不美，但是素來是可信用的人。

但是聽她那麼說時——唉，那麼先生是怎麼地比我更有意義的了。戀愛就戀愛——是那樣的時候，當然是更幸福的了——

因為聽了 *Faigán* 的一番話，他進了先生的房間，也不敢正面視她。像以前一樣把手伸過先生的肩頭去拿東西，或者坐在沙發上靠着她，更要要求她接吻的那種親密的態度，更是不敢了。

那天先生的態度也更加不同了。回去的時候，先生的眼睛一面分外放出了一種光輝，把雪一樣白的頸子伸過金色的欄杆上來望送着。

其後隔了幾天去訪問先生的時候，先生不在，因此失望。但是照房中的樣子看來，也不像是往遠處去了的。

那是月夜。想在庭中去散散步。走出中庭，木犀花香得異常。

在草原中夜露凝積着的小徑上稍稍走了一下，走到平時栽有雨蘭的地點了。那兒有的是白漆的木樁，假如不注意時，那上面的白衣人……那是一點也不錯，那正是 *Toshiko* 先生了。

「呀，素威——我心裏真快活。」

「先生，我在擔心你呢。」

「對你不住。走到這樣地方來，你怕吃了一驚罷。啊，我們回房間去罷。」

那麼說了，立起來的 Tomie 先生，狂了的一樣把手搭在素威的肩上，在他頰上接連親吻了好幾下。

素威立着聽憑先生親他，他把手伸到先生胸裏時，窒息了的心臟的鼓動使他吃了一驚。

「唉，我只想永遠是個小孩子——」

「你也長大了呢。——長大起去，真是討厭的呢。但是我們一同長大起去罷。」

「就長大了，我同先生也永遠是朋友罷。」

素威的處女般的害羞心，使他把心裏所想的，事情戰戰兢兢，只吐出了這一點。

「唉，朋友，朋友呢，我們不是師生。」

那晚上，兩人都默默地，在月光之下，好像要凍結成一塊的一樣，縮小在那小小的木樁上。

「是運命呢，我們兩人。」

那是一天寒冷的晚上，素威走到先生那裏去，Eosho。先生倚着窗緣，低着頭在

素威就像貓兒走路一樣，悄悄走進房去。——美麗的先生！天使一樣的先生！——我有這位先生，是怎樣的幸福喲！——在這麼想着，同時，又好像起了一種害羞的心理：爲什麼想着這樣的事情！

但是先生那美的心中，所燃着的是什麼呢？——現在就使一切破滅，——就使地球立地融解，只要我們能住在這房裏的時候……發着這些奇想走近先生身旁——先生纔在哭。——

但是先生立刻仰起來微笑，從浸着紅條的瓶中倒出有顏色的水來，在汽爐管上——房裏都游着香潮——木犀的香潮。

「那天晚上——那月下的晚上，你記得麼？」

「啊，快活得很多的晚上，那天是夜晚！」

「素威，你不要棄我！」

素威仰視先生——好像呈着淒涼的眼色——他不回答，只跳起抱着先生的頸項接吻。——

——同平時在家裏和母親的接吻——在素威心裏想來，覺得有些不同——自從那晚浴在月光之中，在戀愛（？）中劇烈地戰慄後以來。

「多謝你呢。」

素威額上，滴下了大珠銀滴，滴了好幾顆，好幾顆。

「我是太不好了，我，我總有一天會來償罪，等我到那刻時候，等我到那刻時候……」
以下的話，先生的眼淚把牠說了。

.....

翌日的早晨素威處小使把先生留的信送了來，說是回鄉去了，一直要到聖誕節（Christmas）方可回來。

「先生麼？」

「已經動了身了。詳細的事情，說是信裏寫得有。」簡簡的先生的信中寫的是——

「我因為是柔弱，怎麼也不能向你明言。昨晚多謝你了。我到聖誕節日以前再回來，請常常到我房裏去，等我。」

木屋樹下的那一晚，請你不要忘記。到了家時立地便要寫信給你，請你等我。

我的抽屜裏面有兩樣東西是送你的，錶與像片。

請你相信運命呢！再見！」

素威好像狂了一樣了。

走到先生房裏去，在沙發中哭了。

跑到木犀樹下無意識地亂搖。

跑到寄宿舍去，把房中的什物蹴得零亂。

上床去敲着鐵柱，蜷着身子在渾身中亂搔亂扭——如此繼續了兩三天。

等到聖誕節還有兩禮拜——

有一天素威歡喜地接到先生一封信：

「我病了喲。

到聖誕節那天，我能不能回來，說不定。你將來到京都來的時候，請追念我罷！

我一生只有你一人是我真正的朋友。

我想我會痊愈，我想我是能夠痊愈，因為有你要留我在這世上，只有今天我把日記中鑿了。

在最後一行我寫了你的名字和我的名字。又寫了一句。

Croire en destinée。

素威，你一定是明白的呢，那相別的晚上……請了，素威！

Toshiko]

其後不久素威驚惶失措地接了一通電報——先生沒有等到聖誕節——逝了。
讀完電報之後，素威以爲「解決」了。
那當然是一切의 終結。

素威還是活着在——保持着先生的唯一的遺品，小錶，和怪美的時候的回想，活在與自己
太相懸隔的社會之中。

(選自音樂會小冊)

零 落

倪貽德

一條狹長的街道，躺在冷清清的午後的秋空之下，很現出了些寂寞的情調。秋風過處，把街邊一二株梧桐樹上的葉子，悉悉索索地吹落在地上；落在地上，又重被微風吹起，只是不息地在空中打旋，引動了幾隻小狗在向牠們一跳一躍地狂追。

住在這條街上的人家，大部都是些中產階級的家庭；又還不是純粹的本地人，大概都是些外路人遊宦此方，因而移家到這邊來的，年代久遠了，就無形中變成了本地人。然而他們都沒有恆產，所以常常遷移不定的。

那第六號門牌裏的蕭家，也是在五六年前從別條街上遷移過來的。不過自從他們遷移過來之後，除開某年夏天他們的老太太做了一次六十歲的大壽之外，從來沒有一回轟轟烈烈的舉動，只是那麼無聲無臭的，一天一天平平淡淡地過去，所以四近的鄰舍，也幾乎把他們忘記了。他們的房子雖然還大，陳設又很不俗，然而這適足以引起人家孤落寥寂之感，好像一個人

將近了暮年，什麼事情都很頹唐掃興的樣子。而且在這樣的午後，孩子們上學去了，壯年的男子又遠去在他方，所以更是寂寞得難堪。偌大的一個客堂裏，只有兩個中年婦人在那裏縫紉，她們是翻頂棉被。

這是一種寒冬將臨的徵像。大概秋風起了之後，什麼人也都不免要打幾個冷噤，而取一種收縮而畏懼的態度；所以家家戶戶，也都要把他們的棉被，或拆洗，或翻縫，預備冬來像蟲蟻一般的安睡在裏面。

那兩個中年婦人的容貌，顯然把她們分出了主僕的不同。中年主婦逸卿夫人，態度端莊嫺雅，有些大家風度；但是從她那微微蹙緊的眉峯，和一身舊式黑湖縐的夾衣上看來，也可以知道她並不是一個快活的婦人。立在她對面的僕婦，却比較的要粗魯得多，她紫膛色的面龐和一雙闊大的手，都顯出她的身體非常健康，很能盡忠于主人的樣子。

棉被是已經有些破舊了，大約是因爲年代經久的原故，所以也像一個曾經榮華而於今敗落的人一樣的使人可憐。逸卿夫人眼看了這情景，不知什麼原故，心裏竟不知不覺的起了一層無名的傷感。

「金媽！你看我們的棉被，都是這樣一年薄似一年，一年破似一年的，怪不得我這幾年來晚

上時常覺得冷呢。」

「年代隔得久了，自然會變成這個樣子。」

「唉！時候過的這麼快，不知不覺，我到此地來已經有十六年了。」

「別的要講起，就是明官今年也有十三歲了。記得小時候我抱他領他的情形，好像還在眼前！」

「小孩子真是大得快。」

「俗話說得好：『眼睛一剎，老婆鷄變鴨。』」

「但是我們的家境越變越壞，是一年不如一年！這如何是好？」

「就是我看也覺得難過。不要說別的，單是你們的用人，當我來的時候，上上下下一共有十幾個，不到十幾年工夫，現在只剩得我一個人了。」

主僕二人的感情似乎很親密的簡直像自家人一樣，她們一面在翻縫棉被，一面這樣悠悠地在那兒談心，她們談到這裏，忽然從外邊進來了一個着短衫的男子，便打斷了他們的話頭。金獨先看見了，她將手裏的針線在髻上一插，向那男子說：

「換碗的，你怎麼好久不來了？」

換碗的是一個磁器商人，他每日挑了一担江西的磁器，在街頭巷尾叫賣；他們磁器又不必一定要拿錢向他買，用不着的古老衣服，和旁的值錢的器具，都可以向他掉換的。所以人家也都叫他換碗的，換碗的好像這換碗的三個字就是他的名字了。

換碗的除開做這一種生意之外，他還兼做一種掙客的職業，如珍貴的古董，名人的書畫，以至一切錫器木器之類的傢具，從敗落的式微的人家家裏拿了出來，去賣給新發的暴富的人家，他就從中可以取了佣錢，得到一宗豐厚的利益。因此，在那些一點一點敗落下去的家庭裏面，就常有他的足跡在那裏走動。蕭家也是他所常常走動的一家，他今天來就是想來做一些交易的。

「哦！前幾天我忙得很，所以我不得空來。」磁器商人說着，就坐在一旁的椅上，一邊却露出一種商人慣會做作的笑容，向逸卿夫人問道：

「今天有生意交易沒有？」

「有是有的，我們是在這裏等你。」逸卿夫人也勉強笑了一笑地答，但那聲音裏面似乎包合了不少說不出的隱痛，好像很不情願說而又不得不如此說的一般。她說了之後，就慢慢的走到樓上，摸摸索索的搜羅了許多東西下來，那裏面有中堂的立軸，有長方的尺頁，以及單條，屏條之類的畫件，也有裝裱得很新潔的，也有古舊灰黃得不堪，被蠶虫蛀了許多洞的，磁器商人拿了

這許多畫件，便蹙緊了眉峯，圓睜了兩眼，一幅一幅仔仔細細地看過去，好像很能夠鑑賞這許多畫的真偽美醜的樣子。他一面看，一面極靈活的張開他的嘴唇，似懂非懂的批評道：

「哦，這是戴文節的水墨山水。文節公的山水畫，在目下固然是非常名貴；但這一幅是他的小品，而且又署了雙款；要是能夠規模大一點，而又更單款的，那就更值錢了……」

「哦，這是任伯年的花鳥。在有清一代，花鳥畫自以任伯年一人為最臻上乘。不過他的名譽，是在他的晚年才出來的。的確，他的畫確是到晚年的時候，才見出蒼古勁秀的工夫。照這幅畫上的年月看起來，還是他初年的作品，所以賣起來又要稍為減色一點了……」

他又嚕嚕囁囁的說了許多話，然而無非是要想把這些畫件的價值壓低下去，可以低價買去的意思。最後，他又微微的搖着頭說：

「總之，這些書畫雖然都是名人的手筆，但可惜都是近代的。近代的東西再好也不能出大價。你們如果有唐宋元明時代的真跡，那就再好沒有的了。」

逸卿夫人聽了他的話，對於前者固然有些失望，但聽他後來所說的，心裏也不覺為之一動。她想來想去，以前所藏的古代名畫雖有不少，但大都早在前幾年變賣掉了，如今所存的祇剩得這些；只記得還有一軸工筆人物的手卷，那是明代畫家仇十洲的真跡。於是她又上樓將牠尋了

出來。

固然，這手卷是保存得非常珍貴，藏在一個紅木精製的盒子裏。面捲開來看時，裏面畫的是一幅漢宮春曉圖，那色彩的沉着，線條的美秀，以及畫中人物的嫵媚，都表示出一種名家的作風，迥非近代的筆跡所能企及。但是那磁器商人看了之後，似乎仍舊不能表示滿意，他頻頻搖着頭自語道：

「可惜！可惜！要是這真是仇十洲的真筆，那就是最大的價錢也可以出得。可是正因爲他的真跡太名貴，所以後人假造的贗品也非常的多，要辨別出來是很不容易的，照這幅畫上看起來，也不十分靠得住，最大的疑點，就是這絹底的顏色雖然很舊，而圖章的顏色却是很新。」

逸卿夫人很不服他的議論，她極力的抗辯，她所據爲最重要的理由，是聽說收買進來的時候，化了三百多塊錢才買來的；而現在無論如何總得在一百元左右才得賣出。他們竟因此而爭執了許多時候。

秋天的急景是很快的過去，嬌懶的斜陽已經從牆角上慢慢的移過去了，隣家晚餐炊煙也被微風裊裊地吹度過來。磁器商人看見時候不早了，再不能牽延爭辯下去，他只得要求逸卿夫人出一個實在的價目。

逸卿夫人按着畫件，不慌不忙的——報了出來：

「這費曉樓的人物立軸四十元，任伯年的花鳥屏條三十元，戴文節的山水扇面十元……這是秦淮名妓馬湘蘭的墨蘭尺頁九十元，但至少也得在六七十元之間……」

「難得很，待我帶去和別人估定了價錢再來和你講。」磁器商人連連搖頭說着，一面用大包袱將那些畫件包了起來匆匆的去了。

逸卿夫人在昏黃的暮色中間目送着磁器商人背了一大包書畫出去之後，一時心裏不覺隱隱的作痛，她只是自言自語的說道：

「唉，這怎麼好？值錢的東西一天少似一天了，看將來這些東西賣完之後，再有什麼東西來靠着維持生活呢……」

二

這許多名人的書畫，都是他們已故的老太爺浩如先生在世時候收藏來的。

浩如先生以年少的才華，在咸豐年間，得中了一個舉人，後來又化了三四千塊錢捐了一個官銜，在江北淮揚一帶，曾做過幾處的縣知事，後來又放了江蘇崇明縣的厘卡捐局的總辦，每年

到坐有幾萬元的收入，尊榮處貴，享盡了宦海的風味。不意當他四十多歲的時候，因為他家裏遭了一次盜劫，他就得了一種肝氣病，每逢發起來的時候異常痛苦，而且聽醫生說若不靜心調養，將來恐成不治之疾。他從此就無心於功名利祿，在某年的涼秋時節，便辭去了職，扶着豐厚的巨資，把全家搬到了山明水秀的江城裏。

他到江城之後，在悠涼靜僻的橫河橋畔，典了一所廣大的住宅，作為他林泉隱逸的別業。這臨河的精舍，在當初建築的時候，本來是用過一番心計的，亭台花木，別饒風趣，樓閣廳堂，更臻雅勝。自從浩如先生住了進來之後，更是大加修理，煥然一新，他又有愛花之癖，所以僱用了幾個園丁，搜求了四方的奇花異卉，極意的經營栽種，而他最愛的是蓮花和秋菊，他常說：出水的芙蓉，織塵不染，可以比之於高潔的君子；而籬邊的黃菊，經霜益傲，那又是孤介隱士的化身了。

當浩如先生在少年時代，於詩文攻研之餘，更旁及於繪事，他並不如庸儒腐生之流，以刻意模倣古人為能事，只要疏疏的幾筆，就別有一種活潑的天機存在裏面。當時江南北的文人學士，求之者踵相接。後來等到為政治民，因案牘勞形，對於此道不免中途荒疏。但是到了這遐隱養病的時候，這是最適當的陶情逸興的妙品了。於是他又重理舊業，終日揮毫潑墨，描出他理想中的山河雲烟。

浩如先生更有一種文人的雅癖，每在花朝月夕，或詩酒興盡之餘，他總愛好瀏覽古今的名人書畫，展卷把玩，不忍釋手；寸箋尺幅之間，好像蘊藏着不盡的深意，可以在這裏低徊欣賞的一般。因此他就廣託賓朋，刻意搜羅，雖尺幅千金，亦不稍吝惜。一時遠至倪王蘇米，近至戴又節，吳伯滔，愈曲園諸名家手筆，盡收在他的書箱書篋裏面了。

他的求羣好客的天性，更成就了他小孟嘗的美名。而以他家資的豐厚，才學的淵博，更使他能交結了四方的文人學士。當薰風送暎，蓮馨花開滿了池邊，或是天高氣涼，秋菊放遍了庭前的時候，他便欣然色喜，豪興勃發，於是便廣邀賓朋，聚在他新建築起來的亭子裏，或是尋章覓句，歌咏風花雪月的妙景；或是論畫觀書，評古今來藝苑的勝事。當時海內的知名之士，如江都的蒲竹英，泉塘的徐香海，鴛湖的潘雅聲……都成了他座上的嘉賓。記得有一年，蓮花開了雙心，他以為這是祥瑞的徵兆，喜極若狂，便廣聚親朋，徵歌設筵，痛飲了三晝三夜，真是極一時遊宴之盛。

那時候他們家裏真是熱鬧，雖沒有鐘鳴鼎食的氣概，但是一家內外，上至兄弟子姪，姑嫂姪姪；下至僮僕奴婢，園丁廚役；以及客居寄食的遠親近戚，講學授句的教師，共計起來，不下四五十人之多，食必數斗，居多豪貴；而每到了歲首年終之際，合家長幼，歡聚一堂，紅燭輝煌之下，映射出

一股香暖融融之氣，浩如先生便拈鬚微笑，顧而樂之。

這樣歡樂的日子過了好幾年，而浩如先生的舊病依然時發時止，且更是一次加重一次，到了他五十一歲的那一年，在一個昏悶的炎夏之中，竟一病不起，可憐他是不能再在這美滿的人世間留連，他是再不能享樂晚年優遊林下的生活了。

那時候浩如夫人真是傷心已極，她一方面既痛惜丈夫之早亡，而自慙形單影隻之苦；他方面又慮到家庭將來的境况，茫茫來日，將不知落到怎樣的地步，她的唯一的愛兒逸卿，還只有十多歲的年紀，要望他能繼承父業，還是渺茫得很；而且她因十分痛惜愛兒的原故，也不願使他早出而與世俗相周旋。而浩如先生的胞弟，又連年客居滬上，揮金如土，浩如先生死後遺留下來的十餘萬積蓄，數年之間，不難蕩盡。然而浩如夫人爲着顧全門面，不肯落人鄙夷的原故，所以當時家裏的用度，也不因此而減低。

年復一年的過去，他們家裏漸漸的現出了凋零的氣象，園裏的蔓草長到了幾寸，樑棟上滿結了蛛網，亭子的欄干折了，也只任牠被風雨浸蝕。而在這幾年之間，他們家裏的人，死的死了，嫁的嫁了，奴僕都去換了別家的主人，以前的親戚朋友們也都漸漸的疏遠了；只有被聘請來教讀逸卿的一位老先生，還終日冷清清地坐在花廳裏，更增了一味寂寞的情景。幸虧不多幾年之後，浩如夫人就爲她的愛兒娶了媳婦，家庭之間，又稍稍增了些熱鬧。然而因爲年來經了幾番的婚

喪大事，所費的資財，已耗去了不少，和以前的全盛時代比較起來，大有不堪回首之嘆了。這正如一盞孤燈，永不去增加一滴油，而通背盡量的點着，自然只會一刻一刻的乾枯下去，以至於油盡火絕。

浩如夫人眼看着她家道如此一天一天的敗落下去，更回想到昔日榮華的盛況，她常常一個私人私下淌淚。她也曾經命她的兒子和他人經營過幾次的商業，第一次是和幾個日本的僑商在本城的大街上合辦了一個洋貨商店，第二次是和某絲繭商人合股經營了一個絲行，第三次是浩如夫人獨意的主張，投了幾千元的資本囤積了大批的豆油。然而他們不知道世途的險惡，人心的奸詐；人家却都利用了他們的柔弱無能，任意的欺詐吞沒。所以他們經商的结果，非但不能生利，連拿出去的血本，也難得能夠收回來。

肅殺的秋風漸漸吹來，革命的聲浪也跟着傳到江城裏，時而某地起義，時而某地暗殺；全城的居民都漸漸現出不安的現象來，紛紛地逃避他往。橫河橋畔的兩岸，尤其是陰森可怕。好像又回復了長毛時代的光景。這時候他們家裏真是驚懼得可憐，逃避呢，既畏土匪的搶劫；住在省城裏又怕流彈的飛臨。而在這樣風聲鶴唳的時候，省城裏一家最大的裕康錢莊，不意也倒閉了，經理人不知去向，他們存在那裏的僅僅一二萬元的財產，也都如同丟在大海洋裏，再也沒處撿

國。這於浩如夫人全家的命運是一種如何重大的打擊！

那一次日城裏的革命運動，並不會接一回仗，傷多少兵，就很平穩地成了功。他們所興的住宅的主人，本是清末的大僚，那時却變成了民國的罪人，房屋田產，都歸抄沒公有，因此他們也間接受了影響，這一所富有詩情畫意的庭院，再不容他們的安居了，於是他們不得不將全家遷移到距離不遠的一條冷落的街巷裏去。

他們自從遷移到那條冷落的街巷裏以後，房屋固然比以前狹小簡陋得多，一切規模局面也頓時減縮了，以前的許多靡費的應酬，現在都從省略了；以前的許多徒示闊綽的僕從，現在祇剩了一個傭婦金媽了。然而他們每日的用度，却只有比以前增加。自從逸卿夫人來了他們家裏以後，不到十年之內，男男女女的小孩子，憑空添出了五六個來，到如今大的有十多歲，小的也有三四歲，大的要教育，小的要哺養，這一貧如洗的家庭，怎麼再能擔負得起！

逸卿這時候也到了三十多歲的年紀，以理而論，正是年富力強，可以重振門庭的時候。然而他自幼即生於安樂，不知稼穡之艱難，更因浩如夫人的寵愛，未曾經過青燈綠窗的苦功，所以雖已到了中年，還是依人碌碌，所得來極微的俸金，也足夠做他自己無謂的揮霍。

浩如先生在世時辛勤積蓄下來的一點財產既然蕩盡了，既沒有房屋田地，又沒有中與人

材，這雨打風吹中的家庭，便不得不在一種特殊的形式之下生活。那時候他們的用費，就全靠了那許多名畫和古物來支持。今天吃一幅中堂，明天吃幾幅屏條，今天吃一個萬歷年間的古瓶，明天吃一個乾隆時候的名瓷，有時也會吃到皮袍皮襖，以及浩如夫人逸卿夫人的金銀首飾。他們竟這樣的牽延了四五年的光景。

三

時分已經到了夜深，二更打過了，三更也正在遠遠地敲近了，靜寂的冷街冷巷裏，只有二盞慘淡的街燈照着幾隻野狗的孤影。人家的門戶都已緊緊地嚴閉。這正是老少男女，安枕熟睡的時候；這也是富主貧兒，一樣安樂的時候。

這時惟有逸卿夫人和她形影不離的金媽還不會去睡。昏暗的屋子裏面，一盞如豆的油燈，照在她們兩人的身上，模模糊糊的有些看不分明。只見她們懶懶地在那兒做着女工。逸卿夫人是在補一條小孩子的夾褲，金媽却在一針一針的穿鞋底。她們大概都有些倦意了，只是默默地沒有甚麼聲響，偶然有一二句談話，也是爲着想快些得到安睡而發的。

「哦！已經在那兒打三更了！老太太爲什麼還不回來？」逸卿夫人聽了遠處的更聲，很担發

的說。

「老太太真是歡喜賭牌，總是三更半夜還不肯息的。」金媽接着有氣沒力的應着：「弄得我們也要這樣落夜。」

「落夜還是小事，要是今晚上了輸了錢，又要不得安逸呢。」像驚弓之鳥的逸卿夫人，今晚上似乎又得了一個不祥的暗示，她竟有些縮地不安起來。但金媽只管穿自己的鞋底，並不去回答她——不是不肯回答，她是怕使逸卿夫人因此而更起杞憂。

女人一到年紀老了，丈夫死了之後，她的心理慢慢的會和從前不同起來。以前的心裏只一意對付着家政的整飭，兒女的養育上，而後來却漸漸的感到了人生的無常與寂寞，未來的日子是一天一天地減短，而墳墓却一天一天的接近，這是多麼可怕的前途，於是她們自然而然的想出許多方法來，或是皈依菩提，追求着來世的幸福；或是竹林尋樂，消遣着有限的光陰。

現在人家都稱她老太太的浩如夫人也是這樣，她到了五十多歲的時候，就漸漸的斷絕葷腥，長齋禮佛。夏日的午後，涼秋的早晨，靜寂幽閑的籬櫺裏面，南無阿彌陀佛的聲音，時常隨着一縷烟香裊裊地波傳出來，人家聽見了，也會把雜亂紛繁的心情，剎時默化靜化。然而在別一方面，

她又酷嗜一種竹牌之戲，她常說：「我們年紀老了，活在世上的時候不多了，應該尋尋快活，消遣消遣……」因此她時常歡喜走到親戚朋友家裏，和那些閒着沒事做的太太少奶奶們賭賭竹牌，起初不過弄着玩玩，到了後來，竟連日連夜的當一件正經事幹起來了。

浩如夫人的眼睛已經有些老花，看東西不大清楚，這於賭竹牌是一種極大的阻礙；而年輕的後輩，非但不肯照顧她，反而時常去欺弄她，她是常常被人欺弄而敗北的。但她表面上依舊很高興，她常以為輸出了幾個錢而能換得許多快樂，也是值得的。她們家裏近來的日用，已經是前吃後空，勉強的在那兒維持，那有這許多錢來供她耗費？所以她鏡台抽屜裏的一點古老首飾，年來也一件一件的少了下去。新近有朵珠花，託了一個珠寶商人賣了一百多塊錢，也被她輸得差不多模樣了。

浩如夫人和逸卿夫人婆媳之間的感情本不甚好，有些人說她們性情不投，有些人說她們生肖相衝；但歸根究底說來，還是因着經濟困難的原故。浩如夫人時常怪逸卿夫人命運壞，說自從她進門之後，家道便一天一天的敗落下去，說她是一個敗家精。近來更因在外面賭牌的輸錢，心裏總不免有些恨恨，這一種積蓄在心裏的恨恨，回家之後，就在逸卿夫人身上來發洩。

萬籟俱寂的深夜之中，忽聞有一種轎夫的呼喊聲自遠而近。逸卿夫人的感覺非常敏銳，她知道一定是浩如夫人在回來了，便連連的推着金媽，金媽從瞌睡中驚醒轉來，接着就是一陣的敲門聲，她們兩人急急地照着洋油手罩出去開門，轎子息下，浩如夫人默默地跨了出來，逸卿夫人照例的叫了一聲：

「婆婆！」

浩如夫人並不應，只管朝自己的房裏走。逸卿夫人知道有些不妙，然而她也只好朝裏跟，這時真是爲難極了，開了口恐怕要遭罵，不開口恐怕也要遭罵，但她終於柔聲的開口了。

「婆婆今天贏了還是輸？」

浩如夫人起初並不理會，待到她慢慢地椅子上坐定了，忽的將嘴部一濺，發出了響亮的聲音，恍如晴天的一個霹靂。

「滾出去！你這敗家精！你來管我麼？我贏我自己的錢，輸也輸我自己的錢，於你有什麼相干？現在真是無法無天了，媳婦管起阿婆來了，你不準我賭麼？我怕我輸錢麼？老實對你講，我就是將家裏的錢一起輸光了，也沒有你說一句話的分。」

逸卿夫人知道今晚上的大禍又將發作了，她很懊悔剛才那一句不識時務的話，但已來不

及收回，她只得低聲的道：「求恕。」

「婆婆，我怎麼好管你呢？只有你來管我的。我剛才那一句話並沒有甚麼存心，望婆婆不要多心了！」

這時候金媽已將大門關好了，角角落落也都去照過了，纔倒了一杯濃茶進來，勸浩如夫人暫平平氣，逸聊夫人便乘勢的脫離了出去。

「老太太！何必要這樣生氣呢？少奶奶也並非有心問出來的時候已經不早了，老太太也怕倦了，還是早點安息吧！」

金媽雖是極力的勸慰，但浩如夫人似乎越罵越有性子，她一面喝着濃茶，一面仍是提高了尖脆的喉音繼續的罵：

「怪不得我回到家裏總是受氣，你們主僕兩個人，一天到晚鬼鬼祟祟的談談天，有起事情來大家幫幫忙，你們真想把這老骨頭害死為止麼……」

「不知道什麼原故？我一到人家家裏覺得就散心，那些少奶奶小姐們，都把我當作家人看待，什麼事情都照顧得周周到到，又有說有笑的那曉得回到自己家裏，一見了你這種板板六十四的面孔，就使我老大的不高興，一股氣就要往上衝。唉！我前世不知道作了甚麼孽，討了這

一個鬼東西進來……

「你真像一個鬼！做了個女人，頭也不知道梳，衣服也不着得整齊齊，你以為這樣算裝窮嗎？你裝把那一個看？老實說，我們家裏弄到現在這步田地，就是你這樣裝出來的……」

「活到了三十多歲，還是一點事情也不懂。不該用的地方拚命用，該用的地方倒要省，前天老太爺忌日，錫箔只燒了這一點，啊啊！現在連祖宗都不要了，將來我死了之後，恐怕連錠也不燒一個，經也不念一句了！哼！你將來怕不入十八層地獄……」

浩如夫人逞着一時的氣興，這邊想一句，那邊想一句，正如決了黃河之口，滔滔地罵個不休。逸卿夫人只是在房裏吞聲飲泣；熟睡的小孩子也驚醒了，嗚嗚地啼哭起來。這時候浩如夫人的謾罵聲，逸卿夫人的哭泣聲，小孩子的啼號聲，都混雜在一起，在這樣更深夜靜的空氣之中，分外覺得嘈雜而響亮，驚醒了睡夢中的鄰家男女，也爲之怨憤而不快。

過了一息，浩如夫人自己也覺罵得沒味起來，再加以一日在外的辛勞，身體也十分的疲乏了，便慢慢的歇住了聲音，整整被褥去睡了。

夜深了，四周依舊歸於寂靜，只逸卿夫人這一個人在床上嚶嚶地哭泣。她自小在家庭裏嬌養慣了的，可憐自從嫁了過來之後，十餘年之中，沒有安安逸逸度過一天，先前爲養育兒女的事

情所苦，後來在多難之秋，操持家政，更費盡了苦心苦計，還要時時受婆婆無理的呵責。她想起家中值錢的東西一天少似一天，想起了丈夫在外邊是昏昏沈沈地在那裏度日，想起了這許多兒女將來大起來如何教養……想起了這些，心頭如針般的刺，石般的壓，再也不安心睡去。這漫漫的長夜，將如何消度過去呢？

四

秋光如駛，不久重陽節也過了，片片的風，絲絲的雨，都帶了蕭條的寒意送到江南。有錢的人都紛紛競製棉裳裘裘，一來以防禦冬來嚴風的浸逼，二來以誇示富貴於人間。但是貧兒寒士，到此便不免要攝縮畏懼起來，他既不能消度如此飄零的殘秋，而茫茫的來日，又無以設法處置，這是何等悲哀絕望的境地！

有一天的下午，逸卿夫人正坐在自己房裏縫補舊衣的時候，看見她的大兒阿明從外邊放學回來，是很沒精打采地腳躡進來的，神色頹喪，眼睛裏也包了些眼淚，走進來一聲也不響的呆着。她看見他這種表情，知道他又受了甚麼委曲的事了，便低聲的問他說：

「阿明，你爲甚麼這樣不開心？」

「我……我……我沒有什麼……」明兒費了許多的力氣才能回答出來，似乎想壓住一件什麼東西的樣子，然而終於壓不住，他說到最後一個字，竟禁不住的放聲哭了出來。

「啊！你究竟有甚麼難過的事，你對我講罷！」逸卿夫人看見他的兒子哭了，更引起了無限憐惜之情。

「媽媽！……你看我這件長衫，又是破，又是短的，這幾天人家都穿了夾袍子，有的也穿棉袍子了，而我還是這件單長衫，人家都在笑我，說我像一隻剝皮狗，說我是凍不死的小鬼。我又是冷，又要被他們譏笑……」明兒哽咽着吃吃地說給他母親聽。

「夾袍，我前幾天早同你說過，我想把你祖父的那件絳色團花袍子給你改，你說恐怕穿出去被人家看了說笑話，又不願意。——哦！你現在冷嗎？你快加衣服……」逸卿夫人一邊在衣櫥裏取出一件舊棉襖來加在明兒的身上，一邊繼續說道：「這幾天就是這樣穿穿吧！人家笑也只有由他們笑，不要去理會他們。等你爸爸有錢寄回來的時候，再替你做新的。」

「爸爸不知道幾時有錢寄回來呢？」

「他大約這個月底纔有得寄回來了。」

真的，逸卿夫人近來唯一的希望就是這一件事了，她在經濟困迫的時候，也惟有將這一種

希望來安慰自己。但是自從蕭逸卿今春出門之後，到於今已經有七個多月了，從來不見有分文寄回家來。逸卿夫人時常寫信去訴苦，說近來柴米伙食的費用如何的拮据，說兒女們的衣服如何的缺少……而蕭逸卿的回信，老是託故推委，或是說在外邊朋友之間的應酬如何浩繁而不可省，或是說目下手頭如何艱窘，且待下月再行匯上；而逸卿夫人竟深信不疑。所以每次門鈴響的時候，她總以為是郵差，每次郵差來的時候，她總以為是匯票的掛號信；但望斷天涯，仍是音信杳然。

過了幾天之後，在一個黃昏薄暮的時候，晚秋的斜陽很快地抹過屋角而去，夜幕漸漸地垂下來了。逸卿夫人和金媽正在灶間預備晚餐，忽然一陣急迫的門鈴聲自外傳來，忙去開門，只見蕭逸卿匆匆地走了進來，顏色灰白，精神頹喪，好像是久僕風塵，備嘗艱辛的模樣，後面還跟了一担行李。倒把逸卿夫人愕然的呆住了，她張大了兩眼驚訝地問：

「哦！你怎麼回來了？」

「我回來了。」

「你來了還要走嗎？」

「我不去了！否則我為甚麼要把行李都搬回來？」

「你什麼原故走了的？」

「啊啊！一言難盡！一言難盡！」

蕭逸卿連連搖頭說着，一面就頹然的倒在一張藤椅子上，只管默默地吸着旱烟，他好像是
一個戰敗陣下的潰卒，不願再提起他傷心往事的一般；他又好像一個悔罪被逐的流囚，雖欲改
過自新而不及的一般。可憐自小安居逸樂，不知人世間有哀苦事的蕭逸卿，到如今才嘗到了這
現實生活的一道真真的實味——這是多麼使人絕望，使人將青春時歡樂的幻夢覺醒，而恍然
悟到入世的真相呢！

逸卿夫人看見她丈夫這樣悵喪的神氣，她心裏猜：或者他是因為做錯了甚麼事而被人撤
職？或者是和同事衝突了而負氣出走……但她也不再追問下去，仍舊回到廚房裏去燒飯了。從
此後她又多了一件隱憂，匯票的掛號信既然絕望，家中又增了一個閑坐吃飯的人；到了一旦糧
盡米絕的時候，又將如何？還是帶了兒女去沿門乞食呢？還是一家八口活活的餓死不成呢……

蕭逸卿回家後的第二天的晚上——在晚飯剛吃之後——他們家裏開了一個家庭會議。
這一天浩如夫人也沒有興致出去，全家的人都聚在客堂裏，暗淡的煤油燈比往日更亮無光，似
乎有意在助長這屋裏的愁慘的情調一樣。昏黃的空氣裏面，只看見浩如夫人和蕭逸卿坐在一

旁的椅子上，逸卿夫人抱着三歲的嬰兒坐在對面的椅子上，幾個小孩子在她的旁邊圍着——她們似乎看出了這兩天來大人們的面孔多不快樂，所以也都默默相對，沒有往日的吵鬧了。

「逸卿！你究竟主張怎麼樣呢？我們這樣下去終究不是長事。」浩如夫人將吸着的水烟暫停，愁眉不展的對她的兒子嘆了一聲。

「真的，我們這樣下去真是不得了呢！現在家裏值錢的東西差不多要吃完了，房租已經欠了三個月，前天房東來，好像要我們搬房子的意思，再這樣下去，恐怕我們只有餓死在露天底下了。」逸卿你無論如何總應該快些想點法子！逸卿夫人不待蕭逸卿的回答，先搶着補足浩如夫人的話。她本來在浩如夫人面前不敢大發議論的，但今晚上也加了十倍勇氣。

「是的，我已經有了主張，你們不要急！」蕭逸卿敲着旱烟管，很緩慢的說：「我已經有了主張……」但是他又把下文停住，泰然的對着一圈一圈的烟氣凝思，好像有不少神秘的妙計蘊蓄在心裏。

「說有什麼主張，你快些說！事到如今，還可以這樣耐性子嗎？」浩如夫人忍耐不住了，大聲的催着她的兒子，於是蕭逸卿才放下他的煙筒，毅然的說道：

「我的主張，就是我立志要出遠門。」

「到那裏？」逸卿夫人來不及的問。

「到北京。北京不是有不少親戚朋友，在那裏得發嗎？我想到那邊去無論如何總可想點法子。」

「真的麼？你真有這樣的胆量到北京去？」知子莫若母，但今晚上蕭逸卿的這種大志，竟出於浩如夫人的意料之外了。

「自然去，我是立定了志向去的。」

在以前，浩如夫人對於蕭逸卿，即在百里以外的鄰縣，也不放他出去；但是到了這兵敗糧盡之秋，也不得不委曲聽從，她表示着同意，同時嘴角上也露出了一痕慘淡的微笑。

「那倒也好。志超表兄聽說現在財政部裏當差，你可以去託託他。」

「那麼我們怎樣呢？我們再過下去，祇得吃棹椅板橙了！你到了北京也不一定馬上就有事，而我們的家用怎樣也維持不到年底。」逸卿夫人急了，她聲淚俱下的說。小孩子在她們的懷中也啼哭而和之。

「你們，我也替你們細細的思量過，不過這實在是萬不得已的辦法。」蕭逸卿將心中的妙計慢慢的說了出來。「我想，你們暫時還是分散吧！媽媽，你可以到姨母家裏去玩幾個月，姨母來

信也很盼望你去叙叙呢！」他又對着逸卿夫人說：「你可以暫時回到你父母家裏去寄住，兒女們也帶去。等到我將來得發的時候，再把你們統統接回來同住。」

這一番出於意料之外的議論，竟把逸卿夫人聽得呆住了，她不知道怎樣回答的好；浩如夫人也搖頭微嘆，默默地無話可說。她雖然時常想到她十餘年久別的老姊姊那裏去玩，他的老姊姊也時常有信來希望她去叙叙，但是以這樣的名義去寄住，也未免太失面子了。

這一晚他們會議的時間很長，一直到二更打過還不會停。會議的結果，是蕭逸卿赴京謀職；逸卿夫人回娘家暫住；浩如夫人的老娘家已經沒有人了，只得寄住到她的老姊姊家裏去，大孫女是浩如夫人生平最歡喜的，讓她跟去陪伴祖母；其餘幾個小孩子都跟母親回外婆家；只剩下明兒仍留在本地，遷移到高小學校裏去寄宿。

五

人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即使他的性情再懦弱柔弱的，也會挺一挺胸，振一振臂，和前面橫臥着的生活的惡魔作一回最後的奮鬥的，所以這一次蕭逸卿也有破釜沈舟，背水爲陣的氣概，再不如以前那種苟安姑息的性情了。在那次家庭會議將各種困難的問題像快刀斬亂麻

似的解決之後，不多幾天，他就摒擋一切，攜了一肩輕薄的行裝，在霜嚴風緊的初冬，便踏上了天涯飄泊的路途。

蕭逸脚去了之後，他們家裏就日形忙碌起來，走進走出的閒雜人等也一天多似一天了。一方面兼做掮客的磁器商人，因為一個人忙不轉，便介紹了幾個同業，僱用了許多脚夫，預備做一二次大批的交易；他方面姑太太姑少奶奶以及從前在他們家裏當差過的舊僕，聽得他們要搬動，也都過來幫忙，兼可以乘間撈取一些零星雜用的器具。

這幾天逸脚夫人真是忙個不了，她恨不能把自己的身體化做幾個，才可以各方面去應付，她一忽兒要收拾自己要帶到娘家去用的東西，一忽兒又要和幾個市僧的掮客爭執貨物的好壞，斟酌價目的高下；忽而又要提防到他人的乘勢竊取……可憐她終日拖了一雙零丁的小腳，從樓上到樓下，從大廳到廚房，只是跑進跑出的不停。她這時候心裏也只有想着一張紅木檯子應該出多少價目，一付錫蠟燭台至少須多少錢才可售出；或者那一件器具將來一定要實用到非帶去不可；那一件東西還值些錢，決不能讓人家強行占去……所以到了這家敗人亡的慘境，也不覺到有甚麼悲哀和苦痛。唉！她倘若這時候將外界的事情暫時丟開，回復了清明的自我，去追想追想過去的哀史，看看目前的慘狀，再逆料到未來的險途，她定要痛哭而失聲！

浩如夫人近來的行動也漸漸和以前有些不同了。親戚朋友家裏固然絕了跡，罵人也不大罵了，而且待人接物，更是柔和可親。連逸卿夫人和金媽都有些莫明其妙起來。她終日只是默默地在房裏收理一切雜物，將用得着的東西疊齊在大箱子裏面，用不着的舊衣舊裙之類的東西，都送給了幫忙的僕人們，僕人們都很快活地感謝她。她看着逸卿夫人實在忙不過，有時候，也過去幫她的忙，將逸卿夫人要用的東西都一一替她歸到箱子裏去。有一次，她將以前一個鄉下朋友送給她的兩匹棉綢，偷偷地放在逸卿夫人的箱子裏，不意被逸卿夫人在旁邊看見了。

「婆婆！這是華奶奶送給你的，怎麼放到我的箱子裏來？」

「你拿了用好了！這一點東西你拿去用好了！」

「婆婆自己爲什麼不用？」

「我老了，用不到添新的衣服。你孩子多，將來把他們添添衣服也用得着。」

「那麼婆婆自己拿一點去吧！我們用不到這麼多。」

逸卿夫人再三的推却，而浩如夫人硬要統把牠擡在箱子裏才得安心，到了後來，逸卿夫人終於只好受了下來。

年老的人精神究竟不好，一做事就要疲倦。浩如夫人這幾天做這樣做那樣很是忙碌，所以

也就不免要時時休息，初冬的太陽已經漸漸覺得可愛起來，雜亂的廳堂中，歪斜地放着的太史椅上，她常常坐在那裏曬太陽。那時候廳堂上所掛的書畫匾額都收下來了，四壁只是一片空虛寥廓；以前佈置得整齊有序的棹椅幾几，有的已經被人抬去了，有的斜置橫陳着，有的被扛搬夫正在那兒捆縛；而木箱，衣架，牀榻，舊書，洋燈，瓶罐之類的雜具，更隨處的零亂雜攙，好像是經過兵災的荒村，遭過土匪的孤舍……浩如夫人用了她朦朧的老眼，東西張望，頻頻搖首，有時只是閉攏了眼睛，默默地念着南無阿彌陀佛，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門外又是一天清冷的好天氣，十月中旬的午後，陽光不暖不熱的平鋪在地面上，寥廓的蒼空，更覺得澄明而悠遠；一陣一陣的微風吹過，把庭前花壇上的小草也颯颯地搖擺不定。浩如夫人正在廳堂上閒坐，雖然四周的情形非常雜亂，但也不知不覺的被那一種秋冬交界時所特有的情調所引住，她正在對天井上一角的蒼空出神，一轉眼間，她看她的孫兒阿明背着書包回來了。他那健康的體，微紅的雙頰，明媚的眼珠，和一頭漆黑的濃髮，今天似乎也受了這大自然美好的感印，分外覺得活潑可愛。白髮的祖母，也不禁爲之心曠神怡，她眉花眼笑的遙遙向他呼着：

「阿明！你今天放學放得這樣早！」

「學堂裏還沒有放哩！我因爲你們就要搬到別地方去了，特地請了假早些回來看看的。」

明兒究竟年紀小，不知家敗人散的痛苦，反覺得這幾天忙忙碌碌的有趣，而且自己不久將要搬到校裏去住，新鮮的生活在前面等待他，所以他這幾天連讀書也沒有心思了，上課的時候，只是想回到家裏來看紛繁雜亂的情形。

「哦，你請假回來的嗎？這幾天就讓你去玩玩吧！將來等我們去了之後，你要好好的在學堂裏用功。」浩如夫人輕輕地捏住了明兒的手，柔和的眼光只是對着他呆看，好像對於他的將來有無限的希望，而又不忍遽然舍去他的樣子。「寶寶你真是要好好地用功呢……」她說到此地，正想再往下說，恰恰幾個扛搬夫費了極大的氣力，把一具紫檀木的衣櫥抬出門去，浩如夫人似乎不忍再看，她微微搖着蒼白衰皺的頭顱，指點着那具櫥對明兒說：

「唉！你看這具櫥還是你祖父在崇明縣當捐局總辦的時候所購置的，我和牠幾十年沒有離開過，不料現在竟會落到別人家手裏去……」

她又指着一面金邊而雕刻花紋的大着衣鏡，對明兒說：

「唉！這一面着衣鏡也是你祖父經過上海的時候買來的，那時候外國貨真是貴，聽說這還是從德國來的呢，所以牢固得很，到如今已經有二十多年還不會壞。唉！不料現在也落到人家手裏去了……」

她又指着一張楠木的長方形的書檯向明兒說：

「唉！唉！這一張書檯還是你的祖父搬到此地來的時候買的。祖父曾經在這張檯子上畫過不少的畫，寫過不少的字；自從祖父去世之後，就少有人去用過。唉！唉！不料現在也要給人家用了……」

「唉！唉！這許多東西都被別人家拿去了……」明兒靠在祖母的身旁，一面顫聲的答應着，一面不自覺的將他的小手揩自己的眼睛。

「這都是我們的家運不好，以致於敗落到這步田地，所以你以後應該上緊用功！你的父親現在還這樣不得發，也是因為從前不肯讀書的原故。」

「奶奶！你說的話我總聽你，我以後一定用功讀書了。」

「乖孫子！你肯用功讀書，將來我望你好好的成家立業。」

「奶奶，我將來能夠賺錢的時候，定把你接回來……」

「唉！我年紀老了，等你會賺錢的時候，我怕不會看見的了。你只要將來能夠重振門庭，爭我們翻家的一口氣，不要再被人家見笑就好了！我就是在陰間，也是覺得快活的。」浩如夫人更緊緊地捏着明兒的手，露出了微微的笑容，但這笑容裏似乎有一味寂寞的哀意含在裏面。

「啊！奶奶你爲什麼要講這樣話！我想你一定能夠看得見的！我想你一定能夠看得見的！」

「明兒張大了兩隻淚眼，對着她的祖母狂叫，講到這裏，他再也容忍不住了，便撲倒在祖母懷裏，嗚嗚咽咽地大聲哭泣起來。浩如夫人的老淚，也不自覺的一滴一滴地掛在她衰皺的兩頰上。」

「乖寶寶！你不要哭！你不要哭！但願得菩薩祖宗的保佑，使我能夠多活幾年，能夠有一天看到你到家門重振起來……」

「奶奶！你去……你去了之後，要時常寫信給我的喲！」明兒哽咽着含含糊糊地說。

「我寫信給你，我寫信給你……你在學堂裏寒酸吃食第一要當心……你如果沒有錢的時候寫信來通知我好了，我……我無論如何總可以寄你一點的……」白髮的老祖母的聲音也斷斷續續地聽不分明。

六

離散的日子是一天一天的拉近來，那些值錢的東西差不多已經賣完了，不值錢的東西也都在別處寄妥了，親戚朋友們所設餞行的酒也吃過了，各處所欠的賬也都還清了，而且房主人也派了兩個管家來看守，好像不准他們再多日停留，無形中在那兒下逐客令了。

這幾天與致最高不過的，就是那幾個十歲左右的小孩子，她們還沒有了解人生的哀喜與命運的險惡，只一意以為將有新生活的享樂，有許多未曾接觸到過的奇跡將可發現，跳來跳去，一刻兒也不停息，時而要她們的哥哥放假時候去玩，時而姊妹們中互相呢喃地議論將來的生活，外婆舅母如何的愛她們，表弟表妹如何的歡迎她們，時而又硬要求金媽陪伴她們同去，待到金媽說出不能和她們同去時，她們又眼淚汪汪的不樂起來。唉！她們何嘗知道大人們這時心內的苦痛呢？……

逸卿夫人連日的忙碌，倒不覺得怎麼，到了後來，各種雜務一步一步的安排定當之後，痛定思痛，更覺得前塵後影，有不堪回首之嘆，只有一泡孤冷的眼淚，可以聊洩她的愁懷。她知道兄弟雖有同胞骨肉之情，但常久的閒居寄食，終非永久之計；她知道嫂嫂的爲人，素來是刻薄吝嗇，日後相處，不免要受其冷嘲熱諷；她知道娘家的傭僕，難免炎涼勢利之徒，如今帶了這許多兒女去相擾，定多爲彼等奚落……在先，前，浩如夫人呵責謾罵她的時候，她每有避回娘家的念頭，想和她的父母兄弟訴說積年來所受的痛苦；但到了現在，覺得娘家也不是她的安身之所。而且浩如夫人也大不像從前的橫暴，換了一副溫和的面目；反而覺得她年老受苦的可憐，極不忍遽然離開她，使她的暮景蕭條，一至於此。但事實那能隨人心願？時間也是不稍待人的惡魔，到了十月中

旬的某日，就不得不使他們一家傷離泣別，使一個先人費了許多苦心孤詣創建起來的家庭全歸於烟消雲散。

浩如夫人的姊姊家在姑蘇臺畔，而逸卿夫人的娘家本在鄰近的茗溪，現在因為她哥哥在上海經商，所以全家也都僑寓在那邊。自日城至上海，蘇州本有鐵道相通，是順路，但浩如夫人因年高胆怯，而且帶了不少的東西，火車上下，很多不便的地方，便改道舟行——只要一隻湖雪快，搖到拱宸，就可由內河的小汽輪直拖到蘇州——不過她們旅途的方向雖然不同，而離散的時間，却同在一日之中，而且又同在一個時間之內。

收拾行裝，整理用具，足足的忙了一個通宵。次日早晨，天還沒有大亮，門外就照照攘攘的熱鬧起來，轎夫，扛搬夫，都一個一個的到齊了，好管事的閒人，也好像預先知道了這一回事的樣子，比往常特別的起得早，都探頭探腦的在門口張望，有指點着那廳堂上的兩大堆行李，交頭接耳地在那兒紛紛議論的；也有伸頸延望，微微搖首，似乎在那裏慨嘆唏噓的；也有斜着兩眼，低聲冷笑，在那兒幸災樂禍自鳴得意的……

車站和船埠頭是兩條不同的路，所以她們在自己大門口就要各人走各人的道路了。逸卿夫人看看各種事情都準備定當了，而且八點鐘的快車也要急於趕上，再沒有牽延的時間，便走

到浩如夫人身邊去辭別，並且也催她上道。

「婆婆，我們可以走了吧！」

浩如夫人因忙碌過度，又受了些風寒，這幾天有些微微的傷風，不時的要咳嗽，所以到了這時候，她還躲在自己的房裏，不知道在想些什麼。有時呆望到天空，天空中只是滿佈着陰沈的愁雲；有時環顧到室中，室中空無所有，只有零散的棄物在與故主依依惜別，沒有一件不是催人下淚的資料，更沒有一件不使她把往年的事跡像旋風般的在面前掃過。這時聽到逸卿夫人來催她上道，才如夢一般的抬起頭來：

「走的時候到了嗎？唉！我怎麼也不想走……！」

「婆婆，你是不是身體不大舒服？咳嗽好了些嗎？」

「身體倒沒有什麼……！」

說到這裏，她們兩人都默然了，好像有千言萬語不能傾吐的樣子。過了一息，浩如夫人自言自語的說：

「唉！不料我們竟有這樣的一天！」

「婆婆！事到如今，也只有聽天由命了！」

「唉！我是老來苦！」

「婆婆不要過於傷心了，我們將來總當有團聚的一天。」

「我怕是不到了……」

「我想總不會如此吧！婆婆！我以後天天禱告菩薩保佑你……」

浩如夫人的白頭慢慢地垂了下去，如同秋後的一株枯楊，似乎再沒有拾頭的勇氣。「唉！唉！少奶奶！我真不願意離開你，我從前對不起你的地方，望你再不要掛在心上！」她說着，又是一陣咳嗽。「我望你再不要掛在心上！」

「是過去的事了，還要去提牠什麼？」逸卿夫人一邊顫聲的說着，一邊連連的俯下去拍浩如夫人的背脊。

正在這時候，外面有一種粗大的聲音高叫起來：

「噲！八點鐘的快車怕要趕不到了！」

她們聽到了這警告，纔如夢初醒，勉強的站了起來，逸卿夫人扶着浩如夫人的手臂，慢慢的經過廊簷下走了出去。

「婆婆！我們就在此地分別了！我明年春天定到蘇州來看你……你好好的保重身體吧！」

「你也當保重身體要緊。孩兒們不要讓她們出去，上海地方不比內地，走出去很擔心的。」浩如夫人說着，一面和她的幾個孫兒女一一握別，她們各人的眼睛裏都充滿了別淚。

「那末我們就此分別吧！願你們一路平安！」逸卿夫人說着，又叮囑她的十一歲的大女兒說：「阿齡！你要好好的服侍奶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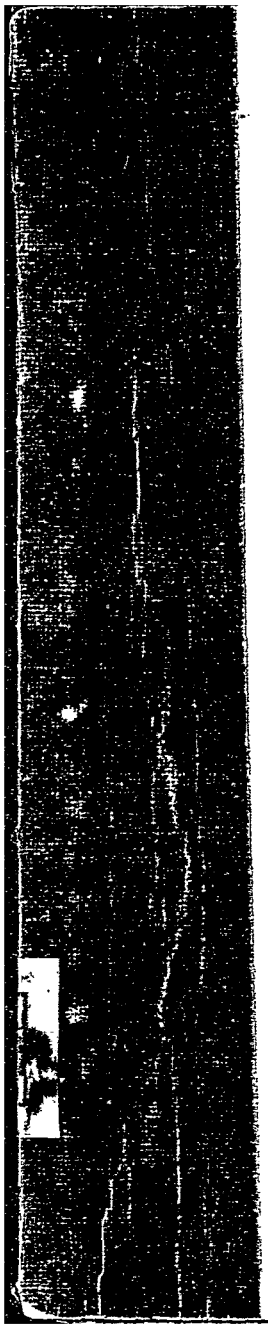
「願你們也一路平安到了上海就寫封信給我！」浩如夫人已經坐在轎子裏面了，還探出頭來作一次最後的談話。

一剎時間，抬轎子的抬轎子，扛行李的扛行李，都向他們所要到的地方分道前奔，看熱鬧的人也一轟而散了，只剩了那一所空廓的住宅，還孤冷冷地站在那裏，好像對於牠舊日的主人，也有慨嘆惋惜的樣子。但從此以後，也永不會見他們的踪跡，他們是永不能回來的了！不多幾天之後，新主人搬了進來，頓時燈燭輝煌，賓客盈門，換了一副繁榮的面目。過往的行人，也很快的把以前住在那裏的主人忘記，再沒有人去談論他們過往的歷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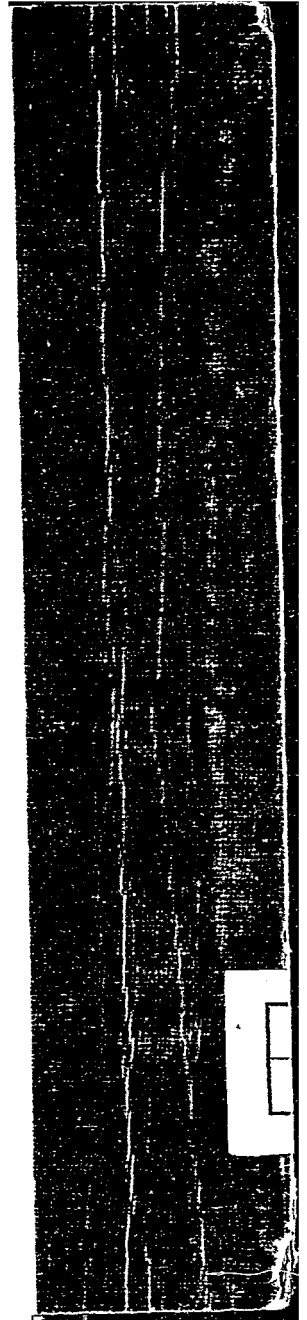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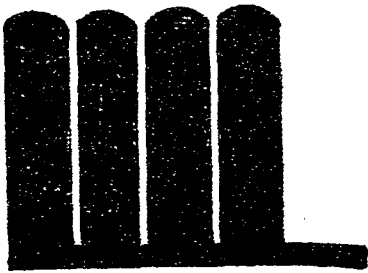
至於金媽，那一天送了她的主人上車之後，無頭無腦的回到她主人的舊屋裏來，看了屋中那一種淒慘零落的景象，心中不覺起了一層無名的傷感。可憐他們一家興亡的殘跡，只有她看得最是親切，也只有她記得最是清楚，先前怎樣怎樣的榮貴，後來又怎樣怎樣的衰敗下去，她都

一一的親眼見到。她是一個無知識無思想的鄉村婦人，但經過這一番不幸的遭遇，心裏便如受了一次極大的創痛，什麼事都使她心灰意懶。從此後，她再無心於別投新主人了。在第二天的上午，她便揹攜起自己的行李，回到她的故鄉，依在她孀孀家裏度她殘年的生活。

(選自東海之濱)



現代中國
小說選





谷 潤

徐蔚南

807.61
123
13

谷潤一個人悄悄地走出了公司門，充滿了喜悅的，身體很輕靈的，登上了電車，坐下了向車中一望，看見乘客都是不修飾的男子。車中祇有他是年青的，而且穿着一身新曝曬的洋服，一件花呢的單大衣，其餘的人是中年或老年的人了。其中最令人恐懼而厭惡的是一個紅面孔，生滿鬍子的，戴着四角黑帽子，穿着黑布長袍的天主教神甫，他那威嚴的目光閃閃地望着車中的人。谷潤雖則最初被這神甫的目光注射着的時候，他記起了朋友對他說的關於神甫的聖潔與尊嚴，同時他覺得彷彿犯了一件罪惡被人告發了似的，立刻歪轉了頭望着窗外的店鋪與街道，然而過了一會兒他想到我又不是天主教徒，見了神甫怕什麼，他的心上這時又充滿了喜悅，眼角上自然地跳出了微笑。但是他這時候除了喜悅是有秩序地自心中滲出到身上之外，他的思想是很雜亂，彷彿雪後的麻雀，跳過東，跳過西，沒有一刻工夫滯留在一處地方的，他的眼睛雖則最康健的，這時在車中却對於一切不留任何印象。他這時候，因為充滿了希望，充滿了喜悅，所以他的四肢彷彿有點發癢，最好將兩臂甩動，兩腳跳擲，如蝗蟲一般的跳，如蝴蝶一般的舞。車子到了一站的時候，登上一個女子來，敷着雪花粉的蛋形的臉兒埋在黑色發光的天鵝絨的外衣裏。這

漂亮的西洋太太在谷潤的身邊坐了下來。一陣陣的濃重的香味送到谷潤的鼻子裏，他便覺得身體漸漸之力起來了，但這種香味聞倒很舒服——尤其是這樣漂亮女人身上的香味。他今天可是真幸福的一天，所以會聞到這樣好的香味。想到這兒，他愈覺得欣喜。

一剎那，電車又停了，谷潤要下車的地點到了。他很輕鬆地下車，將領結拉一拉正，這時在街上，他的眼睛比在車中更大膽地跳出來。忽然欣笑的眼光落在一家糖果店裏，他便進店去，買了三包朱古立糖，兩包杏仁糖。糖果雖則已有五包，但是在他的大衣袋裏，衣袋並不覺得臃腫。走到轉彎處，他看見賣報人，他又用去一個小銀元，買了一本世間周報。

谷潤走到了他要來的大夏花臺兒（Dacha Hotel）了。他進去租定三層樓上一間臨街的房子。

那座花臺兒坐落的地位已很不差，在S市中比較清淨的一條馬路旁邊，對面是一片廣闊的運動場。谷潤租定的房間更不差，裝飾很精雅，光線和空氣都很好。房中閃閃發光的黃銅牀對面的牆上，掛着一架大油畫，畫着一對情侶正在池邊柳陰下密語的情景。女人的神情很泰然，自若，那男子却反而有點靦覷的樣子。兩人坐的沙發椅對面是一架火爐，火爐架上是一座精巧的時鐘，是嵌在一個裸體的女神手中托着的黃金球裏的。其餘嵌銀子的衣廚和桌椅都很精雅。

谷潤踏進房內，向房中仔細打量一下，覺得這房間很不差，可以做他的樂園。他走到窗邊，向街心望了一望，回轉頭來，再看了看時鐘。此時正二時半。他想約定的時間是三時至三時半，這時還早。糖果已從衣袋裏取出，放在檯上了；他點了一枝紙煙，拏了那本《世間》週報，充滿着希望，充滿着快樂去坐在沙發中閱覽，同時等待他約會的人的到來。

他先翻閱那週報中的圖畫：一個飛行世界的女飛行家的幾張照片，幾個女優和洋畫展覽會的攝影。

他看了一刻圖畫，仰起頭望着時鐘，二時四十分，離三時還有二十分鐘。回過來的眼光重新落在那膝上週報中的攝影上。這是一張洋畫的照片，描着一個橫在場上的裸體的女子，淫蕩地笑着的眼睛正注視着她股旁的一匹豎着尾巴的黑色的大雄貓。這照相下寫着畫題「墮落之女人」和畫家的姓名。那圖畫的命題使他不甚歡喜，雖則這張畫是他還歡喜的。他茫然地望着窗外深秋潔淨的天空，思想什麼墮落不墮落，墮落是怎樣，不墮落是怎樣……

時鐘突然鏗鏘地打了三下，將谷潤從胡亂的思想裏拉了出來。

他連忙立了起來，將衣服整齊一下，向衣廚鏡中將自己的面貌仔細觀察了一會。不錯，是一副漂亮的面孔，兩頰很豐滿的，微帶紅色，鬍子括得精光，雙眼皮的眼眶，在微笑時最爲嬌媚，頭髮

梳得整齊而光亮，還使他自己稍稍不滿意的，是髮髮邊，在他自己修面時剝破的一小塊，幸而現在已結了痂，沒有損害他面部全體的調子。

谷潤覺得自己的面貌很滿意，微笑着走到窗邊，望着窗下的街道。

谷潤想道：今番是我第一次和她的 *Bender-Vous*，約她到這花臺兒裏來；她來到時，應該怎樣去招待她？是了，等她一叩門，就笑着趕過去開門，緊緊地，握着她的兩手，在這握手裏，我將我的對她的尊敬，對她的愛情以及我的生命完全傳送給她；她這時候一定也歡笑地望着我，但是她踏進了房，怎麼樣呢？和她講什麼話呢？……是的……是的……

谷潤想到這兒，聽見房門外有谷谷地高底皮鞋聲響過來了，他立即停止一切思想，微啓着嘴，睜着眼睛向房門觀看。他的兩條腿就想搬動，兩只手就想呈向前，但是彷彿有一種莫明其妙的力量禁止他這樣做。谷谷的聲音更近了，更響亮了，他彷彿聽着她打門了，他握着她的手了，她笑着進來了。他全部的神經顫動了。心突突跳動，兩腿發軟了。然而在這一剎那間，那谷谷的聲音却已走過他的房門，聲響漸漸地輕微了，輕微了，終於聽不見了。他覺得受了那走過的人的欺騙了，他詛咒那走過的人。他頹然地坐在沙發上，望着時鐘發怔，鐘上這時已快將四點了。約定的時

間已經過了。

谷潤一邊望着鐘，一邊在想，遲二三十分鐘來也是有的。她或許被友人絆住了脚。或許路過百貨商店去買什麼物品，或許車子在途中生了障礙。想到車子生障礙，他又爲她憂慮了：若是她乘汽車馬車來，那是不會被什麼撞翻的，若是她乘黃包車來，那是危險了，或者此刻她已受了傷，抬到病院裏去了。終於他發見這是他的思想，他想她今天乘電車來的，她不會乘汽車或馬車或黃包車的，一定也乘電車來，電車是最安全的，自他乘電車以來，從沒有遇到過什麼危險，但是電車因中途電流通或車輪挫折而停頓的事情，却是有的。她在這時候還不來，一定電車發生障礙了，再待幾分鐘她一定就來了。

四時十分了。

他忍耐地在房中踱步了，走到房門邊，彷彿聽見脚步聲，站定了細聽，卻又沒有聲響了。他走到窗邊，聽見從街上飛起汽車的笛聲，連忙向街上一望，却見那乘汽車向前疾馳而去了。

他的思想的起伏，可以從他的脚步的搬動裏看得出來：最初他在房中走時，還是緩緩的輕輕的脚步，接着在輕輕的脚步聲中夾着凝固的聲音了，最後，他的脚步搬動得很急速，雖則聲音仍是輕輕的。

時鐘上的針已指着四時半。

她的嫻嫻來遲煩燥了他，苦惱了他。他猛吸着紙煙，將煙霧向天花板噴吐，但吸不到半枝煙，便又不吸了，拋棄了紙煙，牙齒咬緊着嘴唇，又有着兩手在背後，茫然地呆看着那火爐。

感情久已能使他號啕，使他頓足，使他咒罵那女人的嫻嫻來遲，使他拋棄了對於她的愛情，與尊敬，然而理智又命令他忍耐着等待，忍耐着等待，同時他并且沒有號哭咒罵等等的力量了。終於從他的口中漏出了一聲輕微的嘆息，又向那沙發上坐了下來。

剛才只看了幾頁圖畫的世間周報，如今谷潤勉強着自己再來閱讀。但是他雖則在閱讀那篇論文，他看見的却祇是一行一行四方形的圖案堆積着，堆積着，難有幾個字跳到他眼中是他認識的。他極力鎮靜的頭腦，於是再從頭讀起，才知道這篇論文，又是說什麼軍閥的私鬪是中國滅亡的端緒等等一類話，再看以下的新聞都是什麼馮吳大戰，難民過境等等的不愉快的消息，平日他在友人面前看見這種新聞時還瀟出嘆息或者用着傷心的神態指給人家看，此刻他讀着這幾段新聞，覺得很討厭，連忙翻過了，翻到書尾，閱讀那最後幾頁的雜俎欄。他翻着一首新詩，題爲我願：

「嚶！我的愛，

我願化作你的絲襪，

雖則受着你的踐踏，

你的肌膚却常常給我親着！

噢！我的愛，

我願變作你的香糖，

雖則被你嚼成唾液，

我的生命已溶入你的心懷！

這是上海一派專做黑幕小說的文人所作的迎合中國淺陋的文藝市場的一首新詩。谷潤讀到這首詩，覺得很容易懂而且有味，連接地讀了二三遍之後，仰起他的眼睛望着那檯上的糖果。

谷潤的糖果原是買來要她和他自己在一起咀嚼的，如今他却啓了糖果的包封，自言自語道：

「呵呵！我呈給你這朱古立的糖，要你從每片糖裏認識愛情的甜味；我呈給你這心形的杏

仁，要你從每顆杏仁裏辨出我的誠心！」

趁着他的雄健的想像力，他想像這時候假使她已來了後的情景了。

兩人並肩坐在溫暖的沙發裏，有如那油畫中的一對情侶。兩人講的話，就是這二三月中的互相愛悅的情形，說話時一定要帶着些滑稽，那末大家都會情不自禁地嘻笑。接着緊緊地握住她的手，那末她一定合緊了她的嘴唇微笑地向他逼視。

這房間在頃刻便將變成一座樂園：那銅牀化作滿蓋蓮花的池塘，在蓮葉下有鴛鴦交頸而睡；那洋畫化作一座森林，森林中有無數仙鳥發瘋地齊唱着歡歌；那衣廚和沙發化作爲蔥龍的山崗，山中有汨汨的流泉，流瀉入桌椅化作的果園良田。在這樂園裏，有永久不謝的鮮花，有永久常新的春陽，有奇獸，有靈芝，有一切人間夢想的美麗……

他的思想又跳到她的身上，他想，兩人並坐的時候，他們倆的全身心的熱力一定相互交流，他們倆顫動的身軀將彷彿浮在溫泉裏，感覺着冷中的熱味，熱中的冷味，又彷彿身子在夢中給薰風吹上了青天，被白雲擁護着向着月球進行……是的，他又要將他溫暖的嘴唇親着她的手背好久時候，從她的手背上將吸取她一些永久保存鮮美的蜜意……他又想到剛才讀過的一首詩，怎樣化作愛人的機，常常親着那香肌……他又想到以前讀過的小說中描寫男女大擁抱

的情景……

呵呵！他不能再想了，他不能再想了。他覺得胸間氣悶到極點，呼吸急促的幾乎要窒息了；腦筋發脹，有點偏頭痛，喉頭乾燥如火在焚；眼皮滯重地壓迫他的眼睛；全身麻酥的了，在麻酥中，他歪着身子躺在沙發中一聲也不響。

西沉的太陽送下的血色的光，闖進了窗中，跳蕩在白布套的沙發上，跳蕩在谷潤的光亮的頭髮上，跳蕩在他的疲倦的臉上，映出一種畫家所難描的痴默默的色彩。

這時已五時四十分。

谷潤從醉後一般的迷糊裏甦醒轉來，眼皮微啓，便覺眩耀，於是眼皮重又合上了。過了幾秒鐘，他又睜開眼來向他身邊一望，覺得四周都空虛，在空虛中只有他一個人。他突然跳了起來，將糖果和那本周報都拋棄在地上。

他先前以為這房間是樂園的，却不道如今變為沒有光，沒有花，沒有陽春，沒有一切的——一切都埋沒了的渺無涯際的沙漠。如今他一個人獨立在黃沙的中間，仰頭一望，所見的祇是灰色的天空，耳中所聽見的，祇有寒冷的風聲……

他有如鬪敗的雄雞，先前一切的歡樂和水泡一樣的消滅了。從他可憐的蒼白的臉上露出

了慘笑，從他的鼻孔中涌出了哼哼的輕視人的笑聲。他不僅覺悟了她的欺騙，他並且想像她在此刻與另一個男子在另一處地方創造了他所要創造的樂園。

他如今沒有孤獨的悲哀，他沒有寂寞的淒涼；充滿他全身心的是惱怒與恚恨的火焰。

他不特此刻不希望她的到來，並且永久不願再見她了。但是他突然間按着電鈴，呼換茶房。茶房恭敬地進來了。

谷潤便說道：

「如今我要往戲院子裏去，如有女客來訪，請她在我房中等待好了。」說完話，他便匆匆地向外走去。

(選自奔流)

愛人

徐震村

牆上掛着的那架冷酷的八角掛鐘才剛剛指到八點四十分，在木欄內，那位貓頭鷹眼的主任的位置還是空着；外面屋頂上的雪光從東邊一列英國式的窗子映入，全辦公室充滿一種死灰色的光線。幾個早到的同事正圍在暖汽管的四周聽着胡大講他的嫖經；雷夫君一面聽着這高聲的談笑，一面有意無意地把號房剛遞給他的一封私信用手拆開。

雷夫君是個近視眼睛，身軀瘦小約三十多歲的中年人。他是生在離濟南一百里地遠的一個小城鎮裏，在那裏他跟一個與他家有親戚關係的舉人受教育，從小就以用功著名。不久他父親覺得讀四書在這個年頭已不實用，便把他送入省城考學校，他費了兩年的功夫補習123和ABC，末了才考入了一個中等商業學校。他在學校裏也同在私塾一樣地在課程上用功，畢業的時候，因為成績很好，學校當局便想了一個法子把他薦到北京來做事，到現在已是六年了。雷夫君的生性也與他的歷史一樣簡單：膽小，謙順，從來不拒絕人。他住在公司附近的一個公寓

裏，白天照例是到公司辦事，晚上照例是看看閑書，再不然就是躺在牀上出神。在公司裏他們叫「聖人」。這一半自然也是因為老像一個老處女似地保持着他的貞操，從不肯跟別人去打一個茶圍，但一半是因為他有讀書的癮。他不時地要買新書，除了小說之外，也間或讀一點講各種問題的書。當他讀一本書時，他的整個的靈魂都要和書融在一起，他相信書中的每一個字，他覺得書中的人物的經歷就是他自己的經歷。他非常愛談話。其實他的談話就是背書，但是他卻不自覺；他的同事們聽到他滿嘴都是他們聞所未聞的學問，自然也就更驚訝他的淵博。

現在，這封信是雷夫君的一個表弟來的，信裏告訴雷夫君他現在已由濟南來到北京，而且已插入了東城某中學的高中二，功課很忙，不能出來，希望雷夫君有功夫去看看他。但是，在讀完了信的內容之後，雷夫君的目光忽然被一種眩目的顏色引住了。原來這位表弟現在也染了時下中學生的習氣，愛用有顏色的文具：信紙是淡青的，信封是水紅的，字蹟是恭整的，又秀麗，用藍黑的墨水寫着。想到那一年前還是粗氣的小足球家的表弟現在竟完全成了一個青年人，雷夫君的臉上不禁掛出了一層疲乏的微笑。但這笑卻被留了鬍子的老夏一眼瞧見了。

「笑什麼，聖人，嘿！好漂亮的信封啊！」

聽了這話，紅胖的小趙立刻回過頭來。

「是情書啊，你們知道不知道？」小趙粗野地叫了。

幾個聽嫻經的人都驚訝地離開了暖汽管。

「公開呀！情書公開！」

「對了！公開！公開！」

雷夫君有點着慌了。把信給他們看麼？給他們看倒不要緊，但這明明是表弟的信，豈不是要
使他們失望嗎？一種莫明其妙的思想跑到他的腦子裏，他立刻很快地把信往衣袋裏一揣，半莊
重地說：

「不要胡說，那裏有什麼情書？」

這自然使大家的信心更堅定一點。

「不行，不行！非公開不行！」

「不要鬧，不要鬧。」

「哈，聖人有了愛人了！」

「什麼愛人不愛人……」

「你要不拿出來我們可要自己動手了！」老胡笑着把袖子一捲。

「贊成，贊成！讓我們把聖人捆起來。」小趙跳着叫。

大家立刻把雷夫君包圍起來。雷夫君很慌促地支撐着。

「說老實話，實在不是，——實在不是情書——」

「不行！非公開不行！」

正在大家將雷夫君揪在地下的當兒，辦公室的門一響，主任的兩隻貓頭鷹的眼忽然出現了。大家都含着笑歸到自己的位子。

二

下了班，剛出公司，雷夫君就聽見背後有人喊他。回過頭來，他看見紅胖的小趙正從背後笑着趕來。

「什麼事？又是要看那封信嗎？」雷夫君停住脚步，懦弱地笑着。

「不是，不是。」小趙帶着嚴重的目光握着住雷夫君的手。「我有要緊的事向你說。」

「說吧，有什麼要緊的事？」

「這裏不行，讓我下館子去。」

「你請客麼？」雷夫君的兩隻小眼驚訝得有點濕潤了。

「當然，當然。」

小趙拉着雷夫君走進一家東安市場附近的小館。

「說吧，有什麼事？」看着小趙叫過了菜，雷夫君不安地問了。

「雷夫？」小趙做出發愁的樣子，好像要哭。「你得幫我的忙才行，雷夫！」

「我怎麼幫你的忙呢？」

「我們都是處在同樣的地位……你也是受過戀愛的痛苦的，你能把你的經驗告訴我一點嗎？」

的確，小趙近來正傾心於一個某師範學校的女學生，這是誰也知道的。但他這個要求卻有

點使雷夫君爲難。

「我有什麼經驗呢……」雷夫君囁嚅地說。

「不要客氣。你年紀比我大些，經驗無論如何也比我多一點。」

「自然……啊……是的……」

雷夫君把眼睛向街上望着，沈默一會，接着才說：

「但是這是個很寬泛的問題，叫我從那裏說起呢？」

「譬如說吧，現在有一個女人，她有時似乎和你親近，有時又似乎冷淡。你該怎麼辦？」

「這很容易，」雷夫君莊嚴地點着頭，「一切女人都是這樣。你沒聽見外國人說嗎？『女人是跑的，男人是追的。』一個女人，無論她是否有過長久的經驗，當戀愛的時候，她一定要逗她的對方，此即心理學中所謂本能作用是也。——你學過心理學沒有？」

「沒有。」

「唔，唔，也是一門有價值的學問……你愈追得她緊，她跑得也愈緊。唯一的法子就是不去追她，讓她自己來找你，這樣一來，她就沒有法子了。這也許是我私人的管見，你不妨試一下……」

他們又談了點別的方面，雷夫便把他去年所讀的那些戀愛指南一類的書原原本本地背了幾段。末了，小趙覺得很滿意，欣然地付了飯賬，拉着雷夫君走出飯館。

三

有些人戀愛時喜歡隱瞞，有些人戀愛時喜歡對人述說。小趙就是屬於後一類的。每和他的

愛人會見一次，他總要跑到公寓裏來把這次的結果報告給雷夫。他很可笑地把他們中間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姿勢都說了出來，有時是受寵若狂，有時又落着眼淚。年假放了，小趙來談的時候更多了。他時時向雷夫、君領教，商議。雷夫是向來不肯拒絕人的好意的，也只好竭力答覆。

「你的戀愛近來怎麼樣？」當他們的談話酒竭了的時候，小趙使這樣問。

答覆這個發問在雷夫並不是難事，因為他的想像力是很足使他自圓其說的。再說，在實際上他也毫不缺乏材料；第一，他讀過茶花女，他是茶花女的崇拜者；第二，兩月以前，他又看過reta Carbo的The Torrent。這位臘威的女明星給他深深的印象。這樣，一天加上一點，他的愛人便有充分的歷史和特性了。

自然，她是美麗的，但這美麗卻並不是我們在普通婦人身上所能找出的。她的身子和面孔都表露着一種希有的特性，一見了就不能忘記。她的性情也是具有獨創質的。由表面看去，你也許以為她不過是個活潑的少女，其實這活潑的背後卻是充滿了多識與透達。她有女性所有的美點與智慧；她知道怎樣溫存，她也知道怎樣玩弄男性。她除了談心之外就只愛看書（這是與雷夫君很合適的）。雷夫君第一次遇見她是在北海島瓊。那時她正坐在一塊山石上凝視着湖水，一回頭看見了雷夫君，便和他談起來了。她約他到她家裏去，他們便從此認識了。她的

母親在兩年以前死了，他的父親從前是個華僑，現在是個跛脚的退居的富翁，他愛他的獨女，也喜歡雷夫君……

起初，這故事不過是說說罷了，但不久雷夫君卻把這位愛人的聲影繪得如此逼真，以至連他自己都不能不相信她的存在了。他甜蜜而且嚴肅地過着愛的生活。坐在房裏，他便想像出怎樣邀她幽會，以及她怎樣對他示愛等的事。有時，不等小趙提起，他便說：

「昨天我也找露西去了，她知道我要去，早已爲我親手燒了一鍋五香牛肉，你看她夠多麼會體貼人！」

有時則把那兔子似的腦袋搖着，微笑地小聲說：

「露西這孩子真頑皮，你看，昨天我向她要求接吻——你不要笑我，我也是臉皮很老的呢——你猜她怎麼樣？她卻把我的眼蒙住，在我的右臉上啄一下就跑了。」

每到這個時候，小趙照例要跳起來拍一下雷夫君的肩膀：
「祝你成功，雷夫，祝你成功！」

人們都出去做他們的星期六下午的享樂去了，公寓幾乎靜得連一顆沙粒打在窗紙上都可以聽見。雷夫君懶懶地躺在床上，半睡半醒地看着一本女子的性衝動。

從那多日沒有擦的小玻璃方塊向外望去，那天鵝絨般的金色的陽光正軟軟地在東牆上掛着，在窗子前面，一棵半高的丁香正開着成球的白花。這是春天。春來了，雷夫君不過換一身夾衣，他還是照樣地過着。小趙近來已來得很少，但這也沒有什麼關係，以前沒有小趙來，他的六年的日子不是也同樣地過了麼？況且，有露西和書陪伴着，有人來倒嫌多事了。

雷夫君很疲倦地翻了一個身，「哈」的一聲，把書往眼邊一湊，便又墮入他那半睡半醒的狀態之中了。

這樣，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雷夫君忽然被一陣狗叫和女子的驚笑聲把他的注意從那些美麗的女性的身體的幻覺拉開，接着，他便聽見有人叫他。

「雷夫！雷夫！替我們趕趕狗，雷夫！」

「誰？」他急忙坐起來穿上鞋。

「我連我都聽不出來了嗎，雷夫！」

雷夫君走出屋了，只見小趙和一個穿着紫紅旗袍的年輕的姑娘正立在院裏。那位年輕的

姑娘正笑着躲在他背後。

「哦，原來是你——去去！」雷夫君戰戰抖抖地向着公寓裏那隻黃狗踩了踩腳，——今
天這狗真奇怪，平常不咬人的——」

雷夫君昏亂地把眼睛移到那位姑娘身上，話便停了。

「讓我來介紹介紹罷。」小趙笑着瞟了那位姑娘一眼說，「這是密斯童，這是雷夫——我們公司裏最有學問的人。」

密斯童很漂亮地向雷夫君鞠了一個躬，臉上帶着甜蜜的微笑。

「哦，久仰，久仰！」雷夫君慌促地深深地還了一個躬。「請到屋裏去坐吧，密斯童。」

讓小趙和密斯童進了屋子，叫伙計倒了茶，很苦地想了一會，雷夫君才膽怯地細聲開口說：「居然成功了，真可喜可賀！」

小趙並不覺這話在這個時候是怎樣地放不下去，祇是一味地快樂地笑着；密斯童紅了臉，只裝做沒聽見，把頭轉過去去看桌上的新書。

「我們倆是特別來邀你到北海去的，」沈默了一會，小趙開口說，「你的密斯威今天沒有來嗎？」

「我的密斯嚴嗎？」雷夫君驚詫地問，但立刻他便記起密斯嚴就是他的愛人露西，「哦，她……她沒有來。」

「密斯童聽我說起密斯嚴，非常要來看看她不可——」

「是的，我不知道能不能邀她迤迤北海。」密斯童也把她那充滿青春的新鮮的臉轉過來了，「她的家離這裏不遠吧，我們可以去找找她麼？」

「啊——不用，不用……」

雷夫君全然昏亂了，但忽然像一線光明似地，他的想像力立刻來救護了。

「她……她現在正病着，否則我們星期六還不出去玩嗎？」接着，他做出很悲傷的樣子搖了搖頭。

「怎麼病了！」多感的密斯童的臉上立刻蒼白了。

「不要緊吧？」小趙跟着說。

「啊，不要緊，傷風……只是離開她我卻有點寂寞，我打算等一等就要去看她去呢。」

密斯童和小趙微微地嘆了口氣。他們又談了幾句別的小事，末了，小趙站起身來說：

「那麼我們今天只好不邀你了。」

「就去了嗎？忙什麼，再坐一會不好麼？」

「不坐了，等一會就太晚了。」

「那麼改天有空就請過來吧。」

「改天再來，改天再來。」

「等密斯嚴病好了，請你帶她到我家去望望吧。」走到房門口，密斯童停住腳說，「我住在口袋胡同一號。」

「當然，當然。等她好了我們一定是要奉訪的。」

在望着滿臉笑容的小趙挾着充滿青春的新鮮的密斯童走出了院子之後，雷夫君也連忙回到房裏，把帽子從架上取下來，做預備出門的樣子。但是在他剛要把帽子戴在頭上的時候，他的手忽然垂下了，他木然地把那雙無神的眼睛向那窗外白花纍纍的丁香望去。

他的愛人在什麼地方呢？

(選自古國的人們)

一個青年

許志行

「……我的朋友C君久沒消息，現在已轉輾在一位湖南的舊友處得到了他的確訊。你大概也很喜歡聽吧？我想把他的故事告訴你聽聽。」有一次，我去看我的朋友黃憲之君的時候，他這樣的告訴我。

一

「我十五年三月，因為應一個朋友的函招，動身到廣州去幫他辦理一個新創的B公司。到了上海為想節省一些銀錢起見，搭了一隻票價比較便宜的俗稱野雞班的輪船。我買的本是一張統艙票，但落船一看，沒有鋪位，又沒有招呼的茶房，旁邊又堆滿了貨包，那時候到廣州去的客人，又特別的擠，好多客人都只睡在貨包上，等到我去的時候，便連貨包上的空位也沒有了。我急了，跑去和買票的公司裏去辦交涉。結果，他們勸我再多出三塊錢，同船上的水手們買一個鋪位；

我沒法，就同船上的水手買了一個鋪位。

「氣候雖還是陽歷三月初的天氣，可是一間小而暗黑的房間裏，擠了四個鋪位，不通空氣，又是靠近機器間，悶熱得比在夏天裏更難堪些。出門睡不着，本是我的習慣，再加上這無可抵禦的悶熱，晚上自然格外的難以睡覺了。於是我常常披了一件棉袍，踱到甲板上來，吹吹風，呼吸新鮮的空氣，每夜總到了很夜深纔回到房間裏。

「有一次的晚上，也已很夜深了，我還獨自在甲板上，正很出神的憑欄望着船頭上的水浪和白沫的時候，忽然聽得旁邊有人問我道：

「密司脫黃姓？」

「我掉轉頭來一看，是一位年約二十左右，身材同我差不多高低的青年。他穿着一件灰色的長袍，梳着西式的頭髮，在月光裏看去，他的面孔笑眯眯地覺得和善可愛得很。

「哦，黃先生尊姓？」

「C。密司脫黃不是湖南籍吧？今天日裏看見你時，你先生的面貌似乎很熟，在什麼地方見過似的；但聽先生的口音，知道不是湖南人。」

「是的，不是湖南人，是江蘇籍，不過也曾經到過長沙，在長沙吃過書的，那是已經很早了。

先生是湖南那一縣？」

「是湘陰，一向也是在省裏唸書的。不知密司脫黃幾時到過我們湖南，在什麼學校裏唸書的？貴省的教育不是很發達的嗎？」

「那是因爲有位朋友在那裏，是朋友教我去的，就是南城外書院坪的F學校，距今已有五年工夫了。」

「哦，是了！怪不得面貌很熟，原來我在省裏唸書的學校，正是F學校背後的那妙高峯中學！那我們自然常常見熟了的！」他說時的態度，覺得特別的高興起來了。

「長沙對於我，尤其是F學校，牠在我一生生活的轉變上，有種很密切的關係，我是很感激牠的，常常在紀念起牠，現在碰到C君，提起F學校，不覺又深切的引起我一種懷舊憶往的情緒來。」

「哦，那是的。我在F學校唸書的時候，到了傍晚，常常和同學們到妙高峯上去玩，常常經過你們的校門的。我到你們校裏也來過好幾次，可惜當時大家都不會認識，沒有注意到。」

「那晚上，我和C君談得很高興，投機。他告訴我許多關於F學校以及長沙的情形。說F學校現在遠不如從前，過去的那種熱烈的提倡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到了現在，都已衰落得不能再見了。又說長沙的街道比先前放闊了許多，也有幾條馬路建築起來了，南門正街八角亭一帶添了好些高大的洋房，市面比往前熱鬧了不少……我們差不多一直談到天亮。問他有沒有同伴的人，他說也只是自己一個單身；問他到廣州去幹什麼的，他望一望旁邊沒有人，纔輕輕地告訴我，不是到廣州的，是到黃埔軍官學校去找一個熟人。」

「我問他到這裏，也就不敢再問下去了，知道他大約總是國民黨一類的人物吧？因為那時候，正是奉軍的大刀隊在上海馬路上大殺其國民黨的時候，談到國民黨三字，正如現在的談到共產黨一樣的危險！」

「他的鋪位是在統鎗靠近門口的地方，雖然很僻，但空氣比我那間小房子裏好得多，並且也吹得着風。所以我們除了吃飯的時候，暫時分開一歇之外，兩人總是常常在一塊兒，不是甲板，便是他的鋪位上。他會唱歌，吹口琴。」

「有時我們也略略談起些關於革命，政治的話來。我纔知道他並非是國民黨裏的人，對於革命政治這些事，他是很少興趣，而是一位熱心愛好文藝的青年。他從行李中取出他的作品稿，

子來給我，要我批評，不幸碰着我是外行不懂的人，只瞎稱他一陣「好的，做得很好！」而讀了他的文章，確可見得他是一個非常富於熱情的青年。

四

「第四日，船已進入廣州地界，在甲板上，遠遠地望見虎門要塞高升着的青天白日旗時，我的心裏也不知什麼緣故，也覺得有種特別的興奮！許多的青年，可憐他們本來在統艙裏是話也不敢多說的，吃吃飯受茶房的侮辱，到樓上大菜間旁邊走走，惹起洋人闖老的輕視；而到了這時候，——望見了青天白日旗的時候，他們都一齊擁到甲板上來：發狂一樣的叫，跳，拍手，喊口號，唱革命歌；那種活躍的，與高采烈的氣焰，真是令人驚倒！就是欺侮他們的茶房，洋人，闖老，見了也覺得有些怕起來的樣子！叫，跳，拍手，喊口號，唱革命歌，這樣亂了一陣之後，接着又大家招呼起來，詢問起來了：「密司脫，你是考軍校的嗎？」「是的，你呢？」「我也是。」「密司脫，你是到什麼地方的？」「我是去考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於是，志同道合，大家就立刻親熱起來，彼此稱呼起同志來了。

「船到黃埔，因為卸貨的關係，須要耽擱一天再開到廣州；而性急的旅客們，紛紛都換乘小

火輪當天趕到廣州去了。我呢，本來也想搭小火輪當日到廣州去，因為C君他要我陪他上岸到軍校去找那M教官，故此就在黃埔歇了夜。

「黃埔也有一些小市面，軍官學校雖然上岸就是，但東一些房子，西一些茅屋，裏面地方很多，我們又不曉得正門是在那裏，從那裏進去好？東詢西問，好不容易才到了裏面，找到了M教官的住處。」

「請在這裏坐一坐，我去報告！」一個也是湖南口音的勤務兵領我們到會客廳裏這樣對我們說。但不多一歇，他又來回報我們道：

「請等下子，M教官上課去了！」

「於是，我們很無聊的在會客廳裏踱來踱去，看看壁上掛着的許多照片，約莫等了半點鐘光景，M教官才出來了。M教官，他雖然也背着皮帶，縛着綁腿，完全是個軍人的打扮；但人極清秀，年紀大約三十左右，戴一付金邊白片的近光眼鏡，態度也很溫文。」

「噢！你來了……」M教官見了C君似乎很出奇的對他這樣說，接着又指着我問C君道：

「這位是……」

「這位是密司脫黃，我們同船來的。他是江蘇人，到廣州經商去的。」C君就這樣的把我介紹了一下之後，回頭也對我說：

「這位就是M先生！」

「是，是……」我微微點着頭答應說。

「請到房間裏去坐罷！」M教官說着領我們到他的房間裏去了。

「那是一間洋樓，據說以前是海關的房子，所以很漂亮，望出去的風景也好。」

「長沙是一個人動身的。」我們坐下之後，M教官問C君道。

「一個人動身的……」C君此時的臉色大不同了，眼睛裏有些潤溼起來了的樣子。

「你哥哥仍舊在長沙，爲什麼倒不同你一塊兒來，我寫了兩封信去要他來，回信也沒有，想是那裏工作忙，離不開？」M教官慢慢的問着C君。

「……」C君只是淌着淚，說不出話來了。

「M教官真是莫明其妙。然而我是已經知道了的。C君的哥哥已經死了，我很想湊上去對M教官說一聲：『他哥哥已經死了』的話，卻不知什麼緣故，終於沒有開口。」

「什麼事故哩？有什麼話，儘對我說好了。」M教官很溫和的帶着安慰的口氣對C君說

道。

「然而C君哭着仍舊沒有說話，慢慢的打開那隻手提箱，從藏得很秘密的一條夾褲的腰布裏取出兩封信來遞給M教官，我也挨過去看了。第一封信是：

「三弟手足：前晚十時，突來軍警數人，誣我侮辱政府，宣傳赤化，已被捉來這裏；但搜查證據，一無所得，故大致不日就可出來。望你得訊之後，千萬不可着急；我在此一切安適，並不吃苦，亦萬望放心勿念，至盼至要！……」

「M教官看好第一封信，嘴裏自言自語的說道：「我知道他在長沙是站不住了，叫他來，他卻不來！」說着，他又接着第二封：

「親愛的三弟：自被捕後，昨天始審問過一次，審問的結果，並未判罪，豈知今日突接司令部以我是亂黨首魁，着即槍斃的命令，我此刻就要綁到刑場上去了。弟弟！人生百年，終得一死，死本有什麼可畏呢？我這樣的死，而且死得好，死得很光榮的，望你明此大義，萬不可爲我悲傷！我學校裏還有兩個月的欠薪沒有拿，你可即去領來。你此後不要再在長沙，你可動身到M先生處。他是我一生最好的朋友，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你到他那裏去，他會同我一樣的待你，照顧你，你無論什麼事，什麼問題，都可告訴他，同他商量。你做人太富情感，你今後處世，要着重理智化，革命化，方

是一個時代的青年！勇敢些！弟弟呀！去罷！望着進步的光明的路上去罷……」

「這兩封信，到如今我還很好的代他藏起來，因為他的那隻手提箱是寄在我這裏，這兩封信也在裏面，我往常一想起他來的時候，便常常取出來看看，看得爛熟了……」

黃君說到這裏，停了好一歇，才又繼續說下去：

「我那天就在M教官那裏吃了夜飯，但三個人的心裏都充滿了悲哀，也吃不落什麼飯了。看看天色黑下來了，我就告辭上船去。M教官恐我不認識路，差了他的那個勤務兵送我下去，C君也跟了來。我和C君雖然那時還只初次的朋友，但兩人都覺得有種深刻的情深深地附在各人的心靈上了！分別的時候覺得有些說不出的難過。」

五

「到廣州，找到我那朋友新創的那公司之後，我的朋友就派我在他的公司裏幫他寫賬。那公司是在一條不很熱鬧的馬路上，規模很小，又因為尙是初創，一切都還零亂無次。我在那裏，除開創辦這公司的朋友之外，就沒有了一個熟識的人了；而那朋友又是常常不在公司裏的事情，雖不忙，卻又走不開身，終日悶悶的坐在那裏，覺得說不出的無聊寂寞！有一次，C君來信說：「那末」

到黃埔來玩玩好嗎？」我很想去，但又不曾去。

「C君有一次又來一信，說有個爲難的問題，要同我商量解決，徵求我的意見。那問題是他自己本想進中山大學文科，M教官則勸他考黃埔軍官學校；他怕身體不好，吃不起苦，一方面對於政治又總感不到興趣，所以不想考；而又說：想起他哥哥的死，哥哥的遺言，卻又想考。難決得很。

「我對於革命，對於政治，本是一個一懂也不懂的人，但腦膜上似乎有着：『革命是好的』這個覺得，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中國辛亥革命，不都是很光榮的在歷史上，人人稱是個個道好嗎？帝國主義，軍閥，土豪劣紳，又豈不是人人都喊要打倒嗎？我就憑着這個直覺的淺薄的意思，也勸他考軍官學校。我說：『身體不好，正可在艱苦的生活中慢慢地鍛鍊好起來；至於興趣，那自然哩，不幹有什麼興趣可說呢？幹起來興趣自會來了。』結果，他倒很相信我的話，他就決定考黃埔軍官學校了。

「那時候，正值黃埔軍官學校第五期招生之際，遠道來投考的青年真是人山人海，充滿了廣州市會旅館，寄宿舍，都有人滿之患！C君也於這時候到了廣州，住在我的寓裏。

「他是因爲有M教官和他設法，得到特別考試的資格，所以很容易的就考取了。但他既經

考取之後，心裏卻又有些躊躇不安起來。當他第一次領到入伍生的服裝穿了來見我的時候，說道：「看呀！完全是個丘八了！」看他說這句話的表情，臉上雖然帶着微笑，而這微笑的骨子裏是實在含着「一種說不出的愁苦」！他又說：「怎麼好呢？黃！我雖然考是考取了，但總怕過不慣呀……在那裏又都是陌生人，一個熟的人也沒有的……」「你爲什麼又這樣顧慮起來了呢？不慣，沒有過過，起初自然總有些不慣的，過久了，就會慣起來了；陌生人，那更不成問題，慢慢地當然也會熟識起來。」我這樣對他說，可是他彷彿沒有聽見一樣，心裏總覺得非常不快活的樣子。

「他們因爲還不會正式編成隊伍，暫時駐紮在附近長堤的一所古廟裏，離我住的地方很近，他一有機會，就跑到我這裏來。有一次，他忽然手裏提了那隻手提箱來了，說今天是放假，因爲明天就要開到燕塘去了，那隻箱子寄存在我處，說裏面有些衣服我好穿的就送給我穿，幾本書也都送了我。我那天也爲了他請了一日假，陪他出去玩，請他在館子裏吃了一頓飯，晚上又陪他到大新公司的游藝場去看電影，看廣東戲。」

「說到這裏，又記起一件好笑的事來了：那晚上的電影的片子，是什麼名字，現在雖記不清了，但不是外國的而是中國的武俠片，卻還沒有忘記。在看電影的時候，我常常很高興的這呀那呀的和他談天，他卻老是不很高興說話；我偷眼仔細看一看他的臉上時，電影場的光線雖很暗

淡，卻尙能清楚地看見他的眼眶裏飽含着淚水！「怪了！這是什麼道理呢？片子裏的情節，又毫無有一些悲苦的地方，都是些練武打架使人看了很爽快的事情……」我很奇異的這樣想。

「C！你看這片子還好看嗎？」我問他。

「還好。黃呀，你看這片子裏的一座山，有些像長沙的嶽麓山嗎？我看真像極了，也有一個亭子……」

「我這才明白他了！原來他的心並沒有在影戲場上看影戲，他的心是在長沙，在想念他的故鄉！」

「這片子不好看，我們出去去看廣東戲去！」我說。其實我是說的謊，我是很愛看武俠片的。

「於是我們來到廣東戲劇場上來了。廣東戲裏的一面大鑼，在我們外江人的耳朵裏是本來不很聽得慣的，然而望到臺上一個一身穿白，面貌標緻，身體纖弱的女藝員，正捧着一塊牌位，哀哀的唱着哭調，也就把我們的腳跟吸引住了。但不久我又想着，想着這種看了使人心裏不快樂的戲，C君是看不得的，於是，我又推說看不懂，沒有味兒，就和他走出，回到我的寓裏來了。

「那夜裏，他就睡在我處，在被頭裏和我談得很夜深；他也希望我考黃埔軍官學校，他說：

「黃！你也考考軍官學校看好嗎？現在還只第一次考好，還有好幾次的考期呢；假使你也入了這學校，那我們在一塊兒，多好呢？」

「好是好，不過你看那投考的人如此之多，聽說大學畢業，留學生都有許多，我是沒有學問的，革命，政治又都不懂，那裏能考呢？」我說。

「那我還不是和你一樣的！」

「你是因爲有M教官幫你的忙哩。」

「那我也寫封信給M教官，也叫他幫你的忙，好不好？黃呀，你真的一定也考軍官學校好嗎？我和你實在有些離不開似的……」

「他那時是何等熱烈的，希望我考軍官學校，我卻始終沒有聽他去考。然而也幸虧沒有去考！」

「他第二天一早就回去了。他告訴我他們開拔的時間是在正午十二點鐘，我約他到十一點鐘去送他的行。」

「我十一點鐘到他那裏去的時候，他早就在大門口等着我了。他一切都已預備好：穿一套第二次發出來的新的灰色的軍服，戴一頂俄國式軟邊軍帽，腿上綁着新的綁腿布，脚上一雙布

筋鞋，揸着一條軍用黑色的毯子，腰裏掛一個軍用熱水瓶。

「好雄壯呀！我見了他很高興的這樣對他說。」

「好罷！真取笑了，是一個丘八呢！」

「我看看時間還早，我就邀他到附近一個茶樓上去吃茶，吃點心。他這時候，又對我說了好幾次的什麼沒有興趣呀，過不慣呀，心裏苦惱呀，頂好仍舊回到長沙去呀……種種不快活的懊悔的說話。」

「不久，」達底……達底……「聽得歸隊的喇叭聲了，C君很慌急的戴了帽子，揸上毯子，匆匆忙忙和我走出茶樓。回到集隊的操場上時，隊伍差不多已經排齊了；他急得甚麼似的，急忙緊緊的拉了一拉我的手，說聲：「再會，黃！」就慌慌張張的歸隊去了。」

「站在他們隊伍前面的一位少年軍官，一番熱烈的訓話之後，隊伍就跟着前面的喇叭聲，很整齊的走出操場來了。這時我還夾在一些羣衆裏面看着他們，望着跟着他們一步一步走出去的C君的背形，不知什麼，心裏忽然覺得有些悲涼起來！」

「我是何等的矛盾呢？當沒有和他分別之前，在他面前是總全憑着理智去勸他；而一經和他分別之後，卻又深深地失悔起來，覺得像他那樣的人，硬要使他去革命，實在有些殘忍相！這失悔，迴繞在我的腦膜上，常常使我很苦惱，很不開心，彷彿同犯了一種什麼罪似的！」

「他自到燕塘以後，除當初和我通了兩三封信以外，以後就消息隔絕了，直至歇了兩個多月以後，一天，他忽然又來廣州了。這時候，我正低着頭在公司裏的賬臺上寫賬，忽然聽得：

「喂，黃……」

「有人叫我的聲音，我抬頭一看，原來是他！但是我幾乎有些不認得他的，他全然不是兩個多月以前的模樣了！第一是面孔黑得好比上了一層漆，留着的西式的頭髮，也已變了光光的了；衣服雖還是一套灰色的軍服，可是骯髒得不成樣子，走近我身時，發出一種汗臭的氣息來。其次，態度方面，也全然換了樣子，比以前活潑了許多了。」

「噢！什麼時候到的？」

「我急忙丟下筆，出來和他拉手，請他坐下，倒一盆冷水給他洗臉。他一面洗着臉，一面對我

說：「好久不寫信給你了，對不起得很！近來工作很忙。」

「我也沒有寫信來呢，請原諒！近來忙些什麼工作？」

「一天六個鐘頭操，又要聽講，又要放步哨，又要打土匪，你看忙不！」他微笑着說。

「你吃得下嗎？慣了嗎？今天是來幹什麼的？」

「因為我們的一部分又要調到沙河去了，經過這裏休息兩小時，特地跑來看你的。在那裏慣不慣嗎？慣了，完全慣了，非但慣了，並且還覺得很高興了呢！這裏的幾本小冊子送給你，請你看看。黃我近來很看了些關於政治的革命的書了，思想上得到不少的進益呢！同時，在那裏又認識了好幾位很好的很努力的同學，指導我，感化我的地方也很多，所以我現在對於政治，對於革命，都覺得很有興味了！」

「那就好了，希望你能夠如此呢！那裏有多少同學？」

「一共七八百人，可是不革命的，反革命的也占了一大半！」

「他居然也曉得起什麼革命與反革命來了，僅僅兩個多月不見，竟想不到他的思想也會轉變得如此之快的！」

「他到了沙河，因為離廣州不遠，星期日他可以到廣州來，我也到過他那裏兩次。那裏離廣州約摸十里左右的路，通馬路，費兩毫子坐公共汽車，只幾分鐘就到了。著名的黃花崗七十二烈

士幕，也就在沙河到廣州的中途，地方風景甚好，也有一些小小的店市，約摸數十來家，都是些茶店，酒店，點心店之類；廣東有名的河粉，就是出產在這裏的。

「他在沙河，他自己說比在燕塘時更有精神了，對於革命的信心和興趣，益發堅固和濃厚了。廣州每逢一次革命的紀念節，盛大的民衆運動，他總不怕烈日，不避風雨，出來宣傳，滿街演講，講到喉嚨破爲止。他從此再也不和我講什麼消極不振作的話了，講的都是偏於革命一面的事，他對於人的好壞的批評，也只有他是革命的，他是反革命的兩種！他深深地以我的不革命爲慮，常常罵我。他那時所最深惡痛絕的是文藝和文藝家；有一次他在我寓裏和我談天，他忽然看見我的桌子上有幾本關於文藝的書本，他就包了包預備要拿去的樣子。我問他道：

「什麼？你要拿去看嗎？有幾本我還不會看完呢。」

「我拿去看，我還要看看這些鳥書！我要拿了丟到廁所裏去！」他很嚴厲的這樣對我說。

「這是什麼意思呢？有幾本不還是你自己送給我的嗎？你不是說很好的，叫我看看嗎……」

「……」

「所以我現在越發要把牠丟到廁所裏去！我的腦子，我的思想，我若不會受過這些鳥書的毒，我早就跟着我哥哥革命了！我幾年以來，我的腦子，我的思想皆爲熏染了這些鳥書裏的什

麼悲哀呀，苦惱呀，人生沒有意義呀，哭呀，死呀的毒，把我本來很活潑的一個青年，弄成半死半活，不像一個人樣子！到如今我才如夢初覺，如醉方醒了過來！我自己受這些毒已受得幾乎鑽頭不出，我不願你也蹈我的覆轍！文藝這東西，根本上是反革命的！至少是不革命！而不革命也就是反革命！」

「那你也未免言之過火了，文藝不是與革命有密切的關係的嗎？大家都說，俄國的革命是與俄國的文藝有很大的關係和應響的。」

「這是完全是那些自詡爲文藝家的人想要維持他尊貴的文藝家的地位之故，才苦心捏造出這些自欺欺人的說話來，騙騙人的人家都這樣說，這樣相信，我偏不肯這樣說，這樣相信！試問世界上那一位文藝家真的丟掉了他那尊貴的文藝家的地位起來革了命？他們是永遠站在革命的後面，貪生，怕死的躲開着，最上流的一些的也至多不過寫一些『奴們，你們苦呀！』的空洞不切實際的文章！下流的更不要說，他們是簡直反對革命，譏諷革命！試問俄國偉大的列寧，他是詩人還是小說家？百萬紅軍之中，誰是出身詩人，小說家的？」

「那倒也不是這麼講的，文藝家他把社會上種種黑暗，種種不平描寫了出來，同情這些被凌辱的奴隸們，代他們吶喊，鼓動他們反抗的情緒，不就是和革命很有關係了嗎？」

「那是笑話！淺陋之極的！果然，他們有時也高興起來，代替奴隸們吶喊吶喊，但試問光是做做文章吶喊吶喊有什麼用處嗎？屁的用處也沒有！因為奴隸們是沒有他們那樣有福，能夠讀書受教育，奴隸們是胸無點墨，一字不識，更沒有能力去賞識他們這些大文豪大藝術家的偉大作品了！奴隸們是全靠這些熱血沸騰的革命家，深入到他們的羣衆隊伍裏去講給他們聽，告訴他們的苦處，領導他們起來作奮鬥反抗的行動呀！這些文藝家，遠遠地高高地躲在藝術之宮中，吶喊吶喊，有什麼用處？革命是全靠實行，實際行動！」

「是的，你的話不錯呀，革命全靠實行，實際行動，那末外國不要說，就是目前的中國，現在不是有好幾位很有名的文藝家跑來這裏參加實際的革命工作了嗎？那裏可說凡是文藝家都不過是躲在藝術之宮中，吶喊吶喊而已呢！」

「這嗎？我告訴你罷！原來文藝家究竟不是一般普通人，他們很聰明，他們的聽，明確是有天才的！他們知道吳佩孚，孫傳芳等等封建軍閥，到了現在，倒是必然的趨勢了，他們又看準繼吳佩孚，孫傳芳等等封建軍閥起來的必是國民政府，國民黨也不成問題了，於是他們未雨綢繆，乖乖的跑到廣東來了，說來革命了！你想以革命空氣還很沉寂的時候，國民政府的地位還沒有現在那樣穩固時，你也請得到他們嗎？他們也在談革命嗎？他們是在爲藝術而藝術呢！革命是很吃

苦的，而他們現在住的是高大洋樓，吃的是中西大餐，做的是什麼長，什麼委員，你說他們也在那裏革命！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照你這樣的說法，那末文藝與文藝家不是根本要不得了嗎？」我也有些生氣了！

「在革命的時代，文藝與文藝家可以說根本不必要，可也並非說根本要不得，文藝與文藝家也自有牠要待的地方。在什麼地方呢？在我們把帝國主義，軍閥，土豪，劣紳，資本家，所有一切反革命的勢力完全打倒之後，革命事業告了一個相當的段落和成功，那時候我們辛苦了，疲倦極了，要預備休息一下子了，於是我們也希望這些大文豪大藝術家出來做一些甜美的詩呀，小說呀給我們看看，消遣消遣，倒也很需要！因為在我看來，文藝這東西，牠根本上的效用就在這裏，就在這一點！牠除開供給人們欣賞和消遣之外，我簡直想不出牠還有別的用處！至於文藝家，他在革命的時代，若要談革命，必須先把他那種強的浪漫的自命不凡的劣根性根本除掉，個人主義的情緒革命化起來，羣衆化起來，要把他們只愛自己只愛女人的愛擴張開來，分一部分也去愛愛世界上那些被壓迫的可憐的奴隸們；要把他們只爲自己只爲女人而流的眼淚擴張開來，分一部分也去向着那些世界上被壓迫的可憐的奴隸們流流，那就好了！因爲革命實在並不是一件什麼神秘的事業，革命主要的理由，革命家最大的使命，也不過是因爲世界上人類階級

的不平等，苦的層層壓在地獄裏，好的高高登在天堂上，熱情的革命家見了，不覺一陣心酸，一股不平之氣，乃奮身立志從水深火熱之中去拯救出這些被壓在層層地獄之中的可憐的人們來，打倒這些高高登在天堂上的壓迫者！使人類永享平等，幸福！所以真正從事革命事業的人，他必定是個世界上最熱情最偉大的人，十二萬萬五千萬被壓迫人們的救星，母親！」

「他那時候那種革命的，反對文藝的精神和情緒，不可說不厲害了。他一口氣來，越說氣越盛，我雖然有許多地方很不服，很想和他辯，但見他那種凜凜然說話的氣概，實在有些怕，不敢和他分辯！可是不久之前，他自己也還是個醉心於文藝，做過詩，做過小說，希望將來成功一個文藝家的青年呢！」

七

「這時候，湖南趙恒惕和唐生智的戰事已經發生，唐生智以他的弟弟唐生明爲質，來投誠國民政府，加入國民黨了！不久，長沙克復，湖南插了青天白日旗，蔣總司令介石也於這當口在東郊場萬民歡呼之聲中宣誓就了職，出發前方去了。而岳州攻下，汀泗橋得了，劉佐龍倒戈，武昌漢陽漢口同時收復的軍事勝利的捷報，電報，天天雪片樣的飛到廣州來，廣州城裏，上自中央委員，

下至車夫小販，真是人人開心，個個得意，滿城充盈了愉快的活潑的新氣象！至於他——C君他自然也跟着快活，活得其麼似的，他益發相信時代之確已急轉到革命的方向去了，他覺得國民革命是立刻就可成功，新中國是就在眼前了！因而他在這非常高興之中，卻不幸的在他革命的思想上，情緒上，忽然又感着一種新的要求。

「黃！我想同你商量一樁事情，看你贊成不贊成我？」有一次他忽然這樣對我說。

「什麼事呢？」我問他。

「我想加入C.P。」他很嚴肅的這樣說。

「哦，是共產黨嗎……？」我有些吃驚的樣子。

「是的。」

「你不是自己也說過的嗎？你說中國目前須要的是國民革命，那末何以要加入共產黨呢？」

「……」於是他不說了。

「然而他在這時候也許當真去加入了共產黨也難說。不過以後也就沒有和我提起過。」

「自從國民黨的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遷都武漢，安徽江浙均次第克復了之後，黨與政府就

發生清黨的運動。

「至於廣州，清黨的事辦得很嚴厲，每天只聽得那裏的共黨機關破獲了，那裏的工會解散了，捕獲的共黨男女青年和工農一串一串在馬路上牽過，綁到刑場上去正法的，一天總有好幾起！而黃埔軍校全體學生無抵抗被繳了械，當場捉住數百人，槍斃數十，這消息也傳到我耳朵裏了。我得到這消息之後，我便非常擔憂起C君來，想到他近來思想言論的激烈，槍斃也許不至於。而被捕的數百人裏恐難免有他在裏面吧！於是我即忙寫信去問。可是等了好幾日不見他的回信來，我心裏有些着急起來了，於是我又寫信去問黃埔的M教官，打聽他的消息。

「這真是我做夢也想不到的，我寫給M教官的信，發出後第三日的上午，那時我還沒有到公司裏去，還在自己的寓中，忽然來了四個武裝警士：

「你姓什麼叫什麼！」四個警士圍住了我，一人狠狠的這樣問我。

「我……我是黃蕙之……」我嚇得抖抖慄慄的說：

「好，你就是黃蕙之！」一人將我一把領口抓住了，其餘三人就開始翻箱倒篋的搜查，結果祇將放在桌子上的幾冊小說拿了去。

「去！」

「……」我此時失了知覺一樣，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了，昏昏騰騰被他們抓到了一個不知什麼機關裏，站在一個警官的面前，那四個警士仍舊站在兩旁看守着我。

「你姓什麼叫什麼？」那警官又這樣的問我。我聽他的口音，顯然也是江浙一路的人。

「黃蘆之……」

「你是那裏人？」

「江蘇……」

「今年幾歲了？」

「二十……」

「我看你年紀輕輕，爲什麼要到外邊來幹這種事呀？你什麼時候入共產黨的？」

「什麼……」

「什麼？問你什麼時候入共產黨的什麼！」

「我是一個做生意的人，我那裏曉得什麼共產黨不共產黨呢？」

「你到廣州是誰叫你來的？你在B公司裏做什麼事？」

「公司裏的老班，他是我朋友，他叫我來的。我在那裏管賬。」

「公司裏的老班姓什麼？」

「姓丁叫丁卜一」

「黃埔軍官學校裏的M教官你認識嗎？」

「哦！認識的……」我到此才有些明白被抓的緣故了。

「你同他是什麼關係？」

「認識而已。認識來也只有見過一次面，那是因為去年我到廣州來的時候，在船上認識了一個姓C的朋友，M教官就是那姓C的朋友的朋友，是姓C的朋友介紹我和他認識的，認識來也只有見過一次面，現在因為我那姓C的朋友在軍官學校裏好久沒有訊息了，因此寫封信去問M教官的……」

「警官想了想，仔細看了看我的全身，就把警士在我桌子上搜來的一些書翻閱了一遍，於是對我說道：

「看你還不像個共產黨的人，如今放你回去，安安分分去做生意，年輕出門，不要亂交朋友。那M教官是共產黨你曉得嗎？」

「我總算還運氣的，碰着這位警官是同鄉人，承他顧念鄉誼，輕易的把我放了出來，並且還

諄諄教訓了我幾句，若換別人，早已關到牢裏去了，那裏能夠這樣容易放出來呢？

「C君的下落，也就無從去打聽他了。一想到：『他大約也已正法了吧？』的時候，他那當初在船上和我初次相識的，在M教官房裏悲悼他哥哥的，在大新影戲場中懷念他故鄉的，以及說着沒有趣味最好仍舊回到長沙去在長堤茶樓上的……種種情形，都一一想起來了，心裏覺得有種難以忍受的悲傷！『這都是我的不好！』又常常這樣的用自己的手敲着自己的腦門！

「沒有幾天，黃埔軍校政治教官M君自認共黨不諱，業已正法的新聞，報紙上也宣佈了出來了。

八

「我本想在那時候就要離開廣州，只因公司裏的職務一時擺不脫身，不得不仍舊留在那裏。本來我每天在公司裏用過晚餐之後，總要獨自到附近的那公園裏去玩，或馬路上隨便的走一轉，才回到自己的寓裏，而這幾天也沒有這好心緒了，甚至連從公司到自己寓裏的一段短短的馬路也常常閉了眼睛才走過去。因為一走到馬路上張開眼睛來，便常常能碰着一串一串被軍隊牽押過的男女青年呢……

「這一天，天上下着微微的細雨，我照例在公司裏吃飽了晚飯回到寓裏來了，不知什麼緣故，大約是因為天氣陰暗的緣故吧？我心裏覺得有比往常更特別的煩惱，天色還很明，我就拖了一隻凳子，百無聊賴的坐在樓窗口，仰望着天上騰來騰去的雲朵和掛下來的雨絲，精神覺得漸漸的倦懶起來，閉起眼睛好像要打起瞌睡來了，正當這時候，忽聽得樓窗下：

「黃，黃，密司脫黃，黃之！」

「這聲音顯然很熟，顯然是他——C君的聲音，我糊裏糊塗還當是在做夢，伸頭一望，卻一些也不是做夢，果然是他！是C君！另外還有兩個我所不認識的。於是我連驚帶喜的匆匆下樓去迎他們上來。到了樓上，我就一口氣把打聽他的下落無處打聽，竟信去問M教官，被抓了進去；M教官已經死了，我當他也已經死了的種種的說話告訴他之後，他笑笑說，對不起，對不起！隨後他坐下細細告訴我：因為有人把他們的名字抄去告密，他們知道了，就馬上逃出來，逃到一個鄉村中的一個農家家裏，這農民是他們認識的，待他們很好，給衣服他們改裝，同他們打聽消息，一總躲匿在那農家家裏十多天！

「那末你們現在的計劃怎麼樣呢……」我急着問他。

「這裏是當然站不住了，我們現在唯一的出路，只有跑到武漢去，我們現在已經決定了

到武漢去的計劃了！」

「如何走法呢？幾時動身呢……」

「我們預備先到上海，到了上海再趁輪船到漢口。所以找此刻跑來，須請你幫我們一點兒忙，託你辦理幾樁事情：第一，請你為我個人籌二十元路費；第二，請你明天代我們去買些衣服，打聽到上海的船期，並買船票；第三，請你用你們公司裏的信箋信封寫一封信，以便搪塞路上的檢查。」

「那是都可以的，只是你們一路去，路上不會發生意外的阻礙和危險嗎？」

「不會有的，我們一切都已計劃妥當，自己留心是了。」

「於是，次日我在公司裏支了二十元薪水，請了一天假，上午替他們到四牌樓去買了些半舊的衣裳，寫了一封信；下午就到長堤去打聽船期，也真碰得巧，恰好有一隻晚上十二點鐘開的，於是又替他們買了三張統艙的船票。」

「我又為防備萬一起見，囑轉託人設法得了那晚上戒嚴通行的口號。」

「本來白天就可送他們上船去的，因恐在路上要碰着認識他們的人，所以一直挨到了下午七八點鐘，天色全黑了才去。在長堤坐小艇送他們上輪船之後，我雖然有通行的口號在身，

但總覺能夠免去這麻煩好些，因此也不和他們多說話，就向他們辭別，坐原艇回轉了。

「從長堤到輪船停泊的地方，水面也有好幾里路，又因在夜裏，小艇划得不快，一來一往，費了很久的時間。我在回來的小艇裏，漸漸將近長堤時，望到岸上，除矗立在江邊的一排電桿和電燈光閃閃照耀着馬路之外，馬路上已經靜悄悄地毫無行人了。抬頭看一看某大公司的鐘樓，方知早已到了戒嚴的時間了。我上了岸提心吊胆在馬路上孤獨的走着，走得沒有多少路就轉灣了，而在灣角上早已遠遠地望見一根電桿木底下有兩個槍上上了刺刀的兵士站在那裏，我又想縮回又不敢縮回，心裏卻非常的寒戰了。我猶恐隨時要着昏了喊不出口號來，於是即忙從身邊摸出那張抄口號的白紙來看，那晚的口號是「革命」兩個字，我一面提心吊胆的走着，一面嘴裏不住的「革命，革命，革命」……默默的唸着。

「行近那電桿木了，兩個兵士也已望見了我，我很清楚地看見他們把在肩上的那管上了刺刀的槍立刻拿到了手裏，把明晃晃的槍頭對準了我走來的方向，喊道：

「口號！」

「聲音尖銳而响嘍，我的心嚇了一跳，我心裏雖已慌得不堪，態度上卻仍舊裝出一種看去很自然的樣子，我回答道：

「革命！」

「可是見了鬼！不知是我的聲音因爲心裏慌了沒有喊得响，他們聽不到呢，還是因爲我的口音他們沒有聽得懂，還是這晚的口號並非「革命」兩字？我到如今也還沒有明白！因爲我回答的「革命」並沒有發生效力，他們並沒有理我，他們接着又向我喊起第二聲的「口號」來了！我這時候的慌急，真是耍屁滾尿流了！我於是只好站住不動，因爲倘若不站住，他們喊到第三聲的「口號」我再回不清時，他便可以開槍打死我沒有罪！我一面站住，一面把手裏的那張抄了口號的白紙招示着，同時嘴裏又用力的半帶廣東半帶下江的口音喊一聲：

「格命！」

「然而依舊無效，一個兵士捏了槍正如戰場上將衝鋒時的樣子向着我走來了，我哭也不，是，叫也不成，差不多魂魄都沒了！他走過來把我手裏捏着的那張抄了口號的白紙接去看了看，打起廣東口音問我「彬處來？」我就老老實實的將送朋友上輪船的話告訴了他之後，他在我身上搜了搜，搜不出什麼來，於是才放了我過去！我悄悄走過了他們的身，深深呼吸了一口氣，摸一摸頭時，倒還在肩架上。

「差不多隔了一個月的樣子，他纔從武漢寄了一封信來，信裏的說話，雖然因為要被檢查之故，說得很含糊，但我是完全看得懂的，知道他到了武漢之後，仍舊編入那裏的軍官學校。

「廣州的情形，一天可怕一天，說話稍有些不留心，對於政府稍有些不同意，就會遇危險。市面上又佈滿了一種非常可怕的流言，什麼共產黨要暴動了呀，什麼那一部的軍隊要變了呀，不安的情狀把滿個廣州城變為一個淒涼悲慘的恐怖世界了！

「我是一個如何胆小而怕死的人呢，在這種情況之下，叫我如何再住得下去？於是我只好離開自己的性命之外便顧不得一切了，我便逃出了廣州。我逃出廣州先到上海，但到了上海，一看上海四周的情形，我不禁又悲涼起來了，原來我辛辛苦苦拋棄了一切，從廣州逃出來，卻仍舊逃在這網裏！上海和廣州原是一樣的世界，一色的天地，我又想逃到武漢去，順便去看看報紙上說的那邊的女子裸體遊行等究竟是什麼一回事；而不幸報上又說某軍已經攻進武昌，武漢秩序大亂，於是我又縮住腳，不敢前進了！那末到什麼地方去呢？我真覺得有些世界之大，沒有我的容身之地的悲哀了。幸好有位北京的朋友來信說：「那末你還是到北京來罷！此地倒還比較安靜可住！」於是我就終於到了北京去。

「我離開廣州之後，也和他通過幾回信，直到武漢政府也同東南一樣的清起黨來了，這時

候我接連寫了好幾封信去問他的情形，他卻一封信也沒有了！我在武漢又沒有一個認識的人，對於他的下落，也就毫無法子去打聽。後來聽到一位從武漢回來的人說：當武漢清黨之時，軍官學校雖然解散了；但大部分的學生仍舊編為教練團，加入第四軍到廣東的。於是我就想到他大概也仍舊在廣東了。去年廣東共黨大暴動，第四軍教練團不是附和共黨作爲內應的嗎？結果教練團不是死亡了三分之二的人嗎？於是我又猜想他大約是一定死了，不是死在戰場上，總是死在刑場上了！卻想不到我的那位湖南舊友告訴我，他死確是死了，但說他的死並不像我所想像中的那樣死法，他既不是死在戰場上，又不是死在刑場上，他當武漢的軍官學校被解散時，他的思想忽又轉變，並沒有編到教練團去。在回到湖南的中途，他忽萌死念，就此跳了湘江的……」

黃君說完了C君的故事，默然沉思了去，良久，他又說道：

「你說他是個革命的犧牲者吧？那當然不是的；然而說他是個革命的壓落者吧？也於心何忍呢！……」

他再也沒話了……

毀棄

許欽文

晚上燈下。

「從此以後，我是你的惟一的忠僕了，」臉上充滿着喜悅的企平，側着頭，兩眼注視着坐在他身旁的尤瑾，剛和他訂婚的夫人，宣誓的說。

「但我是你所有的，」和他同樣高興的她，遽然開了開柔軟紅潤的嘴唇，露了露潔白細勻的牙齒，得意的說。

「這是我，」他把手按到她的肩上，隨即向她身上的各部分按去，接續的說，「這也是我的，……這也……也是我的。」

她仿效着他的做，但是不仿效他的說。她用手按着他的臂膊，故意的問道，「這是誰的？」

「你的。」

「這呢？」她把手移到他的別一部分。

「也是你——尤瑾的。」

她的腰被他的兩條手臂揪住，他的頭頸也被她的圍着，四粒眼珠，兩個鼻子會聚在一起了。

「我的身子是被我的心所管束的，現在我的心已經歸了你了。我的身子也就歸你管束了；聽呀，我的企平。我的心活潑潑地爲你不絕的跳躍着呢！」

「但是，我的尤瑾，你願意你的忠僕爲你做些什麼呢？」他現着懇切的神氣問她。

「你自己願意做的就是我願意你做的。」她迅速的答道。

這時的他好像喝了過量的甜酒，全身無力的軟弱起來，也像小學生的領得了甲等第一的文憑，被學校裏的人稱讚以後又被家庭裏的稱讚，興奮到反而異常的難受，不由的把頭倒在她的懷裏了。

他靜靜的思索了一下，急忙從衣袋拿出鑰匙，打開箱子，取出一個五寸大的米色的紙包。

她看他把紙包打開，現出一封一封的許多信，有粉紅色的，有淡綠色的，有白底紅線條的，也有她自己寫給他的。

他把「尤瑾」的統統檢出，一起五封，約佔全數三分之一，都還是半年以前寫的。把檢剩的一大半交給她說，「這些可由你把牠毀棄，用火燒掉，只好由你，別人我不答應，我自己是——」

靜默了五分鐘。

擦的一聲，無情的火在粉紅的紙上從寫着「親愛的企平」的一角燒起，騰出一縷白烟，跟

着一陣火燄，微微的發出噴噴的聲音，不到一分鐘，只剩了些深灰色的小東西了。

又是擦的一聲，這次是張淡綠色的信紙，是從寄信人署名的上端着火，燒到了「你的……寫」的下角，他再也不忍正視，眼珠向下一輪，眼皮早已合起來，把視線緊緊的關住了；就看見一個圓圓的白白的臉，梳着兩個辮髻，動着翹聳的嘴巴，耳朵裏也就能聽到清脆婉轉的北京官話。

眼前的紅暈移去了，他張開眼皮，看見她捏着一張從練習簿撕下的藍橫格紙，寫着鉛筆跡的歪體字，又用火去點着。突然他的面前現出一個瘦瘦的人，小小的臉上架着金絲邊的藍眼鏡，額上的頭髮燙的蓬鬆鬆鬆的，現着可愛的笑容。

「燒的快點，尤瑾，我難受啦！」他用着悲哀的口調催促她說。

撲的一聲，從她捏着的信封縫裏漏下一張大紅的名片。彷彿神經過敏的他不覺嗅了一驚，張開眼來，雖只看得印在牠的背面「住……門牌……號」這等字，但印在那面的姓名的人早已來到面前了：卵形的臉盤嵌着廣闊的嘴巴，却是很有樣子的多齒音的口音也就聽到，隱隱約約的，「……先生，令妹……」「大哥，他……家母……」「帳門只開一尺多寬的眠牀也就存房內出現，柳條花紋的棉被懶洋洋的鋪在裏面。

「哦哦！」他興奮的嚷。

「不要再燒了麼？」

「哦哦！」

「再燒麼？」

「唔唔！」

他交給她的信一起燒完以後，她盡力的喘的吹了吹，桌面上舞起五六片銀灰色的小東西，漸騰漸高，於是他看見自己化成了好幾個自己，各和剛纔看見的她們配着對一上一下的在盛中跳舞起來了。

(獨自放煙)

鄰居

許傑

金龍嫂與小文嫂是同在一進屋的兩橫廂的鄰居。

金龍嫂是三十開外了，而小文嫂却只有二十另點年紀。金龍是粗木匠，而小文却是一個文弱的南貨店的夥計。小文在店裏不常回家，小文嫂只有一個人喫飯，覺得很清爽，身上裝飾很俏趣，尤其是每日的頭總梳得精光。

他們門對門住，臥室對臥室住着。雖然不是仇人，却也不是親密的鄰居。他們兩家是不十分相往還的。

一天的晚上，金龍在外面酒醉了回來。他老婆因為兒女多，日間忙碌得疲勞，早就睡了；而小文嫂却還是孤燈熒熒，背窗獨坐，沒有就睡。他平素是看她在眼裏，已經多時了；却終於沒有動手；過這一次因為酒力的興奮，便伸手在她的窗上輕輕的一拍。

小文嫂是清清楚楚的聽他走進來，聽他在自己的門上敲門的，現在又這樣偷偷掩掩走到

她的窗上輕拍，她早已明瞭他的底細了。

外面在接二連三的拍着，她只是戰兢兢的不敢回答。

醉人用舌頭把紙窗舐破，舌頭在窗格中搖滾，做出一種親暱的聲音，酒氣從他的舌面透出，散漫在她的四週，微微的引動她一些肉感。

「誰呀！」她想壯一壯自己的膽，但聲音還是帶顫的。

「是我呢！小寶貝，我的娘！你快開開門罷！」金龍已經被肉の色香薰醉得比酒還要醉了；他伏在窗外輕輕的說着，心頭的跳躍，差不多連窗壁都被他震得搖動起來。

「快些走去喇！等一些，你家裏的醒來聽到，恐怕難為情。——好人，你快點走去。」她的心還是顫抖的；但正因為顫抖，在他聽來，却更覺得柔情，更覺得引人，更覺得可愛了。

外面路上，有兩三個的複雜的脚步聲；因為是靜夜，所以很遠都能聽見。他們屏息着不敢響，只聽見外面的脚步聲，走到他們的門口，便停了下來。他們聽見外面一個人的聲音：

「你到家了，你進去。」

「請進來坐一息，再喝一杯茶吧。」她聽得清清楚楚的，那是她丈夫的聲音，他約定今夜在友人處喫了喜酒回家，要她遲一點睡等他的。她們連響都不敢響了。

「不喝茶，不客氣——你要怕嗎？我們等你進去後再走好嗎？」

「不，不，自己家裏，還怕什麼？」

「燈籠要給你照一照嗎？」

「不要，不要；自己家裏摸手熟——對不住，那末明天再會了。」

他們聽見小文的脚步聲走近來了。這將變成怎樣的一種把戲呢？他們倆隔着窗門都在着急了，好像他們已經共同犯過了罪似的。

「小文，小文」剛才說話的聲音，很着急而又帶滑稽的態度叫住小文，「你便這樣的進去了嗎？你恐怕回來遲了，你夫人等得不耐煩嗎？你怕她罰你跪踏床嗎？——快來快來！我們把你送到家裏，你難道不送我們一程嗎？」

在這些滑稽態度的笑語聲中，她的過敏的神經，似乎聽見小文的顫動的語句，和忸怩的談到女人的怕羞態度。接着便聽見格格的笑聲，與錯雜的脚步聲，同時遠了。

小文嫂心頭如落了一塊重石，伸手在額上摸了一把，覺得額上都是汗絲。她神志清醒了許多，好像已經過了極危險的關要，重見到自己的親人，又好像經過了暴風雷雨，黑雲彌天的夏夜，重見風光明媚，花香鳥語的春晨一樣。她輕輕的說：

「你好去了罷！快走，快走！怕要弄出禍來呢。不要癡心了。」

他似乎還不肯捨得她似的，還是躊躇着。

「快去喇！等一等『他』要來呢！」

於是他走過中堂，走到自己家裏的門上敲門。門敲得幾乎便要跌下來了，裏面還沒有人應。金龍用手敲敲，敲酸了，又用腳來踢；腳踢了，又翻身用背部來擠。「砰砰！」「開門哪！睡得如死屍一樣的！」「砰砰！」

他的小女兒已經被他敲醒了，在夢囈中哭了起來；他才聽見他老婆在床上轉側的聲音。

「睡死了呢！」「砰砰！」「快點開門！」

「唔誰呀！爹爹嗎？」朦朧的聲音。

「是我哪，還有誰呢！」「砰！」「快起來開門！」

外面又有脚步聲近來了，那就是小文。小文在很遠的地方便聽見金龍打門的聲音，他想他一定也是剛才回來的。

「金龍哥！門敲不進嗎？」

金龍心裏想小文是已經曉得我剛才的舉動了。這明明是譏諷我，說我被他的老婆拒絕，說

我無理的可恥。他不敢明白的問答，只答了一聲「唔！」

小文在門上輕輕一拍，門就砰然開了。小文很快活的帶着酒意走了進去，門又很快的合上。金龍還是立在門外等着，聽着他老婆起床，聽着她擦洋火……但他的腦中却在馳騁小文與他老婆的歡會的景象。

他想：小文一踏進門檻的時候，她一定把他的手牽住了；她們共同把門關上以後，便擁抱着一步一步的走進臥室。在臥室中她是怎樣的嬌艷，怎樣的柔情，他們相互的擁抱着，不住的親吻，不住的在週身輕輕的摩挲。

他想到此處，好奇心便驅使着他，要他奔到他剛才立着的窗外偷窺。那裏，他剛才用舌頭舐破的紙窗還依舊開着，他向房內偷看，小文是背窗立着，而他的老婆却嬌羞的給他解衣扣。小文要扳住她的頭頸親嘴，而她却撒嬌的把頭轉向外面，說他的口裏都是酒氣……

碎然的他老婆已經把門開出來了，他羞答答走回自己的門外。他老婆見他從小文那邊走來，便有些疑心。他踏入門檻，伸手納入他老婆的手中，而她却把他的手撒開，匆匆的去關門。他想擁抱她，和她親一個甜蜜的嘴，而她却用力的把他推開，斥他不要「假酒三分醉」的做這些肉麻的把戲。

走入房裏以後，她一滾龍的又鑽入被窩中了，連正眼都不看他一眼，莫說撒嬌的媚態，莫說玉手的摩挲，莫說給他解衣扣……

他毅然，輕輕的伏在她的被上，要捧住她的項頸親一個嘴；而她却用力的掙扎着，終於被他攔在嘴巴上扭了一把。

「老了呢！還要作俏！——你作死噯！——酒醉得濫臭的，鬍鬚如鞋刷一樣刺人，——」她自己也笑了起來。她的笑是緩頰的，她恐怕自己持之太過了，反要激起他的惱怒，所以罩上了笑容。

「玫瑰花是有刺的，不怕我的鞋刷般的短鬚，而能忍着痛和我親嘴，那才是我的寶貝呢！」

「你今夜灌了多少『黃湯』？」舌根已經梗住了，舌尖還在掉弄花樣。

「親嘴罷！難道我們便算老了，只能讓他們年少夫婦可以快樂罷！——啊！小文老婆真好呢！」

她坐着等她的丈夫，丈夫來了就給她擁抱進去；丈夫要睡了，她給他解鈕扣……

「你喜歡她嗎？哼！」

他覺得她的帶鼻音的笑聲，是深深的穿透了他的五臟六腑，他不能回答。

「你倘使喜歡她，你可以過去，——只要爬窗頭，不用爬牆頭。——那個東西一定很喜歡你。」

「

「什麼話，你說說便說到垃圾堆裏去，——人家的老婆，我可以要來的——」他囁囁着辯駁，但心裏實在帶着一種隱飾的微笑。「我不過說她好罷了，我又沒有說喜歡她。」

「哼！你不用騙我，——我能夠捉鬼的，——你這個靠不住的東西，或者已經去過了都說不定。」

酒的興奮，使他一半驚跳，一半喜躍的心，終於掩飾不過虛偽。

「當心！人家的名節呢！你不能輕易毀壞！」雖然他想用力鎮定，用力沉靜，但仍壓不住興奮的微笑。

「你們男人能顧到這些便好呢！——我試問你：你從那裏曉得她坐着等她的丈夫，你從那裏看見他一進門她便給他擁抱？——哼！你騙誰呢？她不是在等着你嗎？她不是在給你解鈕扣嗎？——」

他乘間便在她頰上親了一個嘴。因為他實在不能和他老婆辯曲直，只想如無事一般的把槍避開。

「我想你給我解鈕扣呢！嘿！嘿！」他裝出幼兒騷慈母的情色。「我要睡覺了，我要睡覺了，你給我解鈕扣。」

「我不要你同睡！——唔！女兒看見笑煞呢！——你去要那人給你解鈕扣，同那人去睡去！」

二

第二天，金龍在中堂上遇見小文，他同他作一些普通的酬酢。金龍虛心得很，時時留意小文的言動與辭色。昨夜的酒意，今日是完全消散了。他很恐懼，小文們這樣恩愛的夫妻，她那能不把昨夜所做的醜事對丈夫宣布了取樂呢？

今天，他看見小文的態度有點漠然，又有點凜然；心裏便有些驚跳。他在小文的語氣中，似乎發現小文在卑視他，說他是無恥的人，竟然來調戲他的老婆；他又覺小文似乎在自己得意：「幸虧我的老婆貞節，她不會被你這無賴所引動；而且她昨夜已經明明白白的對我宣布了，要我今日來體察你的態度。」小文好像這樣說了以後，便淡然的走了進去。

金龍在中堂回來後，他老婆便問他說：

「小文對你說什麼話？他是不是說你把他的老婆管來了？」——金龍嫂因為昨夜的情形，更參以往日可疑的態度，便決定他是十分之七八已經和她有了纏絆；她並沒有想到事情便是昨夜起的，她更沒有想到他們若是已經有了事實，他也不會這樣輕易對她直說。她只相信他昨

夜是酒醉了的，醉後的說話是無意間從心坎中流露出來的；——只有醉後的說話是不會套上說謊的面具，才是真正的真實。她是從這一點決定了他們是已經有了關係的。

從這一個決定出發，她便認定小文嫂是她的仇敵；——她們倆的態度與性格，本來是不十分相合的；她平素看見小文嫂天天把頭梳得光光的，心裏有些不舒服，「又不到那裏去，坐在家裏也要梳得這樣光的頭作什麼？」她暗中便譏諷她有一「婊子心性。」現在，竟然把她丈夫引誘去了。怎得不恨呢？

此外，她因為恨小文嫂，又恨到她自己的丈夫，恨到小文嫂的丈夫。自己的丈夫畢竟是自己的丈夫，是自己的兒女的父親，還可以原諒；而小文嫂的丈夫，却是很可以發噱，很可以咒詛的，他是連自己的老婆都管不住，而讓她偷男子的烏龜。「啊，小文便是生定有烏龜性的小烏龜！」金龍嫂心裏想着，極端的鄙夷小文。

「那個小烏龜，他還是謝你呢，還是同你喫醋？」

「這是什麼意思呢？說人家烏龜，你做見證嗎？」喫醋，他到沒有喫醋，你倒在喫醋了。」他的否定喫醋，意思是想否定小文嫂和他有關係的，但這話說出之後，却在語意中確定他和她是有關係的，並且說小文並不喫醋，而她反是喫醋，更增加許多笑柄。

「我自然要喫醋的！人家把我的丈夫奪去——我是有兒有女的呀！——我怎能不喫醋呢？」

「不要誣陷他人，將來有事實見明白的！」他說着，背起一籃工具，到人家做工去了。

金龍在工場中，拿起斧頭的時候，拉着鋸子的時候，耳朵裏似乎都聽見小文嫂的語音，——他是那麼輕柔而親切的。

「她不知有沒有告訴小文了？論今早小文的冷淡而蔑視的態度，似乎是已經曉得我的舉動了；但想起她昨夜這樣同受甘苦的貼心的計劃，似乎同過了風波險惡以後的親切的樣子，却可以料定她是不會，而且不肯告訴的。」

「小文倘使知道了，我便是絕望；她倘使不肯告訴小文，這便有四五分成功——怪討厭的是我的女人，她曉得什麼呢，我還毫無影跡的時候，她倒給我宣傳——大概我昨夜酒後對她說，了什麼可疑的話罷，以後無論如何在她的面前說話應該謹慎些了。」

「她究竟對我是有意，還是無意呢？小文倘使不來；她來開門還是拒絕呢——難道呼叫起來嗎？」

金龍想着，想着，想得自己發笑起來。「這真是第一遭了，有了三四個的兒女，年紀差不多到

了四十忽然還有這種心思，笑話快點撇開罷！」

他手中磨得發光的斧頭，忽然在他的眼裏一閃，他似乎看見梳得如明鏡一般的小文嫂的頭髮——他的斧頭下去時，却没有對準墨路——斧頭在木上斜跳起來，微微的傷着他左手的姆指。鮮血頓時在刀口中溢出，他即時感到愛的迷惘的情境。

這一種小小的創傷，在粗木匠們的經歷中是不足為奇的。但他這一次却特別的覺得滿意。「我爲了思念她而流血，她倘使知道時，我是何等光榮呢——至少，我將告訴她——」

那天回家的時候，他是已經在東家裏喫了晚飯來的。他走入公共的中門，眼光就傾斜到小文這邊的窗上。他還以爲和昨晚一樣，她將背着燈光坐在窗下凝想。他將輕輕的告訴她一件事，還要她表白兩句話。但她的窗上是黑的，毫無一絲燈光。他想昨夜那麼遲的時候，她還沒有睡——今晚，莫不是生了病嗎？最好，不要爲了我而起相思病的——如果，真的爲了我而生相思病，我便應該給她喫一服藥，一顆定心丸！

他自己家裏是有一盞黯淡的燈光搖晃着的，燈光的下面圍着一桌子的小人，正如餓鬼一樣，又好像施粥廠中的乞兒一樣，粥粥的聲音，遠遠的溢出屋外鑽入他的耳朵。

金龍嫂是抱着最小的兒子在自己的懷中喫乳，而右手却挪着一大碗的粥往口裏灌。

他因為家人還在喫飯，便放下工具，走出公用的中堂。那裏沒有燈，只有一絲淡到幾乎沒有的燈光從他家的竈間射來。他很留心，小文嫂一邊出動靜，眼光在黑暗中竭力的探索。他似乎聽見小文嫂在室內呻吟的聲音，又蹣手蹣腳的摸到她的窗下。窗內黑暗得如同地窖，一點聲息也沒有。窗口中透出一些微茫的脂粉氣，那種不甚強烈的刺激，却使他在不可捉摸中沉迷陶醉起來。他悄悄的，呆呆的立着，心坎中蘊藏着的疑問，又浮泛上他的胸口，逼迫着他的喉頭。

忽然聽見他的大女兒在中堂上喊他，他便很快的跳上石級。在那裏，他又故意的斥他的女兒，「我又沒有逃去，眼睛不生，只是張着喉嚨亂喊——什麼事情哪！」

他女兒說要拿錢買洋油，因為今晚上母親還要做生活，而燈盞上的油却跑回店裏轉去了。他隨着女兒，走入竈間，在工具籃裏，摸出一個小錢包，又在錢包中取出幾個銅板給他女兒。

在解小錢包的時候，他的受傷的姆指，高高豎着，恰巧給他的女人瞧見。她問他今日怎的又傷了指頭，問他傷得損不損。他又疑心她是挖苦他。他猶豫着，沒有一種明白的態度答覆。

「那麼年紀的老木匠了，你的魂飛到那裏去了呢？還會把自己的手指當木料削的！」

「我的魂，我的魂在想你，被你這老蛤精迷住了！」

「不是老蛤精，是嫩蛤精罷！」

他不能再有回答。自己吸起旱煙來。青煙從煙管中吸入，蓬蓬勃勃的積滿在他的口腔中，喉下與胸膈，復在那裏蒸壓得往鼻孔與口腔中猛噴。他眼看着口中吐出來的青煙，徐徐的舒散，徐徐的消滅在黑暗中，心地覺得非常開展，腦筋也格外的清爽。

一種幽遠的遐思，在若有若無之間繚繞住他的腦際，正如幾乎淡到將要消散的青煙，籠罩住他的週身。

他奇怪小文嫂何以今夜睡得特別的早，而他的女人今夜却睡得特別的遲。恰恰與昨夜相反。

他今天一天沒有看見過小文嫂，心裏總是若有所失。他在心中擬好的問她的兩句話，早就想跳出口外了；但因爲不是時候又縮了轉來。他計劃明日相見時第一步將做如何的手勢與情態，心中擬好的問題，將用怎樣的謹慎，怎樣的才能引得她歡心的態度表出。他又給她設想出回答的語句與態度……等等。

旱煙一筒一筒的吸下去，腦筋漸漸有些昏蒙了。他女人在一針針的給兒女們做鞋子，他却先鑽入被中就睡。

在睡夢中，他看見小文嫂打扮得頭光粉滑的，立在她向中堂的門口向他欣笑。四面一個人

也沒有，他立在她的身邊問她。

「你沒有告訴他罷！」他夢中的話，竟然說出聲音來了。

「什麼事，告訴誰喲！」金龍嫂還坐在燈下做生活。

他在夢中聽見小文嫂回答說：「是的，我告訴他了。」他心中非常氣憤，似乎就要把小文嫂抓住打一頓出氣。他兩手癢癢般的握緊拳頭，口中喃喃的說：「你騙我，你騙我！」似乎喘不過氣來的樣子。

金龍嫂看到好笑，「那麼年紀的人了，也會魔的——夢見了什麼了？——新鮮些，醒了吧！」一面使用力的推醒他。

張眼一看，見是他女人在問他夢見了什麼，而睡的是在自己家裏。他把被推開些，身上滿是一陣熱汗。他不願把夢境告訴他女人，便含糊說亂夢與人打架，嗅力得很，他還要睡，不要同他纏繞。

三

金龍一覺醒來，窗上恰露白光，太陽還未上山，鳥聲叫得喧耳。他覺得時間還早，不妨再睡一

忽但神志已甚清醒，只能聽他的女人睜眼的酣睡。

他靜靜地躺在床上，聽對門開門的聲音，猝然的傳到他耳朵裏來。他料想她是起來了。「那麼早起來幹什麼呢？」他想着，他就悄悄的起來，並不驚動他的女人。

他走出臥室，又向外輕輕的把室門掩上。他先在向中堂的竈間門的門縫中窺視，對過的小文家的竈間門正是開着。他偷偷地把門推開，便看見她立在對門的門內，手托着面頰，倚在門扇上凝思，正像一個思春的嫠婦。

天空是排着魚鱗一般的白雲，中堂與道地是充滿着清人靈魂的晨光與清風。外面的公用的大門還是關着，似乎老天特別爲他們範圍成一所清淨而聖潔的場所，給他們晨會。

他用眼色向她示意，又用手搖搖，叫她不要作聲，便一步一步的走了過去。她的沉靜得如同朝晨的青天一樣的臉色，頓時轉變了幾次顏色。她好像有一種無可抗拒的命運，立時扼住了她的喉頭，叫她不要叫喊，只有聽着命運宰割。她的心頭不住地跳躍，見他一步一步的走近身來，便回頭退入自己的臥室。

他見她有抗拒的情氣，走到門檻的外面，呆了一呆。他心中交戰着一種心思：一種是對於異性的挑撥的嘗試，一種是失敗後的名譽和羞恥。但他終於決定了，決定再跟進她的臥室。他用搖

手示她不要作聲，用「光是去問一問話，也沒有什麼」的解辯辭，來壯自己的膽。

他搖着手，走入她的臥室，她坐在靠壁的一條檯上，檯的那端，很馴善的蹲着一隻虎斑貓。

「這不是你來的地方，你快些去罷！我等一息喊起來，你是難為情的。」

他一聲不響，好像沒有聽見她的警告似的，只是注視檯端蹲着的虎斑貓。他用兩手去捧那豐潤而可愛的動物，嘴裏說：「你真是喜人呢！」貓避開了他的手，撲陸的跳落檯下，曲一曲弓背，伸一伸四肢，便咪嗚一聲去了。他回身上貓的座位——同她並肩坐着，——順手環過她的肩上，摟住她的粉頸。她要立起來，把他的手推開；但他却用力的摟住，使她掙扎不脫。

「做人要自己做的，那麼年紀了，——這算什麼呢？——我要喊起來——」

「喊起來你我都沒有益處，——小寶貝，我喜歡你呢！」

她心頭不住的狂跳，每一個汗細管漲滿了血潮。她心裏進行着許多複雜的思想，但終於不能決定，只是沒有勇氣反抗，坐着不動。

「你還要做人嗎？——自己不識羞恥，害人家做什麼呢？」

他坐得靠近一些，左手拿到她的胸前，摩擦她的胸口與乳房。他本來想來問一問她：他那天晚上在窗外說的說話，有沒有告訴小文；再問他對他有沒有意思。但現在却成了騎虎。

「快回去不走怕你的大嫂起來看見難爲情。我和你說好，好人！」

「我有什麼難爲情呢？我可以說是你喊我來的——我可以守祕密，要是你答應的話。」

他竭力的摟住她，好像懂事的小孩兒在母親前面要求喫乳般的撒嬌，一定要摟住她的頭頸親嘴，一定要她答應。他的左手還是不住的在她胸前上下的摩撫，她是陷入進退維谷的兩難中；雖然異性的有意摩撫，是很能引起她的肉感，但她還是嚴詞的抗拒。

「我只有喊了呢！」她盡力的掙扎，但他却把她的嘴巴捫住了。他從機端下來，跪在她的膝下，倒頭插入她的懷中，他聞到她心跳的速度。

「嘿嚙唔——」他要裝成兒童的聲音口要求……

「砰」然一聲，對門的門已開出來了。他們屏息着，他跪在她的前面，輕輕的把頭擡起來靜聽。他們都聽得清清楚楚的，只聽見金龍嫂與她的大女兒在談話。

「媽喲！怎麼這一雙門是開着的呢？」

「那總是你爸爸開出去的。」

「爸爸這樣早到那裏去呢？」

「他恐怕到菜園裏看菜罷，這幾天沒有雨，園裏的菜都要燥煞了——你爸爸日裏又沒有

功夫，要到人家去做工。」

他們不曉金龍嫂是有心暗示他到菜園去，或是無意的猜度他是到菜園去。他在她的膝前立起，好像自己的惡事，已被他女人捉住，便毫無主意。她催着他：「快點到菜園裏去，等一息恐他們又到菜園裏找你。」她把自己這邊向外的後門開了，要他快點出去。他在門裏還把她的手拖住，送到嘴邊去親口裏說：「晚上，晚上我是要重來的，你等着我！」一跳出門口，三步兩腳的跑進菜園，幸虧還沒有人看見。

菜園是幾日沒有來了，地土堅硬得如同石塊，蔬菜是稀疏的立着，一株株都是萎靡，都是枯黃而憔悴。他曉得這是應該灌溉的時候了，但他來的是空手，沒有帶來水桶及木杓等東西。他想回到家裏去拿，又恐她們疑心，說出去有許多時候，究竟在什麼地方。他想就這樣空手的走回去，又恐她們不信，說他沒有到過菜園。沒奈何，縮入菜畦上，來來往往的踏了許多腳印。又無選擇的拔了幾株青菜回家。

回來的門路，却使他為難。公用的前門還沒有開，自家的後門也不能走，小文嫂那邊，更不用說了。他不走自己的後門，恐怕他女人疑心他沒有開後門，而却能走出菜園。他一直到公用的大門外敲門，敲了幾時，才有他的大女來開門。他假裝的發了怒：「誰把大門關起來！天又大亮了，還

怕賊嗎？我剛才走出去，門又關得那麼緊了，有什麼寶貝要飛出去嗎？」

他的怒罵的効力，僅能使他的女兒發寒，把她的眼睛罵的青釘釘，不知爸爸爲何來歷發惱。但是，却瞞不過他女人，在他女人的心中，反是困了他的無端的怒罵，而疑心到他的行徑。她聽見他在門口罵人，便走出去說：

「誰人飯喫了空不過，要來給你關門，討你的臭罵呢？你自己知趣些罷！這門我又沒有關過，女兒又沒有關過，你難道是飛牆頭出去的吗？」

「你見了鬼，我又不是賊，要飛牆頭出去？——明明我走門上出的，誰又把牠關上了。」金龍竟然在老婆前面發了大怒。

「我又沒有說你是賊，你倘硬要做賊，你恐怕已經偷了什麼東西吧？」金龍嫂不敢忤他的鋒，只是輕輕的說。

金龍聽見他女人的冷語，怒火更加爆發，便如雷吼一般要打他的女人，他女人見丈夫今天清早，無緣無故的向她發怒，心裏實在委屈，怨天尤人的咒詛起來。

「誰去關門的是惡鬼衝撞着的，手是大癩瘋的……」

「你倆夫妻好好的，又何必爲了這一點小事放聲大叫呢？」一個女人立在他們後面勸解。

他們回頭看時，原來是小文嫂。「你們請息怒，那門是我關的；我因為今早起來，看見大門是開着的，還道是昨夜沒有關，所以便把牠關上，却不料是金龍大伯早起開出去好了，金龍嫂，且請息怒！這原是我的不是，我恐怕小雞跑出門外去呢……」

金龍是四肢軟化了，他差不多是全身都酥透在她的柔和的勸解聲中，他的怒氣是完全消除了。他的女人呢，她也因為她「嫂嫂，嫂嫂」的叫得親切，一時也翻不轉面孔，雖然明知道這事情多少同她有些糾葛，但一時也只能收下了怒容，不能當面出她的醜。

當他們夫妻相辯的時候，大女與二女立在旁邊呆看，而初醒的小兒却被抱在他大姊的手裏哭泣。金龍嫂經過小文嫂和言勸解以後，便在女兒手中接過小兒來，豁開胸口，撈出乳房，塞入小兒張開哭泣的口裏。

小文嫂給他解了圍之後，看見金龍嫂這種似妬似恨的情形，心裏又有些懊悔自己做事太鹵莽，不能三思後行。但她以前決定出來自己引咎，給他們勸解的時候，却以為是千是萬是的，一半是爲了金龍，一半也是爲了自己。可是現在却更糟糕了，她本來對他沒有什麼關係，沒有意思的，而他的老婆，却因為她的辯護，便證實了她與他的關係了。她真悔不轉來，這真是自己墮入罪孽之圈裏去，待埋怨誰呢！她給他們勸開之後，便想到這一步了；但已悔之晚矣！她是愈想愈

悔。

金龍嫂捧着小兒喫乳，鼻孔裏不住的在打鼻銃，時常現出一種假裝着得意的皮笑。

二女看見地上撒着幾株青菜，有幾株竟是踐踏得不成東西了，便俯身一株株去拾。這是金龍在菜園裏拔來做意名的，他想用這幾株菜做他撒謊的證人，却不料一時氣憤填胸，遷怒到大門之戳穿他撒謊的漏洞，遷怒到開門的人——更想痛痛快快的大罵一場，以發洩這心頭悶着的猛火，却不知不覺的把青撒菜在地上。

她從二女手中拾起的青菜中，又悟到他方才的詭計。她決定他是在小文老婆處有了事情了，她料定他是恐怕她疑心他起得這麼早到那裏去，所以拔幾株菜來做掩飾。她見到小文嬌來給他打圓通，更可以證明她的料想的確切。她是愈想愈恨，愈想愈恨。

他呢，他見女人已抱住小兒乳奶，怒氣似乎已漸漸減殺，而且日光已經照到了檐下，便背上了工具的籃去作工去。他第一是很恨他女人太拷苦他，太可惡；第二是悔，悔自己不該發這麼大的脾氣；第三却是喜，喜的是小文嫂竟然能夠出來爲他解圍；——這不是很有意思了嗎？她要是不愛他，或是心惡痛絕他，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出來解辯的。他決定了，她是愛他的了。

他拿起斧頭的時候，又看見拇指上昨天的傷痕。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心中若有所失。「我

怎的不告訴她，我爲了思念她而劈傷了拇指呢！——啊！只要你愛我，我便是砍落了十個指頭，也不會心焦的；你要是不睬我，真使我痛心入骨，真比挖去我的心肝還要難過呢！——但是，現在也好了，她已經傾心於我，我也可以用不着這麼動聽的辭句了。」他自己譬解了，又自己高興起來。他的心潮起落着，直無甯靜的片刻。他的一顆心，正如被人們蹴來蹴去的皮球。他不知如何是好。

四

金龍趁着歇午作的時候，又跑回家裏。走入口，看見他女人的冷淡的面色，又失望了一半。他最度到他女人已經曉得他的心懷，他是又恨又羞。他不敢向小文家偷看一眼，只能裝假若毫無心事的走入家中。

「現在回家有什麼事呢？忘不了什麼人嗎？」她冷淡的問。

他回來本是沒有目的的，不知怎樣回答是好，含糊了一忽，才說：「我忘了那支扁鑿。」

扁鑿是鈍得不可以用的，鑿鋒早已落了幾個缺，鐵鏽是花斑斑的上滿，——那是早已沒用了。他含糊的拿了這支鑿，不敢對他女人說話，坐也不坐，便走出門去。

在大門以內，他一瞥眼看見小文嫂在窗內一閃，他的眼睛幾乎花去，要不是他女兒在他的背後，他差不多便要呆住。

他拿着那支鈍鑿，走回工場，深恐他人看見發問，便偷偷的丟在籃裏。他仍舊在做工，可是在他木頭上面，在斧頭鋸子上面，時時看見小文嫂的嬌羞的招引，自己老婆的冷淡的猶笑，與小文的復仇的嫉視。他有時欣笑，有時震怒，直把工場中的工友弄得莫明其妙。

晚餐時，照例是有少許酒喫的，他的酒量本來不十分宏大，又加今晚是自己把酒壺篩酒，所以便喫得有點醺醺，脚下恰巧一點輕飄。他覺全身都很興奮，但他爲要免除他人的猜疑起見，竭力的自制。

在他們酒正喫得有味的時候，外面忽然下起雨來。雨是那麼罪微，下了許多時候，他們還沒有發覺。

他們喫好了晚餐，辭開東家出門時，才曉得是已經下了雨。酩酊的金龍，覺得這微微的小雨灑在他每個細胞都在發爆的面頰上，精神分外舒適。地下的石路，早已下得溼了，——附在石上的小雨，正如塗在石上的油一樣，那麼容易滑溜。本來已經酒醉得臨空了的金龍的兩腳，現在又加上這滑溜的石路，差不多便要滑跌。

細雨打在他發燒的面頰上，隱隱中喚起他一種不可捉摸的感覺。他心坎中似乎很祈求下
雨似的。好像這便是多年闊別的舊相識，一時遇到雖然記不起名姓來，但心中的映象的確是很
深刻的。刻着的。他漸漸的從下雨憶到棠娃的脚印，憶到枯黃的青菜，更憶到了小文嫂，以及今晚
重去的約會。他的脚下實在有些輕飄而臨空，石面又是那麼光滑，他倘使不是提起精神，每一個
脚趾都鈎住，——釘着下面石路，他幾乎要跌倒幾次。

許多工友們在路上各自分別去了。他拿着工籃，一步一滑的走回家來。他在自己的大門上
看了一看，又偷偷的繞到小文嫂的後門，那裏便是他早晨逃生的一條門路。這小門的外面是荒
園，荒園接着一片荒草中的累累的荒塚，荒塚的後面，便是深密的松林與榛檜，更遠便是幽僻的
深山。他在晚上，平素是不敢去的，但今天却爲酒力的興奮，與對於她的迷戀，便冒着罪罪的細雨，
一步一滑的跟蹤到那邊。那扇門是關着的，用力的推推，好像裏面有泰山礙住，無論如何總推不
動。他伏在門縫中往裏面窺，可是內外都是一樣的黑暗，什麼東西也看不到；——及到看得眼花
時，才在眼前看到幾個紅綠的彩圈。他曉得在這下雨的黑夜，在這接着荒園古塚的小門外，一
定是沒有第二個人來走了的，便用力敲起門來。但是裏面毫無聲息。他不敢開口叫門。他只是用
力的敲。他愈敲愈響，差不多可以使他自己家裏的妻女們聽見。

金龍嫂那時正坐在燈前做鞋，繼續她昨夜的工作，她女兒們坐在她的四圍閒談。忽然聽見對過小文嫂家的後門，在這樣雨天的黑夜，還有人敲門，真有些奇怪。

「那敲門的人也是傻子，何不到前門來敲呢？」金龍嫂說。

「黃昏的時候難道便睡得死去了嗎？這樣敲門也要敲醒了。」她的大女兒說小文嫂貪睡，笑她像一根睡蟲。但是她的二女却曉得細底，她說她看見小文嫂到外婆家去了，——提着一個手巾包，把前門鎖了去的。

「所以，那個傻子在後門這樣敲還會敲得應嗎？便是把門敲得跌下去，也沒有走出一個鬼來接應的那人一定是酒醉的瘋子。」

真的：在小文嫂後門敲門的是一個酒醉瘋子，正如金龍嫂母女們所批評的一樣。但是金龍還沒有曉得小文嫂是已經轉娘家去了，更沒有曉得他敲門的聲音已經被他自己的妻女們聽見，并且她們在笑他是酒醉的瘋子或是自然的傻子。

外面的雨，漸漸的下得大起來。他敲門已經敲得疲倦了，酒力也漸漸的退了，荒塚中時常有一陣蕭蕭的斜風夾着細雨撲來，使他心裏發寒，不禁打了幾個冷噤。

他想走回家去。忽然想起工具籃那支鈍鑿。那是撬門的最好的工具，他一時想到，便想利用

牠完成這一件天大公事。

斜風細雨，寒徹了他的骨髓，荒園外的荒草中，時常有一種可怕的聲音傳來，使他毛骨悚然。他心中的怒火，敵不過斜風細雨的澆淋。

他想到村上酒店中再喫幾碗酒來，一面可禦寒，一面還可以壯膽。在風雨瀟瀟中，他拿着一枝鈍鑿，沒有雨笠，更沒有蓑衣，出着頭，在雨下淋到酒店。酒店中有許多人坐着講神怪的傳說故事，講那裏的妖精現形，那裏的僵屍喫人。那裏有許多小孩兒，都擠在大人們的膝前，不敢向黑暗處看，更不敢獨自一人回去。金龍進去的時候，他門正講一個木匠遇鬼的故事。那故事是說一個膽子很大的木匠，有一次在細雨濛濛的黑夜中行過一處很險的地方。他因為恃自己的膽大，又因為有幾分酒意，便獨自歸家。在那裏，他遇見一個女子，白布棉衫，不帶雨傘，他便有些疑心。恰巧那時他手中的燈籠熄了，那女子便把他迷入荒塚的中央。但他還說自己膽大，那女子便變成了披頭散髮，牙孔流血的鬼臉給他看。他呀的一聲嚇得倒去。幸虧他身邊帶着斧頭，斧頭碰到地上的石塊，轟然一聲，鬼才見到鐵器跑開了。那人以後回到家裏，第二天便生大病，沒有幾日便死了。

金龍坐在酒櫃上，一邊拿着杯喝酒，一邊靜聽他們講的木匠遇鬼的故事。本來是不十分膽大的金龍現在聽他們說着，雖然不同小孩兒一樣的怕懼，但週身也曾經起了一次飢粟。金龍酒

喝得很快，喝了半斤，又要半斤，金龍在喝第二個半斤的時候，他們又講起一節鬼故事來。

那故事是說蒼岩山下的倒死鬼的。蒼岩山就是從小文嫂後門口進去的那座深山。他們說那個倒死鬼的頭是裂開幾叉的，滿面都是血跡，非常之難看。他出來的時候，總也是在風雨瀟瀟的黑夜。他來的時候，四山的林木，四野的荒草都要蕭蕭的搖撼起來的。他的一陣怪風吹來，時常使你發噤，時常使你呆了昏去。那個地方夜裏是無人去的。

金龍從杯中喝入的酒的熱氣，還敵不住聽了倒死鬼出來時的寒噤，週身豎起汗毛。一斤酒喝了之後，金龍的酒已經恰到好處了。但是在這時候走進一個朋友，他說他獨自在此地喫酒，便硬強要他再打一斤請他。他本來是不能自持的，現在更加上酒後的興奮，又很起勁的喝了一斤。他是醉得不能動彈了。

他拿起手邊放着的鈍鏟，付了酒錢，走出酒店。門外的細雨，好像有腳似的，跟着一陣的斜風，便撲得他滿頭滿腦的細雨。他噤了一回酒噤，眼睛一撒花，前面便有七孔流血，滿面血斑的怪像。他不敢再走，小文嫂的後門那邊去，他走回他自己家中的公用的大門。在大門以內他又蹣手蹣脚的撲到小文嫂這邊門外。

雨更加下得大了，他的醉意也到了十二分。他立在小文嫂的窗外竊聽，窗內寂然無聲，反聽

見他女人同他女兒的談話。

「雨格外大起來了呢，媽！我們菜園裏的菜，現在不會燻死了。」

「菜的雨是早就能呢？」

「媽！這樣大的雨，爸爸不知在那裏呢！」

「不知他到那裏去，——今天中飯的時候，同落了魂一樣的跑到家裏拿一枝鏽了的鈍鑿。不知拿這枝鑿作什麼用？你爸爸近幾日是變了呢。」

金龍在小文嫂的窗外聽到她們母女談他的鈍鑿的時候，自己心坎的秘事，便好像被這一枝鑿，鑿得胸口洞明，被她們看得直穿似的。在急遽中，那枝鑿便從他的手中滑出，鏗然的跌在地
下。

他想俯下身體把牠拾起，却不料石階太狹，窗壁阻住他的臀部，無意中似乎有人把他的屁股一送，早已酒醉得頭重腳輕的他，便站立不定，從階上跌到階下。

粗重的肉的身體，觸到地面，造成一種頹笨的如土委地的聲音。接着便是一聲聲無力的嘶聲，在風雨瀟瀟中吼起。

金龍嫂母女們在房中驚了一嚇，還道斜風雨把門口那堵土牆吹到了。但細聽那唔唔的吼

聲，又好像是生物的聲音。金龍嫂因為坐着做活，不捨願輕易走動，叫她的大女兒到外面去看看。大女兒因為外面太黑，又不敢去，但是外面雨下得更急，風吹得更狂，而那種唔唔的吼聲，也吼得更強。她們想出去看看，心裏實在有些害怕；想出去看，究竟那跌下來的是什麼東西，那一聲聲在嘶吼的是什麼東西，又不知道；——萬一一個人壓死在跌下來的泥牆之下呢？

金龍嫂爲要壯壯女兒的膽，不肯說怕。她要女兒拿燈同她一道到外面看一下，萬一忘了沒有關好的門也可以關好。

開出門來的時候，一陣冷風，差不多便要把油燈吹滅了。唔唔的吼聲也隨着陰風，格外明瞭。她們走過公用的中堂，在中堂的前面的階下，她們瞥到一堆龐然的似人的東西。那唔唔的吼聲似乎是從他鼻孔中吼出的。大雨在他的週身淋下，狂風在他的身畔狂笑，他醉倒在雨水中實在不能自己振作。

她們從堂上看見他時，身上長了幾身汗毛。還是他的女兒先喊起來。

「是爸爸，媽，好像是爸爸呢！」

一陣大風吹來，燈光小得如豆，從這一點燈光中，她也看清楚是她丈夫了。第二陣的大風又來了，她們手中的燈火便失了效力。

因爲是自己的親人，便不費思索的冒着雨踏下石階去扶他起來。大雨在她的頭上跳舞，她的腳連鞋浸在泥中，用力的拖他，才把他拖起。起來的時候，他還道金龍嫂是小文嫂，含糊糊糊的說些酒話。

五

金龍因爲在雨下睡了一忽，第二天便在床上睡了一天，第三天第四天口裏還是覺酸澀，覺得食物無味；身上各部也是十分廢弛，疲倦。第四天的下午，他才從家中踱出來，踱到村後臨溪一邊的平野上。雖然是三秋的天氣，但隨風飛舞的柳林，也是嬈娜得怪可人的。他在柳蔭中徘徊，病後的倦體，舒適了一半；他忘記了這是秋天，這是小病之後，他只覺得暮春三月的溫和天氣洋溢在他的四週。

幾日睡在床上，精神恍惚的把小文嫂忘掉在不甚明瞭的陰影中的他，今日忽然陡的憶上心頭。

「小文嫂若是曉得我這幾日爲了她病的，她將不知怎樣掛念呢？想起那天早晨，爲了這一點小小的事體，她也能體貼我，代我向我女人辯白；現在我病了，她不知怎樣繫念呢？——或者我

在昏嚶中她來望過我的病也說不定呢——她對我是何等的多情呀！我須得怎樣酬謝她——我想她一定是不愛小文的，小文是全像孩兒脾氣，又不能時常在家，年青的她，一個人在家裏，那裏能夠過得慣這種孤獨的生活呢？她真是好人，倘在別人，跟着這種丈夫，早就偷男子了。唉！她的愛我是應當的，小文當然及不上我，又近，又便——」

他立在水邊，倚在楊柳幹上看水下靜穆的柳枝錯雜點綴着他的週身的水影，呆呆的在想。忽然自己想到會心的所在，不由得笑花從心坎中怒放。柳林外面的路上，似乎有沙沙的腳步聲。他從錯雜的楊柳枝幹織成的隙縫中望去，似乎是珊瑚地行着兩個倩女。

和風拂着楊柳，輕透柳蔭的疏疏的日影，在她們的面上，衣上移動，愈顯得嬌媚不凡。那女子的頭梳得很油滑，日影可以在她頭上閃光，她穿的是一身藍綢的夾襖，在柳蔭下被日光映成許多不同的顏色，伴她的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女孩，衣服雖則不漂亮，但也甚合身而清潔。

金龍從柳蔭中仔細端詳時，那女人原來就是小文老婆。她到外婆家去了四五日了，今日才回來的，她不曉金龍爲了她而喫酒，更不曉得他喫醉了酒睡在她窗前的雨下等她來扶。

他的心中料定她是和他很有情愫的，現在又是幾日不見，便在柳蔭中輕輕的喊她。她回頭看看四面都沒有，心裏有些恐懼。他輕輕閃出到她的面前，假裝的欣笑，漾在他眉尖與嘴角。

「多日不見了！是我呢！」他說着；她是不知去向了。「我不知要怎樣的謝你好呢，你那天給我辯解。」她只是無可如何的婉轉的回答。「你昏了呢，這是什麼地方，你不應該在路上對我說這種話。」但他還是說下去，「我那天晚上在你後門敲門，你爲什麼不應呢——我爲了你酒醉得要死。——你告訴我，你將在幾時開着後門等我？——今晚上嗎？——」

遠處有人走來了，他又隱入樹林中去。她見他走了，便如出了重險。

他在林中尋味她剛才對他說的話，「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那麼我須得有一個適當的地方和她說話。」——他一定樂從我的。你看她對我多少和善！她只是因有第三個人所以沒有對我說愛我罷了！——啊！我將到那裏去尋一處說話的地方——」

她想起那枝鈍鑿，想起幽會的地點，還是她的房間，那裏雖則難免要祕密外洩，但畢竟也是那裏最好。用鑿撬門也不見得高明，而且須在深夜，而且須在鬼火出沒的後門——他想不如取靈便的方法，決定了，便回到家裏。

在焦心等待的心境中，好容易等到太陽下山，等到暮煙四起，等到朦朧的晚景用灰色的面紗籠住大地。在那個時候，他走出中堂，在中堂若有意若無意的徘徊。他看看四面沒有人了，便在灰色的陰影中一溜烟隱入小文嫂的門後。門後的光線是更暗了，但他還恐被人家看見，又偷偷

的隱入櫥後。那是一個很大的櫥子，一邊靠着牆壁，一邊連着一口缸；他用力的夾入壁縫中，差不多要把櫥子推倒。他立着，胸板貼着櫥後板，而背部却緊緊的貼在後面的牆壁上。他把頭頸伸長，把腳尖點起，才能把頭擱在櫥上。他自己看看，直如刑法中的立籠，覺得十分好笑。

室內已經點上燈火了，晚餐的香味在他的鼻腔煽動，引他的腹中的餓蟲。他聽見她一人在喫飯，想出去時，又不敢出去，終於只能推想她喫飯的滋味，口內不住的流出口涎來。他偷偷的把滿口的口涎嚥下，暫時消除他那在等食物消化的飢渴。

他聽見他女兒在高聲的喊他去喫飯。在喊聲之後，并聽着她們詫異的驚疑。「天黑了時還在這裏的呢！那麽快的，又不知到那裏去了？——便是不在家喫飯也該說一聲。」

等了一些，小文嫂的飯已經喫了，且在收拾碗盞了，他又聽見他女兒的叫喊。他的肚皮實在餓得打滾，但想起隱在此地的功程，又不惜願廢於一個轉念。他想，便是羊羔美酒，也須得犧牲了，成全這一件大事。

他如挺板一般的立着，數着自己心跳的次數；他希望時間快點過去，他禱祝她早點把門關好就寢。他屏息靜默，一點也不敢轉側，不敢動彈，他只是數着自己的心跳。

不知是爲了疲倦，或是飢餓，他竟然在心跳中朦朧睡去了。

當他醒來的時候，四週是漆黑如墨，空氣靜寂得如同墓窟。他偷偷抬起頭來，稍稍能夠聽到她睚眦的酣睡聲。他不知是什麼時候，趕緊從壁弄中鑽出，伸一伸四肢，便如受了幾年酷刑，一旦重復自由心地和平了許多，精神也比較充足。他一點一點的摸出去，到處都輕輕的用脚尖試探，用手掌按捫。

那簡直是賊的行爲，他的心跳得厲害，腳尖着地的聲音，盡量想減輕他來，但在靜夜中總不能沒有聲息。偶然一個不當心，他的手碰着一件東西，那東西便轟然的響起來。這正如在野戰中頓時被敵人發現放了一響快鎗，——而子彈恰巧從他的耳邊掠過，那麼使他心跳，使他感到前途的沒有希望。他屏息了多時，聽聽沒有另外的聲音，除了她的酣睡聲以外，心思又放寬了。

她房間的門是虛掩着的，他曉得她是開着待他的。他輕輕的推開房門，走入房裏。房裏斜映着一小方的月色，月色迷濛，房中的空氣十分雍和而寧靜。

天空中還航行着灰色的雨雲，房中的月光忽明忽暗。他借着月光走到她的床前，她還是睡得十分甜美而和平。他的心跳躍得厲害，月光忽然又黑暗了。他伸手攪開帳門，不提防銅的帳鉤竟鏗然的一聲。他停了一會，又伸手去摸，恰巧摸到一隻手，——終於手與手在空中握住了。

他輕輕的告訴說：「是我！」而床裏的人，却一拍坐起，喊「誰呀！誰呀！」

那是小文的聲音，而小文嫂也在他的裏邊被喊醒了，驚異的問：「什麼？什麼？」小文見她若無知一般的問，以爲是她的情人，她是假裝着如此的，回頭便給她一個耳光。

他趕緊從房中跑出，却不料在腳襪上絆了一交，推翻了許多東西，小文用力的喊起賊來，喊得對門金龍嫂們也從夢中驚醒了。

小文已經追出來了，小文嫂也起床了，金龍從腳襪絆倒之後，便三步兩腳的跳出門外。門外便是他們公用的中堂，外面公用的門已經上了鎖，他雖然路道熟識，但一時總不能用隱身的法子逃出門外。

堂門的月色，忽然從雲縫中鑽出，照得到處洞明。金龍被他們喊作賊了，心手只是發抖，覺得大潮已捲到他的腳後，無處逃遁。小文嫂在房裏照出燈來，金龍嫂見呼得凶狠，匆忙的點出燈火，喊「賊在那裏！賊在那裏！」

金龍在四面叫賊聲中，終於無可逃遁，被他們捉住了。當他們把他捉住的時候，他才從新奮起精神來說「是我呢！」於是他們都呆住了。

(選自子癩先生)

寇拉梭 (Caracóá)

張資平

一

「文如先生」靜媛由進校之日起直到今天，這四年間都是這樣的叫劉文如，叫慣了的。其實對教員的稱呼把別字冠在先生二字的頭上並不算得什麼稀奇。不過在學校裏學生們一般都稱文如爲劉先生，沒有一個叫文如先生的，並且這位劉先生在教員們中又特別的年輕，他們聽見靜媛對劉教員叫文如先生時，同學們都嘲笑她。但經她的辯明後，同學也就都承認她對劉先生有特別親暱的稱呼的權利了。她的辯明是劉文如是她的父親的學生，她未考進女子師範之前早就認識了的。

今晚上她雖然紅着臉，但她的態度並沒有一點不自然的，還是平時般的「文如先生，文如先生」的叫。

「文如先生，我就替你斟一盞吧。可是喝完了這一盞不許再喝了。喲。」靜媛的左手按在食棹上，右手把一個香檳酒瓶高高的提起。

五公園傍邊的一家咖啡店樓上的一隅有一張長方形的食檯，文如和靜媛在明亮的電燈下夾着食檯對坐着。

「好了，好了。難得你答應了，講個價吧。你替我斟兩盅。喝完了這一盅加喝一盅，以後再不喝了。」文如喝得雙頰通紅的微笑着望靜媛。

「文如先生真的喝醉了。你看全沒有先生的樣子了。」靜媛也嫣然把兩列貝齒露出來。靜媛剪了髮，短髮垂肩的向後披，另具一種風姿。但她的臉色與其說是白色，甯說是蒼白。她的美的特徵，由文如看來，就是那兩列貝齒和兩個黑水晶珠般的瞳子。

「你再喝一盅吧，Curacoa！後臉色好看些。」

「說的什麼！要這樣好看做什麼！」靜媛斂了笑容，捫着嘴低下頭去。

「那麼再叫一碟『Tongue Stew』吧。你是喜歡吃『Tongue Stew』的。」他一面說，一面按檯上的呼鈴。

「不要了，我飽得很。」

女僕聽見呼鈴忙由樓下跑上來，走到他們食檯旁，向靜媛點了點頭。

「太太要什麼？」

「討厭」靜媛兩手安放在膝上拖著雪白的圍巾，說了後翻臉向壁那邊。

「再做一碟 Tongue Steak 來，你去對廚房說。」文如笑着吩咐那女僕。女僕却莫明其妙。

「我說不要就不要了的。別叫她做了。」

「你不要我吃吧。」文如笑着看了看靜媛後，再翻向女僕，「你就下去叫他們做來吧。」

「是的。」女僕答應着下去了。她不當他們倆是夫婦也當他們倆是快要成夫婦的戀愛之侶。

靜媛從小身體就不很強健，高等小學畢業那年已經十七歲了。那年的秋初她的父親胡博士患了腸熱症一病死了。靜媛因為父親新死，十八歲那年就沒有升學。她的母親陸氏因她身體不好，家中人手又少，不想再叫她升學。但靜媛無論如何不能聽從母親的主張，執意非進女子師範不可。文如是胡博士在高等師範當教授時代的得意門生，在中學就常在胡博士家裏出入。畢業之後也由博士的推薦得在女子師範裏占一個教席——數學教員。

陸氏敵不過女兒的堅執，到後來終答應靜媛升學，升進女子師範去了。幸得她們的住家離女子師範不遠，靜媛做了個走讀生朝去暮回。

靜媛近一個月來，全變了她的平時的態度了。她平日在級中有說有笑的，近來整天的一個人坐在書案前沈默着。同學向她說話時，她也祇問一句答一句，全無精神的。

陸夫人遵守着亡夫的遺言，對文如是絕對信用的。兼之文如是有了妻室的人——不單結了婚，還有兒女了——所以陸夫人對文如和靜媛的交際從不會抱過一次的猜疑。但她對其他在靜媛周圍的青年的男性警備得異常嚴密。

「你在學校裏有什麼疑難的事情請教文如先生就好了。」陸夫人常這樣的囑咐她的女兒。

去年冬，媛靜以第一名的成績在女子師範舉了業。現在又過了新年，度她的二十三歲的初春了。靜媛又想在今年的暑期投考男女同校的高等師範——文如先生的母校。自畢業後，差不多每天都到文如家裏來。文如不在家時，就和文如的夫人談，商量如何才能夠得母親的同意答應她升學到高等師範去。

陸夫人因為女兒達了相當的年齡了，是該擇婿的年齡了，無論如何再不能讓她的女兒念書念到三十歲。

「你不答應我升學，我誓不嫁人。」靜媛到後來終於說出這句話來。因為她聽見母親已

替她看好了一個夫婿，是個大米商的少爺，家裏很有錢的。

『你想念書念到頭髮白麼？到你念完了書時，怕找不到相當的人家了！』

『難道女人不嫁人，就活不成！』靜媛高聲的應她的母親。

女兒因為母親頑固不讓她有戀愛的自由，忙跑去告訴文如先生，要文如先生去規勸她的母親。母親也因為女兒取了反抗態度，怕把她千辛萬苦找到來的有錢的婿家破壞了，也叫人到文如家來請他到她家裏去商量，要他教戒她的女兒，毋違母命。

二

『我也和師母一樣的主張，女兒到了相當年齡還是早點結婚的好，免至生出別的意外來。不過要幾分讓她自己有自由的主張。她如果十分不情願時，那就勉強不得。』

今天下午文如果然應了胡師母的請求跑到靜媛家裏來了，在胡博士生前的書房裏和陸夫人對坐着，聽過了陸夫人一大篇的話後才把他的意思說出來。

『她近來的臉色更覺得蒼白了些，又常常說頭暈。看她的身體比念書時候更不行了。女人到了相當的年齡有許多說不出來的意思，所以還是早些替她找妥了婿家送過去就好了。說不

情願，不情願，那是一般女人的常態。結了婚後就不再說不情願了。劉先生，我安心了。今天聽見你也不贊成她再升學到高等師範去，我很安心了。至她對婚事的意見如何，還望你祕密地問她。她是不好意思直捷向我說的。有勞劉先生了。」

「她有什麼心思不對你做母親說的，反對我男人說麼？還是請她到我家裏去，讓我的女人再問問她看。據我的女人說，她無論如何是不情願和那一家結親。」文如也和靜媛一樣的反對無學識的米商兒子。

「劉先生，你勸勸她看。她或能聽你的話，從前年起不止提了十家八家了。她都說不情願。那時候她還沒畢業，就聽她的自由，不成功也罷了。好容易找相當的人家。她的歲數比一般的女兒就遲了幾年。再放過了這一家，以後怕難找趕得上那一家了。」

「或者她自己有意，中人也說不定。」文如微笑着說。他覺得他心裏起了一種矛盾，一方面贊成陸夫人的主張要早點替靜媛完結她的婚事，一方面又感着一種嫉妬，覺得這末可愛的小鳥兒就這樣無條件的送給別人，太可惜了般的。但他一念到自己是個有了妻子的人，又感着自己的醜劣。

「劉先生，你還在說笑！我就擔心她這一點。」陸夫人說到這一句聲音低了下來，湊近前來

說：「我們的家庭怎麼能給外面的人們說閒話呢？年輕人有什麼見識！說什麼自由戀愛！結局害死了許多良家女兒吧了。氣死了這些女兒的父母吧了。你的母校高等師範的名譽就不很好，聽說有男學生帶女學生在外邊歇宿的。」

「沒有的事吧！他們造謠的吧！那有這樣的事。現在的校長嚴厲得很，每晚上男女寄宿舍都要點名的。」

「有這樣的事沒有這樣的事，我沒有親眼看見過，不過我聽見親眼看見過的人說的。她這個人老實不過，決不會造謠的。」

「是誰說的？」文如到了這時候也有點不敢替他的母校擔保了。他想到高等師範的校長辭了職——給反對他的幾個學生逼走了——已經離校兩三天了。學校的紀律因校長去了後無人負責就渙散起來了也說不定。

「我家裏的新來的老媽子說的。但她說男的是你的母校的學生。女的是你的學生。」陸夫人說到這裏也笑了。「什麼話！」文如真的嚇了一跳。

「女子師範的學生！」

「女子師範？」

「你那個學校管理規則本來就不十分嚴，因為住寄宿舍反生出許多不妥當的事情來。」
「你那老媽子怎麼說？」

「她沒有到我家裏時在N街的一家公館裏做。她進去了後才曉得那家公館是個祕密窟。女主人是個流氓，因為年紀老了就到這個學風不好的K地來誘惑不良的青年男女。租了那家房子。晝間做賭館，夜晚做娼寮。日夜川流不息的有許多青年男女來來往往。過了幾天才知道他們都是學生。因為他們一面打麻雀一面說笑，所說的都是關於學校的事情。這個老媽子在那邊每晚上不到十二點不得睡，挨不過苦，所以跑了出來。」

「現代學生說到學問的工夫就是他們的敵。高興時上上講堂聽一聽講。不高興時就在宿舍裏睡覺。溫習工夫是不做的，考試是反對的，但是文憑是要的。」文如說了後笑了起來。

「幸得靜兒沒有住寄宿舍，也幸得畢了業了。」

「就住寄宿舍她也不會像她們般的不自愛。她是很謹慎的人。」

「她雖然畢了業，但我還很擔心呢。所以我要把她的婚事早一點解決。」

「這些事情做父母的擔心不了的。做父母的自己不能每天整天的守着年歲大了的女兒，又不能禁止她外出，所以我想在相當的範圍內還是讓她自由戀愛，自由結婚的好。」

「啊呀，啊呀，不得了。你做先生的都有這樣的主張，望你規勸她是絕無希望的了。」陸夫人終跟着文如笑了。她信文如是和她說笑，他結局非贊助她的主張不可的。

在這義上說文如無論如何不能拒絕陸夫人的委託。他想借這個機會多和靜媛親近親近也好，一方面也樂得對陸夫人做個人情。他雖然沒有深知靜媛的心的自信，但對這一點——靜媛對自己最少有一種好感的一點是有充分的自信的。三四年來師生間的談笑有時候更深進一層變為互相調笑——包含着許多暗示的調笑了。文如雖由陸夫人的這種委託生了一種幻想——有快感的幻想，但他同時並沒有一點不忠實的念頭——不履行陸夫人的委託。不過他是這樣想的：盡情的勸勸她看，照着她的母親所希望的勸勸她看。自己對她不能說達到了戀愛的程度吧。還要勸她早點結婚的好，可以省却許多煩惱——日後終免不得在他和她之間發生出來的煩惱。但他由這種煩惱發生的預想就證明他對她有了一種愛惜——不忍坐看她給他奪了去的愛惜。到後來他發見他目前已經沉浸在苦悶中了。

讓她去吧。勸她早點嫁人的好。她嫁了後自己更可以和她自由的交際。在師生的關係之外，還可以把她作個忘年膩友呢。更深進一步，或者……他暗想到這一點，覺得雙頰發熱的，很擔心陸夫人會注意及他的這種態度。

祇一瞬間文如在他的腦裏縈環的細想了幾回。他到後來得了一個結案，就是盡情地忠實地勸靜媛看，她答應不答應就任她的自由了。作算她的心趨向自己這邊來時，自己也無力去拒絕她了。

三

刘文如結局受了陸夫人的委託，答應替她勸靜媛聽從母親的主張。得了陸夫人的同意，文如要靜媛到他家裏去歇一宵，他可以和他的夫人慢慢的勸她。

文如在陸夫人家裏吃了晚飯後，靜媛很高興的跟了文如由家裏出來。

陰歷二月的初春天氣，好幾天不見太陽了。氣溫近半個月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的低下。滿天佈着暗灰色的亂雲，像快要下雪般的。

靜媛把純白的絨織圍巾緊緊的纏在頸部，跟在文如的後面慢慢的走。她的趾尖和指尖像冰塊般的。

「我不走那條路，城隍廟後街黑暗得可怕！」文如和靜媛兩人走到一個分歧點上來了。左面一條大路是通到鬧熱的大馬路上去的，右面一條小路是往文如的家裏的近道，要經過城隍

廟後的一條小街。靜媛站在這個分歧點上向文如撒嬌般的歪着頭說。

「那麼我們到大街上轉一轉，由文昌路那邊回去吧。好不好？」文如笑着靜媛。靜媛點了點頭。

「你不覺得冷麼？」文如再問她。她又搖一搖頭。

兩人走出到大街上來時，已是滿街燈火了。他們倆在大洋貨店的玻璃櫥前站一站，眺望裏面陳設的物品。他們倆又在本市有名的首飾寶石店裏轉了一轉。在煤汽燈光和電燈光的合成光波中金碧輝煌的裝飾品和寶石把他們的視線眩迷得紛亂起來了。

「那個買給你好麼？那個有『G』的戒指。」文如顯着靜媛笑。「我看要多少錢。」他笑着低下頭去望玻璃匣裏的那個指環的標價的紙片。「五百八十元！」他低聲的念了後笑着伸出舌頭來。

「你發什麼夢！先生的半年的薪水還不夠買那個戒指吧。一年的薪水就差不多了。劉師母說，她就沒有一個金戒指。那個十八金的價值七八元的買一個給她吧。怪可憐的。」靜媛說了後也笑了。

他們倆出了寶石店走到又劇場前來了。

「我們聽聽戲好嗎？」文如站住了，足望戲院牆上貼着的紅紙條，紅紙條上面寫的是「晴雯補裘」，「百里奚遇妻」等名目。「不聽了，戲出來怕時候遲了。我們還是到什麼地方去坐坐吧。」文如隨即取消了自己的動議。

「怕回去遲了要挨罵，挨師母的罵！」靜媛笑着站在文如的肩後。

「明天不是星期日，還要上課呢。」文如也笑了。「我們到那家咖啡店去喝紅茶吧。吃點西菜也好。你家裏沒有酒喝，光是吃飯，我總像沒有吃飽般的。你不是喜歡吃 Tongue Steak 麼？你也吃一兩碟菜吧。」

「Rose Cafe？」靜媛仰着首問文如。

「……」文如祇點了點頭。

兩個人才踏進咖啡店，就有兩三個女僕迎上來。

「樓上有空位沒有？」

「有的。」一個歲數較多的女僕引他們到樓上。有眷屬同伴的男客，年輕貌美的女僕決不去招待的。K市的咖啡店兼用女侍僕是近這二三年開創的新例，他們稱這班飲食店的女侍僕爲女招待。不過近來又有警務處禁用女侍僕的傳說。」

靜媛望着那些女招待的不自然的態度和聲音，連蹙了幾次眉頭。

「我說到公園去轉一轉。你偏要到這裏來。」靜媛才踏上扶梯，禁不住雙頰和兩個耳朵發熱，跟在文如後頭矯情的說了這一句。

「公園就在這旁邊。」先走的女僕很懇意的告訴他們。

「誰不知道！」靜媛在文如後面低聲的說。

「喝過幾盞酒後去罷。此刻天氣冷。」文如在樓後層的一隅揀了一個食檯，自己坐在前面，叫靜媛坐進裏面的一個椅位。

兩個人對坐下去了後，站在旁邊的女招待就問他們要喝什麼酒。

「靜媛！你愛喝什麼酒？」

「我也喝一兩盞酒，可以。」靜媛紅着雙頰含笑向她的受業師。在文如的眼中的今晚上的靜媛——浴在電光中的靜媛，分外的美麗。

「有什麼不可以？」文如微笑着既看坐在他面前的嬌小的女門生。「吃什麼酒？」

「我要吃很時髦的酒。」靜媛把頭歪了一歪笑了。

「什麼叫做時髦的酒？你說來看看。」文如也跟着笑了。

『洋酒！西洋酒！不是中國酒！』

『香檳！』

『俗不過！也太強了。』

『管牠俗不俗！我非喝這樣強的不可。』

『你就喝香檳吧。』

『你呢？Peppermint Vermouth』

『不。』

『Maraschino』

『Maraschino也便得。我想喝 Curacao，綠色的 Curacao。』靜媛說了後像在思索什麼靜靜地低下頭去。

『那是喝不醉人的酒。』

『要那種酒才好，喝了不會臉紅的才好。』

『柑桂酒多喝了還是會臉紅的。』女僕站在傍邊聽了一會後微笑着插了嘴。

『你就去拿一瓶香檳和兩盅柑桂酒來。』

「是的。」女僕說了後待要翻身下去。

「再叫下面先弄兩碟 Tongue Stew 來。」

「曉得了。」女僕下樓去了。

「你會用刀叉？」文如笑着說。

「豈有此理？」她帶笑帶惱的。

「聽說你吃西餐是用手拈來吃的。」

「聽誰說的！你說謊！」

「我竟不知道你會喝這些時髦的酒。」

「我們同學就常買來喝。開同級會時常喝。」

「了不得！當代的女學生！」

「有什麼了不得？祇有你們男人該喝這些酒麼？」

「不是這樣的意思。我覺得近代的女學生吃紙煙和喝酒的一天一天的多了……」

「……」靜媛低了頭，她回憶及她初回喝 Curacao 那晚上的情景了。

四

去年暑假期中的一晚。說是去年，其實僅僅六個月前的酷暑期中的一晚。靜媛伴她的媽媽到W海傍來避暑。胡博士生前在這海岸的避暑地買了一所房子，陸夫人還循着博士生前的舊例，每年暑期就帶了女兒到W海傍來避暑。

去年暑期中她到W海岸來住了一星期後發見了幾個女同學也在這海傍避暑。

一天的下午，靜媛在沙灘上碰着她的同學石登雲和林昭兩個，都挾着一冊琴譜像到什麼地方習音樂去。

「你們上那兒去？」

「啊！你也一同去吧。洛師母定歡迎的。我們也多一個伴。」

「到什麼地方去？」

「習 Piano 去到洛牧師家裏習鋼琴去。」

「要唱「亞孟」的地方我不去！」靜媛從小就慣聽了她的父親的偏狹的國家主義教育，什麼反對宗教，收回教育權。她始終不喜歡由歐美到中國來的宣教師們。

「你這個人總是這樣呆板的。」石登雲先笑着用教訓的口吻向靜媛說。「他們又沒有強逼你信仰，你反對他們的宗教做什麼？」登雲是個熱烈的基督教信徒。

「你是染了色的，沒有替他們辯護的權利了。」

「是的，我來說句公道話吧。反對偽善的教徒是可以的，反對宗教本身就不好了。反對基督教那種宗教更可不必，因為我們中國還有比基督教更壞的宗教呢。我們若反對宗教，非先排除自己國中的更壞的宗教不可。你沒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他們有信仰的自由。你不該侵犯他們的信仰的自由！我覺得基督教的教義在各種宗教中總算是比較純正的，比較好的。我們喜歡讀託爾斯泰和陀斯妥以夫斯基等文豪的作品的人就不該反對基督教吧。」

「懲罰主義是不能久遠的！能久遠的是感化主義！尤其是我們習教育的人是當有感化主義的精神的。我所以喜歡耶穌教，因為牠的精神是感化主義和愛他主義。」

靜媛經不住登雲和林昭的推挽，終跟她們走到洛牧師的家中來了。

洛牧師是美國人，在海岸的小禮拜堂當主教。他的家就在這小禮拜堂的右側。前年他在K市禮拜堂當副主教時，他的夫人曾在女子師範兼幾點鐘的英文功課，所以她們都認識她，不過沒有在靜媛的那一級擔過課。

她們走到洛牧師的門首來了，還沒進去，靜媛就聽見洛牧師夫婦和一個青年用英語說笑的聲音。林昭翻過頭來問登雲。

「今天是星期五？」

「是的。」靜媛搶着答應。

「今天他們有祈禱會，要到禮拜堂去。今天是宗先生教我們。」林昭微笑着望石登雲。石登雲却低下頭去裝做沒聽見。

這天下午，靜媛以旁聽生的資格在洛牧師的書房裏跟着他們三個人唱。

林昭 and 石登雲都走去鋼琴前坐下按了一回琴。

「密司胡，你也試試麼？」年輕的宗禮江先生望着靜媛微笑。

「不，不會的。」靜媛紅着臉低下頭去。

在林昭 and 石登雲的眼中的宗先生今天下午太不熱心了，他只管向靜媛問長問短的，問她喜歡風琴還是喜歡鋼琴，問她今天下午所唱的調譜從前唱過沒有，問她在五市住的地址，問她今年多少歲數。在宗先生的眼中，在這三個女性中靜媛像特別年輕的。

今天下午的宗先生的態度由林昭看來祇覺得很好笑，但在石登雲看來心窩裏感着一種酸苦。

嗣後靜媛知道宗先生是怎麼一個人了。他是上海的教會辦的大學畢業生，去年暑假畢業

後回來五市教會辦的中學服務——當教員。他是個靜媛最不喜歡的基督教徒。他今年還只十二歲，聽說服務滿三年後就有遊學新大陸的希望。並且他還是個未婚的美少年——由時髦的西裝增添了美的分子的美少年。

姓宗的美少年所具有的能振動靜媛的心——使她的心突突地跳躍的要素不是他的美。他的美之外還有和她相同的音樂的嗜好和將來有得博士的希望。

同在W海濱避暑的宗禮江和靜媛自從這天認識以後連在海濱早晚散步時遇着過幾次。第一次互相點點頭走過去，第二次彼此微笑着點頭了，第三次彼此交談了。以後就成了深交了。

月亮的一晚，海岸的沙灘像鋪着一重白雪。海面上若沒有因風而起的漣漪，誰都要當牠是塊大鏡了。在風中微微拂動的單衣觸着肌膚起一種涼爽的快感。

「那是漁船。」靜媛指着海面上閃動的一點星火問宗禮江。

「啊！縱一輩之所如……詩的景色。真是詩的景色！」

「漁家生活也有足令人羨慕的。」

「你讀過林琴南譯的紅礁書麼？沒有。」

「讀過，但大部分不記得了。」

「英文的原本有讀過？」

「沒有。」

「原本不叫紅礁畫漿錄。紅礁畫漿錄是林先生創的名目。原書的名目，就是女主人公的名

字，Beatrice。」

「是的，Beatrice太可憐了。」

「最初一同掉在水裏的時候兩個都死了就好了。」

「那一點沒有意思了。他們那時候才認識呢。到後來女的死的時候男的一同死了就有意思了。Geoffrey終不能死，對不住她了。」

「是的，他們倆該情死的。」宗禮江說了後不敢望靜媛，祇望着海面微微的嘆了口氣。

「……………」

「……………」

海面像死般的寂靜。月色由白色轉成碧色。他們都覺着身上有點冷。

「回去罷。儂看也是一樣的。沒有意思。」靜媛沉默至岸上漁家裏的嬰兒的哭音吹送至她的耳朵中時才覺得夜深了催宗禮江回去。

「回那裏去？天涯漂泊我無家！」他說了這一句聲音咽住了，忙取了一條白手帕來擱在他的眼鼻之間。

五

近半個月來，靜媛約略知道禮江的身世了。

宗禮江才生來半年，他的母親就成了個孀婦了。幸賴母親的裁縫的收入，他升學至中學二年級了。他沒有錢進國立的中學，所以投考K市教會辦的中學。由入學考試直至畢業沒有一次考試放棄過他的第一名，由中學第二年起就得了教會的津貼。因此他就不能不信仰基督教了。在上海的教會大學第二級肄業中，他的母親也染疫死了。據他對靜媛說，他在那時候就早想自戕，置性命於度外了。他真的有點像知禮識義的道學先生所說的「苟延殘喘」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死成功。

神經衰弱的靜媛受禮江的傷感主義的感動不少，她一面敬慕他是個獨立有為的少年，一面又深深地同情他的可憐的身世。

禮江愈得靜媛的同情，他的傷感主義也愈深的確，他自己也莫明其妙的，自認得靜媛後愈。

覺得自己悲涼，好像對她有所求的，不能達到這個目的，他的傷感是無窮般的。

他們倆一前一後的向海岸的街市裏來。走到一條街口，他們要分手了。

『你從沒有來過，到我寓裏去坐下嗎？』

靜媛沉思了片刻，移步跟了他來。他住在一家小旅館裏。旅館名叫W灣酒店，名字很俗拙，但裏面的設備是很雅潔的。禮江住後面的一個樓房，打開南窗，W灣內的風景一一都映射進案前來。

『這是你的四絃琴？』靜媛望見倒在檯上的Violin，忙走過來提起來細細的撫摸着看，不理禮江在操着一把籐椅招呼她坐。

『你坐下來看嗎？』

『不，我來看看你的房子的。我就要回去，太晚了。』

『還早呢。還沒有到九點鐘。』

『你拉拉我聽。』靜媛要禮江拉，禮江當然不敢違命。奏了一曲她覺得音調太悲悽了，太高了。第二次拉時，他跟着唱了。靜媛聽懂了好幾句。

«Safe in the arms of yours,

Safe on your gentle breast.

There by your love overshadowed.

Sweetly my soul shall rest.”

「你唱的什麼歌兒讚美詩？」

「是的。我希望你能夠對我唱，唱這首讚美歌。」

「……………」靜媛低下頭去了。

「啊！消愁惟有澆酒啊！酒酒酒酒以外沒有東西！酒是我的生命！」禮江放下 Violin 後跑向

櫥裏去取酒瓶。「你喝酒？」靜媛用懷疑的眼光望禮江。

「是的。但厲害的酒我不能喝！我愛喝的是你不懂的酒。」

「教會中人也可喝酒麼？」

「有教會禁酒的。但基督教並不禁酒。你看把新舊約全書全部念下去，找得出禁酒的條文

來麼？」他把由櫥裏取出來的酒瓶放在檯上。靜媛望見瓶裏的酒是綠色的。

「什麼酒？」

「這叫 Curacao！你不單沒有喝過，也沒有聽過吧！」

「沒有。」靜媛微笑着說「那行不強麼。」

「喝不醉人的。」

「那斟點我嘗嘗看好不好。」

禮江在一個高脚的小玻璃盅裏滿斟了一盅送給靜媛。靜媛坐在書檯前，禮江站在她的後面，面帶着酒盅從她的肩後送過來。她還沒有伸手來接，酒盅送到她的唇邊了，她就這樣的吸了一口，吸了後才把酒盅接過來。

禮江的頭低俯至靜媛的肩膀上來了。他的嗅覺感着一種能使人陶醉的刺激。大概是處女之香吧，沒有什麼比得上她尊貴的處女之香。他覺得今晚上的她比什麼還要高貴，還要美麗，英皇王冠上的 Kohinor 也趕不上她高貴而美麗。

「我竟不知道有這末好喝的酒，我得介紹給她們知道。」喝了幾口酒後的靜媛的氣息一呼一吸的吹送到禮江臉上來，中人欲醉的。她的呼吸中的醇分比酒中的還要強烈。他凝望了她好一會不會說話。她覺得自己心房裏的血液以最高的速率向頭部噴發，她忙低下頭去。

禮江想機會到了，表示我的心術機會到了。把我的右腕加上她的肩膀上去吧。她不抵抗時就抱着她吧。她再不抵抗時，就……吻……她……啊！她的紅唇！有曲線美的紅唇！未曾經男性蹂

躑的紅唇！

禮江想到這一點，週身脹熱起來。他的腕加在她的肩上去。但她祇低下頭去沒有一點表示。他的腕攬圍着她的蒼白色的頸了，他待低頭親近她，她突然的站起來。他駭了一跳忙向後退了幾步。

「不使不得，不要這樣的！」靜媛像要哭出來般的從藤椅上站了起來。

靜媛回去了後，胸裏的心臟像禮拜日早上教會裏的鐘激震着的禮拜像着了魔般的在房裏一上一下的走着。他覺得「萬事休矣！」半月來苦心終成水泡了。他不能不悔恨，悔恨自己太過心急了。臨到口的一塊肉因自己性急斷送掉了。他愈想愈心痛，想到無可如何的時候只能把電燈息了爬進睡床裏來。但他無論如何睡不着，祇把雙睛緊緊的閉起。

心的動搖過了一點多鐘了還不見鎮靜。他覺得自己剛才對她的舉動太無恥了。幾天來自己所蓄着的妄想也太卑鄙了。她當然看不起我了。無窮的悔恨和羞恥刻刻的在刺着他的心。一直到時鐘響了三響他還沒有睡着。

外面像起了強風，窗扉在激風。明天怕有大風雨，不知什麼時候能會見她了。會見她時，我一定要向她謝罪……但是絕望了！不再會她的好！還是不再見她的好！

『要如何的補救這種失敗呢！追悔不及了的羞恥已經暴露出去了。她會把今晚上的事告訴密司石和密司林吧。』禮江通宵輾轉不寐的，聽見外面的風雨更強烈了。他終由寢床起來，開上電燈。他看抽屜裏的時錶快要響四點鐘了，天快要亮了。他在案前癡坐了一會，決意寫封信向靜媛謝罪。

『靜媛姊，我們的歲數相同，但你曾告訴我比我大幾個月，你就讓我稱你做姊姊吧。不，你已經答應了我的，前星期六晚上你答應了我認我做你的親弟弟的。』

你說，你沒有兄弟，也沒有姊妹。沒有姊妹倒不要緊，因為學校裏的同性的同學很多，姊妹間的愛情不難領略。所稀罕的就是兄弟。我們的姊弟之約也就是那晚上訂成的。

靜媛姊，我誤解了你許給我的訂約了，我想在姊弟的關係之上更有所深進，這完全是我的癡患，望你能夠諒我。望你恕我昨晚上的無禮吧。

我今晚發見了我自己的醜惡，同時也發見了姊姊的崇高！想起來再沒有面子見姊姊，想即刻投身海裏去洗脫自身的罪惡。靜媛姊，望你憐我，憐我的癡患；望你恕我，恕我的罪過。靜媛

姊，你知道昨晚上去後我所流的淚量麼？

啊，不說了，總望你體諒我這顆心吧。

望你覆我一封信，仍然當我是你的弟弟。今晚上若不得你的回音，那我們恐怕永無再見之期了！或者竟……！

禮江寫到這裏，再寫不下去了。他就在信箋的末後署了名把牠封好，寫了封面，叫個旅舍的侍僕送去了。

信送去了後，他一天悶悶的坐在書房裏不出去。外面風雖然息了，但絲絲地下着微雨。他希望她有回信來。他更希望由此番的衝突可以增加他們倆間的親密。

送信去的人回來了，他祇說信親手交給她了，她當時就拆開來看。問她有回信沒有，她祇搖了搖頭進去了。據送信的人的報告，他陷於絕望了。

她輕蔑我了，她再不理我了！禮江忙爬進寢床裏去，伏在枕上不住地流淚。他總覺失掉了一件什麼貴重品般的，又像自己的前途是完全黑暗的。

吃過了晚飯，他癡坐在案前，打算明天一早就動身回K市去。他再不在W海岸留戀了。算了，算了！也不過是個普通的女性吧！近代的女學生是傲慢萬分的。作算自己對她的希

望可達，將來也未必定是幸福。他這樣的想着自慰。但他同時又嘲笑自己像說牆頭上的葡萄是酸的狐狸。

「沒到外面散步去麼？」他聽見林昭女士的聲音，忙站起翻轉身望房門口。他看見微笑着站在林昭肩後的女性，他又驚又喜的心臟突突的跳躍。

靜媛像忘記了昨天晚上那回事，也忘記了今天上午那封信般的微笑着不說話。她祇在靠近案側的一個方板檯上坐下去。

「她拚命的要我來看你，要你奏 Violin。」林昭微笑着指着靜媛，說明她們來看他的目的。禮江聽見了後，忙忍着眼淚。他心裏異常感激靜媛。

「密司石怎末不來呢？」禮江隨便的問了一問。

「她麼？她和她是不兩立的！」林昭指着靜媛笑。

「你這個人總喜歡說笑。」靜媛紅了臉，緊蹙着雙眉苦笑。禮江紅了臉。禮江給熱茶她們喝了後，替她們奏了一回四絃琴。

「宗先生，你的 Violin 比 Piano 怎末樣？」

「Piano 容易得多，誰都會學。Violin 就要有幾分天才，很難精功的。」

「那你是有 Viola 的天才了！」靜媛笑着問。

「我是個「人才」不是天才。哈哈！」

他們三個人都一同笑起來。

林昭像因為身體上的不便，下樓找僻靜的地方去了。

「你們談談心吧。我一刻就回來。」她臨下去時這樣的笑他們倆。

「昨夜上真對不住你了！望你恕我的唐突。」禮江望着林昭下去了後，忙向靜媛鞠躬。

「沒有什麼！我一點不覺什麼！還是我錯了，使你太難受了。你惱了麼，我接了你的信我真擔

心死了。望不得快點來看你。你是性質很傷感的，我真怕你有什麼意外……好了，現在好了。」

「……」禮江祇低着頭，覺得要說的話都給她說完了。

「我昨晚上一晚上都沒有睡。覺得我太不懂了，使你太難過了。」

「那裏！我覺得對你太無禮了，也沒有睡着。」

他們在電光中互望着各人的蒼白的臉。

「我們莫再記憶昨晚上的事吧！我們來講和吧。」靜媛微笑着伸出她雙手來。

他站不住足了，跪倒在她的裙下。他的頭像受了磁石的吸引緊緊的枕在她的軟滑的胸

部。她的處女之香——有醇分的呼吸吹到他臉上來了。他的唇上忽然的感着一種溫暖的柔滑的不可言喻的微妙的感觸。

祇一瞬間，真的祇一瞬間。他們聽見漸次走近來的林昭的足音了。他忙站起來離開她的胸懷。

七

「再喝點酒麼？再喝一盅 Curacao 麼？」文如望着態度憂鬱的靜媛勸她喝酒。同時他心裏想，果然不錯，她的母親說的話不會錯，她在思念她的 Sweet heart 了。文如一面想，一面感着一種嫉妬。

「……」她祇搖搖頭。

「你再喝一盅吧。你喝了後我告訴你一件好事情。」文如微笑着說。他在學校裏同事間說笑時常把女生徒一名一名的提出來討論。那個生得體面，那個生得差些，那個是結了婚的，那個是有了未婚夫的，那個有了情人，那個是無邪的處女。文如也曾聽人說過靜媛和宗禮江間的 Courance。

「有什麼好事情，你就說出來，說了後我再喝。」她略把眼睛上部的眼波上提一提，微笑着望了他一望。

「那末我就說吧。」他笑了一笑，同時伸手按檯上的呼鈴。

「我知道你是不贊成的，但你的母親要我問問你的意思。你對那家的婚約的意思怎麼樣？」

「討厭！靜媛像受了蜂的毒刺般的變了顏色。」

「那你是決意不理他了！」

「你對我媽說，我一生不嫁的就會餓死我都情願。」

文如聽了後心裏起了一種快感。他覺得她能夠不嫁和他一生這樣的往來，那就再好沒有了。可是他的才情快的心馬上又晦暗下來。她不是絕對的不嫁吧，除了她的心上人她不嫁的。文如總覺得靜媛的終身的的生活是該由自己負責任的。同時她又可憐自己無對她負責的可能了。

「你有別的意思沒有，不便對你母親說的意思，你可以告訴我，我好在您母親那邊解說。我也向您母親說過，我雖不主張絕對戀愛自由，但達了相當年歲的女兒的意思也要尊重的。」

「……」靜媛祇是低着頭。

女僕上來了，問要什麼東西。

「柑桂酒！再送一盅寇拉梭上來。」文如吩咐了後，女僕下去了。

「怎麼樣？你有什麼意思，儘可說出來。獨身主義不過是個理想的名詞，是不能實行的。在女性更不容易。」

「……」靜媛還是低着頭不說話。

文如看見她的憂鬱的態度，不敢再開口了。

女僕送上一盅青色的寇拉梭來了。那盅寇拉梭放在靜媛面前。

「我不喝了！」她癡望着這盅寇拉梭，盛在小小的高脚玻璃盅裏的寇拉梭很強烈的在她的腦裏引起了一種哀傷的追懷。她像和牠久別重逢般的。

「啊！你怎麼傷心起來了？」文如望見靜媛在用白手巾揩眼淚。「我沒說錯什麼話吧。我就有說錯的也可取消的。」他自己也覺得可笑地驚惶起來。

「不，沒有什麼。我本來神經衰弱，你是知道的，聽不得刺激的話。我自己也覺得好笑。」靜媛揩乾了眼淚，抬起頭來微笑着望文如。

流淚後轉笑的靜媛的可憐的姿態在文如眼中更覺嬌媚。他幾次想過來把她撲抱在懷裏安慰她。不過限於師生的名分，並且自己還在教育界中混飯吃，終不敢對她表示自己的愛慕。這種苦悶祇好向肚裏吞吧了。

靜媛對文如也不是完全沒有好感，不過因為有了兩種原因，她對他的好感終無發展的希望了。第一文如今年三十五歲了，第二他已經是有妻子之身。假如文如的歲數和宗禮江相同，又是一個未婚的獨身者時，她或許以對宗禮江的愛對文如了吧。

文如先生是她所喜歡的，不過先生還是先生，祇能當先生的敬愛。

「把禮江的事情告訴先生吧。或者他能夠想出一個方法來幫助我們。」靜媛想在這瞬間把她和禮江間的經過說出來，乞文如的援助。

「不，不，說不得。我從前也略提禮江的事了，但他聽見了後總不高興的不說話。文如先生或許是看不起禮江。他不至會起這種無名義的嫉妬吧。」靜媛很苦悶的想把自己的秘密對文如說，但終無說出口來的勇氣。

禮江早就想和靜媛組織家庭，也曾向靜媛提議過。他們遲遲不進行的原因是受了經濟的限制。宗禮江在教會中學的月薪僅念元，慢說定婚結婚所需的大宗款無從籌措，就連他的獨身

的生活也僅僅能維持下去。作算結了婚，往後的生活又怎麼樣呢？這是他和禮江在結婚前要先決的問題。愛錢如命的自己的母親不要求高額的聘金就算很好了，還能望他有金錢的援助麼？她的母親要她嫁給米商做媳婦，也無非是聽見有八百元的聘金眼睛紅了起來。

文如現在的收入——學校的月薪——是儘夠他一家人的生活費，她是知道的。文如的父親是個有點積蓄的老商人，他前年承繼了他的父親的遺產存在銀行裏沒有動用，她也知道的。文如的夫人是個豪農的女兒，要籌點錢是很容易的事，她也是知道的。她想來想去，要完成她和禮江間的戀愛，除了文如先生能援助她們外，再沒有人可求了。她像決了意的。

「先生，你替我找一個教席好嗎？我想教小學生去。」靜媛頂不喜歡的就是當教員。她在師範畢業後也無相當的小學教席給她當，因為都給男師範的畢業生爭奪去了。她也並沒有真意要當小學教員，不過想借此向文如先生討論經濟問題吧了。

「小學教員辛苦得很，不是你當得來的。薪水又薄，每月祇有十元，頂多亦不過十二元。每星期要擔二三十個鐘頭，神經衰弱的你那裏能夠支持。叫到你家裏來幫我編一部『小學的理科教育』，你又不情願。」

靜媛在師範畢業了業後執意要升學至高等師範時，文如替她們母女想出一個調解的方法

來，就是要靜媛搬到他家裏去，跟他研究理科教育。這種調解法，靜媛無論如何是反對的。因為她想升學完全是製造虛榮的資格，並不想研究什麼學問。不獨靜媛，近代一般女學生都是這樣。不單女學生，近代的大部分男學生都是這樣的。祇求虛名不願實學。

「讓我回去再想一想吧。明天來答覆你。」靜媛覺得和母親一同住是很不自由的，禮江看着她都不敢來。她想決意搬到文如先生那邊去，容後再把自己和禮江的關係告訴文如先生吧。

八

米商的婚事經靜媛的積極的反對和文如的消極的反對終打消了。過了幾天，靜媛得了她的母親的同意搬到文如家裏來了。

初搬到文如家裏來的她就很不後悔不該搬了來。吃過了晚飯，文如夫婦帶着小孩子到她房裏——文如在樓上替她準備了一間書房——來聚談。生下來才滿二週年的文如的女兒祇不轉睛的望着靜媛。靜媛幾次拍着手想抱她，她都忙躲到她的母親身後去。

「夜深了，可以歇息了。」師母在前抱着小女兒，文如跟在後面下樓去後，靜媛一個人坐在樓上的房裏就像掉在冰窖裏般的。

春深了，幾天來都是陰曇的天氣。靜媛站在窗口，她祇望見在黑空之下畫着一個薄暗的輪廓的市街建築物。除了遠遠的一列電柱上的幾點星火外，她的眼前的世界上是純黑的。這個暗空的景象在她胸中增添了不少的哀愁。不知不覺的灑了幾滴眼淚。

每晚，上晚飯後由八點至十點是文如和靜媛共同研究的時間。她們這時候的研究地就是樓上的書房。靜媛的功課是畫圖和速記，但她沒有許多時候能照預定的功課實行。日間是預定繪圖的，但她常常外出。晚上是速記的時間，但她們又常聚着作閒談了。文如和靜媛近來彼此均感着內愧，彼此都覺得意氣太薄弱了。

有一天是天氣晴和的星期日——近半個月來很不容易遇着的晴和的一天。文如一家——夫婦和小女兒——和靜媛同到郊外散步。買了些麵包和臘肉帶了去。

小女兒坐在小籐車裏，三個人輪着推。果然是久雨初晴的星期日，郊外的遊人特別的擁擠。泥地裏的水分蒸發起來，蒸得人異常鬱熱的。

小松園是區市郊外的第一名勝，是個半屬天然，半假人力的小公園。他們趕到小松園來時，近正午時分了，揀了一個來客較少，也較僻靜的茶店，三個人一齊倒在茶店裏的椅子上都氣喘喘的不會開口。頂堅強的還是劉師母，她略歇一刻就站起來喝茶，喝了茶就抱着小女兒出了茶

店，看園中所陳設的珍禽奇獸去了。

其次恢復了原狀的就是如。他望見他的夫人去了後，便自己提起茶壺來斟茶給靜媛喝。
『怎麼樣？身體不舒服麼？喝點茶吧。』文如望着把頭枕伏在椅緣上的靜媛說。靜媛祇搖搖頭。

『你身體不好麼？怎麼滿頸滿腕都是汗呢！』

『我的胸……心裏亂得很……』靜媛又搖搖頭在急喘着。

『怎麼樣？找醫生去好不好？』文如急着問。

『不要緊。現在好了些了。剛才一坐下來時眼前一陣黑暗，什麼都看不得，什麼都不覺得。現在清醒得多了。不過流汗流的不止。今天也的確太蒸鬱了。』

『是的，天氣太壞了。春天的天氣無論如何好，都趕不上秋天的爽快。你身體本來就不很好，又走了二點來鐘的路走累了。我這裏有仁丹，你不要。』

『仁丹？』她略抬起頭來望了文如一會再伏下去。『仁丹我不愛吃！』

靜媛伏在椅緣上許久不抬起頭來。文如總疑心她是在那邊暗哭。

靜媛終臥病在小松園旁邊的一家旅館裏了。文如最初主張叫一輛汽車送靜媛回去，但是

醫生固執着要快點找一所安靜的地方讓她睡。醫生很忙急的着人去請兩個老練的女醫生來，說他自己有很多不便，不能替靜媛診察的地方。

但是汽車叫來了，文如趁有醫生在旅館裏看護着靜媛，忙用汽車先送他的夫人和女兒回市裏去。等他趕回到小松園旁的旅館時，靜媛的病室早禁止他們進去探望了。他祇聽見裏面有兩個女醫生在低聲的不知說些什麼。

約摸六點鐘時分，下了一陣微雨。雨停息了後，一個約四十多歲的穿白衣服的女醫生走出來。這個女醫生望見文如，她的臉上馬上表出一種輕蔑的顏色。

「病人的身體怎麼樣？」文如很擔心的跑前去問他。她祇把嘴一歪，不回答一個字，在廊下直走過去。她像急於要去報告主任的醫生。文如想教會辦的醫院裏的人們都是這樣驕傲的。他也跟了她走到旅館前廳來。

據這個老女醫生——年約四十多歲的老處女的報告，靜媛的身體有了三個月的身孕了。在前半個鐘頭流產了。

文如才明白那女醫生對他表示輕蔑顏色的理由了。他們——不單他們，連文如的夫人——都當文如是個嫌疑犯了。

「醫生說他有了三個月的身孕了，但她住在我們家裏還沒滿一個月。」文如的這種辯解，祇能在他的夫人身上發生效力。社會一般還是當靜媛是給文如蹂躪了的。

靜媛流產後的病弱的身體還沒有恢復以前，文如在女子師範解了職，因為他的生徒們都說他蹂躪女性，沒有師資。

九

經了這次的變故，文如在社會上喪失了他的地位了。但他一點不介意。他的夫人就埋怨他不該接了靜媛到家裏來。

「我是罪有應得的，耶穌說看見女人起了不純的念頭時就算犯罪了，我不能說完全沒有罪。我一方面雖做了替人贖罪的羔羊，但一方面也要負自己所應負的十字架。」

經了這次的變故，他和陸夫人也絕了交，一直到暑期也沒有和靜媛會過面。但他總想會她一面。

陰曆的六月初旬，他接到一封信了。這封信是靜媛由北地的T海岸寄來給他的。他真喜出望外了。

「文如先生」

真的對不住先生了。我做了替人負罪的羔羊。誰知先生又做了替我贖罪的羔羊！真的對不住先生了！

先生對我的恩惠，同情，眷愛，我一生決不會忘記。每一思念到先生愛我的苦心，我就淚流不止。

先生因為愛我苦悶了不少，也煩惱了不少了。

我的淪落，雖說是頑固的母親為其重大的原因，但因自己之無定見和虛榮亦為自害之一因！自害猶可，因自害而貽害先生，及今思之，實為心痛。

先生，我今向你自白吧。我實愛先生。先生是我第一次戀愛的人！因受現代社會規則的支配，覺得先生再不能為我的愛人可能的了。其實這完全是偏見。這偏見終害了我，復累及先生。我不該人工的改削我自然的戀愛以求適合於現代社會的規則的！年齡之差算得什麼？有婦之夫亦不見得絕對無受處女的愛的權力！師母的母女的將來的思慮也是阻我向先生進行戀愛的一原因。及今想來自己真愚不可及！受名義支配着的戀愛不成其為純正的戀愛，因生活的保障而發生的戀愛，也不是純正的戀愛。純正的戀愛是盲目的，一直進行不顧

忌其他的一切障礙的。

我對他的愛是受着名義的支配，並充足適履的求適合於一般社會心理的戀愛。師母對先生的愛是以生活保障為條件的戀愛。祇有我和先生間的愛是最純正的戀愛！我能見及此而不敢進行，是何等的怯懦喇！

我今把過去的一切向先生發表吧。我為先生而苦悶的時期也不算短少了。我實告訴先生，我對師母早就懷了嫉妬，嫉妬她獨占有我所深愛的先生。我想對師母復讐，最少可以說是想求一個完美如先生的配偶和師母對抗，所以就做了他的奴隸了。

自認識他半年來，精神肉體雙方都受他蹂躪盡了。受他的肉的虐待之外，還要供給金錢，由先生和母親兩方騙來的金錢都供他的浪費。到後來終為他變為不尋常的身體了。

可恨的就是赴小松園的前兩天——星期五下午——我到他寓裏去時，我發見石登雲君坐在他的懷裏！我當時的驚愕和失望也就不難想像了。我當時就折回來，不再去質問他。大概他也看見了我的，但至今不見他有一封懺悔書來！你看他是如何的一個撒旦啊！

石登雲是資本家的女兒，聽說他和她結婚了！

先生，我的心是破碎不完全的了，我的身也是沒有靈魂的殘骸了。病弱之狀決不是先生所

能想像的。醫生囑我在炎暑期中須在此T海濱靜養。其實我這病身並無恢復的希望了，醫生的話不過是安慰我的套詞罷了。甚望能於死前見我所深愛的先生一面……」

文如接到了這封信的晚上就趁開往K省北部的火車北上。T海濱是K省北部的一個相當鬧熱的都市。到了第二天的下午六點鐘，停在T車站的二等火車箱吐了許多搭客出來，文如也混在裏頭。

剛跳下車，一個斷髮的年輕女人微笑着站在月臺上迎他，他在火車的途中很擔心的就是怕他沒有趕到之前，靜媛先死了。現在他看見她了，又驚又喜的。

他們倆同出了車站，在車站前叫了一輛汽車同乘着駛向她住的旅館裏來。汽車蜿蜒的在矮山路上走。

「旅館離這裏有多遠？」

「十二三里吧。」

兩個人並坐在汽車裏，四面漸次的暗下來了。她的指尖無意中觸着他的了。

「先生……」靜媛微笑着低了頭。

「唉！」

「先生……」靜媛再低聲的叫了一句。幸得四面黑下來了，不然他看得見她的雙頰發赧。

「什麼事？」文如追問她。

「說了後不知道你可能答應……真不好意思！」她說了後笑出聲來了。

「什麼事，快說出來！」他也笑了一笑。

「他們給我騙了。」她笑着說。

「是的，你把我騙了來了。」

「不！不是說你。我說旅館裏的人們。」

「你騙了他們什麼事？」

「我一個人住在這海岸真討厭！他們看見我是個女人，又單身走到這裏來，全市人都大驚小怪的一出來，他們個個都睜圓眼睛瞪着我，望得我怪不好意思的。到後來我祇得對他們說，我是來養病的，我家裏的老爺遲幾天會來看我。先生，到旅館裏時我再不叫你先生，可以？」

「……」文如祇緊握着她的手。

兩道白光照在車前的地面上，車的速度更快了。

「我半年來所擔的罪名不虛擔了，有了相當的代價了。」文如歎了一口氣。

「望你和從前一樣的愛師母。我們自有我們的樂土。」
汽車急的停了。她急的從他的懷裏站起來。一座高大的洋房子站在他們面前歡迎他們。

(選自實平小說集第一集)

竹林的故事

蕩文炳

出城一條河，過河西走，堤脚下有一簇竹林，竹林裏露出一重茅屋，茅屋兩邊都是菜園；十二年前，他們的主人是一個很和氣的漢子，大家呼他老程。

那時我們是專門請一位先生在祠堂裏講了凡綱鑑，爲得揀到這菜園來割菜，因而結識了老程，老程有一個小姑娘，非常的害羞而又愛笑，我們以後就藉了割菜來逗她玩笑。我們起初不知道她的名字，問她，她笑而不答，有一回見了老程呼「阿三」，我纔挽住她的手：「哈哈，三姑娘！」我們從此就呼她三姑娘。從名字看來，三姑娘應該還有姊姊或兄弟，然而我們除掉她的爸爸同媽媽，實在沒有看見別的誰。

一天我們的先生不在家，我們大家聚在門口擲瓦片，老程家的捏着香紙走我們的面前過去，不一刻又望見她轉來，——不筆直的循走原路，勉強帶笑的灣近我們：「先生替我看看這籤。」我們圍着念菩薩的絕句，問道，「你求的是什麼呢？」她對我們訴一大串，我們纔知道她的阿三頭上本來還有兩個姑娘，而現在只要讓她有這一個，不再三朝兩病的就好了。

老程除了種菜，也還打魚賣。四五月間，霖雨之後，河裏滿河山水，他照例拿着蓑網走到河邊

的一個草墩上——這墩也就是老程家的洗衣裳的地方。因為太陽射不到這來，一邊一棵樹蔭蔭成一座天然的涼棚。水漲了，搓衣的石頭沈在河底，股現綠團團的坡，剛剛高過水面。老程好像乘着划船一般站在上面把搖網朝水裏兜來兜去；倘若兜着了，那就不移地的轉過身倒在挖就了的蕩裏，——三姑娘的小小的手掌，這時跟着她的歡躍的叫聲熱鬧起來，一直等到拋跳繩跳好容易給捉住了，纔又坐下草地望着爸爸。

流水潺潺，搖網從水裏探起，一滴滴的水點打在水上，浸在水當中的枝條也衝擊着查查作響。三姑娘漸漸把爸爸站在那裏都忘掉了，只是不住的驅土，嘴裏還低聲的唱歌；頭毛低到眼邊，纔把腦殼一揚，不覺也就管到那滔滔水流上的一堆白沫，頓時興奮起來，然而立刻不見了，偏頭又給樹葉子遮住了，——使得眼光回復到爸爸的身上，是突然一聲「阿呀！」這回是一隻大魚而媽媽也沿堤走來，說鹽鉢裏的鹽怕還夠不了一碗飯。

老程由街碼頭，茅屋頂上正在冒烟，叱咤一聲，躲在園裏吃菜的豬飛奔的跑，——三姑娘也竄出來了，老程從荷包裏掏出一把大紅頭繩：「阿三，這個打辦好嗎？」三姑娘搶在手上，一面還拚下酒壺，奔向甕角裏去。「留到端午蒸艾呵，別糟塌了！」媽媽這樣答應着，隨即把酒壺伸到甕孔邊。三姑娘到房裏去了一會又出來，見了媽媽抽筷子，便趕快拿出杯子——家裏只有這一個，

老是歸三姑娘照管——站着腳透在桌上，然而老程終於還是要親自朝中間那一挪，然後又取出壺來。「爸爸喝酒，我吃豆腐干！」老程實在用不着下酒的菜，對着三姑娘慢慢的喝了。

三姑娘八歲的時候，就能夠代替媽媽洗衣。然而綠團團的坡上，從此也不見老程的踪跡了，——這只要看竹林的那邊河堤傾斜成一塊平坦的上面，高聳着一個不毛的同教書先生（自然不是我們的先生）用的戒方一般模樣的土堆，堆前豎着三四根只有杪梢還沒有斬去的枝桠吊着被雨粘住的紙幡殘片的竹竿，就可以知道是什麼意義。

老程家的已經是四十歲的婆婆，就在平常，穿的衣服也都是藍青大布，現在不過繫鞋的帶子也不用那水紅顏色的罷了，所以並不現得十分異樣。獨有三姑娘的黑地綠花鞋的尖頭蒙上一層白布，雖然更現得好看，卻叫人看了也同三姑娘自己一樣懶懶的沒有話可說了。

然而那也並非是長久的情形。母子都是那樣勤敏，家事的興旺，正如這塊小天地，春天來了，林裏的竹子，園裏的菜，都一天一天的綠得可愛。老程的死卻正相反，一天比一天淡漠起來，只有鶴鷹在屋頭上打圈子，媽媽呼喊女兒道，「去，去看坦裏放的雞娃，」三姑娘纔走到竹林那邊，知道這裏睡的是爸爸了。到後來，青草鋪平了一切，連曾經有個爸爸這件事實幾乎也沒有了。

正二月間城裏賽龍燈，大街小巷，真是人山人海。最多的還要算鄰近各村上的女人，她們像

一陣旋風，大大小小牽成一串從這街衝到那街，街上的漢子也藉這個機會撞一撞她們的奶。然而能夠看得見三姑娘同三姑娘的媽媽嗎？不，一回也沒有看見！鑼鼓喧天，驚不了她母子兩個，正如驚不了棲在竹林的雀子。鷄上埭的時候，比這裏更西也是住在埭下的堂嫂子們順便也邀請一聲「三姐」，三姑娘總是微笑的推辭。媽媽則極力鼓勵着一路去，三姑娘送客到埭上，也跟着出來，看到底攀纏着走了，然而別人的漸漸走得遠了，自己的不還是影子一般的依在身邊嗎？

三姑娘的拒絕，本是很自然的，媽媽的神情反而有點莫名其妙了！用詢問的眼光朝媽媽臉上瞧，——卻也正在睜過來，於是又掉頭望着嫂子們走去的方向。

「有什麼可看？成羣打陣，好像是發了瘋的！」

這話本來想使媽媽熱鬧起來，而媽媽依然是無精打采沈着面孔。河裏沒有水，平沙一片，現得這埭從遠處看來是蜿蜒着一條蛇，站在上面的人，更小到同一顆黑子了。由這裏望過去，半圓形的城門，也低斜得快要同地面合成了一起；木橋儼然是畫中見過的，而往來蠕動都在沙灘；在埭上分明數得清楚，及至到了沙灘，一轉眼就失了心目中的標誌，只覺得一簇簇的彷彿是遠山上的樹林罷了。至於咕咕的喧聲，卻比站在近旁更能入耳，雖然聽不着說的是什麼，聽者的心早被他牽引了去了。竹林裏也同平常一樣，雀子在奏他們的聽歌，然而對於聽慣了的人，只能夠增

加靜寂。

打破這靜寂的終於還是媽媽。

「阿三！我就是死了也不怕貓跳！你老這樣守着我，到底……」

媽媽不作聲，三姑娘抱歉似的不安，突然求了這埋怨，剛纔的寧靜好像給一陣風趕跑了，增長了一番力氣嬌惱着：

「到底這也什麼到底不到底！我不歡喜玩！」

三姑娘同媽媽間的爭吵，其原因都坐在自己的過於乖巧，比如每天清早起來，把房裏的傢具抹得乾淨，媽媽卻說，「鄉戶人家呵，要這樣。」偶然一出門做客，只對着鏡子把散在額上的頭毛梳理一梳理，媽媽却硬從盒子裏拿出一枝花來。現在站在垣上，眸子裏的眼淚快要迸出來了，媽媽總不作聲。這時節難爲的是媽媽了，皺着眉頭不轉睛的望，而三姑娘老不抬頭，待到點燃了案上的燈，纔知道已經走進了茅屋，這其間的時刻竟是在夢中過去了。

燈光下也立刻照見了三姑娘，拿一束稻草，一菜籃盞盞飯後同媽媽在園裏割回的白菜，坐下板凳三棵捆成一把。

「媽媽，這比以前大得多了！兩棵怕就有一斤。」

媽媽那想到屋裏還放着明天早晨要賣的菜呢！三姑娘本不依恃媽媽的幫忙，媽媽終於不出聲的歎一口氣，伴着三姑娘捆了。

三姑娘不上街看燈，然而當年背在爸爸的背上，是看過了多少次的，所以聽了敲在城裏響在城外的鑼鼓，都能夠在記憶中畫出是怎樣的情境來。「再是上東門，再是在衙門口領賞，……」付着聲音所來的地方，自言自語的這樣猜。媽媽正在做嫂子的時候，也是一樣的歡喜趕熱鬧，那情境也許比三姑娘更記得清白，然而對於三姑娘的彷彿親臨一般的高興，只是無意的吐出來幾聲「是，」——這幾乎要使得三姑娘稀奇得伸起腰來了：「剛纔還催我去玩哩！」

三姑娘實在是站起來了，一、二、三、四的點着把數，然後又一把把的擺在菜籃，以便於明天一大早就上街去賣。

見了三姑娘活潑潑的肩上一担菜，一定要奇怪，昨夜晚為什麼那樣沒出息，不在火燭之下現一現那黑然而美的瓜子模樣的面龐的呢？——倘若奇怪，只有自己的媽媽。人一見了三姑娘挑菜，就只有三姑娘同三姑娘的菜，其餘的什麼也不記得，因為就誤了一刻，三姑娘的菜就買不到手；三姑娘的白菜原是這樣好，隔夜沒有浸水，煮起來比別人的多，吃起來比別人的甜了。

我在祠堂裏足足住了六年之久，三姑娘最後留給我的印象，也就在賣菜這一件事。

三姑娘這時已經是十二三歲的姑娘，因為是暑天，穿的是竹布單衣，顏色淡得同月色一般。這自然是舊的了，然而倘若新的，怕沒有這樣合式，不過這也不能夠說定，因為我們從沒有看見三姑娘穿過新衣。總之三姑娘是好看罷了。三姑娘在我們的眼睛裏同我們的先生一樣，所不同的，我們一望見先生就往裏跑，望見三姑娘都不知不覺的站在那裏笑。然而三姑娘是這樣淑靜，走近我們，我們的熱鬧便愈是消滅下去，等到我們從她的藍裏揀起菜來，又從自己的荷包裏掏出了銅子，簡直是犯了罪孽似的覺得這太對不起三姑娘了。而三姑娘始終是很習慣的，接下銅子又把菜籃肩上。

一天三姑娘是賣青椒。這時青椒出世還不久，我們大家商議買四兩來煮魚吃。——鮮青椒煮鮮魚，是再好吃沒有的。三姑娘在用秤稱，我們都高興的了不得，有的說買鯽魚，有的說鯽魚還不及鱸魚。其中有一位是最會說笑的，向着三姑娘道：

「三姑娘，你多稱一兩，回頭我們的飯熟了，你也來吃，好不好呢？」

三姑娘笑了：

「吃先生們的一碗飯使不得？難道就要我出東西？」

我們大家都笑了；不提防三姑娘果然從籃子裏抓起一把擲在原來稱就了的堆裏。

「三姑娘是不吃我們的飯的，媽媽在家裏等吃飯。我們沒有什麼謝三姑娘，只望三姑娘將來碰一個好姑爺。」

我這樣說。然而三姑娘也就趕跑了。

從此我沒有見到三姑娘。到今年，我遠道回來過清明，陰霧天氣，打算去郊外看燒香，走到墳上，遠遠望見竹林，我的記憶又好像一塘春水，被微風吹起波皺了。正在徘徊，從竹林上頂的小徑，走來兩個婦人，一個站住了，前面的一個且走且回應，而我即刻認定了是三姑娘！

「我的三姐，就有這樣忙，端午中秋接不來，爲得先人來了飯也不吃！」

那婦人的話也分明聽到。

再沒有別的聲音。三姑娘的鞋踏着沙土，我急於要走過竹林看看然而也暫時面對流水，讓三姑娘低頭過去。

(源自竹林的故事)

父親

彭家煌

仲夏的一晚，烏雲棉被似的堆滿在天空，風兒到海濱歇涼去了，讓銀梅悶熱的躺着。在平時，他瞧着牀上拖踏的情形，就愛「尺啊，布啊，總歡喜亂丟！」的煩着，但這晚他在外浪費回來，懶憐和那望洋興嘆的家用的恐慌同時擁入他的腦門，恰巧培培又噁嘈的陪着他喪氣，於是他那急待暴發的無名火找着了出路啦，眉頭特別的綳起，牙齒咬着下唇，痧眼比荔枝還大的睜着，活像一座門神，在牀上挺了一陣，就憤憤的爬起來嚷：

「這時候啦，小東西，得給他吃啊！」

照例，晚上九點鐘時，培培吃了粥纔睡。這時夫人聞聲，端了粥來，抱起培培。在母親懷裏吃粥，小嘴一開一閉，舌頭頂着唇邊，像隻小鯽魚的嘴。銀梅看看得有趣，無名火又熄滅了，時時在他的臉上撥幾下，在屁股上敲幾下，表示對孩子的一點愛。粥裏的糖似乎不夠，培培無意多吃，口含着粥歌唱，有時噴出來，頭幾搖幾擺，污了自己的臉，污了衣服，夫人不過「噫，寶寶，用心吃！」的催着，羹起高高的舉起來等，可是銀梅君又惱起來啦，他覺着那是「養不教父之過，」不忍坐視的將培培等起來，扶着他回頭一盞一盞的。 培培也知道一點怕，癡癡的瞧着銀梅君那睜大的

眼和彎着的眉，將粥一口一口的咽，吃完了，鏡梅君將他放在蓆子上。

培培肚子飽了，就忘記一切，攀着牀的欄杆跳躍着站起來，小眼睛笑迷迷的，舌兒撐着下巴，顎開開的，口涎直往胸部淌，快樂充滿宇宙的尖脆的叫聲在小喉裏婉轉，鏡梅君的威嚴的儀表又暫時放棄了，摟起他在懷裏緊緊的，吻遍了他的頭頸，祇少將這小生物吞下去，毛深皮厚的手又在他那柔嫩的股上拍。培培雖則感着這是一種處罰的不舒暢，但究竟是阿爹的好意，鏡梅君也很自慰，即刻就想得到報酬似的命令着：「噯，爹，爹！培培，叫我一聲阿爹看。」培培不知道服從，祇是張着口預備鏡梅君來親吻似的。頗久的抱着玩，培培可就任意撒尿了，小鷄鷄翹起來不辨方向的偏往鏡梅君的身上淋，這是培培一時改不掉的大毛病，也可以說是一種過分的擾亂，而在鏡梅君的腦中演繹起來，那可斷定培培一生的行為與成就，於是他的面孔就不得不扳起，牙齒從兜腮鬚子裏露出來：「東西，你看，你看，遲不撒，早不撒，偏在這時撒在我身上，忤逆胚！他罵着，手不拘輕重的拍培培。培培起首驚愕的瞧着他，即刻扁着嘴，頭向着他媽哭。但這怎麼能哭？」你哭，你哭，我敲死你，討厭的東西！鏡梅君更加嚴厲了，培培越哭他越使力打打完了，扔在蓆上。

培培，年紀十個月大的男孩，美觀的輪廓，爲着營養不足而瘦損，黯黃的臉，表現出血液裏隱

藏着遺傳下來的毒質，容顏雖不豐潤，倒還天真伶俐。他常爲着餓，屁股骯，坐倦了就「噁——噁——」的哭，但必得再睡了一覺醒纔得滿足他的需求，因此，他媽非常可憐他。

「他懂什麼，你沒輕沒重的打他？你索性打死他啦！也沒看見這樣不把孩子當人的！」培培遭了打，夫人看得很心痛，等到自己抱着培培在懷裏，纔敢豎着眉毛向着丈夫咒。

「不抱走，你看我不打他個臭死！討厭的東西！」鍾梅君本懶於再打，但語氣裏卻不肯收斂那無上的威嚴。

「討厭！你不高興時，他就討厭；你高興時，他就好玩，他是給你開玩笑的嗎？」

「不是啊！他撒溼我的衣服，還不討厭，還不該打！」

「幹嗎要給你打，我養的？」

「不怕醜！」

夫妻倆常爲孩子吵，但不曾決裂過，其原因是鍾梅君擔負家庭間大半經濟的責任，他常覺自己是負重拉車的牛馬，想藉故吵着好脫離羈絆，好自個兒在外面任情享樂，幸而他的夫人會見風轉舵，每每很審慎的鬧到適可而止，因而夫妻的感情始終維繫着。鍾梅君也就暫時容忍下去。那時，他覺着過於勝利，靜默了一會，又覺着夫人的責備不爲無理，同時便心平氣和的感到有

一種文明人的高玄的理想不能不發表出來似的，因為文明人的智識和態度不能落後於婦女們，見笑於婦女們的。於是他用半讖梅半懷疑的語氣說：

「不知怎樣，我心裏不快樂時，就愛在孩子身上出氣；其實我也知道尊重孩子的地位，知道要足他的慾求的工具，愛吵愛鬧是他天賦的本能。他的一切是自然的，真實的，我也想細心觀察他，領導他，用新穎而合理的教育方法陶冶他，使他的本能順遂的在多方面健全的發展，但我不知如何，一聽見他哭，或看見他撒屎撒尿撒了滿地，就不高興！」

「是呀，你就愛這樣，我知道是你肝火太盛的緣故，明天上醫院去看看吧，老是吵着也不是事。」

好，孩子被毒打了一頓，已歸罪於肝火，一切便照舊安靜。培培磕睡來了，他媽將他安置在牀上，自己也在旁邊睡了，鏡梅君也一個人佔一頭，睡了。

不管天氣悶熱不，到了晚上，在培培便是悽慘黯淡的晚上。蚊子臭蟲在大人的身上吮吸點血液，他們不覺着痛癢，即令覺着了，身體一轉，手一拍，那蓬飽的小生物，可就放棄了牠們的分外之財，陳屍在大的肉體之下；但牠們遇着培培呢，自己任意吃飽了還雍容儒雅的踱着，叫牠們的夥伴來。培培不敢奈何牠們，祇知道哭，在牀上滾，給全牀以重大的擾亂，而鏡梅君之陶冶他，處理

他，也就莫過於這時來得妥當，公道，嚴肅而最合新穎的教育原理！

五尺寬的牀本不算很窄，但鏡梅君愛兩腳攤開成個大字形的躺着，好像非如此，腋下腋下的一灣一角的穢氣無由發揮，而疲勞也無由恢復似的。那時培培睡得很安靜，連鏡梅君的閒毛都沒冒犯過，鏡梅君得恬靜的躺着，於是悠然神往的憶起白天的事，衆流所歸的腦海忽然浮起一支「白板」來。那是C家麻雀席上的下手放出的。當時，他如中了香檳票的頭彩一般，忙將自己手裏的「中風」「白板」對倒的四番牌攤開，戰慄恐懼的心得到無窮的快感，可是正等着收錢進來，對門也將一支「白板」晾出來，自己的「四番」給他的「念八和」截住了。那次是他的末莊，撈本的機會錯過了，一元一張的五張鈔票進了別人的袋，於是他血液沸騰的憤懣的睜着眼睛瞧着對門。他回憶到這裏，不覺怒氣磅礴的。這時候，培培不知天高地厚的像一條蚯蚓樣在他的腳邊蠕動了，「喂——喂——」的聲浪破靜寂而傳入他的耳膜，憤懣的情緒裏攙入了厭惡，於是所有的怨毒都集中在這小蚯蚓的身上，直等牀上不再有什麼擾亂，於是「蚯蚓」「對門」隨着那支「白板」漂漂盪盪的在腦海裏渺茫了，繼之而起的是一陣漾動的滿含春意的微波。

那微波也是C家麻雀席上起的一位年輕的寡婦是他的上手，她那伶俐的眼睛時時溜着

他柔嫩的手趁着機會交在他的手上，那似是有意的。在她的枯燥生活中應該是有意的。他的手好便附在她的手下，蟻行前進着，到腋下，到胸膛，由兩峯之間一直下去。想到了玄妙的地方，他便俯着身體想尋求滿足，在沒得到滿足時，那怕半顆灰塵侮辱了他，也足夠惹起他那把肝火的，慢說那末大的培培在他的腳邊有擾亂的行爲。

那時，夫人被擠在一邊倒是靜靜的，可是培培竟又昏天黑地莽闖起來，右翻右滾，在牀角儼然是個小霸王，但這是小醜跳梁，在鏡梅君的領域裏是不作興的。起首，鏡梅君忍着性子，臨崖勒馬似的收住腳力，祇將培培輕輕的踹開，誠虔的約束起自己那紛亂的心，將出了軌的火車一般的思潮，猛力一挾，挾上正軌，然後照舊前進着；可是不久，培培仍是毫無忌憚的滾，他可就加力的踹着，開始煩起來啦！

「討厭的東西，鬧得人家覺都不能睡！」

「好，又起了波浪啦，我真害怕！」夫人恐懼的說，連忙唱着睡歌想穩住培培，但培培受了鏡梅君的踢，更加囂囂了。

「我不是愛起波浪，我的肝火又在冒啦，我告你家裏囂囂，就容易惹起我的肝火，我真是不希望有家庭，家庭於我有什麼？」鏡梅君已經仰轉身睡，想尋求滿足的目的地已給夫人

和孩子擾亂得滿目荒涼了！

「你總愛說這種話，我知道你早有了這付心腸，你要如何就如何吧，我不敢和你說話，反正我是天生成的命苦！」

「來啦，鬼來啦，來了這末一大串！晚上吵得這樣安不了生，就祇想壓住我不說話，我早有了這付心腸！就有了你要怎麼樣？這小畜生……」鏡梅君手指着培培，一條小蚯蚓，「你瞧，一個月總得花八九塊錢的代乳粉，吃得飽飽的還要鬧，屎尿撒得滿屋臭薰薰的，光是娘姨服侍他還不夠！」

「唉，那家沒有孩子，那個孩子不這樣，像他還是頂乖的，你怪三怪四的埋怨幹什麼？」

「我埋怨，我埋怨我自己當初不該……」這時培培又在鏡梅君腳邊滾，他不由得使勁的蹣着說，「喏，你瞧，這條伙還在我腳邊討厭，他好像愛在人家肝火盛的時候故意來嘔人，九點吃的粥，滾到現在……」說着他坐起，在培培的腿上捏了兩把，又繼續的嚷，「你尋死嗎，老是滾來滾去的。」培培不但不靜止，反而「哇」的哭起來，鏡梅君的肝火的勢箴也隨着衝到了極地。「你哭，你哭，我打死你，小畜生，鬧得人家覺都不能睡，我花錢受罪，我爲的什麼，我殺了你，可惡的小雜種！」他口裏一句一句的數，巴掌一記一記的在培培的臉上股上拍。夫人起首忍着，漸漸心

痛起來了。

「唉，他連着蠅站在臉上都得哭一陣，蚊子臭蟲想咬他還找不着呢，這末大的孩子，那能受得起這樣粗重的手腳踢啊，打啊！欺侮孩子罪過的！」

「放屁，放屁，我不懂得這些！誰討厭，我就得解決誰！女人，我知道很清楚，很會睜着眼睛去愛孩子，寵得他將來打自己的耳巴，除此之外就會吃醋爭風，吃喝打扮，有的是閒工夫去尋縫眼跟丈夫吵嘴。你當然不是這種人，受過教育的，我知道，但是，你還是收起你的那張嘴巴強。」鏡梅君壓服了夫人，便專心來對付培培：「這雜種，他什麼地方值得愛？像這打不怕的畜生，將來准是冥頑的強盜，我說的錯不錯，到那時候你會知道。現在我得趕早收拾他，你瞧，他還往我這邊滾！」鏡梅君想使孩子的罪惡有彰明的證據，戰着手指給夫人看，順勢將那隻手紛紛的打培培。「輕輕的打你幾下就送了你的終嗎？你這該殺的，我就殺了你也並不過分啊！」

培培祇是拚命的哭，夫人悶着一肚子的氣，本想不睬不理，但她抑制不住母親對孩子的慈憐，終於伸出手去抱，但她的手給鏡梅君的攔回了。

「不行，不行，我不能讓誰抱起他！我要看他有多末會哭，會滾！我知道他是要藉着吵鬧爲消遣，爲娛樂；我也要藉着打人消遣消遣看，娛樂娛樂看。」鏡梅君阻住了夫人又向着培培道：「你

這世間罕有的小畜生，你強硬得過我纔是真本事！你哭，你滾，你索興哭個痛快，滾個痛快吧！媽媽的，我沒有你算什麼，我怕乳粉沒人吃，我怕一人安靜的睡得起了牀！他很氣憤，認真的動起武來了，打得培培的臉上屁股上鮮紅的，熱熱的，哇一聲，隔了半天又哇一聲。夫人坐在旁邊沒辦法，狠心的溜下牀，躲開了。她不忍目覩這悽慘的情景，一屁股坐在鄰室的馬桶蓋上，兩手揀着無力的頭，有一聲沒一聲的自然着：

「唉，爲什麼要養下孩子來，我？——培培，你錯投了胎啦，你能怪我嗎？——這種日子我怎麼能過得去，像今晚這日子——我早知道不是好兆頭，耗子會白天跑到我的鞋上的，唉！」

這種繼續的淒楚的語音，在鏡梅君的拍打聲中，在培培的嚎叫聲中，隱約的隨着夜的延續而微細，而寂然。

培培愈哭愈招打，愈打愈哭，打一陣哭一陣之後，他竟自翻身爬起來，身體左右轉動，睜開深眼際望着，希冀他媽來救援，但他媽不知去向了，在他前面的祇有鏡梅君那幅閻羅似的鬼臉，在慘淡的燈光之下愈顯得嚇人，黯灰的斗室中，除泰然的時鐘「踢踏」的警告着夜是很深了而外，祇有他這絕望的孤兒坐以待斃的枯對着夜叉，周圍似是一片渺茫的黃沙千里的戈壁，耳鼻所接觸的似是怒嘯的殺氣與腥風。於是，人世的殘酷與生命的淒涼好像也會一齊匯上他那小

小的心靈上，他伏在蓆上本能的叫出一聲不很圓熟的，平常很難聽到的「姆媽」來，抬頭望了一下又伏着哭，等再抬頭看他媽來了不的時候，眼前別無所有，祇鍾梅君的手高高的臨在他的額前，一剎那就要落下。他呆木的將眼睛死死的釘住那隻手，又向旁邊閃爍着，似乎要遁逃。但他是走不動的孩子，不能遁逃，祇得將萬種的哀愁與生平未曾經歷過的恐懼，一齊堆上小小的眉頭，終於屈服的將哭聲吞咽下去。微細的抽噎着，慘白而瘦削的臉上的淚流和發源於蓬蓬的細長的頭髮裏的熱汗匯合成一條巨大的川流，晃晃的映出那賊亮賊亮的燈光，他像是個小小的殭屍，又像是個悲哀之神，瘡痍似的小腿在蓆上無意義的伸縮，抖戰的小手平平的舉起，深深的表現出他的孤苦與亟待提抱的怯弱來。

人窮了喊天，病倒了喊媽，這是自然的，培培喊「姆媽」算得什麼，然而在這時的鍾梅君的心上竟是一針一針的刺着一樣。他雖然覺着剛纔的舉動不像是人類的行為，用這種武力施之於嬰兒，也像不是一個英雄的舉動，而且那和文明人的言論相去太遠，於是他的勇氣銷沉了，心上好像壓了一塊冰。他感到自己也是爹媽生的，爹雖活着，但那是在受磨折，勉強的度着殘年，和自己年年月月給迢迢萬里的河山阻隔，連一面也難。許多兄弟中，他獨爲爹所重視，他雖則對爹如路人一般，但爹容忍的過着愁苦日子，毫無怨言，至今還滿身負着他讀書時所欠的鉅債，豈

僅無怨言，這逢人飾詞遮掩兒子的薄情，躲避鄉人的物議，說：「這衣服是鍾梅寄回的。這玳瑁邊眼鏡值三四十元，也是鍾梅寄回的。」媽呢，辛苦的日子過足了，兩手一撒，長眠在泥土裏，連音容都不能記憶。她曾在危險的癩豆症中將他救起，從屎尿堆裏將他撫養大，而他在外面連半個小錢都沒寄給她縫補破舊的衣服，逢年過節也不寄信安慰，安慰她倚闌念子的悽愁，於今感恩圖報，可還來得及？爹媽從來不會以他對付培培的手段對付他過，將來培培對他又應怎樣？培培的將來雖不能說，或許也如他對爹媽一樣，應遭大譴，但他對於僅十個月大的培培，那有像爹媽對他那末的深恩厚德！何況這末小的培培還吃不住這種苦啊！反復的推敲，他的眼淚幾乎潮湧上來，立即將培培抱起，輕輕的拍着在室內踱着，兇殘的硬塊似已溶解於慈祥的濃液中了，但偶然聽見一聲啼哭時，他覺着又是一種擾亂來了，那又是一種該處罰的忤逆行爲，慈祥的臉子驟然變了，不肯輕易放棄的威嚴又罩下來，口裏又是：「還哭啊，還哭啊，我打你！」的威嚇着。他好像不這樣便示了弱，失了自己的身分似的。

培培在他的懷裏縮做一團的低聲抽噎，經過許久也就打起瞌睡來了。夫人悲哀得夠了，也就上牀睡了，於是鍾梅將培培放在夫人的身邊，自己也盡興的躺着，隨着肝火的餘燼，悠悠的入夢，更深夜靜，祇有培培在夢中斷斷續續的抽噎的聲音。

第二天，清早，第一個醒的是培培。他那肉包子似的小拳在自己的臉上亂搯了一陣，頭左右搖幾下，打了一個呵欠，小眼睛便晶明透亮的張開了。他靜靜的看看天花板，看看窗上的白光，漸漸的，小腿兒伸了幾伸，小手在空中晃了幾晃，便又天真爛漫的跟窗外的小鳥兒一樣，婉轉他的歌喉，散播着樂音如快樂之神一般的，昨宵的恐懼與創傷便全然忘卻了，他眼中的宇宙依然是充滿着權愉，他依然未失他固有的一切！

第二個醒的是夫人，她也忘了一切，高興的逗着培培玩，格支格支的用手輕輕的抓着他的腰脅，有時抱着他狂吻。培培發出嬰兒的尖脆的笑聲，非常好聽！

最後醒的是鏡梅君。他是給大門外的糞草聲驚醒的，他當那是天雷。那雷是從昨宵那滿堆着烏雲的天空中打出的。但他張着眼睛向窗邊一閃，射入他的眼簾的不是閃電，卻是燦爛的晨光，那光照出他的羞慚的痕跡，於是他怯生生的將眼門重行關了，用耳朵去探聽；培培的笑聲，夫人打趣聲，一陣一陣傳送進來，室內盈溢着母子自由自在的在樂着的歌伴。鏡梅君覺着那又是故意嘔他享受不到那種天倫之樂，心中起了些惱憤，但同時又反襯出其所以致此之由，全然是自己的罪惡，情緒完全陷入懊悔的漩渦裏，不好意思抬頭望夫人，更難爲情看那天真爛漫的孩子；但又不肯長此怯羞下去，於是念頭一轉，重要的感覺卻又是：犯不上對屬於自己統治之下的

妻兒作過 踟躕的醜態，犯不上在婦孺之前露出文明人的弱點。他祇得大膽的將眼門開了，故意大模大樣的咳嗽着，抬頭唾出一泡痰，望了培培幾眼，又嘻皮笑臉的逗他玩。

“Hello, Baby! Sorry, Sorry!”

「不要臉的！」夫人斜着眼，豎着眉頭，啐了他一口。

培培聽了奇怪的喊聲，旋轉頭來向鍾梅君睜眼的瞧了一眼，他認識了那是誰，便臉色灰敗的急往他媽的懷裏爬！

(出自茶館的風波)

淡霞

萬曼

「看那演劇似的華麗的兒童彷彿是隔了一層微微的哀感的淡霞。」

——石川啄木——

鳳姑姑在月亮下影影綽綽的穿過迴廊了。小玉一瞥的看見便繞到鳳姑姑的面前，屏着氣蹲在牆隅。不多時鳳姑姑來了，她時時回頭看一看那地上的黑影，怯生生的搖着那繫着綢製方勝的髮辮。小玉候她較近，便猛力的跳出來，本想大大的吆喝一聲，又怕母親聽見，於是學着小貓「泥也」的叫了一聲。

鳳姑姑大吃一驚，嚇的倒退了幾步，正要呼救，小玉便緊緊的跑近了她，握着她的手，很迫切的說：「鳳姑姑你不要嚷，是小玉。」鳳姑姑遲一會，驚魂已定，便引着他手的到胸她上說：「你摸摸。」小玉覺着她的心別別的亂跳，自己深深的後悔，但是却不肯向她告罪，低下頭不言語了。鳳姑姑怔了半天，然後纔說：「小玉再明不要這樣的嚇我了。」她說完便放手走了，小玉遠是不動。她走了幾步，回頭看小玉還沒有動，便又轉回，在小玉耳朵上說：「金子把泥人摔碎，他正哭着呢。」說完她笑着跑了，小玉也悄悄的瞞金子去了。

爲着鳳姑姑的原故，金子時常和小玉爭吵，小玉徧又懦弱，所以時常被欺負便哭了。但是鳳姑姑却老徧向着小玉。金子不肯對鳳姑姑唐突，便更和小玉結仇。今天小玉和鳳姑姑走了，金子一個人坐在廊上用骨牌堆小牌坊。許多回許多回全是放最後那張骨牌，手脚重了，那牌坊便毀了。金子急了，用脚把骨牌全踢到廊下。這時小玉和鳳姑姑正回來，鳳姑姑看了金子那副急臉便說：「金子手笨，脚可很聰明，」說着，笑了。

金子羞得臉紅了，便氣憤憤的說：「姑姑你教小玉堆，他也一樣的堆不好。」

鳳姑姑推着小玉說：「你堆一個給他看。」

小玉本不願意堆，但又不肯駁鳳姑姑，便懨懨的坐下。鳳姑姑從地上把骨牌全檢起，放在小玉跟前。

果然，三四回小玉也和金子一樣的失敗了，金子越是拍着手笑，小玉越是紅着臉不抬頭的堆。淚在小玉眼裏滾着，他的手也顫起來了，所以失敗的更快。

鳳姑姑說：「吾替你堆，小玉！」

金子忙搶着說：「不，你堆的不算。」

鳳姑姑臉紅了，對小玉說：「你穩住了心，放輕些手，自然就行了。」

小玉於是抬起頭來，嘴裏吁出口氣，便又慢慢的堆起。果然放上最後的一張骨牌，鳳姑姑在一旁還直說「慢！」「輕一些！」小玉又慢又輕的站起，正要奚落金子。金子過來一脚給踏倒了。小玉急的哭喊，金子却笑着跑了。

最後還是鳳姑姑，拿出手帕來，給小玉拭乾了眼淚說：「小玉，你跟吾告訴吾媽把金子和他娘全攆回家去。」

過了鳳姑姑的媽的壽日，金子當真和他娘走了。但是小玉的媽也忙着收拾着要走，雖然鳳姑姑竭力的運動她去挽留，但終是無効。

到了黃昏，車來了。小玉便和他媽上車，鳳姑姑忙忙的跑出，遞給小玉一個小紙包，說：「小玉，你到家再看吧。」小玉點一點頭，車鈴響了響，車便慢慢的走了，鳳姑姑的媽却領着鳳姑姑進來了。

鳳姑姑在屋裏怪淒涼的，便又偷偷的走出門外，但見空空的沒人，只是地上留了兩道蜿蜒的車痕，耳邊廂還似乎聽見車鈴響。

小玉坐在車裏，很鄭重的把那小包放在懷裏，心中覺着有一種哀哀的懷戀。鼻子酸酸的似

乎要落出淚來。但是他却說不出是怎樣一種情感。突的說：「媽！你爲什麼不再住幾天呢？」

媽說：「玉啊！你不要想她，鳳姑姑早晚到咱家玩的。」小玉便不說話了。

小玉的家是在鄉下，不要說穿着鳳姑姑那樣華美的衣裳的人是沒有，就是曳着一條光滑烏黑的髮辮的女孩子也是少見，男孩子更連金子也不如了。

小玉到了家裏，便先打開那紙包來看，原來却是一個赤紅的琉璃的小球。小玉把牠放進衣袋靜靜的想，最後更覺鳳姑姑好了。

這紅的琉璃的小球，本是鳳姑姑最愛的小玉常說：「吾也愛這小球。」所以鳳姑姑在臨別的時候，割愛送給他了。

小玉既然家居，一切舊的遊伴，又和他要好起來了。但小玉却淡淡的，雖然不厭惡他們，只是覺着他們不如鳳姑姑。終日只是怪懶的，獨自坐在門外的草地上發呆。再也不像以前的小玉了。

有時聽見他母親說：「小玉這幾天怎麼老是懶懶的呢？」他便覺着酸酸的，含着淚躲開了。這樣的許多天，他纔漸漸忘了鳳姑姑。舊日最好的遊伴么姐和他的交情也恢復些許。但是

無意摸出那小球來的時候，照例遲疑的回想一下，玩着便也減去許多高興，甚至於丟下玩具么。
如聲小玉冷清清，便昏昏的走回家去。他們這樣與着分離的時候，很多很多。

這天小玉正在草地和么姐踢毽子，忽然聽得車鈴響，小玉的心別的一跳，因為這村裏除却小玉家，沒有乘着車探親的。么姐也知道小玉家來親戚了，便也不招呼小玉，自己獨自踢了。

車漸近了，小玉一瞥就看見鳳姑姑揚着手招呼小玉，小玉正要迎去，突然看見金子也坐在鳳姑姑身旁，便嗒然的不動了。少頃，車止在小玉家的門前，鳳姑姑頭一個跳下車，拉着小玉的手說：「你想吾不想小玉？」

小玉不言語。

金子也跳下來了，一眼見了么姐，便和么姐踢毽去了。

小玉等金子走了，才低低的和鳳姑姑說：「你怎樣不先找吾來，反倒先上金子家去呢？」

鳳姑姑紅着臉說：「金子的娘到吾家說要上你這來，吾央告吾媽要來，所以吾媽教吾合他們來了。」

小玉釋然，說：「你還和他們一同走麼？」

鳳姑姑說：「不過幾天家裏打發人來接吾。」她說着把手伸進小玉的衣袋亂摸。小玉笑着說：「得了，你給吾的小球在這裏。」說着小玉從裏面的衣裳裏摸出。

鳳姑姑說：「好了！你收着吧！吾不是要那個。」說着鳳姑姑進去，找小玉的娘去了，小玉也跟

在後邊心裏覺着奇怪，因為鳳姑姑的心思，小玉未曾猜出。

他們兩個人走到窗前，聽見金子的娘和小玉的媽說：「鳳姐兒，小玉真是一對璧人，徧徧又這樣要好。」

小玉聽了，羞的臉兒通紅。鳳姑姑看着小玉，微笑着進去了，小玉遲了半天，突的進去投在他媽的懷裏，不敢再抬頭看金子的娘，靜靜兒聽着他媽和鳳姑姑的談話。

「金子呢？」金子的娘突的這樣的問。鳳姑姑正要回答，小玉向着她微微的搖一搖手，鳳姑姑便不言語了。小玉也遲了一會，然後說：「合么姐玩去了！」

金子的娘便向小玉的媽詢問起么姐來了，小玉乘隙便拉着鳳姑姑走出。

「你的球呢？」鳳姑姑這樣的問，小玉便又拿出。

鳳姑姑說：「我給你打個綵子好不好？」

小玉卽不說好也不說不好，只是問道：「線呢？」

「我早從家裏帶來了。」她說着便坐在院裏的磁墩上，從懷裏拿出一串黑色的絲線，開始作起綵子來了。

小玉從一旁，伏在鳳姑姑的肩上，靜靜的看着她的手，有時偷偷的看着鳳姑姑的黑的大眼。

這時一陣脚步響，金子跑進來了，看見鳳姑姑便冤冤的說：「鳳姑姑！你淨向着小玉！你也給我打一根絡子！」

「你有球嗎？」鳳姑姑這樣的問，金子不言語了，遲一會進屋去。

小玉憤憤的和鳳姑姑說：「你和他說話作甚？」

金子突的從屋裏逃出，拍的打了小玉一下，小玉正要發作，鳳姑姑便拉着說：「好小玉！明天吾不和他說話了。」

小玉摸一摸金子打的地方，便不做聲了，重看鳳姑姑結絡子。

到晚晌，金子和娘走了，鳳姑姑便獨自留在小玉家。

到明天小玉先醒。起來就到鳳姑姑的床前，打算呼醒她，他媽看見說：「你讓鳳姑姑多睡一會，先去找陳媽洗臉去。」小玉便不做聲，快快的跑。洗完臉回來，隔着門縫看看，見鳳姑姑纔披上衣裳，他便不進去，出門找么姐去了。

將到么姐的家，正看見她娘，她娘鬚鬚的告訴小玉說：「么兒病了。玉哥兒別去攪她吧！」小玉失望的答應一聲，懶懶的搖着脚步回來了。路上的景物也留神看了。搓枒搓枒的樹，很新奇的

映上眼簾。誰承望路旁草堆後，還有一株映着陽光閃爍閃爍的小白楊呢！

進了屋裏，他媽正給鳳姑姑梳髮辮，鳳姑姑見了小玉，便喜喜歡歡的說：「小玉！你那裏去了，吾起來好找也找不着呢！」

小玉笑了，也不說話。

「怎麼小玉又懶懶的呢？」他媽一面梳着辮，一面這樣說。

「要不然，是吾得罪你了。是不是，小玉？」鳳姑姑突的插嘴說。

小玉笑着搖頭，長了聲音說：「不……是。」

鳳姑姑不言語了，他媽也不說話了。靜靜的給鳳姑姑編辮子。鳳姑姑上眼皮舒伸着，手裏摺着方勝。小玉看着她，也只是不作聲。遲了一會，他媽站起來說：「得了！跟小玉玩去吧。」

鳳姑姑搖一搖頭，領着小玉走出。小玉看着鳳姑姑的髮辮說：「綢花呢？」鳳姑姑從手裏遞給他說：「你給我扣上吧。」小玉輕給她別好，高高興興的兩人走出了。

小玉雖然和鳳姑姑非常相好，但小玉老不肯在鳳姑姑跟前賽么姐似的隨便，或者因為鳳姑姑太美麗了的原故。鳳姑姑和小玉却非常坦率，常常和小玉露出感情來，但小玉同時却賽女兒似的羞了。鳳姑姑便也不好意思起來。

所以小玉雖然和鳳姑姑成日在一堆玩，但小玉老是被動，逼迫的鳳姑姑反倒成了男性的了。或者這其中因為鳳姑姑年歲大一點，然而到底是小玉天性溫柔些的原故。有時在捉迷藏的時候，小玉可表現出強勇的男性來了，因為當鳳姑姑蒙着眼的時候，小玉更使意的讓鳳姑姑捉住，但鳳姑姑必依樣的讓小玉捉住，同時許多孩子不樂意了，於是便將他們兩人全不蒙了，他們也覺這遊戲無意味，便悄悄回家了。

鳳姑姑在小玉家兩天，家裏接她來了。鳳姑姑很想讓小玉慫恿他媽留她再住，但小玉想不起來，於是鳳姑姑終於家去了。小玉益發的淒涼，因為么姐還是沒好，鳳姑姑更是新別。

於是小玉的精神益發萎靡，他媽雖有時詫異，但大人向來是不屑留心兒童心理的。只是以爲食水不調，或是夜中着涼罷了！

一月後，么姐好了，小玉也減去些相思，鳳姑姑的影兒在小玉的腦中却再也洗刷不去了！

這天小玉從么姐家回來，她媽告訴他說：「鳳姑姑方纔來了，等你不着又和她家李媽走了，給你留下點東西，你向屋裏裏桌上拿吧！」

小玉忙問着說：「她爲什麼不多等一會？」

「她們今天晚上搭夜車回南了！她媽教她知會吾一聲。」他媽這樣說。小玉楞一楞，正要向屋裏走，他媽又說：「鳳姑姑臨走還說她一直就回家了，金子家她讓李媽自己去了，並且讓吾一定告訴你。」

小玉回答說：「知道了。」他便急速的跑到屋裏，只見桌上淒涼涼的放着一個蠟人。

小玉煩悶極了，便把蠟人放在炕上，看着牠睡了。他媽進來，看見小玉爬着睡，便給他脫了鞋子，輕輕的覆上一層被。

以後小玉病了幾天，也清瘦了許多，但終不信鳳姑姑是回南，老以為總有一天鳳姑姑會突然而來。

時光板着面皮，一秒一刻的向前移去。於是孩童的小玉變了少年的小玉了。在突的一個秋天，鳳姑姑當真來了，小玉以為還是那天真爛爛的鳳姑姑，所以在乍見面的時候，大大的吃了一驚，原來鳳姑姑是一個苗條的女郎了，鳳姑姑同時或者也疑惑溫柔的小玉，怎麼這樣頂長了呢！但是兩人却不如小時的親密了，雖然兩人在別離的時間全有火一般的相思，但現在只覺着中間隔了萬重障礙，甚至於一句乍逢相慰安的話，都期期的羞得說不出了。

兩人的母親，同時不知道孩子的悲哀，反拿起大人的調子來說：「到底大幾歲是好了，不像

小時的胡纏了！你看兩人真是知禮曉文的，怎樣的規矩！

小玉聽了，鼻裏一酸，淚在眼裏朦朧。抬頭看着鳳姑姑，眼圈也紅紅的了！但是兩人終於像隔着什麼似的，未曾開誠布公談一粒字。

（選自淡霞和落葉）

命命鳥

落華生

敏明坐在席上，手裏拿着一本八大人覺經，流水似地念着。她的席在東邊的窗下，早晨底日光射在她臉上，照得她的身體全然變成黃金的顏色。她不理會日光曬着她，却不歇地抬頭去瞧壁上的時計，好像等什麼人來似的。

那所屋子是佛敎青年會的法輪學校。地上滿鋪了日本花蓆，八九張矮小的几子橫在兩邊的窗下。壁上掛的都是釋迦應化的事跡，當中懸着一個卍字徽章和一個時計。一進門就知那是佛敎的經堂。

敏明那天來得早一點，所以屋裏還沒有人。她把各樣功課念過幾遍，瞧壁上的時計正指着六點一刻。她用手擋住眉頭，望着窗外低聲地說：「這時候還不來上學，莫不是還沒有起床？」

敏明所等的是一位男同學加陵。他們是七八年的老同學，年紀也是一般大。他們的感情非常地好。就是新來的同學也可以瞧得出來。

「鏗鏘……鏗鏘……」一輛電車循着鐵軌從北而來，駛到學校門口停了一會。一個十五六歲的美男子從車上跳下來。他的頭上包着一條蘋果綠的絲巾；上身穿着一件雪白的短褂；下

身圍着一條紫色的絲裙；脚下踏着一雙芒鞋；儼然是一位緬甸的世家子弟。這男子走進院裏，腳下的芒鞋拖得拍答拍答地響。那聲音傳到屋裏，好像告訴敏明說：「加陵來了！」

敏明早已聽見他，等他走近窗下，就含笑對他說：「哼，加陵！請你的早安。你來得算早，現在才六點一刻咧。」加陵回答說：「你不要譏誚我，我還以為我是第一早的。」他一面說一面把芒鞋脫掉，放在門邊，赤着腳走到敏明跟前坐下。

加陵說：「昨天晚上父親給我說了好些故事，到十二點才讓我睡，所以早晨起得晚一點。你約我早來，到底有什麼事？」敏明說：「我要向你辭行。」加陵一聽這話，眼睛立刻瞪起來，顯出很驚訝的模樣，說：「什麼？你要往那裏去？」敏明紅着眼眶回答說：「我的父親說我年紀大了，書也念夠了；過幾天可以跟着他專心當戲子去，不必再像從前念幾天唱幾天那麼勞碌。我現在就要退學，後天將要跟他上普朗去。」加陵說：「你願意跟他去嗎？」敏明回答他：「我為什麼不願意？我家以演劇為職業是你所知道的。我父親雖是一個很有名，很能賺錢的俳優，但這幾年間他的身體漸漸軟弱起來，手足有點不活動，所以他願意我和他一塊兒排演。我在這事上很有長處，也樂得順從他的命令。」加陵說：「那麼，我對於你的意思就沒有挽回的餘地了。」敏明說：「請你不必為這事納悶。我們的離別必不能常久的。仰光是一所大城，我父親和我必要常在這裏演戲。」

有時到鄉村去，也不過三兩個星期就回來。這次到普朝去，也是要在那裏耽擱八九天。請你放心……」

加陵聽得出神，不隄防外邊早有五六個孩子進來。有一個頑皮的孩子跑到他們的跟前說：「請『玫瑰』和『蜜蜂』的早安。」他又笑着對敏明說：「玫瑰花裏的甘露流出來咧。」——他聽見敏明臉上有一點淚痕，所以這樣說。西邊一個孩子接着說：「對呀！怪不得蜜蜂捨不得離開她。」加陵起身要追那孩子，被敏明攔住。她說：「別和他們胡鬧。我們還是說我們的罷。」加陵坐下，敏明就接着說：「我想你不久也得轉入高等學校，盼望你在念書的時候要忘了我，在休息的時候要記念我。」加陵說：「我決不會把你忘了。你若是過十天不回來，或者我會到普朝去找你。」敏明說：「不必如此。我過幾天準能回來。」

說的時候，一位三十多歲的教師由南邊的門進來。孩子們都起立向他行禮。教師蹲在席上，回頭向加陵說：「加陵，疊摩蟬和尙叫你早晨和他出去乞食。現在六點半了，你快去罷。」加陵聽了這話，立刻走到門邊，把芒鞋放在屋角的架上，隨手拿了一把油傘就要出門。教師對他說：「九點鐘就得回來。」加陵答應一聲就去了。

加陵回來，敏明已經不在他的席上。加陵心裏很是難過，臉上却不露出什麼不安的顏色。她

坐在席上，仍然念他的書。晌午的時候，那位教師說：「加陵，早晨你走得累了，下午給你半天假。」
加陵一面謝過教師，一面檢點他的文具，慢慢地走回家去。

加陵回到家裏，他父親婆多瓦底正在屋裏嚼檳榔。一見加陵進來，忙把紅沫唾出，問道：「下午放假麼？」加陵說：「不是。是先生給我的假。因為早晨我跟墨摩和尚出去乞食，先生說我太累，所以給我半天假。」他父親說：「哦，墨摩在道上會告訴你什麼事情沒有？」加陵答道：「他告訴我：我的畢業期間快到了，他願意我跟他當和尙去。他又說：這意思已經向我父親提過了。父親啊，他實在向你提過這話麼？」婆多瓦底說：「不錯，他曾向我提過。我也很願意你跟他去。不知道你怎樣打算？」加陵說：「我現時有點不願意。再過十五六年，或者能夠從他。我想再入高等學校念書，盼望在其中可以得着一點西洋的學問。」他父親詫異說：「西洋的學問！我的兒，你想差了。西洋的學問不是好東西，是毒藥。你若是有那種學問，你就要藐視佛法了。你試瞧瞧在這裏的西洋人，多半是幹些殺人的勾當，做些損人利己的買賣；和開些誹謗佛法的學校。什麼聖保羅，因斯提，聖約翰，海斯苦爾，沒有一間不是誹謗佛法的。我說你要求西洋的學問會發生危險就在這裏。」加陵說：「誹謗與否，在乎自己，並不在乎外人的煽惑。若是父親許我入聖約翰，海斯苦爾，我準保能持守得住，不會受他們的誘惑。」婆多瓦底說：「我是很愛你的，你要做

的事情，若是沒有什麼妨害，我一定允許你。要記得昨晚我和你說的話。我一想起當日你叔叔和你的白象主（緬甸王尊號）提婆的事，就不由得我不恨西洋人。我最沉痛的是他們在蠻得勒將白象主擄去；和在瑞大光塔設駐防營。瑞大光塔是我們的聖地，他們竟然叫些行兇的人在那裏住，豈不是把我們的戒律打破了嗎？……我盼望你不要入他們的學校，還是清清淨淨去當沙門。一則可以爲白象主懺悔；二則可以爲你的父母積福；三則爲你將來往生極樂的預備。出家能得這幾種好處，總比西洋的學問強得多。」加陵說：「出家修行，我也很願意。但無論如何，現在決不能辦。不如一面入學，一面跟着曇摩學些經典。」婆多瓦底知道勸不過來，就說：「你既是決意要入別的學校，我也無可奈何。我很喜歡你跟曇摩學習經典。你畢業後就轉入仰光高等學校罷，那學校對於緬甸的風俗比較的保存一點。」加陵說：「那麼，我明天就去告訴曇摩和法輪學校的教師。」婆多瓦底說：「也好。今天的天氣很清爽，下午你又沒有功課，不如在午飯後一塊兒到湖裏逛逛。你就叫他們開飯罷。」婆多瓦底說完就進臥房換衣服去了。

原來加陵住的地方離綠綺湖不遠。綠綺湖是仰光第一大，第一好的公園。緬甸人叫他做干多支；「綠綺」的名字是英國人替他起的。湖邊滿是熱帶植物。那些樹木的顏色，形態，都是很美麗，很奇異。湖西遠遠望見瑞大光，那塔的金色光襯着湖邊的椰樹、蒲葵，直像王后站在水邊，後面

有幾個宮女持着羽葆隨著她一樣，此外好的景緻，隨處都是。不論什麼人，一到那裏，心中的憂鬱立刻消滅。加陵那天和父親到那裏去，能得許多愉快是不消說的。

過了三個月，加陵已經入了仰光高等學校。他在學校裏常常思念他最愛的朋友敏明。但敏明自從那天早晨一別，老是沒有消息。有一天加陵回家，一進門，僕人就遞封信給他。拆開看時，却是敏明的信。加陵才知道敏明早已回來，他等不得見父親的面，翻身出門，直向敏明家裏奔來。

敏明的家還是住在高加因路，那地方是加陵所常到的。女僕瑪彌見他推門進來，忙上前迎他說：「加陵君，許久不見啊！我們姑娘前天才回來的。你來得正好，待我進去告訴她。」她說完這話就迅速進裏邊去，大聲嚷道：「敏明姑娘，加陵君來找你呢。快下來罷。」加陵在後面慢慢地走，待要踏入廳門，敏明已迎出來。

敏明含笑對加陵說：「誰教你來的呢？這三個月不見你的信，大概因為功課忙的原故罷。」加陵說：「不錯，我已經入了高等學校，每天下午還要到墨蟬那裏……唉，好朋友，我就是有工夫，也不能寫信給你。因為我抓起筆來，就沒了主意，不曉得要寫什麼才能叫我覺得我的心常常有你在裏頭。我想你這幾個月沒有信給我，也許是和我一樣地犯了這種毛病。」敏明說：「你猜的不錯。你許久不到我屋裏了，現在請你和我上去坐一會。」敏明把手搭在加陵的肩膀上，一面

吩咐瑪彌預備檯檯，漆巴菰和些少細點；一面攜着加陵上樓。

敏明的臥室是樓西。加陵進去，瞧見裏面的陳設還是和從前差不多。樓板上鋪的是土耳其絨氈。窗上垂着兩幅很細緻的帷子。她的奩具就放在窗邊。外頭懸着幾盆風闌。瑞大光的金光遠遠地從那裏射來。靠北是臥榻，離地約一尺高，上面用上等的絲織物蓋住。壁上懸着一幅提婆和率斐雅洛觀劇的畫片。還有好些繡墊散布在地上。加陵拿一個墊子到窗邊，剛要坐下，那女僕已經把各樣吃的東西捧上來。「你嚼檳榔噉，」敏明說完這話，隨手送了一個檳榔到加陵嘴裏，然後靠着她的鏡臺坐下。

加陵嚼過檳榔，就對敏明說：「你這次回來，技藝必定很長進，何不把你最得意的藝術演奏起來，我好領教一下？」敏明笑說：「哦，你是要瞧我演戲來的。我死也不演給你瞧。」加陵說：「有什麼妨礙呢？你還怕我笑你不成？快演罷，完了咱們再來談心。」敏明說：「這幾天我父親剛剛教我一套雀翎舞，打算在涅槃節期到比古演奏，現在先演你瞧罷。我先舞一次，等你瞧熟了，再和我奏樂。這舞蹈的譜可以借用「達撒羅撒」歌調借用「恩斯民」。這兩枝譜，你都會嗎？」加陵忙答應說：「都會，都會。」

加陵擅於奏「巴打拉」(一種竹製的樂器詳見大清會典圖)他一聽見敏明叫他奏樂，

就立刻叫瑪彌把那種樂撥來。等到敏明舞過一次，他就跟着奏起來。

敏明兩手拿住兩把孔雀翎，舞得非常的嫻熟。加陵所奏的巴打拉也還跟得上，舞過一會，加陵就奏起「恩斯民」的曲調；只聽敏明唱道：

「孔雀！孔雀！你不必讚我生得俊美，

我也不必嫌你長得醜劣。

咱們是同一個身心，

同一副手脚。

我和你永遠同在一個身裏住着。

我就是你啊，你就是我。

別人把咱們的身體分做兩個，

是他們把自己的指頭壓在眼上，

所以會生出這樣的錯。

你不要像他們這樣的眼光。

要知道我就是你啊，你就是我。」

敏明唱完，又舞了一會。加陵說：「我今天才知道你的技藝精到這個地步。你所唱的也是很好。且把這歌曲的故事說給我聽。」敏明說：「這曲倒沒有什麼故事，不過是平常的戀歌，你能把裏頭的意思聽出來就夠了。」加陵說：「那麼，你這枝曲是爲我唱的。我也很願意對你說。我就是你，你就是我。」

他們二人的感情幾年來就漸漸濃厚。這次見面的時候，又受了那麼好的感觸，所以彼此的心裏都承認他們求婚的機會已經成熟。

敏明願意再幫父親二三年才嫁，可是他沒有向加陵說明。加陵起先以爲敏明是一個很信佛法的女子，怕她後來要到尼庵去實行她的獨身主義，所以不敢動求婚的念頭。現在瞧出她的必志不在那裏，他就決意回去要求婆多瓦底的同意，把她娶過來。照緬甸的風俗，子女的婚嫁本沒有要求父母同意的必要。加陵很尊重他父親的意見，所以要履行這種手續。

他們談了半晌的工夫，敏明的父親宋志從外面進來，抬頭瞧見加陵坐在窗邊，就說：「加陵君，別後平安啊！」加陵忙回答他，轉過身來對敏明說：「你父親回來了。」敏明待下去，她父親已經登樓。他們三人坐過一會，談了幾句客套，加陵就起身告辭。敏明說：「你來的時間不短，也该回去了。你且等一等，我把這些舞具收拾清楚，再陪你在街上走幾步。」

宋志眼瞧着他們出門，正要到自己屋裏歇一歇。恰好瑪彌上樓來收拾東西，宋志就對他說：「你把那盤檳榔送到我屋裏去罷。」瑪彌說：「這是他們剩下的，已經殘了。我再給你拿些新鮮的來。」

瑪彌把檳榔送到宋志屋裏，見他躺在席上，好像想什麼事情似的。宋志一見瑪彌進來，就起身對她說：「我瞧他們兩人實在好得太利害，若是敏明跟了他，我必要吃虧。你有什麼好方法教他們二人的愛情冷淡沒有？」瑪彌說：「我又不是蠱師，那有好方法離間他們？我想主人你也不必想什麼方法，敏明姑娘必不致於嫁他。因為他們一個是屬鼠，一個是屬蛇的。（緬甸的生肖是算日的。禮拜四生的屬鼠，禮拜六生的屬蛇。）就算我們肯將姑娘嫁給他，他的父親也不願意。」宋志說：「你說的雖然有理，但現在生肖相剋的話，好些人都不注重了。倒不如請一位蠱師來，請他在二人身上施一點法術更爲得計。」

印度支那間，有一種人叫做蠱師，專用符咒替人家製造命運。有時叫沒有愛情的男女，忽然發生愛情；有時將如膠似漆的夫婦化爲讎敵。操這種職業的人，以暹羅的僧侶最多，且最受人信仰。緬甸人操這種事業的也不少。宋志因為瑪彌的話提醒他，第二天早晨他就出門找蠱師去了。晌午的時候，宋志和蠱師沙龍回來。他讓沙龍進自己的臥房，瑪彌一見沙龍進來，木雞似的

站在一邊。她想到昨天在無意之中說出盡師，引起宋志今天的實行，實在對不起她的姑娘。她想到這裏，就一直上樓去告訴敏明。

敏明正在屋裏念書，聽見這消息，急和瑪彌下來。躡步到屏後，傾耳聽他們的談話。只聽沙龍說：「這事很容易辦。你可以將她常用的貼身東西拿一兩件來，我在那上頭畫些符，念些咒，然後給回她用，過幾天就見功效。」宋志說：「恰好這裏有她一條常用的領巾，是她昨天回來的時候忘記帶上去的。這東西可用嗎？」沙龍說：「可以的，但是能夠得着……」

敏明聽到這裏已忍不住，一直走進去向父親說：「阿爸，你何必擺弄我呢？我不是你的女兒嗎？我和加陵沒有什麼意，請你放心。」宋志驕地裏瞧見他女兒進來，簡直不知道要用什麼話對付她。沙龍也停了半晌才說：「姑娘，我們不是誣你的事，請你放心。」敏明斥他說：「狡猾的人，你的計我已知道了。你快去辦你的事罷。」宋志說：「我的兒，你今天瘋了嗎？你且坐下，我慢慢給你說。」

敏明那裏肯依父親的話。她一味和沙龍吵鬧，弄得她父親和沙龍很沒趣。不久沙龍垂着頭走出來，宋志滿面怒容蹲在床上吸煙，敏明也忿忿地上樓去了。

敏明那一晚上沒有下來和父親用飯。她想父親終久會用盡術離間他們，不由得心裏難過。

她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繡枕早已被她的眼淚溼透了。

第二天早晨，她到盥臺梳洗，從鏡裏瞧見她滿面都是鮮紅色，——因為繡枕退色，印在她的臉上——不覺笑起來。她把臉上那些印迹洗掉的時候，瑪彌已捧一束鮮花，一杯咖啡上來。敏明把花放在一邊，一手倚着窗櫺，一手拿住茶杯向窗外出神。

她定神瞧着圍繞瑞大光的彩雲，不理會那塔的金光向她的眼臉射來，她精神因此就十分疲乏。她心裏感想，和目前的光融洽，精神上現出催眠的狀態。她自己覺得在瑞大光塔頂站着，聽見底下的護塔鈴叮叮噹噹地響。她又瞧見上面那些王侯所獻底寶石，個個都發出很美麗的光明。她心裏喜歡得很，不歇用手去摩弄，無意中把一顆大紅寶石摩掉了。她忙要俯身去檢時，那寶石已經掉在地上。她定神瞧着那空兒，要求那寶石掉下底原故，不覺有一種更美麗的寶光從那裏射出來。她心裏覺得很奇怪，用手扶着金壁，低下頭來要瞧瞧那空兒裏頭底光景。不隄防那壁被她一推，漸漸向後，原來是一扇寶石底門。

那門被敏明推開之後，裏面的光直射到她身上。她站在外邊，望裏一瞧，覺得裏頭的山水，樹木，都是她平生所不會見過的。她在不知不覺中，已經向前走了幾十步。耳邊恍惚聽見有人對她說：「好啊！你回來啦。」敏明回頭一看，覺得那人很熟悉，只是一時不能記出他底名字。她聽見「

回來」這兩字，心裏很是納悶，就向那人說：「我不住在這裏，爲何說我回來？你是誰？我好像在那裏與你會過似的。這是什麼地方？」那人笑說：「哈哈！去了這些日子，連自己家鄉和平日間往來的朋友也忘了。肉體底障礙真是大喲。」敏明聽了這話，簡直莫名其妙。又問他說：「我是誰？有那麼好福氣住在這裏。我真是住在這裏住過嗎？」那人回答說：「你是誰？你自己知道。若是說你不曾住過這裏，我就領你到處逛一逛，瞧你認得不認得。」

敏明聽見那人要領她到處去逛，就忙忙答應。但所見底東西，敏明一點也記不清楚，總覺得樣樣都是新鮮的。那人瞧見敏明那麼迷糊，就對她說：「你既然記不清，待我一件一件告訴你。」

敏明和那人走過一座碧玉牌樓。兩邊底樹羅列成行，開着很好看的花。紅的，白的，紫的，黃的，各色都備。樹上有些鳥聲，唱得很好聽。走路時，有些微風慢慢吹來，吹得各色的花瓣紛紛掉下；有些落在人底身上；有些落在地上；有些還在空中飛來飛去。敏明的頭上和肩膀上也被花瓣貼滿；遍體薰得很香。那人說：「這些花木都是你的老朋友，你常和他們往來。他們的花是長年開放的。」敏明說：「這真是好地方，只是我總記不起來。」

走不多遠，忽然聽見很好的樂音。敏明說：「誰在那邊奏樂？」那人回答說：「那裏有人奏樂，

這裏的聲音都是發於自然的。你所聽的是前面流水的聲音。我們再走幾步就可以聽見。」進前幾步果然有些泉水穿林而流。水面淨着奇異的花草；還有好些水鳥在那裏游泳。敏明只認得些荷花、鸕鶿；其餘都不認得。那人很不憚煩，把各樣的東西都告訴她。

他們二人走過一道橋，迎面立着一片琉璃牆。敏明說：「這牆真好看，是誰在裏面住？」那人說：「這裏頭是喬答摩宣講法要底道場。現時正在演說，好些人物都在那裏聆聽法音。轉過這個牆角就是正門。到的時候，我領你進去聽一聽。」敏明貪戀外面的風景，不願意進去。她說：「咱們逛逛才進去罷。」那人說：「你只會聽粗陋的聲音；看簡陋的顏色；和聞污劣的香味。那更好的更微妙的，你就不理會了……好，我再和你走走，瞧你了悟不了悟。」

二人走到牆的盡頭，還是穿入樹林。他們踏着落花一直進前；樹上的鳥聲，叫得更好聽。敏明抬起頭來，忽然瞧見南邊的樹枝上有一對很美麗的鳥，呆立在那裏，絲毫的聲音也不從他們的嘴裏發出。敏明指着問那人說：「一隻隻鳥兒都出聲吟唱，爲什麼那對鳥兒不出聲音呢？那是什麼鳥？」那人說：「那是命命鳥。爲什麼不唱？我可不知道。」

敏明聽見「命命鳥」三字，心裏似乎有點覺悟。她注神瞧着那鳥，猛然對那人說：「那可不是我和我的好朋友加陵麼？爲何我們都站在那裏？」那人說：「是不是，你自己覺得。」敏明搶前

幾步看來還是一對獸鳥。她說：「還是一對鳥兒在那裏；也許是我底眼花了。」

他們繞了幾個灣，當前現出一節小溪把兩邊的樹林隔開。對岸的花草，似乎比這邊更新奇。樹上的花瓣也是常常掉下來。樹下有許多男女，有些騎着的，有些站着的，有些坐着的。各人在那裏說說笑笑，都現出很親密的樣子。敏明說：「那邊的花瓣落得更妙；人也多一點；我們一同過去逛逛罷。」那人說：「對岸可不能去。那落底叫做情塵；若是望人身上落得多了就不好。」敏明說：「我不怕。你領我過去逛逛罷。」那人見敏明一定要過去，就對她說：「你必要過那邊去，我可不能陪你了。你可以自己找一道橋過去。」他說完這話就不見了。敏明回頭瞧見那人不在，自己循着水邊，打算找一道橋過去。但找來找去總找不着，只得站在這邊瞧過去。

她聽見那些花瓣越落越多，那班男女幾乎被葬在底下。有一個男子坐在對岸的水邊，身上也是滿了落花。一個紫衣的女子走到他跟前說：「我很愛你。你是我的命。我們是命命鳥。除你以外，我沒有愛過別人。」那男子回答說：「我對於你的愛情也是如此。我除了你以外不會愛過別的女人。」紫衣女子聽了，向他微笑，就離開他。走不多遠，又遇着一位男子站在樹下。她又向那男子說：「我很愛你。你是我的命。我們是命命鳥。除你以外，我沒有愛過別人。」那男子也回答說：「我對於你的愛情也是如此。我除了你以外不會愛過別的女人。」

敏明聽見這個光景，心裏因此發生了許多問題，就是那紫衣女子爲什麼當面撒謊，和那兩位男子底回答爲什麼不約而同？她回頭瞧那坐在水邊底男子還在那裏，又有一個穿紅衣的女子走到他面前，還是對他說紫衣女子所說的話。那男子的回答和從前一樣，一個字也不改。敏明再瞧那紫衣女子，還是揀着次序向各個男子說話。她走遠了，話語的內容雖然聽不見，但她的形容老沒有改變。各個男子對她也是顯出同樣的表情。

敏明聽見各個女子對於各個男子所說的話都是一樣，各個男子的回答也是一字不改；心裏正在疑惑，忽然來了一陣狂風把對岸的花瓣颺得乾乾淨淨。那班男女立刻變成很凶惡的容貌，互相嚼食起來。敏明瞧着這個光景，嚇得冷汗直流。她忍不住就大聲喝道：「噯呀！你們的感情真是反覆無常！」

敏明手裏那杯咖啡被這一喝，全都瀉在她的裙上。樓下的瑪彌聽見樓上的喝聲，也趕上來。瑪彌瞧見敏明週身冷汗，仆在鏡臺上頭，忙上前把她扶起，問道：「姑娘你怎樣啦？燙着了沒有？」敏明醒來，不便對瑪彌細說，胡亂答應幾句就打發她下去。

敏明細想剛才的異象，抬頭再瞧窗外的瑞大光，覺得那塔還是被彩雲繞住，越顯得十分美麗。她立起來，換過一條綠色的裙子，就坐在她的臥榻上頭。她想起在樹林裏忽然瞧見命命鳥變

做她和加陵那回事情，心中好像覺悟他們兩個是這邊的命命鳥，和對岸自稱爲命命鳥的不同。她自己笑着說：『好在你不在那邊，幸虧我不能過去。』

她自經過這一場恐慌，精神上遂起了莫大的變化。對於婚姻另有一番見解；對於加陵的態度更是不像從前。加陵一點也覺不出來，只猜她是不舒服。

自從敏明回來，加陵沒有一天不來找她。近日覺得敏明的精神異常，以爲自己沒有向她求婚，所以不高興。加陵覺得他自己有些難解決的問題，不能不對敏明說。第一，是他父親願意他去當和尙。第二，縱使準他娶妻，敏明的生肖和他不對，頑固的父親未必承認。現在瞧見敏明這樣，不由得把衷情吐露出來。

加陵一天早晨來到敏明家裏，瞧見她的態度越發冷靜，就安慰她說：『好朋友，你不必憂心，日子還長呢。我在咱們的事情上頭已經有了打算。父親若是不肯，咱們最終的辦法就是「照例逃走」。你這兩天是不是爲這事生氣呢？』敏明說：『這倒不值得生氣。不過這幾晚睡得遲，精神有一點疲倦罷了。』

加陵以爲敏明的話是真，就把前日向父親要求的情形說給她聽。他說：『好朋友，你瞧我的父親多麼固執。他一意要我去當和尙，我前天向他說些咱們的事，他還要請人來給我說法，你說

好笑不好笑？」敏明說：「什麼法？」加陵說：「那天晚上，父親把墨摩蟬請來，我以爲有別的事要和他商量，誰知他叫我到跟前教訓一頓。你猜他對我講什麼經呢？好些話我都忘記了。內中有一段是很有趣，很容易記的。我且念給你聽：

佛問摩鄧曰：「女愛阿難何似？」女言：「我愛阿難眼；愛阿難鼻；愛阿難口；愛阿難耳；愛阿難聲音；愛阿難行步。」佛言：「眼中但有淚；鼻中但有涕；口中但有唾；耳中但有垢；身中但有屎尿，臭氣不淨。」

「墨摩蟬說得天花亂墜，我只是偷笑。因爲身體上的污穢，人人都有，那能因着這些小事，就把愛情割斷呢？況且這經本來不合對我說；若是對你念，還可以解釋得去。」

敏明聽了加陵末了那句話，忙問道：「我是摩鄧嗎？怎樣說對我念就可以解釋得去？」加陵知道失言，忙回答說：「請你原諒，我說錯了。我的意思不是說你是摩鄧，是說這本經合於對女人說。」加陵本是要向敏明解嘲，不意反觸犯了她。敏明聽了那幾句經，心裏更是明白。他們兩人各有各的心事，總沒有盡情吐露出來。加陵坐不多會，就告辭回家去了。

涅槃節近啦。敏明的父親直催她上比古去。加陵知道敏明明日要動身，在那晚上到她家裏，爲的是要給他送行。但一進門，連人影也沒有。轉過角門，只見瑪彌在她屋裏縫衣服。那時候約在

八點鐘的光景。

加陵問瑪彌說：「姑娘呢？」瑪彌抬頭見是加陵，就陪笑說：「姑娘說要去找你，你反來找她。她不會到你家去嗎？她出門已有一點鐘的工夫了。」加陵說：「真的麼？」瑪彌回了一聲：「我還騙你不成。」低頭還是做她的活計。加陵說：「那麼，我就回去等她……你請。」

加陵知道敏明沒有別處可去，她一定不會趁瑞大光的熱鬧。他回到家裏，見敏明沒來，就想着她一定和女伴到綠綺湖上乘涼。因為那夜的月亮得很，敏明和月亮很有緣；每到月圓的時候，她必招幾個朋友到那裏談心。

加陵打定主意，就向綠綺湖去。到的時候，覺得湖裏靜寂得很。這幾天是涅槃節期，各廟裏都很熱鬧；綠綺湖的冷月沒人來賞玩，是意中的事。加陵從愛華德第七的造像後面上了山坡，聽見沒人在那裏，心裏就有幾分詫異。因為敏明每次必在那裏坐，這回不見她，諒是沒有來。

他走得很累，就在凳上坐一會。他在月影朦朧之中聽見地下有一件東西，檢起來看時，却是一條蟬翼紗的領巾。那巾的兩端都繡一個吉祥海雲的徽識；所以他認得是敏明的。

加陵知道敏明還在湖裏，把領巾藏在袋裏，就抽身去找她。他踏一彎虹橋，轉到水邊的冷亭，聽沒有人，又折回來。他在山邱上注神一望，聽見西南邊隱隱有個人影；忙上前去，見有幾分像敏

明。加陵躡步到野薔薇垣後面，意思是耍嚇她。他聽見敏明好像是找什麼東西似的，所以靜靜伏在那裏看她要做什麼。

敏明找了半天，隨在樂亭傍邊摘了一枝優鉢曇花，走到湖邊，向着瑞大光合掌禮拜。加陵見了，暗想她爲什麼不到瑞大光膜拜去？於是再躡足走近湖邊的薔薇垣。那裏雖敏明禮拜的地方很近。

加陵恐怕再觸犯她，所以不敢做聲。只聽她的祈禱：

「女弟子敏明，稽首三世諸佛。我自萬劫以來，迷失本來智性；因此墮入輪迴，成女人身。現在得蒙大慈，示我三生因果。我今悔悟，誓不再戀天人，致受無量苦楚。願我今夜得除一切障礙，轉生極樂國土。願勇猛無畏阿彌陀，俯聽懇求接引我。南無阿彌陀佛。」

加陵聽了她這番祈禱，心裏很受感動。他沒有一點悲痛，竟然從薔薇垣裏跳出來，對着敏明說：「好朋友，我聽你剛才的祈禱，知道你厭棄這世間，要離開他。我現在也願意和你同行。」

敏明笑道：「你什麼時候來的？你要和我同行，莫不你也厭世嗎？」加陵說：「我不厭世。因爲你的原故，我願意和你同行。我和你分不開。你到那裏，我也到那裏。」敏明說：「不厭世，就不必跟我去。你要記得你父親願你做一個轉法輪的能手。你現在不必跟我去，以後還有相見的日子。」

加陵說：『你說不厭世就不必死，這話有些不對。譬如我要到壘得勒去，不是嫌惡仰光，不過我未到過那城，所以願意去瞧一瞧。但有些人很厭惡仰光，他已不得立刻離開才好。現在，你是第二類的人；我是第一類的人。爲什麼不讓我和你同行？』敏明不料加陵會來；更不料他一下就決心要跟從她。現在聽他這一番話語，知道她與自己的覺悟雖然不同，但她常感得他們二人是那世界的命命鳥，所以不甚阻止他。到這時，她才把前幾天的事告訴加陵。加陵聽了，心裏非常的喜歡說：『有那麼好的地方爲何不早告訴我？我一定離不開你了，我們一塊兒去罷。』

那時月光更是明亮。樹林裏螢火無千無萬地閃來閃去，好像那世界的人物來赴他們的喜筵一樣。

加陵一手搭在敏明的肩上，一手牽着她。快到水邊的時候，加陵回過臉來向敏明的脣邊瞭了一下。他說：『好朋友，你不觀我一下麼？』敏明好像不曾聽見，還是直地走。

他們走入水裏，好像新婚的男女攜手入洞房那般自在，毫不現點畏縮。在月光水影之中，聽見加陵說：『咱們是生命的旅客，現在要到那個新世界，實在叫我喜樂得很。』

現在他們去了！月光還是照着他們所走的路；瑞大光遠遠送一點鼓樂的聲音來；動物園的野獸也都爲他們唱很雄壯的歌。這歌，惟有那不懂人語的水，不願意替他們守這旅行的祕密，要

找機會把他們的屍體送回來。

（總自強團等）

風 波

鄭振鐸

樓上的洗牌的聲音瑟瑟的響着，幾個人的說笑，辯論，計數的聲音，隱約的由厚的樓板中傳達下面。仲清孤寂的在他的書房兼作臥房用的那間樓下廂房裏，手裏執着一部屠格涅夫的路丁在看，看了幾頁，又不耐煩起來，把牠放下了，又到書架上取下了一冊三寶太監，下西洋演義來，沒有看到二三回，又覺得毫無興趣，把書一拋，從椅上立了起來，微微的嘆了一口氣，在房裏踱來踱去。壁爐架上立着一面假大理石的時鐘，一對青磁的花瓶，一張他的妻宛眉的照片。他見了這張照片，走近爐邊凝視了一會，又微微的嘆了一口氣。樓上啪，啪的響着打牌的聲音，他自言自語的說道：「唉，怎麼還沒有打完！」

他和他的妻宛眉結婚已經一年了。他在一個大公司裏辦事，早晨八九點時就上了工去了，午飯回家一次，不久，就要去了。他的妻在家裏很寂寞，便常到一家姨母那裏去打牌，或者到樓上她的二姊那裏，再去約了兩個人來，便可成一局了。

他平常在下午五點鐘，從公司下了工，匆匆的回家時，他的妻總是立在房門口等他；他們很親熱的抱吻着。以後，他的妻便去端了一杯牛奶給他喝。他一邊喝，一邊說些在公司同事方面聽

到的瑣雜的有趣的事給她聽；某處昨夜失火，燒了幾間房子，燒死了幾個人，某處被強盜劫了，主人跪下地去懇求，但終於被劫去多少財物或綁去了一個孩子，這些都是很刺激的題目，可以供給他半小時以上的談資。然後他坐書桌上看書，或譯些東西，他的妻坐在搖椅上打着絨線衫或襪子，有時坐在他的對面，幫他鈔寫些詩文，或謄清文稿。他們很快活的消磨過一個黃昏的時光，晚上也是如此。

不過一禮拜總有一二次，他的妻要到樓上或外面去打牌去。他匆匆的下了工回家，渴想和他的妻見面，一看，她沒有立在門口，一縷無名悵惘便立刻兜上心來。懶懶的推開了門口進去，叫道：「蔡媽，少奶奶呢？」明曉得她不在房裏，明曉得她到什麼地方去，却總要照例的問一問。

「少奶奶不在家，李太太請她打牌去了。」蔡媽道。

「又去打牌了！不是前天剛在樓上打的麼？」他恨恨的說道，好像是向着蔡媽責問。「五姨也太奇怪了，爲什麼常常叫她去打牌？難道她家裏沒有事麼？」他心裏暗暗的怪着他的五姨。桌上報紙凌亂的散放着，半茶碗的膽茶也沒有倒去，壁爐架上的花乾了也不換，床前小桌上又是一幾本書亂堆着，日歷也已有兩天不扯去了，椅子也不放在原地方，什麼都使他覺得不滿意。

「蔡媽，你一天到晚做的什麼事？怎麼房間裏的東西一點也不收拾收拾？」

蔡媽見慣了他的這個樣子，曉得他生氣的原因，也不去理會他，只默默的把椅子放到了原位，桌上報紙收拾開了，又到廚房裏端了一碗牛奶上來。

他孤寂無聊的坐着，書也不高興看，有時索性和衣躺在床上，默默的眼望着天花板。晚飯是一個人吃着，更覺得無味。飯後攤開了稿紙要寫文章，因為他的朋友催索得很緊，週刊等着發稿呢。他儘有許多東西要寫，却總是寫不出一個字來。筆桿似乎有千鈞的重，他簡直沒有決心和勇氣去提牠起來。他望了望稿紙，嘆了一口氣，又立起身來，踱了幾步，穿上外衣，要出去找幾個朋友談談，却近處又無人可找。自他結婚以後，他和他的朋友們除了因公事或宴會相見外，很少特地去找他們的。以前每每的強拽了他們上王元和去喝酒，或回到四馬路舊書攤上走走。婚後，這種事情也成了絕無僅有的了。漸漸的成了習慣以後，便什麼時候也都懶得去找他們了。

街上透進了小販們賣檀香橄欖，或五香豆的聲音，又不時有幾輛黃包車衣挨衣挨的拖過的聲響，馬蹄的，是馬車經過了，汽號波波的，接着是飛快的呼的一聲，他曉得是汽車經過了，又時時有幾個行人大聲的互談着走過去。一切都使他的房內顯得格外的沈寂。他脫下了外衣，無情無緒的躺在床上，默默的不知在想些什麼。

鐘，鐘，他數着，一下，二下，壁爐架上的時鐘已經報十點了，他的妻還沒有回來，他想到：「應

該是回來的時候了，」於是他的耳朵格外的留意起來，一聽見衣揆衣揆的黃包車拖近來的聲音，或馬蹄的的走過，他便諦聽了一會，站起身來，到窗戶上望着，還預備叫蔡媽去開門。等了半晌，不見有扣門的聲音，便知道又是無望了，於是便恨恨的嘆了一口氣。

如此的，經了十幾次，他疲倦了，眼皮似乎強要闔了下來，覺得實在要睡了，實在不能再等待了，於是勉強的立起了身，走到書棹邊，氣憤憤的取了一張稿紙，塗上幾個大字道：「唉！眉，你又去了許久不回來！你知道我心裏是如何的難過麼？你知道等待人是如何的苦麼？唉，親愛的眉，希望你下次不要如此！」

他脫下衣服，一看鐘上的短針已經指了十二點。他正攢進被窩裏，大門外彷彿有一輛黃包車停下，接聽便聽見門環嗒嗒的響着，蔡媽開門，」是他的妻的音。蔡媽似乎也從睡夢中驚醒，不大願意的慢吞吞的起身去開門。「少爺睡了麼？」他的妻問道。「睡了，睡了，早就睡了，」蔡媽道。

他連忙閉上雙眼，一動不動的，假裝已經熟睡。他的妻推開了房門進來，他覺得她一步步走近床邊，俯下身來。冰冷的唇，接觸着他的唇，他懶懶的睜開了眼，嘆道：「怎麼又是十二點鐘回來！」她帶笑的道歉道：「對不住，對不住！」一轉身見書桌上有一張稿紙寫着大字，便走到桌邊取

來看。她讀完了字，說道：「我難道不痛愛你？難道不想最好一刻也不離開你？但今天五姨特地差人來叫我去。上一次已經辭了她，這一次却不好意思再辭了。再辭，她便將誤會我對她有什麼意見了。今天晚飯到九點半鐘才吃，你知道她家吃飯向來是很晏的，今天更特別的晏。我真急死了！飯後還賸三圈牌，我以為立刻可以打完，不料又連連的連莊，三圈牌直打了兩點多鐘。我知道我又要着急了，時時看手錶，催他們快打。惹得他們打起了好一會。」說時，又走近了床邊，雙手抱了他的頭，俯下身來連連的吻着。

他的心軟了，一陣的難過，顫聲的說道：「眉，我不是不肯叫你去頑頑。終日悶在家裏也是不好的，且你的身體又不大強壯，最好時時散散心。但太遲了究竟是傷身體的。以後你打牌儘管去打，不過不要太遲回來。」

她感動的把頭倚在他身上說道：「曉得了，下次一定不會過十點鐘的，你放心！」

他從被中伸出兩隻手來抱着她。久久的沉默無言。

隔了幾天，她又是很遲的才回家。他真的動了氣，躺在床上只不理她。

「又不是我要遲，我心裏正着急得了不得！不過打牌是四個人，那裏能夠由着我一個人的主意。飯後打完了那一圈牌，我本想走了，但辛太太諗得太利害了，一定要反本，不肯停止。我又是

贏家，那裏好說一定不再打呢！」

「好，你不守信用，我也不守信用。前天我們怎麼約定的？你少打牌，我少買書。現在你又這麼晚的回家，我明天也一定要去賣一大批的書來！」

「你有錢，你儘管去買好了。只不要欠債！看到你到節下又要着急了！我每次打牌你總有話說，真倒霉！做女人家一嫁了就不自由，唉！唉！」她也動了氣，臉伏在桌上，好像要哽咽起來。

他連忙低頭下心的勸道：「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說着玩玩的！房裏冷，快來睡！」

她伏着頭在桌上，不去理會他。他嘆道：「現在在你們女人家真快活了。從前的女人那裏有這個樣子！只有男人出去很晚回來，她在家裏老等着，又不敢先睡。他吃得醉了回來，她還要小心的侍候他，替他脫衣服，還要受他的罵，現在不同了！時代變了，丈夫却要等待着妻子了！你看，每回都是我等待你。我那一次有晚回來過，有勞你等過門！」

她抬起頭來應道：「自然，現在是現在的樣子！你們男子們舒服久了，現在也要輪到我們女子了！」

他嘆味的一聲笑了，她也笑了。

如此的，他們每隔二三個禮拜總要爭鬧一次。

這一次，她是在樓上打牌。她的二姊因為沒事做，氣悶不過，所以臨時約了幾個，來打小牌玩。第一個自然是約她了。因為是臨時約成的，所以沒有預先告訴他。他下午回家手裏拿着一包街上買的他的妻愛吃的糖炒栗子，還是滾熱的，滿想一進門，就揚着這包栗子，向着他的妻叫道：「你要不要？」不料他的妻今天却没有立在房門口，又聽見樓上的啪，啪，的打牌聲及說笑聲，知道她一定也在那裏打牌了，立刻便覺得不高興起來，緊繃着雙眉。

他什麼都覺得無趣，讀書，做文，練習大字，翻譯。如熱鍋上螞蟻似的，東爬爬，西走走，都無着落處。又賭氣不肯上去看看她，只叫蔡媽把那包栗子拿上樓去，意思是告訴她，他已經回來了。滿望她會下樓來看他一二次，不料她却專心在牌上，只叫蔡媽預備晚飯給他吃，自己却不動身，這更使他生氣。「有牌打了，便什麼事都不管了，都是假的，平常親親熱熱的，到了打牌時，牌便是她的命了，便是她的唯一的伴侶了。」他只管噙哩咕囉的埋怨着，特別怨她的是她今天打牌沒有預先通知他。這個出於意外的離別，使他異常的苦悶。

書桌上鎮紙壓着一張她寫的信：

我至親愛的清，你看見我打牌一定很生氣的。我今天本來不想打牌。她們叫我再三我才去打的。並且你叫我抄寫的詩，我都已抄好了半天了。你說要我抄六張，但是你所選的只夠抄

三張，你回來，請你再選些，我明天再替你抄。我親愛的，千萬不要生氣。你生氣，我是很難過的。這次真的我並沒有想打牌。都是二姊她自己打電話去叫七嫂和陳太太，我並不知道。如果早知道，早就阻止她了。千萬不要生氣，我難道不愛你麼？請你原諒我罷！你如果生氣，我中心是非常的不安的！二姊後來又打一次電話去約七嫂，她說，明天來，約我在家等她。二姊不肯一定要她來。我想甯可今晚稍打一會，明天就不打了。因為明天是你放假的日子，我不應該打牌，須當陪你玩玩，所以沒有阻止她，你想是麼？明天一塊去看電影，好麼？我現在向你請假了，再會！

你的眉

他手執這封信，一行一行的看下去，眼睛漸漸朦朧起來，不覺的，一大滴的眼淚，滴濕了信紙。一大塊。他心裏不安起來。他想：他實在對待眉太殘酷了！眉替他做了多少事情！管家記帳，打絨線衣服，還替他抄了許多書，不到一年，已抄有六七冊了。他半年前要買一部民歌集，是一部世間的孤本，因為定價太貴沒有錢去買，心裏却又着實的捨不下，她却叫他向書坊借了來，晝夜不息的代他抄了兩個多月，把四大厚冊的書全都抄好了。他想到這裏，心裏難過極了！「我真是太自私了！太不應該了！有工作，應該有遊戲！她做了一個禮拜的苦工，休息一二次去打牌頑頑。難道這是

不應該麼？我爲什麼屢次的和她鬧，太殘忍了！他恨不得立刻上樓去抱着她，求她寬恕一切的罪過，向她懺悔，向她立誓說，以後決不干涉她的打牌了，不再因此埋怨她了。因爲礙着別人的客人在那裏，他又不敢走上去。他想等她下樓來再說吧。

時間一刻一刻的過去。他清楚的聽着那架假大理石的時鐘，的嗒的嗒的走着，且看着她的長針一分一分的移過去。他不能看書，他一心只等待着她的下樓。他無聊的，一秒一秒的計數着。以消磨這個孤寂的時間。夜似乎比一世紀還長。噹，噹，噹已經十一點鐘了，樓上還是嗒，嗒，嗒的打着牌，笑語着，辯論着，不像要終止的樣子。他又等着急起來了！「還不完，還不完！屢次告訴她早些打完，總是不聽話！」他嘆了一口氣，不覺的又責備她起來。拿起她的信，再看了一遍，又嘆了一口氣，連連的吻着牠，「唉！我不是不愛你，不是不讓你打牌，正因爲愛你，因爲太愛你了，所以不忍一刻的離開你，你不要錯怪了我！」他自言自語着，好像把她的信當作她了。

等待着，等待着，她還不下來。樓上的洗牌聲，瑟瑟的響着，幾個人的說笑，辯論，計數的聲音，隱約的由厚的樓板中傳達到下面。似乎她們的興致正高，一時決不會散去。他無聊的在房裏踱來踱去，心裏似乎渴想要粘貼着什麼，却又四處都是荒原，都是茫茫的大洋，一點也沒有希望。十二點鐘了，她們還在嗒，嗒，嗒的打牌，且說着笑着。「快樂」使她們忘了時間的長短，他却

不能忍耐了。他恨恨的脫了衣服，鑽到被中，却任怎樣也不能閉眼睡去。『唉！』他曼聲的自嘆着，睜着眼凝望着天花板。

(雙自家庭的故事)

燒餅

趙景深

「老晏，吃燒餅去！」

「呵呵，就來就來。」於是晏達善立刻拋開他應做的工作，放好了洋錢鈔票在袋裏，戴正了帽子，隨着他的朋友們出去。每次都是如此，只要他的朋友一喊，他立刻其應如響，「蠻蠻豪燥。」

這種燒餅是骨頭做的，不大吃得動——不，簡直別想咬一口。說句實話，這就是麻雀牌的別名。因為他們稱一筒爲燒餅，便按照「修辭格」的方法，「以部分代全體」，以燒餅這一部分，作爲麻雀牌的全稱了。自然，「燒餅」之於「一筒」還是極好的「暗喻」呢。

晏達善在家裏又麻雀每又必輸，很難得贏上一兩回。人家一坐定，早就曉得「這次又該老晏會鈔了！」而老晏自己呢？「會鈔就會鈔，不要緊！橫豎是消遣！」其實他自己也想贏的。誰又麻雀不想贏，一點也不想贏，那便真是呆子了。阿晏到底不算得呆！他自己覺得又的並不錯，但不知怎的，人家偏偏要和他作對，這個也說他又得不好，那個也說他又得不好，甚至於有人說他只配又五十銅板底的麻雀。他輸錢倒不氣，最氣的是人家說他又得壞；一面輸錢，一面還要落埋怨。「這倒也不在話下，」輸了錢送朋友出門，回到臥室，睡在牀上，他的妻一定要埋怨他一頓，他唯一

抵制的方法，就是裝假睡，任她去嘈囉。這是再好也沒有的法子。否則，妻子問他：「你下次還又不又了？」好像母親問小孩似的。他心裏一想：「是呀，她說的不錯呀。又麻雀真沒有好處。又傷財，又傷精神，更其要緊的，還傷了夫妻間的情感。」於是他誠懇的答應說：「不又了，一定不又了。」這一次談判又算終結了。但是，這還消說麼？你們猜都猜得到，第二天天亮，早晨的太陽光一洗，又把老婆一切都洗忘了。只要朋友們一喊，他的兩隻腳好像機器一般，又自動的開走了。不用說，中風白板又一個勁兒的弄起來了。

「戒賭，戒賭！再也不來了！」他曾經如此的發過誓。但這有什麼用呢？這個誓成爲不兌現的鈔票，向來不會代表真實的貨色。他的妻也會勸過他許多次。如此的發過誓再又，又過再在妻面前認錯，認過錯再又，又過再發誓……如此輪環，似乎成了例文。這便是近些天來晏達善的生活。不知怎樣財星高照，他在家裏又十塊底的麻雀，有一天竟贏了二十幾塊，第二天又贏了十多塊，老穆還欠他二十塊。他高興得了不得，將一束鈔票在他的妻子面前一揚一揚的說：「你瞧，你瞧！一共三十幾塊！你不要不要？給你一張！」這時他的嘴裂開了很大的縫，腳兒一跳一跳的給他的妻。

「勿要輕骨頭哉！贏仔介一眼眼銅鋪，就快活得骨頭才酥脫哉！耐忙（忘）記耐輸脫發化

銅鈿呵毛疑（二）百塊勸嘍……呢勿要耐哈個斷命銅鈿！他的蘇州妻子輕輕舉起手來，將他的鈔票一撥。他覺得沒趣，將那張鈔票藏了起來，自言自語的說：『不要就拉倒，我留來自己用。』真的，他是輸得贏不得的。他這一來，真有點坐立不安了！他想：『有了三十幾塊錢，買什麼好呢？買點工藝書講到製造粉筆的方法的罷？但這類書已經有了不少，勉強可以敷衍了。添點衣服罷！談不到穿衣服有什麼意思！買點零食罷！這倒不錯……但是，我如今要『做人家』了！應該節省用度纔是！』所以他把錢存了起來，一個大也不會花。

但是這只保了一天的險。隔了一天，他的公事辦完，照例應該回家了；但他坐在公司裏，對着熊熊的爐火，心思却又在大海裏翻起浪花來，大大的轉了一個舵。他想：『又麻雀有「牌風」這句話是不錯的。以前我老是輸，這怪我的牌風不好。如今我的牌風來了，自然也就要一直贏下去了。——我第一天贏，第二天又贏，那裏有這樣巧的事！——但是，安知我以後幾次不大贏而特贏呢！如此，我把以前輸掉的一百幾十塊錢都攙了回來，從此我可以安心樂意的做事了，真的戒賭了好！』默默的沈思了一下，『好機會不可錯過。』於是他跑去找同事老穆。平常總是人家約他，這一次因為他覺得如有神靈暗中默佑，事屬必勝，所以他破例自己出馬去「湊搭子」。

『怎麼樣？』晏達善跨到老穆的房裏，只這樣微微的一笑，說了三個字。

「吃燒餅去罷！」穆先生早已會意，也微微一笑。「只是，他們要又大的，小的不大願意來；他們要又二十塊底的，還有，他們不大願意到你家裏來，你們家裏太遠。他們要到公會裏去。」

「地方倒沒有什麼。二十塊底太大了罷！」這時他想起他的妻子囑他要又在自己家裏又，不要到外面又的話來。但是他的心裏實在想又，彷彿手很癢似的，沈吟了一會又說：「我們兩個拼一脚罷！」

「可以，可以！但是——這樣一來，洪先生一個，吳先生一個，還差一個人，怎麼辦呢？別的人公事辦完，早已出街去了。」

「好！不要緊！獨又就獨又！」晏達善心裏想，橫豎腰包裹有三十塊錢，老穆處還有二十塊錢的帳，總可以來一下，是的，不要緊。

於是，大局定妥。老穆又約好了洪吳兩位一同向公會行去。這時正是冬天，太陽早已藏匿起熱的光，西北風很大，似乎還吹不透晏達善狂熱的心。

搬了莊以後，他們就坐下又起來。起初，晏達善和了好幾牌，不覺得心裏笑出來，又嚇到肚裏，暗想：「真有鬼牌風好起來擋也擋不住！」誰知後來漸漸不對了，接連有一兩圈不和牌了！他依舊是「宰相肚裏好撐船」的想：「不要緊！等一會風頭就會好起來的！」四圈完結，計算一下，他

只輸了一兩塊錢。

於是又搬莊。又是好幾牌不和。他這時心裏有點戰兢兢的了。他想：『妻要我不要到外面去，又爲什麼我偏要到外面去呢？如果這四圈完結，我無論輸贏，一定不要又了！她在家裏一定殷殷的盼望着我回家呢。』况且，他從來不曾打過二十塊底的麻雀，所以他愈加戰兢兢的了。不好，他打了一張中風，吳先生和了一個三擡，是他的莊。四十和起翻。早已滿貫，他須付出十二塊錢。這時他眉頭一縐，遲疑了一下，又不好意思不拿出錢來，面孔紅得烈火一般，終於狠了狠心，慢慢的挖出了十二塊錢鈔票給了吳先生。這時他彷彿看見他的妻眉頭蹙着，一半憂愁，一半微愠，低頭望着他……

他的身體雖是在又麻雀，但他的心情早已無所屬的樣子，昏沈沈的，虛飄飄的。他又彷彿眼前有一重霧，迷濛着，迷濛着，以致連牌都看不清……

八圈早又完了。晏達善計算了一下：輸了三十五塊。除老穆二十元的欠帳退清外，還輸十五塊。他本來是想不來的了，他想託詞說身體不大舒服，或者說還有些小事，但聽人家說：『搬位，搬位，』他的心又動了。『管他的，來就來！』他又想：『一個人何必要聽老婆的話！明天又是星期，粉筆製造公司放假，還是多又幾圈罷！』於是，又是四圈。

這時，他輸到四十幾塊了。他雖想回家安慰他久待的妻子，然而想撈本的心勝過了回家的心了；所以他依舊打下去。這時格外的胆小，幾乎中發，白都不敢打，他差不多「動輒得咎」，擋住在家裏的偏偏是人家不要的，偶爾大胆打了一張，人家一定要。他彷彿是一個屢次失敗的英雄，現在差不多到了「窮途末路」的時候了。

四圈完了，又是四圈，一共十六圈牌，一直打到十二點半。這時大家都有些倦意，他們便停止了。晏達善總結起來，輸去將近六十塊。除去欠帳退清，現錢輸完以外，還倒欠人家幾塊錢。當時他似乎有點麻木，也不悲哀，也不痛苦，自然更談不到快樂。不自然的笑著，說着話。他的三個朋友預備一同回公司。他想回家，這是不成的了；敲門一定敲不開，所以他也預備一同回公司去睡。路上黑漆漆的，街燈也沒有，月光也沒有，星光也沒有。他們摸着回來。好在路還近，不久就走到了。他們摸到公司門口，敲開了門，恐怕被總經理知道有點難為情。從總經理門口過時，他們是躡着脚步的，彷彿做竊賊的一樣。

他已經回到自己的房間，房裏冷冰冰的，爐火早已熄了。同事們也早已熟睡。靜悄悄，沒有什麼聲息。他無聊地脫去衣服，鑽進被窩裏去，同時悔恨慚愧和痛苦也鑽進他的心裏。愈使他痛苦的，偏偏這一次還是他去約人家叉的。這時他又想起平時妻向他說的話：

「你要做人家一點，你比不得別人。別人是有產業的，你的家沒有一點東西遺留給你，全靠你自己一雙手去做。你在粉筆製造公司做職員，事情也不算小，也該積一點錢起來。可以省的就省。將來沒有錢用的時候好用。你要曉得，你的父母和我全靠你一個人呢！你的責任很大呢！」

他又像發狂一般的咬着牙齒罵着自己說：「我這個人簡直不能算人，不配做我父母的兒子，做我妻子的丈夫。遠在故鄉的親愛的父母呵！客居的我的妻呵！請你們饒恕我——不，請你們責罰我！我為什麼像被鬼迷住一樣，要去又麻雀呢？我為什麼手這樣的癢呢？靜靜地坐在房裏練習一下粉筆的製法或是改良的方法不好麼？看看書不好麼？回家和妻子談談話不好麼？偏要來，偏要來……好罷，一個月的薪水，都完了！而且，每晚都回家的，今晚不回去，不知妻是如何的想念我呢。」

他又想起現在他的身上，只穿了一件破棉袍，棉絮都漏了出來。他不禁更淒然了！

但是，他是最會做夢的人，最會自己安慰自己，自己欺騙自己。他不久又放寬了心：「不要緊，以後戒賭好了。這幾十塊錢輸出，就算前兩次沒有贏好了。那末，我這一次也不過輸幾塊錢呀！幾塊錢算得什麼！」再一轉念，愈加「不要緊」了。「不要緊！一個月的薪水算什麼！就當我沒有賺錢，賦閑在家好了。」這樣一想，果然效驗如神，他立刻沈沈入睡。

晨光洒透了窗紗，他朦朧的聽見僕人喊着他：「晏先生醒了麼？昨天府上晏師母派人到公可來，請晏先生回去。人來了好幾趟，我又不知晏先生在那裏。今天早晨晏師母又來請了，請晏先生立刻回家。」他匆匆的披衣下牀，已是十點二十分了。

他連忙回到家裏，知道他的妻會爲他一夜不睡，又知道他的妻昨晚在半夜裏曾經忽然好像發痴一樣的將身子豎了起來，眼睛瞪着不動，如此的許久許久，又知道他的妻記念着他等待他到十一點鐘才睡，又恐怕他受了意外的危險，又知道他的妻會爲他哭得眼睛腫了起來。自然，他將輸去六十多塊錢的話瞞過，只說他到公會裏又麻雀，運氣還好，只輸了三塊錢。他確會爲了妻的悲哀而受很大的感動。但過了不久，又把一切都忘記了。

隔了兩天，他又在公會裏吃燒餅了……

(邊有挑子花球)

夜

葉紹鈞

一條不很整潔的里裏，一幢一樓一底的屋內，桌上的煤油燈放着黃暈的光，照得所有的器物模糊，慘淡，像反而增了些陰黯。桌旁坐着個老婦人，手裏抱一個大約不過兩周歲的孩子。那老婦人是普通的型式，額上雖然已畫着好幾條皺紋，還不見得怎樣衰老。只是她的眼睛有點兒怪，深陷的眼眶裏，紅筋牽牽的，發亮；放大的瞳子注視孩子的臉，定定的，悽然失神。她看孩子因為受着突然的打擊，紅潤的顏色已轉得蒼白，肌肉也寬鬆不少了。

近來，那孩子特別地會哭，猶如半年前剛斷奶的時候。彷彿給誰驟然打了一下似的，不知怎麼一來就拉開了喉嚨直叫。叫開了頭便難得停，好比大暑天的蟬兒。老婦人於是百般地撫慰，把自己年輕時撫慰孩子的語句一一背誦了出來。可是不大見效，似乎孩子嫌那些太古舊又太拙劣了。直到他自己沒了力，一壁嗚咽，一壁讓眼皮一會開一會閉而終於闔攏，纔算收場。

今晚那老婦人却似感得特別安慰；到這時候了，孩子的哭還不見靜場，假若就這樣倦下來睡着，豈不是難得的安靜的一晚。然而在另一方面，她又感得特別不安；不曉得就將回來的阿弟怎麼說法，不曉得幾天來醒裏夢裏緊念着的可憐的寶貝到底有沒有着落。

晚上，在她，這幾天真不好過。除了孩子的啼哭，黃暈的燈光裏，她彷彿看見隱隱閃閃的好些形像。有時又彷彿看見鮮紅的一灘，在這裏或是那裏，——這是血！里外，汽車奔馳而過，笨重的運貨車有韻律地響着鐵輪，她就彷彿看見一輛汽車載着被捆縛的兩個，他們的手足上是累贅而擊觸有聲的鐐銬。門首時時有輕重徐疾的脚步聲經過，她總覺得害怕，以為或者就是找她同孩子來的。鄰家的門環兒一聲響，那更使她心頭突地一跳。本來已屆少眠年齡的她這樣提心吊膽地嘗味恐怖的味道，就一刻也不得入夢。睡時，燈是不敢點的，她怕樓上的燈光招惹另外的。非也。希冀眼前能得乾淨，完全一片黑。然而沒有用，隱隱閃閃的那些形像還是顯現，鮮紅的一灘還是落山的太陽般似乎儘在那裏擴大開來。於是，只得緊緊地抱住夢裏時而嗚咽的孩子……

這時候，她注視着孩子，在她衰弱而創傷的腦裏，涌現着霧海般迷茫的未來。往那方走才是道路呢？她一毫也不能辨認。怕有些猛獸或者陷阱隱在這霧海裏邊罷，她想十分九會的。而伴同前去冒險的，只這纔能學話的孩子，簡直等於孤零的一個。她不敢再想，無聊地問孩子，「大男乖的，你姓甚？」

「張。」大男隨口回答。孩子於尚未解悟姓的意義的時候，自己的姓往往被教練成口頭的熟語，同叫爹爹媽媽一樣地慣習。

「不！」老婦人輕輕呵斥。她想他的新功課還沒弄得熟，有點發愁，只得重行矯正他說，「不要瞎說，那個姓張！我教你，大男姓孫，記着，孫……」

「孫。」大男並不堅持，仰起臉來看老婦人的臉，就這樣學着說，發音帶十二分的稚氣。

老婦人的眼睛重重地閉了兩閉；她的淚泉差不多枯竭了，眼睛閉兩閉就表示心頭一陣酸，周身經驗到哭泣時的一切感覺。「不錯，姓孫，孫，再來問你，大男姓甚？」

「孫。」大男玩皮地學舌，同時伸手想去取老婦人頭上那翡翠簪兒。

「乖的，大男乖的。」老婦人把大男緊緊抱住，臉孔依帖着他的花洋布衫，「隨便那個問你，你說姓孫，你說姓孫……」聲音漸漸悽咽了。

大男的手臂給老婦人抱住，不能取那翡翠簪兒，哇……突然哭起來了。小身軀死命地掙扎，淚水淌得滿臉。

老婦人知道每晚的常課又得開頭，安然而過已成夢想，便故作柔和的聲音來囑他：「大男乖的……不要哭呀……花園圍來看大男了……坐着紅轎子來了……坐着花馬車來了……」

大男照例地不理睬，喉嚨却張得更大了，「哇……媽媽呀……媽媽呀……」

這樣的哭最使老婦人傷心又害怕。傷心的是一聲就如一針，針針刺着自己的心。害怕的是屋牆很單薄，左右鄰舍留心一聽就會起疑念。然而給他醫治却不容易，一句明知無效的「媽媽就會來的」戰兢兢地說了再說，只使大男哭得更響一點，而且張大了水汪汪的眼睛四望，看媽媽從那裏來。

老婦人於是站起來走，把大男橫在自己的臂彎裏；從她那動作的滯鈍以及步履的沈重，又見她確實有點衰老了。她來回地走着，背誦那些又古舊又拙劣的撫慰孩子的語句。屋內的器物彷彿跟着哭聲的震蕩而晃動起來，燈燄似在化得大，化得大——啊，一灘血！她閉了疲勞的眼，不敢再看。耳際雖有孩子撕裂似的哭聲，却同在神怪的空山裏一樣，幽寂得教血都變冷。

搭搭，外面有叩門聲，同時，躺在跨街樓底下的那條癩黃狗汪汪地叫起來。她嚇得一跳，但隨即省悟這聲音極熟，一定是阿弟回來了，便匆遽地走去開門。

門纔開一道縫，外面的人便閃了進來；連忙，輕輕地，回身把門關上，好像提防別的什麼東西也乘勢掩了進來。

「怎樣？」老婦人悄然而焦急地問。她恨不得阿弟挖一顆心給她看，讓她一下子知道他所知道的一切。

阿弟走進屋內，向四下看一周，便一屁股坐下來，張開了口腔喘氣。是四十左右商人模樣的人，眼的四圍刻着纖細的皺紋形成永久的笑意，眼睛頗細，鼻子也不大，額上瀆着汗水發亮，但是他正感着一陣陣寒冷呢。他見大男啼哭，想起袋子裏的幾個荸薺，便摸了出來授給他，「你吃荸薺，不要哭罷。」

大男原也倦了，幾個荸薺又多少有點引誘力，便伸出兩隻小手接受了，一壁抽咽一壁咬着荸薺。這纔讓老婦人仍得坐在桌旁。

「唉！總算看見了。」阿弟摸着額角，頹然，像完全消失了氣力。

「看見了？」老婦人的眼睛張得可怕地大，心頭是一種悲痛而超乎悲痛的麻麻辣辣的沉味。

「纔看見了來。」

老婦人幾乎欲拉了阿弟便引她跑出去看，但恐怖心告訴她不應該這樣鹵莽，只得悵然地「喔！」

「阿姊，你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好人，是不是？其實也不一定，像今天遇見的那個弟兄，他就是「一個好人。」他感服地豎着右手的大拇指。」

「就是你去找他的那一個不是」

「是呀。我找着他，在一家小茶館裏。我好言好語同他說，有這樣這樣兩個人，想來該有數現在，人是完了，求他的恩典，大慈大悲，指點我，去認一認他們的棺木。」他眉頭一皺，原有眼睛四圍的皺紋見得更爲顯著，同時搔頭啞嘴，表示進行並不順利。「他却不大理睬，說別麻煩罷，完了的人也多得，男的，女的，長衫的，短衫的，誰記得清這樣兩個，那樣兩個；況且棺木是不讓去認的。我既然找到了他，那裏肯放手。我又同他說了，告訴他這兩個人怎樣地可憐，是夫妻兩個，女的有年老的娘，他們的孩子天天在外婆手裏啼哭，叫着媽媽，媽媽……請他看老的小的面上發點慈悲心……唉！不用說罷，總之什麼都說了，只少跪下來對他叩頭。」

老婦人聽着，悽然垂下眼光看手中的孩子；孩子朦朧欲睡了，幾個拳著已落在她的袖襟裏。「這一番話却動了他的心。」阿弟帶着矜誇的聲調接續說；永久作笑意的臉上浮現真實的笑，但立刻就收斂了。「這叫人人情，只要是人，同他講情，沒有講不通的。他不像起先這樣講官話了，想了想歎口氣說，『人是有這樣兩個的。誰不是爺娘的心肝骨肉！聽你講得傷心，就給你指點了罷。不過好好兒夫妻兩個，爲什麼不安分過日子，倒去幹那一些勾當！』我說這可不大明白，我們生意人不懂他們念書人的心思，大概是——」

「噓……」老婦人窗口氣，她感覺心胸被壓抑得太緊結了。她同她的阿弟一樣，不懂女兒女婿的心思，但她清楚地知道他們同臉生橫肉聲帶殺氣的那些囚徒決不是一類人。不是一類人爲什麼得到同樣的結果？這是她近來時刻想起致非常苦悶的問題。可是沒有人給她解答。

「他約我六點鐘在某路轉角等他。我自然千多萬謝，那裏敢怠慢，提早就到那裏去等着。六點過一歇，他果真來了，換了平常人的衣服。他引着我向野裏走，一路同我談啊——」

他停住了。他不敢回想；然而那些見聞偏同無賴漢一般擦撥着他，使他不得不同想。他想象果照樣說出來，太傷阿姊的心了，說不定她會昏厥不省人事。——兩個人向野裏走。沒有路。天上也沒有星月，是悶鬱得像要壓到頭頂上來的黑暗。遠處樹同建築物的黑影動也不動，像怪物擺着陣勢。偶或有兩三點螢火飄起又落下，這不是鬼在跳舞，快活得眨眼麼。狗吠聲同汽車的嗚聲遠得幾乎渺茫，似在天末的那邊。却有微細的嘶嘶聲在空中流蕩，那是些纔得到生命的小蟲子。早上還下雨，溼泥地不容易走，又看不見，好幾回險些兒跌倒。那弟兄嘴唇黏着支紙煙，一壁吸煙一壁幽幽地說，「他們兩個都不行，沒有一點氣概，帶出來就索索地抖，像兩隻雞。面色灰了，你看我，我看你，眼淚水直淌，想說話又說不上。你知道，這樣的傢伙我們就怕。我們不怕打仗，擡起鎗來一陣地扳機關，我想你也該會，就怕擡不動鎗。敵人在前面呀，關中的，關不中的，你都不知

道他們面長面短，若說人是搨好在前面，一根頭髮，一根眉毛都看得清楚，要動手，那就怕沒有別的，到底明明白白是一個人呀。更其是那些沒有一點氣概的，眼淚水濺到你手上，抖得你牙齒發軟，那簡直幹不了。那一天，我們那個弟兄，上頭的命令呀，縮了好幾回，纔皺着眉頭，碎地一響開出去。那曉這就差了準兒，中在男的臂膀上。他痛得一陣掙扎。女的呼娘呼兒直叫起來，像個發了狂。老實說，我心裏難受了，回轉頭，不想再看。又是三響，才算結果了，兩個染了滿身紅。那弟兄這樣敘述，聽他的似乎氣都透不來了；兩腿僵僵的提起了不敢放下，彷彿放下就會踏着個骷髏。然而總得要走，只好緊緊跟隨那弟兄的步子，前胸差不多帖着他的背心。

老婦人見阿弟瞪着細眼凝想，同時又搔頭皮，知道有下文，愕然問：「他談些什麼？他看見他們那個的麼？」

他們怎樣「那個」的，這問題，她也想了好幾天好幾夜了，但終於苦悶。鎗，看見過的，兵，警察背在背上，是烏亮亮的一根管子。難道結果女兒女婿的就是這東西麼？她不信。女兒女婿的形象，真個畫都畫得出。那一處地方該吃鎗的呢？她不能想像。血，怎樣從他們身體裏流出來？氣，怎樣消散而終於斷絕？這些都模糊之極，像個朦朧的夢。因此，她有時感覺女兒女婿實在並沒有「那個」，會有一天，搭，搭，叩門聲是他們特別的調子，開進來，是肩並肩活活的可愛的兩個。但只

是這麼感覺而已，而且也有點模糊，像個朦朧的夢。

「他沒有看見。」阿弟連忙閃避。「他說那男的很慷慨，幾件衣服都送了人，他得一條外國褲子，身上穿的就是。」

「那是淡灰色的，去年八月裏做。」老婦人眯着眼睛凝視着燈火說。

「這沒看清，因為天黑，野裏沒有燈。溼泥地真難走，好幾回險些兒滑跌，幸虧是皮底鞋，不然一定溼透。走到一處，他說到了。我仔細地看，十來棵大黑樹立在那邊，樹下一條一條死白的東西就是棺木。」他低下頭來了，微禿的額頂在燈光裏發亮。受了那弟兄「十七號，十八號，你去認一認罷」的指示而向那些棺木走去時的心情，他不敢說也不能說。種種可怕的屍體，皺着眉咬着牙的，裂了肩洞了胸的，鼻子開花的，腿膀成段的，彷彿即將踢開棺木板一齊撞到他身上來。心緒是超過了恐懼而幾乎麻木了。還是那弟兄劃着幾根火柴提醒他「這就是，你看，十七，十八，」他纔迷惘地向小火光所指的白板面看。初起似乎是蠕蠕而動的蛇樣的東西，定睛再看，這纔不動，是墨筆寫的十七，這一邊，十八，兩個外國號碼。「甥女兒，我看你來了，」他默默祝禱，望她不要跟了來，連忙逃回小路。——這些不說罷，他想定了，接續說，「他說棺木都寫着號碼，他記得清楚，十七十八兩號是他們倆。我們逐一認去，認到了，一橫一豎放着，上面外國號碼十七十八我識得。」

「十七，十八！」老婦人忘其所以地喊出來，臉色悽慘，眼眶裏明瑩着僅有的淚。她重行經驗那天晚上那個人幽幽悄悄來通報惡消息時的況味；驚嚇，悲傷，暈眩，寒冷，種種攪和在一起，便她感覺心頭異樣空虛，身體也似飄飄浮浮的，不倚着一點什麼。她知道搭，搭，叩門聲是他們特別的調子，開進來，是肩並肩活活的可愛的兩個，這種事情絕不會有的了。已被收起，號碼十七，十八，這是鐵一樣的真憑實據！一陣忿恨的烈燄在她空虛的心裏直冒起來，淚膜底下的眼珠閃着猛獸似的光芒，「那輩該死的東西！」

阿弟看阿姊這樣，沒精沒采回轉頭，歎着說，「我看棺木還好的，板不算薄。」——分明是句善意的謊話。不知怎麼，同時忽然起了不可遏的疑念，那弟兄不要記錯了號碼罷。再想總不至於，但這疑念仍毒蛇般鑽他的心。

「我告訴你，」老婦人咬着牙說，身體索索地震動。睡着的孩子手臂張動，似乎要醒來，結果翻了個身。老婦人一壁理平孩子的花洋布衫，繼續說，「我不想什麼了，明天死好，立刻死也好。這樣的年紀，這樣的命！」以下轉為鬱抑的低訴。「你姊夫去世那年，你甥女兒還只五歲。把她養大來，像像樣樣成個人，在孤苦的我，不是容易的事啊。她嫁了，女婿是個清秀的人，我歡喜。她生兒子了，是個聰明活潑的孩子，（她右手下意識地撫摩孩子的頭頂）我歡喜。他們倆高高與與當教員，

和和愛愛互相對待，我更歡喜，因為這樣像人樣兒。唉！像人樣兒却成十七、十八！真是突地天坍下來，嚇得我魂都散了。爲了什麼呢？是我的女兒，我的女婿呀，總得讓我知道。却說不必問了。就是你也說不必問，問沒有好處。——怕什麼呢！我是姓張的的丈母，映川的娘，我要到街上去喊，看有誰把我怎樣！」忿恨的火差不多燃燒着她全體，語聲毫無顧忌地哀厲而響亮。她拍着孩子的背又說，「說什麼姓孫，我們大男姓張，姓張啊！我只恨沒有本領處置那輩該死的東西，給年青的女兒女婿報讎！」

阿弟聽呆了，懷着莫可名的恐懼，側耳聽了聽外面有無聲息，勉勉強強地說，「這何必，就說姓孫又有什麼要緊。——喔，我想着了，」他伸手掏衣袋。他記起剛纔在黑暗的途中，那弟兄給他一團摺皺的硬紙，說是那男的託他想法送與親人的，忘了，一直留在外國褲子袋裏。他的手軟軟的不敢便接，如遇怪祕的魔物；又不好不接，便用手心承受了，鬆鬆地捏着，偷竊似地趕忙往衣袋裏一塞。於是，本來惴惴的心又加增老大的不自在。

「他們留着字條呢！」他說着，衣袋裏有銅元觸擊的聲音。

「啊！字條！」老婦人身體一挺，周身的神經都拉得十分緊張。一種熱望（切念的人在叩門，急忙迎出去時懷着的那種熱望）一忽兒完全佔領了她。女兒女婿的聲音笑貌，雖只十天還不

到，似已隔絕了不知幾多年。現在這字條，將訴說他們的一切，解答她的種種疑問，使她與他們心心相通，那自然成了她目前整個的世界。

字條拿出來了，是撕破了的一個聯珠牌捲煙匣子，印有好幾個指印，又有一處焦痕，反面寫着八分潦草的一行鉛筆字。

阿弟疑着細眼湊近煤油燈念這字條。「兒等今死，無所恨，請勿念。」噫！這個話纔叫怪！沒了性命，倒說沒有什麼恨。「懇求善視大男，大男即兒等也。」他們的意思，沒有別的，求你好好看養着大男；說大男就是他們，大男好，就如他們沒有死。只這「無所恨」真是怪，真是怪！他想起那弟兄告訴他的話，同時想起傳聞的「再二十年又是一條好漢」那種英雄氣概。既無所恨，爲什麼要索索地封，淚水直淌呢？若不是他的甥女甥婿，簡直要看不起了。

「拿來我看。」老婦人伸手攫取那字條，定睛直望，像嗜書者想把書盡吞下去那樣地專疑，但她並不識字。

室內十分靜寂；小孩的鼾聲微細到幾乎無聞。

雖然不識字，她看明白這字條了。豈但看明白，並且參透了裏邊的意義，懂得了向來不懂的女兒女婿的心思。就彷彿有一股新的生活力周布全身，心中也覺充實了好些。睜眼四看，熟習的

一些器物同平時一樣，靜處在燈光裏。側耳聽外面，沒有別的，有遠處送來的唱戲聲，和着圓熟的胡琴。

「大男，我的心肝，樓上去睡罷。」她立起來走向樓梯，嘴唇帖着孩子的頭頂，字字按在孩子的胸口，憔悴的眼睛放着母性的熱光，脚步比先前輕快。她已決定勇敢地再擔負一回母親的責任了。

「哇~~~~」孩子給顛醒了，並不張眼，皺着小眉心直叫，「媽媽呀~~~~」

（選自法厥集）

妓女的歸家

葉鼎洛

這是九月二十邊的一天，北方的九月勝比南方的十月，已經很涼很涼的了。吃過晚飯之後，到一個小姑娘那裏去，這小姑娘是一個妓女，一個月之前我認識她的。

自從到北方以來，逛簪子已經成了我的日常的功課，每天到一定的時候，就不得不穿上衣服，戴上帽子上簪子去了。我明明知道這種不好的習慣於我種種方面都有妨害，但要改變過來又不可能。我每每自譬自解說這是一個人，在無聊中應該有的事，但仔細想起來總以為這就是「一般所謂『荒唐』」的行徑，是許多墮落的人的初步；不過退一步想時，又以為我這種毫無用處的人，反正是這樣的人，就是墮落到底也還不過是墮落，所以雖然自己恐慌，而簪子却還仍然逛，并且非但逛簪子，有時還要抽抽鴉片。這一天，也就是這樣自問自答地解說一會，一面走到門外，跳上了洋車。

洋車直向「日本站」——因為那裏日本租界，又有一個大車站，所以當地人取了這名稱——去。這地方在我日常中雖然常常埋怨說是乾枯之味到不得了的，但是當此初冬的暮色中，却也有種動人的情味。高朗的青空之下對着馬路盡頭之處的一簇如火般燒着的紅霞，只覺得

厚呢大氅也抵不住寒涼的空氣，一大羣寒鴉從西飛過來時，更令我想起往時在家中過冬的情景。我便莫明其妙地忽然感到些淒楚而又覺得頗自適，一方面似乎有些連帶關係，又想到那小姑娘身上去。

她只有十五歲，那瘦瘦的形容第一天就合上了我的口味，又很巧，當時我和一個原先姘在一起的二十三歲的女人吵了幾次口，於我近來的安慰上覺得她更其重要了。我摸過她的手心，十分熾熱顯然有了什麼病毒，當時頗爲之惋惜了好幾天，但是後來打聽出來，才知道她還是個「清倌」（妓女之未成人者），至於身體上的熱度則由於一種其他的虛弱的病症，本來面孔上也沒有血色的，我就恍然大快。我又知道她曾經讀過幾年書，也已經能看很淺近的小說，也能夠寫極簡單的信，我便格外推崇她了。

「這是一個十分可惜的女孩子，秀芬你是又可憐又可愛的！」我常常轉着這念頭，坐在洋車上也轉着這念頭。

秀芬的那個院子是很大的北方院子，裏面有四十幾個姑娘，房間排列的猶如大輪船上的房艙一般。我到那裏時已經有五點來鐘。電燈已經放肆地燒着，男女的嘆喘也放肆地喊着，在一聲「五號打帘子」的巨喊之中，我便一抹頭鑽進了秀芬的屋子。

兩個月來我得了不能喝茶喝酒的病，喝開水已經成了習慣。因為淡而無味的白開水終究沒有意思，用白糖調入開水給我喝的事情也成了那一個專門伏侍秀芬的伙計的習慣。我一坐到炕上時，一碟南瓜子的旁邊來了一杯糖水，另外還有一匣日本的「角砂糖」。那伙計是一個彈眼睛，尖嘴吧，雷公似的面孔，他所給我的印象起初先覺得他很忠厚，但後來又看出他有許多兇暴的表情。一個在鑿子裏當伙計的人的兇暴最討人嫌，而且對於姑娘沒有敬意尤其會引起客人的憎恨，所以我爲了他幾乎不想到秀芬那裏去。

後來在別的姑娘處聽到一個有趣的消息，彷彿說他和秀芬有些特別的關係，因此我有一次便特別注意他的面孔，覺得他面孔上的某部分很有些和秀芬類似，我便疑心他是秀芬的親戚，也許是她的娘舅，那末他那不恭敬的地方也就無怪其然，我也無從替秀芬代抱不平了；不過他那敲竹槓的方法，每次把大盆的水菓端上來，這雖然很替我裝場面，而我這個不必要場面的客人對於賞錢却很痛心，終於感到他的討厭。

秀芬正在吃飯，看見我去了立刻一跳一跳地跳進來，依據習慣把面孔朝大鑿子裏再三照了幾遍，使用兩隻又熱又瘦的手來摸我的手。

「我的母親搬到日本站來了，咱們一同上我母親那裏去，我惦記着我的母親呢，咱們現在

就去。」她抬起面孔向我要求說；因為姑娘們不容易出門，要是同客人出門那客人又必須掛一個「條子」，那「條子」之掛是要錢的。

關於秀芬的身世，她早已對我說過了。秀芬是一個孤女，她的母親是個寡婦，本來兩口子單單靠着「搗把」（做兌換的投機事業之稱）度日的。五個月之前蝕去了本錢，就把秀芬送進了鑿子。

那寡婦就獨自一個住在南市場的一個小客棧裏。因為那裏的房租漲價，又因為想和女孩兒接近一點，屢屢想搬到日本站來。這事秀芬早就和我提過好幾次，并且一開頭就說要我和她一同去看她的母親，現在既已搬來，她自然急於要對我說，急於要我和她同去了。

自從我懂得「逛」以來，起初資格較淺，凡是遇到一個妓女總以為她們很是悲苦，每每要發生一些無意味的同情。漸次閱人既多，那無意味的同情心便隨時泯滅，後來受過她們的幾次小小的刺激，就非但沒有同情心，反而覺得她們個個都是十惡不赦得無可救藥了。即如我和那二十三歲的女人姘在一起時，我已經是老於軋姘頭的態度，吵口起來彼此常用市井之間的下流話語互相咒罵，一點也不感到奇怪和可恥的。這種趨勢我自認為被環境征服的結果，自己也不願意去研究這結果的好壞。可是我之對於秀芬，極其奇怪，自從認識她之後便覺得她之能夠

感動我者竟是很多。只要想，一個有病的寡婦——她的母親有殘疾的——和一個孤女組織起來的人家，而這人家異常的窮，因異常的窮便再把這有病的孤女和有病的寡婦離開，而且這離開有病的寡婦的有病的孤女還是在簾子裏面當供人娛樂，受人踐踏的姑娘，這難道還不足令人淚下嗎？所以我每每在秀芬房裏，橫身在木炕之上時，就被不幸的灰暗的命運所引誘，幻想着那些同一樣是上帝之子而被一般上帝之子所不齒人們的悲哀之臉，我就不禁悚然慄然得傷心而且忿恨；一方面，又忽然覺得我的境遇太好了，這無聊的享樂也成了罪過了。這是無論如何是可憐的。然而又有甚麼辦法呢？可憐的人，終要可憐到底，人類根本上就是利己的動物，我雖則這樣可憐秀芬和她的母親，但是又那能在別處節省一點下來去週馳她們呢？世界畢竟是個矛盾錯亂無理的世界，憑着人們的感情去分說誰是可憐誰是幸福難道就是真的道理麼？

「快把衣服穿起來，俺們一起走罷。」秀芬急不容緩催逼我。我聽了她的話，一邊動了一片成全人家好事的心腸，一邊又想去看看她家裏的情景，已經來不及去痛心那一張「條子」的費用，就答應了她。

我們在滿院的姑娘和伙計的注目之中走出院子，那個雷公似的伙計在前面帶路，另外還有一個院子裏的伙計頭兒在後面押隊——這是免不了的壓迫，因為客人和姑娘一起逃走畢

竟於「掌班的」（開鑿子者）有所損失的。

時候已經黃昏了。在滿街蕭寒的燈火光中走過去，不多遠，就到了街稍頭。只見那雷公似的伙計已經變成了一個瘦削的黑影，朝一條更其蕭條的橫街上走進去。等到我們轉灣時，連那瘦削的黑影也不見了。街的右旁，立着兩座高與屋齊的木造的崗亭似的東西。

「在那裏呀？」秀芬在我後面喊起來。同時我聽見自己的皮鞋在不乾淨的街面上寂寞地響，而面前，一列矮牆直送出去而終止於幾株筆立的黑松之下，松後面，一株滲透的紅霞還像舊布條一般飄着。空氣却因而嚴寒了，似乎是江南年底的情調。

「就在這裏！」回答的聲音從左邊發出。模糊中，那雷公似的面孔探出一個極其矮小的門洞外面，裏面黑得很，然而旁邊一個破牕的玻璃上却染着微弱的黃光，顯然裏面已經點火了。

秀芬述說她的家景怎樣怎樣時，我就幻想出一幕窮人家的佈景，把個跛足的婦人孤孤單單放在裏面作為她的母親。我曾經也到過清苦的鄉下人家，那陰濕的地皮，破裂的牆壁，破敗的用具和種種灰暗的傢伙都做了我的幻想的材料，以為我那幻想出來的景象已經很夠貧苦的了。然而大大的不然，我沒有料到人們的想像力竟薄弱到這樣。

雷公似的面孔在模糊中發出灰色的聲音，我就讓秀芬在前面走着，自己跟在她的後面走，

用脚去摸索不知道成什麼形狀的牆沿，跨過不知道成什麼形狀的門檻。知道自己正在鑽一個狹而不深的衙堂，衙堂的兩邊，當我走過時却發出一種脆薄響。

「媽呀！」秀芬在黑暗中發出快樂而又淒涼的一喊，似乎正和我一樣，因為不知道從那裏進去而慌張。

「誰？——來了嗎？」只聽得同樣快樂而淒涼的一個聲音悶在牆壁的裏邊，同時，牆壁中間的一塊忽然朝一旁縮進去，彷彿裂開一個大洞似的，微弱黃光就從洞中射出，而我們就走到那黃光的範圍中去了。

「這是×老爺！」雷公似的面孔也伸到那微弱黃光中，把我介紹給裏面的人。

當時我的感覺竟是木然而且漠然，面前已經沒有再進一步的餘地，只覺得我直立了一個奇異的，窄小的地方，我的眼睛模糊，因為那不大遇見的微弱的黃光實在不足以使我去認清楚一些東西，而那些東西又幾乎都埋藏在一種奇異的烟霧之中。

「阿呀！沒有地方好坐喂！」別一個聲音在我的耳邊响着。確實沒有地方好坐，仍然直立在原地方，我的眼睛漸漸可以看出些什麼東西來了。

真是一個不可到的地方，但是要我承認她為一個「地方」却是很難的，并且假使要我來

住這種地方也是無論如何不願意的。一共就只一間約有六尺見方的屋子，一個碩大的土炕膨脹在中間，勉強讓出沿門一帶的一尺寬的地皮，這一尺寬的那一端，和土炕相連還有一副土竈。當其時，我和秀芬立在那被土炕和土竈讓出來的一點兒不甚平伏的地皮上，一個婦人正爲我的騷擾而在土炕上爬動，剛才那客氣話就是她說的。雷公似的面孔呢，仍然伸在裏屋與外屋之間，因爲裏面再不能容納他的身體了。

我走進這奇異的屋子來似乎成了一件大事，一時那空氣就驟形慌張而擾亂，我自己也不知道開頭那一個極短的時間是在何種情形中經過的，直到秀芬用手指着那土炕邊緣對我頑皮地說「坐下」我才一聲不響的到炕上去。我取下帽子，放到近處一大堆破東西上面去，就看出那一堆東西原來是許多破爛衣服和破爛箱子，彷彿是個垃圾堆。我的頭又觸着一件冷冰冰的東西，才知道還有一片舊毯從一條橫貫屋中的鉛絲上垂下，正好比特爲做那土炕的幕表，猶如舞台上的幕布一樣，這一定用來略禦寒氣的，然而上面却有一個地圖似的窿窟，邊緣枯黃，是被火燒成功的。

「到坑上來坐罷，坐在那裏是挺冷的。」炕上的婦人連忙很不安地說，聲音急促得像號叫一般，一定要讓我上炕坐。然而因爲我終究沒有上炕，就連忙從那垃圾堆上扯過一條薄棉被，蓋

在炕邊上。秀芬是早已爬到炕上去了。那雷公似的面孔才可以進來，伸出一隻手，把炕上的一把瓦壺擎出去沏水。

我天天出入於簾子之門，無非是以錢買笑的勾當，「情分」兩個字已經被我忘記在男女之間存在了；現在爲了一點好奇之心和玉成人家的區區志願，竟受到這種親戚般的客套，很感到一些不安。從走進那屋起，到坐下土炕取下帽子止，很想尋出一兩句關於探訪一類的溫和話；然而，在那模糊的空氣的壓迫之下，我的腦筋也有些模糊而變爲呆鈍，並且不知道由於什麼緣故，那微弱的燈光照到之處，更有一種濃厚的陰沉沉的寒氣，比外面格外利害。我的鼻管便忽然傷風般地塞着，喉間也有些發起燥來。想稍爲安她們的心起見，只得把姿勢略爲改動，假裝舒服將身橫下。其時，進屋的時間較爲長久了，那微弱的黃光就較爲明亮了一些，使我的眼睛再去明白地分辨週遭的一切。

首先更其認清楚的是那發出微弱的黃光的一件小東西，那是一枝筆管粗細的白臘燭，粘在一面鋪在炕上的洋鐵鏡子反面。她的光向左右，後面射去，照出三面沾有各色污穢而形成各色奇怪花樣的牆壁，那一陣如煙如霧的東西原來就是這牆壁和燭光混合起來的。燭光射到前面去，照出另外一面用報紙糊在高梁桿子上而成的牆壁，一扇日本式的紙門嵌在半邊，讓出我

們剛才進來的一個大窟窿。報紙早已冰裂而正在處處跳動，高粱桿子蕭然排列在裏頭。於是我們恍然大悟，知道剛才進來時那牆壁之所以有聲音，又所以會分裂開來的道理了。更有一大塊黑氣蓋在這奇怪牆壁的上半部，是那垂着的毯毯的影子。牆壁左腳下，正是那一座土竈，土竈沒有鍋子，大張着口似乎很飢餓，這不幸的燒飯傢伙怕多日沒有受到火的薰染了。我把這一切約略看完，格外不佩服自己的想象力，我再沒有想到這樣一切才是我幻想中的一切，這一切才是一倘帶有殘疾的寡婦存身之處。

這樣的存身之處還是用六塊金票（日洋）租來的，租這存身之處的六圓金票和一切生活費還是靠一個女孩子在簞子裏掙來的，而這在簞子裏掙錢的女孩子還是個有病的女孩子。假使我從小就住在這屋子裏，沒有出過紙門一步，我一定不會知道外面有這樣一個世界，至多祇能從那灰暗的破牕中望見外面的一片天色和裏面的空氣有些不同，然而那一抹輕淡的天空，也是悠悠自得地無關心的。

當我這樣用足力量去研究一切的東西時，秀芬早已和她的母親在談話了。她們正靠近那蠟燭的微光，微弱的燭光就照出兩個淡黃的面孔，由兩個淡黃面孔的嘴吧中吐出淡白的蒸氣，使那微弱的燭光有些搖動。並沒有特別的表情，正和一般母女談話一樣，毫無悲哀的聲調，不過

充滿着慈愛與溫和，然而我的心裏却忽然淒切，彷彿那寡婦就是我的母親，而秀芬却又是我的妹子，這間屋子也就是我的屋子，那一切就是我的產業，我覺得那一切都異常之寶貴而且可愛，寶貴而可愛得以至於感到深刻的甜蜜和悲涼。

「你就這樣過冬天嗎？」心裏很淒切，不知道一種甚麼力量逼着我，這樣朝那寡婦問。我特別注意到那寡婦了，那寡婦有三十幾歲，並不顯得衰弱，但面孔上的肥肉充滿了虛黃的腫脹。她是一種滿洲人的裝束，頭髮總結在顛頂，黑色絨馬褂箍緊她的上身，兩條腿盤坐在炕上，像和尚的打坐。

「這那能行，將來是非燒爐子不行的，可是，沒有煤，也還可以對付吧。」她這樣不敢肯定地回答我，虛黃的面孔從秀芬方面移向我這邊，這才看出她的眼中充滿着悲哀。「請到炕上來坐罷，那是挺冷的。」因為我這一問又引起了她對於我的注意，重新連忙很不安說。她的上身向前動，似乎想來扶我。

「不，我一點也不覺得冷，這樣坐滿不差。」我也連忙說。然而我實在不覺到暖和，那陰寒之氣彷彿正沿着我的小腿蜿蜒而上。

「你說他冷呢，你看他把冬天的衣服全穿上了。」秀芬指着我对母親說，「喏喏，這麼厚的

駱駝絨。」把我的大氅翻過來，朝着那燭光。

「敦情是呀，裏面還穿着洋緬衣服呢！」寡婦忽然舉起蠟燭，來照我前胸的坎肩兒，悲哀的眼中彷彿放出一絲燦爛的光，輕輕吁了一口氣。這一口氣吁得我有點不安，我的幻想便又開始。我想，假使同時兩個沒有衣服穿的苦人，一齊在寒冬深雪的曠野中赤條條地走路，一定一個人也不至於凍死。但是假使一個人有衣服可穿時，結果那沒有衣服可穿的人一定要凍死的。這就是幸與不幸的分別，毫沒有方法可以挽回的。這怪思想不知從何而來，但我只覺得胸間很悶氣，悶氣到難於呼吸，重新沉默着。

這時候那雷公似的面孔把一瓦壺開水送到炕上來，另外一隻手又送上一包榛子。

「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好喫，這是榛子……」他在我的後腦邊說，已經不像罌子裏的伙計，却像我的親戚了。

「哈！那是煞玩意兒！」秀芬忽然高興地喊起來，用手指着那炕與牆成角處的一小團黑東西。

「那是梨兒，」寡婦連忙說，「剛才破不開錢才買的。喫梨嗎？就是有點兒壞了。」她拾起那黑東西來供在我面前，害羞似地說，果然是個梨子。

「我不喫涼東西。」我說。忽然有了一個奇怪的感觸，我覺到和那寡婦似曾相識，很明白，她的鼻梁和眼正與那雷公似的面孔相同，我從前的推測便證明了一半，那伙計是秀芬的娘舅。

我也有過娘舅，我想起我的娘舅了。我的娘舅是個肥胖的土紳，死了之後同族的人爲着他的家產鬧過一場官司的。然而秀芬的娘舅不像娘舅，他是個雷公似的面孔，在簷子裏伏侍外甥女的。

「我要喫，我要喫。」秀芬發出天真的笑聲，伸出兩隻手，但那兩隻手彷彿有三十幾歲了，因爲指節長而瘦，手掌薄而黃。

「別鬧罷，你給我少喫一點涼的東西，那不是好玩意。」寡婦的面孔重新由我這一邊轉向秀芬方面去，煩惱而又教訓地說，鼻的兩旁突然有了兩條悲切的紋路，燭光把她的鼻子的影子映在她的左頰上，像一個臃腫的模型。「你在那院兒裏什麼都要自己當心呀，咱們就靠你一個人，身體頂要保重！」她叮嚀着說，於是她們談到院子裏的一切了。

我重新沉默了，只能去聽她們的聲音，去省她們的動作，不過那聲音彷彿很遠，動作也似乎在夢中。

「啊！這小孩子，你冷吧，這一點兒衣服。」寡婦伸出和秀芬同樣的手，去摸秀芬的袖子。

「不，那院兒裏挺暖和，我還穿不住這些衣服呢。」秀芬說。

「敢情是……」寡婦疑惑地說，眼睛便又望着我，「不行，你看人家的衣服。」她忽然思想着，「要不然，把我這件絨馬褂墊在裏面穿。」她立刻要解開那黑絨馬褂的鈕子。

「不要不要，你真是……」秀芬連忙止住她。用譏笑的眼睛望着那哀慈的面孔。

「那末你這鞋子呢，你一雙鞋子穿多少日子？」寡婦的眼睛重注意到女兒的鞋尖，那鞋尖上有一個小破洞。

「一個月一雙，還有一個月穿兩雙的人呢。」秀芬豪爽地說。用手拍着腳。

「哪你可要節省一點，咱們掙那幾個錢還掙不出鞋子的錢來哩！」寡婦突然睜大了眼睛，但眉心却蹙起來，似乎極憂愁。

「明兒我也買你那皮鞋，你一年才穿一雙皮鞋吧，那是挺結實的。」秀芬朝我撒嬌般說，就用眼睛來尋我的腳。寡婦的眼光也想來尋我的腳，但是我的腳放在陰寒的地板上，冷冰冰的套在皮鞋裏。

「嗎？……」我突然驚醒，却不曉得用什麼話去對她說，只好再動一動身體，表示並不是不

「呸！你穿那幹絲，那才貴呢！寡婦不屑來看我的皮鞋了，嚴厲地說。」

「哈哈，你那末着急……」秀芬似乎笑她母親的着急，小嘴張着像金魚，露出一排小牙齒。

「錢來得不易呀！」寡婦說。

但是秀芬不聽她，另外在思想，「噫，這一點兒錢你替我存着罷，媽！」一隻手插到小衫的口袋裏去，掏出幾張小紙票來。

「那給我花掉了，你可別着急，我是要花掉的，我最怕你來和我吵鬧。」寡婦伸出一雙手，要接那紙票，却又警告般說。同時，她的袍子向一邊拂去，露出她的破棉褲，她趕緊收回手，扯那袍子去遮蓋那些漏出的棉花，那棉花彷彿像豬油。

「唔，我自己放着罷。」秀芬扭一扭頭，把紙票重新收到小口袋裏去。

「喝！這小子……」我覺得需要這樣說，便這樣說起來。但是寡婦却不和我表同情，她反而露出慈祥的一笑，幸運般地嘆口氣說：「你看她是多利害呀！」就用手去摸女兒的臉。「好孩子，上天保佑你罷！」再和愛地對女兒說，然而最後的一句，我聽出她的哀音來了。

我仍然沉默在幻想裏，這時候我的幻想異常的碌亂，並未形成何種境地或一個整塊的思
想，只覺得空氣還是那般冷，鼻子還是那般傷風地塞着，外套的鈕扣正解開，似乎有一隻冰涼的

手在摸我的胸膛。微黃的燭火依然照着那爲我看見的一切，三個人的影子各據一方爬在灰暗的牆壁上。牆外面，天色已經昏黑。昏黑之中另外有人在談話，是那雷公似的面孔和簪子裏的頭兒。

再這樣繼續了一些時間，已經到了差不多的時候，也不知道誰先說了一句話，探訪似乎就因此告終。秀芬爬下土炕來。我却早已直立在那陰濕的地皮上，用手去取那放在一堆破東西上的帽子。屋中重新慌張而擾亂，寡婦在土炕上爬動。

「去了嗎？那末急？」她用手撐着上半身，再用上半身拖着下半身，一直拖到炕邊，很急促。

我已經在鑽過那紙牆壁的大窟窿了，把帽子拿在手裏想行一個禮，重新去注意那被微黃的燭火所照出來的如煙如霧般的一切，這一切似乎我自己的那寡婦，已把下半個身體垂在炕邊上，微黃的燭火在她後面惴惴地搖動，她的影子很大，也在牆上惴惴地搖動。

「明兒來啊！我不能夠送你們。」寡婦兩隻手支在土炕上，腦袋向前伸出，似乎要跟我們出來，但是只好這樣說。

我退到大窟窿的外面了，又到了那黑暗的衙堂裏，急於要戴上帽子，急於想出去，然而心裏却又戀戀不肯捨，望着那被微黃的燭火所能照出來的一切，很悲切，又很覺得甜蜜，那一切似乎

是我自己的，寡婦似乎是我的母親，秀芬似乎是我的妹妹，這次探訪似乎是我歸家。

然而我已經完全是立在黑暗的衙堂裏了，我已經戴上帽子了。「請不要客氣，我是隨隨便便的。」我這樣說，似乎行了一個禮。

探訪告終了。經過那兩個高興室齊的木造的崗亭似的東西，從橫街上穿到大街上去。仍然是雷公似的在前面帶路，窰子裏的頭兒在後面押隊，我和秀芬在中間穿過蕭寒的滿街的燈火。滿街的燈較前更燦爛，但是較前更蕭寒，忽然一陣燒臘的香味從冷空氣中熱過來，聽得一片豁拳的聲音在一家酒館裏。

(適育自編)

曇花庵的春風

葉靈鳳

自黃鶴樓頭沿江東下，在揚子江的航線將完時，有一處商埠，因江心有座小山和岸邊矗立着一支崔巍的寶塔，常會引起旅客們特別注意的，便是C地了。C地距繁華冠全國S埠祇有一夜的路程，地勢一面臨江，三面環山，亘亘的青山，一眼望去幾十里起伏不絕，實是江南唯一的大觀，曇花庵便建在這東郊一坐小山的腰部。庵左一帶修竹，後面漫漫的盡是松林，鵝黃色的短牆，掩映蒼松翠竹之間，在這風光明媚的三月天氣，遊春的士女，祇要一出東門，遠遠地便可望見了。

這一天清曉，曇花庵的老尼慧淨一早起來，看看階下的烏糞也沒有除，堂前案上的香灰依然，油燈也沒有點，知道徒弟月諦今天又偷懶沒有起來了，便急忙轉到堂後小房中去。月諦近來真古怪，做功課時常是瞌睡，早上也偷懶不起來，下午總是倚了後門望着山下呆想，一點沒有以前那樣勤快了。

曇花庵的房屋很少，走進庵門是一座生了四株梧桐樹的大庭院，正面三間平房，左邊是老

尼的方丈，中部是佛堂，右邊是預備施主們做齋的客室。佛堂屏門後面，有二間小房，一間是租給了一個在山下布廠裏織布的女工，一間就是月諦的臥室。從月諦臥室牀後小窗望出去，可以看見後面短垣圍繞了一座菜圃，角上有一間茅屋，是庵裏僱來的菜傭陳四住的，老尼走進了月諦的臥室，將一頂舊藍花布的帳門掀開，見月諦正兩手蒙住頭，背朝裏面睡着，便用力將她搖了幾搖，月諦才悠悠地驚醒，翻過臉來見是師父，嚇的連忙坐起。面色羞得緋紅。老尼帶了似噴似勸的聲氣責道：

「出家人要六根清淨，一點不受外緣的影響，寒冬酷熱固然要不辭勞瘁，像這樣三春花暖的天氣，更應格外破曉就起來做功課，怎可這般貪戀牀席！」

「師父，弟子一時大意以致起遲，下次再不敢了。」

月諦心裏亂跳，一面站起一面這樣自答了一句，老尼見她已起來，也就無言，捏着念珠，慢慢踱回堂前去了。

老尼走後，月諦失了魂似的靠在牆上發怔，適才夢中的事情她記起來了——

——奉師父的命下山到城裏去募月米，因在街上看張公館娶親的喜轎耗時太多了，出城時天已傍晚，在快走近山腳時，對面路上來了幾個惡少，她看見他們遠遠地指着她交頭接耳，知

道已是不懷好意，嚇的低頭走在一旁，那知他們竟緊逼了上來，有的說她這樣遲才回來，定是在城裏什麼廟中去會和尚；有的說尼庵的佛龕下總會藏着男人，他上次親眼看見；有的更問她在溝樣貓叫魚跳的春天，晚上可想……她嚇得紅了臉不敢開口，急從旁邊跑去，那知他們竟追上來，當中有一個竟趕上從後面將她緊緊抱住，幸虧這時路上又有人走來，他們才撒手任她跑了，她不敢再從大路回去，即忙沿了田埂想轉上山坡，那知才走了幾步，在一座高墳後面，突然看見一隻小脚，兩個人正在……

她想到這裏，兩頰羞得緋紅，昨天晚上因聽見兩隻野貓在瓦上追逐的鳴聲和窗外那吹進的一陣花香所引起她的那苦悶，又來纏繞着她，她不敢再多想，怕遲了又要遭師父見責，祇得懶懶地走了出去。寂靜的小庵裏，春神也似乎並不吝嗇她的蹤跡，不肯光臨，庭前草色油然，梧桐樹也抽了嫩綠的新芽。月諦掃過了地，便抱了觀音案前的花瓶，到後園去汲水折花。小園裏給朝陽照了一早晨的自地上所蒸發出來的土氣，和着花香，在她一啓門時，嗅着了便有點朦朧。她從井裏吸了養花的水，又折了兩枝初放的碧桃，便在畦旁看菜花上嗡嗡的蜂蝶。站久了，太陽的熱力貫徹了她的全身，她看看茅屋上吹起嫋嫋的炊烟，覺得自己也像有點飄渺無主起來。她感着自己有點虛空，需要一種緊迫的壓力，她便將懷中的花瓶緊緊貼住自己的臉上，炎熱的面部受了

這膩滑清冷的腹貼，才微微感到一種快感。

這一天一個早上，她比以前更覺軟綿無力，像遺失了什麼緊要的東西似的，祇覺自己腦中
突然無力作主，心跳得格外厲害。翻開了淨土法門，他偷眼看着師父不在旁邊，竟將盤木魚的小
槌也舉起靠住兩頰用力地摩擦。

二

月諦的來歷，據山下人說是一個少女的私生。一降下地時，她那不知名的生母大約不忍將
她置死，便偷偷地將她拋在路側，恰好這曇花庵的老尼走過山下時，聞着啼聲看見了，倒底出家
人心軟，不忍閉目不睹，便將她抱起寄養在山下一家農夫家裏，一直到七歲時，才將她領上山來。
這段故事，大概山下的人都知道，幸虧慧淨那時已有五十多歲，不然，還要惹起他人的一些閒言
哩！月諦上了山後，老尼祇使她做些雜事，或伴着化緣，一直到十三歲那年，才教她誦經，現在已經
十七歲了。私生兒大約因了父母當時猛烈的熱情的遺傳，常常多是早熟早慧，月諦當然也逃不
了天然的勢力；她十四五歲時下山看見許多婦女抱了嬰孩或是同着男人談笑，對於自己這樣
清冷的生涯早已起了疑問，但是孤寂的庵中，每日除了老尼脫脫的木魚聲外，甚麼新見聞也聽

受不到，老尼除了誦經之外，固不敢她甚麼，她自然也不敢多問，所以她每日祇是謎一樣的過去，一直到去歲那布廠裏的女工金娘遷了來時，她才從她的口中知道了一些世事和人事。金娘本是偕着丈夫住在山下，一同在布廠裏做工，去歲因丈夫死了，嫌一人獨居在山下房租太貴，才找到了曇花庵裏來。老尼因為貪圖一塊大洋一月的額外收入，且房子空着亦是無用，所以就允許了她。金娘遷來了後，月諦起先因為沒有同陌生人居慣，所以對她很冷淡，後來漸漸覺得金娘的言語舉動都比老尼可親，也就同她親熱起來。無事時總是偷到她房裏去閒談，金娘也不時和她談起一些她所未知的事。

一天晚上金娘在房裏晚飯，月諦跑了進來，金娘指着桌上的一枚紅蛋，帶着戲弄的口氣向月諦道，

「月姑娘，這個蛋請你吃了罷。」

月諦搖了搖頭坐下，沉默了一會，又突然問道：

「蛋染紅了還可吃麼？」

「蛋染紅了怎不可吃？」金娘笑了起來。

「爲什麼要染紅呢？」

「生了兒子自然要染紅蛋」

「怎麼會生……」月諦帶了一種疑惑的神氣追問。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當真出家人連這些事也不曉得！」金娘斜了頭笑得兩隻小眼都閉起來了。

「那個是出家人！又沒有人告訴我，我怎會懂得？師父怪是可怕的好，金娘，請你告訴了我罷！」

月諦將聲音放低了，帶了一種央求的神氣，扯住金娘的袖管。

人的希望不能達到時，僅在口頭講出，也同樣可以得到一種快感，可惡的金娘，大約因獨居久了種種方面自感到不滿，現在經了月諦這樣的央求，樂得借此發洩自己的悶塞，便完完本本將月諦心中所帶着問號的事情，一一向她解剖，並且還連帶着告訴了許多別樣的話兒。自從這一晚後，月諦如同破繭出來的飛蛾般，做醒了一場大夢，才得重見天日。她以前看見兩隻蝴蝶在天空飛逐，總不明白牠們的原故，現在她恍然大悟了。尤其在下山時看見男人，總覺有點異樣的感覺。晚上二人在房裏，她總偷偷地從牆上刮下一些白雲試塗在手上，想嘗嘗那粉脂的滋味。月諦現在是明白了。

鄉下人的戀愛是很浪漫而隨便的，月諦一人傍晚倚了園門，向山下作遐想時，在長草叢中或大樹背後，總會常常看見金娘所告訴她的一件事。這種關於夢中的理想的强有力的實證，在她的腦上留了極深刻的印象，使她看見男人時總覺能格外引起她的注意。她現在漸漸覺得自己的意識中有種不敢說出的要求潛在，她想起了兩頰總要泛紅。她覺得想起了男人心中能生快感，但有時又有點懼怕，這種矛盾，常常使她在夜裏搆成很古怪的夢境。

她常常歡喜到金娘的房中去，這當然是老尼不願見的事。老尼近來已對金娘生了嫌惡。她是歷盡滄桑的人，她有時看見金娘放工回來後又換上衣服梳了頭重行出去，一直要到第二天清晨才眼上蒙了紅絲蓬着頭跑回來，總是要私下嘆道：「善哉，這那裏是孀居！」

但是近來月諦智慧方面的發達已與她身體方面的發達到了同樣程度。這天老尼見她又從金娘房裏出來，便沉了臉責道：

「月諦！出家人以清淨修養爲本，非至不得已時，不應常常與外界人談笑！」

「師父原諒。我今天是看金娘又買了魚回來，所以特地跑去拿六道輪迴之說勸她的，告訴她一切衆生俱是父母。」

老尼無言，月諦的心中暗暗奏着凱歌了！

誘惑是司春之神的唯一絕技，她把雀兒逗開了歌喉，花兒逗出了蓓蕾，又將溪水引起微笑，枝頭引出新芽，現在更轉向人的方面來了。月誦自春風沿了十里長山吹進曇花庵以後，她的心中更加飄渺起來。她有時覺得自己很是明白，但有時又覺得模糊，她感着自己心中有種欠缺，但是她不知自己的要求究竟是什麼，不過漸漸有點自己對於自己的行動和意識不能作主起來。一點小的事情，都能使她驚動。尤其是夜間熄了燈，靠在牀後的窗口，望着園中蒙了紗似的月光，或嗅着夜風送過來的花香，和在牀上聽見一兩聲屋後松林中棲鳥的幽鳴，都能使她整夜的不能成睡。在這樣的輾轉中，她常是把金娘所告訴她的話反覆地來猜證，搜遍了她單純的腦經，來作暢意的遐想。近來她的夢作得更多了。

這一天她因夜裏又睡得很遲，所以早晨竟未能按時起來，給老尼將她從夢中喚醒了後，她昏昏地將一個早上混過，但是心裏却不安定得厲害。近來天氣漸漸暖了，她覺得體中像有熱力膨脹着，有一種被繩索捆緊了的苦悶！

下午老尼收拾了一個包袱，重換了一領布袍，預備出去；臨行時囑咐月誦道：

「月誦，我到城裏有事，今晚或不回來，你好好地在庵裏留心香火，傍晚無事，可到後園去監視陳四種菜，不要偷懶！」

月誦近來確是很懶。不但老尼不在面前時她不肯念經，她並且對於念經起了厭惡。她自己常常這樣想——是那個送我到这裏來修行。修行有什麼用？修成了像釋迦那樣的道行，也不過贏得孤獨一身，坐在庵裏受冷清！

她看見老尼走了，心裏不禁暗暗歡喜，她知道自己又可任隨自己的意見行動一刻了。

春日午後的空氣，確使人能疲憊。老尼走後，月誦悄悄捲起經卷，走向小房，不覺倒在牀上。四週靜謐，日光映得房裏雪亮，她像方做過了一件不可告人的事似的，忽覺在這寂靜中，似乎四週都有眼睛偵視她。她屈身閉上雙眼，祇覺面部發炎，血液循環率加快，她用兩手掩住胸部，胸部皮膚表層裏似有無數小爬蟲在搔動着想鑽出。她發了狂似的抱着被在牀上反覆地亂滾。這時無論何人，祇要真若有人走進月誦的房裏，她看見定會對於自己的行動羞得滿臉緋紅或哭出。她不知自己究要怎樣，她祇覺自己無力制止自己不做這樣做。

到神經激奮的高潮過汎後，起了副作用時，她才覺到困憊。好在老尼既不在庵中，她也樂得睡了。在這次睡中，月誦又作了一個一般少女在春夜所常作的夢。她近來夢中所見的景像，差不

多都是她在清醒時所希望着而又不敢常想，想起了總要臉紅的專！

睡醒後日已西斜，老尼還未回來，她昏昏地走到前堂，案上的油燈還燃着，祇是爐中的香已燼了。她燃上了一支香後，想起老尼囑咐的話，便慢慢地走向後園來。

後園地上還留着一角殘陽，祇有陳四一人，在蹲着種菜。

陳四是一個二十五六歲的本地鄉人，兩眼深陷，一臉狡獪氣。老尼去歲因庵裏無人種菜，而且庵裏有個男人，有事時也可仗持些，所以才特地招了他來。陳四初時倒很盡職，後來竟漸漸改變起來，常常不澆菜鋤地，一人跑下山去，有時更背着老尼暗暗地偷些菜送給山下一個女人。所以近來老尼對他很留意，常常自己或命月誦去監視他工作，大約清明節後，他與曇花庵的關係便要斷絕了。

陳四看見月誦走來，仰面笑道：

「月姑娘，今天師父出去，你又偷懶不念經出來玩了！」

「出來玩？師父特地命我來看你的呢！」

月誦帶了一種復仇的神氣說。她到底有點天真，並想不到這句話是不應該說的。

「老師父真好笑！看我做什麼？我又不是什麼女人，難道怕我隨了漢子溜去麼？倒煩你作了

一個巡邏」

陳四有意調侃月誦，

「不是這樣，你不要多心，師父不過叫我看你菜種得怎樣罷了。」

月誦近來的腦經太靈敏，她聽了陳四的話，口中雖這樣回答，心中却止不住在想——呵……

……女人……漢子……

她立刻想起夢中許多的事，她怕陳四看見她羞紅的臉，便慢慢移到牆邊去看山。

這樣綿延的大山，頂上蒙着夕照，山下村舍叢樹中飄上幾縷淡白的炊煙，看了確能使人神往！

在她出神時，山下對面小路上現出了一個人影，因距離太遠，辨不清面目待走近了，月誦才認得是金娘。金娘放工回來了。

金娘進來，看見月誦在園裏。

「月姑娘你一人又跑到園裏來了！」

月誦尚未回答，金娘無意回首又看見陳四，立時改變了聲音：

「哼！你也在這裏——陳四，小心點，你不要想……」

「呵！你不要冤枉人。太陽沒有落山，頭上還有青天哩！」

月諦不大明白他們講的什麼，依舊在那裏看山。

金娘走了進去，又走出來，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忽向陳四說道：

「陳四，我今天在山下看見了一件好事！」

「什麼好事？」月諦的好奇心驅使她插了一句嘴。

「總不外又是你們廠裏的女工和管工的老玩意兒！」陳四鄙夷地說。

「你們都未猜到，這真是件開眼界的事！我今天放工走過西村趙家門前時，看見裏面許多人圍成一團，像是瞧戲似的，我也挨了進去，呵！陳四，你猜是什麼？原來是趙家的小媳婦和一個佃工有了來往，被人捉住了，赤條條地捆在那裏！」

「哈……」

「……………」月諦心跳得厲害。

「聽說她們預備就是這樣把這一對拾進城去。我想其實這又何必在這樣的世道，這樣的天气，什麼人私下沒有點玩意兒。何況他們更是年紀青青的青少年！」

月諦心裏很佩服金娘見解的透澈，但是同時却感着地面像有點浮動了。

「這也不錯，休說年青人，就是有些大家婦女和出家人也暗裏會……」陳四這幾句話是有爲而發。

「呵呵！罪過罪過！你休這樣胡說。這幸虧是月姑娘在這裏，好說話，假若換了老師父，怕不又要趕你出去！」

金娘帶笑說了陳四，陳四無言。她又轉過來向着月諦：

「月姑娘你莫多心，你看陳四這樣胡說，回來告訴師父好好地痛懲他一番，」說後小眼隨即向陳四一飄。

月諦正尖着兩耳聽得出神，被金娘這樣一講，倒反不好意思起來，羞得滿臉緋紅，再也站不住了，掉身往裏便跑。

「這又要緊什麼，你以爲出家人都是好的麼？哼！我上次會親眼看見一個尼姑……」
月諦一面跑，一面耳中還聽見這樣的話，這是陳四的聲音。

四

這一晚，月諦似乎覺得格外苦悶，燈熄了好久，依然不能成睡。看看窗外天空的一鈎蛾月，似

已到了午夜，庵裏沒有時計，不知究竟是什麼時候。老尼依然沒有回來，今夜大約是因事不得歸了。月諦今夜像是困了老尼不在庵裏，微微覺到一種恐怖；人靜後庵裏空氣的靜謐，使她在牀上連咳嗽也不敢高聲。她屏息閉目不動，想使腦經安靜了可以入睡，但是愈是這樣用心，神經的興奮與腦經的靈敏好像反格外加倍。在黑暗中她簡直看見有一幕幕的圖畫，這種幻像，正是她心中苦悶的根源，她看了不覺有一種自己已被暴露了的難堪。她望望窗外，窗外射進的一道月光，映在牀上的一幅破棉絮上，恰像一個蟄伏的人影，她心裏更格外不安。現在假若真有一個人來伴着她，她當然不致如此了。

月諦雖是個無知的少女，到底她是曾經在庵裏度過幾年經卷的生活的。到此春情幾使她不能自止的時候，她的理智便跑出來制止她，她想起師父曾經對她講過的話了：

——一切諸欲，俱是煩惱，呵，煩惱！現在這種情形，大約就是所謂煩惱了！出家原是以求煩惱的解脫，但是現在怎這樣無效呢？好好地安靜生活，那會想起這些事來！這是我的作孽自受，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必然誘惑？祇怕都不是吧！祇怕都是這天氣的作祟吧！

躲在黑暗中的魔鬼，此時猶然冷笑了！一件事情愈是恐有意避開不想，牠之相纏愈會緊逼。月諦聯想起天氣，她立時就聯想到白天裏金娘的話——在這樣的天氣中，什麼人私下沒有點玩

意見，何況他們更是年紀輕輕的少年人！

她知道此時在茫茫中正有許多同她同病，她立時不再譴責自己了。一種對於自己行動的寬恕和對於他人行動的同情心，輕輕在她的意識裏浮起。

她感着口中乾得厲害，像夏日在爐火旁的焦灼，她輕輕地從牀上撐起，想去找點水喝；這種行動並不是犯什麼罪，但是她却同要去犯什麼罪一樣，不由自主地戰慄了。在黑暗中摸着了桌上的茶具，但是茶具却是空的。她失望地回睡到牀上，一種絕望的難堪，使她口中加倍的渴，她心中燒得更厲害。將小指放入口中用力的噙住，但是依然不能滅殺這種痛苦，她祇得又起來倚了牀後的小窗。

這一方離地不到四尺的小窗，以兩扇木板代了窗櫺，是月諦近來煩悶時唯一的療治地。她煩悶時倚了小窗，窗外的景色，能使她將心中的苦難漸漸忘去，不過這種舉動常常會受老尼的干涉，老尼晚上祇要聽見有一點聲響，她都要起來看的，所以平時月諦總要待老尼入睡熟了，方敢輕手輕腳的起來。

今夜老尼不在庵中，這雖能使月諦因靜寂而微微恐怖，然老尼惹人厭的，掃興的舉動却可受不到了，她大了膽起來倚在窗口，想借此可以使自己的興奮減輕，但是却不然，仲春三月之夜，

空氣中流蕩着花香，天空斜懸着蛾月，夜風飄來，薄薄帶點寒意，這種滋味，反能使一個情竇初開的少女益流于顛狂！月詭依了窗欄，縱目四顧，園裏月光的一切，都模糊不清，反使她分外不快。她用了一種挑愛和鄙夷的態度，定睛將一切一件件地察看；窗腳下的苧麻，遠過去的菜花，楊柳，幾株矮壯的胡桑，在平日很能給她興趣的，此時一點也不能引她留意。她再看過去，看見日間陳四新種下的一畦菜秧，都偃伏在地上，不覺又想到日間金娘所講的話，緊張的心弦，更恍然一震！

無意中她看見了陳四的茅屋。陳四的茅屋罩在月光下寂然不動，恰似一個待隙而誘人墮落的魔鬼！

一個意外的想念，突然浮上月詭的心頭，她被誘惑了！

——陳四……四……一……人，我不如到……

才想了一半，她便將臉埋在手裏不動，這是理性想出來作最後的援救，但是已不可能了！

她悟着師父不在庵中，胆子陡然大了起來，一種不可避免的潛力，在暗中驅使着她，他俯身向窗外地面望了一望，又回過身來向房中沉吟了一會。她無力使自己的戰慄停止。屏息插起脚尖，走近門口從縫中向對面金娘的小房中望去，對面寂然黝黑，不見燈光，金娘大約是入睡很久了，她又添了幾分勇氣。

她感着面部如火燒樣的熱，心臟幾乎躍到喉口，手足顛抖到失了自主，像有人在後面催促似的，她戰戰兢兢地爬上了窗檯，外面地勢較高，窗檯距外面的地面不到三尺，她突然跳了下去！

可恐怖的性慾的誘惑！

四分滿的上弦月剛被一陣夜雲遮住，園中似乎格外陰暗，月誦跳下來後，在地面蹲了一會，像宵行的孤犬被驚了似的，立刻取了直徑，在菜叢中向陳四的茅屋奔去。在快走近時，她的脚步才漸漸緩下。

茅屋的方向與月誦小窗的方向相同，月誦戰戰兢兢着走到茅屋的轉角，才看見屋裏還有燈光從窗中射出。

——陳四還沒有睡，大約也是……

窗上的破紙被夜風吹着在微微的顫動，月誦不由地將身子貼在牆上從窗紙破處向屋裏望去。

出人意外，她的眼球網膜上呈現出了兩個人的肉體燈光雖不大亮，下面一個還可看出是一個女人金娘！

可憐一個少女緊張着的神經，終經不住這意外的刺激。月誦尖銳地驚呼了一聲，霎時腦血

亮澄，頹然昏倒在地上。沉重的屍體的倒地的聲音，使四週激起了一點反響。

茅屋裏的燈光突然滅了。

在響聲消滅，屋裏尙未有人敢開門出來看時，園裏十分寂靜，祇有灰黯的牆面上殘存個少女的屍體，樹影射在上面微微搖動。

(讀自女媧馬之墓園)

阿Q正傳

魯迅

第一章 序

我要給阿Q做正傳，已經不止一兩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這足見我不是一個「立言」的人，因為從來不朽之筆，須傳不朽之人，於是人以文傳，文以人傳——究竟誰靠誰傳，漸漸的不甚了然起來，而終於歸結到傳阿Q，彷彿思想裏有鬼似的。

然而要做這一篇速朽的文章，纔下筆，便感到萬分的困難了。第一是文章的名目。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這原是應該極注意的。傳的名目很繁多：列傳，自傳，內傳，外傳，別傳，家傳，小傳，……而可惜都不合。「列傳」麼，這一篇並非和許多閩人排在「正史」裏；「自傳」麼，我又並非就是阿Q。說是「外傳」，「內傳」在那里呢？倘用「內傳」，阿Q又決不是神仙。「別傳」呢，阿Q實在未曾有大總統上諭宣付國史館立「本傳」——雖說英國正史上並無「博徒列傳」，而文豪迭更司也做過博徒別傳，這一部書，但文豪則可，在我輩卻不可的。其次是「家傳」，則我既不知與阿Q是否同宗，也未嘗受他子孫的拜託；或「小傳」，則阿Q又更無別的「大傳」。

了。總而言之，這一篇也便是「本傳」，但從我的文章着想，因為文體卑下，是「引車賣漿者流」所用的話，所以不敢僭稱，便從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說家所謂「閒話休題言歸正傳」這一句套話裏，取出「正傳」兩個字來，作為名目，即使與古人所撰書法正傳的「正傳」字面上很相混，也顧不得了。

第二立傳的通例，開首大抵該是「某，字某某地人也」，而我並不知道阿Q姓什麼。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趙，但第二日便模糊了。那是趙太爺的兒子進了秀才的時候，鑼聲鑼鼓的報到村裏來，阿Q正喝了兩碗黃酒，便手舞足蹈的說，這於他也很光采，因為他和趙太爺原來是本家，細細的排起來他還比秀才長三輩呢。其時幾個旁聽人倒也肅然的有些起敬了。那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趙太爺家裏去，太爺一見，滿臉赧朱，喝道：

「阿Q，你這渾小子！你說我是你的本家麼？」

阿Q不開口。

趙太爺愈看愈生氣了，搶進幾步說：「你敢胡說！我怎麼會有你這樣的本家？你姓趙麼？」

阿Q不開口，想往後退了；趙太爺跳過去，給了他一個嘴巴。

「你怎麼會姓趙——你那里配姓趙！」

阿Q並沒有抗辯他確實姓趙，只用手摸着左頰，和地保退出去了；外面又被地保訓斥了一番，謝了地保二百文酒錢。知道的人都說阿Q太荒唐，自己去招打；他大約未必姓趙，即使真姓趙，有趙太爺在這里，也不該如此胡說的。此後便再沒有人提起他的氏族來，所以我終於不知道阿Q究竟什麼姓。

第三，我又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麼寫的。他活着的時候，人都叫他阿Q，死了以後，便沒有一個人再叫阿Q，那里還會有「著之竹帛」的事。若論「著之竹帛」這篇文章要算第一次，所以先遇着了這第一個難關。我曾經仔細想：阿Q，阿桂還是阿貴呢？倘使他號叫月亭，或者在八月間做過生日，那一定是阿桂了。而他既沒有號——也許有號，只是沒有人知道他——又未嘗散過生日徵文的帖子，寫作阿桂，是武斷的。又倘若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貴了；而他又只是一個人寫作阿貴，也沒有佐證的。其餘音的偏僻字樣，更加湊不上了。先前，我也曾問過趙太爺的兒子茂才先生，誰料博雅如此公，竟也茫然，但據結論說，是因爲陳獨秀辦了新青年提倡洋字，所以國粹淪亡，無可查考了。我的最後的手段，只有託一個同鄉去查阿Q犯事的案卷，八個月之後纔有回信，說案卷裏並無與阿Q的聲音相近的人。我雖不知道是真沒有，還是沒有查，然而也再沒有別的方法了。生怕注音字母還未通行，只好用了「洋字」，照英

國流行的拼法寫他爲阿Q，略作阿Q。這近於盲從新青年，自己也很抱歉，但茂才公尙且不知，我還有什麼好辦法呢。

第四，是阿Q的籍貫了。倘他姓趙，則據現在好稱郡望的老例，可以照郡名百家姓上的注解，說是「關西天水人也」，但可惜這姓是不甚可靠的，因此籍貫也就有些決不定。他雖然多住未莊，然而也常常宿在別處，不能說是未莊人，即便說是「未莊人也」，也仍然有乖史法的。

我所聊以自慰的，是還有一個「阿」字非常正確，絕無附會假借的缺點，頗可以就正於通人。至於其餘，却都非淺學所能穿鑿，只希望有「歷史癖與考據癖」的胡適之先生的門人們，將來或者能夠尋出許多新端落來，但是我這阿Q正傳到那時却又怕早經消滅了。

以上可以算是序。

第二章 優勝記略

阿Q不獨是姓名籍貫有些渺茫，連他先前的「行狀」也渺茫。因爲未莊的人們之於阿Q，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從來沒有留心他的「行狀」的。而阿Q自己也不說，獨有和別人角力的時候，間或瞪着眼睛道：

「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你算是什麼東西！」

阿Q沒有家，住在未莊的土穀祠裏，也沒有固定的職業，只給人家做短工，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工作略長久時，他也或住在臨時主人的家裏，但一完就走了。所以，人們忙碌的時候，也還記起阿Q來，然而記起的是做工，並不是「行狀」；一閒空，連阿Q都早忘却，更不必說「行狀」了。只是有一回，有一個老頭子頤揚說：「阿Q真能做！」這時阿Q赤着膊，懶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前，別人也摸不着這話是真心還是譏笑，然而阿Q很喜歡。

阿Q又很自尊，所有未莊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裏，甚而至於對於兩位「文童」也有以爲不值一笑的神情。夫文童者，將來恐怕要變秀才者也；趙太爺錢太爺大受居民的尊敬，除有錢之外，就因爲都是文童的爹爹，而阿Q在精神上獨不表格外的崇奉，他想：我的兒子會闊得多啦！加以進了幾回城，阿Q自然更自負，然而他又很鄙薄城裏人，譬如用三尺長三寸寬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莊叫「長凳」，他也叫「長凳」，城裏人却叫「條凳」，他想：這是錯的，可笑！油煎大頭魚，未莊都加上半寸長的葱葉，城裏却加上切細的葱絲，他想：這也是錯的，可笑！然而未莊人真是不見世面的可笑，的鄉下人呵，他們沒有見過城裏的煎魚！

阿Q「先前闊，」見識高，而且「真能做，」本來幾乎是一個「完人」了，但可惜他體質上

還有一些缺點。最惱人的是在他頭皮上，頗有幾處不知起於何時的癩瘡疤。這雖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Q的意思，倒也似乎以爲不足貴的，因爲他諱說「癩」以及一切近於「癩」的音，後來推而廣之，「光」也諱，「亮」也諱，再後來，連「燈」「燭」都諱了。一犯諱，不問有心與無心，阿Q便全疤通紅的發起怒來，估量了對手，口訥的他便罵，氣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麼一回事，總還是阿Q喫虧的時候多。於是，他漸漸的變換了方針，大抵改爲怒目而視了。

誰知道阿Q採用怒目主義之後，未莊的閒人們便愈喜歡玩笑他。一見面，他們便假作喫驚的說：

「噲，亮起來了。」

阿Q照例的發了怒，他怒目而視了。

「原來有保險燈在這里！」他們並不怕。

阿Q沒有法，只得另外想出報復的話來：

「你還不配……」這時候，又彷彿在他頭上的是一種高尙的光榮的癩頭瘡，並非平常的癩頭瘡了；但上文說過，阿Q是有見識的，他立刻知道和「犯忌」有點抵觸，便不再往底下說。

閒人還不完，只揀他，於是終而至於打。阿Q在形式上打敗了，被人揪住黃辮子，在壁上碰了

四五个響頭，閒人這纔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裏想，「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的世界真不像樣……」於是也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

阿Q想在心裏的，後來每每說出口來，所以凡有和阿Q玩笑的人們，幾乎全知道他有這一種精神上的勝利法，此後每逢揪住他黃辮子的時候，人就先一着對他說：

「阿Q，這不是兒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說人打畜生！」

阿Q兩隻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辮根，歪着頭，說道：

「打蟲豸，好不好？我是蟲豸——豈不放麼？」

但雖然是蟲豸，閒人也並不放，仍舊在就近什麼地方給他碰了五六个響頭，這纔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他以為阿Q這回可遭了瘟。然而不到十秒鐘，阿Q也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他覺得他是第一個能夠自輕自賤的人，除了「自輕自賤」不算外，餘下的就是「第一個。」狀況不也是「第一個」麼？「你算是什麼東西」呢？

阿Q以如是等等妙法尅服怨敵之後，便愉快的跑到酒店裏喝幾碗酒，又和別人調笑一通，口角一通，又得了勝，愉快的回到土穀祠，放倒頭睡着了。假使有錢，他便去押牌寶，一堆人蹲在地面上，阿Q即汗流滿面的夾在這中間，聲音他最響。

「香龍四百！」

「咳……開……啦！」樁家揭開盒子蓋，也是汗流滿面的唱。「天門啦……角回啦……人
和穿堂空在那里啦……」阿Q的銅錢拿過來……」

「穿堂一百——一百五十！」

阿Q的錢便在這樣的歌吟之下，漸漸的輸入別個汗流滿面的人物的腰間。他終於只好擠出堆外，站在後面看，替別人着急，一直判散場，然後戀戀的回到土穀祠，第二天，腫着眼睛去工作。但真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罷，阿Q不幸而贏了一回，他倒幾乎失敗了。

這是未莊賽神的晚上。這晚上照例有一臺戲，戲臺左近，也照例有許多的賭攤。做戲的鑼鼓，在阿Q耳朵裏彷彿在十里之外；他只聽得樁家的歌唱了。他贏而又贏，銅錢變成角洋，角洋變成大洋，大洋又成了疊。他與高采烈得非常。

「天門兩塊！」

他不知道誰和誰爲什麼打起架來了。罵聲打聲脚步聲，昏頭昏腦的一大陣，他纔爬起來，賭錢不見了，人們也不見了，身上有幾處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幾拳幾腳似的，幾個人詫異的對他看。他如有所失的走進土穀祠，定一定神，知道他的一堆洋錢不見了。趕賽會的賭攤多不是

本村人，還到那里去尋根柢呢！

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錢，而且是他的——現在不見了！說是算被兒子拿去了罷，總還是忽忽不樂，說自己是蟲豸罷，也還是忽忽不樂。他這回纔有些感到失敗的苦痛了。

但他立刻轉敗為勝了。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臉上連打了兩個嘴巴，熱刺刺的有些痛；打完之後，便心平氣和起來，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別一個自己，不久也就彷彿是自己打了別個一般，——雖然還有些熱刺刺，——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躺下了。他睡着了。

第三章 續優勝記略

然而阿Q雖然常優勝，却直待蒙趙太爺打他嘴巴之後，這纔出了名。

他付過地保二百文酒錢，忿忿的躺下了，後來想：「現在的世界太不成話，兒子打老子……」

於是忽而想到趙太爺的威風，而現在是他的兒子了，便自己也漸漸的得意起來，爬起身，唱着小孤孀上墳，到酒店去。這時候，他又覺得趙太爺高人一等了。

說也奇怪，從此之後，果然大家也彷彿格外尊敬他。這在阿Q，或者以為因為他是趙太爺的

父親，而其實也不然。未莊通例，倘如阿七打阿八，或者李四打張三，向來本不算一件事，必須與一位名人如趙太爺者相關，這纔載上他們的口碑。一上口碑，則打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託庇有了名。至於錯在阿Q，那自然是不必說。所以者何？就因為趙太爺是不會錯的。但他既然錯，爲什麼大家又彷彿格外尊敬他呢？這可難解，穿鑿起來說，或者因為阿Q說是趙太爺的本家，雖然挨了打，大家也還怕有些異，總不如尊敬一些穩當。否則，也如孔廟裏的太牢一般，雖然與豬、羊一樣，同是畜生，但既經聖人下箸，先儒們便不敢妄動了。

阿Q此後倒得意了許多年。

有一年的春天，他醉醺醺的在街上走，在牆根的日光下，看見王鬍子在那里赤着膊捉虱子，他忽然覺得身上也癢起來了。這王鬍子，又癢又鬍，別人都叫他王癩鬍，阿Q却刪去了一個癩字，然而非常渺視他。阿Q的意思，以爲癩是不足爲奇的，只有這一部絡腮鬍子，實在太新奇，令人看不上眼。他於是並排坐下去了。倘是別的閒人們，阿Q本不敢大意坐下去。但這王鬍子旁說，他有什么怕呢？老實說，他肯坐下去，簡直還是抬舉他。

阿Q也脫下破夾襖來，翻檢了一回，不知道因爲新洗呢還是因爲粗心，許多工夫，只捉到三四個。他看那王鬍子，却是一個又一個，兩個又三個，只放在嘴裏畢畢剝剝的響。

阿Q最初是失望，後來却不平了：看不上眼的王鬍，尙且那麼多，自己倒反這樣少，這是怎樣的大失體統的事呵！他很想尋一兩個大的，然而竟沒有，好容易纔捉到一個中的，恨恨的塞在厚嘴唇裏，很命一咬，劈的一聲，又不及王鬍響。

他癩瘡疤痕塊塊通紅了，將衣服摔在地上，吐一口唾沫，說：

「這毛蟲！」

「癩皮狗，你罵誰？」王鬍輕蔑的抬起眼來說。

阿Q近來雖然比較的受人尊敬，自己也更高傲些，但和那些打慣的閒人們見面還膽怯，獨有這回却非常勇武了。這樣滿臉鬍子的東西，也敢出言無狀麼？

「誰認便罵誰！」他站起來，兩手叉在腰間說。

「你的骨頭癢了麼？」王鬍也站起來，披上衣服說。

阿Q以爲他要逃了，搶進去就是一拳。這拳頭還未達到身上，已經被他抓住了，只一拉，阿Q跟踉蹌蹌的跌進去，立刻又被王鬍扭住了辮子，要拖到牆上照例去碰頭。

「君子動口不動手！」阿Q歪着頭說。

王鬍似乎不是君子，並不理會，一連給他碰了五下，又用力的一推，至於阿Q跌出六尺多遠，

這纔滿足的去了。

在阿Q的記憶上，這大約要算是生平第一件的屈辱，因為王以絡腮鬚子的缺點，向來只被他奚落，從沒有奚落他，更不必說動手了。而他現在竟動手，很意外，難道真如市上所說，皇帝已經停了考，不要秀才和舉人了，因此趙家滅了威風，因此他們也使小覷了他麼？

阿Q無可適從的站着。

遠遠的走來了一個人，他的對頭又到了。這也是阿Q最厭惡的一個人，就是錢太爺的大兒子。他先前跑上城裏去進洋學堂，不知怎麼又跑到東洋去了。半年之後他回到家裏來，腿也直了，辮子也不見了，他的母親大哭了十幾場，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後來，他的母親到處說，「這辮子是被壞人灌醉了酒剪去的。本來可以做大官，現在只好等留長再說了。」然而阿Q不肯信，偏稱他「假洋鬼子」，也叫作「裏通外國的人」，一見他，一定在肚子裏暗暗的咒罵。

阿Q尤其「深惡而痛絕之」的，是他的一條假辮子。辮子而至於假，就是沒有了做人的資格；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

這「假洋鬼子」近來了。

「秃兒驢……」阿Q歷來本只在肚子裏罵，沒有出過聲，這回因為正氣忿，因為要報復，便

不由的輕輕的說出來了。

不料這禿兒卻拿着一支黃漆的棍子——就是阿Q所謂哭喪棒——大踏步走了過來。阿Q在這剎那，便知道大約要打了，趕緊抽緊筋骨，聳了肩膀等候着，果然拍的一聲，似乎確鑿打在自己頭上了。

「我說他！」阿Q指着近旁的一個孩子，分辯說。

拍拍拍！

在阿Q的記憶上，這大約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幸而拍拍的響了之後，於他倒似乎完結了一件事，反而覺得輕鬆些，而且「忘却」這一件祖傳的寶貝也發生了效力，他慢慢的走，將到酒店門口，早已有些高興了。

但對面走來了斷修巷裏的小尼姑。阿Q便在平時，看見伊也一定要唾罵，而現在屈辱之後呢？他於是發生了回憶，又發生了敵愾了。

「我不知道我今天爲什麼這樣晦氣，原來就因爲見了你！」他想。

他迎上去，大聲的吐一口唾沫。

「咳，呸！」

說：

小尼姑全不睬，低了頭只是走。阿Q走近伊身旁，突然伸出手去摩着伊新剃的頭皮，笑着，

「秃兒！快回去，和尙等着你……」

「你怎麼動手動腳……」尼姑滿臉通紅的說，一面趕快走。

酒店裏的人大笑了。阿Q看見自己的動業得了賞識，便愈加興高采烈起來。

「和尙勸得，我勸不得！」他扭住伊的面頰。

酒店裏的人大笑了。阿Q更得意，而且爲滿足那些賞鑒家起見，再用力的一搯，纔放手。

他這一戰，早忘却了王鬍，也忘却了儂洋鬼子，似乎對於今天的一切「晦氣」都報了讐；而且奇怪，又彷彿全身比拍拍的響了之後更輕鬆，飄飄然的似乎要飛去了。

「這斷子絕孫的阿Q！」遠遠地聽得小尼姑的帶哭的聲音。

「哈哈！阿Q十分得意的笑。

「哈哈！」酒店裏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

第四章 戀愛的悲劇

有人說：有些勝利者，願意敵手如虎，如鷹，他總感得勝利的歡喜；假使如羊，如小鷄，他便反覺得勝利的無聊。又有些勝利者，當克服一切之後，看見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誠惶誠恐死罪死罪，」他於是沒有了敵人，沒有了對手，沒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個孤另另，淒涼，寂寞，便反而感到了勝利的悲哀。然而我們的阿Q，却沒有這樣乏，他是永遠得意的：這或者也是中國精神文明冠於全球的一個證據了。

看哪，他飄飄然的似乎要飛去了！

然而這一次的勝利，却又使他有些異樣。他飄飄然的飛了大半天，飄進土穀祠，照例應該躺下便打鼾。誰知道這一晚，他很不容易合眼，他覺得自己的大拇指和第二指有點古怪，彷彿比平常滑膩些。不知道是小尼姑的臉上有一點滑膩的東西粘在他指上，還是他的指頭在小尼姑臉上磨得滑膩了……

「斷子絕孫的阿Q！」

阿Q的耳朵裏又聽到這句話。他想：不錯，應該有一個女人，斷子絕孫便沒有人供一碗飯……應該有一個女人。夫「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而「若敖之鬼餒而，」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所以他那思想，其實是樣樣合於聖經賢傳的，只可惜後來有些「不能收其放心」了。

「女人，女人……」他想。

「……和尙勸得……女人，女人……女人」他又想。

我們不能知道這晚上阿Q在什麼時候纔打鼾。但大約他從此總覺得指頭有些滑膩，所以他從此總有些飄飄然：「女……」他想。

即此一端，我們便可以知道女人是害人的東西。

中國的男人，本來大半都可以做聖賢，可惜全被女人毀掉了。商是妲己鬧亡的；周是褒姒弄壞的；秦……雖然史無明文，我們也假定他因為女人，大約未必十分錯；而董卓可是的確給貂蟬害死了。

阿Q本來也是正人，我們雖然不知道，他曾蒙什麼明師指授過，但他對於「男女之大防」卻歷來非常嚴，也很有排斥異端——如小尼姑及假洋鬼子之類——的正氣。他的學說是：凡尼姑，一定與和尙私通；一個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誘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講話，一定要有勾當了。為懲治他們起見，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視，或者大聲說幾句「誅心」話，或者在冷僻處，便從後面擲一塊小石頭。

誰知道他將到「而立」之年，竟被小尼姑害得飄飄然了。這飄飄然的精神，在禮教上是不

應該有的，——所以女人真可惡，假使小尼姑的臉上不滑膩，阿Q便不至於被蠱，又假使小尼姑的臉上蓋一層布，阿Q便也不至於被蠱了，——他五六年前，曾在戲臺下的人叢中揩過一個女人的大腿，但因為隔一層褲，所以此後並不飄飄然，——而小尼姑並不然，這也足見異端之可惡。

「女……」阿Q想。

他對於以爲「一定想引誘野男人」的女人，時常留心看，然而伊並不對他笑。他對於和他講話的女人，也時常留心聽，然而伊又並不提起關於什麼勾當的話來。哦，這也是女人可惡之一節：伊們全都要裝「假正經」的。

這一天，阿Q在趙太爺家裏舂了一天米，喫過晚飯，便坐在廚房裏吸旱烟。倘在別家，喫過晚飯本可以回去的了，但趙府上晚飯早，雖說定例不准掌燈，一喫完便睡覺，然而偶然也有一些例外：其一，是趙太爺未進秀才的時候，准其點燈讀文章；其二，便是阿Q來做短工的時候，准其點燈舂米。因為這一條例外，所以阿Q在動手舂米之前，還坐在廚房裏吸旱烟。

吳媽，是趙太爺家裏唯一的女僕，洗完了碗碟，也就在長凳上坐下了，而且和阿Q談閒天：

「太太兩天沒有喫飯哩，因為老爺要買一個小的……」

「女人……吳媽……這小孤孀……」阿Q想。

「我們的少奶奶是八月裏要生孩子了……」

「女人……」阿Q想。

阿Q放下烟管，站了起來。

「我們的少奶奶……」吳媽還嘍叨說。

「我和你困覺，我和你困覺！」阿Q忽然搶上去，對伊跪下了。

一剎時中很寂然。

「阿呀！」吳媽楞了一息，突然發抖，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後來帶哭了。

阿Q對了牆壁跪着也發楞，於是兩手扶着空板凳，慢慢的站起來，彷彿覺得有些糟。他這時確也有些志志了，慌張的將烟管插在褲帶上，就想去舂米。蓬的一聲，頭上着了很粗的一下，他急忙回轉身去，那秀才便拿了一支大竹槓站在他面前。

「你反了……你這……」

大竹槓又向他劈下來了。阿Q兩手去抱頭，拍的正打在指節上，這可很有一些痛。他衝出廚房門，彷彿背上又着了一下似的。

「忘八蛋！……秀才在後面用了官話這樣罵。」

阿Q奔入春米場，一個人站着，還覺得指頭痛，還記得「忘八蛋」，因為這話是未莊的鄉下人從來不用，專是見過官府的闊人用的，所以格外怕，而印象也格外深。但這時，他那「女……」的思想却也沒有了。而且打罵之後，似乎一件事也已經收束，倒反覺得一無掛礙似的，便動手春米。春了一會，他熱起來了，又歇了手脫衣服。

脫下衣服的時候，他聽得外面很熱鬧，阿Q生平本來最愛看熱鬧，便即尋聲走出去了。尋聲漸漸的尋到趙太爺的內院裏，雖然在昏黃中，却辨得出許多人，趙府一家連兩日不喫飯的太太也在內，還有間壁的鄒七嫂，真正本家的趙白眼，趙司晨。

少奶奶正拖着吳媽走出下房來，一面說：

「你到外面來……不要躲在自己房裏想……」

「誰不知道你正經……短見是萬萬尋不得的。」鄒七嫂也從旁說。吳媽只是哭，夾些話，却不甚聽得分明。

阿Q想：「哼，有趣，這小孤孀不知道關着什麼玩意兒了。」他想打聽，走近趙司晨的身邊。這時他猛然間看見趙太爺向他奔來，而且手裏捏着一支大竹槓。他看見這一支大竹槓，便猛然間悟到自己曾經被打，和這一場熱鬧似乎有點相關。他翻身便走，想逃回春米場，不圖這支竹槓阻

了他的去路，於是他又翻身便走，自然而然的走出後門，不多工夫，已在土穀祠內了。

阿Q坐了一會，皮膚有些起粟，他覺得冷了，因為雖在春季，而夜間頗有餘寒，尚不宜於赤膊。他也記得布衫留在趙家，但倘若去取，又深怕秀才的竹槓然而地保進來了。

「阿Q，你的媽媽的！你連趙家的用人都調戲起來，簡直是造反。害得我晚上沒有覺睡，你的媽媽的……」

如是云云的教訓了一通，阿Q自然沒有話。臨末，因為在晚上，應該送地保加倍酒錢四百文，阿Q正沒有現錢，便用一頂氈帽做抵押，並且訂定了五條件：

- 一 明天用紅燭——要一斤重的——一對，香一封，到趙府上去賠罪。
- 二 趙府上請道士祓除穢鬼，費用由阿Q負擔。
- 三 阿Q從此不准踏進趙府的門檻。
- 四 吳媽此後倘有不測，惟阿Q是問。
- 五 阿Q不准再去索取工錢和布衫。

阿Q自然都答應了，可惜沒有錢。幸而已經春天，棉被可以無用，便質了二千大錢，履行條約。赤膊磕頭之後，居然還剩幾文，他也不再贖氈帽，統統喝了酒了。但趙家也並不燒香點燭，因為太

大拜佛的時候可以用，留着了。那破布衫是大半做了少奶奶八月間生下來的孩子的襁尿布，那小半破爛的便都做了吳媽的鞋底。

第五章 生計問題

阿Q禮畢之後，仍舊回到土穀祠，太陽下去了，漸漸覺得世上有些古怪。他仔細一想，終於省悟過來：其原因蓋在自己的赤膊。他記得破夾襖還在，便披在身上，躺倒了，待張開眼睛，原來太陽又已經照在西牆上頭了。他坐起身，一面說道，「媽媽的……」

他起來之後，也仍舊在街上逛，雖然不比赤膊之有切膚之痛，却又漸漸的覺得世上有些古怪了。彷彿從這一天起，未莊的女人們忽然都怕了羞，伊們一見阿Q走來，便個個躲進門裏去。甚而至於將近五十歲的鄒七嫂，也跟着別人亂鑽，而且將十一歲的女兒都叫進去了。阿Q很以為奇，而且想：「這些東西忽然都學起小姐模樣來了。這娼婦們……」

但他更覺得世上有些古怪，却是許多日以後的事。其一，酒店不肯賒欠了；其二，管土穀祠的老頭子說些廢話，似乎叫他走；其三，他雖然記不清多少日，但確乎有許多日，沒有一個人來叫他做短工。酒店不賒，熬着也罷了；老頭子催他走，噓嚇一通也就算了；只是沒有人來叫他做短工，却

使阿Q肚子餓：這委實是一件非常「媽媽的」的事情。

阿Q忍不下去了，他只好到老主顧的家裏去探問——但獨不許踏進趙府的門檻——然而情形也異樣：一定走出一個男人來，現了十分煩厭的相貌，像回覆乞丐一般的搖手道——

「沒有沒有你出去！」

阿Q愈覺得希奇了。他想，這些人家向來少不了要幫忙，不至於現在忽然都無事，這總該有些蹊蹺在裏面了。他留心打聽，纔知道他們有事都去叫小D。這小D，是一個窮小子，又瘦又乏，在阿Q的眼睛裏，位置是在王鬍子之下的，誰料這小子竟謀了他的飯盤去。所以阿Q這一氣，更與平常不同，當氣憤憤的走着的時候，忽然將手一揚，唱道：

「我手執鋼鞭將你打……」

幾天之後，他竟在錢府的照壁前遇見了小D。「鬍人相見分外眼明，」阿Q便迎上去，小D也站住了。

「畜生！」阿Q怒目而視的說，嘴角上飛出唾沫來。

「我是蟲豸，好麼……」小D說。

這謙遜反使阿Q更加憤怒起來，但他手裏沒有鋼鞭，於是只得撲上去，伸手去拔小D的辮

子。小D一手護住了自己的辮根，一手也來拔阿Q的辮子，阿Q便也將空着的一隻手護住了自己的辮根。從先前的阿Q看來，小D本來是不足齒數的，但他近來挨了餓，又瘦又乏已經不下于小D，所以便成了勢均力敵的現象，四隻手拔着兩顆頭，都彎了腰，在錢家粉牆上映出一個藍色的虹形，至於半點鐘之久了。

「好了，好了！」看的人們說，大約是解勸的。

「好，好！」看的人們說，不知道是解勸，是頌揚，還是煽動。

然而他們都不聽。阿Q進三步，小D便退三步，都站着；小D進三步，阿Q便退三步，又都站着。大約半點鐘，——未莊少有自鳴鐘，所以很難說，或者二十分，——他們的頭髮裏便都冒烟，額上便都流汗，阿Q的手放鬆了，在同一瞬間，小D的手也正放鬆了，同時直起，同時退開，都擠出人叢去。

「記着罷，媽媽的……」阿Q回過頭去說。

「媽媽的，記着罷……」小D也回過頭來說。

這一場「龍虎鬪」似乎並無勝敗，也不知道看的人可滿足，都沒有發什麼議論，而阿Q却仍然沒有人來叫他做短工。

有一日很溫和，微風拂拂的頗有些夏意了，阿Q却覺得寒冷起來，但這還可擔當，第一倒是肚子餓，棉被，氈帽，布衫，早已沒有了，其次就賣了棉襖；現在有褲子，却萬不可脫的；有破夾襖，又除了送人做鞋底之外，決定賣不出錢。他早想在路上拾得一注錢，但至今還沒有見，他想在自己的破屋裏忽然尋到一注錢，慌張的四顧，但屋內是空虛而且了然。於是他決計出門求食去了。

他在路上走着要「求食」，看見熟識的酒店，看見熟識的饅頭，但他都走過了，不但沒有暫停，而且並不要。他所求的不是這類東西了；他求的是什麼東西，他自己不知道。

未莊本不是大村鎮，不多時便走盡了。村外多是水田，滿眼是新秧的嫩綠，夾着幾個圓形的活動的黑點，便是耕田的農夫。阿Q並不賞鑑這田家樂，却只是走，因為他直覺的知道這與他的「求食」之道是很遼遠的。但他終於走到靜修庵的牆外了。

菴周圍也是水田，粉牆突出在新綠裏，後面的低土牆裏是菜園。阿Q遲疑了一會，四面一看，並沒有人。他便爬上這矮牆去，扯着何首烏藤，但泥土仍然簌簌的掉，阿Q的脚也索索的抖；終於攀着桑樹枝，跳到裏面了。裏面真是鬱鬱蔥蔥，但似乎並沒有黃酒饅頭，以及此外可喫的之類。靠西牆是竹籬，下面許多筍，只可惜都是並未煮熟的，還有油菜早經結子，芥菜已將開花，小白菜也很老了。

阿Q彷彿文童落箠似的覺得很冤屈，他慢慢走近園門去，忽而非非常驚喜了，這分明是一畦老蘿蔔。他於是蹲下便拔，而門口突然伸出一個很圓的頭來，又即縮回去了，這分明是小尼姑。小尼姑之流是阿Q本來視若草芥的，但世事須「退一步想」，所以他便趕緊拔起四個蘿蔔，擡下青葉，兜在大襟裏。然而老尼姑已經出來了。

「阿彌陀佛，阿Q，你怎麼跳進園裏來偷蘿蔔……阿呀，罪過呵，阿唷，阿彌陀佛……！」

「我什麼時候跳進你的園裏來偷蘿蔔？」阿Q且看且走的說。

「現在……這不是？」老尼姑指着他的衣兜。

「這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應麼？你……！」

阿Q沒有說完話，拔步便跑，追來的是一匹很肥大的黑狗。這本來在前門的，不知怎的到後園來了。黑狗哼而且追，已經要咬着阿Q的腿，幸而從衣兜裏落下一個蘿蔔來，那狗給一嚇，略略一停，阿Q已經爬上桑樹，跨到土牆，連人和蘿蔔都滾出牆外面了。只剩下黑狗還在對着桑樹叫，老尼姑念着佛。

阿Q怕尼姑又放出黑狗來，拾起蘿蔔便走，沿路又檢了幾塊小石頭，但黑狗却並不再出現。

阿Q於是拋了石頭，一面走一面嗅，而且叫道，這裏也沒有什麼東西尋，不如進城去……

待三個蘿蔔喫完時，他已經打定了進城的主意了。

第六章 從中興到末路

在末莊再看見阿Q出現的時候，是剛過了這年的中秋。人們都驚異，說是阿Q回來了，於是又回上去想道，他先前那里去了呢？阿Q前幾回的上城，大抵早就與高采烈的對人說，但這一次却並不，所以也沒有一個人留心到。他或者也會告訴過管土穀祠的老頭子，然而末莊老例，只有趙太爺、錢太爺和秀才、大爺上城纔算一件事。假洋鬼子尚且不足數，何況是阿Q！因此老頭子也就不替他宣傳，而末莊的社會上也就無從知道了。

但阿Q這回的回來，却與先前大不相同，確乎很值得驚異。天色將黑，他腫眼朦朧的在酒店門前出現了，他走近櫃臺，從腰間伸出手來，滿把是銀的和銅的，在櫃上一扔說：「現錢！打酒來！」穿的是新夾襖，看去腰間還掛着一個大搭連，沈甸甸的將褲帶墜成了很彎很彎的弧綫。末莊老例，看見略有些矚目的人物，是與其慢也寧敬的，現在雖然明知道是阿Q，但因爲和破夾襖的阿Q有些兩樣了，古人云：「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待。」所以堂倌、掌櫃、酒客、路人，便自然顯出一種疑而且敬的形態來。掌櫃既先之以點頭，又繼之以談話：

「噯，阿Q，你回來了！」

「回來了。」

「發財發財，你是——在……」

「上城去了！」

這一件新聞，第二天便傳遍了全未莊。人人都願意知道現錢和新夾襖的阿Q的中興史，所以在酒店裏，茶館裏，廟簷下，便漸漸的探聽出來了。這結果，是阿Q得了新敬畏。

據阿Q說，他是在舉人老爺家裏幫忙。這一節，聽的人都肅然了。這老爺本姓白，但因爲合城裏只有他一個舉人，所以不必再冠姓，說起舉人來就是他。這也不獨在未莊是如此，便是一百里方圓之內也都如此，人們幾乎多以爲他的姓名就叫舉人老爺的了。在這人的府上幫忙，那當然是可敬的。但據阿Q又說，他却不高興再幫忙了，因爲這舉人老爺實在太「媽媽的」了。這一節，聽的人都歎息而且快意，因爲阿Q本不配在舉人老爺家裏幫忙，而不幫忙是可惜的。

據阿Q說，他的回來，似乎也由於不滿意城裏人，這就在他們將長凳稱爲條凳，而且煎魚用葱絲，加以最近觀察所得的缺點，是女人的走路也扭得不很好，然而也有大可佩服的地方，即如未莊的鄉下人不過打三十二張的竹牌，只有假洋鬼子能夠又「麻醬」，城裏却連小烏龜子

都又得精熟的。什麼假洋鬼子，只要放在城裏的十幾歲的小烏龜子的手裏，也就立刻是「小鬼見閻王。」這一節，聽的人都報然了。

「你們可看見過殺頭麼？」阿Q說，「咳，好看。殺革命黨，唉，好看好看……」他搖搖頭，將唾沫飛在正對面的趙司農的臉上。這一節，聽的人都凜然了。但阿Q又四面一看，忽然揚起右手，照着伸長頸子聽得出神的王鬚的後項窩上直劈下去道：

「嚓！」

王鬚驚得一跳，同時電光石火似的趕快縮了頭，而聽的人又都悚然而且欣然了。從此王鬚瘋頭瘋腦的許多日，並且再不敢走近阿Q的身邊；別的人也一樣。

阿Q這時在未莊人眼睛裏的地位，雖不敢說超過趙太爺，但謂之差不多，大約也就沒有什麼廢語病的了。

然而不多久，這阿Q的大名忽又傳遍了未莊的閩中。雖然未莊只有錢趙兩姓是大屋，此外十之九都是淺閩，但閩中究竟是閩中，所以也算得一件神異。女人們見面時一定說，鄒七嫂在阿Q那里買了一條藍綢裙，舊固然是舊的，但只化了九角錢。還有趙白眼的母親——一說是趙司農的母親，待考——也買了一件孩子穿的大紅洋紗衫，七成新，只用三百大錢九二串。於是伊們

都眼巴巴的想見阿Q，缺綢裙的想問他買綢裙，要洋紗衫的想問他買洋紗衫，不但見了不逃避，有時阿Q已經走過了，也還要追上去叫住他，問道：

「阿Q，你還有綢裙麼？沒有紗衫也要的，有罷？」

後來這終於從淺聞傳進深閨裏去了。因為鄒七嫂得意之餘，將伊的綢裙請趙太太去鑒賞，趙太太又告訴了趙太爺，而且着實恭維了一番。趙太爺便在晚飯桌上，和秀才大爺討論，以為阿Q實在有些古怪，我們門窗應該小心些；但他的東西，不知道可還有什麼可買，也許有點好東西罷。加以趙太太也正想買一件價廉物美的皮背心。於是家族決議，便託鄒七嫂即刻去尋阿Q，而且為此新闢了第三種的例外。這晚上也姑且特准點油燈。

油燈乾了不少了，阿Q還不到。趙府的全眷都很焦急，打着呵欠，或恨阿Q太飄忽，或怨鄒七嫂不上緊。趙太太還怕他因為春天的條件不敢來，而趙太爺以為不足慮，因為這是「我」去叫他的。果然，到底趙太爺有見識，阿Q終於跟着鄒七嫂進來了。

「他只說沒有沒有，我說你自己當面說去，他還要說，我說……」鄒七嫂氣喘吁吁的走着說。

「太爺！」阿Q似笑非笑的叫了一聲，在簷下站住了。

「阿Q，聽說你在外面發財，」趙太爺踱開去，眼睛打量着他的全身，一面說：「那很好，那很好。這個……聽說你有些舊東西……可以都拿來看一看……這也並不是別的，因為我倒要……」

「我對鄒七嫂說過了都完了。」

「完了？」趙太爺不覺失聲的說，「那里會完得這樣快呢？」

「那是朋友的，本來不多。他們買了些……」

「總該還有一點罷。」

「現在，只剩了一張門幕了。」

「就拿門幕來看看罷。」趙太太慌忙說。

「那麼，明天拿來就是，」趙太爺却不甚熱心了。「阿Q，你以後有什麼東西的時候，你儘先

送來給我們看……」

「價錢決不會比別家出得少！」秀才說。秀才娘子忙一瞥阿Q的臉，看他感動了沒有。

「我要一件皮背心。」趙太太說。

阿Q雖然答應着，却癩洋洋的出去了，也不知道他是否放在心上。這使趙太爺很失望，氣忿

而且擔心，至於停止了打呵欠。秀才對於阿Q的態度也很不平，於是說：「這忘八蛋要提防，或者竟不如吩咐地保，不許他住在未莊。但趙太爺以為不然，說這也怕要結怨，況且做這路生意的大概是「老鷹不喫窠下食，」本村倒不必擔心的，只要自己夜裏警醒點就是了。秀才聽了這一庭訓，「非常之以為然，便即刻撤消了驅逐阿Q的提議，而且叮囑鄒七嫂，請伊萬不要向人提起這一段話。」

但第二日，鄒七嫂便將那藍裙去染了皂，又將阿Q可疑之點傳揚出去了，可是確沒有提起秀才要驅逐他這一節。然而這已經於阿Q很不利。最先，地保尋上門了，取了他的門幕去，阿Q說是趙太太要看的，而地保也不還，並且要議定每月的孝敬錢。其次，是村人對於他的敬畏忽而變相了，雖然還不敢來放肆，却很有遠避的神情，而這神情和先前的防他來「噓」的時候又不同，頗混着「敬而遠之」的分子了。

只有一班閒人們却還要尋根究底的去探阿Q的底細。阿Q也並不諱飾，傲然的說出他的經驗來。從此他們纔知道，他不過是一個小脚色，不但不能上牆，並且不能進洞，只站在洞外接東西。有一夜，他剛纔接到一個包，正手再進去，不一會，只聽得裏面大嚷起來，他便趕緊跑，連夜爬出城，逃回未莊來了，從此不敢再去做。然而這故事却於阿Q更不利，村人對於阿Q的「敬而遠之」

「者，本因為怕結怨，誰料他不過是一個不敢再偷的賊兒呢？這實在是「斯亦不足畏也矣！」

第七章 革命

宣統三年九月十四日——即阿Q將搭運賣給趙白眼的這一天——三更四點，有一隻大烏篷船到了趙府上的河埠頭。這船從黑魃魃中蕩來，鄉下人睡得熟，都沒有知道；出去時將近黎明，却很有幾個看見的了。據探頭探腦的調查來的結果，知道那竟是舉人老爺的船！

那船便將大不安載給了未莊，不到正午，全村的人心就很搖動。船的使命，趙家本來是很秘密的，但茶坊酒肆裏卻都說，革命黨要進城，舉人老爺到我們鄉下來逃難了。惟有鄒七嫂不以為然，說那不過是幾口破衣箱，舉人老爺想來寄存的，却已被趙老爺回覆轉去。其實舉人老爺和趙秀才素不相能，在理本不能有「共患難」的情誼，況且鄒七嫂又和趙家是鄰居，見聞較為切近，所以大概該是伊對的。

然而謠言很旺盛，說舉人老爺雖然似乎沒有親到，却有一封長信，和趙家排了「轉折親」。趙老爺肚裏一輪，覺得於他總不會有壞處，便將箱子留下了，現就塞在太太的牀底下。至於革命黨，有的說是便在這一夜進了城，個個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

阿Q的耳朵裏，本來早聽到過革命黨這一句話，今年又親眼見過殺掉革命黨。但他有一種不知從那裏來的意見，以為革命黨便是造反，造反便是與他為難，所以一嚮是「深惡而痛絕之」。殊不料這却使百里聞名的舉人老爺有這樣怕，於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況且未莊的一羣烏男女的慌張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

「革命也好罷，」阿Q想，「革這夥媽媽的的命，太可惡！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黨了。」

阿Q近來用度窘，大約略略有些不平；加以午間喝了兩盃空肚酒，愈加醉得快，一面想一面走，便又飄飄然起來。不知怎麼一來，忽而似乎革命黨便是自己，未莊人却都是他的俘虜。他得意之餘，禁不住大聲的嚷道：

「造反了！造反了！」

未莊人都用了驚懼的眼光對他看。這一種可憐的眼光，是阿Q從來沒有見過的，一見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裏喝了雪水。他更加高興的走而且喊道：

「好……我要什麼就是什麼，我喜歡誰就是誰。」

「好……我要什麼就是什麼，我喜歡誰就是誰。」

悔不該，酒醉錯斬了鄭賢弟。

悔不該，呀呀呀……

得得，鏘鏘，得，鏘令鏘，

我手執鋼鞭將你打……」

趙府上的兩位男人和兩個真本家，也正站在大門口論革命。阿Q沒有見，昂了頭直唱過去。

「得得……」

「Q老，」趙太爺怯怯的迎着低聲的叫。

「鏘鏘，」阿Q料不到他的名字會和「老」字聯結起來，以為是一句別的話，與己無干，只

是唱「得，鏘令鏘，鏘」

「老Q。」

「悔不該……」

「阿Q！」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

阿Q這纔站住，歪着頭問道，「什麼？」

「老Q，……現在……」趙太爺卻又沒有話，「現在……發財麼？」

「發財？自然。要什麼就是什麼……」

「阿……Q哥，像我們這樣窮朋友是不要緊的……」趙白眼惴惴的說，似乎想探革命黨的口風。

「窮朋友？你總比我有錢。」阿Q說着自去了。

大家都懽然，沒有話。趙太爺父子回家，晚上商量到點燈。趙白眼回家，便從腰間扯下搭連來，交給他女人藏在箱底裏。

阿Q飄飄然的飛了一通，回到土穀祠，酒已經醒透了。這晚上，管祠的老頭子也意外的和氣，請他喝茶。阿Q便向他要了兩個餅，喫完之後，又要了一支點盞的四兩燭和一個樹燭臺，點起來，獨自躺在自己的小屋裏。他說不出的新鮮而且高興，燭火像元夜似的閃閃的跳，他的思想也迸跳起來了——

「造反有趣……來了一陣白盔白甲的革命黨，都拿着板刀，鋼鞭，炸彈，洋砲，三尖兩刃刀，鎗鎗，走過土穀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於是一同去……」

這時未莊的一夥烏男女纔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饒命！誰聽他第一個該死的是小D和趙太爺，還有秀才，還有假洋鬼子……留幾條處？王鬍本來還可留，但也不要了……」

東西……直走進去打開箱子來，元寶，洋錢，洋紗衫……秀才娘子的一張靠式牀先搬到土穀祠，此外便擺了錢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趙家的罷。自己是不動手的了，叫小D來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趙司晨的妹子真醜。鄰七嫂的女兒過幾年再說。假洋鬼子的老婆會和沒有辮子的男人睡覺，不是好東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吳媽長久不見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阿Q沒有想得十分停當，已經發了鼾聲，四兩燭還只點去了小半寸，紅燄燄的火光照着他張開的嘴。

「荷荷！」阿Q忽而大叫起來，擡了頭蒼皇的四顧，待到看見四兩燭，却又倒頭睡去了。

第二天他起得很遲，走出街上看時，樣樣都照舊。他也仍然肚餓，他想着，想不起什麼來；但他忽而似乎有了主意了，慢慢的跨開步，有意無意的走到靜修菴。

菴和春天時節一樣靜，白的牆壁和漆黑的門。他想了一想，前去打門，一隻狗在裏面叫。他急急抬了幾塊斷磚，再上去較爲用力的打，打到黑門上生出許多麻點的時候，纔聽得有人來開門。阿Q連忙捏好磚頭，擺開馬步，准備和黑狗來開戰。但菴門只開了一條縫，並無黑狗從中衝

出，望進去只有一個老尼姑。

「你又來什麼事？」伊大喫一驚的說。

「革命了……你知道……」阿Q說得很含糊。

「革命革命，革過一革的……你們要革得我們怎麼樣呢？」老尼姑兩眼通紅的說。

「什麼……」阿Q詫異了。

「你不知道，他們已經來革過了！」

「誰……」阿Q更其詫異了。

「那秀才和洋鬼子！」

阿Q很意外，不由的一錯愕；老尼姑見他失了銳氣，便飛速的關了門，阿Q再推時，牢不可開，再打時，沒有回答了。

那還是上午的事。趙秀才消息靈，一知道革命黨已在夜間進城，便將辮子盤在頂上，一早去拜訪那歷來也不相能的錢洋鬼子。這是「威與維新」的時候了，所以他們便談得很投機，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約去革命。他們想而又想，纔想出靜修庵裏有一塊「皇帝萬歲萬萬歲」的龍牌，是應該趕緊革掉的，於是又立刻回到庵裏去革命。因為老尼姑來阻擋，說了三句話，

他們便將伊當作滿政府，在頭上很給了不少的棍子和票鑿。尼姑待他們走後，定了神來檢點，悶脾固然已經碎在地上了，而且又不見了觀音娘娘座前的一個宣德鐘。

這事阿Q後來纔知道。他頗悔自己睡着，但也深怪他們不來招呼他。他又退一步想道：

「難道他們還沒有知道我已投降了革命黨麼？」

第八章 不准革命

未莊的人心日見其安靜了。據傳來的消息，知道革命黨雖然進了城，倒還沒有什麼大異樣。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不過改稱了什麼，而且舉人老爺也做了什麼——這些名目，未莊人都說不明白——官，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幾個不好的革命黨夾在裏面搗亂。第二天便動手剪辮子，聽說那鄰村的航船七斤便着了道兒，弄得不像人樣子了。但這却還不算大恐怖，因為未莊人本來少上城，即使偶有想進城的，也就立刻變了計，碰不着這危險。阿Q本也想進城去尋他的老朋友，一得這消息，也只得作罷了。

但未莊也不能說是無改革。幾天之後，將辮子盤在頂上的逐漸增加起來了，早經說過，最先自然是茂才公，其次便是趙司晨和趙白眼，後來是阿Q。倘在夏天，大家將辮子盤在頭頂上或者

打一個結，本不算什麼稀奇事，但現在是暮秋，所以這「秋行夏令」的情形，在盤辮家不能不說是萬分的英斷，而在未莊也不能說無關於改革了。

趙司晨腦後空蕩蕩的走來，看見的人大聲說：

「嚟，革命黨來了！」

阿Q聽到了很羨慕。他雖然早知道秀才盤辮的大新聞，但總沒有想到自己可以照樣做，現在看見趙司晨也如此，纔有了學樣的意思，定下實行的決心。他用一支竹筷將辮子盤在頭頂上，遲疑多時，這纔放膽的走去。

他在街上走，人也看他，然而不說什麼話。阿Q當初很不快，後來便很不平。他近來很容易鬧脾氣了；其實他的生活，倒也並不比造反之前反艱難，人見他也客氣，店舖也不說要現錢。而阿Q總覺得自己太失意；既然革了命，不應該只是這樣的。况且有一回看見小D，愈使他氣破肚皮了。

小D也將辮子盤在頭頂上了，而且也居然用一支竹筷。阿Q萬料不到他也敢這樣做。自己也決不准他這樣做。小D是甚麼東西呢？他很想即刻揪住他，拗斷他的竹筷，放下他的辮子，並且批他幾個嘴巴，聊且懲罰他忘了生辰八字，他敢來做革命黨的罪。但他終於饒放了，單是怒目而視的吐一口唾沫道「呸！」

這幾日裏，進城去的只有一個假洋鬼子。趙秀才本也想靠着寄存箱子的淵源，親身去拜訪舉人老爺的，但因為有剪辮的危險，所以也就中止了。他寫了一封「黃傘格」的信，託假洋鬼子帶上城，而且託他給自己紹介紹介，去進自由黨。假洋鬼子回來時，向秀才討還了四塊洋錢；秀才便有一塊銀桃子掛在大襟上了。未莊人都驚服，說這是柿油黨的頂子，抵得一個翰林。趙老爺因此也驟然大闊，潦過於他兒子初雋秀才的時候，所以目空一切，見了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裏了。

阿Q正在不平，又時時刻刻感着冷落，一聽得這銀桃子的傳說，他立即悟出自己之所以冷落的原因了：要革命，單說投降，是不行的；盤上辮子，也不行的；第一着仍然要和革命黨去結識。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黨只有兩個，城裏的一個早已「噤」的殺掉了，現在只剩了一個假洋鬼子。他除却趕緊去和假洋鬼子商量之外，再沒有別的道路了。

錢府的大門正開着，阿Q便怯怯的蹣進去。他一到裏面，很喫了驚，只見假洋鬼子正站在院子的中央，一身烏黑的大約是洋衣，身上也掛着一塊銀桃子，手裏是阿Q曾經領教過的棍子，已經留到一尺多長的辮子都拆開了披在肩背上，蓬頭散髮的像一個劉海仙。對面挺直的站着趙白眼和三個閒人，正在必恭必敬的聽說話。

阿Q輕輕的走進了，站在趙白眼的背後，心裏想招呼，却不知道怎樣說纔好；叫他假洋鬼子固然是不行了，洋人也不妥，革命黨也不妥，或者就應該叫洋先生了罷。

洋先生却沒有見他，因為白着眼睛講得正起勁：

「我是性急的，所以我們見面，我總是說：洪哥！我們動手罷！他却總說道：『——這是洋話，你們不懂的。否則早已成功了。然而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他再三再四的請我上湖北，我還沒有肯。誰願意在這小縣城裏做事……』」

「唔……這個……」阿Q候他略停，終於用十二分的勇氣開口了，但不知道因為什麼，又並不叫他洋先生。

聽着說話的四個人都喫驚的回顧他。洋先生也纔看見：

「什麼？」

「我……」

「出去！」

「我要殺……」

「滾出去！」洋先生掙起哭喪臉來了。

趙白眼和閒人們便都吆喝道：「先生叫你滾出去，你還不聽麼！」

阿Q將手向頭上一遮，不自覺的逃出門外；洋先生倒也沒有追。他快跑了六十多步，這纔慢慢的走，於是心裏便湧起了憂愁。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沒有別的路；從此決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來叫他，他所有的抱負，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筆勾銷了。至於閒人們傳揚開去，給小D王鬍等說笑話，倒是還在其次的事。

他似乎從來沒有經驗過這樣的無聊。他對於自己的盤辮子，彷彿也覺得無意味，要侮蔑；爲報讐起見，很想立刻放下辮子來，但也沒有竟放。他游到夜間，除了兩碗酒，喝下肚去，漸漸的高興起來了，思想裏纔又出現了白盔白甲的碎片。

有一天，他照例的混到夜深，待酒店要關門，纔踱回土穀祠去。

拍吧！
拍吧！
拍吧！

他忽而聽得一種異樣的聲音，又不是爆竹。阿Q本來是愛看熱鬧，愛管閒事的，便在暗中直尋過去。似乎前面有些脚步聲；他正聽，猛然間一個人從對面逃來了。阿Q一看見，便趕緊翻身跟着逃。那人轉彎，阿Q也轉彎，既轉彎，那人站住了，阿Q也站住。他看後面並無什麼，看那人便是小D。

「什麼？」阿Q不平起來了。

「趙……趙家遭搶了！」小D氣喘吁吁的說。

阿Q的心怦怦的跳了。小D說了便走；阿Q却逃而又停的兩三回。但他究竟是做過「這路生意」的人，格外胆大，於是蹩出路角，仔細的聽，似乎有些嚷嚷，又仔細的看，似乎許多白盔白甲的人，絡繹的將箱子擡出了，器具擡出了，秀才娘子的寧式牀也擡出了，但是不分明，他還想上前，兩隻腳卻沒有動。

這一夜沒有月，未莊在黑暗裏很寂靜，寂靜到像羲皇時候一般太平。阿Q站着看到自己發煩，也似乎還是先前一樣，在那里來來往往的搬，箱子擡出了，器具擡出了，秀才娘子的寧式牀也擡出了，……擡得他自己有些不信他的眼睛了。但他決計不再上前，却回到自己的祠裏去了。

土穀祠裏更漆黑；他關好大門，摸進自己的屋子裏。他躺了好一會，這纔定了神，而且發出關於自己的思想來：白盔白甲的人明明到了，並不來打招呼，搬了許多好東西，又沒有自己的份，——這全是假洋鬼子可惡，不准我造反，否則這次何至於沒有我的份呢？阿Q越想越氣，終於禁不住滿心痛恨起來，毒毒的點一點頭：「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媽媽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殺頭的罪名呵，我總要告一狀，看你抓進縣裏去殺頭，——滿門抄斬，——噯！噯！」

第九章 大團圓

趙家遭搶之後，未莊人大抵很快意而且恐慌，阿Q也很快意而且恐慌。但四天之後，阿Q在半夜裏忽被抓進縣城裏去了。那時恰是暗夜，一隊兵，一隊團丁，一隊警察，五個偵探，悄悄地到了未莊，乘昏暗圍住土穀祠，正對門架好機關鎗；然而阿Q不衝出。許多時沒有動靜，把總焦急起來了，懸了二十千的賞，纔有兩個團丁冒了險，踰垣進去，裏應外合，一擁而入，將阿Q抓出來，直待揀出祠外面的機關鎗左近，他纔有些清醒了。

到進城，已經是正午，阿Q見自己被擡進一所破衙門，轉了五六個彎，便推在一間小屋裏。他剛剛一踉跄，那用整株的木料做成的柵欄門便跟着他的脚跟闖上了，其餘的三面都是牆壁，仔細看時，屋角上還有兩個人。

阿Q雖然有些忐忑，却並不很苦悶，因為他那土穀祠裏的臥室，也並沒有比這間屋子更高明。那兩個也彷彿是鄉下人，漸漸和他兜搭起來了，一個說是舉人老爺要追他祖父欠下來的陳租，一個不知道爲了什麼事。他們問阿Q，阿Q爽利的答道，「因爲我想造反。」

他下半年便又被抓出柵欄門去了，到得大堂，上面坐着一個滿頭剃得精光的老頭子。阿Q

疑心他是和尚，但看見下面站着一排兵，兩旁又站着十幾個長衫人物，也有滿頭剃得精光像這老頭子的，也有將一尺來長的頭髮披在背後像那假洋鬼子的，都是一臉橫肉，怒目而視的看他；他便知道這人一定有些來歷，膝關節立刻自然而然的寬鬆，便跪了下去。

「站着說不要跪！」長衫人物都吆喝說

阿Q雖然似乎懂得，但總覺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終於趁勢改爲跪下了。

「奴隸性……」長衫人物又鄙夷似的說，但也沒有叫他起來。

「你從實招來罷，免得喫苦。我早都知道了。招了可以放你。」那光頭的老頭子看定了阿Q的臉，沈靜的清楚的說。

「招罷！」長衫人物也大聲說。

「我本來要……來投……」阿Q胡裏胡塗的想了一通，這纔斷斷續續的說。

「那麼，爲什麼不來的呢？」老頭子和氣的問。

「假洋鬼子不准我！」

「胡說！此刻說也遲了。現在你的同黨在那里！」

「什麼……」

「那一晚打劫趙家的一夥人。」

「他們沒有來叫我。他們自己搬走了。」阿Q提起來便憤憤。

「走到那里去了呢？說出來便放你了。」老頭子更和氣了。

「我不知道……他們沒有來叫我……」

然而老頭子使了一個眼色，阿Q便又被抓進柵欄門裏了。他第二次抓出柵欄門，是第二天的上午。

大堂的情形都照舊。上面仍然坐着光頭的老頭子，阿Q也仍然下了跪。

老頭子和氣的問道，「你還有什麼話說麼？」

阿Q一想，沒有話，便回答說，「沒有。」

於是一個長衫人物拿了一張紙，并一支筆送到阿Q的面前，要將筆塞在他手裏。阿Q這時很喫驚，幾乎「魂飛魄散」了。因為他的手和筆相關，這回是初次。他正不知怎樣拿；那人却又指着一處地方教他畫花押。

「我……我……不認得字。」阿Q一把抓住了筆，惶恐而且慚愧的說。

「那麼，便宜你，畫一個圓圈！」

阿Q要畫圓圈了，那手捏着筆却只是抖。於是那人替他將紙鋪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盡了平生的力畫圓圈。他生怕被人笑話，立志要畫得圓，但這可惡的筆不但很沉重，並且不聽話，剛剛一抖一抖的幾乎要合縫，却又向外一聳，畫成瓜子模樣了。

阿Q正羞愧自己畫得不圓，那人却不計較，早已掣了紙筆去，許多人又將他第二次抓進柵欄門。

他第二次進了柵欄，倒也並不十分懊惱。他以為人生天地之間，大約本來有時要抓進抓出，有時要在紙上畫圓圈的，惟有圈而不圓，却是他「行狀」上的一個污點。但不多時也就釋然了，他想：孫子纔畫得很圓的圓圈呢。於是他睡着了。

然而這一夜，舉人老爺反而不能睡。他和把總噀了氣了。舉人老爺主張第一要追賊，把總主張第一要示衆。把總近來很不將舉人老爺放在眼裏了，拍案打凳的說道：「憑一做百！你看我做革命黨還不上二十天，搶案就是十幾件，全不破案，我的面子在那里，破了案，你又來迂。不成！這是我管的！」舉人老爺窘急了，然而還堅持，說是倘若不追賊，他便立刻辭了辦民政的職務。而把總却道：「請便罷！」於是舉人老爺在這一夜竟沒有睡，但幸而第二天倒也沒有辭。

阿Q第三次抓出柵欄門的時候，便是舉人老爺睡不着的那一夜的明天的上午了。他到了

大堂，上面還坐着照例的光頭老頭子；阿Q也照例的下了跪。

老頭子很和氣的問道，「你還有什麼話麼？」

阿Q一想，沒有話，便回答說，「沒有。」

許多長衫和短衫人物，忽然給他穿上一件洋布的白背心，上面有些黑字。阿Q很氣苦；因為這很像是帶孝，而帶孝是晦氣的。然而同時他的兩手反縛了，同時又被一直抓出衙門外去了。

阿Q被擡上了一輛沒有篷的車，幾個短衣人物也和他同坐在一處。這車立刻走動了，前面是一班背着洋砲的兵們和團丁，兩旁是許多張着嘴的看客，後面怎樣，阿Q沒有見。但他突然覺到了：這豈不是去殺頭麼？他急急，兩眼發黑，耳朵裏噥的一聲，似乎發昏了。然而他又沒有全發昏，有時雖然着急，有時却也泰然；他意思之間，似乎覺得人生天地間，大約本來有時也未免要殺頭的。

他這認得路，於是有些詫異了：怎麼不向着法場走呢？他不知道這是在游街，在示衆。但即使知道也一樣，他不過便以為人生天地間，大約本來有時也未免要游街要示衆罷了。

他省悟了，這是繞到法場去的路，這一定是「嚓」的去殺頭。他惘惘的向左右看，全跟着馬錢似的人，而在無意中，却在路旁的人叢中發見了一個吳媽。很久遠，伊原來在城裏做工了。阿Q

忽然很羞愧自己沒志氣，竟沒有唱幾句戲。他的思想彷彿旋風似的在腦裏一迴旋。小孤孀上墳，欠堂皇，龍虎驕裏的「悔不該……」也太乏，還是「手執鋼鞭將你打」罷。他同時想將手一揚，纔記得這兩手原來都細着，於是「手執鋼鞭」也不唱了。

「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阿Q在百忙中，「無師自通」的說出半句從來不說的話。

「好!!!」從人叢裏，便發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聲音來。

車子不住的前行，阿Q在嗥采聲中，輪轉眼睛去看吳媽，似乎伊一向並沒有見他，却只是出神的看着兵們背上的洋砲。

阿Q於是再看那些喝采的人們。

這剎那中，他的思想又彷彿旋風似的在腦裏一迴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見一隻餓狼，永是不近不遠的跟定他，要喫他的肉。他那時嚇得幾乎要死，幸而手裏有一柄斫柴刀，纔得仗這壯了胆，支持到末莊；可是永遠記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閃閃的像兩顆鬼火，似乎遠處的來，穿透了他的皮肉。而這回他又看見從來沒有見過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鈍又鋒利，不但已經咀嚼了他的話，並且還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東西，永是不遠不近的跟他走。

這些眼睛們似乎連成一氣，已經在那里咬他的靈魂。

「救命……」

然而阿Q沒有說。他早就兩眼發黑，耳朵裏嗡的一聲，覺得全身彷彿微塵似的迸散了。

至於當時的影響，最大的倒反在舉人老爺，因為終於沒有追賊，他全家都號咷了。其次是趙府，非特秀才因為上城去報官，被不好的革命黨剪了辮子，而且又破費了二十千的賞錢，所以全家也號咷了。從這一天以來，他們便漸漸的都發生了遺老的氣味。

至於輿論，在未莊是無異議，自然都說阿Q壞，被鎗斃便是他的壞的證據；不壞又何至於被鎗斃呢？而城裏的輿論却不佳，他們多半不滿足，以為鎗斃並無殺頭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樣的一個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麼久的街，竟沒有唱一句戲，他們白跟一趟了。

（連自鳴鐘）

百足蟲

藤岡

紀愷在滬站下了車，混在人衆裏溜出來；他站住了，無意識地將他的手錶向着壁鐘對照了一下——時間還早——他這樣想。第一去拜望新交的女朋友適真，第二去訪問多年闊別的老同學談甘；這二件使命同時湧上他的心頭，於是他轉身走了。

他懷着幸運似的心裏裝滿了稀有的歡喜；沿着鐵柵欄朝東，盛夏的太陽一步一步的逼着他，他一點不掛在心頭。

——但是不好意思罷！對於她的母親，她的弟弟妹妹們當怎樣應接，使得他們歡迎我常常去，倒是一個很難的問題，他想到這裏心中未免蒙了一層稀薄的不安。但他仍然前進，寶山路過了，靶子路來了。他拋去了剛纔的念頭，沿街張望過去，口口里三個字突然止住了他的足步，他從這條里裏進去，又暗地裏念着：「五十八號」念了又念終於他找到了。

他站在黑漆的大門前，舉起右手把他的胸次撫了一撫；然後篤篤篤地敲了銅環，裏面就有

人來開門，他便脫了草帽。

「邁貞在家嗎？」他問了一聲，站在天井裏。開門的女孩子一聲不答，忙的逃了進去；接着，一個中年婦人出來招呼他到客廳裏坐。他把草帽放在茶几上，又複問一聲：「邁貞在家嗎？」

「她便會來了。」中年婦人說了，吩咐女僕倒茶進紙烟。

他坐下一望，室中的陳設雖是不十分雅緻，却都是紅木的東西，其他的裝飾也很值價的；隱約約舊家的一種表示充滿在室中。中年婦人將桌上的信件紅帖子一類的東西，收拾一下拿了進去，對紀愷說：「請坐。她便會來的。」

紀愷想要回答的時候，邁貞出來了，與紀愷行了一個禮。

「弟弟在哭，他又要和我纏擾了。」邁貞退下幾步，向着已進內室的中年婦人說，又回出來向紀愷說：「我想教我的弟弟一同出來見你，他害羞起來了，並且和我纏擾，脾氣真壞。」

「孩子總是這樣的，他幾歲了？」紀愷心裏覺得非常滿足，因為得到了這些意外的談話資料。

「他是六歲。」

「上學了嗎？」

「還沒上學。」

「剛纔一位是你的母親嗎？」

「是的。」

「那我沒有招呼她，真是失禮！」

「不必客氣的，你從吳淞來嗎？」

「自吳淞來的。」

這時適真的母親領了她的弟弟靠在屏門柱邊，她的兩個妹妹牽住母親的衣角，在偷看紀愷；女僕端了二杯蘇打水分給紀愷與適真。

「弟弟來喝檸檬水。」紀愷拿了杯子向她的弟弟說，又做了個手勢給他，她的母親在慫恿他。

「是嗎，這位先生多麼親切，快來給他接一個吻！」適真便走近她的弟弟，彎轉腰來教他出來，他低倒頭藏在屏門後不使紀愷看見；二個妹妹在笑他，他更是咕囁地拒絕她，她於是憤憤地說：「好了，不來請教你了，以後你也不要到我跟前討東西喫罷。」

紀愷默默地看適真對她的弟弟，忽而殷勤，忽而憤恨，那種活潑的精神，好像樊籠裏的飛鳥，

令人摹擬不來的。他又想到她的輕盈的體格何等動人！宛如依人的小鳥，在落漠的生涯中少不掉這種的伴侶。她的母親領了弟妹們進去，於是他清醒了些，逸貞靠近他坐下。

「你的兩個妹妹在那個學校裏念書？」

「她們在附近的C女學校裏，上學了半年便停止的。」

「爲什麼？」

「我們的父母不很歡喜進學校的，像我起初，中文先生、英文先生都請到家裏來教的。」

隨後他們備談了些平凡的閒話，紀愷便辭別她，她送到他門口說：「我四時後在靜安寺路的號裏，有便請過來玩。」

紀愷在街道上踱過來，又想到這次第一回到適貞的家裏，一種周圍的氣分很不壞；沒有上過學校的女子，有這樣的個儻，真是出人意料的前幾次到靜安寺路她的父親開辦的一處棉紗莊裏，她幫助她的父親應接客人，也井井有條；實在她有幹濟之才。這時他對於這位前途大有希望的適貞，又是羨慕又是禱祝；若有人做了她的丈夫何等美滿。這些零星的空想，把他一剎那間的內面生活充實了。

N旅館裏的一室，桌上滿拋着水菓蘇打水；電風扇迅速地在旋轉着。紀愷坐在桌前，翻看繪

畫的書籍，他多年闊別的朋友談甘，躺在牀上，看新聞紙。祇有電風扇的機聲破這岑寂的下午。談甘本是紀愷小時的同學，在上海時他們倆有種習慣，白天裏一同玩，晚上二個人到旅館裏對牀閒談，一連四五天，等到錢沒有了才分途回家。有時候紀愷對談甘說：「你何不變了一個女子，有時談甘對紀愷也是這樣說。五年前談甘到日本去讀書，紀愷在交涉使署當書記，五年中從來沒有通過一次信，二人的消息大家不知道。這回紀愷接到談甘回國的信，突然想道：我以為他死了。他懷着一鼓熱忱去訪問談甘，談甘也握着他的手說道：我以為你死了！然而二人的歡喜就在這裏跳躍不住了。

紀愷對着電燈一望，又看了看手錶，懶懶地把書籍掩掩，向談甘說：「我們到外邊去喫晚飯罷，今天看來免不掉做個東道主咧！」

「那何必呢，就在這裏喫一點罷。」談甘在牀上翻了身說。

「不，還有一位女朋友，乘此機會教她來談談。」

「是誰？」

「你不認識的。」

「你的朋友屈指可數的，那有不認識的道理。」談甘說了從牀上坐起把兩掌壓在太陽裏

想下。

「你不要去想，想也不來的，等她來了自會看見的。那末喫京菜嗎？」

「不，我歡喜喫閩菜。」

「那末到消閒別墅去。」

「好的。」

「快走罷，晚了沒有好房間的。」

「慢一點，有女客我要換衣服的。」

「算了罷，她未必就歡喜你。」

「那裏的話。」談甘感到些說不出的興奮，就把香港布的下裝換了白嗶嘰的結了領帶，套上了法蘭絨的上裝，戴了草帽，對着衣鏡相了一歇，便跟着紀愷動身下樓去。

諸客票發到靜安寺路去了，他們倆在消閒別墅的一間幽靜的室內，吸着紙烟，走來走去祇望邁真快來。

僕人來回報後，邁真領了她的弟弟便進到這間室裏。紀愷替邁真與談甘介紹了一下，他的

弟弟祇是羞澀地藏在適真的身後；紀愷便請適真和她的弟弟談甘坐席，然後自己坐下。上了菜，大家一頭喫一頭談些閒話；紀愷適真都在殷勤她的弟弟，談甘但望着適真出神；他看她素樸的裝束，伶俐的體態，在她的言語舉動之間，流露出久年相遠的一種——祖國情調——華夏美人的優點。他箸頭上的菜物也忘記嘗口了。

紀愷指着談甘對適真說：「這位談君向來在日本留學的，差不多去了五六年，這回第一次回國。」

適真點了點頭問談甘說：「談先生在日本什麼學校讀書？」

「在東京的A大學裏讀書。」

「學什麼科？」

「學的文科。」

「日本人對留學生感情怎麼樣？」

「普通交際不算怎麼壞。」談甘喘囁地回答她的時候，擔心夾進日本話；因此他想祖國交際場上，失了他的雄辯的地位，不由得生出了些小小的悲哀。

這時適真的弟弟指着談甘，低低地問她說：「大姊，他是日本人嗎？」

「是的，他是日本人，前年到我們廠裏來過的，你忘記了嗎？」她這樣答了，她的弟弟祇望着談甘，把他的指頭咬在嘴裏現出驚異的微笑。

「前幾年我們的紗廠裏，和日本人交易爲數很大，差不多每天有幾個日本人到我們廠裏來。那時他還小——從抵制日本貨之後，交易就此斷絕；但是有幾位交情厚一點的日本人，依舊親戚一般的來來往往，並且他們每次來帶一點日本的糕餅送給他，所以他聽得了日本人非常歡喜。近二年他們回國了，他仍是念念不忘的。」邁貞這樣申明了後，她的弟弟低着頭在打她。

「你的弟弟可算小賣國賊。」紀愷說了，談甘邁貞都笑起來。

「說起來有件笑話，今天可好請教談先生了。」

「新年的元旦，有個日本人到我們廠裏，走進來恭恭敬敬地對我說：Onsato Gozaimasu 弄得我莫名其妙，沒有法了，只好也還敬他說 Onsato Gozaimasu 這句話到底什麼意思？」

「那就是恭賀新喜的意思。」

「那末我的答詞應該怎樣說？」

「就是還敬他這句話。」

「幸而我還不差，其實當時不過一種無意識的效尤罷了。」邁貞得到談甘的解釋，心裏充

滿驕傲的氣焰，只是沒有放到外面。談甘在驚奇她的聰明，紀愷與邁真的弟弟同樣覺得這是沒意味的話柄。

晚飯過後，他們回到永安公司的屋頂花園，天韻樓去散步，在涼亭裏坐了一歇，談甘和紀愷送她姊弟倆回到靜安寺路的號裏後，就此慢慢地踱回到N旅館。

晚上十點過了，街上盡量的喧聲不絕；他們倆熄了燈，各自躺在相距咫尺的牀上。月光從玻璃窗外照入，像是慶祝他們恢復舊有的奇特的友誼——二人在談話。

「老談，我第一次碰見她時，她就曉得我有妻的了。啊啊！沒有希望了。」

「你第一次碰見，何須說出這種話。」

「那時的弟弟也在，我說我的兒子也這樣大在這裏說起的。」

「你怎會認識她的？」

「我的表弟介紹的，他也做棉紗莊生意的，和她們同行，往來很親密。」

「她的學問怎樣？」

「她沒有進過學校，中文英文文他從前專請先生教的；雖他沒有大不了的學問，而見識很高，非常聰明的人。」

「沒有進過學校，倒有這樣的個樣靈活！」

「她的家庭與環境和平常女子不同，她的父親是個富商；盛時有幾處很大的紗廠，在商界上名望很大的。聽說從前她的父親當她做男兒的，從小穿男裝，十五歲時就幫助她的父親應酬客人，又隨着她父親到過北京、長春、長沙、廣東等處；前年她的父親虧了本，就一蹶不振；她箇子上是很快活，心裏也非常懷喪。」

「現在她幾歲了？」

「二十歲。」

「沒有未婚夫嗎？」

「沒有——我也認識了一個月還不到，我到她的機裏有二三次了，今天又到過她的家裏，她的父母非常的和藹可親。奇怪！她明曉得我有妻兒的，對我還是很好，在她的父母前對我也是一點沒拘束的。」

「那是友誼的。」

「老談，我是沒希望了，你還有這個資格去做她的丈夫。」
「不要打起罷，我是飄流了多年，青春的時期快錯過了。」

「她在商界上本來交際很廣的，所以男朋友很多；假使別人得了她，我就要變爲陌路人。如果屬於你了，她與我仍然是一個朋友，還是你去進行！」

「哦，剛纔在天韻樓她招呼的男子有五六人，我正在奇異。」

「那就是……不過她是看不起這般人的，她近年來很愛好文學，所以教我的表弟介紹給識。」

「那末她沒有情人嗎？」

「怕沒有，我前幾次試驗過了，不過底細我也不大明白。」

「紀愷，像我們這類人不適宜了；商界的青年何等漂亮！恐怕她的眼裏未必有書生罷。」

「你還夠得上他們，你年紀還輕，有家產，又是留學生，丰采也好，正是翩翩公子……」

「真再打趣了！」

「真的，我望你成功，不但望你，並且扶助你成功；我若在你的地位，早已進行了，實在我很歡喜她。」

「那我何必鵲巢鳩占呢？」

「不，我和你一體的，我的生命可以說寄在你的身上，你的得失就是我的得失。」

「這種話你去對她說罷。」

他們談得倦了，便各自建造甜蜜的夢境，在這裏成就了他們日有所思的一切！街上的聲音沒有了，祇有二人枕邊的手錶聲咄咄咄地嘆息。

二

紀愷的寓所在北車站的附近，雖適貞的家也不遠。第二天談甘便從N旅館搬住到紀愷的家裏，白天裏紀愷到交涉使署去幹公事，談甘蠶天的坐在紀愷家看書，他好像不耐到外邊去奔走，天氣又是這樣熱，使他神經昏亂，身外的一事一物都有催眠的引力似的。等到晚上清醒了，便回了紀愷到靜安寺路去訪問適貞，一同到天韻樓去乘涼，或是到電影院去看劇，——差不多每天這樣按着課程去做的；三人中有一個有事了，纔間斷一、二天。

適貞同和他們二人玩的時候，有時獨身，有時帶了她的弟弟，若是帶了他的弟弟同去，總是到靜安寺路，二人一同送去的，她的母親也在等候着。有時她的父親也在，總是非常感激他們二人的，因為談甘逢到她的弟弟同來，總要買許多東西送給他。她的弟弟不來的時候，她回去時是到靶子路的；平日她有種習慣，不歡喜坐電車，也不歡喜坐黃包車；二人也徒步送她回家，談甘照例

買些喫的東西帶到家裏，送給她的弟弟；所以她的弟弟對談甘的感情，格外甜蜜。他的微小的心中，又經驗了當年日本人對他的情意，他於是信實談甘是日本人。適真和她的父母本來很愛這孩子的，因而對於談甘也加上了一層的厚意了。

月亮浸在黃浦的江心，這兩個月裏，岸上稀少的行人中，時時夾着談甘、紀愷和適真的影兒；這是他們送她回去的時候。由黃浦灘折返蘇州河畔，沿河兜到靶子路她的家裏，每次回去總這樣繞遠走的。他們在路上有時談一點笑話，有時評論人家，有時談些身世的事，為悲為歡沒有一定。在這裏紀愷幾次勸適真和談甘東渡，她有點動心了，他也願意照辦了；但是要求她父母的同意。她回去說了以後，她的父母要晤見紀愷和談甘當面商量；於是約了一個日子會面。

這約好的一天，談甘和紀愷到適真的家裏，她的父親有事不能回來，他的母親對紀愷說：「她說要跟談先生上日本去念書，這是一樁很好的事，她的爹也應許的；可是她年紀還輕，事理不大明白，而且她還沒有和人家做親眷……」說到這裏又向談甘：「一切的事總要請談先生照料的。」

「伯母你盡量放心，這位談君是非常忠實的一個青年，近來我們一塊兒玩，適真定會知道他的性格了。」紀愷這樣說，望着談甘。

「女子上日本去讀書的很多，去了之後，她們另外有女子的寄宿舍，也非常便利，伯母你放心罷。」談甘這們說了，她的母親便笑着答道。

「橫豎費你的神，你好好指導她！」

「……………」

「媽媽你既應許，那末是了！別多說閒話。」邁貞在旁邊覺得沒意思落場，便這樣打斷了他們的談話；於是攔起了這個問題，講些別的，一忽兒他們便辭別了出來。

他們二人在路上談這件事。

「紀愷，我以為這事不會成就的，真是出人意料的了。」

「我早料到順手的，邁貞對於你本來沒有問題；你看她母親的話裏有多少深意。噫，噫，你……的幸……運來了。」紀愷向談甘說到這裏，面上露出一層沈痛的歡喜。

「這原是你的力量，他們也只信實你的話。」

「這倒是實在的話，雖然我從此沒有罣礙，以後要變成你們倆的保護人了。你記得嗎？平時你和她戲謔的時候，她總是來告訴我的，你們去了以後，她受了委曲怕也會寫信來告訴我的。啊！我何等的可誇呀！」

「回國有二個月了，快要東去了，這二個月中怎知道有這樣的收穫。」

「老談啊！只是苦了我，從此人間天上，你們盡量的歡樂，我是盡量的苦難。」

「你的器量本來很大，同時也極小。」

「這是所謂聖人凡人的中間，介着一個我。」

「那你應該做聖人。」

「可是根器太淺呢！」

「……」

他們覺得愈談愈遠了。

紀愷提議選擇一天，到離去吳淞不遠的一個小城裏去玩，當是臨別的紀念，談甘與適貞也很同意。

這一天他們約了，同往北車站，乘上吳淞車，適貞和談甘並肩坐着，紀愷在她們的對面占了一個座位。他看看他們，只是低了頭一聲不作的在想——有一天在適貞的家裏，她的母親教她的弟弟來招呼我們，指着談甘說：「叫這位哥哥，」指着我說：「叫這位伯伯。」啊啊！我只是比談甘大了七八年的年紀，他就占有銜頭……有一天她的母親教她的弟弟來給我們接吻，他祇是

給談甘了接一個吻，便不肯到我這裏來，啊啊！你這小小的一個，誰教你這樣的，除非有運命的主宰……有一天談甘偶而發熱，在痰中咳出血來，適真見了告訴她的母親，第二天她的母親見了談甘，教他如何休養，如何服藥，如何細心，如何防遏，真是體貼入微了。啊啊！我所有的一切隱痛，有誰知道呢？……他這樣溫過了幾件刺心的事情，火車已到炮台灣了。

他們下了車，紀愷最先跳下月臺，接着談甘也跳下了！適真立在月台上喊着，談甘便轉身過去抱了她下月台。紀愷祇望着發呆。這時一羣黃包車來接他們三人，他們選坐了，車夫飛也似的向着不遠的小城裏去。

三

這所小城，從前紀愷與談甘曾在這兒念書的，所以很熟悉；他們走進南門，那些陳舊的店鋪像是舊相識，適真也稀罕的瞭望着。穿過了西門，走進古廟似的一所書院的舊址，他們就在這裏歇息。

天光晚了，這久已空曠的書院，尤其顯出荒涼岑寂。他們從客廳裏搬出幾把藤椅坐在庭前；甬道的兩旁樹木花草，蚊蟲在這裏奏出微細的音樂。僕人端了茶來，紀愷一喝而盡。像從夢裏醒

來，睜出眼兒向着談甘與邁真望了一歇，便又吩咐僕人弄酒菜。邁真並坐在談甘的傍邊，教他唱長生殿的歌曲。

「今天是七夕，唱這曲子很好啊，我三年前在這裏一個人孤寂地住了十多天，」

「風靜小庭整泣夜，」

月明古寺鬼窺人。」

這就是那時候得到的二句詩。「紀愷說到這裏，邁真不由得起了寒顫；她忽而離着坐位嘆道：

「不好了，不好了！」說着把她的裙子亂摸，一條七八寸長的巨足蟲落到地上，談甘忙的一脚，她接着說：

「我最害怕是百足蟲，小時候幾次被牠咬傷皮膚。你看牠的身體踏做了二段，還會蠕蠕地不死呢。」

「這是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談甘插了一句話，她由是很命地去踏了幾脚。紀愷又呆了，「啊，這是我的運命！」他想要說出，終於止住了。

僕人在庭前燃上了燈罩，搬上酒菜。邁真覺得這時有異樣的歡樂，她和談甘講些日本的事

情。紀愷有時插幾句話，總是不很高興似的。後來他興奮了，祇管喝酒連了十多杯，他的臉兒蒼白得不成樣子，眼淚一滴滴的落下來，被邁貞與談甘也覺察了，便勸阻他，他不但聽，並且喝得更厲害了。談甘抱着了他，吩咐僕人撤去酒杯，他纔伏在檯上嚶嚶地大哭。

邁貞看了這種情形，心裏便不舒服起來，想要回去，而紀愷的哭聲更加大了。談甘扶着他離去酒席，開了走廊的側門，踱到草地上，邁貞跟在後面。紀愷對了天空的明月忽又發笑起來。邁貞便說：「我心悸還沒止住，你真嚇得我死去活來！」

「小姐，對不起……」紀愷向她鞠躬賠罪，他便揮了臂兒，蹣跚地上泥山去，談甘忙的扶着他。

「回去罷，回去罷，上山去幹甚麼？」邁貞又驚惶地喊了。紀愷不聽，她沒法，祇好拉了談甘一角一同上山。到了山頂上，談甘依舊找着他，他又向了天空自言自語地說了許多恨慫的話。

「不如一死！不如一躍而死……痛快，痛快！」最後他喊了，想要躍下，談甘止住他了。邁貞催談甘扶他下山，他還是三翻四覆的不願意去。

「好了，好了，今天我乘輿而來，料不到如此田地的。」邁貞抱怨地說了，紀愷聽後，便順從着談甘下山去，回到客廳裏，整了衣冠，便雇了車子回到炮台灣。

曠野的夜風把紀愷的酒意吹醒了一半。他們坐上火車，這一廂車子裏，祇有他們三人；紀愷伏在案上瞌睡，對面談甘和邁貞並坐着。他們倆的面龐與面龐緊緊地貼住，在商量下星期到東後的事。然而紀愷時時醒來，偷望他們倆的。

倏忽地路程經過了一半，紀愷醒得多了；他望着窗外蒼茫的夜色，迅速地過去，大地與他的心緒同樣的沈默，孤冷。回轉頭來，看見談甘與邁貞甜甜蜜蜜的低語。他想：雖然我在這裏，他們倆的心目中早置我於度外的了；想到這裏對他們鄙視了一下，不由得心裏起了抱恨他們，懷怨他們，厭惡他們；這些意念在他的心裏醞釀許久，終於生出仰慕他們，助成他們的反感。車子忽然停止了，他的心潮也止住了。

他們在北站下車，他們倆依舊送她到家裏；這時她的母親候在家裏，聽得紀愷酒醉，就拿出醒酒的藥品給他喫了，他捧了頭兒在思度，坐了一歇，果然覺得更清醒了。由是辭別出來。

冷落的街道上，聲息全無；他們踱回去，談甘走在前面，紀愷憤懣地在他的背上擊了幾拳；他回過頭來說：

「你爲什麼打我，你又醉了嗎？」

「不。我早醒了，你們在車子裏好快活呀！我要報復。」

「那你盡量報復罷！」

「別生氣，說說笑罷了。」紀愷憤懣的神情又平和了。

「其實……」

「好朋友……」

第二天紀愷害病了，他不能起床。一間狹隘的房間裏，他的夫人侍候在床前，談甘也在，但看看紀愷睡在被窩裏，二眼深深的陷下，發出微弱的目光；他對他的夫人望了一望說：

「有了你，我總沒有出頭的日子了！我全身痛苦，都爲有了你；啊啊，你這前世的冤魂！苦擾到我這般地步。」他說後又轉身背着他的夫人，他的夫人祇是默默地流淚。他又回過來斷斷續續地對她說：

「然而我孤負你了，你爲了幾個孩子，天天辛苦；從沒享過怎樣的樂趣；怎樣的華貴；你尊我如帝王，你自視如婢僕；我真對你不起……我太忍心了！我的病好了以後，定然和你到外邊去玩……」他說話的氣力都沒有了，便如睡非睡的沈默着。談甘覺得沒意思了，也退出去。

過了兩天，他的病越發厲害了；他的夫人在外室調藥劑。談甘坐在他的床前看護他，談甘靠在床架上看書，時時注望他的面顏；他醒過來看見談甘，便又興奮起來；想要爬起來，可是沒有力

量。談甘止住了他，他睜着眼兒，落下幾點眼淚，搖搖頭對談甘說：

「朋友，這回我不會好了。如其我死了，你趕速想法與適真實現事實，我在陰間還會幫助你們。若是她爲別人得去，我要化爲厲鬼，弄得這一個人不死不活的受活地獄。朋友！你別要忘記呢。」

「他說後又像清醒了一些。」

「不關緊的，你安心養病罷！無論如何我總聽你的話……」談甘沒有答完，他又昏昏沈沈地說亂話了；他的話也聽不懂，只是模糊中帶着「適真」的名字。

又過了兩天，談甘到紀愷的家裏去望他，覺得他的病更厲害了；談甘叫他，他停了腦子凝望，已昏迷不省人事。他的夫人坐在旁邊流淚，把一張破紙，遞給談甘說：

「請談先生看一看……他昨天夜裏寫的……寫的甚_麼？」談甘接了看下：

「適姊：我的運命正是你所畏懼的百足之蟲，我現在死了，可是還沒有殭。我所期待的，要在我冰冷的臉上，給我一個熱烈的吻，那末我便安全地殭去。我所請求你的，我想你或也願意的罷！談君是我的好朋友，我和他是一體的；將來你與他成了事實，也可說是我的幸福；有他我雖死如不死，我這請求你的，諒他也不會阻止的罷。——啊，末日臨到我身上了，我祇渴望着最後的溫感。」

「紀愷上」

這些話寫在紙上，字跡潦草，談甘認了半天才得看完；臉色蒼白，心中不由得起了一種不可名狀的恐怖。勉強把這信摺袋起來，回出去，想到適真家裏商量待他跨出門口，忽然紀愷夫人的哭聲發作了；大約紀愷在這時物化了。

(續自適真)

出閣

黎錦明

過了中秋第二天，人家屋裏的香灰都冷了，而陳家門口却更加了一番沸騰。陳四姑娘出閣了！左鄰右舍早就將這消息喧傳幾天了。那一天天氣很清明，屋前屋後的桂花正在吐放着馥郁的芳香；舞動的輕烟，玲瓏的山色，好像都替四姑娘抱了無限的歡意。

正堂裏面一陣迅速的聲鳴，接着大門口的火爆羹粥也似的響動，和着送嫁的人們的歡叫，連幾隻偷食飯吃的瓦雀子都嚇的無影無踪了。在這當兒四姑娘由伴娘從內房扶出，對親人連哭帶訴的告了辭，最後輪到她的老寡母身邊，她哇的一聲大哭起來，哭得一身只是亂顫，哭得四圍的人都有些歉疚的意思了。

「上轎上轎，馬家新姑爺等的肝油也冒出了！」拾花轎的幾個少年們嚷着。他們都是從前四姑娘的玩伴，又是個個鍾情於她的；如今她脫離他們高就了，那個又不感到一種創傷的痛楚，那個又不灰心？（然而這也足以排解他們內部的風波罷。）他們只是說這是不屑理會的事，（倒替她當起奴隸來。）而又捨不得離開她，只好興奮着替她壓一勝子的轎杠。

伴婆和新娘移到轎邊來了。新娘只是哭，四姑的媽媽也跟着哭，直待幾個人將她攆進轎門。

只是她在裏面哭的更熱鬧，一雙着紅鞋的六寸大脚一頓子辟辟拍拍的蹶起來。

「看你這蠻婆好福氣，這樣長一雙脚！」羅梅生咬緊牙關將轎門一鎖的說，叫了聲口號，四人一齊將轎舉起，接着又是一陣花爆的嘈響和哭聲。

「如今世界變了，大脚姑娘行時了。奇怪！」後面龍春嘆了口氣說，似乎他再也不承認四姑娘是美好似的。

的確，這是鄉裏少年們值得希異的事，陳家莊放足的風習，實要算四姑娘爲之首倡。這大概是六七年前的故事罷：她還不過十一二歲年紀，她的脚才由母親嚴厲的限制着細扎起來。從脚第一天起，指令她三個月不事操作，只鎮日坐在窰前，鎮日在痛苦裏呻吟着。她只是反抗，號叫，也不知挨了多少打罵，然她沒有一天不想方法來解放自己。「媽呀！城裏的女人都放了，王四爺不說過呀！」她時時這麼反覆的央求，只是沒有確鑿的證明，馬上給媽「信他那油嘴！」一句駁翻了。然而這也是她的幸運，不幾天果有一位由城裏回鄉的姑娘，打她屋門邊歇轎，那雙翹在轎門外六七寸長着淺膚緞鞋的大脚給她做證明了。「媽，楚家小姐不放了嗎？那脚多鬆快！」她吐出高興的話頭又對媽央求了，「唉，我的兒，她是小姐們啊！像我們這窮戶人家放起那樣大有那個要啦！」「我就賭咒不嫁！」她破涕爲笑的說。還是爲娘的心軟，又想起這孤兒寡女，又想起將

來老時的孤獨……不禁泫然歎了下來。

「……手膀子勁比我們還大，上起山來飛快——脚桿子是直的！哈哈，龍春！她一抱中了你，請你翻不得身就是！」羅梅生換了換肩，嘲着說。他們已走出佈滿了桂香的陳家莊了……沿着澗水直趨山徑而來；四姑娘在轎裏哭的越發淒緊酸楚了，清音在山谷裏顛盪着，淅淅的流泉的唱答好似也爲她悲哀。他們走到山腰，那裏一段生滿了『映山紅』的草坪頭山來；那冬青樹底下，那蓮塘的盡頭……他們不禁一齊顧盼過去；啊！那是何等令人可留戀的場所！

那種普遍的故事又映上他們的腦裏了。冬青樹下是她日常留連的；她和她的嫂子當日中時便到這裏來曬衣。她的力大，兩脚又活潑，可以扒到那高而險的樹上去支曬衣竿子。衣一件件的理，她一陣陣的對她嫂子攀談。她說：『若是舅舅回鄉來，一定要跟他進城唸外國書去。』她說：『哥哥有空時，我要去抽工去習一兩年漢書。』她又說：『鄉裏沒有一個不說我能幹，王家太太們都賞識過的。』她這樣抱了大志願的口氣，差不多成了父老們的奇談，然而也是龍春一班少年們努起嘴不屑于談及而值得鄙薄的話。她自然覺得這班卑視女子的少年心理是不足以挂齒的。有時他們找她來打趣，她很有些傲視，一不留連『呸』的一聲飛跑了。却是她又愛聽他們所唱得很纏綿淒緊的山歌，唱到入神時，她感動極了，也時時嫣然一笑的報答他們。因此龍春們都

體會了她的心性。當薄暮黃昏時，她的屋前屋後都瀰漫了相往返的歌聲。金碧輝煌的殘陽投到山腰上，她倚在樹邊，望着迷濛的山色，淒然冥想起來……

「……哎呀，咱們再也捱不着磅磅槌了。算起來，我已經是八回啦……背上兩下，肚皮上三下……脚桿上三下……」龍春又嘲着說，喘着氣換了換肩。他們不禁全都淒然苦笑了幾聲。

自然的，他們想，這蓮塘邊從此再也不見這嫵婉的浣衣女了。平日只要天氣晴和，她嫌屋門邊的塘水昏濁，常時提起一桶衣服到這山腰的蓮塘邊來。西頭有一帶松蔭，松蔭下便是一段青石岸。她終坐在崖邊角，扎起袖，緊緊裙子，徐徐的搓洗，默默的玄思。那裏有野卉雜蓮花的清香，有山鷓的低唱，有翡翠的飛竄和斗然一條魚跳出水面的微響。少年們便乘此機會來撩搭她了，對她斜視着，對她竊語着，有的不自禁的脫下衣赤條條的投下水，洩到她身邊來。她儘自動作着不理，有時但紅着兩頰只是掩住嘴笑；及到他們鬧的開不得交，她佯怒了，將搗衣杵輕輕一擺——「拍！」「哎喲！」他們負痛走了。

山坡頭路已盡，這鼎鮮紅的程桔將這幽婉的少女靈魂載出鄉境了！那大路前便是他鄉的——標界；標界的左方便是一所神王廟，廟前每年打過花鼓，一打花鼓四姑娘一定姍姍然來，如今她去了……

她去了，而這地所留下的映像，他們總不能忘掉罷。他們覺得那如鼎沸的人聲彷彿還殘留在山角裏，清脆的鑼鼓與胡琴的餘聲還在鼻鼻然。那是春季四月初了，禾田裏的稻秧已正在榮發。農人們已停下耕作，水牛一羣羣的在山腰閒着吃草；老人們嗜好玩牌，他們就趁此邀集許多人，圍在矮的餐桌上，「天九」「開山」的嚷鬧起來。少年們更熱鬧了：玩了火龍燈後又議定打花鼓了。開臺的那一天，遠近的人衆都忙着聚攏來，說是羅滿娘子忙到連午飯也燒掉，陳七爺忙到連裤子也穿錯，更好笑的：綽號做七跛子的忙亂到提起水桶當開壺！台就是搭在那山坡上，王廟前。說是借來楊秀才家的喜帳挂了，又借了後山包府上的金漆桌椅與甯綢扎的蓮花燈。開台打得起勁時，台底下的銅錢紙票子只是如飛的攢來，而他們用意無非都是在四姑娘身上罷。四姑娘一來，飾花旦的何妖精只是眉來眼去，扮小生的羅梅生只舞得八面威風，丑角陳三儘管涎皮搭臉的爲她取笑，老旦龍春不安本份，常時要露出那圓的臉清脆的喉音。花鼓打了，畢竟還是何妖精的媚力大，說是害她想病了三天。如今她要離去了！

而她猶兀自一無所覺的在轎裏發泣……

走了一程，又是柳家的村落顯到眼前。

「柳家菊姑娘也是這月嫁呀！」陳三朝那松樹灣裏溜了一眼說。

「唔！依我看，菊姑娘也不見得比這個壞咧。不過胖一點罷！」龍春還是帶着冷澀的神氣說，總覺得應該要毀壞她。

柳家莊又盡了，那角露出一塊浮滿了紫葉的菱塘；塘的兩面全是碧綠的松嶺，松嶺上有莽莽白雲的飛舞，松嶺裏有杜鵑的啼號。這哀楚的啼號何等動人啊，他們已不覺得行程的勞苦，不禁泫然了。

而四姑娘還是兀自嚶嚶的悲泣……

「唉，龍春，怎麼辦？越哭越凶了。」抬後扛的陳三嘆了一聲說。

「我也這麼想哪！」羅梅生矯作愉快的聲音答。

「要是哭壞了人，又是我們吃冷飯呢。」謝三接着說。

於是龍春不自禁的呼道：「喂，四姑娘，我想你老是哭，哭得這樣傷心，還是讓我們抬回去罷！」

「你配！」四姑娘的哭泣斗然停止，噉的一聲說，「偏要哭！你不抬走是我的孫！」

（選自烈火）

醉裏

羅黑芷

璇姑娘蹣蹣地走進了房，一眼瞧見伊的朋友蓉姑娘，快快地獨自坐在燈前椅上。

「阿呀！你什麼時候溜進來的？你的病好了一點兒麼？我實在替你擔心啦！」

同時伊很快的想：今晚的宴會真快樂，熱鬧，有意思；我的孤獨的生活收拾起了，快樂的希望邁開脚步向前進了。

「你爲什麼不赴我們的宴會？我等候你，焦心地等候你，你總還我一個不來。」

伊想：什麼？她原是想來的好一個口實——病了！其實她不來我也不關心；我那裏已經有不少的客了——慧瑜，琰，可愛的瑜呵！喝了三盃酒，她的眼角邊便那樣地有光采，那樣地歡喜；瞧這一個，看那個——滕先生的性樣兒，給她越瞧越現得可愛。他倆原是和我們一樣呵！只有那肥頸項的楊先生，時時低下他的近視眼，還有……他呵！他希望之神！我喝醉了。

「蓉！我喝醉了。你的眼皮兒爲什麼浮腫的？」

這也值得哭腫這可愛的有用的眼睛麼？你看我幾會哭過一次？寶愛自己，我要告訴你，蠢人！「你昨夜不曾睡覺吧？」

沒有這事？這是當面說謊。一切我都知道。你定了婚，不是你離了婚，呵！我真的喝醉了。

「今晚那地方的菜蔬真好吃！蓉，你爲什麼不去溜五柳鰾，無黃蛋，蜜餞，白果，還有，我數給你聽，什麼？哈哈……我忘記了。」

我忘記不了的！只有他！尤其是在今晚；我用媽媽的名義請客只有這一次了。再過一個月，我使是他的……阿呀！不講給誰聽。

伊忽然想起了什麼重大事情似的，匆匆走到房門外去。一會兒，伊提了一桶熱水進來傾在那白瓷面盆裏。伊放下那提桶在那洗面台腳下，一邊在那面盆裏按弄得洗面巾在溫水裏潑潑地響，一邊扭轉伊的腦袋向着蓉姑娘。

「蓉！你吃了晚飯沒有？」

嘻嘻，她還能殼吃得下一粒米進喉嚨嗎？「何媽！你去告訴太太說：我這裏來了蓉小姐。擊點兒什麼吃的東西來。」

「不吃？你不要使客氣。你往常不是這樣，是不是？」

很靈活的村度和想像在伊的頭腦內盤旋。

病了，她自己只好這樣說：病了。我今天早晨還聽見瑜說：「她同兩個男子坐着人力車兒在

什麼地方去；一個有鬍子的坐在最後的一乘車上，滿臉醉熏熏的；兩旁的行人都詫異地望着前頭兩乘車兒內的人，因為一個是淚汪汪的，那一個也是淚汪汪的。『哈哈！我只能這樣在心裏笑。

『蓉，楊先生在今晚的筵席上不肯喝酒；他的眼眶底下彷彿現出微微的黯色；而且他的眼皮總是低着的；我不知道他有什麼不高興的事在他的心裏。』

着了。你瞧她的兩手漸漸握緊了，裝笑的臉上有點兒青白色了。我知道——我什麼事不知道——那在今天早晨和她一道兒坐着人力車在街上跑的青年，就是那位近視眼。

伊的洗面巾正在伊的那被酒染紅艷了的臉上蓋着。

裝神裝鬼地這兩人鬧了一年半光景，前幾日他們不曾表示定了婚嗎……呵！我的他，我們便不是這個樣兒。

那洗面巾又隨着伊的小手落在那白瓷面盆中的溫水裏，將那縹緞細潔白一排指頭伸開去，平鋪在那面巾上停住不動。

『你這會兒心裏好受一點麼？』伊從伊的右眼角偷瞧了她一眼。

你不要只擎着那手絹兒出氣，他沒有罪呀！你的那個近視眼也太不中用了，你請他到我的那個人跟前去看一規半采。他有怎樣的透亮的思想和勇敢的行爲呵！我只要請你的近視眼和

他，我的他，同在一處談講五分鐘的話！

伊的面巾已經在伊的手裏絞成一個兩股交扭的形狀，而剛要給抖開來了，却又很溫柔地搭在伊的手背上。伊微笑着。

「你爲什麼瞧我，蓉，我今晚真的喝醉了，口裏只胡說。」

我的胡說也教他殼受了。最好笑的是那位近視眼，他平時扮起那樣嚇人的面孔，好像一個研究了二十年學問的面孔，又好像一個故意教人知道，他永不會和女性發生什麼交涉的面孔。這應該是一個理智的動物了。

「蓉，你不吃點東西，肚裏不餓嗎？何媽！你爲什麼不快點兒走？扭扭捏捏地……」

那面巾已經搭在盆邊了，伊的右手食指正伸進到一瓶放在側旁的雪花膏內去。

「吃一點，蓉，隨便吃一點，那蛋糕是很新鮮的。」

嫩白而芬芳的脂膏勻淨了伊的前額，臉頰，鼻子，頸額，和那黑髮下的白耳朵，使得伊的紅色面容，又蒙上了薄霧似的乳白色，映在當前的鏡子裏，伊還是如電閃般很快地想着。

理智的動物爲什麼會笑泣呢？今晚我在筵席上所看見的近視眼的臉也有些兒微微浮腫。瑜告訴我，瑜也太關心這些事了，說：那近視眼自稱是一個孝子。哈哈……我竟給弄糊塗了；孝子

又需要戀愛；而於是戀愛便不得不在孝子面前退讓了。

「蓉，吃一點，隨便吃一點；病了還是要養息的。你不吃東西，那又怎樣去養息呢？」

養物！她真是一個養物！眼淚是那樣的往肚裏流。管她呢！呵，快活，我今晚真快活。雪亮的希望——
邁開脚步向前進了。

伊活潑地走到蓉姑娘的身旁，一張椅上坐下去，眼紅耳赤地瞧着她；伊口裏還在微微地喘息。伊吸進去的還是剛才那酒樓裏燦燦的電燈，溫煖的爐火，和許多的笑聲混合而成的空氣；而伊呼出來的便是從最近三個月以前的長時間裏那曾經教伊偷偷地歎氣，哭泣，而且自己常常告人「我肺病的危險徵候呵！」那種宛轉哀傷的憂愁。

(環自辭章)

來客

羅禮嵐

曾五太太家今天來了一位客人，可把她和她底兒子弄慌了。

她是東鎮惟一的一有錢的，東鎮的田地房屋，差不多有一大半屬於她。只要是四個月前，別說來一位客，就是來三四十位，也不難招待。但是自從那有白星兒的旗子舞到了東鎮以後，東鎮的一切便起了大大的變更，曾五太太也無日不在恐慌中過活，尤其使她胆戰心驚的，是鎮人們擺街的時候，大喊「打倒資本家曾五太太！」

這位遠客遲不來早不來，却偏偏選定這黃道吉日的「東鎮全鎮打倒地主老爺示威減租絕交遊行大運動」的一天，曾府的用人們都熱忱地去參加這大運動去了，剩在家裏的便只有曾五太太和她底兒子七少爺。

王文安——她底內姪——進門，曾五太太正坐在堂屋裏拿着銀牙籤剔牙齒。他叫了一聲：「姑媽！」她猛抬頭，忙起身親自迎接。

「姑媽，你倒好！」

「我，我倒好，」她說完這句，剛要賊小了頭，吞着泡茶，「香」字到了嘴邊，剛要溜出來，忽然

記起香春已於前日爲「解放了頭人種保障會」要了去，早已不在此地了。陳媽和老汪都擺街去了。但是客來沒茶喝，豈非笑話。

「七貴，泡茶來！」她略躊躇了一回說，裏面似乎有人答應，「好孩子，難爲你這遠來看我！你不要見笑，用人都擺街去了，只好叫你表弟泡茶給你喝。」

「姑媽頂好不要客氣，我不是外人。」

「唉，我不把你做外人看待——你們鄉裏好？我們這裏，唉！」她向外望了望，關上了門，放低了聲音，「唉，不上三個月，變了一個世界，完全變了一個世界，甚麼事都換了樣。會，滿東鎮盞是會，甚麼聯合會，協會，一些名色，記也記不清。耕田的，挑糞的，作手藝的，都有會，連煮飯的，做女工的，都要入甚麼廚業會，女工會。整天的打鑼打鼓吹簫吹喇叭，手上拿些紙旗布旗甚至綢旗子在街上擺會。生意不作，手藝不作，天天去擺會，哦呀，這還成甚麼世界？」

「我們那邊——」

「好孩子，你讓我說完再說，」她忙止住了他，「會，唉呀，講起擺會，那裏賽得過前清的皇會！呵！那才熱鬧，我活了五十歲了，你們年輕人沒看過的，只有我，這活了五十歲的，才見過幾回。如今擺會，哼，說熱鬧，左右不過旗子鑼鼓亭子人多罷了，說起前清的皇會比那一根毛都比不上呢。」

單講那一色綉花緞金衣服的三百多匹「擺馬」和七十二台地故事，如今可辦得出……」

「文哥，吃茶。」七少爺雙手托着一小鍾茶，臉紅紅地放在茶几上。王文安忙欠了欠身，斜腳望那鍾內的茶葉，浮得一片烏黑，大有「門泊東吳萬里船」的景象，但七少爺給親自泡茶是從來沒有的事，他也只好微緘着眉頭，端過來就喝。

「自從有了甚麼農民會以來，」五太太接着說，她轟鬱了滿肚的牢騷，好容易找了一個可以傾訴的機會和一個可以傾訴的人，怎肯放鬆一刻？「哎，便你也曾我也會起來了。就講這東鎮，「起碼會」就有四十多個。我這一家都入了會，陳媽入了女工會，老汪入了廚業會，守門的張四也入甚麼門房會，剩下的便只有你七弟和我，沒有會收留我們。哎，不入會倒也罷了，我們守着這碗祖宗飯，過這一輩子也就算了。那知他們硬派我是「私本家」，說起來好笑，一族一姓的「本家」不是私的，難道是公的？」

「恐怕是資本家吧？」

「管他資本私本，終歸不是好名聲。」她嘆了一口氣，說：「我自從當這「私本家」以來，虧也吃得不少；田莊上的穀，今年沒收一粒，都不肯交出來，說要聽農民會作價，聽說明年連租都不要交了，你教我孤兒寡婦拿甚麼過活？你就是實行「平產」，我也要對分一點才是家裏的用

人，咳，用人，自從入了會以來，都要加工價。媽還好，明裏加了二十塊錢一月，暗裏只比老工價加了六塊錢。老汪和張四就不行了，每月硬要加二十塊錢，一個也不能少。我想不要老汪了，便教陳媽兼煮飯，再加她點工錢，甚麼門房，我也不要了，這世界是這樣世界，鬧這排場幹嗎？誰知廚工會和門房會又不依，說甚麼以前有多少人，以後永遠是多少人，一個不能減少。他們排起隊伍，紅棍黑棍鬧到這裏，硬罰了我五十塊錢。我的天，家裏請用人都要受人壓制，這還成個甚麼世界！——

「你再說你們那裏怎樣？」

「我們那裏——」王文安說了一句，停住半天，五太太等着聽下文，他却只說：「也不過一樣。」

「是，都是一樣的，」五太太忙接着說下去，「加幾塊工錢本不算事，世界是這樣世界。大勢是這樣，我也沒有法。最可恨，是他們的「條件」。就說廚工罷！三節不做事，每月初一十五二十五不做事，叫甚麼「例假」，逢「例假」要發雙糧。他們放例假，難道我們就白餓？這也是「假」得的。這話我們只在屋裏說得，出去說就叫「反街命」，我也不知甚麼叫「反街命」，反正他們是這樣說，大概是前清「反叛」一類的罪名吧。紅棍黑棍鬧到你家裏，好就罰錢，不好，就罰你戴高帽子遊街，就是殺頭也說不定呢。你說如今是甚麼世界？」

「唉，咳！」王文安嘆了一聲，別瞧他年紀還只二十來歲，這一聲長嘆，頭跟着幾擺，即使抹着鬍子嘆「斯文之日下」的老先生們，也沒他那神氣十足，「如今是甚麼世界呵！只要人多，莫說要你底命，就是要你全家俱滅也容易，前回縣裏做「北伐勝利」會，不是要了一條命嗎？」

「世界變了，連菩薩也變了嗎？」她跳了起來說。「從前我們只有拜「南獄聖帝」，如今又新興出「北方聖帝」來了！唉，既然信菩薩，幫他老人家做會，就不應要人家底命呵……」

她正待說下去，裏面白布門簾忽然一閃，七少爺伸出一個腦袋來，向五太太望了一眼，但五太太並沒有懂這「局眼」，只呆着眼望七少爺，七少爺繃了繃眉頭，說：

「日頭快晒到天井中間來了！」

「是的，晒到天井中間來了。」她向花窗格子外望了望，仍沒懂得她兒子底意思。

「汪老擺會去了，要開火煮飯了呢。」他哭喪着臉說。

「哦……」她像醒悟了過來似地，「唉，這多討厭！都去擺會，家裏一個也不留，說又說不得，你還沒說到他們身上，他們就說你是「反街命」，就要「打倒」你。」

「不坐了，姑媽。」王文安起身預備走。

「甚麼？」她一把攔了他，「老遠地來看我，教你空肚子回去？那不行！」

「實在不坐了！叫你老人家爲難！」他站住說。

「算甚麼！裹飯我會裹的，你去了，難道我們能免了這餐飯？快坐下，我不格外辦菜就是。」

「真使你老人家爲難了！」他坐下，她也鬆了手。

「好孩子，我們不是外人，儘管不鬧這些虛文。」

七少爺一揭簾子，走了進去，五太太跟在後面。

「你坐坐，我去就來。」她手把着簾子，回頭向王文安說。

兩人走到廚房，廚房裏冷清清不見一人，筷子飯碗還攤在案板上沒洗，案板下散滿了菜根骨屑，灶頭上亂擺着刷把和油鹽缸，處處都表現出一種凌亂的狀況，五太太真氣了。

「加錢的要加錢，懶又懶死人，仗勢我開銷不得他，越發眼裏沒主子，連碗筷都不收拾了！七貴，你去通火，回頭把鍋子和飯甑端上，我來洗碗。」

她捲起了袖子，拖過一隻碗桶放在案板上，注滿了熱水，一伸手拿一隻碗，在桶內一轉，唧咕唧咕叫了幾聲，便從水裏拿了出來，第二隻又入了水。七少爺可真忙，通了火又加炭，弄得滿頭是汗，滿身是灰，兩手弄得烏黑，還做不好。

「水不要加那多。七貴！」她回頭向七少爺說，「一加多了，飯會不上牙——唉，想不到今天

又要自己動手了，三十年，三十年沒下過廚房，還是在娘屋裏做女時弄過這些的，如今真不是世界！

「菜，喫甚麼菜，今天？」七少爺放好了鍋子說，他用手向額上抹汗，一抹額上就是五道黑印。

「菜？菜籃內還有甚麼？」她手浸在桶內，唧咕唧咕地擦得碗叫。

「菜籃裏，」他走到菜籃旁，伸手探了探，「只有四顆白菜，一把大蒜，四隻蘿蔔。」

「這怎麼夠？又豈是蔬菜，」她着急地說，「快到街上去，看看有肉買沒有？魚也好。錢在大櫃內，鑰匙在枕頭下面——喂，慢點走！額上的黑印洗了再去。」

他順便在碗桶內掬了水洗乾淨了手，取出手巾擦淨了額上的黑印，這才匆忙地奔到上房，取了錢，低頭走出門去。這是他破天荒第一次親自上街買東西，心裏蓬蓬地在跳動，臉急得緋紅，汗珠比通火時還要出得多。他想：

「魚該往那裏去買？肉是在屠坊裏，半邊一邊的豬掛在門口，但魚往那裏去買？又沒見人家把魚掛在門口真討厭，革甚麼命，好好的安閒飯不吃，天天擺會，天天喊「打倒，」喊「萬歲，」今天革到我身上來了，要自己買菜，家裏一個人不留，真沒有過這樣的世界——魚，魚往那裏買啊，我的天……」

他一頭想，一頭走出了門，街上可有點異樣，一條熱鬧的長街，今天竟見不了幾個人影，家家關上了鋪門，像過舊歷年一樣，只缺少地上的爆竹屑。長的條子代替了春聯，條子上寫的是：「本店援助全鎮打倒地主老爺示威減租絕交遊行大運動休業一日。」家家的條子上的話語差不多的一樣，不過紙張不同，有的用書春聯的紅表紙，有的用寫香封的榜黃紙，也有用包過條絲麵的建紙的。至於勉強算能一律的，那要推牆上貼的標語了，全是洋宣紙寫的，可是字跡却又不一樣，有挺秀的，有沒學到家圓它它的顏字，有寫得認不清的草書，更有古雅到鳥跡蟲書一般簡直不知道寫的是甚麼的。話語也各不相同，有大書「打倒弟國主義」的，有草書「絕交萬歲」的，也有書「取消不平調約」的，……那貼在北京生堂包治白濁的廣告下面的一張，使他見了猛吃一驚，因為「打倒資本家」下面緊接着的是「曾五太太」。他心中陡然慌亂起來，無心細玩那些，只想走到前面或許有幾家沒休業的鋪戶。但他走到了東鎮盡頭，已望見河邊的橋梳了，竟不見有一家開了鋪門的。街上只是冷清清的，沒多少人行走，他心中愈加慌亂，只好空手走了回來。

曾五太太正陪着王文安閑談，在發揮她的感慨，一句一個「唉，真不是世界」見他空手進來，便知沒買到。

「怎麼啦？街上沒菜賣！」

「今天都休業，去攤街去了，」七少爺揚着兩隻空手說，「街上沒一家沒關門的鋪子。」

「這可怎好？」魏脚躡地說，「抽屜內恐怕還有兩隻蛋——只好委屈文安了，吃一餐沒菜飯。」

「真使姑媽費力！」王文安歉然似地說。

「不算甚麼，說不得要我自己去動手了。你兄弟簡直沒抓過鍋鏟，不會弄這些。要不是討厭的「會」，」她氣忿了，「憑我們這樣人家，決不會要自己動手弄這些的。」

「……」王文安愈加不安了。

「好，也是你運氣好，」她對王文安說，「你姑媽三十年沒親手弄過菜了，看我弄一頓好味，這給你嘗。」

「真使姑媽費力！」他惶恐地說。

「你陪陪表兄，順便擺好桌子，」她命令着她兒子說，自己走了進去，「我去弄菜去了。」

「你可莫對媽說，文哥，」七少爺整了整桌上的碗筷，聲細細地向王文安說，「外面又貼了「打倒資本家會五太太」的條子呢。」

「我剛在路上也看見的，」他底聲音更細，「理他呢，總不會殺人！」

「嚇，那可說不定，上次擺了一回街，喊了一回『打倒曾五太太』硬罰去了媽五百光洋，反正是要錢！」

過了一回，曾五太太親手調製的五碗「好味道」的菜蔬已經端端正正地擺在桌上了，一碗清蒸蘿蔔，一碗素炒白菜，一碗油揚子蛋，一碗大蒜炒辣椒，另外一碗墨黑的不知是甚麼湯。曾五太太坐上面，七少爺和王文安坐兩旁。

「吃沒菜飯，文安，對不起。」她端起飯碗說。

「這是油揚子蛋，」她用筷子指着蛋碗，「味道還不錯。」

「好，好，」文安一邊答應，一邊扒了一口飯，忽然聞着一陣燒焦了的氣味，望了望自己的飯碗，有幾它飯已是焦黃。他忙伸筷子夾了一塊蛋，嚼在口裏又苦又沒鹽味，幾乎要嘔了出來。「好，好，味道真不錯！」他連聲稱贊。

「請，請，」她高興極了，用筷子指着白菜碗裏說，「試試白菜看。」

他又夾了一筷子的白菜，鹹得他幾乎開不得口。

「還可以吃得嗎，」曾五太太急於要知道她姪兒的鑑賞力。

「好，好，」他忙即回答。

接着他又跟着曾五太太底筷子的指點，賞試了滷煮蘿蔔和大蒜炒辣椒，大蒜却已枯黃，蘿蔔又沒鹽味，他簡直沒勇氣再下第二筷，但嘴裏還是連聲：「好好，味道真不壞！」地說着。

「這世界真不是世界，」她一面講，一面手執着湯匙向那墨油似的湯內攪了攪，說：「這是乾菜茅川湯，試試看，味道不怎麼壞！」

他跟着她的匙子向那黑油內攪了一匙，嚇，這味道真怪，又澀又鹹，說牠是一碗乾菜茅川湯，倒不如說是一碗醬油湯。但他仍不得不連聲道好，因此又喝了幾口曾五太太三十年沒調製過的「好味道。」

他連吞帶嚼地硬吞了三碗焦黃飯下肚，口裏說不出是甚麼味道。臨離席的時，連聲地說：「多謝，姑母費力了！」

忽然一陣號鼓和鑼鼓聲，漸漸地由遠而近，裏面夾雜着呼喊聲，聽得出「打——倒——地——主——……」幾個字。

曾五太太嚇得臉上變了色，丟下飯碗，踉蹌幾腳走到門口，乒乓一聲，關了那兩扇黑槽門，才走進來收拾碗筷。

「又是擺街了？」王文安問。

「快不要說話，」她驚惶地說，「這不是那些擺街的回來了！快莫做聲，那些紅棍子黑棍子不好惹的，進屋就沒鬆放。」

那嗚嗚的號聲吹到了門前，曾太太忙帶了她兒子躲在房內，王文安却到門縫裏去張望，曾太太叫了他半天，見他不聽又不好高聲叫，只得罷了。

他在門縫裏望見了那一對吹長號的，吹得兩張嘴鼓起像大葫蘆一樣，後面一樹大旗，旗上是「東鎮全鎮打倒地主老爺示威減租絕交遊行大運動」，旗幟後面是一隊東鎮的惟一的希賢小學校學生，有洋鼓洋號在前領導。小學生後面是工會，工會後面是農會，農會後面是女工會，門房會……每隔四五個人有一對手執着齊眉棍的人——其實在東鎮並不叫齊眉棍，他們學來的新名詞叫糾察棍，也有趕着叫交冊棍的，那可就不知是甚麼意思了，——有全紅的，有全黃的，有兩頭黃中間紅的，有兩頭綠中間黃的，可沒有全綠的，此外甚麼顏色都有。執着這棍的非常得意似地，走起路來格外軒昂，聯帶着胸前佩着的「糾察員」徽章也彷彿要跟着主人飛上天去。其餘的人手裏也并没空着，各人執着一樹三角形的旗子，上面有寫「打倒資本家」的，「組織赴露代表團」的，「工人起來」的，「打倒懶黃狗吳××」的，更有寫着「慶祝雙十」，「萬歲聖誕」的……形形色色，無所不有。每隊有人狂喊口號，羣衆也跟着狂喊，像英文教習在講堂上

教一句英文，下面的學生跟着喊一樣。這喊聲經過曾五太太底門前時，格外狂熱而響亮，「打倒資本家曾五太太」的口號，簡直像天上的炸彈，震得遐邇皆聞，而且幾乎是一致地清楚。曾五太太在內聽了，唬得直顫。這樣足足過了半點鐘，大隊才過完了，後面是一套鑼鼓亭子壓隊。

曾五太太帶着她底兒子從房內溜了出來，臉唬得寡白，講話都發顫，坐在椅子上顫兢兢地說：「謝天菩薩底福，難關算是過去了。」

他話還沒說完，外面又一陣大亂，大門撞得鼓樣響，雜着叫喊之聲，她嚇得要往裏面跑，口裏亂說：「這可怎麼好！」

「好像老汪喊門呢。」王文安細聽了一回說。

「是的，是老汪和陳媽回來了。」七少爺說。

她這才放下了心，仍是戰兢兢地去開大門。走進來的可不是老汪陳媽和張四，他們手裏還執着旗幟，老汪還佩着糾察員的紅布徽章，握着兩頭黑中間藍的棍呢。

「打倒資本家曾——」張四笑吟吟地順口喊了一聲，抬頭見曾五太太站在門口，忙住了口，臉上仍充滿着笑容。

「……………」她怒視着他。

王文姿在這打倒和怒視中，便告別走了。

第二日「東鎮全鎮打倒地主老爺示威減租絕交遊行大運動」會執行委員送給曾五太太一張四指寬的條子，上面大意是：「昨天遊行運動用去光洋七百元，已經全體公決，請貴資本家曾五太太担認，限即日繳清，不然，便要實行打倒。」

她接着這張紙條，呆了半天，嘆了一口氣，說：「這世界真不是世界！」

(選自招魂)

徬徨

盧隱

「我記得我會乘着一葉的孤舟，蕩漾在無邊的大海裏，
鼓勇向那茫茫的柔波前進。」

我記得我曾在充滿春夜明月的花園裏，

嗅過蘭芷的幽香；

穿過輕柔的柳絲，

走遍這座花園，

尋找那管花園的主人。

我記得我曾在微微下着白霜的秋天的早晨，

聽芭蕉和梧桐啞啞地私語，

看見楓葉紅得和朝霞似的；

這時我會懇切的要找到和秋天同來的女神。

我記得我曾在沒有人跡的窮崖絕谷裏，

聽石隙中細流潺潺地低唱着；

山頂上的瀑布怒吼般的長嘯着；

我這時曾極力尋找散佈自然種子的神祕使者。

但那里有彼岸？

那里有花園的主人？

那里有秋天的女神？

那里有自然的使者？

徬徨！失望！

無論在甚麼地方，我祇是徬徨着呵！

「無論誰總嘗過徬徨和失望的悲哀了！這種牢不可破的觀念——其實是信念常常積
稔在無數的人類心裏。」

秋心他天生好深思——在他額頭上微微有兩三道細嫩的縐褶，便可以知道了。他這時已經完了刻板的教師工作，安享那星期六下午天閒暇的清福。學生們都回去了，同事們都忙着個人的事情，也有出去拜會朋友的，靜悄悄地學校裏，只賸了他一個人，他忙着收拾書籍，洗澡，不覺

得已到五點多鐘了。

他打開抽屜，拿出一疊四五封朋友們的信來，打算一封封回覆。他提着飽吸墨水的筆，展開雪樣白的信箋，在上面如飛般寫了幾行，忽又停住，放下筆，把那張信箋細細輕輕地念道：——

「友周！——」

你的信收到了。教育對於人類究竟有甚麼效力？我始終不敢回答你……不過你所說青年的悲哀，我實在有同感。現在我們的同伴，十個有九個快沈淪在悲哀的海裏——尤其是沈淪在矛盾的心流的苦海裏，在他們脆弱嫩稚的心理，橫放着兩件不相融洽的戰器，——情與智——終日不住的戰爭……」

他看到這里，不覺歎了一口氣，又把友周的來信讀了幾行，接着往下寫道：——

「不錯！悲哀的確是人生不能躲避的，尤其是我們青年人，我們一面受情感的支配；一面又受理智的壓迫……我們充滿着希望，完美的前途的熱情，我們懇切的盼望我們能被每一個人慈祥而含重視的目光照臨，當我們偶然聽見我們的朋友微笑着，讚揚我們的時候，絢爛的光明的前途，彷彿就要尋到了。我們柔弱的心芽，活潑潑地跳躍起來了。但是當我們初次遇到人們無意的嘲笑，我們的心便受了冷森森錐子的傷痕，對於人間戰兢了！甚至

於痛哭絕望，否認我們的前途，我們這時沒有希望了，絢爛的光明的前途，都成了深夜的夢，這時我們便鎮靜着憤怒和悲抑的情緒，更深一層問甚麼是人生的究竟？唉！聰明人縱犧牲一生的精神，躲在神祕的研究室裏，誰又曾找到人生的究竟？呵！明知沒有究竟，偏要追求究竟，他們怎能不發狂呢？怎能不求脫棄軀殼，而使我們的靈魂徜徉於我們的故鄉——白雲深處呢……」

他寫到這里不能往下再寫了，沙沙地一陣秋聲，嗚咽着，從一半萎黃的芭蕉樹裏，輕輕地透出來，他的心好像受了電流的激蕩，迷離着，癱散着，睡在一張躺椅上了。他回憶——兒時的年華：在一棵白楊樹下，那時正是黃昏之後，淡薄的青光，映着白楊樹搖擺着，震盪着，他第一次離開母親的保護，兒時第一次的徬徨，深沈的悲哀浸透他嫩弱的心了。但他還希望着，母親的愛，絢爛的光明的前途。

他第一次進學校的時候，只十歲，他離開他親愛的母親，他的心酸痛，但是他忍着淚，和他的小朋友說：「我母親告訴我，讀了書，便可以作先生，便可以獨立。」他的小朋友微笑說：「我爹爹也是這樣說的，」他們倆手牽着手，在白楊樹下互相安慰着，這不過十二三年前的事。

光陰一年一度的飛跑過去，他也一年年大了。小學畢業了，又考進中學，在中學四年，也是不負責任的過去了。到他進了高等師範，他希望作先生的心十分熱烈了，很願嘗的過了三年……

當他快畢業的那一年夏天，一個月夜的晚上，清光映進他的自修室裏。他悽苦着，坐在案旁的椅上，他盤算着：『再有兩個月，就和這三年半朝夕親近的自修室告別了！茫茫的世界，生疎的面孔的人們，叫他到甚麼地方去呢？喫飯的問題不能不解決了！上午他回到家裏去，母親曾對他說：『好了！好容易盼望着你卒業了！家裏以後也多一個幫手了！你的事情有了些眉目嗎？』他想到這里只覺着無限心酸，今天聽了校長和主任先生的報告，現在知識階級的生活，差不到要破產了，一般有志的青年，個人都是被壓服於生計問題之下，使他們不能再有思想一切的餘裕，所以我們這次卒業的三十幾個人，很不容易安置呢！』……若不得安置，怎麼對母親，怎麼對親友……咳！更怎麼對自己！肚子餓便要喫飯呵！前途！唉！可怕！

昨日聽得一個親戚說，『他這次試教的成績很好，或者有望留堂吧……但是靠不住，比自己好的還有……況且那幾個同學，同校長主任都特別的聯絡，并且又是同鄉，輪得到自己嗎？……不留堂，怎麼樣？什麼地方可以插足呢？若果終久失望，怎麼對得住母親……什麼意思再倚賴人家喫一口閒飯呢？』他想到絕路來了，不禁對着暗淡的月光滴下淚來……

多大的一个傷痕呵！當他聽見他的同學和他說：「主任先生始終沒有提起安置他的問題，留堂的事情恐怕也是失望了！」他想自己的學問或者不如人，平常又不大喜歡聯絡先生，現在誰又知道自己的抱負？豈不埋沒了前途？——那裏還有前途？只是絕望和悲哀，他那時正和幾個朋友，站在公園裏的山石旁，來往的遊人，絡繹不絕，從他身後走過，他禁不住嗚咽哭了！他的朋友十三分溫存勸慰着他，把他送回家去，這件事就算告了一個段落。然而深刻的傷痕，不時還要復現。

他想到這裏，忽然自己站了起來，把他的住室，上下左右看了半天，又走到窗戶面前，對着對面的課堂，望了望，不覺嘆了一聲道：「這不是學堂嗎？我不是已經作了先生嗎？生活獨立了，真的！這一切真真實實絕不是夢了。呵！母親！對得住她了……」

這是他似乎很驕傲的，露着自喜的神氣，光明絢爛的前途……成功呵！成功嗎？他忽然又懷疑起來了，他回想他初到這學校裏的時候，秋雨正淅淅瀝瀝地下着，秋風正嗚嗚咽咽的吹着，他獨自坐在冷清清地屋子裏，留戀着家人，思念着朋友，要想寫封長篇的信，痛痛快快發發舒舒，但是他纔提起筆來，他的心又跳了，明天第一點鐘就要上課，我第一句對他們怎麼說，我的功課預

備了，恐怕因為矜持，臨時或者要遺忘，再看一遍吧！他趕緊放下筆，從書堆裏抽出一本地理來，看了兩行，彷彿熱了，心又他馳——母親含笑的坐在軟鋼絲的床上，她呢？眼圈微紅的，輕輕地說道：「年假早點回來！」……「咳！看書吧！明天四十多個人怎麼對付呢？」他自言自語的，勉力的打斷了思路，極力抵下頭看書……明天呵！要上戰場了嗎？……不是！不過是給四十多個學生講學呵！我知道甚麼？——歷史、地理、大約都還記得，但是「周朝封建制度的流弊如何？」似乎想不起來了！急忙走到書架上，把通鑑拿下來，翻了半天，又把歷史、教科書打開看看，彷彿知道了！緊張的心弦，微微平定了，寫信吧！匆匆忙忙把歷史，通鑑依舊放在書架上，放下心寫信，寫了半天，「作人苦——人生沒意思！」唉！寫不下去！息了燈，蒙起頭努力的睡覺吧！

第二天，天色才朦朧，他便心慌得睡不着了，無精打采的，下了床，披上衣服，坐在案旁，又把講義拿出來看了一遍，似乎有了把握，洗臉吧！推開窗戶，望着講堂的門，不覺又心跳起來。

時間又像快得很，眼看就要走進那個門，登在那座講台上，……不！這時間實在太不好過，快些上了堂吧！命運——沒決定的命運，懸着，不如已受裁判！心裏像吊桶般，七上八下的跳動着！

「鐺鐺鐺」一陣響，彷彿一陣鎗聲，心跳了！不覺默默地沈思：「我作學生的時候，鐘聲怎麼那種溫和這裏的鐘聲怎麼特別慘厲呢？」……「走吧！上堂了！」他聽見一個同事對他這麼講，

他跟着他們一齊走了，進了講堂，四十多雙眼睛，逼視的寒光，和電般激得他戰悚了！只覺頭昏，眼花，心頭撲撲地亂跳，學生站起來了，他的右腳邁上講堂，兩腿不覺也抖起來了，勉強鎮靜了，鞠了一個躬，學生都坐下了。靜悄悄地，沒有一點聲音，他鬚髯只聽見心房跳動，撲撲地響聲，無論怎麼樣，實在得開口了，他用力的說「諸君……」氣又急促起來了！歇了半天，才又接着說……「鄙人很感愉快得有這個好機會……和諸君一堂研究……」他說着話，看見有兩個學生，微微地笑了笑，他不知不覺臉紅了，心裏更覺慌忙，眼前黑漆漆地，一秒鐘裏，他的確失了感覺，他想他自己站在四十幾個冷冰冰的面孔的學生面前，好像孤身到了北冰洋，四面寒氣緊逼着他，全身的血脈都凝固了！他的心冰冷了！但是還用力高聲講，繼續着不竭聲的講……看看表，下課還差二十分呢！努力的講！聲音抖戰着，心弦緊張着，但是不能不作他應作的事：「你們都明白了嗎？」他問了一聲，沒有人答應，再問一聲，有兩三個人，微微點點頭，他不由得，又焦灼，又心傷，他極力忍着淚說：「你們對於教授上，有什麼意見嗎？請你們說……我一定願意採納諸君的意見……」他誠懇的問。學生們只是微笑着，對面相望，永沒有人肯發言，他更心慌了！他想：莫非他們是取消極的抵抗法嗎……？要想把他們的心，掀起來看看，但是不能，要想問他們：「你們不滿意我教嗎？」咳！沒有勇氣，若果他們果真答應「是！」怎麼處呢？等了半天，有一個學生說話了。他說：「

我們應當怎麼去讀書？」好大問題，我不能不對付他們，一件一件告訴他們，說了許多話，還不聽見打下堂鈴，咳！這一點鐘怎麼好像快到一年了！……挨了又挨，遲了又遲，赦罪的鈴才響了，拍拍身上的白粉麵，慌慌張張走下講堂，無精打采回到屋子裏，放下書，莫明其妙的辛酸味道，躡上心頭，咳！人生什麼意思，耐不住流淚了！

放下窗簾，斜倚在臥椅上，猜想這一點鐘學生們的心理，好意嗎？不敢自信，他們笑甚麼？……咳！若果不滿意，或者不至於這麼平安吧！……依舊不能自信，到外面打探打探同事們的口氣，……一點的希望……真不敢再想了，掩上門出來，到了同事面前，看看他們的臉色，……要問，然而不敢開口，怯弱羞澀，——嗚噓了半響，祇得自言自語的說：「今天教得真是不好！……果然這話有效力，同事們都笑道：『你還有不好的嗎？實在好得很！』這話彷彿可以安慰徬徨的心，然而不敢深信，深深回想，適才講堂上的情形，回想自己說的話，一遍兩遍好像沒有什麼大缺漏，成績大約不至於十分的壞吧！心弦漸漸弛緩了，緊繃的眉峯漸漸舒展了！漸漸地有說有笑，——奇怪這時間真作怪，快樂的時候，一點鐘好像一分鐘便過去，他覺得還沒說上幾句話，已經去了兩點多鐘。天又要黑，明天又得上課，心弦又緊張了！撒了一切，又躲到書堆裏去看書，一頁，二頁，三頁，眼皮蓋下來了，伏在書案上，要睡，但是那里睡得着，——看看鐘已經十二點夜深了，噫！坐在軟鋼鐵

妹的母親，她和藹的微笑，鄉園的相片，又一張張擺在面前了！回想登船的那天晚上，辛酸失望，他伏在枕上哭了！迷迷昏昏，不知怎麼便過了一夜……

一天一天和度年般挨過去了。他不覺已上了一星期的課，命運似乎有些把握了。不幸有一天他看見許多學生圍在一起，切切私語着，好像商議什麼事，他脆弱的心，久經波折的心，禁不住又狂跳起來，這個私語莫非有關係自己吧？若果失望了，朋友們的冷眼，家人們的埋怨，自己的羞慚，呵！千萬把利刃，刺透了他的心……

「希望作一個良好的教師，更不容易，現在德謨克拉西的聲浪，非常激烈，教授時不取這種精神，總是不高明。」他自己殫精竭慮，想了一夜，到第二天，他上課了，走進講堂，把氣特別抑住，聲音特別沈着說：「教育的目的，是開發個人的個性的，所謂德謨克拉西的精神，所以我對於諸君的意見，是異常尊重，諸君有什麼意見嗎？」對於這一本教科書，覺得深還是淺呢？「他的問題發過了，台下的學生，切切的商議着，嘈雜地談論着，約摸亂了兩三分鐘，一個學生站起來說：『先生！我們覺得這本書生字太多了！換一本淺一點的罷！』他點點頭答道：『這本書的生字，確實不少，你們大家都感到困難嗎？』台下一部分學生，小聲答道：『是！困難得很！』他才要說換書的話。

又有一個學生站起來說：「我們覺得這本書於我們很適宜，並且已經學了好幾頁了，再換書，不是很討厭嗎？」這個學生的話說完了，就聽見台底下亂烘烘一陣響聲，一部分人，彷彿抱憤不平的樣子，跟着又有一個學生站起來說：「凡事應由淺而深，學英文更不能好高務遠的，這本書我們覺得實在讀不來，勉強下去，有什麼益處呢？」他這時竟沒有方法了！心想德謨克拉西的精神，是這個樣子呵！……咳！台底下的秩序簡直大亂了！有幾個學生，私自爭執起來，他直覺左右為難，怔怔站在台上，說不出一句話來……大家實在爭執得不像樣子了，他蓄着滿腔的悶氣，囁囁着道：「你們……你們先不要亂，慢慢想法子……纔要使你兩方面都不大吃虧！」學生們聽了這話，稍微平靜了，然而還有幾個很露着不滿意的神氣，自言自語的，不知是抱怨，反對自己意見的同學，還是覺得先生不能想個週全辦法，他這時只覺心頭悶鬱，兩頰發熱，幸而這時下堂鈴響了，這個德謨克拉西的教授法的敗將，才得脫逃重圍！

咳！教授了一個多月的書，沒有一天不是在荊天棘地裏恐慌着，戰兢兢着辦事呢？也一樣的困難，——昨天爲着學生們更換住室，自己事前大大地費了一番的盤算，——管理上便利，學生們的方便，他把這所有的住所，按着次序畫了一張很整齊的圖，作一張很有條理的啓事，已經弄到夜深更靜了，但是總算作成了一件心事，心理略覺舒展，睡在床上，很快便入夢了。到了第二天早起，

興興頭頭，把這張圖和啓事都掛出來了，一方面，又去監督着學生搬移——平常有秩序的生活，立刻呈着紊亂的現象，滿院子都是學生們喧嘩的聲音，滿地都是碎紙破書，隨着秋風落葉一齊亂飛亂舞，他站在走廊上，默默地看着，自己一方感得肩着很重的責任，似乎很可以驕傲，一方又很感得煩燥，究竟作人是沒多大意義嗎？他想到這里，十分心煩，又覺得兩腿站得很疲倦，因吩咐了學生們幾句話，他便回到教員辦事處，坐在椅上，正端着一碗茶，喝了兩口，祇見兩個學生走進來說：「先生，我們幾個本來好好住在一間屋子裏，彼此都很相得，現在把我們分到兩三個地方，很覺得不方便，并且那兩間屋子，又不是我們同年級的人住的，溫習起功課來，種種不方便，請先生替我們掉換掉換吧！」他聽完沈吟了半響，說：「這里實在有許多困難，你們願了你們的小團體，管理上便大費麻煩！並且排的時候，四方八面都費了一次盤算，若你們一動，便要全局都牽動了！你們還是將就點吧！」那幾個學生，又申說半天，他也照樣的解釋半天，那幾個學生無奈的走了，他心想或者他們還是可以搬吧？同事們大家都都這樣想着，所以都輕輕把這問題放下了。但是沒到半點鐘又來了三四個學生說：「先生，你不是派我們三個住第五間房子嗎？但是他們那幾個人不肯搬，說他們住得好好地，爲什麼又要叫他們分開？先生，我們到底住到甚麼地方去呢？」他站了起來說：「他們不肯搬，等我和他們說去。」他和學生般一齊走了，到了那里，只是那裏

個學生，板着面孔，不高興的，站在廊廡上，他忍着氣，和他們再三的解釋，費了兩點鐘的光陰，纔算把他們勉強強地說動了，答應搬。他的心略覺安慰，仍回到教務處坐下，不知不覺又把適才的事情，想了一遍，覺得自己爲什麼要這樣低心下氣呢？——咳！作人只爲了喫飯嗎？精神上的苦痛，始終得不到代價，平心靜氣的，替他們佈置了，而永遠不能得到他們的諒解，以爲先生總是他們的敵人……咳！這碗飯真不容易喫！——我爲喫飯……他想到這里不覺臉紅了，心酸了，眼淚滴下來了！這時又有幾個學生，進來說：「先生我丟了東西。」他又只得跟着他們過住室這邊來，檢查了半天，那里有踪跡，——自己不免覺着責任的壓迫，和失物學生的懊喪，定須想個追求的方法，一面又想到教育的效果在那里，教育的事業有甚麼趣味？但是到那里去呢？前面是茫茫的大海，後面是蕩蕩的大河，四面又都是生疏的，冷酷的。沒有一支渡船，「咳呀！作人原來只是喫飯——喫飯——值得這麼勞碌的活着嗎？悲哀呀！無論在甚麼地方我只遇見他呵！」

秋心坐在躺椅上，想起往事，竟想出了神，他不覺得這是已往的舊痕，他不覺得這時正安坐着享星期六安閒的清福，他只覺得心頭是苦的，喉頭是哽着，鼻子是辣着，淚水是澎漲着，他不止住嗚咽的哭，淚水溼了襟袖，靈魂的傷痕大大地爆烈了，靜悄悄地黃昏裏一切都模糊了。唯有桌上放着的洋燈，吐着慘綠的光，從窗隙進來的冷風，吹得燈光搖蕩不定。「咳！不可捉摸的命運，

只有悲哀是永久繫住了……」

隱隱聽得雜亂的脚步聲，和談話聲，知道同事們已經回來了，看看手上的表，已經七點了，外面喫飯的鈴響了！又惹起他的悲哀來，——不免要咒詛喫飯的事，因吹息了燈，關上房門立誓不喫今晚上的飯……

（選自海濱故人）

新版文學小叢書

「文學小叢書」是一部整理中國文學介紹外國文學的好書。材料是一些富於現代性而極可寶貴的、既有系統，又有興趣。我們編這部書時態度非常審慎，因為一方面要顧全到讀者買書時的困難，一方面又要使讀者讀了得到許多文學上的智識，而且百讀不厭，感到莫大的趣味，以至愛不釋手。裝訂甚為美麗，印刷特別精良，旅行攜帶，友侶餽贈，均極適宜；花前歌誦，月下吟哦，允稱良伴，分購合贈，計全輯需洋二元三角，合購全輯，只收特價二元，並且贈送精裝金字書匣一隻，式樣亦異常美觀。愛讀有價值的寶書而欲圖價廉者，應合購全輯，因為這裏面有種種新奇的不同的趣味，供你盡量去消受；因為這裏面有許多文學上的智識貢獻給你。

1960年4月25日
人民日報

最新出版
學畫範本
人體略畫集

桑汀編繪

實價銀壹圓貳角

畫漫畫是一件難事，畫人體漫畫更是難之又難。要在寥寥幾筆之中，把人體的全部美一點不漏地描繪出來，不是一件天大的難事嗎？桑汀先生是畫人體畫的能手，只要經過他的畫筆一揮，無論何種美人的姿式，風度，便都活現在紙上。這集裏描有裸體美人圖一百六十餘幀，姿態各不相同，而神情畢肖則一。人體寫真畫現在市場上是輕易不容易見到的了，即使偶爾發見，也多是使人作嘔的東西。這裏的百多幅畫，卻都是精心結意之作，並且雅而不俗，樂而不淫；學畫的人可以買去作為參考，歡喜看畫的人，也可以買去細細地觀摩賞鑒。印刷精良，裝璜美麗，以之為餽贈或定情的禮物尤為適宜。

現代中國小說選

特別通行本
每部實洋八角

編輯者 A. L. 社同人

印刷者 亞細亞書局

發行者 亞細亞書局

此書有編輯權

一八年九月出版

分發行所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

